

日沈飲號竹粉六逸天寶初南入會稽與吳筠齊到破
召故白亦至長安往見吳知章知章見其文歎曰子請
仙人也言於玄宗召見金鑿殿論當世事奏頌一篇帝
賜食親為調羹有詔供奉翰林白猶與飲徒醉於市帝
坐沈香亭子意有所感欲得白為樂章召入而白已醉
左右以水頰面稍解援筆成文宛麗精切無留思帝愛
其才數宴見白嘗侍帝醉使高力士脫鞵力士素貴恥
之捕其詩以激楊貴妃帝欲官白妃輒沮止白自知不
為親近所容益驚放沈飲與知章李適之汝陽王璣崔
宗之蘇晉張旭焦遂為八仙人懇求還山帝賜金放還
白浮游四方嘗乘舟與崔宗之白采石至金陵嘗官錦
袍坐舟中旁若無人安祿山反轉側宿松匡廬開永王
璣辟為府僚佐璣起兵逃還彭澤璣敗當諫初白游井
州見郭子儀奇之儀嘗犯法白為救免至是子儀請
解官以贖有詔長流夜郎會赦還尋陽坐事下獄時宋
若思將兵三千赴河南道尋陽辟為參謀未幾
辭職李陽冰為當塗令白依之代宗立以左拾遺召而
白已卒白晚好黃老牛蒲磯至始興悅謝家青山欲
終焉及卒東麓元知未宜歎觀察使范傳正祭其家
祭樵采訪後裔惟二孫女嫁為民妻進止仍有風範因
泣曰先祖志在青山墳葬東麓非本意傳正為改葬立
二碑焉告二女將改妻士族辭以孤寡失身命也不願
更嫁傳正嘉歎復其夫孫役文宗時詔以白歌詩裝身
劍舞張旭草書為三絕旭蘇州吳人嗜酒每大醉呼吟
狂走乃下筆或以頭濡墨而書既醒自視以為神不可
復得也世呼張顛初仕為常熟尉有老人陳陳求判牘
苦又來旭怒其煩責之老人曰觀公筆奇妙欲以藏家

初因因問所藏盡出其父書祖視之天下奇筆也自是
盡其法旭自言始見公主搗夫爭道又聞鼓吹而得筆
法意觀俱公孫舞劍器得其神後人論書歐虞褚陸皆
有異論至旭無短之者傳其法惟褚顏真卿云耳嘗
與幽州都督孫佺北伐為奚所圍斃舞刀立馬上矢四
葉皆却刀而斷奚大驚引去後以龍華軍使守北平北
平多虎身善射一日得虎三十一休山下有老父曰此
彪也稍北有真虎使將軍遇之且敗身不信趨之有虎
出獲薄中小而猛據地大吼馬辟易弓矢皆墜自是
不復射

王維字摩詰河東人九歲知屬辭與弟縉齊名資孝友
開元初擢進士按舊書云開元調大樂丞坐累為濟州
司倉參軍張九齡執政擢右拾遺歷監察御史母喪毀
幾不生服除累遷給事中安祿山反玄宗西狩維為賊
得已藥下利陽瘠瘠山素知其才迎置洛陽迫為給事
中祿山大宴凝碧池悉召梨園諸工合樂諸工皆泣維
間悲甚賦詩悼痛賦平皆下獄或以詩聞行在時諸位
已遷中丞子三選尚書右丞亦自憐之下連太子中允久
表已有五短縉五長臣在省戶籍遠方願歸所任官放
田里使稍得還京師縉者不之罪久乃召縉為左散騎
常侍上元初卒疾甚縉在屬翔作書與別又遺親故書
數幅停筆而化廟祝書監雜工草筆善畫名盛於開元
天寶間畫思入神至山水平遠雲石色繪工以為天
機所到學者不及也客有以按樂圖示者無題縉徐
云此畫衰第三學最初拍也客未然引工按曲乃信兒
弟皆篤志奉佛食不葷衣不交采則野在網川地奇勝

與裴迪游其中賦詩相酬為樂長安不娶居三十年
母亡表鵝川第為寺終葬其西寶應中代宗詔縉曰朕
嘗於滄王座間維樂章今傳幾何遺中人王承華往取
縉京集數十篇上之

鄭度鄆州滎陽人天寶初為協律郎集報當世事著書
八十餘篇有窺其業者上書告度私撰國史度嘗黃焚
之坐謫十年還京師玄宗愛其才欲置左右以不事事
更為置廣文館以度為博士度問命不知廣文曹司何
在許宰相宰相曰上增國學置廣文館以居賢者令後
世言廣文博士自君始不亦美乎度乃就職久之雨壞
廡舍有司不復修完寓治國子館自是蓬蔚初度抽
故書可誌者得四十餘篇國子司業蘇源明名其書為
會粹度善圖山水好書常若無紙於是慈恩寺貯柿葉
數屋遂往日取葉肄書歲久殆遍嘗自寫其詩并畫以
獻帝大署其尾曰鄭度三絕蓬蒿作耶安祿山反劫百
官置東都偽授度水部郎中因稱風氣求攝市令潛以
密章達靈武賊平與張通王維並為四寶所解三人者皆
善畫崔國輔使繪畫壁度等方性死即極思新於圓卒
免死脫台州司戶參軍事後數年卒度學長於地理山
川險易方輿物產兵戎策無不詳嘗為天寶軍防錄
言典事該諸備服其善時號鄭廣文在官貧約甚謹如
也有鄭相如者自滄州來師事度度未之禮問問何所
業相如曰聞孔子稱繼周者百世可知僕亦能知之度
然然即曰聞元盡三十年當改元盡十五年天下亂賊
臣僭位公當汗偽官願守節可以免度又問自謂云何
答曰相如有官三年死衛州是年及進士第謂信安尉
既三年度詢吏部則相如果死度感念其言終不附賊

唐

蕭穎士字茂挺梁鄆陽王恢七世孫祖品賢而有謀任
雖相伐高麗表爲記室超王貞舉兵杖策詣之陳三策
王不用品度必敗乃亡去客死廣陵穎士四歲屬文十
歲補太學生通百家譜系書播學開元二十三年舉進
士對策第一父兄以爲承祖罪穎士往訴於府佐張惟
一惟一日有佳兒吾以早獲識不憾乃平存之天寶
初穎士補祕書正字於時裴耀卿席豫張均未進章述
皆先進器其材與穎士有別穎士下奉使括遺書趙
衛開淹久不報爲有司劾免留客懷陽於是尹徵王極
盧異盧士式買趙巨國士和柳井等皆於是弟士禮以
次授業號蕭夫子召爲集賢校理宰相李林甫欲見之
穎士方交喪不詣林甫嘗至故人舍邀穎士穎士前在
哭門內以待林甫不得已前乃去按舊書云李林甫
乃召見時穎士寓居殿後學其即班班請京師復歸林
甫於政事皆林甫素不識穎士穎士惡之即令斥去
穎士怒其不下已調廣陵參軍事穎士意中不能堪作
伐櫻桃樹賦曰櫻桃無庸之瑣質蒙木枝以自庇雖作
而或薦非和羹之正味以諷林甫云會母喪免流播播
越嘗謂仲尼作春秋爲百王不易法而司馬遷作本紀
書表世家列傳敘事依違失褒貶體不足以訓乃起萬
元年說隋義寧編年依春秋義類爲傳百篇在魏書高
貴崩曰可馬昭結帝於南闕在梁書陳受禪曰陳霸先
反又自以梁枝孫而帝帝逆取順守故武帝得血食三
紀昔曲沃篡晉而文公爲五伯仲尼弗脫也乃黜陳四
裔以唐土德承梁火德皆自斷諸儒不與論也史官章
述薦穎士自代召詔史館待制穎士乘傳詣京師而林
甫方威福自擅穎士不屈愈見嫉僞免官往來鄆杜陵
林甫死更調河南府參軍事後國遣使人朝自陳關人

顯得蕭夫子爲師者中書舍人張柬等諫不可而止安
祿山亂志穎士陰語柳井曰武人負寵而驕亂不久矣
東京其先陷乎即託疾游太室山已而祿山反穎士往
見河南宋訪使郭納言禦守計納不用歎曰肉食者以
兄數舉劾賊難矣我聞封常清陳兵東京往觀之不宿
而還因獻家書於策閱身走山南節度使源南祥寧
書記賊別攻攻南陽滑權欲退保江陵穎士說曰官兵
守潼關則用急必待江淮轉輸乃足餉道由漢河則襄
陽乃今天下喉襟一日不守大事去矣且列郡數十人
百萬調兵糧寇社稷之功也賊方專峭陝何遠賊士
地欲取笑天下乎穎召之不見時盛王爲淮南節度大
使留蜀不遣副大使李承式玩兵不叛穎士與宰相崔
圓書以爲今兵食所資在東南但楚越重山與江自古
中原擾則盜先起宜時遣使以干鎮江淮俄而劉展果
反賊聞難即發泗上軍承式遣兵往救大宴賓客陳女
樂穎士曰天子暴露豈臣下盡歡時耶夫投兵不測乃
使觀聽華麗一旦思歸誰致其死哉弗納崔圓聞之即
授揚州功曹參軍至官信宿去後客死汝南遊旅門人
其益曰文元先生穎士樂聞人善以推引後遂爲己任
如李陽李幼卿皇甫冉陸渾等數十人由獲目皆爲名
士天下推知人稱薦功曹嘗兄事元德秀而友嚴廣顏
頂和柳芳陸據李華郭軫趙鼎時人語曰殷顏柳陸李
蕭邵趙以能全其交也華與穎士齊名世號蕭李有奴
事穎士十年管楚嚴威或勸其去答曰非不能愛其才
耳穎士所許可當世者陳子昂富嘉謨盧藏用之文辭
蕭南事孔達齊之博學而己子存字伯誠直有父風

能文辭與韓愈等善浙西觀察使李栖筠表爲常熟主
簿顏貞卿在湖州與存及陸鴻漸等計德古今韻字所
原作書數百篇建中初由殿中侍御史四遷比部郎中
張洎主財賦辟存留務京師長延給與滂不協存疾其
疾去官官病卒韓愈少爲存所知自袁州過還存廬山
故居而諸子前死唯一女在爲繼體其家
陸據河南人字德鄰後周上庸公騰六世孫神童警通
善物理年三十始游京師舉進士蕭蕭唐公卿愛其文
交譽之天寶十三載終司勳員外郎
柳井者字伯存大厯中辟河東府掌書記遷殿中侍御
史喪明終於家初井與劉太真尹微開士和受業於穎
士而并好黃老穎士常曰太真吾入室者也斯文不墜
寄是子云徵博聞淵識士和劉深致遠吾弗逮已并不
受命而尙黃老子亦何謀井弟諫字中庸穎士愛其才
以女妻之
皇甫冉字茂攻十歲能屬文張九齡歎異之與弟皆曾
善詩天寶中雖登進士授無錫尉王綰爲河南元帥表
宰書記累遷右補闕卒諫字孝常歷監察御史其名與
冉相上下當時比張氏景陽孟蘭云
蘇源明京兆武功人初名預字弱夫工文辭有名天寶
間及進士第更試集賢院累遷國子司業安祿山陷京
師源明以病不受僞署肅宗復兩京擢考功郎中知制
誥是時承大盜之餘國用乏屈宰相王璠以祈禱進禁
中禱祀第日夜中官用事始餐繁靡華臣莫敢切諍昭
應合梁鎮上書勸帝罷淫祀其他不暇及也源明數諫
政治得失及史思明陷洛陽有詔幸東京將親征源明
因上疏極諫曰淫雨穢時道路方梗甚不可一也自春

大旱秋苗耗半收種未畢先之以清道之役申之以供頓之苦甚不可二也每立殿廟見旌旗之下備夫執爨仆於行間日見二三市井餓殍求食死於路旁日見四五甚不可三也義人盜兄連攜接棒磨礪以須陛下之出御史大夫必不能澄清禁止甚不可四也聖皇巡蜀之初都內財貨吏民資產散於道路之手至有棄馬驅驢入宣政殿者况陛下初有四海威制不及曩時遠矣今茲東行殆賊臣誘掖陛下而已詩曰三星在罽謂危亡在於須臾臣為陛下痛也願速罷幸不然窮貳樂禍已扼腕於下甚不可五也方今河洛騷擾江湖叛漢詩曰中原有叛庶民采之彼思明楚元皆宋菽之人也陛下何遽輕萬乘而連成之耶甚不可六也大河南北舉為寇盜三公以下靡稍輿絕將士糧餉備支日月而中官尤食不減往年聚園雜伎愈盛陛下未得穆然高枕殆繇此也自非中書指使太常正樂外願一切放歸給長燧勿事須五六年後廢事錫省今聚而仰給甚不可七也李光弼拔河陽王思禮下首原衛伯玉拂焉善過折支不日可至御史大夫王玄志壓卒即臨幽都汝州刺史田南金蘭關口遇二室鄧景山凌淮泗慨然而西狂賊失勢處于嶽山之下北不敢逾孟津東不敢過豐子計日反接而至矣陛下不坐而受之乃欲親征徇一朝之怒甚不可八也王者之於天地神祇享之以牲幣而已記曰不斫方土彼淫巫惡祝妄有關說甚不可九也天子順勳人皆幸之之謂幸人皆病之之謂不幸臣等屢佛視聽聽伏赤墀之下頓頓涕涕而出陛下下優容貸罪凡百之臣必昌言于朝萬口誇於外甚不可十也臣聞子不諱於父不孝也臣不諱於君不忠也

唐
不孝不忠為勸榮譴辱圍牢之物不苦也臣雖至賤不能委身圍牢之中將使樵夫指而笑之帝嘉其切直遂罷東幸後以祝書少監空諱明雅善杜甫鄭虔其最稱者元結梁肅肅字敬之一字實中隋刑部尚書毗五世孫世居陸渾建中初中文辭清麗科擢太子校書郎蕭復薦其材授右拾遺修史以母羸老不赴杜佑辟淮南掌書記召為監察御史轉右補闕翰林學士皇太子諱王伾諱卒禮禮部郎中

欽定續通志卷五百五十五

欽定續通志卷五百五十六

文苑傳

唐三

李華

孟浩然 王昌齡 劉太真 唐次 彦暉 持

邵說

于公異 李益 司空曙 苗勣

崔元翰

盧綸 吉中孚 黃綽 錢起 李益 苗勣

歐陽炯

李賀 吳武陵 溫庭筠 施曄

高重

李商隱 吳融

許逢

李穎 吳融

李華

字遐叔趙州贊皇人少曠達外若坦蕩內謹重術

然許每慕汲黯為人

入累中進士官辭科天寶十一載遷監察御史宰相楊國忠支短所在橫擄華出使劫按不

檢州縣肅然為權幸兒疾徙右補闕安祿山反上諫守

之策皆留不報玄宗宗人蜀百官解竄華母在郡欲聞行

釐母以逃為盜所得偽署鳳閣舍人

賊平脫杭州司戶參軍華自傷毀危亂不能完節又不能安親欲終養而

母亡遂屏居江南上元中以左補闕司封員外郎召之

華喟然曰烏有素節危魏欲荷天下寵乎稱疾不拜李

峴領選江南表置幕府擢檢校吏部員外郎以風痺去

官客隱山陽勸子弟力農安於窮樵晚事浮圖法不甚

著書惟天下士大夫家傳墓版及州縣碑頌時時齋金

帛往請乃強為應大庭初卒初華作含元殿賦成以示

萬頌士頌士曰景福之上靈光之下華文辭華麗少宏

傑氣頌士健爽自肆時謂華不及頌士而華自疑過之

因作弔古戰場文極思研推已成汗為故書雜置梵書

之度它日與頌士讀之稱工華問今誰可及頌士曰君

維過鄂州畫浩然像於刺史亭因曰浩然亭感通中刺

加精思便能至矣華愕然而服華愛漢士類名騰以重

若獨孤及韓雲卿繪畫于軒柳謙祥祐南皇甫冉謝賈

福宋巨川後至執政歐陽官華稱福術悔及為元德秀權

舉銘四時贊稱道深婉讀者憐其志宗子翰從子觀皆

有名翰進士第調衛尉天寶末房車韋陟俱薦為史

官宰相不肯擬翰所善張巡死雖賜人頌其功以為

降賊肅宗未及知翰傳巡功狀表上之肅宗由是感惜

而怒大節白於知義士多之翰累遷左補闕翰林學士

大庭中病免卒翰為文精密而思遠常從陽程令皇甫

曾求音樂思潤則奏之神逸乃屬文觀子元質自元中

連中進士官辭科終太子校書郎觀屬文不襲沿前入

時謂與韓愈相上下及觀少天而愈發文益工諱者以

觀文未極愈老不休故卒擢名陸希聲以為觀尚辭故

辭務理愈尚質故理勝辭雖愈窮老終不能加觀之辭

觀後愈死亦不能達愈之質云

孟浩然字浩然襄州襄陽人少好節義喜振人患難隱

鹿門山年四十乃游京師嘗於太學賦詩一座嗟伏張

九齡王維雖稱道之維私邀入內署俄而玄宗至浩然

匿牀下推以囊對帝喜曰朕聞其人而未見也何禮而

匿詔浩然出帝問其詩浩然再拜自論所為至不才明

主棄之句帝曰卿不求仕而朕未嘗棄卿奈何遂我因

放還采訪使韓朝宗約浩然然至京師欲薦諸朝適有

故人至劇飲歡甚或曰君與韓公有期浩然成曰業已

飲違他地卒不赴朝宗怒辭行浩然不悔也張九齡為

荊州辟置於府府罷開元末病疽背卒後樊澤為節度

使時浩然墓塚壞澤為刻碑風林山南對其墓初王

維過鄂州畫浩然像於刺史亭因曰浩然亭感通中刺

史鄭誠謂賢者名不可斥更著曰孟亭開元天寶間同

知名者王昌齡崔顥皆位不顯昌齡字少伯江寧人第

進士補秘書郎又中安祿遷汜水尉不護細行貶龍標

尉以世亂遷鄰里為刺史聞邱曉所殺飛錫按軍河南

兵大集曉後期將觀之辭曰有親之貧餘命錫曰王

昌齡之親欲與誰養曉默然昌齡詩諸密而思清時

謂王江寧云崔顥者亦羅進士第有文無行好蒲博嗜

酒娶妻惟攜美者俄又棄之凡四五娶終司勳員外郎

初李邕聞其名虛舍邀之邕至獻詩首章曰十五嫁王

昌齡叱曰小兒無禮不與投而去

劉太真宣州人善屬文師蘭陵蕭穎士舉高第進士淮

南陳少游表為草書記畫以少游擬桓文為義士所嘗

與元初為河東宣慰使給使累遷刑部侍郎德宗以天

下平貞元四年詔舉臣皆和帝自第之以太真李紆等為

上觀防于邵等次之張蒙等為下與擇者四十一人惟

泌李展馬凝三宰相無所差次遷禮部掌貢士多取大

臣贊近子弟坐貶信州刺史卒

邵說相州安陽人入羅進士第未調昭史思明建朝義

敗歸鄧子儀子儀愛其才留幕府累遷長安令祕書少

監大庭末上言羅山思明之難出入二紀多難漸平向

之亂今將變而之治宜建徽號承天意而方馮郊廟大

赦各一誠恐雲雨之施未普鬱結之氣未除願因此時

修享獻郊廟衷有德錄賢人與天下更始振災益壽

之術也不聽德宗立攝史部侍郎在職以才顯或言且

執政金吾將軍裴諷謂攝職曰說事賊為勳官掌其兵

大小百數掠各家子為奴婢不可計得有死而無厚顏

志六四二一

文苑傳

唐三

李華

孟浩然 王昌齡 劉太真 唐次 彦暉 持

邵說

崔元翰

盧綸 吉中孚 黃綽 錢起 李益 苗勣

歐陽炯

李賀 吳武陵 溫庭筠 施曄

高重

李商隱 吳融

許逢

李穎 吳融

乃崇第產附貴倖欲以相拜其能久乎建中三年遂蘇
 謂說與郭萬微謀未泄於其後為草奏貶歸州刺史卒
 于部字相門京兆萬年人天寶末第進士以書判選
 補崇文校書郎蘇比部郎中為道州刺史未行徒巴州
 會咸饑部聲亂薄城下部勸兵拒戰且遣使召賊將
 降部備服出賊見皆拜引去節度使李抱玉以間還
 梓州辭疾不拜授兵部郎中崔師帥表為度支副使
 俄以讓諫大夫知制誥進禮部侍郎郎有大典冊必出
 其手為三司使治辭獄獄失德宗旨貶桂州刺史復為
 太子賓客與宰相陸贄不協出為杭州刺史久病求告
 貶衢州別駕徙江州郎中李憐有行晚塗益修潔榮澤
 始舉賢良郎望見曰將相材也崔元翰舉進士年五十
 矣部以其文擢異等曰後當司部令已尚書傑獨孤授
 舉博學宏辭吏部考當乙部覆之置甲科人咨其公
 唐次字文編并州晉陽人金紫光祿大夫憲之高孫建
 中初及進士第歷傳御史賈參數薦之改禮部員外郎
 參脫出為開州刺史積十年不遷草泉鎮對表為副使
 德宗諭泉罷之次久斥遷都押不得神因宋古忠臣賈
 士之權讓毀者次其事為辨訪略三篇上之帝益怒改
 慶州刺史憲宗立召選授禮部郎中知制誥終中書舍
 人憲宗雅愛明比傾陷者嘗覽辨詩略善之謂學士沈
 傅師曰凡君人者宜所厭自然次編錄未盡部可廣其
 書傅師乃與令狐楚杜元穎論次起周高階增為十篇
 更號元中辨訪略子扶持扶字雲翔登進士第歷仕屯
 田郎中太和五年為山南宣撫使內部會督鄧城百度
 支潘米吏賈價之繫其父子及孫凡二十八年九人死
 於獄扶申奏釋之詔切責鹽鐵度支二使天下監價債

通繫三年以上者皆原進中書舍人出為福州觀察使
 濫殺人風績不立會卒奴婢爭財有司按其貲至十餘
 萬時謙素薄之持字德守中進士第太和中為渭南尉
 試京兆府進士時尹杜梓欲以親故託之持輒趨降階
 伏悼語塞乃止累遷給事中歷朔方昭義節度使卒子
 彥謙字茂業多通技藝尤工為詩員才無所屈乾符末
 避亂漢南王重榮鎮河中辟幕府累表為副使歷晉韓
 二州刺史東軍亂彥謙既與元參事節度使楊守
 亮表為判官遷副使終開壁二州刺史 附唐文傳後考
 亮今從之
 崔元翰名鵬以字行父良佐與齊國公日用從昆弟也
 擢明經甲科補湖城主簿以母喪遂不仕治詩易書春
 秋演義範忘象渾天等論數十篇歷白鹿山之陽辛門
 人共誦曰貞文孝父元翰舉進士博學宏辭賢良方正
 召拜禮部員外郎賈參秉政引知制誥其訓辭溫厚有
 典詰風理性剛褊不能取容於時孤特自恃掌誥凡再
 拜不遷罷為比部郎中卒其好學老不復用思精綴覽
 騎班固蔡邕開以自名家忽陸贄李充乃附裴延齡延
 齡表鈞校京兆委賈持吏甚急而充等自無過訖不能
 傅致以罪云
 于公異吳州吳人進士第李履表為招討府掌書記朱
 泚平露布於德宗曰臣既肅清高禁祇奉寢園鐘異不
 移廟貌如故帝覽泣下曰誰為之辭或以公異對帝咨
 歎一再始公異與陸賈故有隙世多言公異不能事後
 母既仕不歸省及賈當政乃奏其狀詔賜李恕罷歸田
 里卒

李益故宰相瑛族子于詩尤所長貞元末名與宗人賀
 相埒每一篇成樂工爭以賂求取之瓊擊歌供奉天子
 至征人早行等篇天下皆施之屬編少輩而忌刻閉
 妻妾苛嚴世謂妒為李益疾同輩行稍稍連類益獨不
 調鬱鬱去遊燕到濟陝置幕府進為登田副使嘗與濟
 詩話怨憲憲宗雅知名召為秘書少監集賢殿學士員
 才凌藉士服不能堪諫官因暴出州時怨望語詔降秩
 俄復舊官累遷右散騎常侍太和中初以禮部尚書致仕
 卒時又有太子庶子李益同在朝故世言文章李益以
 辨云
 盧綸字允中河南潘人避天寶亂客鄆大廡初數舉
 進士不入第元載取綸文以進補開封尉累遷監察御
 史稱稱疾去坐與王指善久不調彈張鎮河中辟元帥
 判官累遷檢校兵部郎中嘗朝京師時舅韋渠牟得幸
 德宗表其才召見禁中帝有所作輒使讀和異日問渠
 牟盧綸李益何在各曰綸從軍在河中渠召之會卒
 綸與吉中學疏綸錢起司空繭苗皆推稱耿涼夏侯齊
 李端皆能詩號大庾十才子憲宗詔中書舍人張仲素
 訪集遺文宗尤愛其詩問宰相綸文章幾何亦有子
 否李德裕對綸四子儻能霸辭弘正勸求皆擢進士第
 在臺閣帝遣中人悉案案符得詩五百篇以問中書都
 陽人官戶部侍郎端字君平兩陽人候希逸表在瀛青
 幕府府罷十年不出李勉在宣武復時之俄以駕部郎
 中知制誥時有兩端其一為刺史宰相請與德宗
 日與詩人蘭湖終中書舍人起吳與入天寶中舉進士
 與耶士元齊名時語曰前有沈宋後有錢郎終考功郎
 中囑字文初廣平人從韋皋于劍南終虞部郎中發晉

卿子欽都官員外郎明終右補遺審侍御史
端趙州人始躬峻尚昇平公主主賈明有才思尤招納
士故端等多從峻游峻嘗大集各端賦詩賦工錢起口
素爲之請賦起姓端立賦一章又工於前嘗乃服主賜
帛百後移疾江南終杭州司馬

歐陽詹字行周泉州晉江人其先皆爲本州佐縣令
闕越地肥衍有山泉禽魚雖能通文書吏事不肯北宦
及常察罷宰相爲觀察使始擇縣鄉秀民能文辭者與
爲賓主釣禮觀游資集必與里人矜耀故其俗稍相助
仕初詹與羅山甫同隱潘湖往見袁爽奇之及舉進士
與韓愈李絳李絳澤羣王涯馮宿康承宣第皆天下
選時稱龍虎榜聞人第進士自詹始詹事父母孝與朋
友信義其文章切深回復明辨與愈友善稱先爲國子
監四門助教非其徒伏闕下舉愈博士卒進擊哭之甚
愈爲詹哀辭自書以遺羣初徐晦舉進士不中詹數稱
之明年高第仕爲福建觀察使語及詹必流涕從子程
宇降之亦工爲文開成中擢進士第里人誦本妄言與
貞獻太后近馬恩寵赫然取貶之會澤潞劉從諫來程
在幕府相爲贊贊大之仍本終得罪從諫子程非命相
方休程還家積表斥損時政或言程爲之詔流崖州賜
死賜刑色不授爲君福謝故人自誌墓人皆情之
李賀字長吉系出鄭王後七歲能辭章獻皇帝前退始
開末信過其家使賀賦詩投筆輒就如素構自曰曰高
軒過二八大驚自是有名爲人竊視通眉長指爪能疾
書每旦日出騎弱馬從小奚奴背古錦囊過所得書投
囊中未始先出題然後爲詩如乞人李合程課者及韓
臚足成之退亦不甚君母使婢探囊中見所書多即懸

曰是兒要啣出心乃已耳以父名晉庸不肯舉進士愈
爲作諱諱然卒亦不舉舉辭尚奇諱所得皆驚選絕去
翰墨駐運當時無能改者樂府數十篇雲部諸工皆合
之程嘗爲協律郎卒與游者程據揚敬之王季元每誦
苦時爲所取去賀亦早世故其詩歌世傳者鮮焉

吳武陵信州人元和初擢進士第淮西吳少陽聞其才
遣客那平邀之將待以賓友武陵不答俄而少陽子元
濟殺武陵遣以書自稱東吳王孫曰夫勢有不必得事
有不必徒徒取暴逆之名而珍物敗俗不可謂智一日
亡破平生理受連頭就戮不可謂仁支屬禁行因謀廢
滅失魂傷魄不可謂孝數百里之內拘若罪常疑死
於左右手俱回姑息不可謂明且三皇以來數千萬載
何有悖理亂常而能自舉者哉貞元時德宗以滿容御
天下河北諸鎮專地不臣朝廷資以爵祿榮辭者自謂
得計以反爲利於是得惠琳劉闢李錡盧從史等又亂
皇帝即位赫然命偏師討之盡伏其辜所謂時也日者
張太尉順捍之勳謝易定爲國老田尚書知慮絕俗
又以魏博來歸前相滄景皆爲信臣然而與足下者獨
齊趙耳夫齊安可恃徐厚其首葉薄其翼魏斷其脛濟
錄其腹淮南承其衝分兵不足相抗全舉則曹魯東平
非其有也彼何苦而自棄哉若趙則固啓子耳前日主
上以澤潞爲之導既斥從史姑赦罪復換禍之天下之
人欲討者十八無何殘丞相御史朝廷以下故未加
斧鉞也然則中山博羅城之險太原乘并陘之隘燕衛
樂壽那扼臨城清河絕其南弓高斷其北孤懸窮風求
責不暇又易以殺人哉二鎮不敢動亦明矣足下何恃
而窮處邪今天子英武任賢同符太宗寬仁厚物有左

宗之度罰無貨罪實無功諸侯齊趨以衽其靈華
帥築室瑪兵進窺房禁屯田繼清前鋒振旅後陣擯肯
左排右拔其幾何而不踣邪足下勿謂曲曲勿我欺人
心與足下一也足下反天子人亦欲反足下勢地而然
則嬰凶橫之命不若奉大君官守戢戈支持死死不得
地不若坐兼爵命而保後嗣矣足下苟能避却幾之烈
莫若發一介籍士馬上編歸之有司上以覆載之仁必
保納足下淮坊洗瑕以倡四海將板官屬不失疆且貴
何哉爲國者不以蠶蓋蓋大善也且三州至狹也萬國
至廣也力不相侔判然可知假使官軍百敗而行陣未
嘗之足下一敗則成禽矣夫一壯士不能當十夫者以
其左右前後成敵也矧以一卒欲當百人哉豈遂不返
諸侯之師集城下環壁列壘灌以流潦主將怨擯士卒
崩離田營呂興發於肘腋屏不得襄宗不得祀臣儀以
爲誠子孫所不祖生爲暗覆之人沒爲幽憂之鬼何其
痛哉元濟得書不悟會裴度東討而韓愈爲司馬武陵
勸愈爲度謀取中官常所不快者爲監軍歸素所快者
子內爲吾地以傾諸侯出帛百萬以給士大夫則孰不
爲丞相之人然後分三天將環賊而屯明斥候牛酒高
會酒以實期投操蔡諸將而以三期鉛飯令礪士持尺
書劫元濟及將士約降後無所窺謀矣時度部分已定
故不見用元濟未破數月武陵自破石梁東兩氣如旛
蔽子帽皆顧劍橫料少選黃白氣出西北盤繞相攻武
陵告愈曰今西北王師所在氣黃白喜象也敗氣爲賊
日直木舉其蓋數不開六十日賊必亡夫天見其詳宜
修事應之且洩曲守將悉緩不可使尖城賊將許而難
若以兵誘之仗以待一舉可奪其城則石臂斷矣武陵

之奇論類如此長茂初齊貞直以戶部侍郎度支表
 武陵主鹽北邊易直以不職請其過會表置和碑紀備
 使擢郎中為之武陵陳曰今將邊境瑣瑣為棟紀父母
 妻子不相活前在胡方度支米價四十而無論戶積積
 先取商人而後求羅邊受發有遠滿城不旬便
 當餓死何所取財而云和權哉天下不治病瘡不歸有
 司也雖徵度支一戶郎事今三分其務吏萬員賦口
 墮西北邊陲官皆御史員外郎為之致命若貴可信
 又加使擢其務吏御史員外久于事反不可信也况一
 使之建得徒走卒殆百輩責呼騰數千里為不盡誠
 欲邊關完實為募浮民徒罪人發沃土何必加使而增
 吏也易直不納久之入為太學博士大和初禮部侍郎
 崔鄭試進士東都公卿咸祖道長乘武陵屢後至謂鄭
 曰君方為天子求奇材敢獻所益因出袖中書指芻示
 鄭讀之乃杜牧所賦阿房宮辭既贊救而武陵肯吐芻
 賜坐客大驚武陵請曰收方對武司請以第一人處之
 鄭謝曰得其人至第五郎木封武度物然曰不爾宜以
 賦見選郎曰如教初果異等後出為鄆州刺史以賦駭
 潘州司戶參軍卓元滿袁州而武陵亦坐事流
 承州宗元賢人及為柳州刺史武陵北還大為畏度
 器遇每言宗元無子說度曰西原漢未平柳州與賊大
 牙宜用武人以代宗元使得優游江湖又遣工部侍郎
 孟簡書曰古稱一世三十年子厚之斥十二年殆半世
 矣靈犀電射天怒也不能終朝聖人在上安有單世而
 怒人臣耶且聖朝二韓皆已拔其或度大州制職斯子
 厚與狼馬為伍誠恐務所製則柳氏無後矣度未及
 用而宗元死始李憲節度唐即武陵鶴李景倫王湘健

押沈慎可表曰自朝時幾知人
 高車文字明尚書石僕則檢之五世孫以明經中第李
 真表為鹽鐵轉運運官以善職舉遷連司門郎中致宗
 與選侍講學士事以簡原正與崔鄭同投再擢國子
 祭酒文宗好左氏春秋命分列國各為書成四十四篇
 與鄭鄭刑定九經於石出為鄆岳觀察使以美政被竄
 久之拜太子賓客分司東都卒贈太子少保按高重傳
 改入文苑
 李商隱字義山懷州河內人自言其國公世勳之高孫
 年弱冠令狐楚帥河陽奇其文使與諸子游楚從天平
 宣武皆表署巡官成員資裝使隨計開成二年高錡知
 貢舉令狐綯雖高錡獎其力故擢進士第調弘農尉
 以活鼠皆觀察使拜簡將罷去會姚合代簡論使還官
 又試拔萃中選王茂元鍾河陽愛其才表章書記以子
 友之得侍御史茂元善李德裕而牛李黨人誦商隱
 以為謹薄無行其排率之茂元死來游京師久不調更
 依桂管觀察使鄭亞府為判官亞滿循州商隱從之凡
 三年乃歸亞亦德裕所善獨以為忘家恩放利輸合謝
 不通復下海乃補太學博士柳仲節節度劍南東川
 辟判官檢校工部員外郎兼判書府罷客棧陽卒商隱
 初為文理過奇古及在合孤疑府楚文章奏因授其
 學防隱無偶長短而著詩過之時溫庭筠段成式俱用
 是相句號三十六體
 溫庭筠本名岐字飛卿尚書右僕射彥博商孫少穎惟
 工為詞章與李商隱齊名然薄於行無檢幅又多作側
 辭曲與以得表誠令孤高等捕飲押歌舉士不
 中第幽思最捷多為人作文大中末試有司廉視尤甚

庭筠不樂上書千餘言然私占者已八人俄改郎其
 為授方山尉餘商製襄陽巡官不得志歸江東令狐
 獨方鎮淮南庭筠怨居時不為助力過府不肯齒巧
 義楊子悅夜醉為選卒擊折其齒歸為劫吏更道其
 計行詢兩懼之事問京師庭筠徧見公卿言為吏誣染
 俄而徐商執政師右之徵奏用會商罷楊收疾之遂廢
 卒弟庭皓咸通中授梓州觀察使彥博府廳助反
 以刃脅庭皓使為表求節度使庭皓給曰當為公信稱
 恩之勸喜歸與妻表決明日復見勸素表張答曰我豈
 以筆硯事汝邪其連段我勸於視笑曰儒生有聰那吾
 動眾百萬無一人草檄子囚之便使周重為表彥博遇
 害庭皓亦死詔贈兵部郎中按庭皓字均及弟庭皓者
 書別入
 許達字陶臣蒲州河東人曾昌初擢進士第崔鉉鎮河
 中表在幕府鉉復宰相引為萬年尉直弘文館歷侍御
 史尚書郎持論便切以謀略高自標顯初與彭城劉球
 交球文辭出達下常易之球稍親近達不得意連相忿
 恨會球當國有薦達知制誥者球飛言先朝以兩宮官
 給事舍人先治州縣乃得除達未試州執不可乃出為
 巴州刺史而楊收王傳同謀署第收轉收達有詩戲辭
 謙謝收衛之復斥達歸二州刺史收罷以太常少卿召
 還歷給事中譯為宰相達又以詩嘗譏錄怒中外亦鄙
 達編傲故不與面達視書監卒子廷珪進士及第大順
 初以司勳員外郎知制誥達中書舍人從昭宗幸華州
 引拜左散騎常侍稱疾免光化中復為舍人累尚書左
 丞未全中兼四鎮廷珪以官告使至汴洛將先覓親其
 拜廷珪伴不曉曰吾何能故受令公拜乎及見卒不肯

加禮

李穎字德新隴州壽昌人少穎悟長廬西山多所記覽其屬辭於詩尤長與里人方于善給事中就合工詩士多歸穎穎走千里丐其品合大加獎挹以女妻之中八年擢進士第調歙州爲南陵主簿判入等再遷武功令於是歲民多精神美軍吏以其橫額假借不敢繩以法穎至有神策士尚君慶通賊六年不送密據比伍與德君慶叩縣廷質卿即械送羶毒縛竊盜請于尹殺之符所負無少貨蒙捕房息縣大治有六門壘者寮寮百五十年方成機預發官督備民浚渠按改道斷水激田穀以大稔詔宗亮之權侍郎史守法不阿累遷都官員外郎表再建州刺史既至以禮法治下更布條教時朝政亂盜興而建穎頓以安宰官喪歸父老相與扶柩葬永樂州爲立廟崇山成祠之

吳融字子華越州山陰人祖齊自名大中時觀察府召以署吏不應帥高其舉高諸朝賜號文簡先生融力學富辭調能紀初及進士第帝昭復討勅表章書記累遷侍御史坐累去官流瀘州南依成滿久之召爲左補闕以禮部郎中爲翰林學士拜中書舍人昭宗反正復南

開擊柝稱賀號最先帝嘗有指授學士許彥範作詔少遜成語當意詳帝資賞良厚遷戶部侍郎鳳翔劫遷融不克從去客聞御飯召還餉林遷承旨宰官

欽定續通志卷五百五十六

文苑傳

宋一

宋白

崔頌

辛文悅

郭忠恕

郭起

宋白

宋白

宋白

宋白

宋白

宋白

宋白

宋白

宋白

宋白

宋白

宋白

宋白

宋白

宋白

宋白

宋白

宋白

宋白

宋白

宋白

宋白

宋白

宋白

宋白

宋白

宋白

宋白

蕭崇義

邢昺

尹拙

田敏

胡旦

朱昂

趙鼎

馮吉

馮吉

馮吉

馮吉

馮吉

馮吉

馮吉

馮吉

馮吉

馮吉

馮吉

馮吉

馮吉

馮吉

馮吉

馮吉

馮吉

馮吉

馮吉

馮吉

馮吉

馮吉

馮吉

馮吉

馮吉

馮吉

馮吉

馮吉

馮吉

馮吉

馮吉

馮吉

馮吉

馮吉

馮吉

馮吉

馮吉

馮吉

馮吉

馮吉

馮吉

馮吉

馮吉

馮吉

馮吉

馮吉

馮吉

馮吉

馮吉

馮吉

馮吉

馮吉

馮吉

馮吉

馮吉

馮吉

馮吉

馮吉

馮吉

為薦名及掌貢部廣達獲薦人多指以為辭又女弟通王河清化二年河清化知政事時宦進方詆許求建故河被出復言白家用黃金器蓋舉人所賂其實白嘗奉詔撰錢惟滑碑得塗金器爾張去華者白同年生也坐尼安道事貶白素與厚善遂出為保大軍節度使行軍司馬論年抗疏自陳有來日苦去日苦多之語太宗憫之召還為衛尉卿俄拜禮部侍郎修國史至道初為翰林學士承旨二年遷戶部侍郎俄兼書監真宗即位改吏部侍郎昭文館先是白獻疑陸贄贄子集帝察其意欲求任用遂命知開封府以試之既而白倦於聽斷求罷任咸平四年拜禮部尚書白學問博洽為文敏應然辭意放蕩少法度在內署久頗厭番直草辭略多不愜旨景德二年罷拜刑部尚書集賢院學士判院事舊三館學士止五日内殿起居會錢易上言悉令赴外朝白厭老就拜庶足未幾抗表引年帝眷舊臣未允再表辭乃以兵部尚書致仕時白戀母尚無恙帝東封白與辭于北苑進史部尚書賜帛五十匹大中祥符五年卒贈左僕射錄其孫孫為將作監王薄孝孫試就書省校書郎從子唐臣試正字白善談論不拘小節能應親族幼孤眾書數萬卷圖書亦多奇古者嘗類故事千餘門號建章集唐賈編集遺落者白多遺藏之好獎許後進胡旦田錫皆出其門下陳彭年舉進士輕俊喜嘲謔白惡其為人黜落之彭年憾焉後近侍為貢舉舉劾多所謂防蓋為白說也曾有司諱白為文憲內出密奏言白素無檢搢搢改文安有集百卷子憲臣得臣反臣忠臣

為薦名及掌貢部廣達獲薦人多指以為辭又女弟通王河清化二年河清化知政事時宦進方詆許求建故河被出復言白家用黃金器蓋舉人所賂其實白嘗奉詔撰錢惟滑碑得塗金器爾張去華者白同年生也坐尼安道事貶白素與厚善遂出為保大軍節度使行軍司馬論年抗疏自陳有來日苦去日苦多之語太宗憫之召還為衛尉卿俄拜禮部侍郎修國史至道初為翰林學士承旨二年遷戶部侍郎俄兼書監真宗即位改吏部侍郎昭文館先是白獻疑陸贄贄子集帝察其意欲求任用遂命知開封府以試之既而白倦於聽斷求罷任咸平四年拜禮部尚書白學問博洽為文敏應然辭意放蕩少法度在內署久頗厭番直草辭略多不愜旨景德二年罷拜刑部尚書集賢院學士判院事舊三館學士止五日内殿起居會錢易上言悉令赴外朝白厭老就拜庶足未幾抗表引年帝眷舊臣未允再表辭乃以兵部尚書致仕時白戀母尚無恙帝東封白與辭于北苑進史部尚書賜帛五十匹大中祥符五年卒贈左僕射錄其孫孫為將作監王薄孝孫試就書省校書郎從子唐臣試正字白善談論不拘小節能應親族幼孤眾書數萬卷圖書亦多奇古者嘗類故事千餘門號建章集唐賈編集遺落者白多遺藏之好獎許後進胡旦田錫皆出其門下陳彭年舉進士輕俊喜嘲謔白惡其為人黜落之彭年憾焉後近侍為貢舉舉劾多所謂防蓋為白說也曾有司諱白為文憲內出密奏言白素無檢搢搢改文安有集百卷子憲臣得臣反臣忠臣

記博士校定公羊春秋刊於國學周顯德中遷遷國子司業兼太常博士先是世宗以郊廟祭器止由有司相承製造年代寔久無所規式令崇義檢討摹畫以開四年上之乃命有司別造焉五年將禘於太廟言事者以宗廟無祿室不當行禘禘之禮崇義援引故事上言其略曰魏明帝以景初三年正月上仙至五年二月禘祭明年又禘自茲後以五年為禘且魏以武帝為太祖至明帝始三帝未有毀主而行禘禘其說一也宋文帝元嘉六年祠部定十月三日大祠其太廟博士讓云案禘禘之禮三年一五年再宋高祖至文帝亦三帝未有毀主而行禘禘其說二也梁武帝用謝廣議三年一禘五年一禘謂之大祭禘祭以夏禘祭以冬且梁武帝受命之君載追尊四朝而行禘禘則知祭者是追養之道以時移節變孝子誠而思親故薦以百時祭以仲月閉以禘禘序以昭穆乃禮之經非廟宗廟備與未備其禮三也世宗從其議又詔參定郊廟器玉崇義因取三禮圖再加考正太祖建隆三年表上之帝下詔褒諭乃命太子詹事尹拙集儒學三五人更同參議地多所駁正崇義復引釋經之悉下工部尚書廣義裁定儀奏尹拙駁議及崇義答義各四卷臣再加詳閱隨而裁置率用僧道列於注釋其分為十五卷以開詔頒行之未幾辛三禮圖遂行於世并書於國子監講堂之壁崇義為學官兼掌禮僅二十年世推其說博云

那昂字叔明曹州濟陰人太平興國初舉五經廷試日召升殿講師比二卦問以章經發道太宗嘉其精博羅九經及第授大理評事知秦州鹽城監以是監監楚秦開秦辭左而楚會要鹽食為急請改隸楚州從之召

爲國子監丞專講學之任通尚書博士出知儀州就轉
 國子博士代選爲諸王府侍講累遷國子祭酒咸平
 二年始置翰林侍講學士以爲爲之受詔與杜鎔等校
 定周禮儀禮公羊穀梁春秋傳孝經論語爾雅義疏及
 成並加階勳俄爲淮南兩浙巡撫使時初置講讀之
 職卽於便坐令高讓左氏春秋五年講畢賜宴還工部
 侍郎兼國子祭酒學士如故代陳思權知審官院帝方
 興起道衝又令尚與張維杜鎔孫奭舉孫奭該博遠行
 端異者以廣學員景德三年加刑部侍郎尚書近歲常
 多召對四年以羸老親步自陳曹州故鄉願給假一年
 歸視田里俟明年郊祀還朝帝命坐慰勞之因謂曰便
 可權本州何須假耶卽起拜工部尚書知曹州歲如故
 入辭曰特問龍圖閣召近臣宴坐和服帝作五七言詩
 二首賜之預宴者皆賦詩視望問尚書禮記圖指中庸
 篇曰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因陳其大義帝嘉納之及
 行令近臣祖送設會於宜春苑大中祥符初帝東封泰
 山賜表曹州民請車駕經由本州仍令濟陰令王範部
 送父老詣闕極禮部尚書訪遺車駕進發命判留司御
 史臺禮畢進位禮部尚書勅政機每兩月不時發
 形於色以爲素衣田事多勤之初田家察陰時豐凶
 有狀候老農之相傳者率有驗焉多采其說爲對又言
 民之災患大者有四曰疫二曰旱三曰水四曰牛稼
 歲必有其一但或輕或重耳四事之害早曠爲其真宗
 然之三年被病請帝親臨問疾賜名藥一錠白金器
 千兩絹宋平四故事非宗成將相無省疾臨喪之禮特
 有加於尚與郭贊者以恩故也未幾召其子太常博
 士知東明縣仲寶國子博士知信陽軍若思還侍疾卒

繼左僕射三子並進秩初雍熙中爲攝禮選二十卷獻
 之太宗探其畧得文于世子篇說之甚悅因問衛尉欽
 曰曷爲諸王謀說曾及此乎紹欽曰諸王常時訪傳經
 義每至發明君臣父子之道必重履陳之太宗益喜
 常侍禮選贊賜之曷在東宮及侍帝講孝經禮記論語
 書易詩左氏傳傳傳數引之外多引時事爲喻帝嘗
 問管仲召忽皆事公子糾小白之人召忽死之管仲乃
 歸魯相桓公說非召忽以忠死而管仲不能因其節爲
 臣之道嘗若是邪又鄭注禮記世子篇云文王以勳
 招考武王以安樂延年朕以爲經旨必不然也且夏禹
 焦勞有女圭之賜而享國永年若文王能愛人之憂不
 自暇逸縱無感慮豈至虧損壽命耶曷各隨其事理以
 對先是咸平中王欽若知貢舉有告其受舉人賄賂者
 下御史索鞠得狀欽若自訴詔與邊肅毋質古閣承
 翰就太常寺覆推揭力辨欽若而湛湛抵罪欽若以是
 德之曷之厚被寵顧欽若與有功焉仲寶復至嗣部郎
 中坐賦龜官若思終於魏部郎中
 崔頌字敦美河南偃師人父協後唐門下侍郎平章事
 頌以陰謀河南尉逆官歷封主簿鄆州錄事參軍以
 疾去官未幾詣闕上書宰相桑維翰奇之擢爲左拾遺
 遷右補闕漢初加朝散階副右散騎常侍張昞贈錢
 爲吳越王周世宗鎮演澤俸佐頌與王朴王敏中皆
 中其選以頌爲觀察判守本官卽元昇拜司員外郎吏
 判官以斷獄誤失罷職守本官卽元昇拜司員外郎吏
 部復副卽卽就使兩浙世宗讀頌文集卽出疏命寫爲
 圖賜近卽卽使均諸道租賦頌使究州頌增傳頌茶帝
 副位改左諫議大夫宋初判國子監建隆三年始自生

從諫說太祖每臨國學召頌與呂因及經義頌應答無
 滯及郊祀以頌攝太僕升車執轡帝問以一時典禮頌
 占對闕雍帝甚重之坐爲所親求便官出爲保大軍行
 軍司馬乾德六年辛頌善筆札受命書世宗諡廟文當
 時稱其遺履子曉至太子右贊善大夫噲子文炳雍熙
 二年進士淹雅有上行爲屯田員外郎開封三司戶部
 判官景德中以純謹化或難爲曹國公元儼府謝蓋遷
 都官員外郎充記室參軍進兵部郎中出知河中府轉
 太常少卿著作監卒
 尹拙涇州汝陰人梁貞明五年舉三史調補下邑主簿
 擢本館監選宦官仕後唐至檢校虞部郎中忠武軍掌
 書記晉天福時詔與張昭等同修唐史累遷左司員外
 郎漢初爲司馬郎中弘文館直學士周顯德初拜檢校
 右散騎常侍國子祭酒通判太常禮院事與張昭同修
 唐應順清泰及周祖實錄又與昭及田敏同詳定經典
 釋文宋初改檢校工部尚書太子詹事判太府寺遷祕
 書監判大理寺乾德六年告老以本官致仕擢性純謹
 博通經史周世宗北征命翰林學士爲文祭白馬河學
 士不知所出遂訪於拙拙應舉部圖白馬者以十數
 當時服其該博開寶四年卒子季通
 田敏涇州鄆平人少通春秋學梁貞明中登科爲國子
 四門博士後唐天成初改尚書博士滿歲爲國子博士
 上言諸四部置齋官不報轉屯田員外郎以詳明典禮
 兼太常博士建議諸官春秋每歲藏書儀宗朝頌公卿
 詔與太常卿劉岳等剛定唐部餘慶書儀又詔與馬鑑
 等同校九經改戶部員外郎清濟奉初遷國子司業晉天
 福四年授祭酒仍檢校工部尚書儀丞戶部侍郎開運

初選兵部侍郎充弘文館學士判館事議者以政止可
任學官宰相桑維翰聞之即改授檢校右僕射復爲祭
酒漢乾祐中拜尚書右丞判國子監周廣順初改左丞
使契丹周祖將親詔命權判太常卿事世宗即位復拜
太常卿檢校左僕射加司空顯德五年請老不允遷工
部尚書再上表乞歸改太子少保致仕恭帝即位加少
傅開寶四年卒敏解官歸鄉體強少疾徒步往來經書
開每日親授諸子經習使湖南路出削括以印本經書
遺高從海從誨謝日祭酒所遺經書俱但能議孝經耳
敏曰讀書不在多十八章足矣如諸侯章云在不驕
高而不危制節謹度滿而不溢皆至要之言也時從誨
兵敗於郟故敏以此諷之從誨大慚子章至殿中丞
辛文復不知何許人以五經教授太祖幼時從其肄業
周顯德中太祖惡禁術爲殿前都點檢節制方面文悅
久不獲接見一日夢遺車觀請見既拜乃太祖也太祖
亦夢其來謁因令左右尋訪文悅果自至太祖異之及
登位召見授太子中允判太府事開寶三年出知房州
時周鄭王出居是州帝以文悅長者改命焉文悅後累
遷至員外郎

梁周翰字元褒鄭州管城人父彥溫官馬步軍都校周
翰幼好學十歲能屬詞周廣順二年舉進士授虞城主
簿辭疾不赴宰相范質王溥以其間人不當佐外已改
開封府戶曹參軍東初質溥仍爲相引爲祕書郎直史
館時王拾遺知制誥高錫上封議武成王廟配享七十
二賢內王僧辨不令終恐非全德詔吏部尚書張昭
工部尚書儀儀與錫重定功業終始無瑕者方得預焉
周翰言自樂毅以降苟欲指瑕誰當無累一旦擢出祠

庭臣竊或謂宜能新議仍舊爲便不報乾德中獻
擬制二十篇羣爲右拾遺會修大內上五鳳樓獻人多
傳誦之五代以來文體卑弱周翰與高錫柳開范杲尚
淳古相友善時有高梁柳花之稱初太祖嘗徵彥溫於
軍中石守信亦與彥溫偕放一日太祖語守信將用周
翰掌誥守信微露其言周翰遽上表謝太祖怒遂該其
命應通判開眉二州坐杖人至死奪二官起授太子左
贊善大夫開寶二年遷右拾遺監檢錄院改左補闕兼
知大理正事會將郊祀因上疏曰陛下下物邪上帝必罰
教者方今賦稅所入至多加以科變之物名品非一調
教供輸不無重困且西蜀淮南荆源廣桂之地皆已爲
王上陛下誠能以三方所得之利減諸道租賦之入則
庶乎均德澤而賣民力矣俄坐杖錦工過差爲其所訴
太祖責之曰爾豈不知人之膚血與已無異何乃遽爲
酷罰將杖之周翰自言臣負天下才名不當如是太祖
乃解左遷左司農寺丞逾年爲太子中允太平興國中
知蘇州周翰善律喜摛博惟以欲戲爲務郡事不治
以本官分司西京踰月授左贊善大夫仍分司俄除楚
州開陳副使雍熙中宰相李昉以其名聞召爲右補闕
賜排班杖江淮提點茶鹽周翰以辭學爲流輩所許頗
歷外任不樂史事會翰林學士宋白等別奏其有史料
遂命兼史館修撰會太宗試貢士周翰爲考官面賜金
紫因語宰相稱其有文選選起居舍人淳化五年張棣
建議復置左右史之職乃命周翰與李宗諤分領之周
翰兼起居郎因上言自今崇德長存殿皇帝宣諭之言
侍臣論列之事望依舊中書修爲時政記其樞密院事
涉機密亦令本院編寫每至月終送史館白餘百司凡

於對拜除改沿革制置之事悉條報本院以備編錄仍
令郎與舍人分直崇政殿以記言勳別爲起居注每月
先進御後降付史館從之起居注進御自周翰等始也
會考課京朝官有政體前犯者皆除名爲民周翰被讓
尤多所有司偶遺一事當免判館楊徽之率三館學
士詣相府以爲周翰非故有規避其真所犯頻繁不能
悉記於是止罰金先是趙安易建議於西川鑄大鐵錢
以一當十周翰上言古者貨幣銀三善兼用若錢少於
貨幣則鑄大錢或當百或當五十蓋欲廣其錢而足用
爾今不若使蜀民貿易易凡鐵錢一止作一錢用官中
物物即以兩錢當一又西川患在少鹽請於益州置榷
院入物交易則公私通濟矣至道中遷工部郎中真宗
在儲官知其名徵之令取所爲文章周翰悉舉以獻因
答以書及即位未行慶首擢爲觀鄆郎中知制誥俄判
史館昭文館咸平三年召入翰林爲學士受詔與趙安
易同修屬籍唐末喪亂籍籍罕存無所取則周翰創意
爲之頗有倫貫車駕幸還謂命判留司御史臺周翰懇
求恩從許之明年授給事中與宋白俱罷學士大中祥
符元年遷工部侍郎周翰年卒帝憫之錄其子忠實爲大

理許事周翰性疏曠下急臨事過於嚴暴故多曠敗晚
年才思漸減書詔多不稱旨有集五十卷及續因誌錄
胡旦字周文濱州渤海人少有雋才博學能文辭舉進
士第一爲將作監丞通判昇州時江南初平泠李氏時
所度僧十減六七旦曰彼無田廬可歸將聚而爲盜悉
勸爲兵尋遷左拾遺直史館數上書言時政利病出爲
淮南東路轉運副使知海州踰年召歸先是慮多遜貶
趙普罷相其夏河決韓村尋復塞旦獻河不頌有逆進

發吾之語太宗召宰相謂曰日默獻頌詞意悽悽朕自
 擢於甲科歷試外任所至無善狀知海州日爲部下所
 訟朕已具適合大赦朕錄其才而舍其過向令在近列
 又領史職乃敢恣胸臆狂譏如此其甚逐之即貶殿中
 丞尚州團練副使上平燕讓曰今幽州在北門之外東
 封非國家所急願移其責以事北方且天時地利人事
 皆可用作兵處之所臨其地受福今年春末至來年歲在
 未分從今年爲備至來春與師北兵遇春夏則糧裘皮
 履羊弓塞馬不爲用而中原士卒素不能寒往北連陘
 筋力勇健成功立事在於此矣長淮以北太行以東河
 水罷災土地甚沃因其豐實取其穀帛減價以新納規
 錢以資糧官府多積兵役無虞用兵豐財可濟大事太
 原克復以來於今七載兵甲甚利士卒甚雄若以促裝
 之賜發軍而用之恩賞之賞成功而賞之可以齊心平
 敵恢拓舊境幽州平土而負敵爲勢必擇四人分之方
 而以剛斷勇毅者主之通和平恭慎者一人部之幽州
 之北皆是山谷通人馬者不過十處領將士者亦擇十
 人同行則其謀兵機分出則各司軍事敵來則同戰以
 驅逐敵歸則盡捕以分截苟塞斷山路餘敵在燕與大
 軍相持則遷延其時以度春夏敵不能禁有退無前使
 士之剛勇與才力者各爲一將多則分部拓敵攻城兩
 盡其力定其軍名實其軍數我寡彼多則力不勝我實
 彼虛則力有餘力均則較其地形地均則爭其謀略者
 明勇怯各致其用以表懸香藥之價十分減二從新者
 先賣於邊城要路車馬屯所以芻粟錢帛之價十分增
 二納貨出券者詣本場以交貨得貨者緣途路以納稅
 出往來四方之便爲兩地費用之耗自然商得其利則

買之於人人得之資則勸之於權政必民效兼倍之力
 國於九年之積利撥不假於度支轉般何勞於酒稅如
 此則敵不足平也起爲左補闕復直史館遷修撰撰修
 國史以尚書戶部員外郎知制誥選司封員外郎有備
 書人翟穎者且嘗與之善因爲改姓名馬周以爲唐馬
 周復出上書論時政且自薦可爲大臣又舉材任公稱
 者十人其辭頗壯當時皆謂曰所爲馬周坐流海島且
 亦貶坊州團練副使坐擅禮部部謁宋白於郿州被劾
 特釋之徙絳州稍復工部員外郎直集賢院遷本曹郎
 中知制誥史館修撰善善中官王繼恩爲草制辭過美
 繼恩貶貶安遠軍行軍司馬又削籍流河州咸平初移
 通州團練副使徙徐州後累除祠部郎中通判襄州服
 母喪既除乃言父卒時嘗詔奪哀從事請進行服三年
 已而失明以歷書省少監致仕再遷祿書監卒巨禧讀
 書著漢春秋五代史略將帥要略演聖通論唐承家傳
 三百餘卷晚尤矚目于擢州縣持吏短長爲時論所薄
 郭忠恕字恕先河南洛陽人七歲能讀書屬文舉童子
 及第尤工篆隸漢涇陰公召之辭去周廣順中召爲宗
 正丞兼國子書學博士改周易博士太祖建隆初忠恕
 被酒與監察御史符昭文戲於朝堂御史彈奏忠恕叱
 臺吏奪其奏毀之坐貶爲乾州司戶參軍乘醉毆從事
 范滌滌墮胎所制精配鍊靈武其後流落不復求仕進
 多辭致雍京洛間有佳山水即清酌淡羹河冰而浴其
 月不食盛暑暴露日中體不沾汗窮冬寒重而衣其
 旁凌斯稍釋人皆異之尤善畫所繪屋室垂覆之狀顏
 極精妙多游王侯公卿家或待以美醞預張絨素倚於
 壁乘興即畫之苟意不欲而同請之必怒而去太宗卽

位聞其名召赴闕授國子監主簿令刊定歷代字書忠
 恕性無檢局帝憐其才每優容之益使律書官時攜贖
 官物取其直詔減死決杖流登州太平興國二年已行
 至齊州臨邑謂部送吏曰我今逢災因掘地爲穴度可
 容其面俯窺焉而卒羣葬道側後數月故人將改葬之
 舉其體甚輕若婦蛻形所定古今尚書并釋文並行於
 世
 朱昂字舉之其先京兆人父孫光寓澤州遂家於衡山
 昂少篤學有未度者時謂爲朱萬卷目昂曰小萬卷
 奮游廣陵有術者謂昂曰中原當有真主矣子仕至四
 品遂北遊江淮時周世宗南征葛令坤統兵至揚州昂
 萬兒陳治亂方略令坤奇之署權知揚州揚州縣按東
 昂作幕末過兵革之際逃亡過半昂便宜控職復通亡
 正獻漢書正獻漢書
 者七千餘家令坤即表授本縣令宋初爲衡州錄事參
 軍李昉知州事深賞其文歷宜城令開寶中拜太子洗
 馬知運州從廣安軍會果州妖賊李仙眾萬人劫掠軍
 昇昂設策禽之宰相薛居正稱其能進殿中丞知泗州
 聚淮水流戶爲家產之有成卒謀亂昂誅其首惡凡支
 黨悉賈之累遷庫部員外郎詔昂再直祿闕昂即位
 本官直祿闕久之出知復州昂還再直祿闕昂二年位
 遷司封郎中知制誥判史館受部編次三館祿闕書籍
 咸平二年人翰林爲學士請老以工部侍郎致仕命其
 子正解知公安縣以厚養其後遺書舊制致仕命其
 昂特延見命坐禮禮甚厚遣中使賜宴玉津園兩制三
 館皆預仍詔賦詩餞行昂前後所得奉賜以三之一購
 奇書諷誦爲樂及以自稱退吏著實理論三卷上之詔
 付史館弟協以純謹稱仕至主客郎中雍王府翊善昂

以書招之亦告老歸兄弟皆潛密時以比蒞二疏扁於所居建二亭曰知止曰幽棲頗好釋氏書景德四年卒門人諱曰正裕先生詔加贈錄其孫越出身純厚有清節德榮利爲洗馬十五年不以屑居內署非公事不至兩府在王邸時與宗居儲宮知其素守故每加褒進然昂末曾有所私請進退存禮士類多之有集三十卷于正葬正靜墓

趙鄴農字亞之鄆州須城人少好學能屬文嘗作再別九州賦凡萬餘言人多傳誦開顯德二年舉進士解褐秘書省校書郎歷許州宋州從事太平興國初召爲左費善大夫直史館改宗正丞四年郭贊來自交廣之會鄰幾獻頌帝覽而嘉之選左補闕知制誥數月卒鄴幾爲文慕徐庾及王楊盧駱體屬對精切及享詔命頗不達體要常欲進補唐武宗以來賈鉉改政訪求道事實疾革以書未成爲恨子東之以蔭補郎山主簿部送軍繼訪北沒焉流化中以參知政事蘇易簡言太宗遺直史館錢熙往取其書得會昌以來日歷二十六卷及文集三十四卷觀子一卷六帝年略一卷史氏懋官志五卷上詔即其家時又有何承裕著晉天福末權進士第有清才好爲歌詩而嗜酒狂逸初爲中書主簿桑維翰充州知其與事不實以吏事累官至著作佐郎直史館出爲益州成陽二縣令爲治清而不煩每覽賦詩必戲判以喻曲直諫者多心服引去開寶三年自涇陽令入爲監察御史後歷侍御史累知忠萬商三州

太平興國中卒
鄒起字孟慶不知何許人善屬文歌詩尤清麗舉進士周廣順初調尉氏王浦宰相范質薦爲右拾遺直史館

恭帝初建殷中侍御史太祖乾德初出掌澤州市征制史張延範密奏起嗜嗜廢職初顯德末起見太祖被禁兵有人望乃上書范質極言其事又嘗遇太祖於路橫絕前導而過太祖亦弗之怒及廷範奏至出爲河西令會貽平當從還官起不欲往乃疾殆其足因是成疾卒起負才倨傲多所詆訐數爲羣小窘辱終亦不改時有郭昱者好爲古文狹中誦假開顯德中登進士第取赴常選獻書於宰相趙普自比果由朝議惡其矯激久不調後復朝普厚摩自陳普笑謂人曰今日甚榮得舉由拜於馬首開寶未善出鎮河陽呂諧居正上書極言

謗善居正奏之詔罷襄州觀察推官潘美興陽討金陵以是應軍軍中夜被酒誅四軍中皆驚美遣還後坐監用官錢陰名雍熙中卒又有馬應善種有文藝開寶初徵元結中興頌作勃興頌以進太祖下荆湖之功欲刊石於永州結頌之側縣令惡其夸誕不以聞太平興國初登第授大理評事坐事除名治化中以詩于同年殿中丞牛景景因奏上太宗嘉之復授大理評事未幾卒又有韻贊軍治對從義善爲文章張頌用之善爲詩張之翰善賦政賦拔萃登科至太子中允治爲工部員外郎直史館詔撰孟昶紀事從義多藏書嘗長安碑文爲遺風集二十卷餘皆官不達

和峴字晦仁開封濮陽人晉宰相峴之子七歲以門蔭爲左千牛備身遷著作佐郎漢乾祐初加朝散階十六登朝爲著作郎拜太常丞太祖建隆初授太常博士從祀南郊太祖謂近侍曰此誰氏之子熟於贊導左右以峴門閥對俄拜刑部員外郎兼博士仍判太常寺乾德元年十一月有事於南郊冬至有司復請祀昊天上帝

詔視議其禮視以祭義成頌讚詩龍之二年讓李昭憲二后肅別廟視以禱禮有二后同廟之文無各殿異室之說今二后同廟則廟亦宜共殿別室李昭憲后嘗母儀天下宜居上室李昭憲后止以迫脅當居次室從之三年春初克襄州以視通判州事代還是歲十二月十四日戊戌鳳有司以七日辛卯始百神視視謙正之四年南郊視建議望燎位置燧火又嘗言依舊典宗廟殿廷設宮懸三十六架加鼓吹嚴殿十二案朝會登歌用五端郊廟真獻用四端還仗至壇前奏宋宋之曲御樓奏慶安之曲各用樂章復舉唐故事宗廟祭科外別設珍膳用中享享之意又謂八佾之舞以象文德武功請用玄纒升聞天下大定二舞並從其議先是王朴廣韻謂曉音樂前代不協律呂者多所考正復未有繼其職者曾太祖以雅樂聲高詔視講求其理以均飾之自是八音和暢帝甚嘉之樂器有又手笛帝意欲增入

雅樂視即合樂工調品以諧律呂其執持之狀如拱揖然請目曰拱展管詔備於樂府開寶初通判員外郎權知泗州判吏部南曹歷慶慶二州通判九年江南平受詔宋太宗即位遷主書郎中太平興國二年知充州改京東轉運使視性苛刻喜苛雜賦復輕侮人嘗以官船載私貨販易規利初爲判官都同度論奏旣而彰信軍節度使劉遇亦上言按得實坐削籍配隸汝州六年起爲太常丞分司西京復階勳章服端拱初帝躬耕藉田視奉留司賀表至嗣下因以其所著奉常樂擬開集注釋武成王廟贊奏帝甚嘉之復授主書郎中判太常寺兼禮儀院事尋卒弟暉

暉字顯仁凝第四子也生五六歲疑教之誦古詩賦一

續通志 卷五百五十七 文苑傳

志六四三一

體軀不忘試合為詠物詩頗有思致疑款賞之太平興
國八年擢進士第釋褐霍邱主簿雍熙初知崇仁縣就
拜大理評事江南轉運使楊緘以其材幹奏移知南昌
縣代遷為刑部詳覆官遷光祿寺丞先是察嘗取古今
史傳辨雪冤枉等事著為疑獄集彙因增益事類分為
三卷表上之又獻所著文賦五十卷召試中書擢為太
子中允先是馮起撰御前登第三廟碑以獻帝甚稱獎
命直史館始化初曠又撰七廟題名記并補注疑所撰
古今孝弟集成十卷以獻遂以本官直集賢院三年春
獻觀鐘賦詠付史館遷右正言太宗親試貢士曠預考
較作歌以獻帝對宰相稱賞之時舉印備行寫以賜新
及第人及三館臺省官皆上表謝曠與宰相尤稱旨遂
以本官知制誥加水部員外郎知理檢院至道元年與
王旦同判吏部銓尋卒帝聞之驚歎贈轉加等長子琪
幾十歲即授大理評事次子暉補太廟齋郎曠每草制
必精思討索而後成拘於引類偶對頗失典禮體帝以
其貴家子能業文甚能待之欲召入翰林謂近臣曰曠
曠弟曠始為三班奉職消化中獻文求試帝以故相之
後改授大理評事

馮吉字惟一河南洛陽人道之子也晉天福初以父任
校書郎累遷司勳郎中周顯德中遷太常少卿嗜學高
屬文工草隸然性滑稽無操行雅好琵琶尤臻其妙父
常戒令勿習吉性所好亦不能改道欲辱之因家宴令
吉奏琵琶為壽吉了無忤色及為少卿頗不得意以酒
自娛每朝士宴集雖不召亦常自至酒酣即彈琵琶彈
罷賦詩詩成起舞未初受詔撰明憲皇太后諡議見稱

於時建隆四年卒

欽定續通志卷五百五十七

文苑傳

宋二

高頌

李度

韓洵

錢照

夏侯嘉正

羅處約

安德裕

錢照

高頌字子奇

開封雍邱人

後唐清泰中登進士

乙科

四

遷魏博觀察

支使周頌德中符彥卿奏書

李度

字子奇

開封雍邱人

後唐清泰中登進士

乙科

四

遷魏博觀察

支使周頌德中符彥卿奏書

李度

字子奇

開封雍邱人

後唐清泰中登進士

乙科

四

遷魏博觀察

黃門得其石本傳入禁中太宗見之謂宰相曰度今安在即召對擢為虞部員外郎直史館端拱初藉田舉交州黎相加恩命度借太常少卿充官告國信副使聯詩寵行未至卒度之南使每至州府即借園經觀其勝迹皆形篇詩以帝所賜詩有奉使南遊多好景之句遂題為奉使南遊集弟康亦善詩太平興國二年登進士第官至太子右贊善大夫

韓洵京兆長安人唐宰相休之後少俊敏善屬文周顯德初舉進士累歷蘇州太祖開寶三年自靜難軍掌書記召為監察御史三遷至庫部員外郎知華州同判益州再轉司門郎中卒洵所學著持論詳練臺閣故事多知唐朝氏族與人談證惠可聽說為近世肉譜摺神願推重之尤善筆札弟洵亦進士及第

錢照字子奇開封雍邱人後唐清泰中登進士乙科四遷魏博觀察支使周頌德中符彥卿奏書李度字子奇開封雍邱人後唐清泰中登進士乙科四遷魏博觀察支使周頌德中符彥卿奏書李度字子奇開封雍邱人後唐清泰中登進士乙科四遷魏博觀察支使周頌德中符彥卿奏書

夏侯嘉正字子奇開封雍邱人後唐清泰中登進士乙科四遷魏博觀察支使周頌德中符彥卿奏書李度字子奇開封雍邱人後唐清泰中登進士乙科四遷魏博觀察支使周頌德中符彥卿奏書

羅處約字子奇開封雍邱人後唐清泰中登進士乙科四遷魏博觀察支使周頌德中符彥卿奏書李度字子奇開封雍邱人後唐清泰中登進士乙科四遷魏博觀察支使周頌德中符彥卿奏書

平興國中累遷左拾遺八年同知貢舉出為河北轉運使成於以本官知制誥雍熙中加主客員外郎復預知貢舉俄判大理寺四年被病遷全部郎中端拱二年卒

南流也李穆生同年生黜免左右無敢言者準因奏事盛言穆長者有檢操常恐多過專恣非其黨也帝倍盡復穆舊官時論多之天禧三年錄其子大年試說書省校書郎

柳開字仲塗大名父承翰乾德初監察御史開幼穎異有膽勇周顯德末從父任南樂夜有盜入室眾恐不敢動開年幾十三遂取劍逐之盜踰垣出開揮刀斷其足指既款學書討論經義五代文格淺弱穆翰愈柳宗元為文因名愈字昭元既而改名字以為能開聖道

之資也按東坡志林云有趙生者得韓文公數十篇求其歸自宋史一見遂知為文之趣自是漢文必法韓公辭不尚氣自任不顧小節所交皆一時豪傑范杲好古學甚重開文世稱為柳范開寶六年舉進士補宋州司寇參軍以治獄稱職遷錄事參軍太平興國中擢右贊善大夫會征太原督范州八州運糧遷知常州

遷成中丞徙潤州拜監察御史召還知貝州轉殿中侍御史雍熙二年坐與監軍忿爭詔令會北方用師問部送軍糧將至涿州遇契丹將與米信戰久不解俄遣使求和謂信曰兵法云無約而請和謀也急攻之必勝信疑遲不決論二日復引兵來挑戰俄偵知果以矢盡俟取於州也師還詣關上書願從邊軍效死太宗憐之復授殿中侍御史使河北因抗疏曰臣受非常恩未有以報願陛下賜臣步騎數千任以河北用兵之地必能為陛下復圖霸帝方擢文臣有武賢者用之即

試復廷多士即授秘書省祕書郎作校書郎直史館太

宋準字子平開封雍邱人開寶中舉進士第一時翰林學士李昉知貢舉會貢士昉取非李昉太祖召準覆

中進士與常齊名

宋準字子平開封雍邱人開寶中舉進士第一時翰林學士李昉知貢舉會貢士昉取非李昉太祖召準覆

宋準字子平開封雍邱人開寶中舉進士第一時翰林學士李昉知貢舉會貢士昉取非李昉太祖召準覆

授開崇儀使知憲選軍作武選軍徙全州州之西有溪洞粟氏久為邊患朝廷設峽口香烟等七砦不能禦開選勇將吏往說之不諭月鵲老幼至開賊其居業作時鑿一窟刻石戒之遺其酋入朝授本州上佐活化初移知桂州初開在全州有卒訟開開即杖背擊面送闕下有司言卒罪不至徒坐削二官黜為復州團練副使移滁州上書自陳復舊官知瓊州三年移郴州時調民輩送趙環處已再運民皆苦析產業轉運使復督役運民數千人入州嘗就訴開開始書轉運使罷之及知西郡二州真宗即位加如京使徙代州上言益州稍靜選賢能以領之必須望重有威帥羣小畏服又西郡今雖歸順他日未可保望常預備之以良將守其要害以厚賜足其貪婪以撫慰來其情以寬假息其念多使人入甘涼厚結其心為我聲援如有動靜使其掩襲令彼有後顧之憂乃可制其輕動今甲兵雖眾不及太祖之時人人練習謀臣猛將則又懸殊是以比年邊界屢遭侵擾願訓練禁城使如往日行伍必求於勇敢指顧無縱於先後失律者悉誅獲功者必賞偏裨主將不威嚴者去之又宰相樞密朝廷大臣委之必無疑用之必至當今京朝官則置番官供奉殿直則別立三班刑部不合詳斷別立審判宣徽二司全同收地大臣不親親信小臣乃謂至公至如銀臺一司舊樞密近年改制職掌甚多加倍置人事則依舊欲望停番官三班復委中書樞密宣徽院銀臺司復歸樞密審判院復歸刑部去其繁細省其頭目又天下州縣官吏不均欲望縣四千戶以上選朝官知三千戶以上選京官知省去主簿令縣尉兼領其事自餘通判監軍巡檢監臨使臣並酌量

省減免虛費於利源仍均濟於職官又人情貪賄時弊輕浮離骨肉之至親臨勢利而多變仁義之風凜然不復欲望明頒告諭各使改更庶厚化原承教政本開至州尊城舉職具諸將多沮讓即求換都徒忻州刺史及契丹侵邊開上書請車駕親兵河朔咸平四年徙澶州未至卒錄其子涉為三司奉職開善射勇奕其有集十五卷作家戒千餘言刻石以訓諸子性儉重義在大名嘗過酒肆飲有士人在旁辭貌稍異開詢之則至自京師以貧不克葬其親聞王祐薦黃將功之問所費日二十萬足矣開即醫所有遺之聞兄肩吾至御史夏侯嘉正字會之江陵人少有俊才太平興國中舉進士應官至著作佐郎嘗使巴陵作詞庭賦徐鉉見奇之端拱初太宗知其名召試辭賦擢為右正言直史館兼直祿閣元夕帝御乾元門觀燈嘉正獻五言十韻詩其末句云兩制誠堪羨青雲侍玉輿帝依韻和以賜之有狹劣終難舉通才列上居之句議者以為誠嘉正之好進也未幾卒子紆

羅處約字思誠益州華陽人父仕仕蜀為升朝官歸朝為開封府司錄太宗尹京頗嘉其強幹終太常丞處約登進士第為昭漢主簿再遷大理評事知吳縣時王禹偁知長洲與為唱酬人多傳誦後並召赴闕太宗自定題以試之以高俾為右拾遺處約著作郎皆直史館會下詔求諫言處約奏頃聞以三司為邦計所屬簿書既廣綱條實繁欲置十二員判官兼領其職臣以為三司之制非古莫若復向書部省故事其尚書丞丞正郎員外郎主事令史之屬請依六典舊儀以今三司錢刀粟帛筭筴支度之事均在二十四司如此則各有司存可

以實其集事矣受部判調部巡撫欲以苛察立名所奏劾甚取官吏多被黜責活化三年卒處約有詞采而急於運用時論以此薄之有文集十卷日東觀集王禹偁為之序蘇易簡表上之詔付史館蜀士又有嚴儲者太平興國中進士後直史館使河北督軍糧陷於契丹安德裕字益之一字師望河南人父重榮晉成德軍節度使德裕生於真定未拜重榮舉兵敗乳母抱逃水竄中為守兵所得執以見軍校蔡習習與重榮有舊匿之因姓蔡氏既長博覽文史精於禮傳習卒德裕行三年服然後還本姓習家盡以裝襲與之德裕卻之日斯泰氏之善於我何有丈夫當自樹功名以取富貴登科於他人所有耶開寶二年擢進士甲科歸州軍事推官歷大理寺丞著作佐郎太平興國中累遷處書丞知廣濟軍時軍城新建德裕作軍記及圖經三卷俄故太常博士八年通判秦州就知州事雍熙初遷主客員外郎宰相李昉言其有史才即以本官直史館端拱初改金部員外郎活化初知開封縣會修三館職改直昭文館三年春廷試真字德裕與史而修撰梁周翰並為考官帝顧宰相曰此皆有閩之士也而於郡用輪狹中德裕嗜酒朕聞其能改矣遂並賜金紫選司勳員外郎至道三年轉金部郎中出知睦州遷判太府寺咸平五年卒德裕性介潔以風鑑自負王禹偁孫何初遊詞場德裕力為延譽及領考試何又其首選有集四十卷

錢潔字大雅泉州南安人父居讓陳洪進善清溪合照幼穎悟及長博貫羣籍善屬文嘗進嘉其才以弟之子妻之將署臨府職辭不就善楚離賦以見志尋辟為巡官專掌殿奏洪進歸朝詔不欲舊職以進士甲科補度

州觀察推官代遷暹摩掌吏部遇上封薦錢若水陳充
王扶洎服皆有文得試中書遷殿中丞直史館熙寧與
楊徽之言及張洎錢若水將被進用熙與劉昌言同鄉
里相親善又語及其事昌言因以語洎洎疑熙交搆訴
之熙坐削職通判州州徙衢州就改太常博士真宗加
位遷右司諫通判杭州政多專達爲轉運使所奏徒越
州熙負氣好學稿單札指謬務進自罷職因憤志成疾
咸平三年卒嘗擬古樂府著雜言十數篇及措刑論爲
識者所許有集十卷子蒙吉亦進士及第

欽定續通志卷五百五十八

欽定續通志卷五百五十九

文苑傳

宋

陳充 吳淑 舒雅 黃夷簡 盧慎 謝奕

何中正 孫承 何致堯 刁衡

姚鉉 李建中 洪湛

路振 崔遵度 陳應

陳充字若虛益州成都人雍熙中天府禮部奏名皆為

進士之冠廷試擢甲科釋褐孟州觀察推官就改書

記會苑準其文學得召試長殿中承出知開州入為

太常博士直昭文館舉選兵部員外郎景德中與趙安

仁同知貢舉歷工部判部郎中大中祥符六年以疾

不任朝謁出權西京留守御史臺旋以本官分司卒

詞學典聘性曠達瀟於榮利自號中庸子帝頗熟其名

以疾故不登詞賦百集二十卷

吳淑字正儀潤州丹陽人父文正仕吳至太子中允淑

幼俊爽屬文敏速嘗賦滯帛深器重之在江南舉進

士擢高第補丹陽尉久之以校書郎直內史

史事不載李煜歸朝久不得調俄以近臣薦試學

士院授大理評事預修太平御覽太平廣記文苑英華

歷太府寺丞著作郎始置秘閣以本官充校理嘗作

事類賦百篇以獻詔令法釋淑分注成三十卷上之遷

水部員外郎至道二年兼掌起居舍人事預修太宗實

錄再遷職方員外郎時諸路所上四年圖皆儀制司掌

之淑上言曰天下山川險要皆王室之視吳國家之志

移故周禮職方氏掌天下圖籍漢祖入關蕭何收秦籍

由是周知險要請以今閭年所納圖上職方又州郡地

理犬牙相入向者獨畫一州地形則何以傳合他郡望

合諸路時運使每十年各書本路圖一上職方從之咸

平五年卒淑性純靜好古詞學典雅初曹彬圍建業賊

中乞食軍門有與淑同宗者舉家皆歿惟存二女孩淑

四收養如所生及長嫁之時論多其善善筆札好草書

取說文字有義者千八百餘條撰說文互義三卷又著

江准異人錄三卷說閩閩五卷及集十卷字安簡讓

夷道諸君進士及第選路見補吏傳

好雜字字久及李氏江左平為府作監丞後充祕閣

校理好學善屬文與吳淑齊名累遷職方員外郎求出

得知舒州仍賜金紫恬於榮宦州之潛山靈仙觀有神

仙勝遊郡秩滿仰請掌觀事東封就加主客郎中改直

昭文館轉判部在觀累年優游山水吟詠自樂時人美

之卒弟雄始撰二年進士

黃夷簡字明舉福州人少好學有名江東仕吳越為明

州判官太平興國初隨錢俶來朝授校書少監元

祐府掌書記八年假辭元帥改授吳越海國王府判

官運熙四年假改封許王出鎮南陽加夷簡倉部員外

郎充許王府判官義舉歸朝寫考功員外郎累遷都官

郎中掌名表人頗稱其得體至道二年直祕閣判吏部

南曹咸平中召試翰林遷光祿少卿景德中夷簡被病

告滿二百日御史臺言當除籍員宗以其吳越舊僚有

詞學且年老母在特命續其月陳大中祥符初遷祕書

少監三年丁內艱歸帝欲不絕其奉給特授校書

監平江軍節度副使踰年卒夷簡善談論善屬文尤工

詩詠老而不衰時又有盧楸謝表許洞皆以文名

盧楸字淑徽杭州人幼穎悟七歲能詩及長曉五經大

義尤嗜周易孟子焜撰初游京師時徐鉉以宿儒為士

子所宗覽楸文甚奇之是年登進士第調補鎮定東鹿

主簿至府值契丹圍城未及赴官卒管書著五帝皇極志

孺子問翼聖書數十篇

謝奕字化南蘇州嘉興人慕韓柳為文與盧楸齊名時

稱盧謝頹憤懦奕助急殊相厚善端拱初舉進士調補

昭應主簿徙伊州連知華容公安二縣卒集二十卷

許洞字嗣天蘇州吳縣人洞性疏衡幼習弓矢擊刺之

伎及長折節勵學尤精五氏傳咸平三年進士解褐

武軍推官嘗詣府白事有卒蹶坐不起卽杖之時馬知

節知州洞又移書責知節怒其不遜會洞賦用所

錢奏除名歸吳中數年日以酣飲為事景德二年獻所

撰虎鈴經二十卷應洞流貶羅運轉決勝科以負違報

罷就除均州參軍大中祥符四年祀汾陰獻三盛禮賦

召試中書改為江縣主簿卒有集一百卷又善春秋釋

幽五卷漢玄十卷按宋史此下附徐鉉及弟

句中正字坦然益州華陽人孟昶時館於其相母昭奇

之第昭奇奏授崇文館校書郎復舉進士及第累為昭

高從事歸朝補曹州錢事參軍泚水令又為瀋州錢事

參軍中正精於字學古文篆隸行草無不工太平興國

二年獻八體書太宗素聞其名召為著作佐郎直史館

被詔詳定篇韻四年命副張洎為高麗加恩使還遷左

贊善大夫改著作郎與徐鉉重校定說文太宗嘉賓因

問中正凡有難無字有幾何中正復條為一卷以獻帝

曰朕亦得二十一字可并錄之時又命與著作佐郎吳

鉉大理寺丞楊文舉同擬定雅照廣韻中正先以門類

上進圖冊徐鉉俄加太常博士廣韻成拜度部員外郎

淳化元年改直昭文館三選屯田郎中官以大小篆八分三體書孝經摹石鼎峙乎三年表上之賜金紫命歲於秘閣時乾州獻古銅鐵方而四足上有古文二十一字人莫能曉命中正與杜欽詳驗以開獲其悉五年卒中正嘉藏書家無餘財子希古希仲並進士及第窮人又有孫逢吉林罕逢吉皆為蜀國子毛詩博士檢校刊刻石經罕亦善文字學嘗著說文二十篇目曰林氏小說刻石蜀中

曾致亮字正臣撫州南豐人太平興國八年進士解褐符離主簿梁州錄事參軍三遷著作佐郎直史館改詔書示出為兩浙轉運使嘗上言去歲所部秋租惟湖州一郡首納及期而蘇常潤三州悉有逋負請各按賞罰太宗以江淮頻年水災蘇常特甚所言剴諫不可行部或致免毋提俄徙知壽州轉太常博士致亮性剛直好言事前後屢上章奏節多激訐真宗即位遷主客員外郎判鹽鐵句院張齊賢薦其材任詞命翰林試制詰既以與議未允而罷李舉遷授西都靈武危急命張齊賢為逐原節撫環慶等州經畧使選致亮為判官仍遷戶部員外郎既受命因抗疏自陳願不受章枝之賜詞旨狂誕詔約其罪雖為黃州副使未幾復舊官改吏部員外郎歷知秦鳳蘇揚鄆五州大中祥符初遷禮部郎中坐知揚州日言請一月奉降掌昇州指帖轉戶部郎中五年卒致亮頗好竊錄所著有仙兒剋契蜀中台志清邊前妻西陵要紀為臣妻紀子易從易占皆登進士第

勞台直清輝殿中外章奏金殿平從燈殿宋太祖賜緋魚授太常寺太祝補疾輟滿屏居第下者數歲太平興國初李昉冠裳在翰林勉其出仕因撰聖德頌獻之詔復本官出知相慶縣會詔舉臣言事術上謂言古者投囊內於四裔今遠方因人盡歸京闕以配役役最非其宜且福早勝地天子所居豈使流囚於此棄役自外處罪人寧勿許解送上亦不謂於諸務充役再遷大理寺丞蘇文四十篇召試授殿中丞通判湖州上疏

請定天下酒稅規修都縣城隍條約牧宰除兩浙丁身錢禁汴水流凡五事俄知婺州遷國子博士會考校百官殿殿術以無過得知光州改改吏部員外郎轉選使朕其政績徒知廬州真宗即位遷比部員外郎嘗上疏曰陛下撥圖茲始布政惟新所宜上順天心下從人欲進善以去惡避災而求善私賞無及於小人私罰無施於君子任賢勿貳去邪勿疑開諍諍之門塞讒佞之口愛而知其惡憎而知其善無以春秋黜陟而耽於選游無以血氣方剛而或於聲色若太祖之勤儉若太宗之慈悲若天地數錫之意保祖宗艱難之業則周成漢文三宗之美不可同年而擬漢也代選職所善本說十卷得以本官充殿閣校理出知補州入為比部員外郎改直龍圖閣三司問拆司預修冊府元龜加主客郎中求領外任得知湖州轉刑部郎中康滿復預編修大中祥符六年拜成授兵部郎中卒衍恪於祿位議談笑交道致勵士大夫多推重之子湛溫潛習登進士第湛子釋約天聖中並進士及第

三州淳化五年直史傅晏內苑應制賦賞花釣魚詩特被嘉賞至道初遷太常丞充京西樞運使歷右正言右司諫河東轉運使上言曰伏見諸路官吏或強明在事惠愛及民者則必立條教除其煩擾然役得之輩非其所便候其罷官悉載記籍書公盡政莫甚於此欲望所在官吏有經畫利濟事可長久者處終書歷受代日錄付新官俾之遵守若事有灼然匪便聽上聞俟報改正詔從之咸平三年河決鄆州王陵埽以鉉知州事徙州於汶陽鄉之高原委以營度許便宜從事工畢加起居舍人京東轉運使徙兩浙路鉉雋爽尚氣辭敏知杭州與之不協事多矛盾映鉉罪狀密以聞詔使勒之當奪一官特除名貶連州文學大中祥符五年會赦移岳州又移舒州俄授本州團練副使天禧四年卒鉉文詞敏麗善學札藏書至多頗有異本兩浙課吏寫書亦薛映所持之一事雖被獄斥猶備夫荷播以自隨有集

二十卷又宋唐人文章彙為百卷目曰文粹卒後子嗣復以其書獻詔藏內府校尉禮承主簿幼子翰俊穎善屬辭十歲卒鉉紀其事為聰悟錄人多傳之李建中子得中其先京兆人建中幼好學十四丁外艱會蜀平侍母居洛陽聚學以自給補文選京師為王祐所延舉太不興國十年進士甲科解褐大理評事為岳州錄事參軍轉運使李惟清薦其能再遷著作佐郎監潭州茶場改中丞歷通判鄆州二州築成務領漕運再表稱薦轉太常博士時言事者多以權利進建中表陳時政利害序王霸之畧太宗賞賞引對便殿賜以緋魚會考課京朝官建中舊坐公累罰金滿其事坐降授殿中丞監在京樞易務彙易簡于太宗前論蜀中文士

因及建中太宗亦素知之命直集賢院出為兩浙轉運副使歷通判河南府知曹解頴蔡四州景德中進全部員外郎建中中風士遂居之加司封員外郎工部郎中御史臺受洛中風士遂居之加司封員外郎工部郎中兼善修養術會命官校定道藏建中預馬又刊太府寺太常寺詳議大中祥符六年卒建中善書札行筆尤工多構新體草隸篆籀八分俱妙嘗手寫郭忠恕汗簡集以獻皆科斗文字有部嘉獎好古勤學多藏古器名畫有集三十卷子周道周士周民周道周士並進士及第

洪湛字惟清昇州上元人幼好學五歲能為詩未冠錄所善十卷為延年集進士有聲雍熙二年廷試已落復試羅賓高等解褐歸德軍節度推官召還授右拾遺直史館講撰初通判壽許二州還朝與左正言尹黃裳馮拯右正言王世則宋沈伏閣請立許王元德為儲貳詞意狂率太宗怒坐削職出知容州容之戍卒有謀謀發者湛便領兵斬之再遷比部員外郎知樞密二州咸平二年召還命試舍人院復直史館是秋命與閻門候韓紹輝使荆湖按視民事條奏利病甚眾還判三司都磨勘司又與王欽若同知貢舉未幾同修起居注時讓城絳州與閻門祇候程順奇同往按視湛言城之利有七而害有二遂詔營營終以勞人罷之湛俊辨有材幹凡五使西北議邊受與宗有意解任顯遇甚厚曲宴苑中賦賞花釣魚詩不移晷以獻深被褒賞五年春有河險民常德方詔臨津任懿納斯登弟事下御史臺鞫得懿款云因僧仁雅惠泰略主司王欽若伏若方破寵顧乃詔翰林侍讀學士邢昺內侍副都知閣承管等

沈太常寺別駕益易款云有妻兄張鶴舉進士議湛遂亦與駕同造湛門嘗以石櫛二百枚木炭百秤饋之遂之輪銀但馮二僧達一主司實不知誰何適以為湛納其銀湛遂使陝西中道召還時張鶴已死無與左證遂以湛受銀法當死特詔留職流備州初王旦與欽若知舉出拜樞密副使以湛代領其事湛之人貢院於已試第三場舉及官收湛贖家實無物湛遂與梁頴善或服第白金器乃取以輸官六年會赦移惠州至化州調馬驛卒湛時一子情行甚幼州以聞特賜錢二萬官為茂喪還揚州因詔命官配流嶺外而沒者悉給券錢聽其歸葬如親屬幼穉者所在遣牙校部送之湛有集十卷子鼎大中祥符四年進士

卷子鼎大中祥符四年進士路振字子發永州祁陽人唐相巖之四世孫巖貶死嶺外其子琛避地湖間遂居焉振幼穎悟十二歲而孤母慮其廢業日加海激離離冬感暑未始有懈清化中舉進士試題言日出賦獨振知所由賦亦典贖太宗甚嘉之擢貢甲科釋褐大理寺評事通判邠州徙徐州召還直史館遷太子中允知濱州一日契丹騎至城下兵少民相恐環調振文吏無戰粟乃畧環與而泣振乃親加撫諭且以敵盛不可與爭鋒宜堅壁自守數日契丹引去入判大理寺改太常丞知河中府徙知鄆州代還判吏部南曹三司權久過由司景德中使福建巡撫俄判登聞院為國史編修官大中祥符初使契丹乘輿輦以獻還左司諫知制誥振文詞溫麗屢奏賦頌為名輩所稱尤長詩詠從祀魁堯時獨直行在專典輪翰馳奏頌奏應用無滯七年同修起居注以疾卒錄其子綸為太常寺奉禮郎振純厚無城府恂恂如也

卷又嘗宋五代末九國君臣行事世家列傳書未成而卒

崔遵度字堅白本江陵人後徙蒲州之蒲川純介好學太平興國八年舉進士解褐和州主簿改臨汾鎮都糧三振絳州轉運副使復夏漢漢上其勤狀召對因獻文時新建設開命書試頌一首撰著作佐郎同治化中吏部侍郎李至薦之題殿中丞出知忠州李順之亂賊遣其黨張餘來攻遵度領甲士百餘背城而戰賊踰堞以入遵度投江賴州兵援之得免坐失城池貶崇德令移鹿邑咸平初復為太子中允景德初內出遵度名引對崇政殿詔索所著文召試舍人院改太常丞直史館與路振並為國史編修官大中祥符元年同修起居注東封進博士記汾陰命為左司諫遵度與物無競口不言是非清澆清素於勢利泊如也善鼓琴嘗琴瑟世以為知音九年仁宗為壽春郡王命遵度與張士遜並為王友改戶部員外郎賜金紫國史成拜吏部員外郎昇鄆進封改禮部郎中充諸講參軍儲宮建又加吏部兼左諭德未幾判司農寺遵度性寡合喜讀易天禧四年卒其子拜官者二人仁宗即位特詔贈工部侍郎又授其二孫官有集二十卷

陳返字損之開封尉氏人少好學尤精歷代史善屬文辭氣俊拔咸平中詔舉賢良刑部侍郎郭贊薦之策入第四等輕補將作監丞通判許州徙諸州袁州未幾召還遷著作佐郎直史館預修府府元龜與陳從易到筠尤為勤職車駕朝陵掌留司名表時稱為工自是兩府慶奏多命章之祀汾陰羅為左正言越取樂任氣喜箴切朋友放曠孟淵開家徒壁立不以屑意然嗜酒過差

每食必先引數升用是避疾大中祥符五年卒故事中書章奏皆舍人爲之東封後朝廷多慶禮舍人或以他務所嬰乃擇館閣官得盛度路振鈞夏竦宋綬洎越分撰表奏宰相嘗以名聞其後皆相次掌外朝唯越不及登擢時論惜之

欽定續通志卷五百六十

文苑傳

宋四

穆修

蘇舜欽

黃鑑

楊蟠

顏太初

蕭賈

黃亢

李冠

劉潛

李冠

蕭賈

黃亢

李冠

劉潛

李冠

蕭賈

黃亢

李冠

劉潛

李冠

蕭賈

黃亢

李冠

劉潛

李冠

蕭賈

黃亢

舉進士以爲三班奉職延年恥不就張知白素奇之謂

曰母老乃擇祿耶延年不得已就命後以右班殿直改

太常寺太祝知全鄉縣有治名以爲通判直靈軍能永

靜軍還爲大理評事館閣校尉歷光祿大理寺丞上書

章獻太后請遷政天子太后前范淵訓引延年延年力

止之後讓敗延年坐與諷善落職通判海州久之爲勳

閣校理遷太子中允同判登聞鼓院嘗上言天下不識

殿三十年請爲二邊之備不報及元昊反始思其言

召見稍用其說命往河東籍鄉兵得十數萬時邊將遂

欲以并敵延年笑曰此得吾粗也夫不敵之兵勇怯相

雜若怯者見敵而動則勇者亦奔而潰矣今既不暇教

宜募其敢行者則人人皆勝兵也又嘗請募人使哨廝

囉及同鶴舉兵攻元昊帝嘉納之延年喜劇欲嘗與劉

潛造王氏酒樓對飲終日不交一言至夕無酒色相指

而去明日都下傳王氏酒樓有二仙來飲已乃知劉石

也延年雖耐放然與人論天下事是非無不當初與天

章間得制吳遵路同使河東及卒遵路言於朝官其一

子

劉潛字仲方曹州定陶人少卓逸有大志好爲古文以

進士起家爲澤州軍事推官嘗知蓬萊縣代還過鄭州

聞母暴疾亟歸母卒潛一櫛違其妻復撫濟大號而

死時人傷之曰子死於孝妻死於義同時以文學稱京

東者齊州歷城有李冠軍進士不得同三禮出身調

乾寧主簿卒有東阜樂二十卷

蕭賈字貫之臨江軍新喻人俊邁能文尚氣樂舉進士

甲科爲大理評事通判安宿二州遷大中允直史館

仁宗卽位進太常丞同判禮院歷京東轉運使時提舉

提賊劉舜卿善捕盜號劉鐵彈特功爲不法前後畏其

凶悍莫敢治貫至發之廢爲民徙江東改知洪州舉遷

尚書刑部員外郎坐前使江東失察所部吏受賂降切

僕州有撫州司法參軍孫齊者初以明法得官以其妻

杜氏留里中而給娶周氏入蜀後周欲訴於官齊斷髮

誓出杜氏久之又納倡陳氏周所生子之撫州未踰

月周氏至齊梓置產下出偶券曰若備婢也敢爾邪乃

殺其所生子周訴於州及齊運使皆不受人或告之曰

得知鎮州蕭使君者訴之事當以安周氏以布衣齊姓

名乞食道上齊告齊非所部而齊將爲治之更敢竊

編管齊澤州選兵部員外郎召還將試知制誥未及而

卒賈臨事敢爲不苟合於時初感疾夢綠衣中人召至

帝所賦葉中曉寒歌詞語清麗人以比唐李賀

蘇舜欽字子美參知政事易簡之孫父者有才名嘗爲

工部郎中直集賢院舜欽少慷慨有大志天聖中學者

爲文多務對偶獨舜欽與穆修好爲古文歌詩初以父

任補太廟齋郎調蒙陽縣尉玉清昭應宮災舜欽時年

二十一詣登聞鼓院上疏曰臣觀今歲自春但夏霖雨

陰晦未嘗少止農田被苗者幾於十九臣以爲任用失

人政台多過嘗謂府中之所召也天之降災欲懲陛下

而大臣歸咎於刑獄之置陛下聽之故肆赦天下以爲

續救如此則是殺人者不死傷人者不抵罪而欲以合

天意也古者斷決滯訟以平水旱不用刑赦故救天下之

後陰雨及今前志曰積陰生陽陽生火災見焉乘夏之

氣發洩於玉清宮雲雨雖下烈焰四起樓觀萬壘數刻

而盡非慢於火備乃天之垂戒也陛下當降威滅膽遊

正寢責躬罪已罷非業之作拯失職之民察黠濶及左

右無神國體者罷之類乎權威若夫之庶幾變異為祐
 決日之聞未聞為此而將計工役以圖修復陛下之人
 聞者駭聚首橫議咸謂非宜今為陛下計莫若求吉
 士去倭人修德以勸至治使百姓足給而征稅寬減則
 可以謝天意而安民齊矣又按五行志賢俊分別官
 人有敘率由舊章禮重功勳則火得其性若信道不篤
 或虛偽偽漢呂邪勝正則火失其性願陛下拱默內
 省而追革之罷非造之勞述前世之法天下之幸也又
 上書曰臣乙亥詔書有感職言事播告四方無不驚
 竊往往竊議恐非出陛下之意蓋陛下即位以來屢詔
 羣下勸求直言使百僚轉對置兩面設直言極諫科今
 詔書頓異前事豈非大臣壅蔽陛下聰明杜塞忠良之
 口不惟虧損朝政實亦自取覆亡之道夫納善進賢幸
 相之事董君自任未或亡亡今諫官御史悉出其門但
 希旨意而獲美官多士盈庭噤不得語陛下拱默何由
 盡聞天下之事乎前孔道輔范仲淹剛直不撓正位臺
 諫後雖改他官不忘獻納二臣者非不知城口數年坐
 得卿輔蓋不敢負陛下委任之意而皆羅中傷竄論而
 去使正臣奪氣士嗚呼昔晉侯問叔向曰國家之患
 孰為大對曰大臣持祿而不極諫小臣畏罪而不敢言
 下情不能上通此患之大者國家班設爵位列陳豪英
 固富實其公忠安可致之備數望陛下發德音廢前詔
 勤於采納下及罰要可以常守隆平保全近輔尋舉進
 士改光祿寺主簿知長垣縣遷大理評事監在京宅宅
 務康定中河東地震欽詣闕上疏曰臣聞河東地大
 震裂涌水坡屋墟城損民物幾十萬歷旬不止竊思
 妖祥之興神實尸之各以預告未嘗安也豈王者安於

遊豫信任近臣而不省政事乎廟堂之上有非才苟祿
 竊弄威福而侵上事者乎又豈施設之故有不便民者
 乎深宮之中有陰教不謹以媚進者乎臣從遠方來
 不知近事心疑而口不敢道也孟春之初雷震暴作陛
 下發明詔許羣臣皆得獻言旬月間頗有言事者其間
 豈無切中時病而未聞朝廷舉而行之是亦收虛言而
 不根實效也臣聞唯誠可以應天唯實可以安民今應
 天不以誠安民不以實徒布空文增人太息耳將何以
 謝神靈而救弊亂也臣願見紀綱廢敗政化闕失其事
 甚眾不可殫舉謹條大者一事以聞一曰正心夫治國
 如治家治家者先修己己修己者先正心正神明集
 而萬務理今民間傳陛下比年燕樂論節賜子過度燕
 樂論節則賜賜子過度則侈濫則政事不親侈則用度
 不足臣竊觀國史見祖宗日親朝野問方罷猶坐於後
 苑門有白事者立得召對委曲詢訪小善必納今陛下
 隔日御殿此政事不親也又府庫匱竭民鮮蓋藏羨數
 千率殆無虛日計度經費二十倍於祖宗時此用度不
 足也政事不親用度不足誠國大憂臣望陛下修己以
 御人洗心以鑒物勤聽斷舍燕安放棄優習近習之繼
 人親近則便直之良士因此災變以思求賢而用使然盈
 幸甚其二曰擇賢夫明主勢於求賢而退於任使然盈
 庭之士不須盡擇在擇一二輔臣及御史諫官而已陛
 下用人尚未慎擇昨王隨自史部侍郎遷門下侍郎平
 章事越趨十資復為上相此乃非常之恩必待非常之
 才而隨虛庸邪諂非輔相之器降席之後物論沸騰石
 中立頃在朝行以諛諂自任士人或有不樂集必置席開
 楚其語言以資笑噱今處之近輔不聞嘉謀物望甚輕

人情所怨蓋近臣多非才者陛下左右尚如此天下官
 吏可知也實恐遠人輕笑中國宜即行罷免別選賢才
 又張顛為御史中丞高若訥為司諫二人者皆登高第
 頗以文詞進而溫和軟懦無剛斷敢言之氣斯者執政
 引致欲其憤激不敢舉揚其私時有所言則必暗相關
 說旁人窺之甚可笑也故御史諫官之任臣欲陛下親
 擇之不合出執政門下臺諫官既得其人則近臣不敢
 為過乃取之策也陛下身既勤敏雖竭忠又皆得
 人則天下何憂不治災異何由而生惟陛下少留意焉
 范仲淹薦其才召試為集賢校理監進奏院舜欽取宰
 相杜衍文行與仲淹富弼在政府多引用一時間人欲
 更張庶事御史中丞王拱辰等不便其所為會進奏院
 祠神舜欽與右班殿直劉興福用器故紙公錢召妓樂
 會賓客拱辰廉得之諷其屬魚周詢等劾奏因欲搖動
 衍事下開封府劾治於是舜欽與錢俱坐自盜除名同
 時會者皆知名士因緣得罪逐出四方者十餘人世以
 為過薄而拱辰等方自喜曰吾一舉網盡矣舜欽既放
 廢寓於吳中買水石作滄浪亭益讀書以歌詩自適著
 草書每酒酣落筆爭為人所傳後二年得湖州長史卒
 妻杜氏有賢行凡舜元字子龜東都事考為人稱得任
 氣節為歌詩亦豪健尤善草書舜欽不能及官至尚書
 度支部員外郎三司度支判官東都事考仕至轉運使
 尹源字漸休之兄也少博學強記與深若以文學知
 名法讓論明辨果於有為源自晦不仕備有所發即過
 人初以祖蔭補三班借職稍遷殿直舉進士為奉禮郎
 累遷太常博士通判涇州時知館州劉湊坐事斬部卒
 降知密州源上書言湊為主將部卒有罪不伏咎詔呼

萬歲嶮新之不爲過以此滿漢臣恐邊兵愈驕視主將所驗非輕也幾遂免嘗作唐說及叙兵十篇上之趙元昊定定川堡葛懷敏發源原兵救之源是時通判慶州道懷敏書曰賊舉國而來其利不在城壁而兵法有不得而救者宜駐兵瓦亭擇利而後動懷敏不聽以敗范仲淹韓琦薦其才召試學士院源素不喜賦請以論易賦主賦者方以賦進不悅其言第其文下除知懷州卒

黃亢字清臣建州浦城人母夢星雨於懷掬而吞之遂有娠少奇穎過人年十五以文謁翰林學士章得象得象奇之遊錢塘以詩贈處士林逋逋尤激賞時王隨知杭州奏禁西湖爲放生池亢作詩數百言以奉士人爭傳之亢爲人野率如不能言然嗜學彙記文詞奇偉卒鄉人類其文爲十二卷號東溪集

黃鑑字唐卿興亢同鄉里少敏慧過人舉進士補桂陽監判官爲國子監直講同郡楊億善其文詞延置門下由是知名累遷太常博士爲國史院編修官嘗詔館閣官後苑賞花而鑑特預召國史成撰直集賢院以母老出通判蘇州卒

楊蟠字公濟章安人也舉進士爲密和二州推官歐陽修稱其詩蘇軾知杭州蟠通判州事與軾俱居多平生爲詩數千篇後知壽州卒

顏太初字醇之徐州彭城人顏子四十七世孫少博學有爲才慷慨好義喜爲詩文宣公孔聖祐卒無子除襲封且十年是時有醫詩希以鍼愈仁宗疾拜賜已西向拜扁鵲曰不敢忘師也帝爲封扁鵲神應侯立祠城西太初作詩希指聖祐事以諷在位又致書參知政事

蔡齊爲言於帝遂以聖祐弟襲封山東人范諷石延年劉潛之徒喜豪放制飲後生多慕之太初作東州選黨詩孔道輔深器之太初中進士後爲莒縣尉因事忤轉運投劾去久之補闕中主簿時范諷以罪貶同黨皆坐斥齊與道輔屬太初上其舊所爲詩召試中書言者以爲此嘲諷之詞遂改詔晉主簿前此有太常博士宋武通判同州與守爭事患死守城之招搆其子以罪發狂亦死父子寓骨柩舍時守方貴顯無敢爲直冤太初因事至同州葬武父子墓齊表其事於墓左後移應天府戶曹參軍南京國子監說書卒著書號沫南子所居在鳧輝兩山間號鳧輝處士有集十卷宿曜聯英二十卷子復元祐中爲中書舍人兼國子祭酒自有傳

欽定續通志卷五百六十

欽定續通志卷五百六十一

文苑傳

宋

梅堯臣

章望之

黃庠

文同

劉涇

江休復

王蓬

楊真

楊傑

鮑由

蘇洵

孫唐卿

唐庚

賈錫

黃伯思

梅堯臣字聖俞宣州宣城人侍讀學士詢從子也工為詩深遠古淡開出奇巧初未為人所用詢嘗為河南主簿堯臣亦嘗作賦惟演留守西京特嗟賞之為忘年交引與酬唱一府盡傾軀軀修自謂不及堯臣益刻勵精思苦學銜是知名嘗語人曰凡詩必能狀難寫之景如在目前含不盡之意見於言外然後為至也世以為知言歷知建德襄城縣書忠武親安判官大臣臈膺宜在館閣召試賜進士出身為國子監直講累遷尚書都官員外郎修唐書成未奏而卒錄其子一人黃元嘉祐中仁宗有事郊廟堯臣預祭輒獻歌詩又嘗上書言兵法與唐載記毛詩小學孫子注宛陵樂苑臣喜飲酒與物無件賢士大夫多從之游其詩晚益工有人得西南夷布弓衣其織文乃堯臣詩云

江休復字都幾開封陳留人少孤學博覽為文消雅尤長於詩善書喜琴奕飲酒不以爵利為意進上起家為桂陽監藍山尉在監田時助墮之官每據較讀書至迷失道舉科拔萃改大理寺丞遷殿中丞賦其所著書召試為集賢校理判尚書刑部與張舜欽游孫預進奏院判會稽監監崇州商稅久之知奉符縣通判味

州徙廬州復集賢校理累遷尚書刑部郎中卒休復外簡遜而內行甚儉事姑如母所與遊皆一時豪俊為政簡易嘗言昭憲太后子孫多流落民間宜甄錄之著唐宣鑿春秋世論及文集

蘇洵字明允眉州眉山山人年二十七始發憤為學歲餘舉進士又舉茂才異等皆不中悉焚常所為文閉戶益讀書遂通六經百家之說下筆輒刻數千言至和嘉祐間與其二子賦鞞皆至京師翰林學士歐陽修上其所著書二十二篇既出士大夫爭傳之一時學者競效蘇氏為文章所者權書舊論策策宰相韓琦見而書之奏於朝召試舍人院辭疾不至遂除秘書省校書郎是時王安石始盛歐陽修勸尚與之游而安石亦願交洵洵曰吾知其人不近人情者鮮不為天下患乃作辨論後十年而安石用事其言乃信也時王安石名震天下洵既除官會太常修繕建隆以來圖書乃以為蜀州文安縣主簿與陳州項城合姚開同修禮書為太常凶羊應一百卷尚晚而好易日易之道深矣洵而不明者諸儒附會之亂亂之也作易傳書未成而卒好易至此遂成有文集二十卷論法三卷子賦鞞自有傳

章望之字表民建州浦城人少孤喜問學為文辭博長於議論初由父得象陸為秘書省校書郎監杭州茶庫逾年辭疾去求舉賢良方正得象在相位以嫌扼之乃上書論時政凡萬餘言不報丁母憂毀瘠過制服除浮游江淮間以管衣食人勸之仕不應也兄拱之知晉江縣作其守守諱以職坐貶望之訴於朝久不得直章十餘上朝廷為再勦卒服挾之冤復官如初望之遂不復仕翰林學士歐陽修韓琦知制誥吳奎劉敞范鎮同

萬其才除會書建東軍節度判官不赴又除知烏程縣趣令受命固辭遂以光祿寺丞致仕卒望之得讓論宗孟子言性善掛劄御揚雄韓愈李燾之說書救性七篇歐陽修論魏梁為正統望之以為非著明統三篇江南人李觀著禮論論仁義智信樂利政皆出於禮望之訂其說書禮論論北游齊趙南汎湖湘西至汧隴東極吳會山水勝處無所不歷有歌詩雜文數百篇集為三十卷

王蓬字會之太平州當塗人其四世祖居嚴仕唐為驍衛長史遭亂棄官歸居青山楊行密據淮南使人以兵迫起之居嚴散遣其家人而以身歸行密授以湖州別駕不遺一日行密大會失居嚴亟使人掩其家無一人在者後有人于嵩山見空石室詢其旁或云有道人王居嚴居此去而莫知其所終蓬博學能屬文尤長於講說少舉進士不中教授蕪州學者數百人晚始登第補南雄州軍事判官歸為國子監直講兼龍西都王宅教授李璋從學事之甚謹成國公主既降璋為蓬求遷官且有命蓬辭不受久之以太常博士通判徐州卒蓬為人樂易簡於朋友與胡或最善著書有易傳十卷乾德指說一卷復書七卷妻陳氏亦有賢行無子孫孫鄭字希元青州人少有學行年十七以書謁琦琦甚器之中進士第遇判陝州于吏事若素習民有母再適人而死及葬其父歸母之不得附盜母之喪而同葬之有司論以法唐卿時權府事乃日是知有孝而不如有法爾釋之以開未幾丁父憂毀瘠血面卒詔賜其家

黃庠字長善洪州分廬人博學強記超敏過人初至京

師就舉國子監開封府禮部皆為第一比引試崇政殿以疾不得入天子遣內侍仰即舍選開賜以藥劑是時

名聲動京師所作程文傳滿天下歸江南五年以疾卒
楊翼字審觀察之弟少有傳才慶歷二年舉進士試國子監禮部皆第一既試崇政殿帝臨軒啟對見名喜勳

於色謂輔臣曰楊翼也遂擢第一公卿稱贊為得人授將作監丞通判穎州未至官母喪病卒特詔贈進

其家先是其友夢翼作龍首山人翼自謂龍首我四冠多士山人無祿位之稱我其終足乎己而果然
唐庚字子西眉州丹稜人善屬文舉進士為宗子博士

張商英薦其才除提舉京畿常平商英罷相庚亦坐貶安置惠州會救復官承議郎提舉上清太平宮歸蜀道卒庚為文綺密通於世務作名治察言問俗存藹等篇

時人稱之有文集二十卷子文若庚兄弟五人長兄瞻字望之後名伯虎字長清通易春秋元祐三年其父游瀘南伯虎兄弟居喪于丹山伯虎夜半賦庚曰吾夢得父書發之但巫來二字吾父得無他乎故率母莫朝

夕香趨瀘南黎明即行至瀘南父果病甚見伯虎大驚問其故具告之父嘆曰天告汝也疾為少開伯虎侍湯居數日疾復作遂卒元符二年庚以貢舉事獄獄即印語連伯虎并械之對吏逾年掠治無完膚其詞確然一不及庚以故獄久不具卒會赦除之伯虎性異李無威儼人多易之至是皆大服以為不可及宦遊四方每數年一歸不過旬日復去後卒于家
文同字與可梓州人漢文翁之後蜀人猶以石室名其家同操韻高潔善詩文隸隸行草飛白文彥博守

成都奇之謂如時雲秋月塵埃不到司馬光蘇軾九敬重之軾同之從表弟也同又善畫竹初不自贊重四方之人持練素請者足相鬻于門同賦之投練于地罵曰吾將以為鞭好事者傳為口實舉進士稍遷太常博士

集賢校理知陵州又知洋州元豐初知湖州明年至陳州定邵器忽留不沐浴衣冠正坐而卒有丹酒集四

十卷行于世
楊傑字次公無為人少有名于時舉進士元豐中官太常者數年一時禮樂之事皆預討論嘗議俸祖為始祖

宜以配成皇帝又請孝惠贊后淑德尹后莊儀備后皆祖宗首約之日升四后神主附于祖宗廟室由是四后始得升祠神宗詔秘書監劉几禮部侍郎范鎮議樂几請命

傑同議傑言大樂七失並圖上之神宗下几鎮參定樂不用傑議哲宗即位議樂又用鎮說傑復破鎮樂章曲名宮架加磬十六鐘磬之非又論鐘以黑漆用柶制律

銅量叩之不合黃鐘以世無異乘用太府尺為樂尺下舊樂三律損之樂律卒不用元祐中為禮部員外郎出知澗州除兩浙提點刑獄卒有文集二十餘卷樂記五

卷
賀鑄字方回衛州人李惠皇后之族孫喜談當世事可否不少假借雖貴要權傾一時少不中意極口詆之博學強記尤長于度曲初娶宗女魏絳右遷監太原工作有貴人子同事驕倨不相下鑄廉得益工作物屏侍史

閉之密室以杖數日若某時盜某物為某用某時盜某物入于家然乎貴人子駭伏鑄即自杖之自是諸挾勢頡頏者皆側目元祐中李滿臣執政奏換通直郎通判

志六四四六

泗州又倅太平州竟以向氣使酒不得美官悒悒不得志食官祠祿退居吳下藏書萬餘卷手自校讎無一字

誤建中靖國時黃庭堅自黔中還得其江南梅子之句以為似謝朓其所與文終始厚者惟信安程俱鑄自哀歌詞名東山樂府俱為序之嘗自言唐諫議大夫知章之後且推本其初出王子慶忌以為慶為姓居越所謂集

湖者本慶湖也避漢安帝父清河王諱改為賀氏慶湖亦稱為鏡當時不知所據鑄自號慶湖遺有慶湖

遷老集二十卷
劉湜字巨濟簡州陽安人舉進士王安石薦其才召見除經義所檢討久之為太學博士罷知咸陽縣通判冀

州成都府除國子監丞歷知處饒興坊四州元符末上書召對除職方郎中卒湜為文務奇怪語好進取多為人排斥屢黜不伸同時有鄭少微者字明舉成都人與湜俱以文知名而仕不偶

鮑由字欽止東都舉景州龍泉人舉進士嘗從王安石學又親炙蘇軾故其文汪洋闡肆詩尤高妙徵宗宗對除工部員外郎居無何以不合去責監泗州轉散倉

歷河東福建路常平廣西淮南轉運判官復召為郎以言者罷提點元封觀起知明州又知海州復奉祠卒
註杜甫詩有文集五十卷
黃伯思字長官聞之邵武人祖履賁政殿大學士父應求饒州司錄伯思幼警敏日誦書千餘言每聽履講經史退與他兒言無遺誤者嘗夢孔雀于庭覺而賦之詞采甚麗以履任為假承務郎冠入太學履府以恩例奏增秩伯思固辭履奇之元符三年進士高等磁州司法參軍歷河南府戶曹參軍治劇不勞而稱羨滿留守

鄭洵武辟知右軍巡院伯思好古文奇字商周秦漢彝器款識悉能辨正是非道其本末凡字書討論備盡初道化中博求古法書命待詔王善績正法帖伯思病其乖僞龐雜考引載籍咸有依據作刊誤二卷由是篆隸正行草章草飛白皆至妙絕又二年除詳定九域圖志所編修官兼六典檢閱文字改京秩以修書恩擢祕書省校書郎遷祕書郎兼觀傳府祕書自六經及歷代史書諸子百家天官地理律歷卜筮之說無不精詣凡部講明前世典章文物集古器考定真贋以素學與聞議論發明居多踰再考丁外艱宿抱羸瘵因喪九甚服除復舊職伯思頗好道家自號雲林子別字鶴賓及至京夢人告曰子非久人聞上帝有命典司文翰覺而書之不踰月以政和八年卒伯思學問最揚詩書李白文慕柳宗元有文集五十卷翼擊一卷東觀餘論三卷子詔給

欽定續通志卷五百六十一

文苑傳

宋六

黃庭堅

見補之 秦觀

張耒

陳師道 李薦

劉恕

王無咎 蔡肇

李格非

呂南公 郭祥正

米芾 文仁

劉詵 倪嵩

李公麟

周邦彥 朱長文

劉斧

黃庭堅字魯直洪州分寧人幼警悟讀書數過輒成誦舅李常過其家取架上書問之無不通常驚以爲一日千里學進士調葉縣尉熙寧初舉四京學官第文爲優教授北京國子監留守文彥博才之留再任蘇軾嘗見其詩文以爲超軼絕塵獨立萬物之表由是聲名始震知太和縣以平易治時謀頌鹽羨諸縣爭占多數大和獨否吏不悅而民安之哲宗立召爲校書郎神宗實錄檢討官踰年遷著作佐郎兼直學士加集賢校理實錄成據起居舍人丁母親庭堅性篤孝母病瀕年衣不解帶及亡廬墓哀哀毀得疾殆除服爲祕書丞提點明道宮兼國史編修官紹聖初出知宜州改鄂州章惇察下與其黨論實錄多誣辱前史官分居畿邑以待問捕千餘條示之謂爲無驗證既而院吏考問悉有依據所餘才三十二事庭堅書用鐵龍爪治河有同兒戲至是首問焉對曰庭堅時官北都嘗親見之直兒戲耳凡者同皆直辭以對問者壯之既涪州別駕黔州安置言者猶以處善地爲愆法以親嫌遂移戎州庭堅泊然不以

遷謫介意蜀士從之游講學不倦徽宗即位起監鄂州稅金書監國軍判官知舒州以吏部員外郎召辭不行

可郡得知太平州罷官主智王龍興庭堅在河北與趙挺之有微隙挺之執政轉連判官陳舉風旨上其所作荆南承天院記指爲幸災復除名謫置宜州三年徙永州未聞命而卒庭堅善行草書楷法亦自成一法與張

未見補之秦觀俱游蘇軾門天下稱爲四學士而庭堅于文章尤長于詩蜀江西之學者以庭堅配軾故稱蘇黃軾爲侍從時舉堅自代其詞有瓊璋之文妙絕當世

孝友之行追配古人之語甚重之初游澠陵山谷寺石牛洞樂其林泉之勝因自號山谷道人云

見補之字無咎涪州鉅野人太子少傅迥五世孫宗愨之曾孫也父端有工詩補之聰敏強記七歲能屬文王安國一見奇之年十七從父任杭州倅錢塘山川風物

之麗著七述以謁通判蘇軾軾先欲有所賦讀之歎曰吾可以開筆矣稱其文博辯尚偉必顯於世由是知名舉進士試開封及禮部別院皆第一神宗問其文曰是

深于經術者可革淳薄調澧州司戶參軍北京國子監教授元祐初以太學正李清臣薦館閣召試除祕書省正字遷校書郎以說閣校理通判揚州召還爲著作

佐郎章惇嘗出知齊州羣盜竄掠塗巷補之默得其姓名一日宴客召屬吏以方略授之酒行未竟悉謂以

來一府爲微警坐修神宗實錄失實降通判應天府毫州又貶監處信二州酒稅徵索立復以著作郎召遷禮部郎中中書郎中兼國史院編修實錄校對官黨論

起爲諫官管師仁所論出知河中府修河橋以便民民

畫像祠之徙知湖密果州主管鴻慶宮大觀末出黨籍

起知蓬州改涪州卒補之才氣飄逸嗜學不知檢文章

溫潤典博尤精楚詞論集屈宋以來賦議爲變離騷等

三書安南用兵者罪言一篇大意欲擇仁厚勇略史之

五管郡守及修海上諸郡武備 按東都事略云補之有

附錄從弟道之

詠之字之謫少有異才以陸入官調揚州司法參軍未

上時蘇軾守揚州補之倅州事以其詩文獻軾軾曰有

才如此獨不令我一識面耶乃具參軍禮入謁賦下堂

挽而上顧坐客曰奇才也復舉進士又舉宏詞一時傳

誦其文爲河中教授元符末應詔上書論事罷官久之

爲京兆府司錄事秩滿提點崇福宮卒有文集五十卷

秦觀字少游一字太虛揚州高郵人少豪雋慷慨見蘇軾于徐爲賦黃樓賦以爲有屈宋才又介其詩于王安

石安石亦謂清新似鮑謝賦馳以應舉爲親養登進士

第調定海主簿蔡州教授元祐初賦以賢良方正薦於

朝除大學博士校正祕書省書籍遷正字兼國史院編

修官紹聖初坐黨籍出通判杭州以御史劉拯論其增

損實錄貶監處州酒稅使者承風望指候伺過失既而

無所得則以謁告爲佛書爲罪削秩徙郴州繼編管橫

州又徙雷州徽宗立復宣德郎放還至藤州卒有文集

四十卷觀長于議論文麗而思深弟觀字少章觀字少

儀皆能文

張耒字文潛楚州淮陰人幼穎異能爲文年十七作函

關賦已傳人口游學于陳學官兼兼兼愛之因得從軾游

軾稱其文汪洋灑然有一唱三嘆之聲獨冠進士歷

臨淮主簿善安尉咸平縣丞入爲太學錄范純仁以館

閣薦試祕書省正字累遷著作郎史館檢討遷起居舍

人

人

人紹聖初請郡以直龍圖閣知湖州坐黨籍徙宣州高
監黃州酒稅復徙州徵宗立起通判黃州知兗州召為
太常少卿甫數月出知穎州徙汝州崇寧初復坐黨籍
落職主管明道宮初未任穎州蘇軾計為舉哀行服言
者以為言遂貶房州別駕安置於黃五年得自便居陳
州未於臨詞尤長時二蘇及黃庭堅吳補之輩相繼歿
未獨存士人就學者歎其詩人作文以理為主嘗著論
云自六經以下至於諸子百氏駭人辯士論述大抵皆
將以為為理之具也故學文之端急于明理如知文而
不務理求文之工世未嘗有也夫洪水于江河淮海也
順道而行滔滔汨汨日夜不止衝砥柱絕呂梁放于江
湖而納之海其舒為淪速鼓為波濤激之為風颶怒之
為雷霆蛟龍魚鼈噴湧出沒是水之奇變也水之初澄
若是哉順道而決之因其所遇而變生焉溝瀆東決而
西瀉下瀉而上虛日夜激之欲見其奇彼其所至者注
壑之玩耳江河淮海之物理達之文也不求奇而奇至
矣激溝瀆而求水之奇此無見于理而欲以言語句讀
為奇反覆唱喏亦無有體之陋也學者以為至言既
成詩亦務平淡效白居易而樂府效張籍久於投匭
家益貴都守羅汝初集為買公田謝不取監南嶽廟主
管崇福宮卒建炎初徵集英殿修撰
陳師道字履常一字無已徐州彭城人少而好學苦志
年十六以文謝曾肇一見奇之許其以文者留受業熙
寧中王氏經學盛行師道心非其說遂絕意進取聲譽
五朝史事得自擇其屬朝廷以白衣難之元祐初蘇軾
傳堯俞孫覺薦其文行用為徐州教授又以樂薦薦除
太學博士言者謂魯私至南京見改教授長頰州又論

其違非科第罷歸謂彭澤合不起家素貧或終日不炊
妻子慍見弗恤也久之召為秘書省正字卒師道高介
有節安貧樂道於諸經尤邃詩體為文精深雅興善作
詩自云學黃庭堅或謂過之然小不中意輒焚去存者
幾十一齋銘黃庭堅嘗謂如秦石初遊京師踰年未嘗
一至貴人之門佛衰命欲盡之先以問秦觀曰是人非
持刺字俛顏色伺候乎公謂之閉者殆難致也堯俞曰
非所望也吾將見之懼其不吾見也子能介於陳君乎
不知其貧懷金欲為餽比往見疑其論議益歎不敢出
章惇在樞府將薦于朝亦屬礙延至師道不可及惇為
相又致意高終不住官穎時蘇軾知州事侍之絕席欲
參諸門弟子問而師道賦詩有嚮來一瓣香敬為留南
豐之語其自守如是與趙挺之友婿素惡之適預郊祀
行禮寒甚衣無綿妻假于挺之家不肯服遂以寒疾卒
李暉字方叔其先自鄆徙華陽六歲而孤能自衛立少
長以學問稱鄉里謁蘇軾於黃州贊文求知軾謂其筆
墨灑然有飛沙定石之勢矜其肯曰子之才萬人敵也
抗之以高節莫之能禦矣廬再拜受教而家素貧三世
未葬一夕無杖流涕曰吾忠孝是學而親未葬何以學
為且而別試將客游四方以厥其事賦解衣為助又作
詩以勸風義者於是數年盡葬之益閉門讀書又數
年再見軾試問其所著賦曰張未乘觀之流也擢舉試
禮部試與官舉進之賦詩以自實員大防歎曰有司試
藝乃失此奇才耶軾與范祖禹謀曰棄奇賢於路隅昔
人所歎我曹得無恚哉將同薦諸朝未幾相繼去國不
果軾亡為哭之慟曰吾愧不能死知已至於事師之勤
詎敢以生死為間即走許汝開相地卜兆授其子作文

祭之日皇天后土暨一生忠義之心名山大川遠萬古
英靈之氣詞語奇壯讀者為悼中里絕進取意謂類為
人物淵藪始定居長社縣令李佐及里人買宅處之卒
為壽論古今治亂條暢曲折辯而中理當喧囂倉卒聞
如不經意睨視而起落筆如飛元祐末言上忠諫書忠
厚論并獻兵鑿二萬言論西事朝廷猶羌首果莊將致
法處深論利害以為殺之無益頗加寬大當時感其言
劉恕字道原筠州人父漢字凝之為顯上令以剛直不
能事上官棄去家于廬山之陽歐陽修與漢同年進士
高其節作廬山高詩以美之煥居廬山三十餘年環堵
蕭然僅粥以為食而起然無戚戚意以壽終恕少穎悟
書過目即成誦年十三狀應制科從人假漢唐書閱月
皆歸之語丞相晏殊問以事反覆詰難殊不能對未冠
舉進士時有詔能講經義者別奏名應召者才數十人
恕以春秋禮記對先列注疏次引先儒異說末乃斷以
己意凡二十問所對皆然主司異之擢為第一他又亦
入高等而廷試不中格更下國子試講復復第一遂賜
第調鉅鹿主簿和川令發強捕伏一時能吏自以為不
及恕為人重氣誼忿然諾郡守得罪被勅屬吏皆連坐
下獄恕獨恤其妻子如己骨肉尚好史學自太史公所
記下至周鼎德末上下數千載鉅微之事如指諸掌司
馬光編次資治通鑑英宗命自撰館閣英才其修之光
對曰館閣文學之士誠多至於專精史學臣得而知者
唯劉恕耳即召為局僚遇史事紛難治者輒以委恕
恕於魏晉以後事考證最嚴為精詳王安石與之有
舊欲引實三司條例恕以不留金穀為辭因言天子方
屬公大政宜振張堯舜之道以佐明主不應以利為先

又據陳所更法令不合眾心者勸使復舊至面刺其過
安石怒變色起不少屈或稱人廣坐抗言其失無所避
遂與之絕光出知承興軍恕亦以親老求監南康軍
許即官修書光判西京御史臺恕請詣光留數月而歸
道得風痺疾右手足廢苦學如故少開軀修書官至
秘書丞卒恕為學自懋數地理官職族姓至前代公府
案牘皆取以審證求不遠數百里身就之演且鈔鈔
忘寢食借司馬光游書安山道旁有五代諸將碑人所
不知名者恕能言其行事始終歸驗舊史信然若五代
十國紀年以擬十六國春秋又宋太古以來至周威烈
王時事史記左氏傳所不載者為通鑑外紀家素貧一
毫不妄取於人自洛南歸時方冬無寒具司馬光遺以
衣履及故茵褥辭不獲強受而別行及須悉封還之好
攻人之惡每自訟平生有一失十八蔽作文以自警
亦終不能改也卒後七年通鑑成追錄其勞官其子義
仲為郊社齋郎次子和仲有超軼材作詩清典刻厲為
文慕石介有侯氣早卒

王無咎字補之建昌南城人第進士為江都撰真主簿
天台合棄而從王安石學久之復謂南康士滿已又棄
去好書力學寒暑行役不暫釋所在學者歸之王安石
為政無咎至京師士大夫多從之游然與人寡合常閉
門治書惟安石言論莫逆也安石上章薦其守道安貧
文行該備器以為國子直講命未下而卒
蔡肇字天啟潤州丹陽人能為文最長歌詩初事王安
石見器重又從蘇軾游聲譽益顯第進士歷明州司戶
參軍江陵推官元祐中為太學正通判常州召為高尉
寺丞提舉承興路常平徽宗初入為戶部員外郎兼編

修國史言者論其學術反覆出提舉兩浙刑獄張商英
當國引為禮部員外郎進起居郎中書舍人以草創
史事義實詞不稱旨罷為頭諫閣待制知明州言者又
論其非謙辭難以為不當立奪議提舉洞霄宮教復
待制致仕卒按東都事略不載文獻
李格非字文叔濟南人幼俊警有司方以詩賦取士格
非獨用意經學善書記說數十萬言登進士第調冀州
司戶參軍試學官為鄆州教授郡守以其貧欲使兼他
官謝不可入補太學錄再轉博士以文獻受知于蘇軾
嘗著洛陽名園記謂洛陽之盛衰天下治亂之候也公
卿大夫高進于朝放手以一己之私自為而忘天下之
治亂欲退享此得乎唐之末路是也其後洛陽陷于金
人以為知言紹聖立局編元祐章奏以為檢討不就屢
執政意通判廣信軍召為校書郎遷著作佐郎禮部員
外郎提點京東刑獄以黨籍罷卒格非為文峻潔直前
筆力不少濳贊言文不可以苟作誠不善則不能工晉
人能文者多矣至劉伯倫清德頌陶淵明歸去來辭字
字如肺腑出遂高步晉人之上其著也妻王氏拱辰
孫女亦善文文清歷詩文尤有稱於時嫁趙挺之之子
明誠

呂南公字文儒建昌南城人於書無所不讀為文不肯
綴紙陳言與中士方推崇馬融王肅許慎之業剽掠
補拆靡草之藝大行南公度不能逢時好一試禮闈不
偶退築室灌園不復以進取為意益著書且借史筆以
褒善貶惡遂以衮斧名所居齋謂士士必不得已於言
則文不可以不工蓋意有餘而文不足則如吃人之辯
訟心未始不虛理未始不直然而或屈者無助於辯而

已觀書契以來特立之士未有不善於文者士無志於
立則已必有志焉則文何可以卑賤而為之故較然盡
心思欲與古人並元祐初立十科萬士中書舍人曾肇
稱其讀書為文不事俗學安貧守志志希古人堯充師
表科一時廷臣亦多稱之讓欽命以官未及而卒所著
有灌園先生集傳於世
郭祥正字功父太平州當塗人母夢李白而生少有詩
聲梅堯臣見而歎曰天才如此真太白後身也舉進士
熙寧中知武岡縣命書保信軍節度判官時王安石用
事祥正奏乞天下大計專聽安石處畫有異議者雖大
臣亦當屏聲絕口而與之一日問安石曰卿識郭祥
正乎其才似可用出其章以示意安石安石以為中丞致仕
薦乃言祥正無行不可用祥正聞之遂以殿中丞致仕
尋起為通判汀州知端州又棄去隱于縣之青山卒
米芾字元章吳人也以母侍宣仁后藩邸舊恩補浚光
尉東都事畢云歷知雍邱縣運水軍入為太常博士知
補校書郎歷知雍邱縣運水軍入為太常博士知
無為軍復召為書畫學博士賜對便殿上其子友仁所
作楚山清曉圖權禮部員外郎出知淮陽軍卒善為文
奇險不蹈襲前人祇輒特善畫墨沈著飛鴻畫山水人
物自名一家尤工臨仿至亂真不可辨精於鑒裁遇古
器物書畫則極力求取必得乃已王安石嘗摘其詩句
書扇上蘇軾亦喜書之好潔成癖至不與人同巾器所
為多滿異無為州治有巨石狀奇醜善見大喜曰此足
以當吾拜具衣冠拜之呼之為兒又不能與世俯仰故
從仕數困嘗奉詔做黃庭小楷作周興嗣千字韻諸子
友仁字元暉力學嗜古亦善書畫世號小米仕至兵部
侍郎數文閣直學士

劉洗字應伯福州福清人進士第歷莆田主簿知廬江縣崇寧中為講議司檢討官進大理丞大晟府典樂統通音律嘗上歷代雜樂因革及宋制作之音又言周官大司樂禁淫聲濇禮蓋孔子所謂放鄭聲者今燕樂之音失於高急曲調之詞至於鄙俚恐不足以召和氣宋大德也音尚微徵調不可嗣臣按古制得正徵一調

惟陛下裁取徵宗然其言他日禁中出古鐘二詔執政召洗按於都堂洗曰此與今太簇大呂聲命取大屨鐘扣之其應又曰鐘擊之無餘韻不如石磬詩所云依我磬聲者言其清而定也復取以合之鐘益諧歷宗正鴻臚衛尉太常寺少卿舉積因革禮卒誅居母喪盡禮有雙芝生墓側人以爲孝感

倪滿字巨濟廣德軍人仲河能屬文博學嘉記年十五試太學第一遂擢進士調蘆陵尉信陽教授入爲太學正累遷左司員外郎朝廷議有事燕雲大臣心知不可無敢一出口滿獨言其非且曰景德以來邊守約不侵邊盟誓固在不可渝也天下久平士不習戰軍儲又闕母輕謀以貽後患王輔怒曰君輩沮軍事耶於是言者論其鼓唱撰造貶監朝城縣酒稅再徙茶陵船場卒明年金師大入朝廷憶滿言官其一子有奕陽集東都事傳於世

李公麟字伯時舒州人第進士歷南康長垣尉涇州錄事參軍用陸佃薦爲中書門下後省制定官又用薦爲御史檢法官博學好奇長於詩多識奇字自夏商以來鐘鼎彝器皆能考定世次辨別款識綿聖末朝廷得玉璽下禮官諸儒議言人人殊公麟曰秦璽用藍田玉今玉色正青以肥胡鳥魚爲文善帝王受命之符玉質堅

甚非昆吾刀碧防不可治與秦李斯所爲也漢由是定元符三年致仕既歸老肆意於巖壑間雅善畫自作龍眠山莊圖爲世所寶爲人物九工畫度超軼黃庭堅調其風流不減古人云

周邦彥字美成錢唐人歲雋不稱博涉書史元豐初游京師獻汴都賦萬餘言神宗異之命侍臣讀於邇英閣召赴政事堂自諸生命爲大學正居五歲不遷益盡力於辭章出教授廬州知溧水縣遂爲國子主簿哲宗召對使誦前賦除秘書省正字累遷宗正少卿兼議禮局檢討以直罷國閣知河中府徽宗欲使舉禮書復留之驗年知龍德府徙明州入拜秘書監進徽猷閣待制提舉大晟府未幾知熙寧府徙處州卒贈宣奉大夫邦彥好音樂能自度曲製樂府長短句詞韻清醇傳於世

朱長文字伯原蘇州吳縣人年未冠舉進士乙科以病足不肯試吏築室樂園坊著書問古吳人化其賢長吏至莫不先造講謀政所急公卿薦以自代者取元祐中起教授於鄉召爲太學博士遷秘書省正字元符初卒哲宗知其清醇約百有文三百卷六經皆爲辨說又著

采史

劉翕字肇明吉州安福人幼警穎日誦萬餘言登元豐二年進士第舉中博學宏詞知嘉州峨眉縣改太學博士元符中有事於南郊命進南郊大禮賦哲宗覽之以爲相如子雲復出除秘書省正字徽宗即位改著作佐郎實錄檢討官以疾卒命性嗜酒不事拘檢爲文辭剗剔嚴覈卓犖不凡有龍雲集三十卷周必大序其文謂可繼歐陽修云

欽定續通志卷五百六十一

文苑傳

宋七

陳興義

程俱

朱敦儒

張印之

汪藻

張璪

葛勝仲

趙蕃

葉夢得

韓駒

熊克

陳興義字去非洛人天資卓犖幼能文登政和三年上
 舍甲科授開德府教授累遷太學博士權行寶郎尋請
 監陳留酒稅金人入汴高宗南遷遂避亂襄陽轉湖湘
 諭嶺嶠久之召為兵部員外郎紹興元年至行在遷中
 書舍人兼掌內制拜吏部侍郎尋以顯謨閣直學士知
 湖州召為給事中致議詳雅又以徽猷閣直學士提舉
 江州太平觀被召會宰相有不樂與義者復用為中書
 舍人直學士院六年拜翰林學士知制誥七年參知政
 事唯節用道德以輔朝廷務尊主威振國紀時丞相趙
 鼎言人多謂中原有可圖之勢宜便進兵帝曰今梓宮
 與太后淵聖皆未還若不與金議和則無可還之理興
 義曰若和議成豈不賈於用兵萬一無成則用兵必不
 免帝曰然三月從帝如建康明年冠驛還臨安以病請
 復以資政殿學士知湖州請開提舉臨安洞霄宮卒與
 義容狀履格不妄言笑平居雖謙以接物然內剛不可
 犯處士於朝退未嘗以語人士以是多之尤長於詩體
 物寓興清遠好餘餘賦墨梅徵宗嘉賞之以是受知于
 帝云

汪藻字彥德湖州德興人幼穎異入太學中進士第調
 婺州觀察推官改宣州教授稍遷江西提舉學事司幹

當公事徽宗親製君臣慶會閣詩發臣皆進惟藻和
 篇眾莫能及時胡仲亦以文名人為之語曰江左一寶
 胡仲汪藻尋除九域國志所編修官再遷著作佐郎時
 王黼與藻同舍素不成出通判宣州提點江州太平觀
 終補之世不得用徽宗即位召為屯田員外郎再遷太
 常少卿起居舍人高宗踐阼召為中書舍人時次揚州
 藻多論奏宰相黃潛善惡之遂假他事免為集賢殿修
 撰提舉太平觀明年復召為中書舍人兼直學士院累
 遷翰林院學士帝以所御白團扇親書詩仍兼經黃
 麻似六藝十字以賜屬時多事詔令類出其手費論諸
 大將雖重兵遠成外重之勢且陳所以待將帥者三事
 後十年卒如其策又言崇寧以來賞結權倖叙事闕官
 與開邊誤國自觀文殿大學士而下至銀青光祿大夫
 者近稍為罷其職而遷延恩有又管甄復盡依國初法
 止中大夫紹興二年除龍圖閣直學士知湖州以顯真
 卿盡忠忠室嘗守是邦乞表章之詔賜廟忠烈又言古
 者有國必有史故書楊前議論之弊則有時政記錄柱
 下見聞之實則有起居注類而次之謂之日歷修而成
 之謂之實錄今論二十年無復日歷何以示後乞即臣
 所領州許臣訪尋故家文書彙集元符庚辰以來詔旨
 為日歷之備制可以御人頗經投墨惡其數種軍食脫
 秩停官起知撫州御史張致遠又論之子祠六年修撰
 范冲請合漢復卒前業詔賜史館修撰錢鑰鑄辟編
 類八年上所修書自元符庚辰至宣和乙巳詔旨凡六
 百六十五卷升顯謨閣學士尋知徽州逾年徙宣州言
 者論其嘗為蔡京王黼之客蔡職居永州累赦不宥二
 十四年卒卒於棺死復職官二子二十八人徽宗寶錄成

右僕射湯思退言藻嘗集諸旨比修實錄所取十蓋
 七八詔顯謨閣學士藻通顯三十年無屋廬以居博
 極羸書老不釋卷尤喜讀春秋左氏傳及西漢書工儼
 語多著述所為制詞人多傳誦子六人恬恬循循慎慎
 業夢得字少祖蘇州吳縣人嗜學早成多識前言往行
 紹聖四年登進士第調丹徒尉徽宗朝自婺州教授召
 為議禮文選編修官用蔡京薦召對言自古帝王為治
 必自先治其心始今國勢有安危法度有利害人材有
 邪正民情有休戚四者治之大也若不先治其心或誘
 之以貨利或陷之以鋒色則所謂安危利害邪正休戚
 者未嘗不顛倒易位而況求其功乎帝是其言特遷兩
 部郎官大觀初京再相向所立法度已罷者復行夢得
 言周官太宰以八柄詔王取章臣所謂廢置賞罰者王
 之事也太宰得以詔王而不得自專夫事不過不可不
 二者而已為可前日不應廢以為不可今日不當復
 今徒以大臣進退為可否無乃陛下有未了然於中者
 乎帝喜曰邇來士多朋比謀違卿言獨無觀望遂除起
 居郎時用事者喜小有才夢得言自古用人必先辨賢
 能賢者有德之稱能者有才之稱故先王常使德勝才
 不使才勝德崇虛以來在內惟取議論與朝廷同者為
 純正在外惟取推行法令速成者為幹幹未聞器業任
 重議度規遠者特有表異恐用才太勝願繼今用人以
 有德為先二年累遷翰林學士極論士大夫胡黨之弊
 專於重內輕外且乞身先放人補都察京初欲以童貫
 宣撫陝西取育夢得見京問曰祖宗時宜撫使皆是有
 見任職改文彥博歸因此即軍中拜相未有以中人
 為之元龜未神宗欲命李憲雖王珪亦力爭此相公

所見也昨除質節度使天下皆知非祖宗法此已不可
 效今又付以執政之任使得唐何以處之京有慚色
 然卒用真取唐三年以龍圖閣直學士知汝州尋落
 職提舉調齊宮政和五年起知蔡州復龍圖閣直學士
 移帥穎昌府發常平粟振民常平使者劉奇惡之宦官
 楊殿用事奇括部內得常平錢五十萬婚諸婦糶米輸
 後苑以彌散委其屬持榷筆來責米榷應如蘇州夢
 得上疏極論穎昌地方與東南異願隨品色不報時秀
 郡判民輸銀就羅京師怨聲載道獨穎昌頗夢得免
 李彥括公田以監吏告計籍都城賜陽隱田數千頃民
 詣府訴者八百戶夢得上其事捕吏按治之郡人大抵
 厭彥交怒尋提舉南京鴻慶宮高宗駐蹕揚州除翰林
 學士兼侍讀遷戶部尚書陳待教之計有「三曰形曰勢
 曰氣形以地理山川為本勢以城池割製器械為重氣
 以將帥士卒為急山川則可恃以守勢強則可資以立
 氣振則可作以用因請帝南巡江淮為險以備不虞又
 請命重臣為宣總使一居潤上總兩淮及東方之師以
 待敵一居金陵總江浙之路以備退保疏入不報既而
 帝駐蹕杭州遷尚書左丞奏監司州縣撞立軍期司拮
 敝民財者宜罷門下侍郎顏岐知杭州康允之皆獲夢
 得又與宰相朱勝非論論不協會州民有上書訟夢得
 過失者帝以夢得深曉財賦乃除資政殿學士提舉中
 太一宮專一提領戶部財用充車駕巡幸禮遇使辭不
 拜歸湖州紹興初起為江東安撫大使知建康府兼壽
 春等六州宣撫使時建康兵不滿三千夢得奏移統制
 官韓世清軍屯建康增屯采石開單守要害會王
 才降劉豫引兵入寇夢得遣使臣張偉諭才降之以其

眾分揀諸軍深澤破將寇宏棟下建陽受朝命陰與劉
 保通夢得諭以禍福皆聽命及豫入寇下擊敗之八年
 除江東安撫制置大使兼知建康府行宮留守又奏防
 江措費八事一申飭邊備二分布地分三把嚴要害四
 約東舟船五團結鄉社六明善戶七措備積聚八責
 官吏死守又言建康太平池州緊要隘口江北可清渡
 去處其十有九願聚兵民把截要害命請將蔣度敵
 形併力進討金師逼歷陽張俊諸軍遲延未發夢得見
 後請速出軍曰敵已過合山縣萬一金人得和州長江
 不可保矣俊趨諸軍進發聲勢大振金兵退屯昭關明
 年金復入侵至拓卓夢得圍結沿江民兵數萬分據江
 津遣子模將千人守馬家渡金兵不得渡而去初建康
 屯兵虛費錢八百萬糶米八十萬科輸貨務所入不足
 以支至是禁旅與諸道兵咸集夢得兼總四路清計以
 給餉餉軍用不之故諸將得悉力以戰詔加觀文殿學
 士移知福州兼福建安撫使海寇未明猶錄詔便道之
 鎮或招或捕或誘之相戒甚平然頗與明猶錄便道之
 諸老特選一官提舉臨安府洞霄宮尋拜崇信軍節度
 使致仕十八年卒于湖州贈高少保

程俱字致道衢州開化人以外祖尚書左丞劉涓恩
 補蘇州吳江主簿監舒州太湖草場坐上書論事體贈
 起知臨淮縣舉遷將作監丞近臣以議進薦遷著作佐
 郎宣和二年進頌賜上舍出身除禮部郎以病告老不
 俟報而歸建炎中為太常少卿知秀州金兵據鄞安邊
 兵城崇德濟鹽廳撤論降俱率官屬棄城保華亭留兵
 馬都監守城朝廷命俱部金帛赴行在既至以病乞歸
 紹興初始置詔書召俱為少監奏修日歷詔書長貳
 得預修纂自俱始時庶事草創百司文書例從省記俱
 摭三館舊聞比次為書名曰歸臺故事事之擅中書舍
 人兼侍讀俱論國家之患在於論事者不敢盡情當事
 者不敢任責言有用否事有成敗理固不齊今言不合
 則見排於當時事不諸則追告於始議故雖有智如陳
 平不敢請金以行開勇如相如不致全璧以抗秦通財
 如劉晏不敢言理財以贖軍食使人人不敢當事不敢
 盡謀則艱危之時誰與圖而恢復乎武功大夫蘇易
 簡轉行俱論祖宗法文臣自將作監主簿至尚書左廣
 射武臣自三班奉職至節度使此以次遷轉之官也武
 臣自開門副使至內客自使為橫行不繫勅勅遷轉之
 列其餘授皆領特旨故元豐之制以承務郎至特進為
 奇祿官易監主簿至僕射之名武臣獨不以奇祿官易
 之者蓋有深意也政和間改武臣官稱為耶大夫遂并
 橫行易之為轉官等最蓋當時有司不習典故以開僕
 伴之門自改使為大夫以來常調之官下至皂隸轉為
 橫行者不可勝數且文臣所謂監官者轉不得過中大
 夫而武臣乃得過皇城使此何理也夫官職嚴重在朝
 廷朝廷愛重官職不妄與人則官職重反是則輕轉則
 得者不以愛恩未得者常懷厭忌此安危治亂之所關
 也俄以徐俯為諫議大夫俱職職以為俯雖才俊氣豪
 所歷尚淺以前任省郎遽除諫議自元豐更制以來未
 之有也陛下誠知俯姑以所應得者命之不報後二日
 言者論俱前兼秀州城隍為提舉江州太平觀久之除
 徽猷閣待制俱脫病風車秦檜為領事除提舉高壽
 觀貴錄院修撰使免朝參俱力辭不至卒俱在掖垣命
 合有不安于心者必反覆言之不少畏避其為文典雅

閩爲世所稱

張曠字巨山建陽人宣和三年上舍中第調廣州方城尉改房州司刑曹劉子羽薦于川熾宣撫使張浚辟利州路安撫司幹辦公事以母病去官紹興五年召對曠上疏言爲今日計當築塙堡以守淮南之地興屯田以爲久成之資備府楨以阻長江之險以我之常待彼之變又制襄壽春皆古重鎮遠擇良將動地戍守其地以重上流之勢召試除祕書省正字六年地曠奏其年以來賊賦繁重征求百出流移者擠溝壑土著者失業地曠之與殆或爲此期深思變異之由修政之關七年遷校書郎兼史館校勘再遷著作郎曠因對言吳蜀將商之勢也曠去朝廷遂令無元帥一年矣曠之利害臣粗知之忠勇之人使之捍外侮則可至於撫循斯民則非所能辦也宜於前宰執中擇其可以任川事者委任之又言自駐蹕吳會以來似未嘗以襄陽荆南爲意今宜選備臣有牧御之才者爲一路帥使之招集流散興農桑治城壁以爲保固之資既而何掄以刊改神宗寶錄得罪語連曠出爲福建路轉運判官上疏畧曰古之人君其患有二不在於拒諫在納諫而不能用在於不知天下之利害在知而不以爲意陛下渡江十年矣外有勁敵之國內有驍悍之兵下有窮困無聊之民進言者多矣今皆以爲陳腐而別取新奇之說任事者取矣今皆習以爲當然而更爲迂闊之事此近於納諫而不知用知利害而不知恤也爲今之計朝斯夕斯非二者不務數年之後慮其有濟有國之所惡者莫大於朋黨今一宰相用凡其所與者不擇賢否而盡用之一宰相去凡其所與者不擇賢否而盡逐之宜

續通志 卷五百六十三 文苑傳 宋

其朋黨之度成也九年除司農員外郎兼實錄院檢討官十年擢中書舍人升實錄院同修撰論王德收復宿寇兩郡乃擢退軍使岳飛勢孤令長承宣防禦使何應澗而反賞封還詞頭未幾石正言方俟尚論曠爲侍從日曠引非才以酬私恩邊報始至託疾家居由是罷去頃之起知衡州除數文閣待制爲政頗向嚴酷曠滿得請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時方修好息兵朝廷謙稽古禮文之事曠作中興復古詩以進帝將召用會卒子昌時

韓駒字子蒼仙井監人少有文稱政和初以獻頌補假將仕郎召試舍入院賜進士出身除祕書省正字薄坐爲蘇氏學請監華州蒲城縣易務知分宜縣召爲著作郎校正柳南文籍駒言國家祠事歲一百十有八用樂者六十有二舊撰樂章解多抵牾於是召三館士分撰親祠明堂圓壇方澤等樂曲五十餘章多駒所作宣和五年除祕書少監六年遷中書舍人兼修國史尋兼權直學士院制詞簡重爲時所推未幾復坐黨黨學以集英殿修撰提舉江州太平觀高宗即位知江州紹興五年卒贈中奉大夫與遺澤三人駒嘗在許下從蘇轍學轍評其詩似儲光義其後由宦者進用頗爲曠者所薄云子遜

宋

力勸之於是幡然而起既至命對便殿議論明暢賜進士出身爲祕書省正字俄遷兵部郎官時秦檜官高麗用議入墨客文佈太平用其子爲判定官除敦化橋驢少卿讀者謂其節不終云

葛勝仲字魯卿丹陽人登紹聖四年進士第調杭州司理參軍林希薦試學官及詞科俱第一除兗州教授入爲太學正希幸卒多獻舉者勝仲獨獻賦帝命中書第其優劣勝仲爲首差提舉議歷所檢討官兼宗正丞稍遷禮部員外郎會御史中丞石公弼言儀宗原廟置殿室遠元豐之舊詔禮官議勝仲建言子而復尊在常人猶難之況在天之靈乎議者非之責知休復舉爲禮部員外郎權國子司業時朝廷命諸生習雅樂召修管窠集爲書凡百篇就太常因革禮部勝仲續之增爲三百卷詔藏太常及建春宮以勝仲兼論禮勝仲爲仁孝學三論獻之太子復採春秋職國以來歷代太子善惡成敗之迹日進數事詔嘉之除國子祭酒尋知汝州李彥括用破產者取勝仲請調不當括者彥怒劾勝仲不與至是彥其短罷歸建康中范宗尹爲相凡前日以朋朋破罪遠貶者咸赦遂復知湖州時盜盜縱橫聲播諸郡勝仲修城郭作嚴備聞士卒盜知有備引去成大饑發官倉賑之民賴以活紹興元年可嗣嗣十四年卒諡文康子立方官至侍從孫頌爲右相自有傳熊克字子復建寧建陽人將生有翠羽雀翔臥內克幼而魁秀既長好學善屬文郡博士胡憲器之曰子學老於年他日當以文章顯紹興中登進士第知諸暨縣越

志六四五

帥諫風頗急諫邑卒皆逃以應克曰與吾雋異不忍因
 吾民他日府遠幕僚閱視有無時方不雨克曰此催租
 時耶部使者芮輝至其境謂克曰曩知子文墨而已今
 乃見古循吏為表鵠之人為提轄文思院書獻文子曾
 觀航以奏孝宗喜之內出御筆除直學士院宰相趙鼎
 奏克不由論薦得清選無以服眾請自朝廷召試然後
 用之帝曰善乃以為校書郎累遷學士院權直帝御選
 德殿召論曰卿制誥甚工且有體自此燕閒可論治道
 克自以見知於帝數有論奏嘗言金人雖講和而不能
 保於他日今宜以和為守以守為攻當和好之時為備
 守之計守則莫重於准車金侵准西負糧自隨其勢必
 難若侵准東清河輟船直下易耳守准之策以墾田修
 堰教民兵為先後准東之策莫若即江陰建水軍緩急
 可相應然驛立一軍慮敵生疑當託以海道商賈之衝
 多效廣置一巡檢警備之自此歲增兵不出十年隱然
 一軍矣中興之際不患兵不可用而患將難獲取今日
 之弊不患將不可取而患軍情易動往時諸大將將士
 卒如家人自罷諸將兵權御前主帥更從不常凡軍中
 筭棟之利所以籠諸將人皆將而為包苴矣又股其
 餘以任之得無怨乎宜嚴成將帥毋縱捨前帝嘉其有
 志召草明堂教書克言二浙荐饑蝗且起救者不宜倚
 詞帝嘉其謙禮除起居郎兼直學士院以言者知台
 州奉祠卒克補闕張記自少至老著述外無他嗜凡流
 習宋朝典故有問者酬對如響家素檢約雖貴不改舊
 以清介稱

張仰之字溫夫參知政事孝伯之子以父恩授承務郎
 銓中兩浙轉運司進士舉歷監平江府糧料院監安府

樓店務累遷司農寺丞知嘉興府未赴以言者罷主督
 雲臺觀告老特授直祕閣致仕寶祐四年制置使余晦
 入蜀以護劾聞州守王惟忠銀鍊誣伏坐棄市惟忠臨
 刑謂其友陳大方曰吾死當上懇於天七揮刃不殊血
 逆流而之雖開居移書言於准東制置使賈似道值其
 遣孤又使從孫士情娶准忠孤女未幾似道入相中書
 舍人常挺亦以為言景定元年以禮改葬惟忠復其田
 人皆稱仰之能倡義云仰之以能書聞天下惟忠字首
 尊慶元之鄉人嘉定十三年進士

趙善字昌父其先鄞州人祖賜建炎初以祕書少監出
 提點杭州高信州之玉山善以賜致仕恩補州文學為
 太和主簿受知於楊萬里調辰州司理參軍與郡守爭
 獄罷人以善為直始將受學於劉清之清之守衢州乃
 求監安仁贍軍酒庫因以卒業卒而清之罷善印句
 祠從清之歸理宗即位以太社令與劉宰同召不拜特
 改奉議郎直祕閣又辭奉祠轉承議郎依前直祕閣卒
 善年五十猶問學於朱熹既老猶患末路之難命所居
 曰難齋賦性寬平與人樂易而剛介不可奪丞相周必
 大與善契屢加引薦善竟不受劉辛嘗曰文獻之家典
 刑之彥歸然獨存猶有以繫學者之望者善一人而已
 信州守吳旂乞錄其後詔其子遂補上州文學遂亦力
 辭又詔以承務郎致仕與一子恩澤景定三年祕閣修
 撰鄭協等為善請諡乃諡文節

欽定續通志卷五百六十三

欽定續通志卷五百六十四

文苑傳

遺

李瀚

劉輝

李瀚字日新

唐四傑爲文時輩稱之

唐四傑爲文時輩稱之

唐四傑爲文時輩稱之

唐四傑爲文時輩稱之

唐四傑爲文時輩稱之

唐四傑爲文時輩稱之

唐四傑爲文時輩稱之

唐四傑爲文時輩稱之

唐四傑爲文時輩稱之

唐四傑爲文時輩稱之

唐四傑爲文時輩稱之

唐四傑爲文時輩稱之

唐四傑爲文時輩稱之

唐四傑爲文時輩稱之

唐四傑爲文時輩稱之

唐四傑爲文時輩稱之

唐四傑爲文時輩稱之

唐四傑爲文時輩稱之

唐四傑爲文時輩稱之

唐四傑爲文時輩稱之

唐四傑爲文時輩稱之

唐四傑爲文時輩稱之

唐四傑爲文時輩稱之

唐四傑爲文時輩稱之

唐四傑爲文時輩稱之

蕭罕嘉勞

耶律昭

耶律昭

耶律昭

耶律昭

耶律昭

耶律昭

耶律昭

耶律昭

耶律昭

耶律昭

耶律昭

耶律昭

耶律昭

耶律昭

耶律昭

耶律昭

耶律昭

耶律昭

耶律昭

耶律昭

耶律昭

耶律昭

耶律昭

耶律昭

耶律昭

耶律昭

耶律昭

耶律昭

王鼎

王鼎

王鼎

王鼎

王鼎

王鼎

王鼎

王鼎

王鼎

王鼎

王鼎

王鼎

王鼎

王鼎

王鼎

王鼎

王鼎

王鼎

王鼎

王鼎

王鼎

王鼎

王鼎

王鼎

王鼎

王鼎

王鼎

耶律昭

王鼎

王鼎

王鼎

王鼎

王鼎

王鼎

王鼎

王鼎

王鼎

王鼎

王鼎

王鼎

王鼎

王鼎

王鼎

王鼎

王鼎

王鼎

王鼎

王鼎

王鼎

王鼎

王鼎

王鼎

王鼎

王鼎

王鼎

惟知妙藥小者熱則大者必生大者熱則小者必熱使大小均熟始爲靈美不知其他器嘗舉樂園故託乘以

道之要罕嘉勞對曰臣伏見比年以來高麗未貢軍布

道路脩阻動淹歲月比至屯所費已過半隻牛單載鮮

有違者其無丁之家倍直備備人極其勞半途亡竄故

戍卒之食多不能給求假于人則十倍其息至有誘子

割田不能償者或通役不歸在軍物故則復補以少壯

其曷韓江之東戍役大率如此況渤海女真高麗合從

連衡不時征討富者從軍貧者偵候加之水旱戕害不

登民以日困益勢使之然也方今最重之役無過西戍

若能從西戍稍近則往來不勞民無深患議者謂從之

非便一則損威名二則召侵侮三則棄耕牧之地臣謂

準布諸部自來有之昔時北至臚胸河南至邊境人多

散居無所統查往來抄掠及太祖西征至於淡沙準

布望風奔降西域諸國皆願入貢因邊境內置三部

以益吾國不備城邑不置屯戍兵卒布累世不敢爲寇統

和開塞太妃出師西域拓土既遠降附亦眾自後一部

或叛鄰部討之使同力相制正得取遠人之道及城哈

屯開境數千里西北之民徭役日增生業日殫警急既

不能救叛服亦復不恆空有廣地之名而無得地之實

國家大敵惟在南方今雖連和難保他日若南方有變

屯戍邊遠卒難赴援我進則敵退我退則敵來不可不

慮也方今太平已久正可懇結諸部釋罪而歸地內從

修職貢我期討之服則撫之諸部既安必不生釁如是

則臣雖不能保其久而無變知其必不深入侵掠也或

云棄地則損威殊不知殫費竭財以資無用之地使彼

小部抗衡大國萬一有敗損成豈淺哉又云沃壤不可

遺棄臣以爲土雖沃民不能久居一旦敵來則不免內

徙豈可指爲吾土而惜之夫唇齒連屬部而有此時周

急部民一偏之患不能均濟天下如欲均濟天下則當

知民困之由而鑿其陳節整濟開導俾薄賦散戍戍

期以數年則困者可蘇貧者可富矣蓋民者國之本兵

者國之衝兵不調則曠軍役調之則損國本且諸部皆

有補役之法昔補役始行居者行者類皆富貴故累世

從戎身爲吏代近歲邊遠戍起民多賸之既不任役事

所以取代爲艱也臣又聞自昔有國家者不能無盜今

欲受夷根本願陛下輕徭省役使民務農衣食既足安

習教化而重犯法則民趨禮義刑罰罕用矣宜徒哈屯

城於近地與西南副都部署烏爾古德喀勒威烏爾古

等部接援相推黑嶺一軍并開保州皆隸東京益東

北戍軍及南京總管兵增修壁壘候尉相繼繕完樓櫓

浚治城隍以爲邊防此方今之急務也願陛下裁之權

翰林郡林牙兼修國史自是日見親信每入侍賜坐遇

勝日帝與飲酒賦詩以相酬酢罕嘉勞知無不言雖語

諫不忘規諷六年爲都部署嘉勞十三年上疏曰臣

聞先世約尼温汗之後國祚中絕自額爾奇木雅里立

蘇爾威大位始定然上世俗樸未有尊稱我太祖代約

尼即位乃製文字修禮法建天皇帝名號置一海內賦

後累聖相承猶以名呼臣以爲宜依唐典追崇四祖爲

皇帝則陛下大業有光隆興復舉矣帝納之始行追冊

爲詩友嘗從容問曰卿居外有異聞乎罕嘉勞對曰臣

爲詩友嘗從容問曰卿居外有異聞乎罕嘉勞對曰臣

爲詩友嘗從容問曰卿居外有異聞乎罕嘉勞對曰臣

爲詩友嘗從容問曰卿居外有異聞乎罕嘉勞對曰臣

爲詩友嘗從容問曰卿居外有異聞乎罕嘉勞對曰臣

爲詩友嘗從容問曰卿居外有異聞乎罕嘉勞對曰臣

爲詩友嘗從容問曰卿居外有異聞乎罕嘉勞對曰臣

玄德二祖之禮賢嘉勞每見帝獵未嘗不誠會有司奏獵秋山熊虎傷死數十人嘉勞書於冊帝見命去之既出復書他日帝見之曰史筆當如是帝問我國家創業以來孰為賢主嘉勞對曰穆宗對帝怪之曰穆宗嗜酒喜怒不常視人猶羊芥劑何謂賢罕嘉勞對曰穆宗雖暴虐畜畜輕人樂其生終穆之世無罪被戮未有過今日秋山傷死者臣故以為賢帝默然詔與律律庶成錄約尼汗至重熙以來事迹集為二十卷連之十五年復詔與庶成制禮典事或有疑與北院同議罕嘉勞既被詔博考經籍自天子達於庶人情文制度可行於世不終於古者撰成三卷進之又詔譯諸書罕嘉勞欲帝知古今成敗譯通厥貞觀或要五代史時帝以其老不任朝兩拜歸德軍節度使以善治聞帝遣使問勞

召修國史卒有六義集十二卷行於世耶律昭字述靈博學善屬文統和中生兄國留事流西北都會蕭達蘭為西北路招討使奏免其役禮致門下欲召用以疾辭達蘭問曰今軍旅甫罷三邊晏然惟準布伺隙而動不能終保無變計將安出昭以書答曰西北諸部每富饒時一夫為偵候一夫治公田二夫給私官之役大率四丁無一室處易教之事仰給妻孥一遭寇掠貧窮立至春夏賑恤吏多難以鞭靴重以指克不過數月又復舊困且畜牧者富國之本有司防其隱沒聚之一所不得各就水草便地兼以遠戍卒隨時補調不習風土故日瘠月損馴至耗竭為今之計莫若振窮薄賦給以牛種使逐村種植游兵以監盜掠頒存種以助伏臘畜牧以就便地期以數年富強可冀然後練簡精兵以備行伍守之不固何動而不克哉然必

去其難制者則餘種自畏若舍大而謀小選瀝而攻弱非徒虛費財力亦不足以威服其心此二者利害之機不可不察閣下庸非常之遇專方面之寄宜遠師古人以就勳業上觀乾象下盡人謀察地形之險易料敵勢之虛實慮無遺策利施後世矣達蘭然之問奉中獵於巴爾圖山為鴉羊所觸卒耶律古裕字糾堅六院部人父阿古齊官至節度使古裕沖潛有禮法工文章統和中為本部太保開泰中稍遷塔布城節度使醫霸州疑獄稱旨投敗聖軍節度使太平中復為本部太保附病歸權南院大王請老不許典宗命為詩友數問治要多所匡建奉詔與林牙耶律庶成蕭罕嘉勞編遼國上世事迹及諸帝實錄未成而卒耶律良字錫納小字蘇著報郎君之後生於乾州讀書

醫聖開山學既博膺入南山肄業友人止之曰爾無僕御驅馳千里縱聞見過人年亦垂暮今若即仕已有餘地良曰窮通命也非爾所知不聽留數年而歸重熙中補殿殿實達爾尋為燕趙國王近侍以家貧詔乘殿馬遷修起居注會獵秋山良進秋游賦帝嘉之清室中帝幸鴨子河作捕魚賦由是寵遇稍隆遂知制誥兼知部署司事奏請編御製詩文目曰清室樂帝命良詩為慶會樂親製序頌之為敦睦宮使兼權知皇太后宮諸局事良聞重元與子尼嚕古謀亂以帝歸於親愛不敢違奏密言於皇太后太后此病召帝曰其事帝謂良曰汝欲聞我骨肉那良奏曰臣若妄言甘伏斧鑕陛下不早備恐國賊計如召尼嚕古不來可卜其事帝從其言使

者及門尼嚕古意欲害之觸於陛下使者以佩刀斷帝而出馳至行宮以狀聞帝始信亂平以功遷漢人行宮都部署成雍初同知南院樞密使事為特理殺出知中京留守未幾卒追封遼西郡王諡忠成王鼎字虛中涿州人幼好學居太室山數年博通經史時馬唐俊有文名燕郭謂適上已與同志祇祿水濱酌酒賦詩鼎偶適唐唐俊見鼎舉野置下坐欲以詩困之先出所作策賦鼎援筆立成驚其敏妙因與定交清寧五年八年擢進士第調易州觀察判官改授水縣令累遷翰林學士當代典章多出其手上書言治道十事帝以鼎達政體事多咨訪鼎正直不阿人有過必面諫不知已坐是下吏狀聞帝大怒杖毀奪官流鎮州居數歲有教獨不免會守臣臣鼎為賀表因以詩貽使者有誰知天雨露獨不到孤寒之句帝聞而憐之召還復職

乾統六年卒劉輝好學善屬文武備有遠略太康五年第進士大安末為太子洗馬上書言西邊諸番為患士卒遠戍中國之民疲於飛輶非長久之策為今之計莫若城於鹽澤實以漢戶使耕田聚糧以爲西北之資言雖不行議者難之壽隆二年復上書曰宋歐陽修編五代史附我朝於外裔安加貶奪且宋人賴我朝寬大許通和好得盡兄弟之禮今反令臣下妄意作史恬不經意臣請以趙氏初起事蹟詳附國史帝嘉其言遷禮部郎中詔以賢良對策輝言多中時病輝史館修撰卒耶律孟簡字復易裕悅為珍之五世孫文瑞嘉勞官至節度使孟簡性穎悟六歲父晨出獵揮賦曉天星月詩孟簡應聲而成既長善屬文太康初樞密使耶律伊遜

以憲險竊稱出爲中京留守孟簡與耶律庶箴表賀未
幾伊遜復舊職銜之滿巡徼盛開時雖以讒見逐不形
辭色遇林泉勝地終日忘歸明年就保州及聞皇太子
被害以詩傷之作放懷詩二十首自序云禽獸有哀樂
之聲蟻蟻有動靜之形在物猶然況於人乎然賈遠哀
樂不在窮通禍福之閒易曰樂天知命故不憂子雖流
放以道自安又何疑耶後得歸鄉里詣闕上表曰本朝
之興幾二百年宜有國史以垂後世乃編耶律赫魯烏
珍休格三人行事以進帝命置局編修孟簡請錄官曰
史筆天下之大信一言當否百世從之苟無明識好惡
徇情則禍且不測故司馬班固俱羅殃禍可不慎歟乾
統中遷六院部太保處事不拘文法時多笑其迂孟簡
問之曰上古之時無簿書法令而天下治蓋簿書法令
適足以滋姦倖非聖人致治之本改高州觀察使修學
校招生徒遷昭德軍節度使以中京機詔與學士劉嗣
昌減價糶粟事未畢卒

欽定續通志卷五百六十四

欽定續通志卷五百六十五

文苑傳

金一

韓昉 蔡松年 吳激

馬定國 任詢 趙可

郭長倩 蕭永祺 胡嗣

王波 楊伯仁 鄭子明

党懷英

韓昉字公美燕京人仕遼累世通顯昉五歲喪父哀泣盡哀天慶二年進士第一入金累官乾文閣待制知制誥充高麗國信使自天會四年高麗稱藩不進誓表累使皆不得要領昉至其國中教讀書知古今者商榷辭旨涉旬始置對謂昉曰小國事遠宋無誓表未嘗失藩臣禮今事上國當與同禮昉曰貴國必欲用古禮唐虞三代天子巡狩擊后四朝今天子方西狩按金史地理京東南二千餘里金主東巡高麗始在朝會之列百字疑誤貴國當從朝會其人無以對乃進誓表如約而還帝聞大悅按金史原作字韓改曰非耶誰能辦此舉遼處部尚書又遷翰林學士兼太常卿修國史朝廷議禮制度因革咸出其手除濟南尹拜參知政事封郡國公俄以儀同三司致仕天德初加開府宰丞屬文長於詔冊作太祖睿德神功碑當世稱之後高麗使者必必問昉安否

與許霖等欲與絞相結按拒之松年等謀以黨事誅殺

海陵前在宗室軍與松年厚善及即位擢吏部侍郎耶城

選戶部尚書海陵選中都從權貨務復鈔引法皆松年

啟之海陵謀伐宋以松年家世仕宋累擢顯位以贊南

人親聽政吏部尚書尋拜參知政事遷尚書右丞宋幾

為左丞封郡國公正隆二年進拜右丞相加儀同三司

封衛國公四年卒海陵惜之加封吳國公諡文簡祿

年事繼母以孝聞書周視黨性修文詞清麗尤

樂府與吳激齊名時號吳蔡體子珪字正甫中進士第

累官戶部員外郎兼太常丞書作兩燕王墓辨據葬制

名物歌刻甚詳號為博辨安國軍節度判官高元鼎坐

監臨奸事求援於太常博士田居實大理司直吳長行

吏部主事高麗卒等以屬稱問官御史臺典事李仲柔

仲柔號之辭連及珪吾四久之除河東北路轉運副

使人為禮部郎中得風疾失音除瀛州刺史同輩已奏

謝珪獨不能入見乃致仕尋卒珪之文有補正水經五

篇南北史志三十卷續金石遺文跋尾十卷晉陽志十

二卷文集五十五卷

吳激字彥高建州人父武宋進士終朝奉郎知蘇州激

米芾嗜工詩能文字畫優逸得帝筆意尤精樂府將宋

命至金以知名留不遣命為翰林侍制皇統二年出知

涿州到官三日卒自號東山有東山集十卷行世

馬定國字子卿在平人自少志趣不羈宣和末題詩酒

家坐獲誚得罪囚以知名劉彥立遊歷下以詩獻豫深

大悅授監察御史仕至翰林學士嘗作石鼓辨云是字

文周時所造出入傳記引據甚明學者以此辨珪燕王

墓辨初學詩未入人處夢其父與方寸白筆從是文章

大進有集傳於世

任詢字君謨易州軍市人父賈有才幹善書喜談兵政

宣間游江浙詢生於處州為人慷慨多大節詩為當時

第一畫亦入妙品王庭筠獨以才具許之登正隆二年

進士歷益都都判官北京鹽使致仕優游鄉里家藏

法書名畫數百軸後卒

趙可字獻之高平人貞元二年進士仕至翰林直學士

博學高才卓然不羈一時詔詩多出其手流輩服其典

雅其歌詩樂府尤工號玉峯散人集

郭長倩字曼卿文登人登皇統六年經義乙科仕至祕

書少監兼禮部郎中修起居注與胤胤望王無說劉昂

老劉無黨相友善所撰石決明傳為時輩所稱有良嵩

集行世

蕭永祺字景純遼陽人從弘簡本名富里少好學通契

丹大小字廣寧尹耶律固奉詔譯書辟置門下因盡傳

其業固卒永祺率門弟子服膺寶貴固作遼史水成承

祺繼作上之除太常丞海陵為中京留守特見親禮累

遷翰林學士承旨尚書左丞耶律安禮出守南京海陵

欲以承祺代承禮問辭或問曰公通知人主以遠往時

何多讓也承祺曰執政兼天下休戚縱欲貪榮寵如

蒼生何海陵管選廷臣十人備訪獨承祺議論寬厚

時稱長者後卒

胡嗣字元化磁州武安人少嗜學金人下河北為軍士

所掠至燕亡匿香山寺與僧保羅處禪昉一見異之使

賦詩見志操筆立成昉館置門下使其子同處教育

之嘗謂人曰胡生才器一日千里他日必名世天會中

舉進士第一累官定州觀察判官督教不倦士子聚居

善百數為河朔學校之冠改同知深州軍州事即守暴
吳茂僚僚屬稱折之以禮守愧服郡事一委之州管五
縣例置弓手皆市井無賴名為盜所至擾民彌知其
敏悉罷去歲省民錢五千餘萬運禮部郎中典禮多所
裁定海陵初拜平章百官賀於朝室獨不跪海陵問
故對曰朝服而跪見君父禮也海陵深器重之及即位
累遷翰林學士改刑部尚書歷從至汴得疾卒

王觀字無說彰德人宋宣和太學兩試合格調屯留
主簿入金除大憲合歷實勝鹽官轉河內令歲饑盜起
設方略以購盜得之沁水泛濫發民築堰築指吏為姦
者嚴賈之減費費半較與前令韓希甫皆有幹能而正
平令張元治壞差不及民為之誅曰西山至河岸縣官
兩人半皇統初因諱防屬召禮慶奉翰林文字二年試
館閣職文居最速與授之選禮部員外郎海陵當國欲
令百官避堂諱發言人臣無公諱遂止肅仲恭封王欲
拔還故事用崇禮殿殿與郎中程承固言其非竟不行
海陵由是重之天德中累遷禮部侍郎翰林侍講學士
改太常卿同修國史權禮部尚書大定二年奉遷睿宗
山陵儀注不應典禮兩階詔改創五龍車兼翰林學
士承旨修國史四年卒競傳學能文善草隸工大字兩
都宮殿廟皆其所書士林推第一云

楊伯仁字安道伯雄弟天性孝友讀書一遍成誦登皇
統九年進士以事親不求調天德二年除應奉翰林文
字嘗夜召賦詩未二鼓奏十詠海陵喜又因府屬賦詩
以諷改左拾遺進士呂忠翰廷試已在第一海陵以程
文示伯仁問優劣對曰當在優等海陵曰此今試狀元
也伯仁遂隨諫官侯唱名乃出海陵嘉其慎密世宗時

伯仁又稱孟宗嚴發解程文當成大名是歲宗嚴府省
廷試皆第一號孟四元時論以為知文為大名少尹即
中蒙民懷悉窮竟渠黨四境帖然議館陶大辟得其寬
狀人為立祠召入為翰林侍制權禮部侍郎翰林直學
士改吏部侍郎兼侍講伯仁久在翰林文詞典麗帝深
嘉之俄兼太常從幸上京素多病至臨瀛感疾還中都
明年卒

鄭子聘字景純大定府人父宏遠金源令二子京子
聘楊邱行書曰金源二子鳳毛也小者尤特達後必名
世天德二年邱行為太子左衛率府率廷試海陵以子
聘文示邱行對曰可入甲乙及拆卷果中甲榜第三調
翼城丞運贊皇令召為書畫直長子聘頗以才望自負
常憚不得為第一甲第一人正隆二年會試海陵示以
第一人程文子聘少之問作賦對曰甚易因曰矜人莫
己若海陵不悅使與翰林修撰楊伯仁宣徽判官張汝
霖應奉翰林文字李希顏同進士雜試親覽試卷中第
者七十三人子聘果第一海陵奇之除翰林修撰改侍
御史京職早部子聘決囚遂澗兩人以比類真卿世宗
立定並書遷待制累遷翰林直學士改吏部侍郎兼修
國史時修海陵實錄帝謂知其詳無如子聘者專以委
之大定二十年卒

免懷英字世傑馮州人宋太尉進十一代孫父純味秦
安軍錄事參軍卒官懷英與母不能歸因家為大定十
年進士累官翰林侍制兼同修國史懷英能屬文工篆
籀當時稱為第一與鳳翔府治中都僕充選史刊修官
應奉翰林文字伊刺益趙淵等七人同為編修官凡遠
時碑銘墓誌及諸家文集記遺舊事悉上送官時章宗

好文辭旁求文士以備侍從嘗曰近日制辭惟懷英
最善明昌元年遷國子祭酒三年議開邊防濠貽與河
列十六人請罷其役詔從之遷翰林學士承安二年乞
致仕改奉宣軍節度使明年召為翰林學士承旨泰和
元年增修遼史編修官三員詔為紀志列傳刊修官有
改除者以書自隨久之致仕大安三年卒諡文獻

欽定續通志卷五百六十五

文苑傳

金一

趙溫

周昂

王元節

李經

劉昂

李純甫

李獻能

王若虛

麻九疇

元德明

趙溫字文瑞東平人大定二十二年進士仕至禮部郎中

性沖濤學道有所得尤工書自號黃山道業文言其

正書體兼顏隸行草備諸家體其起放又似楊凝式竟

懷英小篆李陽冰以來鮮有及者時人以風配之號竟

趙有黃山集行世

周昂字德卿真定人父伯祿字天錫大定進士仕至同

知沁南軍節度使昂季友喜名節學術醇正文筆高麗

僻教其甥王若虛曰文章工於外而拙於內者可以驚

四筵而不可以遠獨坐可以取口稱而不可以得首肯

又云文章以意為主言語為役今人往往驛其所役至

反役其所主難極辭詰之工而登文之正茂繼第渭南

和簿有異政入拜監察御史路鐸以言事被斥昂遂以

詩為人所擠病東海上十數年始入翰林言事愈切直

大安兵興樞六部員外郎從宗室承裕軍失利跳走上

谷眾欲徑歸昂獨不從城陷與其子嗣明同死於難

王元節字子元弘州人祖山甫遺戶部侍郎父誦海陵

朝左司員外郎元節家世貴而從學甚謹源源劉瑪

愛其才俊以女妻之遂傳其賦學登天德三年詞賦進

罷即道通鄉里以詩酒自娛號愚齋有詩集行世弟元

德亦第進士有能名終南京路提刑使

王庭筠字子端河東人大定十六年進士調恩州軍事

判官郡民第四謀不軌事覺逮捕千餘人獨郡運去庭

筠以計獲之分別誣訊既訖預謀者十二人明昌元年

召試館職御史臺言其嘗犯讎罪不當以館閣處之遂

罷三年以參政守貞薦召為應奉翰林文字五年帝顧

謂宰執曰應奉王庭筠朕欲以詔詭奪之其人才豈易

得近究懷英作長白山圖文殊不工訪文士多如庭筠

不論其文類以行止為善大抵讀書人多口頰昔東漢

之士與宦官分朋固無足怪如唐牛李末司馬光王安

石均為儒者而互相排毀何邪遂遷庭筠為翰林修撰

承安二年坐道秉文上書事降鄆州防禦判官泰和元

年復起為修撰扈從林山應制賦詩三十餘首帝甚嘉

之明年卒庭筠備觀秀偉外若簡貴而接人以和少有

可取極口稱道雖百員不恨從游如韓滉蒲路元亨輩

連卿李公度薦引如趙秉文馮學李純甫皆一時名士

世以知人許之為文能道所欲言暮年詩律精麗七言

長篇尤工險韻有義辨十卷文集四十卷書法學米元

章善山水墨竹子曼籟亦能詩并書仕至行台右司郎

中

劉昂字之昂興州人大定十九年進士高曾而下七世

登科昂天資警悟律賦自成一家作詩得晚唐體尤工

絕句為尚將省探調平涼路轉運副使母憂去職連舉

十年有薦其才於章宗者自國子司業擢左司郎中會

掌書大中與賈益言除授事為言者所劾辭避連昂

帝怒一時間人如史肅李著王宇宗室從都皆遠昂

降上京留守判官道辛

李經字天英錦州人作詩極刻苦喜出奇語不蹈襲前

人李純甫見曰真今世太白也名大震再舉不第拂衣

去南渡後其鄉帥有表至朝廷士大夫議之曰此天英

筆也朝廷以武功就命伴其州後不知所終

劉從益字雲卿澤州人高祖揭天會初詞賦進士從益

博學強記精於經學能文章為詩九言大定元年

進士累官監察御史與當路辨曲直得罪去久之起

為英縣令修築縣俗有古良吏風樂於兵興戶減三之

一田多不毛賦賦七萬石如故從益請於大司農為減

一萬民甚賴之流亡歸者四千餘家末幾被召百姓乞

留不許入投應奉翰林文字踰月疾卒葉人立石頌德

著有蓮門集子那字京叔在大學有文名值金末喪亂

作歸潛志以紀念事修史者多采焉

呂中字字信臣冀州南宮人張建字吉甫蒲城人皆有

詩名中字有清醇集建明昌初授絳州教官召為應奉

翰林文字以老請致仕章宗愛其純素不欲令去授同

知華州防禦使仍賜詩以寵之自號蘭泉有集行世

李純甫字之甫弘州襄陰人祖安上舊魁西京進士父

采卒於益都府治中純甫幼穎悟初業詞賦愛左氏春

秋更為經義學承安二年進士尋試兵機慨有經世

志章宗南征兩上疏勝負多如所料章宗聽入翰林元

兵起上疏論時事不報自宗遷汴丞相高琪擅威福擢

為左司都事純甫審其必敗以母老辭去高琪謀復入

翰林連知賀舉正大末坐取人論新格出停坊州未赴

改京兆府判官卒於汴純甫晚年喜健力孫其與義自

類其文凡論性理及國佛老二家者號內稱其餘應物

文字為外稱
王德字飛伯大興人儀狀魁奇目光如鶴為文法博宗
元閔律古勒韻數千言歌詩俊逸效李白嘗作王子
小傳以自敘天興初汴京被圍上書言事不報圍稍解
挺身突出為兵士所得其將遇之甚厚嘗行無機防
為其下所忌殺

宋九嘉字飛卿夏津人為人剛直豪邁少游太學有能
賦聲長從李純甫讀書為文有奇氣與曹淵李程相伯
仲至宣元年進士歷監田高陵扶風三水四縣合咸以
能稱入為翰林應泰正大中以疾去沒於蔡巳之難
全史此下有夏淵傳詳錄
可紀亦無著述今刪詳錄

李獻能字欽叔河中人先世有為金吾衛上將軍普號
李金吾家迫獻能以文學名從兄獻卿獻誠從弟獻甫
相繼擢第補四柱李家獻能苦學博覽於文尤長四六
貞祐三年詞賦進士廷試第一宏詞優等授應奉翰林
文字應機敏捷號為得體出為鄆州觀察判官趙東文
李純甫薦之復入遷修撰正大末由鎮南軍節度副使
充河中帥府經歷官元兵破河中奔陝州行首權左右
司郎中值趙三三軍變遇害獻能家固饒財盡於貞祐
之亂在京師無以自資其母素養者厚於自奉小不如
意則必呵譴獻能處之自若時以純孝稱之

王若虛字從之藁城人承安二年經義進士歷管城門
山二縣令皆有惠政薦為國史院編修遷應奉翰林文
字奉使夏國還轉著作佐郎修章宣二朝實錄成遷平
涼府判官入為直學士天興二年准立變舉小報吳輩
請為建功德碑召若虛為文時奕特勢作威人或少忤
則獲構立見屠滅若虛謂元好問曰今召作碑不從則

死作之則名節掃地不若死之為愈然我姑以理論之
乃謂奕輩曰丞相功德碑當指何事奕輩怒曰但以
京城降活生靈百萬非功德乎若虛曰學士代王言功
德碑謂王言可乎且丞相既以城降則朝官皆出其門
自古豈有為主帥誦功德而可信後世哉奕輩不能奪
改召太學生劉祁麻革與好問張信之為之既成以示
若虛共剛定止直敘其事而已後兵入城不果立金亡
徵服北歸藥陽與渾源劉都東游泰山至黃峴嗚呼草
美乎願謂同游曰泪沒塵中一生不意晚年乃造仙府
誠得終老此山志願畢矣乃令子忠先歸子恕同行因
垂足坐大石上良久瞑目而逝所著文章有備夫集源
南道老集按前朝詩志載若虛文貴議論有體致不
服諸處退之原道好文字末云河為百源史記有失支
原道黃山谷詩太奇對好與漢南道老集四十五卷下字
原亦足見其好尚詩文止載

麻九疇字知幾易州人七歲能草書作大字一時目為
神童章宗召見問汝入宮殿中懼怯否對曰君臣猶父
子也宦僕父邪帝大奇之南渡後入遂平西山以學
古自力博通五經易春秋尤長興定末試開封府詞賦
第二經義第一再試南省復然及廷詩以漢懸士論惜
之正大初門人王說王采若俱中第帝怪其年幼問之
知常師九疇平章侯擊薦之特賜盧亞榜進士以病未
拜官告歸再授太常寺太祝權博士復謝病去居鄆城
天興兵亂挈家走確山為元兵所得舉至廣平病死九
疇稍易學後喜邵堯夫皇極書因學洵邑其著書
射覆之術晚更喜邵堯夫皇極書因學洵邑其著書
為文精密奇健詩尤工徽明昌以來稱神童者五人太
原常澤壽四歲能作詩劉滋刻徵張漢臣後皆無稱獨

九疇能自樹立者如趙秉文以徵君目之而不行金
史此下有李汾傳無著述可
紀亦無著述今刪詳錄
元德明太原秀容人自幼嗜書口不言鄙事樂易無咤
吟布衣蔬食處之自若家人不敢以生理累之舉舉不
第放浪山水間卒有東臯集子好問字裕之七歲能詩
年十四從隸川都督卿學不事舉業淹貫經傳百家六
年而業成下太行渡大河為真山琴臺等詩趙秉文見
之稱為近代所無興定五年登第果官左司都事轉行
省左司員外郎金亡不仕幸好問為文有繩尺備眾體
其詩奇崛而絕雕刻巧特而耐綉履兵後故老皆盡好
問詩為一代宗工四方碑銘志盡趨其門所著文章
詩若干卷杜詩學一卷東坡詩雅三卷錦機一卷詩文
自警十卷以金源氏有天下典章法度幾及漢唐史作
已所當任時金國實錄在順天張萬戶家願寫撰述既
為樂變所沮而止乃構亭於家著述其上名曰野史凡
君臣遺言往行采摭所聞有所得輒記錄至百餘萬言
今所傳有中州集及壬辰編後稷金史多本其說云

欽定續通志卷五百六十六

文苑傳

元

胡長孺之號 熊朋來 戴表元

半鹿齋 鄭深孫 陶儀 康宇

楊載 李相中 劉誠 劉奇申 吳師道

陸文圭 吳棫 陳旅 陳壽 李孝尤

胡長孺字汲仲婺州永康人其先自天台來徙祖嚴起

宋嘉定進士知開康事時父居長孺其學益大振咸謂中

外舅徐道隆為四川宣撫參議官長孺從入蜀銓試第

一吳高彭李滄梅應存等號南中八士歷任福建州倅

宋亡退棲永康山至元二十五年中下詔求賢有司強起

至京待詔樂賢院既而召見內殿拜集賢修撰與宰相

議不合改授揚州尋移建昌至大元年轉台州路鹽

海縣主簿浙東大稅貢賦同知托歌徵南漢行勸貸法

徵富民錢一百五十萬以二十五萬屬長孺藏之長孺

察其有虧沒意悉散之民悅而果察錢長孺抱病進曰

錢在是矣托歌徵南雖怒不敢問豈有銅鐵舉盜私伺

其開假出抄為過客思長孺偽衣商人服令者頭負負

以從險戒竊卒歸其後比至嚴中盜果突出皆成擒盡

捕其竊負之法草編繫浮屠居滿佛書一經失衣適長

孺出罪訟之命以夢與翠翠京中號滿佛書如初長孺

閉目叩齒曰吾使神監之矣益衣者行數周夢富第一

寧廉閱孺讀視長孺指稱之還所失衣不孺兄有弟負

珠步搖於兄者兄妻愛之始言亡於益屢訟不獲直往

告長孺叱之去未幾治他盜益誣兄受步搖為贓逮

至辨甚力長孺曰爾家信有是問謂誰那兄倉皇曰爾

有之乃弟所贖者趨持至呼其弟示曰非爾家物乎遂

還之延祐初轉兩浙長山場鹽司丞未上以病辭隱杭

之虎林山以終長孺初師清田余學古學古師邑人王

夢松夢松受學能泉葉味道味道則朱熹弟子也講源

既正長孺益行四方旁求旨趣始信涵養主敬為最切

默存靜觀超然自得故為人光明宏偉尊務明本心之

學慨然以孟子自許雅恐斯道之失傳誘引不憚一時

學者宗之晉言人雖最盛異物同產初無二本聽者皆

躍然興起至有本太息者為辭章有精粗非其人雖一金

易一字毅然不與按輟齋錄乃趙孟頫嘗為詞從奉

易為色名作偽解者若曰長孺正色學長孺曰長孺

名誠動受之長孺知愈堅其志如愚歸黃帝詩有云

高唐不離敬不從隨何物是歸時鳴謝謝取士屢司

文衡貴賤華文風為之一變晚晦武林病卒所著有

瓦缶編南昌集與海漫鈔顏樂齋稱行於世其從兄於

稱之純皆以經術文章名之綱字仍仲霄被感書其於

發音字畫之說自古獨造其妙惜其書不傳之純字釋

仲咸消進士幾屢如古獨行書文尤明雅可誦人稱之

為三胡云

熊朋來字與可豫章人宋咸道進士授寶慶府簽書判

官事未上世祖初得江南未嘗盡求末進士而兼進士

以狀元王龍澤為江南行臺御史朋來與龍澤同榜聲

名不相下然不肯表揚奇進隱處州甲申生徒受學者

常百數十人取朱子小學書要其要領以示之學者家

傳其書幾遍天下與人講經義日益不權會朝廷遣治

書侍御史王楊銓外遷於江西於是參政後吳季世安

列薦朋來速為福建廬陵教授晚以福清州判官致仕

學者稱為天儒先生延祐設科行首爭請為考官朋來

以應試者大半皆及門不赴其後江浙漸廣事卑詞致

禮始往應之及對大廷其所選士居天下三之一焉初

朋來以周禮首薦鄉郡而元制周官不與設科治黨記

者又鮮朋來屢以為言蓋朋來之學諸經中三禮尤深

是以當世言禮業者咸推宗焉至治中英宗始親祀太

廟敕章制禮作樂學士元明著以朋來薦未及召而卒

有家集三十卷 補說七卷 補宋載 補 補

戴表元字帥初慶元奉化州人七歲學古詩文多奇歸

稍長從里師習詞賦氣豪不肯為咸消中登進士乙科

開宋季文氣衰薄而辭敏傲然以起衰為己任時四

明王應麟天台舒岳祥並以文學稱第一代表元者從

而受業故其學博而肆其文清深雅潔而勁發開事

華貴而剛角不踰東南文章大家必推首焉大德八年

陳信州教授再開秦州時年六十餘矣以疾辭其後韓

林集賢復以修撰博士交薦不起尋卒有剽源集行世

半應龍字伯成其先蜀人後徙吳興祖子才仕末贈光

祿大夫諱清忠按宋集龍云子才以言事時字龍

吾子曰尚文龍為大理少卿應龍功勳最著為文有渾厚

氣嘗以任子補京職盡讓諸從弟而自讓舉子成感消

進士時實似道當國欲遂一見處以高第應龍拒不在

及廷對策其言上下情隔國勢危急之狀考官不敢置

上第除光州定城尉應龍曰昔吾祖封策以直言忤史

彌遠得洪崖尉今固當爾無愧也沿海制置司辟為屬

以兵辭宋亡故相留夢炎事世祖為史部尚書以書召

之不答已而起家教授溧陽州晚以上元縣主簿致仕

初宋亡時噤已退不仕一門父子自為師友討論經學

於諸經皆有成就惟五經音考盛行於世應龍為文長於敘事時求其文者車轍滿門人擬之眉山蘇氏父子學者因其所自號稱曰眉山先生奉定元年卒

鄧潘孫字景獻處州人宋景定間進士為建寧郡官至元三十年以孫孫名薦召世祖召見授樞密直學士尋遷侍講學士乞致仕歸弟陶孫字景潛亦宋進士監西嶽祠先陶孫徵至國奏對稱旨授翰林國史院編修官纂修宋史至德祐末年事陶孫曰臣嘗事宋宋是年亡義不忍吾世祖之厚德奉翰林文字後出為江西儒學提舉孫孫兄弟在當時最號博洽士大夫翕然推重潘孫所著有大易法象通貫周易記玩等書陶孫有文集若干卷

陳字字剛中台州臨海人至元中以布衣上大一統賦江浙行省聞於朝署上蔡書院山長考滿謁選京師世祖命尚書梁自使安南邊兩士為介朝臣薦字博學有氣節授翰林國史院編修官為副至安南世子陳日濤以憂制不却迎又不令由中門入曾致書諸貴往復再三辭直氣壯若字輩也其所屬字悉卻之詳見梁曾傳使遠除翰林待制帝方欲賞之憂地而廷臣以字南人且尚氣頗疑之調建德路治中再遷衢州所著多著善政秩滿謁典鄉都復授台州路治中大德七年奉使宣撫循行諸道時台州旱民饑道運相率浙東元帥托欲徵爾以省糧賑濟怙勢立威字懇其不法蠹民事宜撫使按實坐其罪命發倉賑救民賴全活者眾而字亦以此致疾卒於家字天材過人性任俠不為偽詩文任意即成不事雕飾有文集行世 按台州府志云劇陶大壽戴光正字景文 江柯山等原詳錄

楊戴字仲引其先居建之補城後徙於杭少孤博涉學壽年四十不仕戶部買國英數薦於朝以布衣召入為翰林國史院編修官與修武宗實錄延祐初仁宗以科目取士戴首應詔登進士第第仕宦國路推官初趙孟頫在翰林得戴所為文極加推重由是名動京師其文章一以氣為主博而敏直而不肆尤以詩名家嘗語學者曰詩當取材漢魏而音節則以唐為宗白其詩出一洗宋季之陋同時有梅剛中字志行上元人為文奇異簡澁動法古人不屑為世俗平凡語元明善極歎異之仕至翰林待制有霜月集行世其甥李相字晉仲同鄉人由鄉貢進士累遷江浙儒學副提舉亦以文鳴江東戴與剛中同輩行而相則稍後云

劉說字桂翁吉安廬陵人按歐陽玄墓誌云其先自南唐 幼失父知自樹立既冠重厚醇雅業以誦道自居 文根柢六經圖說諸子百家融液今古而不露其蹕厲 風發之狀四方求詩文者日至於門所著有桂隱集至 正十年卒同鄉龍仁天字觀復劉岳甲字高仲皆與說 齊名而仁天之文尤奇遠流應所註周易多發前儒之 所未發用薦者以岳申為遠勝儒學副提舉仁夫為江 浙儒學副提舉皆不就

侍御史孔思立薦之朝召為國子助教尋遷博士其教一本宋子之旨而遵許衡之成法六館諸生成自以為得師以禮部郎中致仕於家所著有身詩書經說春秋胡傳附辭數國策校註歌鄉錄及文集二十卷 陸文圭字子方江陰人幼穎悟博通經史百家宋末成涪初以春秋中鄉選宋亡隱居城東學者稱曰鹿東先生 延祐設科有司彊之就試凡一再中鄉舉為文融會經傳縱橫變化莫測其涯際東南學者皆宗師之朝廷數遣使馳聘以老疾不果行卒文圭性高邁以奇氣自負於地理考覈尤詳凡天下郡縣沿革人物土產彙能數記如指諸掌先屬職一日語門人曰以數考之吾州二十年後必被兵吾死當葬不食之地勿封勿樹使人不知吾墓所在庶無暴骨之患其後江陰亂家盡發人服其先知有潘東穎稱二十卷同里梁益字友直博洽經史古文辭其教人以變化氣質為先學徒不遠千里從之自文圭既卒浙西稱學術簡正者惟益而已所著書有三山稿詩精餘史傳姓氏纂又有詩偽通深得朱子之學後卒

吳師道字正傳愛州蘭溪人自稱仲卿善記覽工詞章才思涌溢弱冠請來儒真德秀遺書慨然有志為己之學嘗以持教致知之說質於同郡許謙謙復之以理一分殊之旨由是造詣益深大旨在發揮義理而以興異錄事遷池州建德縣尹所至有治聲中書左丞呂思誠

陳旅字眾仲興化莆田人資稟穎異稍長至溫陵從鄉先生傅古直游發名日進以為為閩海儒學官御史中丞馬祖常使泉南一見奇之因欲游京師度集見其文慨然曰此所謂我老將休付子斯文者矣即延至館中朝夕相講習自謂得友手章趙世是力薦之除國子助教居三年考滿諸生不忍其去請再任焉元統二年出為江浙儒學副提舉至元四年人為應奉翰林文字至正元年遷國子監丞又二年卒旅於文自先秦以來至唐宋諸大家無所不究故其文典雅源必求合於古

作者有文集十四卷按書史會要云蘇善古隸旅威集
爲知己其在浙江時集歸田已數載歲且大比請於行
省參政富珠哩神親奉書幣請集主文鄉闈欲爲問候
計衝首炎醫千里至臨川集感其來留旬日而別惓惓
以斯文相勉既而聞旅卒深痛悼之同時有程文隱釋
留皆名士文字以文徵州人仕至禮部員外郎作文明
潔而精深集亦多稱之按一統志云自地影南上釋留
字伯敷處州人爲人雖口吃而精敏異常諸經註疏多
能成誦文辭汪洋浩博其氣浮如官國子助教按書史
釋留學歲獲優異者謂二人皆與旅相伯仲云
李孝光字季和温州樂清人少博學篤志復古隱居雁
蕩山四方之士遠來受學至正七年詔徵隱士以處書
監著作郎召赴京師見帝於宣文閣進孝經圖說順帝
大悅明年授書監丞卒於官孝光以文章負名當世
其文一取法古人非先秦兩漢語弗以措辭有文集二
十卷雁山十記一卷

欽定續通志卷五百六十七

隱逸傳

晉宋至後魏稱名不同總曰隱逸考新舊唐書及宋金元史皆有隱逸傳惟五代史遼史附焉今於五代史一行傳中宋其人之合於隱逸者補之遼史則仍其詞云

唐

王績

宋桃惟

孫思遠

田游原

王友貞

王希夷

李元愷

衛大經

武攸緒

白履忠

盧鴻一

吳筠

蒲師正

司馬承禎

賀知章

秦系

張志和

陸羽

崔觀

陸龜蒙

王績字無功將州龍門人性開放不喜拜揖兄遙隔未大備也聚徒汾陽開徵古作元經按新書本傳云原自傳稱汾州州人春秋禮何白履忠後至後魏書云原自兒年之書謂之元經原作白履忠之誤今或云又為中說以擬論語通知籍遠歲不娶以家事躬履歲冠冠皆不與也與李播呂才善大業中舉孝悌廉潔授祕書省正字不樂在朝求為六合丞嗜酒不任事時天下已亂因勸遂解去數日網羅在天吾且安之乃還鄉里有田十六頃在河清間仲長子光者舊唐書作仲亦隱者也無妻子結廬北渚凡三十年非其力不食績愛其貞徒與相近子光稍未嘗交語與對酌酒惟延績有奴婢數人種桑春林種酒養鶩時藥草自供以周易老子莊子置牀頭他書罕讀也欲見兄弟輒渡河還家游北山東

皋著書自號東臯子乘牛經滌肆留或數日高祖武德初以前官待詔門下省改事官給酒日三升或問待詔何樂邪答曰良配可戀耳侍中陳叔達問時大樂書史時稱斗酒學士良觀初以疾罷復調有司時大樂書史焦革家善釀績求為丞吏部以非濫不許績固請曰有深意竟除之革死妻送酒不絕歲餘又死績曰天不使我酣美酒邪棄官去自是大樂丞為清職追述革酒法為經又采杜康儀狄以來善酒者為譜李清風曰君酒家南董也所居東南有盤石立杜康祠祭之尊為師以革配著辭鄉記以次到伯涪德頌其飲至五斗不亂人有以酒逸者無貨輒往著五斗先生傳刺史崔喜悅之請相見答曰奈何坐召嚴君平耶卒不詣杜之松故人也為刺史請績講禮答曰吾不能指讓邪君門談糟粕棄醇醪也之松歲時臘以酒脯初兒疑為磨者作耶換附書未成績續徐功亦不能成貞觀十八年齊知終日命薄葬自誌其墓而卒

宋桃惟益州成都人嘗泊稅務被裘曳索人莫測其所為長史賈胤見之還以衣服鹿麕饋釋過署鄉正委之地不肯服吏結廬山中夏則簾冬樹木皮葉自蔽避道無所受晉繼十芒履置道上見者曰居士屨也為糶米若易之置其處輒取去終不與人接其為屬草柔細瑣結促密人爭踰之高士廉為長史備禮以請降階與之語不答瞪視而出士廉拜曰祭酒其使我以無事治蜀邪乃簡修日薄賦徵州大治屢遣人存問兒輒走林草自隱云

孫思邈京兆華原人通百家說善言老莊周洛州總督獨孤信見其少異之日聖童也願奉大難為用爾及長居太白山隋文帝輔政以國子博士召不拜密語人曰後五十年有聖人出吾且助之太宗初召詣京師年已老而頑聽聰瞭數日有道士欲官之不受顯慶中復召見拜諫議大夫因辭上元元年稱疾還山高宗賜良馬徵都陽公主臣司以居之恩理於陰陽推步醫藥無不善孟詵盧照鄰等師事之思邈有惡疾不可為或問曰高醫愈疾奈何答曰天有四時五行寒暑迭居和為雨怒為風憂為雲福氣為虹霓天常數也人之四支五臟一覺一寐吐納在來流為榮衛氣色也發為音聲人常數也陽用其形陰用其精天人所同也失則壽生熟否生寒結為痛積形為癰疽奔刺喘之竭則燥極發乎面動乎形天地亦然五緯縮躡字轉飛流其危診也變異不時其落否也石立土崩是其癰疽山崩土陷是其癰疽奔風驟雨其喘乏川潰洞洞其燥極高醫導以藥石救以砭劑聖人和以至德輔以人事故體有可愈之疾天有可振之災思邈曰人事奈何曰心為之君君向善故欲小許日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小之謂也曠為之將以果決為務故欲大許日日起起武夫公侯干城大之謂也仁者靜地之象故欲方傳曰不為利回不為義坎方之謂也智者動天之象故欲圓易曰見幾而作不候終日圓之謂也復問發生之要答曰天有盈虛人有屯危不自慎不能濟也故養生必先知自慎也慎以畏為本故士無畏則仁仁義無畏則禮禮極工無畏則規規矩無畏則衡不立君無畏則亂不治是以太上畏廢惡臣無畏則勸不立君無畏則亂不治是以太上畏道其次畏天其次畏物其次畏人其次畏身身發於身者不拘於人畏於己者不制於彼慎於小者不懼於大戒

於近者不侮於遠知此則人事畢矣初總戎等修齊梁周階等五家史屢召所遺其傳最詳承道初辛年百餘歲遺令薄葬不藏明器祭去在年孫處約常以諸子見思遺曰役先願值賈惟願在戰兵後皆歸太子詹事盧齊卿之少也思遺曰役五十年位方伯吾孫爲處吏願自愛時思遺之孫尚末生及馮爲蕭丞而齊卿徐州刺史

田游巖京兆三原人永徵時補太學生罷歸入太白山母及妻皆亡方外志與其棧運山水開自蜀歷荆楚愛夷陵吉陽止讓其側長史李安明表其才召赴京師辭疾入箕山居許由祠薛元稱許由東鄰劉君不出高宗幸嵩山遺中書侍郎鄭元超就問其母賜藥物累召帝親至其門游巖野服出拜使止讓復帝命左右扶止之謂曰先生比佳否答曰臣所謂泉石膏肓煙霞鎖疾者帝曰朕得卿何異漢獲四皓乎辭元超贊帝曰漢欲廢嫡立庶故四人者爲出豈如陛下親降巖穴邪帝悅因敕游巖將家屬乘舟赴郡拜崇文館學士帝嘗幸天宮游巖嘗宅直官左部不聽受天子自書榜其門曰隱士田游巖宅進太子洗馬裴炎死坐素厚善放還山置衣

拊食不交富世惟與佛法昭末之間爲方外友云云其下有史也裴炎傳稱天授初江南有思使與周之百下都制朝大夫裴炎其官爲周舍人春官傳周州刺史裴炎傳裴炎往晉州曰裴炎性善言不可離口語雖切不可入人惡德傳今併刪

王友貞懷州河內人父知教善書隸武后時仕爲麟臺少監友貞少爲司燈局正字母病醫言得人肉咬良已友貞朝服以進母疾愈詔旌表其門素好學誦誦子弟如嚴若口不語人過重然諾時以爲君子歷長水令罷

歸中宗在東宮召爲司議郎不就碑能初以太子中舍人徵國辭疾詔給全祿終身州縣存問玄宗在東宮表請以蒲車召不至辛年九十九贈銀青光祿大夫

王希夷徐州滕人家貧父母喪爲人牧羊取備以葬薛嵩山師黃頤學養生四十年願卒更居兗州祖孫與劉玄博友善喜讀周易老子銀松柏葉雜雜年七十餘筋力柔強刺史盧齊卿就問政答曰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此言足矣玄宗東巡狩符州縣政勳見行在時九十六帝令張說訪以政事宦官扶入宮與說甚悅拜國子博士遷處山散州縣春寂致東帛酒內仍賜絹百衣一

李元愷邢州人博學善天文律歷性恭慎口不言人過宋璿書師之既富國將薦之朝非不答洛州刺史元行沖逸致之間經義舉贈衣服辭曰吾藝不可服祈懼懼不稱以逸致也行沖垢蝨復與之不獲已而受及還乃以己之所習素絲五兩酬行沖曰義不受無妄財也先是定州崔元鑿善禮學用張易之力投胡敵大夫家居給半祿元愷謂曰無功而祿災也辛年八十餘

衛大經蒲州解人卓然高行口無二言武后時召之因辭疾素善編寫侯亮竊聞其母辛盛暑往往巾或止之日方夏涉遠不如設書答曰書能盡意邪比至宛童以事行乃設席行巾禮不訊其家而還開元初舉攝爲刺史使縣令孔慎言就請辭不見大經遠於易人謂之易聖澤至死日靈臺自爲誌如言終

武攸緒則天皇后允准長子也恬澹寡欲好易莊周書少變姓名貫卜長安市得錢幾委去後更授太子通事舍人累遷揚州大都督府長史鴻臚少卿后革命封安

平郡王保封中岳周靜官願歷居后疑其詐許之以觀所爲依藉虛嚴下如素避者后遣其兄依直敦諱卒不起后乃異之盤桓龍門少室開冬藏茅葺居石室所賜金銀錫鬲野服王公所遺鹿裘素障履格塵皆流積不御也市田賜賜使家奴雜作自澀於晚晚年雖有紫

光登能見星中宗初降封舉國公還國司詞葉杜懷盈齊書以安車召拜太子賓客苦祈還山詔可安樂公主出降又遣通事舍人李選以羅書迎之將至帝敕有司即兩儀殿設位行問禮召見日山被葛巾不名不拜

依緒至更冠帶杖入通事舍人贊就位依緒趨就班再拜帝愕然禮不及行朝廷歡息賜子無所受視費來竭道寒溫外數無所言及還中書門下學士朝官五品以上並遣城東俄而諸草謀武氏連誦唯依緒不及睿宗恐其不自安下詔慰諭復召拜太子賓客不就連王重福之亂依緒以誣被繫張說表置廬山中書令姚元崇奏依緒在武后時未嘗風出今州縣遺士爲齋陞願詔賜嵩山舊居令州縣存問可開元十一年卒

白履忠汴州舊人真知文史居古大梁城時號裴邱子景忠汴州爲校書郎兼官去開元十年刑部尚書郎志愷爲履忠博學書業可代稱無易馬懷素入侍侍讀十七年國子祭酒楊瑒又表其賢召赴京師辭病老不任職詔拜朝散大夫乞還手詔許游京師往返里闈履忠留數月乃去吳越其里人也謂曰子素貧不常斗米匹帛難得五品亦何益履忠曰往契丹入侵家取排門夫吾以讀書爲免今終身高臥資役役豈易得哉

盧鴻一按新書作盧鴻字浩然後唐書作盧鴻其先幽州范陽人徙洛陽博學善書播盧嵩山蘭開元初備

禮再徵不至五年復詔有司備東帛儀之鴻一至東都
謁見不拜宰相道通事舍人問狀答曰禮者忠信之薄
臣敢以忠信見帝召升內殿置酒拜諫諸大夫固辭復
下制許還山歲給米百斛絹五十府縣爲致其家朝廷
得失以其狀聞將行賜隱居服官營草堂號禮澤澤
一至山中廣學黨徒至五百人所居室自號靈樞云
吳筠字員簡華州華陰人通經義美文辭舉進士不中
性高曠不耐沈浮於時去居南陽天寶初召至京師歸
隸道上薦乃入嵩山依蒲師正究其術南游天台與有
名士相契美文辭傳京師玄宗遣使召見大同殿異語
甚悅收得詔翰林獻玄綱三篇帝嘗問道對曰深於道
者無知老子其徒徒徒長紙札耳復問神仙冷煉法對曰
此野人事情歲月求之非人主所宜留意筠每開陳晉
名教世稱天子車之華沙門嘆其見道而高力士素事
浮圖共短筠於帝筠亦知天下將亂懇求還嵩山不許
詔爲立道館安祿山欲稱兵乃遣茅山而兩京附江淮
盜賊起因東入會稽剡中與李白孔巢父高鶴融和大
麻十三年卒弟子私諡爲宗元先生

潘師正貝州宗城人 讀書作 少喪母 廬墓以孝聞事
王遵知爲道士得其術居道遙谷高宗幸東都召見問
所須對曰茂林清泉臣所須也既不之矣帝尊異之詔
卽其處作崇唐觀及營奉天宮又數直道遙谷作門曰
仙游北曰尋真時太常新樂帝更名新仙遊仙題仙
曲卒年九十八 丹大 大夫 陰禮 玄 先生 授 道 通 判
事 兼 監 祭 令 制
司馬承禎字子微洛州溫人少好學漸於爲吏遂從潘
師正學辟殿導引術不通師正異之曰我得爾隱居

續通志 卷五百六十八 魏魯海 唐

正一法迷而四世矣因辭去福游名山廬天台不出武
后嘗召之未幾去景雲二年睿宗復命其兄承禎就起
之既至引入掖廷問其術對曰爲道日損損之又損以
至於無爲夫心所知見每損之尙不能已況攻異難
而劑智慮哉帝曰治身則別治國若何對曰國猶身也
故游心於澹合氣於澳與物自然無私焉而天下治
帝嗟味曰廣成之言也錫寶翠霞戴被靈之開元中再
被召至都玄宗詔於王屋山置壇室以居善篆隸帝命
以三體寫老子刑正文句又命王真公主及光祿卿韋
棣至所居按金鑄設詞賜焉卒年八十九藍銀青光
祿大夫諡貞一先生親文其碑

陸象先善篆先嘗謂人曰季真清談風流吾一日不見
則鄙吝生矣則天聖初羅推士超拔羣類料累遷太
常博士張說爲麗正殿修書使表知章及徐堅趙冬曦
入院撰大典等書開元十三年遷禮部侍郎兼集賢院
學士一日併開宰相源乾曜語說曰學士侍郎兼集賢院
說曰侍郎衣冠之選然要爲具員史學士懷先王之遺
經緯之文然後處之此其爲剛也玄宗自爲贊賜之選
太子庶子充侍讀中于薨詔選授而和章取舍不
平蔭子喧訴不能止知章務騰出首以決事人皆新之
坐徙工部肅宗爲太子知章遷賓客授秘書監晚節尤
誕放遠嬖里巷自號四明狂客及視書外監每醉輒屬
辭筆不停書成有可觀未始刊飾善草隸好事者具筆
研從之意有所懼不復拒紙縱十數字世傳以爲寶
天寶初病乃請爲道士還鄉里詔許之以宅爲千秋觀
而居又求周宮湖數頃爲放生池有詔鑿鏡湖利川一

曲既行帝賜詩皇太子百官饗送播其子信子爲會稽
郡司馬賜鯉魚使侍養幼子百爲道士卒年八十六
肅宗乾元初以禮葬昭德郡尚書
秦系字公緒越州會稽人天寶末避亂剡溪北都留守
薛兼誨奏爲右衛率府倉曹參軍不就客泉州南安安結
廬九日山穴石爲研注老子彌年不出刺史薛播卿往
見之歲時致羊酒而系未嘗至城門姜公輔之請見系
輒辭曰非去築室與相近忘流落之苦公輔相妻
在遠系爲舞山下張建封聞之不可致請就加牧書
郎與劉長卿善以詩相贈各稱德與日長初自以爲五
言長城系用備師攻之雖老益壯其後東度祿陵年八
十餘卒南安人思之號其山爲高士峯云

張志和字子同婺州金華人始名龜齡父海朝通莊列
二子書爲象罔白馬道諸篇任其說母夢極生腹上而
產志和十六探明經以策干肅宗特見賞重命待詔翰
林授左金吾衛錄事參軍因賜名後坐事貶南浦尉會
赦還以親喪不復仕居江湖自稱漁父徒著玄真
子亦以自號有草語者爲撰內解志和又著大易十五
篇其卦三百六十五互鷄齡恐其遲世不還爲築室越
州東郭茨以生草椽棟不施斤斧約席樓閣每垂釣不
設何志不在魚也縣令使浚渠載船無件色嘗欲以大
布製裘裘爲躬績織及成衣之雖累不解觀察使陳少
游往見爲終日留表其居曰元真坊以門隘爲買地大
其間號曰軒菴先是門阻流水無梁少游爲構之人號
大夫橋帝嘗賜奴婢各一志和配爲夫婦婦漁童樵青
陸羽嘗問孰爲往來者對曰太虛爲室明月爲燭與四
海諸公共處未嘗少別也何有往來頗類真卿爲湖州刺

志六四七一

史志和未過真卿以舟放瀾浦更之志和曰願為浮家
泛宅往來符管閑遊類如此善鬪山水酒酣或擊鼓
吹笛賦筆輒成管撰瀟瀟宗圖其廣求之不能致李
德裕補志和題而有名顯而無事不窮不避嚴光之比
云博學強記入孔氏後商出復明

陸羽字鴻漸一名疾字季疵復州竟陵人不知所生或
言有僧得諸水濱撫之既長以易自筮得蹇之漸曰鴻
漸子陸其羽可用為儀乃以陸為氏名而字之幼時其
師故以旁行書告曰終鮮兄弟而後後嗣得為孝子師
怒使執糞糠巧誤以苦之又使牧牛羽潛以竹畫牛背
為字得張衡南都賦不能讀危生故舉兒無嗜若成滿
狀師拘之令確草莽當其記文字情憤若有遺過日不
作主者履苦因臥曰歲月往矣奈何不知書鳴咽不自
勝因亡去匿為優人作談諧數千言天寶中州人種吏
署羽伶師太守李齊物見異之授以書遂廬火門山貌
倪唄口吃而辯聞人善若在己見有過者規切至忤人
朋友燕處意有所行輒去人疑其多嘔與人期而雪虎
類不避也上元初更隱若溪自稱桑苧翁園門著書
獨行野中誦詩擊木裴回不得意或痛哭而歸久之詔
拜羽太子文學徒太常寺太祝不就職員元末卒羽嗜
茶著經三篇言茶之原之法之具尤備天下益知飲茶
矣時竊茶者至羽羽形置湯突聞祀為茶神有常伯熊
者因羽論復廣著茶之功御史大夫李季卿直慰江南
次臨淮知伯熊善茶召之伯熊執器前季卿為再舉
杯至江南又有馬羽者召之羽衣野服單具而入李卿
不為設羽復之更著毀茶論其後尚茶成風時回紇人
朝始驅馬市茶

崔觀梁州城固人以養自業身耕妻取捨老無子乃以
田宅財貲分給奴婢而身與妻隱南山山南西道節度
使鄭餘慶辟為參謀謀就職不曉吏事餘慶得長者
文宗時左補闕王直方其里中人也上書論事見便殿
帝訪遺逸直方薦觀高行詔以起居郎召辭疾不至
陸龜蒙字魯望元方七世孫也父實虞以文應侍御史
龜蒙少高放通六經大義尤明春秋舉進士一不中往
從湖州刺史裴搏游博學應舉蘇二州辟以自佐齊至饒
州三日無所詣刺史蔡京車官屬就見之龜蒙不樂褻
衣去居松江甫里多所論撰雖幽憂疾病實無十日計
不少輟也文成窺囊篋中或歷年不省為好事者監去
得書悉誦乃錄譬比勸勸朱黃不去手所藏雖少其精
皆可傳信人書篇快壞并必為齋禱刑正樂聞人學講
論不倦有田數百畝屋三十楹田苦下雨潦則與江通
故常苦饑身畚插耘刺無休時或讓其勞答曰堯舜
疇禹胼胝彼聖人也吾一穉衣敢不勤乎嗜茶置園顧
淸山下或取茶租自判品第強又新為水說七種其二
初病酒再期乃已其後客至聚壺置杯不復飲不喜與
流俗交雖造門不肯見不棄馬升丹設蓬席南來書茶
竈筆釣具往來時謂江湖散人或號天陸子甫里先
生後以高士召不至李詩盧攜素與善及富國召拜左
拾遺詔方下卒光中章莊表龜蒙及孟郊等十人皆
嚮石補闕陸氏在姑蘇其門有巨石遠祖續督事吳為
嚮林太守罷歸無幾舟輕不可越海取石為重人稱其
廉號嚮林石世保其居云

五代

鄭遵 張薦明

鄭遵字雲裴滑州白馬人避後唐明宗祖廟諱以字行
少好學敏於文辭唐昭宗時舉進士不中見天下已亂
欲攜其妻子與俱隱其妻不從遵乃入少室山為道士
其妻數以書勸遵還家輒投之於火後聞其妻子辛一
轡而止遵與李振故善振後事梁黃顯欲謀逐遵不願
後振得罪南竄遵徒步千里往視之由是聞者益高其
行其後遊閩華山有五粒松脂溜入地千歲化為藥能
去三尸因徙居華陰欲求之與道士李道殷羅隱之方
善世目為三高士遵種田隱之賣藥以自給道殷有釣
魚術約而不餌又能化石為金遵嘗驗其信然而不之
求也節度使劉逵疑數以寶貨遺之遵一不受唐明宗
時以左拾遺晉高祖時以陳讓大夫召之皆不起即賜
號為道通先生天福四年卒遵好飲酒奕棋時為詩
章落人間多寫以繅素相贈遺以為寶至或圖寫
其形散於屋壁

張薦明齊人少以儒學游河朔後去為道士通老子莊
周之說晉高祖召見問道家可以治國乎對曰道也者
妙高物而為言得其極者尸居衽席之間可以治天下
也高祖大其言延入內殿講道德經拜以為師薦明聞
宮中奏時鼓曰陛下下問鼓乎其聲一而已五音十二律
鼓無一焉然和之者鼓也夫一萬事之本也能守一者
可以治天下高祖善之賜號通立先生後不知其所終

欽定續通志卷五百六十八

隱逸傳

宋一

戚同文

神放

魏野

高傳

徐復

何榮

宗義

陳搏

李湑

林通

何榮

戚同文字同文宋之楚鄙人世為儒術孤祖母博育於外氏奉養以孝聞祖母卒晝夜哀號不食數日鄉里為之感動始聞邑人楊敬教授生徒日過其學舍因投禮記隨即成誦日誦一卷感與而留之不終歲畢誦五經然即妻以女弟自是益勤勵時時不喪亂他意祿仕且思見混一遂以同文為名字誓管鮑之仕同文曰長者不仕同文亦不仕登依將軍趙直過來不起以家事托同文即為藉三世直厚加禮待為築室聚徒請益之人不遠千里而至登第者五六十人宗度許驥陳象與高象先郭成範王穉廉涉皆踐臺閣同文絕費尚信守義人有喪者力拯濟之宗族閭里貧乏者周給之冬月多解衣裘與寒者不積財不營居室或飽之輒曰人生以義為貴焉用此為由是深為鄉里推服有不徇孝悌者同文必諭以善道頗有知人鑒所與遊皆一時名士業聞人喜未嘗言人短與宗象張助膝知白為友生平不為師長子雖任隨州書記迎同文就養卒於漢東好為詩有五言集二十卷穆穆之善因便至郡一見相善多與酬唱徵之嘗云陶隱居號貞白先生純樸質直以道義自富遂與其門人追慕貞素先生二子推輪推舉官職方郎中致仕輪自有傳穆穆者虔城人力學

續通志

卷五百六十九

隱逸傳 宋

勤志不求聞達宗翼者蔡州上蔡人父為虞城主簿因家焉篤孝恭謹預米養母好學記經籍一見即能默寫書得歐陽虞柳楷法能屬文隱而不仕家無斗粟怡怡如也未嘗以貧窶干人市物不評價市人知而不欺同文謂翼曰子勞謙有古人風翼吾友也以其壽終其子度舉進士至侍御史宗西轉運使張昉有史料至殿中丞監改仕子信自有傳廉知白善為詩至刑部員外郎

河北轉運使涉為給事中高象先父凝祐刑部郎中

外郎致仕王穉事母甚謹太平興國五年進士至屯田郎中子漢清瀾渾渾漢子穉臣瀾子莫臣並進士及第

漢子夢臣進士出身

陳搏字圖尚亳州真源人始四五歲歲滿水岸側有青衣蠟孔之白是禮借日益及長讀經史百家之言一見成誦悉無遺忘賴以詩名後唐長興中舉進士不第遂不求祿仕以山水為樂居武當山九室巖服氣辟穀歷二十餘年但日飲酒數杯移居華山雲臺觀又止少華石室每寢處多百餘日不起周世宗好黃白術有以搏名聞者頗德三年命華州送至闕下留止禁中月餘從容問其術搏對曰陛下為四海之主當以政治為念奈何留意黃白之事乎世宗不之責命為漢中大夫周解

不受既知其無他術放還詔本州長史歲時存問五年

成州刺史朱憲陸辭赴任世宗命齋茶賜賜搏按朱子行錄云明世宗賜號白管乘白驅車入汴聞大輿即位大笑壓輿曰天下於是定矣太平興國初應召赴闕

史本傳云來朝不言養病數月來日雲來則息為至端

合言則為詩云總把三峰白雲來則博之赴闕實無端如也東都事略亦稱召至闕今疑或又按太平興國初本

傳作太平興國中今太宗待之甚厚太平興國九年宋

史太宗本紀太平興國九年十月或元復至闕帝益加禮禮謂宰相宋琪等曰搏獨善其身不于勢利所測方

外之士也因遣中使送至中書琪等從容問曰先生修養之道可以教人乎對曰搏不知吐納養生之理假令

白日沖天亦何益於治今天子博達古今深究治亂真

有道仁聖之主也正是君臣協心同德興化致治之秋

勸行修練無出於此琪等稱善以其語闊帝益重之賜

號希夷先生仍賜紫衣一襲賜數月令有司增葺所止

雲臺觀於還山端拱初忽聞弟子賈德昇曰汝可於張

超高鑿石為室吾將懇為二年秋石室成搏手書數千

言為表稱於七月二十二日化形於蓮花峰下如期而

卒搏好讀易手不釋卷常自號扶搖子善指玄篇八

一章言導養及還丹之事又有三峰寓言及高陽樂釣

潭集大中祥符四年真宗幸華陰至靈臺觀搏畫像

除其觀田租

神放字明遠河南洛陽人父諱史部令史調補長安主

簿放沈默好學七歲能屬文父嘗令舉進士放辭以業

未成不可妄動每往來嵩華山慨然有山林意未幾父

卒數兄皆于進獨放與母俱隱終南豹林谷結草為廬

僅蔽風雨以講習為業從學者眾得來修以養父母亦

樂道薄滋味放得辟穀術嗜酒自號雲溪醉隱時作五

言辭又號退士所著書數十卷及嗣高說表孟予上下

篇太乙祠真人頌符之按朱子名臣言行錄云放開陳

庭除曰富有佳客至放作禮大拜庭下搏既曰上之曰

安若無所問搏曰子也吾得爾爾爾志山林恐爾不能

安若成或問曰子也吾得爾爾志山林恐爾不能

名者古今必無可取之天地間無不名治化三

志六四七三

年陝西轉運使宋惟幹言其才行昭使召之母其志曰
 嘗勸汝勿聚徒講學果為人知不得安處我將棄汝深
 入窮山矣汝病不起其母盡取其筆硯焚之與放轉
 居窮僻人跡罕至太宗嘉其節詔京兆賜以緡錢使養
 母不奪其志有司歲時存問咸平元年母卒水漿不入
 口三日廬於墓側宋澁鏡若水王禹偁言其貧不克葬
 詔賜錢帛及米四年兵部尚書張齊賢言放孝行純至
 可厲俗尚樸退靜無謝古人復詔本府遣官詣山以
 禮發遣起齔放辭不起明年齊賢出守京兆復條放操
 行請加旌賞召至闕對崇政殿命坐詢以民政邊事放
 曰明王之治愛民而已惟徐而化之餘言謙讓不對即
 日授左司諫直昭文館御製五言詩龍之賜昭慶坊第
 一區自是屢得召對六年春再表謝暫歸故山詔許其
 請將行又遷起居舍人命館閣官復餼於瓊林苑帝賜
 七言詩三章在席皆賦尋遣使就山撫問其林泉居
 處以獻優詔趣其入親觀以疾未平為請景德元年入
 朝一年擢為右諫議大夫表乞尚少養疾許之令河南
 府檢校召對資政殿中宴書院表乞免都門置餼之
 禮屢遣中使勞問是冬復還朝三年以兒童請告歸終
 南復召宴賜詩表求太宗御書及經史百疏悉給焉十
 月復至帝欲大用之遣內侍文慶齎詔諭意放上表
 固辭帝曰汝能守分懇讓益可嘉也大中祥符元年命
 判集賢院從封泰山拜給事中二年召歸山宴餞於龍
 圖閣命學士即席賦詩製序三年復召赴闕表乞賜告
 手詔優否作厭賜之乃令京兆府每季遣驛驛就山存
 問四年復入朝從瀕汾陰拜工部侍郎放屢至闕下俄
 復還山人有詒書嘲其出處之迹且勸以棄位居巖谷

放不答放終身不娶尤惡羈羅致京城賜第為得解處
 然矚矚既優晚節頗飾與服於長安廣置良田成利甚
 博亦有瀛市者遂至爭訟門人族屬依倚恣橫王嗣宗
 守京兆放嘗乘醉博局之嗣宗屢遣人責放不法仍備
 上其事詔工部郎中施護推究赦惡而止四月求歸
 山又賜宴之所居山林細民多縱橫宋特詔禁止放
 逐表從居嵩山天封觀內侍戚與唐觀基起第賜
 之俸餘百日續給其奉然猶往來終南披視田畝每行
 必給驛乘在道或親詣驛吏規算糧具之直時議浸薄
 之嘗曲宴令羣臣賦詩杜錫以素不屬辭請北山移文
 以諷之帝嘗語近臣曰汝為庶官事甚京外外廷無知
 者因出所上時議十三篇其目曰議道謙德議刑議器
 議文武議制度議教化議賞罰議官司議軍政議獄訟
 議征賦議耶正八年十一月乙丑晨興忽取前後章疏
 焚悉焚之服道上衣召諸生會飲酒數行而卒諡開帝
 甚嗟悼親製文遣內侍宋允中致祭贈工部尚書錄其
 姪世雍同學出出身
 萬通字繼之陳州宛邱人六七歲即為詩及長喜學問
 精於道德經與高錫族子冕及韓任交選不求仕進專
 以著述為務有狂簡集雜書志苑雅照詩經籍籍科計
 論消中任任翰林學士因召對帝問曰卿早在嵩陽
 當時流輩頗有遺逸否也以適及楊休田詰為對帝悉
 召至闕下詔書下而詔卒遺逸故對適最及特授懷
 帝賜以束帛與一子出身遺逸故對適最及特授懷
 縣主簿適素康強無疾部下日已病瘠勉強赴詔舉止
 山野人皆笑之數載日卒田詰者隱城人好著述聚徒
 數百人成進士至顯達者接踵以故聞於朝宋惟翰許

裴君其弟子也諸著作百餘篇傳於世楊璞字契玄鄆
 州新鄉人善歌詩士大夫多傳誦與畢士安尤善每乘
 牛往來郭店自稱東野遺民既被召還作歸耕賦以見
 志真宗朝諸陵道出鄆州遣使以茶帛賜之後以壽終
 李潘字長源河南洛陽人潘潯好古博覽經史不求仕
 進家世多聚書畫王祐與河中深加禮待自是多聞於
 時往來中條山中不親產業所居木石幽勝談話以來
 人物歷歷可聽著文前後州將皆厚遇之王巨李宗
 諤與之世每勸其仕潘皆不答真宗初潘除孫寶陳
 堯叟為之命使召見辭足疾不起遣內侍勞問令長吏
 歲時存撫明年又遣使存問潘數請酒人或勉之答曰
 扶羸賈疾舍此莫可從吾所好以盡餘年不亦樂乎天
 禧三年卒特贈秘書省著作佐郎賜其家帛米命州縣
 常加存恤二稅外蠲其羨役
 魏野字仲先陝州郃陽人嗜吟咏不求聞達居州之東
 郊擊土鼓大日樂天洞前為草堂彈琴其中好事者多
 載酒肴從之遊韻詠數日前後郡守羅武臣舊相皆所
 禮遇或親造詣魏昌言素傲特置質次城關外野至
 即報野為詩有唐人風格多警策句著草堂集十卷大
 中祥符初契丹使至嘗言本國得其上帳願求全部郭
 興之祀汾陰處與李濟道被虜遣使令王希昭之野言
 糜鹿之性頑鹿則狂豈可嚙對駁舞仰奉濟素堂回過
 聽許令懸守則賦其觀之承荷帝力涇州縣長吏常加
 存撫又遣使觀其所居書之五年復遣內侍問天禧
 三年無疾而卒特贈秘書省著作郎賜其家帛米命州
 縣常加存恤二稅外免其差徭按東都事略云野之子
 仕進仁宗嘉其清節賜錢清選
 處士亦兒朱子名臣言行錄

那停字君雅不知何許人家於雍邸與宋準趙昌言交遊甚厚太平興國初嘗進士不第慨然有隱憂意性介僻不妄交友耽玩經史精於術數工繪畫頗嗜酒或遊市應過客詢以休咎者多不之語里中號那夫子大中祥符七年真宗幸亳邑人列上其事王自爲考制度使以名聞詔授許州助教僕讓而不受乾興元年無疾而卒

林通字君復杭州錢塘人少孤力學性情澹好古弗趨榮利家貧衣食不足晏如也初放遊江淮間久之歸杭州結廬西湖之孤山二十年足不及城市真宗聞其名賜兼京師長史歲時勞問薛映李及在杭州每造其廬清談終日而去嘗自爲墓於其廬側臨窆爲詩有茂陵他日求遺藥猶喜曾無封諱書之句既卒州爲上聞賜諡和靖先生贈兼京通善行書喜爲詩其詞澄澹明特既就謀隱棄之或謂何不錄以示後世通曰吾方晦迹林壑且不欲以詩名一世況後世乎然好事者往往竊記之所傳尚三百餘篇通嘗客臨江時李諮方舉進士未有知者通謂人曰此公輔器也及通卒諮通能三司使爲州守爲服處與其門人葬之剡道句內墳中通不娶無子教兄子登進士甲科

高樸字文悅荆南高季興四世孫十三歲能屬文通經史百家之書開種放隱終南山乃築家釣林谷從放受業放奇之不敬處以弟子行與同時張堯詩初號南山三友會詔舉沈淪草澤寇準薦之辭不起景祐中詔錄國初侯王後樸推其弟柝得官范雍建京兆府學召樸講授請生杜衍嘗請賜處士號乃命爲大理評事樸憚辭仁宗嘉其守節安素處士詔州縣歲時禮遇之給良

田五百畝文彥博表其藝術該通有高世之行可以勵風俗詔賜第一區嘉祐中就除光祿寺丞復固辭卒有辭退者觀山人亦師事仲放母卒員士成墳徒既喪長去隱嵩山吳道略石延年論其高節詔賜兼京師號安處士以詩終

徐復字復之建州人初遊京師舉進士不中退而學易通流衍卦氣法自強知無祿遂無進取意遊學淮浙間數年益通陰陽天文地理通甲占射諸家之說偶處其鄉人林鴻範說詩之所以用於樂者忽若有得因以聲器求之遂悟大樂於七音十二律清濁次序及鐘磬侈奔狎竹高下制度皆洞達會胡現作鐘磬大變古法復笑曰聖人寓器以聲今不先求其聲而更其器具可用乎果如其言范仲淹過潤州見復問曰今以衍卦占之邊境無變異乎復占西方當用兵推其月日後無少差慶曆初與布衣郭京俱召見帝問天時人事復對曰以京房易卦推之今年所配年月日時當小過也剛失位而不中宜在強君德帝又問明年主何卦復曰乾卦用事命爲大理評事固以疾辭乃賜號神晦處士補其子發試祕書省校書郎復性高潔而處世未嘗自異後居杭州十數年卒郭京者少任俠不事家產好言兵范仲淹陳宗諫數薦之故與復同召焉

何攀字通夫果州西充人嗜古學喜激揚論議雖業進士非其好也慶曆中石介在太學四方諸生求學者數千人攀亦自蜀至方會講介日生等如何攀乎攀曰思爲仁義而已不知飢寒之切己也服皆注仰之介因館攀於其家使弟子推爲學長攀愈自克厲著書數十篇

興人言未嘗下意曲從同舍目攀爲白衣御史攀嘗上書言三代取士皆舉於鄉里而先行義後世專以文辭就文辭中書道者莫甚於賦請罷去介贊美其說會諫官御史亦言以賦取士無益治道下兩制議皆以爲進士科始隋唐數百年將相多出此不爲不得人且祖宗行之已久不可廢也攀聞其說不行乃取平生所爲賦八百餘篇焚之謀官視攀賦既多且工以爲不情損出太學攀徑歸遂不復舉進士嘉祐中龍圖閣直學士何則表其行義賜號安處士攀卒後通并守益州奏攀遺棄有益時政願詔果州錄上之朕不下

欽定續通志卷五百六十九

欽定續通志卷五百七十

隱逸傳

宋二

王樵

周啟明

孫倬

連庶

陽孝本

吳煥

杜庄

張愈

代淵

劉易

章峇

鄧孝甫

張舉

順昌山人

黃略

陳烈

姜濟

俞汝尚

字文之邵

松江漁翁

南安翁

王樵字眉望蒲州涇川人居梓州山博通羣書不治章句尤善考易與賈同李冠奇名學者多從之咸平中登騎渡河舉家被掠樵即挺身入還訪父母累年不獲還東山刻木招魂以葬立祠畫像事之如生北望嘆曰身世如此自比子人可乎遂與俗絕自稱贊世特唯以論兵擊劔為事一驪負裝徒步千里晚年屢遊塞下畫策于何承矩賦望求滅復不用乃于城東南隅築碣自環謂之碣室銘其門曰天生王樵薄命章留材不濟時道贊贊世生而為室以備不虞死則墓形不處乃備病革入室白掩戶卒治平末歲方顯中向宗道知蒲州為作祠堂刻石以記之

張愈按真都字少思益州郫人舉舉不第貞元初上書言邊事詔除試秘書省校書郎愈請授其父顯忠而隱于家文產博洽蜀為置青城山杜光庭故居以處之後合抱六石不勝暑寒俱乘山水遇有異種數千里輒盡率往蓮浮湘沅飄浮入九疑寶石載鷄以

歸杜門著書未就卒集三十卷未史不載妻蒲氏名芝賢而有文為之諱

黃略字以微建安人少通經聚書數千卷學者多從之游自號贊陽子著歌歌頌復論十卷以謂贊陽者情物之名欲者歌聲頌讚者述辭也石介在太學通諸生以禮聘召論走匿既家不出樵密使韓琦表薦之以為大學助教致仕卒

周啟明字昭回其先金陵人後占籍處州初以書誦翰林學士楊億億禮以示同列大兒欵實自是知名四舉進士皆第一景德中舉賢良方正科既召會東封泰山

言者謂此科本因災異訪直言非太平事遂報罷于是歸教弟子百餘人不復有仕進意轉運使陳堯佐表其行義于朝賜粟角仁宗即位除試助教就加廣給久之特選秘書省祿書郎改太常丞卒啟明為學教書數千卷多手自傳寫而能口誦之有詩賦殘啟雜文千六百餘篇

代淵字頴之按東都事舉本代州人唐末避地瀋江東都事舉家世為吏有陰德淵性剛潔事親以孝聞受學于李致遠年四十鄉人更勸舉進士甲科得請水主簿教曰祿不及親何所為耶還家教授坐席常滿安撫使舉州屬陳排官不成就益州楊日嚴又薦之除太子中允致仕遷太常丞周易指要老佛雜說數十篇田況上其書優轉部員外郎晚年自號虛一子長吏歲時致問淵與對略不及私嘉祐二年卒

陳烈字季慈福州侯官人性介特篤于孝友居親喪旬飲不入口者五日學行踴勸道古處里人敬之從學者常數百賢父兄訓子弟必舉烈言行以示之嘗以鄉

薦試京師不中即罷舉仁宗嘉祐之不起人間其故應曰吾學未成也公卿大夫文章稱其賢嘉祐中以為本州教授歐陽修又言之召為國子直講皆辭已而薦建提刑王陶言其為妻林氏所訟因詆烈貪詐乞奪所受恩讓官司馬光言臣等每思士無名檢故舉烈以屬屬俗烈平生操守出于誠實雖有迂澗不合中道猶為守節之士當保而全之願委公正官史通備衛大體者覆實若止于夫婦不相爾則聽之離絕毋使節行之士為橫辱所挫陶說遂不行元祐初部使者申薦之詔從其尚以宜德副致仕明年復教授本州在職不受廉俸鄉里間遺絲毫無所受家租有餘則推以濟貧乏以壽終

孫倬字少述早孤事母盡孝志于祿養故屢舉進士及母病革自誓終身不求仕客居江淮間士大夫敬畏之劉敞知揚州言其孝弟忠信足以扶世矯俗求之朝廷呂公著之流也詔以為揚州教授辭敞守永興辟入幕府亦辭英宗時沈遯及王陶薦維羅羅之授忠武軍推官常州判官皆不赴卒初倬與王安石曾鞏友善安石為相過州州與相見倬結之如布衣交云

劉易忻州人性介烈博學好古喜談兵稱琦知定州上其所著春秋論授太學助教并州學說書不能屈志仕進寓居于觀之盧氏習辟穀術越後復膺其行證陽號退安處士易作詩每為書之石或不可其意輒黏去琦亦再書之尹洙即涇延致舉尊秩青代洙遇之亦厚治平末卒琦作文祭之云剛介之性天下能合者有幾淵頌之學古人不到者甚多其教之如此庶空時定戶役詔易家如七品思得減半示優禮云

周易字少述早孤事母盡孝志于祿養故屢舉進士及母病革自誓終身不求仕客居江淮間士大夫敬畏之劉敞知揚州言其孝弟忠信足以扶世矯俗求之朝廷呂公著之流也詔以為揚州教授辭敞守永興辟入幕府亦辭英宗時沈遯及王陶薦維羅羅之授忠武軍推官常州判官皆不赴卒初倬與王安石曾鞏友善安石為相過州州與相見倬結之如布衣交云

劉易忻州人性介烈博學好古喜談兵稱琦知定州上其所著春秋論授太學助教并州學說書不能屈志仕進寓居于觀之盧氏習辟穀術越後復膺其行證陽號退安處士易作詩每為書之石或不可其意輒黏去琦亦再書之尹洙即涇延致舉尊秩青代洙遇之亦厚治平末卒琦作文祭之云剛介之性天下能合者有幾淵頌之學古人不到者甚多其教之如此庶空時定戶役詔易家如七品思得減半示優禮云

周易字少述早孤事母盡孝志于祿養故屢舉進士及母病革自誓終身不求仕客居江淮間士大夫敬畏之劉敞知揚州言其孝弟忠信足以扶世矯俗求之朝廷呂公著之流也詔以為揚州教授辭敞守永興辟入幕府亦辭英宗時沈遯及王陶薦維羅羅之授忠武軍推官常州判官皆不赴卒初倬與王安石曾鞏友善安石為相過州州與相見倬結之如布衣交云

劉易忻州人性介烈博學好古喜談兵稱琦知定州上其所著春秋論授太學助教并州學說書不能屈志仕進寓居于觀之盧氏習辟穀術越後復膺其行證陽號退安處士易作詩每為書之石或不可其意輒黏去琦亦再書之尹洙即涇延致舉尊秩青代洙遇之亦厚治平末卒琦作文祭之云剛介之性天下能合者有幾淵頌之學古人不到者甚多其教之如此庶空時定戶役詔易家如七品思得減半示優禮云

周易字少述早孤事母盡孝志于祿養故屢舉進士及母病革自誓終身不求仕客居江淮間士大夫敬畏之劉敞知揚州言其孝弟忠信足以扶世矯俗求之朝廷呂公著之流也詔以為揚州教授辭敞守永興辟入幕府亦辭英宗時沈遯及王陶薦維羅羅之授忠武軍推官常州判官皆不赴卒初倬與王安石曾鞏友善安石為相過州州與相見倬結之如布衣交云

劉易忻州人性介烈博學好古喜談兵稱琦知定州上其所著春秋論授太學助教并州學說書不能屈志仕進寓居于觀之盧氏習辟穀術越後復膺其行證陽號退安處士易作詩每為書之石或不可其意輒黏去琦亦再書之尹洙即涇延致舉尊秩青代洙遇之亦厚治平末卒琦作文祭之云剛介之性天下能合者有幾淵頌之學古人不到者甚多其教之如此庶空時定戶役詔易家如七品思得減半示優禮云

周易字少述早孤事母盡孝志于祿養故屢舉進士及母病革自誓終身不求仕客居江淮間士大夫敬畏之劉敞知揚州言其孝弟忠信足以扶世矯俗求之朝廷呂公著之流也詔以為揚州教授辭敞守永興辟入幕府亦辭英宗時沈遯及王陶薦維羅羅之授忠武軍推官常州判官皆不赴卒初倬與王安石曾鞏友善安石為相過州州與相見倬結之如布衣交云

劉易忻州人性介烈博學好古喜談兵稱琦知定州上其所著春秋論授太學助教并州學說書不能屈志仕進寓居于觀之盧氏習辟穀術越後復膺其行證陽號退安處士易作詩每為書之石或不可其意輒黏去琦亦再書之尹洙即涇延致舉尊秩青代洙遇之亦厚治平末卒琦作文祭之云剛介之性天下能合者有幾淵頌之學古人不到者甚多其教之如此庶空時定戶役詔易家如七品思得減半示優禮云

周易字少述早孤事母盡孝志于祿養故屢舉進士及母病革自誓終身不求仕客居江淮間士大夫敬畏之劉敞知揚州言其孝弟忠信足以扶世矯俗求之朝廷呂公著之流也詔以為揚州教授辭敞守永興辟入幕府亦辭英宗時沈遯及王陶薦維羅羅之授忠武軍推官常州判官皆不赴卒初倬與王安石曾鞏友善安石為相過州州與相見倬結之如布衣交云

劉易忻州人性介烈博學好古喜談兵稱琦知定州上其所著春秋論授太學助教并州學說書不能屈志仕進寓居于觀之盧氏習辟穀術越後復膺其行證陽號退安處士易作詩每為書之石或不可其意輒黏去琦亦再書之尹洙即涇延致舉尊秩青代洙遇之亦厚治平末卒琦作文祭之云剛介之性天下能合者有幾淵頌之學古人不到者甚多其教之如此庶空時定戶役詔易家如七品思得減半示優禮云

周易字少述早孤事母盡孝志于祿養故屢舉進士及母病革自誓終身不求仕客居江淮間士大夫敬畏之劉敞知揚州言其孝弟忠信足以扶世矯俗求之朝廷呂公著之流也詔以為揚州教授辭敞守永興辟入幕府亦辭英宗時沈遯及王陶薦維羅羅之授忠武軍推官常州判官皆不赴卒初倬與王安石曾鞏友善安石為相過州州與相見倬結之如布衣交云

劉易忻州人性介烈博學好古喜談兵稱琦知定州上其所著春秋論授太學助教并州學說書不能屈志仕進寓居于觀之盧氏習辟穀術越後復膺其行證陽號退安處士易作詩每為書之石或不可其意輒黏去琦亦再書之尹洙即涇延致舉尊秩青代洙遇之亦厚治平末卒琦作文祭之云剛介之性天下能合者有幾淵頌之學古人不到者甚多其教之如此庶空時定戶役詔易家如七品思得減半示優禮云

周易字少述早孤事母盡孝志于祿養故屢舉進士及母病革自誓終身不求仕客居江淮間士大夫敬畏之劉敞知揚州言其孝弟忠信足以扶世矯俗求之朝廷呂公著之流也詔以為揚州教授辭敞守永興辟入幕府亦辭英宗時沈遯及王陶薦維羅羅之授忠武軍推官常州判官皆不赴卒初倬與王安石曾鞏友善安石為相過州州與相見倬結之如布衣交云

劉易忻州人性介烈博學好古喜談兵稱琦知定州上其所著春秋論授太學助教并州學說書不能屈志仕進寓居于觀之盧氏習辟穀術越後復膺其行證陽號退安處士易作詩每為書之石或不可其意輒黏去琦亦再書之尹洙即涇延致舉尊秩青代洙遇之亦厚治平末卒琦作文祭之云剛介之性天下能合者有幾淵頌之學古人不到者甚多其教之如此庶空時定戶役詔易家如七品思得減半示優禮云

周易字少述早孤事母盡孝志于祿養故屢舉進士及母病革自誓終身不求仕客居江淮間士大夫敬畏之劉敞知揚州言其孝弟忠信足以扶世矯俗求之朝廷呂公著之流也詔以為揚州教授辭敞守永興辟入幕府亦辭英宗時沈遯及王陶薦維羅羅之授忠武軍推官常州判官皆不赴卒初倬與王安石曾鞏友善安石為相過州州與相見倬結之如布衣交云

劉易忻州人性介烈博學好古喜談兵稱琦知定州上其所著春秋論授太學助教并州學說書不能屈志仕進寓居于觀之盧氏習辟穀術越後復膺其行證陽號退安處士易作詩每為書之石或不可其意輒黏去琦亦再書之尹洙即涇延致舉尊秩青代洙遇之亦厚治平末卒琦作文祭之云剛介之性天下能合者有幾淵頌之學古人不到者甚多其教之如此庶空時定戶役詔易家如七品思得減半示優禮云

周易字少述早孤事母盡孝志于祿養故屢舉進士及母病革自誓終身不求仕客居江淮間士大夫敬畏之劉敞知揚州言其孝弟忠信足以扶世矯俗求之朝廷呂公著之流也詔以為揚州教授辭敞守永興辟入幕府亦辭英宗時沈遯及王陶薦維羅羅之授忠武軍推官常州判官皆不赴卒初倬與王安石曾鞏友善安石為相過州州與相見倬結之如布衣交云

劉易忻州人性介烈博學好古喜談兵稱琦知定州上其所著春秋論授太學助教并州學說書不能屈志仕進寓居于觀之盧氏習辟穀術越後復膺其行證陽號退安處士易作詩每為書之石或不可其意輒黏去琦亦再書之尹洙即涇延致舉尊秩青代洙遇之亦厚治平末卒琦作文祭之云剛介之性天下能合者有幾淵頌之學古人不到者甚多其教之如此庶空時定戶役詔易家如七品思得減半示優禮云

周易字少述早孤事母盡孝志于祿養故屢舉進士及母病革自誓終身不求仕客居江淮間士大夫敬畏之劉敞知揚州言其孝弟忠信足以扶世矯俗求之朝廷呂公著之流也詔以為揚州教授辭敞守永興辟入幕府亦辭英宗時沈遯及王陶薦維羅羅之授忠武軍推官常州判官皆不赴卒初倬與王安石曾鞏友善安石為相過州州與相見倬結之如布衣交云

劉易忻州人性介烈博學好古喜談兵稱琦知定州上其所著春秋論授太學助教并州學說書不能屈志仕進寓居于觀之盧氏習辟穀術越後復膺其行證陽號退安處士易作詩每為書之石或不可其意輒黏去琦亦再書之尹洙即涇延致舉尊秩青代洙遇之亦厚治平末卒琦作文祭之云剛介之性天下能合者有幾淵頌之學古人不到者甚多其教之如此庶空時定戶役詔易家如七品思得減半示優禮云

周易字少述早孤事母盡孝志于祿養故屢舉進士及母病革自誓終身不求仕客居江淮間士大夫敬畏之劉敞知揚州言其孝弟忠信足以扶世矯俗求之朝廷呂公著之流也詔以為揚州教授辭敞守永興辟入幕府亦辭英宗時沈遯及王陶薦維羅羅之授忠武軍推官常州判官皆不赴卒初倬與王安石曾鞏友善安石為相過州州與相見倬結之如布衣交云

劉易忻州人性介烈博學好古喜談兵稱琦知定州上其所著春秋論授太學助教并州學說書不能屈志仕進寓居于觀之盧氏習辟穀術越後復膺其行證陽號退安處士易作詩每為書之石或不可其意輒黏去琦亦再書之尹洙即涇延致舉尊秩青代洙遇之亦厚治平末卒琦作文祭之云剛介之性天下能合者有幾淵頌之學古人不到者甚多其教之如此庶空時定戶役詔易家如七品思得減半示優禮云

周易字少述早孤事母盡孝志于祿養故屢舉進士及母病革自誓終身不求仕客居江淮間士大夫敬畏之劉敞知揚州言其孝弟忠信足以扶世矯俗求之朝廷呂公著之流也詔以為揚州教授辭敞守永興辟入幕府亦辭英宗時沈遯及王陶薦維羅羅之授忠武軍推官常州判官皆不赴卒初倬與王安石曾鞏友善安石為相過州州與相見倬結之如布衣交云

劉易忻州人性介烈博學好古喜談兵稱琦知定州上其所著春秋論授太學助教并州學說書不能屈志仕進寓居于觀之盧氏習辟穀術越後復膺其行證陽號退安處士易作詩每為書之石或不可其意輒黏去琦亦再書之尹洙即涇延致舉尊秩青代洙遇之亦厚治平末卒琦作文祭之云剛介之性天下能合者有幾淵頌之學古人不到者甚多其教之如此庶空時定戶役詔易家如七品思得減半示優禮云

周易字少述早孤事母盡孝志于祿養故屢舉進士及母病革自誓終身不求仕客居江淮間士大夫敬畏之劉敞知揚州言其孝弟忠信足以扶世矯俗求之朝廷呂公著之流也詔以為揚州教授辭敞守永興辟入幕府亦辭英宗時沈遯及王陶薦維羅羅之授忠武軍推官常州判官皆不赴卒初倬與王安石曾鞏友善安石為相過州州與相見倬結之如布衣交云

劉易忻州人性介烈博學好古喜談兵稱琦知定州上其所著春秋論授太學助教并州學說書不能屈志仕進寓居于觀之盧氏習辟穀術越後復膺其行證陽號退安處士易作詩每為書之石或不可其意輒黏去琦亦再書之尹洙即涇延致舉尊秩青代洙遇之亦厚治平末卒琦作文祭之云剛介之性天下能合者有幾淵頌之學古人不到者甚多其教之如此庶空時定戶役詔易家如七品思得減半示優禮云

姜潛字至之宛州奉符人從孫復學春秋用田況舉召
試學士院爲明州錄事參軍以母恩棄求致仕數過門
下知封駁司吳奎封還之而與韓絳其上章以薦從宛
州錄事參軍從奎辟知州教授奎薦爲國子直講韓王
宮伴讀謁宗正允弼更引趨庭潛不答呼馬欲去遂以
客禮見既而初詔舉選人淹滯者與京官凡三十七人
潛在中神宗聞其賢召對延和殿訪以治道對曰有
堯舜二典在願陛下致之之道何如知陳留縣至數月
青苗下潛出錢榜付吏曰民不願矣錢以是獨得不敢引
無應者遂撤榜付吏其令于縣門已徒之鄉落各三日
農閑封疑濬沮格各使其屬來驗皆如令而條例司劾
詳符任散青苗錢潛知且不免移疾去縣人詣府請留
之不得家居卒

連庶字居錫安州應山人舉進士調商水尉壽春合興
學尊禮秀民以勸其俗開濶淮田千頃縣大治淮南王
舊壘在山間會大水守議取其毀爲城庶曰弓矢雖
衣傳自世藏于王府非爲必可用蓋以古之物傳于今
尚有典則也愚因是得存以母老之監廣州稅管送客
出北門見日暮風塵中冠蓋往來不已慨然有感即日
求分司歸久之翰林學士歐陽修罷歸直學士祖無
擇言庶文學行義宜在臺閣以知嵐山縣辭不行果遷
職方員外郎卒庶居二十年守道好修非其人不交
非其義秋毫不可污也弟庠亦登科敏于政事說良吏
終都官郎中

章賢字隱之成都雙流人少孤萬于兄嫂事之即父母
博通經學尤長易太玄書發隱三篇蜀守蔣堂楊察張
方平何邴趙抃咸以逸民薦賜粟命爲州助教不

就幕中中腸張思遠處士嘗養生養氣登壽是非不以
撓其心里人范百祿從仰太玄爲解述大旨曰人之
所好而不足者善也所醜而有餘者惡也君子能強其
心子之于大玄也述斯而已若苦其思艱其言汪洋
所以爲擊而忘其仁義之大是惡足以誦夫道哉庶
元年卒子禛

俞汝尚字退翁湖州烏程人少時讀書於鄆南之崑山
爲人溫溫有禮議論不誇揚于勢利不以貧乏撓其
聞人善言善行記之不忘時爲人道之權進士第涉
歷州縣無求進之心嘗知導江縣新繁合卒使者使承
其乏將資以公田辭不許至則悉以周舊令之家既
初養書劄南西川判官趙抃守蜀以情辭爲治每且退
坐便齋諸吏莫敢至唯汝尚來輒排闥徑入相對清談
竄樵王安石嘗國忠一時故老不同己或言汝尚清空
可冀之制史使以次彈擊驛召詣京師既知所以薦用
意力辭章再上得免親故有責以不能與子孫爲地者
汝尚笑曰是乃所以爲其地也還家苦貧未能忘職養
又從趙抃于青州以屯田郡中致仕蘇軾蘇轍孫覺李
常皆有詩文歎美之優游數年卒孫作紹興中數文閣
直學士

陽孝木字行先處州饒人舉博行高隱于城西通天殿
蘇頌薦宗孟皆薦之蘇賦自海外歸遇而愛焉誦之曰
五慶居士以其不娶戲以爲元德秀之流孝本自言陽
城之裔故賦詩有云承謂元德秀自稱陽道州嘉之也
隱避二十年一時名士多從之游樂與中舉八行解褐
爲國子錄事再轉博士以直秘閣歸卒

鄧孝甫字成之臨川人第進士積官奉議提點開封
府界河渠坐事去官遂閉戶著書不復言仕元符末詔
求直言時孝甫年八十餘矣上書乞罷天下者新法也
未流之禍將不可勝言今宜以時更化純法祖宗因論
熙而陛下權臣迭起欺世悞國惡指其事而枚數其人
蔡京嫉之謂爲誦宗廟削爵賜錫州宗室去爲禱禪
運臣五十三人其五十八人得歸惟孝甫與范柔中封覺
民獨否遂卒于筠所著有太平策要等凡一百五十餘
卷

宇文之邵字公南漢州綿竹人舉進士爲文州曲水令
聘運使以輕難高其價使縣署于民之邵言縣下江上
山地狹人貧耕者無幾方歲儉饑人數擾不可復困
之以水利轉運使怒會神宗即位求言乃上疏曰天下
一家也祖宗創業守成之法具在陛下居深諒諒諒
竊伎之人屏伏未動正可念五聖之功德常若左右前
後京師者四方之視微俗宜敦厚而浮侈是尙公卿大
夫民之表也宜以名節自勵而勢利相先願以節義廉
恥風導之使人知自重千里之都有利末必興有害末
必除者轉運使提點刑獄之也百里之都有利末必
興有害末必除者藉制之也前日救令應在公選凡一
切調除而有司操之益急督之愈甚使上澤不下流而
細民益困即擇賢才以爲三司之官稍假郡縣以權則
民瘼除矣然後興隆興披瀉滯沓夸異來忠諫凡所建
置必與大臣共議以廣其善統合威福則專制之如此
則太平可拱而俟也疏奏不報嗚呼曰吾不可仕矣遂
致仕以太子中允歸時年未四十日與交文爲經史琴
酒之樂退居十五年而卒司馬光曰吾聞志不行願欲

位即編錄道不同親高貴如土芥今於之卻見之矣范
亦稱其學富而行約云

吳瑛字德仁新州龍春人以父龍圖開學士道路任補
太廟齋郎累遷處部員外郎治平三年上書請致仕公
卿大夫知之者相與挽留之不聽皆歎服以爲不可及
歸新有田僅足自給餘探築室種花釀酒家事一付子
弟賓客至必飲有賦否人物者不聊一語俱益勸之飲
人莫不愛其樂易而敬其高視財物如糞土味培輒取
家財貸人不能償瑛哀之曰是人得有母得無重憂召而
美其券皆宗朝有薦之者召爲吏詔耶中乾知新州皆
不起崇寧三年卒

張學字子厚常州人登進士甲科以無他兄弟窮養其
親不忍斯須去左右親女張之仕乃謂青溪主簿亦不
之官問戶讀書四十年手校數萬卷勝經著書至夜分
不寐尤豐中近臣薦其高行元祐時大臣復薦之起教
授涇州解不就孫覺胡宗愈范祖禹文章論薦蘇軾言
之尤切詔拜秘書省校書郎改都察院致遺竟不出
舉孝弟修于家忠信行于文館中守常爲當時名流所
慕崇寧四年卒明年詔以廉蔭爲郎聞聲者焉

曰正素先生
松江德翁者不知其姓名每棹小舟游長橋往來波上
扣舷飲酒酣歌自得詔聖中人潘裕自京師調官回
過吳江遇而異焉起揖之曰子視先生氣韻固非漁釣
之流顧可猶言以發蒙爾翁曰吾厭喧煩虛聞曠遊跡
於此三十年矣幼習佛經史百家之言後觀釋氏書今
皆棄去唯飽食以適尚何所事裕曰聖明在上盍出而
仕乎笑曰君子之道或出或處吾雖不能棲隱巖穴迫

園綺之蹤稱慕老氏曲全之養且養志者忘形養形者
忘利致道者忘心心形俱忘視軒冕如糞土耳與子出
處異趣子勉之裕曰敢問舍所視軒冕如糞土耳與子出
知居居室耶舉長揖使舍返故世而吾
杜生者顧昌人不知其名縣人平爲杜五郎不出門者
三十年黎陽尉孫軫往訪之自陳村人無所能診問何
以不出門笑曰以告者遠也指門外一桑曰憶十五年
前亦曾納涼其下何謂不出也無用于時無求于己偶
自不出耳何足尚哉問所以爲生曰昔時居邑之兩有
田五十畝與兄同耕迫兄子娶禮度所耕不足贖乃盡
以典兄而穡妻子至此棄鄉人借屋逐居之唯與人擇
日又賣醫藥以給軒粥亦有時不繼後子能耕荷長者
見憐與田三十畝使之耕向有餘力又爲人備耕自此
食足鄉人貧以醫術自業者多念己食既足不嘗更兼
他利由是擇日賣藥一切不爲常日何所爲曰端坐
耳頗觀書否曰二十年前曾有人遺一書策當時極愛
其讀論今忘之并書亦不知所在矣時感寒布袍草屨
室中楊然而氣韻朗曠言詞精簡蓋有道之士也問其
子之爲人曰村童也然性質甚醇厚不妄言不敢語唯
問一至縣買鹽露可數行跡以待其歸徑往還未嘗
旁游一步也紗嗟嗟留連久之乃去後至延安幕府爲
沈括言之

順昌山人者不知姓名靖康末有避亂於順昌山中者
深入得茅舍主人風致甚敬即之語士君子也怪而問
曰諸君何事挈妻孥至是耶因語之故主人曰亂何自
而起耶眾爭爲言主人嗟久之曰我父仁宗朝人也
自嘉祐末卜居于此因不復出以我所聞但知有庶靈

紀年亦不知於今幾何年矣
南安翁者漳州陳元忠客居南海日嘗赴省試過南安
會日轉投宿野人家茅茨數椽竹樹茂密可愛主翁雖
麻衣草屨而舉止談對宛若士人几案間有文籍散亂
視之皆趙子也陳叩之曰翁訓子讀書何用曰偶有
耳亦入城市乎曰十五年不出矣問藏書何用曰偶有
之耳少漏風雨暴作其二子歸拾蠟其客人物不類農
家子翁進豆羹享客遲明別去陳以事留城中翌日見
翁食皇而行陳追語之曰翁云十五年不出城何爲到
此曰吾以急事不容不出問之乃大兒子謂外粟果失
稅爲關吏所拘陳爲謁監征至則已捕送郡獄與小兒
偕詣庭下長子當杖翁憐曰郡守曰某老純無能全藉
此子贖給若渠不勝杖則翌日乏食矣願以身代之小
兒曰大人豈可受杖某願代兄大兒又以罪在已甘心
爲三人爭不決小兒來父耳旁語若將有所請翁叱之
兒必欲前郡守疑之呼問所以對曰大人原係帶職正
郎宣和開泉興州郡翁遺其衣使還曰兒妄言守詢
語敎在否兒曰見作一束實囊中理于山下守立遣吏
隨兒發取果得之即延翁上坐謝釋其子次日枉駕訪
之室已虛矣

欽定續通志卷五百七十

隱逸傳

宋三

- 徐中行 蘇雲卿 謝定
- 王忠民 劉勉之 胡憲
- 郭雍 劉忠 魏拔之
- 安世通

徐中行台州臨海人新知學問安世通胡憲講明道學將往從焉至京師首謁范寬仁魏仁賢之薦于司馬光光謂斯人神氣清和可與進道會福應劉彝赴闕得成所授經熟讀精思攻苦食淡夏不扇冬不爐夜不安心論年乃歸孺小室竟日危坐所造諸人莫測也父卒既晚年教授學者自酒掃致知達于治國平天下不失其性不越其序而後已其友羅適持節本路舉以自代又率部使者以遺薦崇崇中郡守李壽又以八行薦時章蔡國相竄逐善類且盡中行去之黃巖盡燬其所為文幅巾藜杖往來委羽山中客有語以避舉要名者中行曰人而無行與禽獸等使吾得以八行應科目則彼之不被舉者非人類與吾正欲避此名非要名也客慙而退陳確南台州閩名納交覽其履錄其行事謂與山陽徐積齊名子三人庭筠其季也幼有志行事父兄孝友居喪既試免喪稍不忍娶者十餘年秦怡當國科場紛說試題問中央賦頌庭筠歎曰今日豈歌頌時耶疏其末足為中興者尤之庭筠曰吾不欲妄語而敢欺君乎黃巖尉鄭伯熊代去請益庭筠曰富貴易得名節難守願安世道伯熊受其言

迄為名臣有詔舉人會五上春官者子岳利庭筠通應格所親咸勸之庭筠辭曰吾嘗早封事謂括節冗錢無用既心非之可弗聽耶學以誠敬為主居無惰容無戲言不事絲綉不剪髮否聞人片善記其姓名遇飢凍者推食解衣不斷做屋以居未嘗戚或尤愛為守聞其名遺書禮之復以壽終鄉人以父子俱隱遂稱之曰二徐先生活路開常不使者朱熹行部拜墓下題有道學傳千古東甌說二徐之句且大書以表之曰有宋高士二徐先生之墓庭筠之兄庭槐庭蘭皆有父風孫日升苦學有守

蘇雲卿廣漢人紹興間至豫章東湖結廬獨居存隱里有恩禮無良賊老稚皆愛敬之稱曰蘇翁身長七尺美鬚眉算言笑布褐草履終歲不易未嘗疾病披荆畚耨為園藝種芸及灌漑培塿皆有法度雖隆暑極寒土焦草凍固不絕蔬蔬豐饒四時之品無闕者味視他園尤勝又不貳價市鬻者利倍而售速先期輸直夜繼履歷朝過草島人爭實之以饋適以故薪木不之有美則以周急者澗園之隙間門高臥或危坐終日莫測議也少與張澂為布衣交澂為相馳書函金幣屬豫章帥及澂曰余卿人蘇雲卿管樂流亞通跡湖海有年矣近聞灌園東澗其高風亮節非折簡能屈高幸親造其廬必為我致之帥潛密物色之人曰此獨有灌園蘇翁無雲卿也帥遣乃屏騎從更服為遊士入其園翁連進不顧進擬之翁曰二客何從來耶延入室桂竹几地無纖塵案上有西漢書一冊二客恍若自失默計此為蘇雲卿也既而汲泉煮茗意約款款遂扣其扉里徐曰廣漢客曰張德遠廣漢人翁當識之曰然客又問德遠何如人

曰賢人也第長于知君子短于知小人德有餘而才不足因問德遠今何官二客曰今朝廷起張公欲了此事翁曰此恐渠未便了得二客起而言曰張公令某某致公其濟大業因出書兩金幣置几上雲卿深自啓歎二客力請其載辭不可期以詩朝上萬口遣使仰何則書幣不敵家其加故而翁已遁矣帥清復命張附凡數日求之不早費僕竊位之難作成以誌之曰雲卿風節高子傳深子期與之其濟當今山潛水香豈不可尋弗力弗早子罪局錄

謝定字天受涪陵人少應學佛析其理歸于儒後學易子郭韓氏自見乃謂之鯨一語以人郭氏者來兩平世傳象數之學定一日至汴間程顥講道于洛往見之舉其學而學焉遂得聞精義遂詣愈至浩然而歸其後頤貶洛實定之鄉也北山有巖師友常評其中治人名之曰讀易洞壙康初呂好問薦之欽宗召為崇政殿說書以論弗合辭不就高宗即位定猶在汴石丞許翰又薦之詔宗澤津道詣行在至雒揚陽即舍棧長一中貴人偶與曉曉之衣食不受委金而去定袖而歸之其自立之操頌此帝將用之會金兵至復歸蜀蜀青城之勝棲遜其中蜀人指其地曰誰能定易學得之程頤授之胡澂劉勉之而焉時行旅行成則得定之轍意者亦定復不知所終惟夫牧童往往有見之者初程頤之父稱嘗守廣漢頤與兄顯皆隨侍游成都見治殘穉者挾冊視之則易也欲致詰而治殘者先曰若嘗學此乎因指未濟明之窮以發問二程避而問之則曰三陽皆失位兄弟懷然有所者翌日再遇之則去矣其後哀獄人洛問易子願曰易學在對耳盍往求之俄人蜀訪

問久無所遇已而見賈壽薛翁于眉宇間與語大有所得
得憲勉之憲皆聞人時行行或獨人郭義氏及治殘民
實壽翁皆蜀之隱君子也

王忠民類陽人世業講忠民初通經史自靖康以來數
言邊方利害于朝眾召弗至高宗渡江忠民隱居不出
諸儒與等皆重之弗能致裝沒授以趙功郎不受遂
徙南下過高執撫使董先留軍中事以節禮時劉聖
僭立忠民作九畝園及定亂四景登之金主又鑲版印
圖散于偽齊境以明天下之義紹興三年深宗薦其忠
節于朝特授宣教郎詔董先律遣詣行在既至宰相呂
頤浩簽書樞密院事徐俯見之皆拜舍于政府忠民上
疏辭官言臣三上金主書乞還二帝本心報國非義名
願帝不許忠民以語實願中藏七寶山下力懇求去復
依董先軍中遂不出時又有蘇序者丹陽人神之後少
能詩蘇賦見其清江曲大變之由是知名徐俯薦其賢
帝特召之固辭又命守臣以禮律遣序辭疾不至以壽

終

劉勉之字致中建州崇安人自幼強學日誦數千言以
鄉舉詣太學時蔡京用事禁止毋得挾元祐書自是伊
洛之學不行勉之求得其書每抄而誦之憲定至
京聞勉之聞其從程頤遠易學遂師事之已而厭科
舉業抵諸生歸見劉安世楊時皆講學焉及至家即已
近郊結草為室讀書其中力耕自給澹然無求于世與
胡憲劉子權相往來日以講論切磋為事紹興間中書
舍人呂本中盛其行義志業以開特旨詣國奏稱方主
和慮勉之見帝持正論乃不引見但令策試授省給札
而已勉之知不與論合即謝病歸杜門十餘年學者踵

至隱其材品為說聖賢教學之門及前嘗在行之懿所
居有白水人號曰白水先生賢士大夫自趙鼎以下皆
敬慕與交後秦檜極橫鼎罵死諸賢禁錮勉之竟不復
出勉之一介不妄取師家富無子誠謹以貧歸于女勉
之不受以界族之賢者命之奉祀其友朱松卒願以復
事且戒其子嘉受學勉之經理其家而善教子姪燕
之得道自勉之始紹興十九年卒

胡憲字原仲居建之崇安生而靜懿不妄笑語長從從
父胡安國學平居危坐植立時然後言雖倉卒無疾言
遽色人犯之未嘗校紹興中以鄉貢入太學會伊洛學
有禁黨獨險與劉勉之誦習其說既而學易于憲定久
未有得定曰心為物渣故不能有見唯學乃可明耳憲
喟然歎曰所謂學者非克己工夫耶自是一意下學不
求人知一旦抵諸生歸故山力田賣藥以奉其親安國
稱其有隱君子之操從游者日眾號稱孫先生宋名
魏云書集論語數十家復抄折彥質范汜朱震劉子
羽呂祖呂本中其以行義聞于朝帝特召之憲辭母
老及身授左迪功郎添差建州教授憲積不欲出太守
魏互遣諸生入里致詔且拜手書陳大義憲不得已就
職訓諸生以為己之學聞者始笑之久而觀其所以修
身事親接人者無一不如所言遂愈翕然悅服鄉人自是
以篤行稱義何以廉節著者迎致俸奉學政學者自是
大化七年不徒官以母年高不樂居官舍求監南嶽廟
以歸久之起為建路安撫使司馬官時帥張宗元權
壓急服者錄兩亦重坐憲告以為政大體宗元不悅憲
復請祠而去秦檜方用事憲家居不出棺死以大理司

宋

直召未行改祿書正字既至大當奏事而病不能朝乃
草疏言金人大治汴京宮室勢必敗壞今元臣宿將惟
張浚劉錡在識者皆謂金果南侵非此兩人莫能當顧
至起之臣死不恨時兩人皆為積毀所傷未有敢顯言
其當用者憲獨首言之疏入即求去帝嘉其忠諫改秩
與祠歸初憲與劉勉之俱隱後又與劉子輩朱松交相
將沒屬其子嘉受學于憲與勉之子輩方憲之以節職
召也通秦會諱言之後憲與王十朋湯方查簽李浩相
繼論事太學士為五賢詩以歌之紹興三十二年卒
郭雍字子和其先洛陽人父忠孝自有傳雍傳其父易
學過世務隱居味州放浪長楊山谷間號曰雲先生乾
道中以峽守任清臣湖北帥張孝祥薦于朝絳召不起
賜號冲晦處士孝宗稔知其賢每對輔臣稱道之命所
在州郡歲時存問後更封顯正先生合部使者遣官就
問雍所欲言備錄進于是雍年八十三矣詣熙初學
者哀集程頤程顥張載游楊時及忠孝雍凡七家為
大易粹言行于世其述雍之說曰伏羲氏之畫得于天
而明天文王之重得于人而明人義實為天天君道也
故五之在人為君文重為地地道道也故二之在人為
臣以上下二卦別而言之如此合六爻又而言之則三四
皆人道也故謂之中爻也說元亨利貞初曰四德後又
曰說元始而亨者也利牝馬貞利君子貞是以四德為
二義亦可矣由乾一卦論之則元亨與亨陽之類利貞
陰之類也是猶春夏秋冬雖為四時由陰陽觀之則春
夏為陽秋冬為陰也天之所謂元亨利貞者如立天之
道陰與陽之類也地之所謂元亨利貞者如立地之道
柔與剛之類也人之所謂元亨利貞者如立人之道仁

與義之類也。而之六五以柔居尊善下之君也。江海所
以能爲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也。黃中也。色也。色之至美也。
裳下服也。是以至美之德而下人也。其發則精到如此。
清康熙十四年卒。

劉愚字必明。衡州龍游人。幼警敏。力學弱冠入太學。有
聲。受業者甚眾。侍御史柴璠察酒額。師傅博士林光朝
深器重之。璠每奏對。稱曰。臣客劉愚。爲臣言。師儒
嘗奏愚行。帝曰。此向者。柴璠所薦也。上舍釋褐居第。
一調江陵府教授。每爲諸生講說。同僚相率以聽。愚益
謙下。與葉適項安世講論不倦。每以隱居學道爲樂。衆
滿。師王簡致書。剴辭固辭。貧不能歸。外移安鄉縣令。邑
道賦萬計。愚覈實數。寬限期。民不見吏。而賦自足。會歲
歉。出帑平糶。貧邑佐持不可。愚曰。有罪不以相累。出
糶錢數千。萬召商。縱他郡而收。元直米價頓平。猶積糶
數千石。以備飢。早邑有范仲淹讀書地。爲繪像立祠。號
學士。競知勸。諸司交感。改秩。愚推不樂仕。進遂致仕。
相余端禮。鄉人也。與愚有舊。且召堂審去。不願結廬。
城南頌垣。敗壁蓬蒿。然著書日逾。嘗禮諸孟。皆有解
辛。故友與其門人私誼曰。諫誦先生妻徐氏在家時。其
母將以贖貼子之富者。徐曰。爲富人妻。不願也。遂歸
于愚。居破屋中。一事機巧。愚嘗使白金歸。徐怒曰。我
子爲賢。而若是。至具歸愚。告以束修。得也。乃已。子克凡。

一無所得。傑怒治蒙之。拘汙于兵家。且以告檜。檜之以
書責傑。兵旣徑歸。築室讀書。勝以良密。檜聞。往應辰
建守。陳正。同屬于朝。時相。其不與召。乾道中。詔舉遺
逸。部制史丙熒與帥守其表。其行。諱特。召之。力解。時
宰相陳俊卿聞之。也。雅知。檜之。招之。甚力。乃以布衣入
見。極陳當時之務。大要勸帝以修德。業正人心。養士氣。
爲恢復之本。篇納之。賜同進士出身。守太學。錄。先是
學官。其望自高。不與諸生。接。接之。既。職。日。進。諸。生。教
海之。又。增。其。舍。人。人。感。感。將。釋。菜。菜。之。請。廢。王。安。石
父子。從。記。近。將。程。程。願。列。于。祀。典。不。報。復。言。太。學。之
教。宜。以。德。行。經。術。爲。先。其。次。則。通。習。世。務。今。乃。專。以。空
言。取。人。又。不。報。遂。巧。去。會。福州。副。總。管。曾。觀。秩。滿。還。在
道。挾。之。覬。竊。以。諫。移。兵。杜。門。遺。書。陳。俊。卿。責。其。不。能。採
止。語。甚。切。遂。以。迎。親。請。歸。罷。爲。台州。教授。方。揆。之。未
行。也。屢。至。國。門。外。已。久。伺。候。之。去。乃。敢。入。謁。之。在。朝。不
能。半。歲。既。歸。喟。然。嘆。曰。主。恩。深。厚。如。此。而。吾。學。不。足。以
感。悟。聖。意。乃。日。條。理。傳。聞。以。求。其。所。未。至。居家。重。禮。法。
從。父。有。吝。于。南。者。千里。迎。養。死。葬。如。禮。而。字。其。孤。進。俗
生子。多。不。取。爲。文。以。戒。全。活。者。甚。眾。又。白。于。官。請。督。不
詳。其。親。者。富。與。期。貧。與。財。而。無。後。者。掩。之。每。遇。歲。飢。爲
粥。以。食。餓。者。後。依。古。社。倉。法。請。官。米。以。貸。民。至。冬。取。之
以。納。于。倉。部。使。者。素。礮。挾。之。捐。米。千。餘。解。假。之。民。賴。以
濟。諸。鄉。社。倉。自。揆。之。始。與人。交。嘉。其。善。而。其。其。失。後。進
以。禮。來。者。有。寸。長。必。推。挽。成。就。至。或。善。其。近。名。則。整。然
曰。使。夫人。而。選。此。謙。爲。善。之。路。絕。矣。病。革。以。書。召。朱。熹
至。委。以。後。事。而。卒。後。帝。思。其。直。諫。將。召。用。之。大。臣。言。已
死。乃。贈。直。祿。同。煮。平。日。想。向。與。揆。之。同。乾。道。中。熹。被。召。

將行開挾之去。國乃止。
安世通者。本西人。其父有謀。策爲武官。數以言干當路。
不用。遂自沈于河。而終世通隱居。居青城山中。不出矣。曠
反乃獻書于成都節制楊輔曰。世通在山中。忽聞關外之
變。不覺大驚。竊以爲公初得職。當即當還書。誦其家世。
激以忠孝。因而散金。發粟。鼓衆。集忠義。閉劔門。檄。麴。祥。興。
仗義之師。以順討逆。誰不願從。而士大夫皆酒缸。傲養
不明。大義向云。云。屈以保生靈。何其不知輕重耶。此夫
君乃父也。民乃子也。豈有棄父而揀子之理。此非曠一
人之叛。乃舉蜀士大夫之叛也。聞古有叛民。無叛官。今
曠叛逆。猶有所忌。未敢建正。明殺士大夫。尙以虛文見
招。亦以公之與否。卜民之從違也。今悠悠不決。徒爲婦
人女子之悲。所謂停囚長智。吾恐朝廷之失望也。凡舉
大事者。成敗死生。皆當付之度外。僕行年五十二矣。古
人言。可以生而生。福也可以死而死。亦福也。決不忍汗
面戴天。同爲叛民也。曠有車名蜀中。士大夫多勸以舉
義者。而世通之言。尤切。至輔不能決。遂東。如江陵。請吳
玠舉兵。以討曠。未幾曠敗。玠在蜀。蜀士以世通爲首云。

欽定續通志卷五百七十一

欽定通志卷五百七十二

隱逸傳

金

褚承亮

王去非

趙質

杜時昇

郝天挺

薛繼先 堯孝

高仲振

張潛

王汝梅

宋可

辛愿

王子可

褚承亮字茂先，真定人。蘇賦自定武誦官過，其定見其文大為稱賞。宣和五年，應鄉試第一。明年登第，調易州戶曹。未赴會，金兵南下。天會四年，被金史作天會六年。內遷上考。太宗末，天會四年九月，宗賢布衣，定武人。真定劉彦宗，鄉試士取七十二人。九月，韓里布破真定。十月，韓里布在四年，無恙也。今歲，韓里布破真定。定接籍，拘試境內。進士承亮匿不出，嚴令押赴策問。上皇無道，少帝失信，舉人承風言，極口詆毀承亮，詔主文劉侍中曰：君父之罪，豈臣子所得言？長抗而出，劉為動。容餘悉放。第凡七十二人，狀元許必仕為郎官，出左掖門，墮馬首中，閻石死，餘皆無恙。劉多承承誼薦之，聚城縣漫應之，即棄去後卒。

王去非字廣道，平陸人。家居教授，督妻孥耕織，以給伏臘。束修有餘，分惠人。弟子班仇貧，不能朝夕，一女及笄，為辦資裝嫁之。北鄉有喪，忘東西，與北皆人居南，則去非家，方非棄羸室使喪，南出，遂得葬焉。鄉人化之。

大定二十四年卒

趙質字景道，寬相思溫裔。隱居燕城南，章宗春蒐，過其地，聞弦誦聲，幸舍命見，覽開題詩，詠久之，召至行殿，授官固辭。曰：臣僻性野逸，志在長林豐草，况聖明在上，不可不容，由為外臣乎？帝益奇之，賜田千畝，復之終身。

金

秦和二年卒

杜時昇字進之，霸州信安人。博學知天文，不肯仕。進承安泰和間，宰相數薦時昇，可大用。時昇謂所親曰：吾職正北赤氣，如血東西，且天下當大亂，亂而南北當合。為一乃南，渡河隱居嵩洛山中。從學者甚眾，以伊洛之學教人。自時昇歿，正大開元兵攻，讓開拒守甚堅。置皆相質時昇曰：元兵皆在秦鞏，若假道於宋，出襄漢入宛，築壘騎長，無高山大川為之阻，土崩之勢也。後果如所料云。尋卒。

郝天挺字晉野，澤州陵川人。早喪，多疾，歷科舉元好問嘗從學。進士業天挺曰：今人賦學以速售為功，六經百家分礙，綴經章句，讀或不之知，幸而得之，不免為庸人。讀書不為藝文，選官不為利養，唯通人能之。又曰：今之仕多以貪敗，皆苦饑寒不能自持耳。丈夫不耐饑寒，一事不可為子。以吾言求之，科舉在其中矣。居河南，往來淇衛間，為人有崖岸，敢取自信，密落德困窮終不一至家富之門後卒。

薛繼先字曼卿，南渡後隱居洛陽西山。課童子書事，母孝，與人交謙遜，和雅。所居化之。子純孝，字方叔，有父風。有詐為其父書，就純孝取物者，繼先年已老，狀貌如少者，客不知以為純孝與之書，即取付之監察御史石玠。行部過繼先，不見親鄰，皆勸之，繼先曰：凡今時政未必皆善，舉動未必盡公，一與往來，將謂自我發之。他日并鄰里必有受禍者，其畏慎類此。

高仲振字正之，遠東人。其兄顏開封鎮兵，仲振依以居。後挈妻子入嵩山，博極羣書，尤深易與皇極經世學。安貧自樂，不入城市。山野小人亦知敬之，或曰：仲振嘗遇

異人教以養生術，終日燕坐，竹筒裏夏有聲，所談皆世外事，有印之者，輒不復語云。

張潛字仲武，清人。幼有志，慕蘇荆湖，誠政為人。年三十折節讀書，時人高其行，誼目為張古人。後客崑山，從仲振受易，年五十始娶。韓山孫氏有賢行，夫婦相敬如賓，貧薪拾穗，行歌自得，不知其貧也。鄰里有為齋種瓜者，及熟，讓潛，潛弗取，道拾於訪，其主還之，里有兄弟分財者，其弟曰：獨不畏張古人知耶？天與興家，家避兵少室，乃不食七日死。孫氏亦投絕，謂借死。

王汝梅字大用，大名。始由律學，為伊陽陳孫，遂隱居。不仕，性嗜書，勤有禮法，人以法律就學者，兼授以經學。潛生服其教，無敢為非義也。同業嘗憫其貧，時周之皆謝不受，後不知所終。

宋可字子之，武陟人。其姑適大族，孫氏貞，而夫及子皆死於難。姑以白金五十，笏遺可，可受不辭。其後姑得家氏，疎族立為後，可乃置酒會鄉鄰，語姑曰：往時遺金以養氏，無子故暫受之。今有子矣，此金養氏物，非姑物也。因昇金歸之，未幾，元兵駐山陽，聞可名，質其子使人招之，曰：從我者生，不然汝子死矣。親親鼓勸之，往可謝不從，曰：吾有子，無子與死生，皆有命，豈以一子故併平生所守者亡之後，竟無子。

辛愿字敬之，福山人。年二十五始讀書，至書伊訓詩，河廣若有所省。由是博極書史，作文有繩尺，詩律精嚴，有自得之趣。性野逸，不修威儀，嘗謂王鬱曰：王侯將相世所共嗜者，聖人亦不避得之，不以道與夫居之，不能行己志，是欲潔其身而伏於廁也。雖與他人道子，宜保之。其志如此，雅負高氣，不能從俗，俯仰正大，未幾，洛下

志六四八五

金

秦和二年卒

杜時昇字進之，霸州信安人。博學知天文，不肯仕。進承安泰和間，宰相數薦時昇，可大用。時昇謂所親曰：吾職正北赤氣，如血東西，且天下當大亂，亂而南北當合。為一乃南，渡河隱居嵩洛山中。從學者甚眾，以伊洛之學教人。自時昇歿，正大開元兵攻，讓開拒守甚堅。置皆相質時昇曰：元兵皆在秦鞏，若假道於宋，出襄漢入宛，築壘騎長，無高山大川為之阻，土崩之勢也。後果如所料云。尋卒。

郝天挺字晉野，澤州陵川人。早喪，多疾，歷科舉元好問嘗從學。進士業天挺曰：今人賦學以速售為功，六經百家分礙，綴經章句，讀或不之知，幸而得之，不免為庸人。讀書不為藝文，選官不為利養，唯通人能之。又曰：今之仕多以貪敗，皆苦饑寒不能自持耳。丈夫不耐饑寒，一事不可為子。以吾言求之，科舉在其中矣。居河南，往來淇衛間，為人有崖岸，敢取自信，密落德困窮終不一至家富之門後卒。

薛繼先字曼卿，南渡後隱居洛陽西山。課童子書事，母孝，與人交謙遜，和雅。所居化之。子純孝，字方叔，有父風。有詐為其父書，就純孝取物者，繼先年已老，狀貌如少者，客不知以為純孝與之書，即取付之監察御史石玠。行部過繼先，不見親鄰，皆勸之，繼先曰：凡今時政未必皆善，舉動未必盡公，一與往來，將謂自我發之。他日并鄰里必有受禍者，其畏慎類此。

高仲振字正之，遠東人。其兄顏開封鎮兵，仲振依以居。後挈妻子入嵩山，博極羣書，尤深易與皇極經世學。安貧自樂，不入城市。山野小人亦知敬之，或曰：仲振嘗遇

異人教以養生術，終日燕坐，竹筒裏夏有聲，所談皆世外事，有印之者，輒不復語云。

張潛字仲武，清人。幼有志，慕蘇荆湖，誠政為人。年三十折節讀書，時人高其行，誼目為張古人。後客崑山，從仲振受易，年五十始娶。韓山孫氏有賢行，夫婦相敬如賓，貧薪拾穗，行歌自得，不知其貧也。鄰里有為齋種瓜者，及熟，讓潛，潛弗取，道拾於訪，其主還之，里有兄弟分財者，其弟曰：獨不畏張古人知耶？天與興家，家避兵少室，乃不食七日死。孫氏亦投絕，謂借死。

王予可字南雲河東吉州人父木軍校子可嘗隸籍大
病忽發狂久之能把筆作詩文帶魄嗜酒宿土室中夏
月或尸穢在傍不恤也人與之紙落筆數百言散漫碎
雜無句讀無首尾多六經中語及韻學古文奇字盡
削助或問以故事其應如響所引書皆世所未見談說
之際稍若有條貫則又以誕幻語亂之麻九疇張叟與
之遊最狎壬辰兵亂爲順天將領所得讓欲挈之北歸
館於州之瑞雲觀子可見將領自言曰我不能住君家
瑞雲觀也不數日卒

元 隱逸傳

杜瑛

孫鑑 定定翁 何中

危復之 杜本 張福

武恪

杜瑛字文玉其先霸州信安人父時昇金史有傳瑛長七尺美鬚鬢氣貌魁偉金將亡避地河南張氏山中時兵後文物凋喪瑛搜訪諸書盡讀之究其指趣古今中時失如指諸掌聞關轉徙教授汾晉間中書羅桂廷開府於相瑛赴其聘遂家焉與田千秋辭許不受歲己未世祖南伐至相召見問計瑛從容對曰漢唐以遺人君所恃以爲國者法與兵食三事而已國無法不立人無食不生亂無兵不守今宋皆殘之殆將亡矣與之在聖王若控禩突之師委戈下流以擣其背大業可定矣帝悅曰儒者中乃有此人乎命從行以疾弗果中統初詔徵之時平章王文統方用事辭不就左丞張文謙宣撫河北奏爲懷孟彰德大名等路提舉學校官又辭遣執政書其略曰先王之道不明異端邪說害之也今天子神聖復又編輯言納計用先王之禮樂教化興明修復維其時矣今不能遵流求源明法正俗育材興化以拯數百千年之禍僕恐後日之弊將有不可勝言者矣人或勉之仕則曰後世去古雖遠而先王之所設備本末先後猶可考見爲政者莫先於復古苟因習舊弊以求合乎先王之意不亦難乎吾不能隨時俯仰以赴機會將焉用仕於是杜門著書懷道以終天隱中追封魏郡公諡文獻所著春秋地理原委十卷語孟旁通皇極引用各八卷皇極疑事四卷極學十卷律呂星歷禮樂

雜志三十卷文集十卷後元史此下有張特立傳考得應後出今以隱居附錄危復之字見心撫州人宋末爲太學生師事湯漢博覽擊書好讀易尤工於詩至元初元帥郭昂廉薦爲儒學官不就後朝廷異遣奉御察罕及翰林應奉詹玉以幣徵之皆弗起隱紫霞山中學者私謚曰貞白先生

杜本字伯原清江人博學善屬文江浙行省丞相呼哩木得其所上被策策奇之及入爲御史大夫力薦於武宗嘗被召至京師未幾歸隱武夷山中按武夷山志云杜本字伯原清江人博學善屬文江浙行省丞相呼哩木得其所上被策策奇之及入爲御史大夫力薦於武宗嘗被召至京師未幾歸隱武夷山中

文宗在江南時聞其姓名及仰位以略徵之不起應計文宗在江南時聞其姓名及仰位以略徵之不起應計

兼國史院編修官使者趣之行至杭州稱疾固辭致書於丞相曰以萬事合爲一理以萬民合爲一心以千載合爲一日以四海合爲一家則可言制禮作樂勝五帝三王之盛矣遂不行本湛靜寡欲無疾言遠色與人交尤篤於義平居書冊未嘗釋手工兼書善四經表義六

書通編十原等書學者稱爲清碧先生十年卒按通編十原等書學者稱爲清碧先生十年卒

古音韻不復古音韻不復

本日正堂本日正堂

其後照時有其後照時有

聽錄外家潘氏聽錄外家潘氏

千言其爲文務千言其爲文務

取三國時事取三國時事

書以正陳壽之書以正陳壽之

詔取其書詔取其書

府長吏力辭府長吏力辭

傳復以翰林修撰召樞傳與討論復禮不就使者強之行至杭州固辭歸嘗著春秋三傳歸一義三十卷刊定三國志六十五卷林下竊讀曲江張公年譜各一卷載帶編若干卷所載不載乃尚請故老作宋季逸事一書氏名八年卒

孫鑑字履常臨川人幼孤母蔡氏教之知自樹立比長學行夙寡事母甚孝家居教授門庭肅然而考德問業者日盛與人言一以孝弟忠信爲本辭氣溫和平聞者莫不油然而感悟應可感辭皆不就江西行省特以遺逸舉徵一人輒善爲文章吳澄嘗徵其集以爲仁義之人其言講如也元統二年卒同郡吳定翁字仲容幼成儼如成人清修文雅與韓青名而尤善爲詩博學斯得其淵茂疎澹可比盧華按盧華史云盧華字道深

茂疎澹可比盧華茂疎澹可比盧華

苦書深附識苦書深附識

于世惟求無愧于世人以爲名言

何中字太虛樂安人少以古學自任家有藏書萬卷手自校讐其學問深該博至順二年江西平章全岳柱聘爲龍興郡學師明年卒所著有易類象一卷書每傳遺十卷通鑑綱目測海三卷知非堂業十七卷按何中自述書目各一卷

武恪字伯威宣德府人初以神童游學江南吳澄爲江西儒學副提舉薦入國學明宗在潛邸選爲說書秀才及出鎮雲南恪在行明宗欲起兵陝西恪諫曰太子此行于國爲君于家爲叔父命何可違也此行未必非福若向京師發一矢史官必書太子反不可悔矣左右

福若向京師發一矢史官必書太子反不可悔矣左右

典簿秩滿丁內艱再除中瑞司典簿改汾西縣尹皆不

典簿秩滿丁內艱再除中瑞司典簿改汾西縣尹皆不

典簿秩滿丁內艱再除中瑞司典簿改汾西縣尹皆不

典簿秩滿丁內艱再除中瑞司典簿改汾西縣尹皆不

起人或勸之仕格曰向爲親屈今親已死何以仕爲至
正開朝廷重選守令台哈布哈舉爲平陽沁水縣尹亦
不赴近臣又薦爲授經郎格遂陽爲瘡瘕不與人接生
平好讀周易每日堅坐或問先生之學以何爲本格曰
以敬爲本所著有水葵集

使兼隴右羣牧京畿畿長春宮等使少府殿中二監封成國公實封戶五百宰相羣臣欲不時奏事皆因輔國以請常止銀臺門決事置察事監兒數十人吏秩毫無不伺知無即推訊州縣獄訟三司制朝有所捕逮流降皆私判應請因釋制未始上聞也詔書下輔國署已乃施行羣臣無敢出則介士三百人為衛費幸至不敢斥其官呼五郎李授當國以子姓事之號五父帝為聖元權女為妻擇以故為梁州長史弟兄皆位臺省李規輔國不悅輔國素微賤貴高力士等猶不為禮怨之欲立功奇自固時上元中劍南秦州吏過長慶樓下固上謁太上皇賜之酒詔公主及如仙媛主之又召郭英又王說等欽輔國因奏言於帝曰太上皇居近市交通外人元禮力士等將不利陛下六軍功臣反則不自安願徙太上皇入禁中帝不聽輔國矯詔我典慶宮馬會帝屬疾輔國即詐言請太上皇按行宮中至齊武門射生官五百進道太上皇驚問輔國以甲騎數十馳奏曰陛下以典慶宮欲隨奉進還宮中力士叱使下馬輔國失馬罵曰翁不解事斬一從者力士呼曰太上皇問將士各好在否皆呼萬歲再拜力士復曰輔國可御太上皇馬輔國釋而走與力士對執轡還內居廿駕殿太上皇自是快快至棄天下輔國以功遷尚書益驛諷裝衣薦為相帝密使蕭華止疑帝寢疾漢皇后召太子誅輔國不從更召王充王閔之元振告乃伏兵伺變捕二王及中人朱離光馬英侯等弑后代宗立以立策功勳貶至謂帝曰大家第坐宮中外事聽老奴處決帝欲前發揮其極兵因尊為尚父事無大小率

唐

否之羣臣出入皆先請輔國輔國頗自安違司空兼中書令齊封戶八百未幾以左武衛大將軍彭益盤代為開慶聖牧苑內營田五坊等使以右武衛大將軍姜子昂代判元帥行軍司馬賜輔國大第於外中外間其失勢舉相賀輔國始懷表之解官有詔遣封博陵郡王羅中書令許朝明望入謝憤而曰曰按舊唐書本朝俱開者不稱武官蓋作輔國入謂憤而謂下文老奴死罪事即君不請地下事先帝矣帝優辭諭遣自輔國從太上皇天下疾之帝在東宮積不度嗣位不欲顯戮遺盜夜刺之抵其首函中殊石符告秦陵然猶夏其事刻木代首以葬唐太穆后曰

程元振京兆三原人少以宦人直內侍省選內射生使張皇后謀立越王元振見太子殺其姦與李輔國挾太子誅越王並其黨代宗即位拜右監門衛將軍知內侍省事判元帥行軍司馬封保定縣侯再遷驃騎大將軍外國公盡掃禁兵不踰黃龍門天下乃控其小吏翰過之軍中呼十邸密臣裴異與元振件乃據其小吏翰額等罪貶異崖州來瑛守襄漢有元振符語罵不應因誅殺瑛同舉節度使李懷讓被懷讓甚自殺惡李光弼駭軍樂之頌等上將覺光弼元勳既被誅斥方帥蘇是攔解廣德初吐蕃究項內侵略集天下兵無一奔命者敢扣便橋帝蒼黃出居於陝賊府京師庫藏盡於是太常博士柳伋上疏切諫請誅元振以謝天下疏聞帝頗公議不與乃詔削元振官爵放歸田里帝還元振自三原衣婦人衣私入京師曹州中京城舍司農卿陳景諱家園不軌御史劾按長流涿州景諱貶新與尉元振行至江陵死時又有詔奉先者亦三原人歷右驍衛大將軍數從帝討伐兒怱怱德初監禁因懷思軍奉先恃恩貪甚懷思不平既而惟其譖逐叛事平羅奉先軍容使懷思內兵權不泰初以吐蕃數虜乃城郭以奉先為使惡殺縣外虜舍無尺椽果封江國公監鳳翔軍大歷末卒

顏朝恩瀘州人天寶末給事黃門內除善宣稱節令至德中當節軍事九節度圍賊州不立統帥以朝恩為觀察容宜慰處置使按朝恩立節乃有所專而克之道也朝元帥劉蕡相制當合子儀充副分道討賊朝恩可立元帥及以寺人牽制其間朝恩憤遂遣朝恩尹生理朝恩不與委官千古正論也

謀易執政合釋榮氣易升坐百官城在言車覆像象以
殺宰相王縉怒元載怡然朝恩曰怒者常情太者不測

載衝之未發朝恩以賜野表爲佛刹爲章敬太后之薦
卽后證以名刷許之於是用度修治奏成曲江諸館華

清宮權術百司行將相故第收其材佐典作費無慮
萬億既數毀郭子儀不見聽乃遺盜發其先家久之徒

封歸初神策都虞侯劉希遜魁健能騎射最爲朝恩所
信以太僕卿封交河郡王兵馬使王國朝獨諍厚亦封

徐國公希遜諷朝恩置獄北兵馬使王國朝獨諍厚亦
付史考訊因中以法殺貴產人之車皆盜服寃死放市

人號人地牢朝廷議決朝恩一不預輒怒曰天下事有
不由我乎帝聞不悅發臺令徹者尙幼爲內給使服緣

與同列爭忿歸白朝恩明日見帝乞金幣帝未嘗有司
已奉款服於前台微稱謝帝笑曰小兒章服大稱惡不

悅元載乃用左散騎常侍崔昭尹京兆厚以財結其黨
皇甫溫周皓温方屯陝而皓射生將自是朝恩惡謀與

語悉爲帝知希遜帝指密白朝恩朝恩稍懼然見帝
接遇未衰故自安而潛計不載帝遂倚裁決除之郭子

儀密白朝恩希遜尉留光爲外應久領內兵不早風變
且大載以溫帥鳳翔水師連約與皓其謀朝恩謀定

以開方寒食宴中既罷將還發有詔議事朝恩至
帝責其異圖朝恩自辯言頗忤帝意使使封戶六百萬

無知者帝陰之下詔罷觀軍容等使復封戶六百內
侍監卽帝外戚言既卒卽按辮云還戶於家賜錢六

百萬以契按固朝恩自謂正典向且以賜錢金
廉加款賜而力何難一宦豈不代宗與元載密謀全

論茶飲朝恩 朝恩代宗嘗賜無差朝恩子古定
論茶飲朝恩 朝恩代宗嘗賜無差朝恩子古定

下詔恩晚將士獨希逆自知同惡言不違鶴白發之
遂賜死

皆文場崔仙鳴者始隸東宮事德宗未有名自唐順
恩死官人不復興兵帝以禁衛盡委白志貞志貞多納

富人金補軍士止收其庸而身不在軍及置亂帝召
禁軍無一人至者惟文場等率軍官及親王左右從王

奉天帝志貞遂以文場主左右軍帝自山南還兩軍
復元而帝志貞宿將制故詔文場仙鳴分總之貞十

二年置護軍中尉中護軍各二員詔文場爲左神策護
軍中尉仙鳴爲右神策護軍各二員中護軍張尚進爲

右中尉護軍自此始後仙鳴移病帝賜十馬令諸府祈
解已而暴死帝疑左右連毒捕詰小使問狀悉數十人

財開府僕同三司以內常侍第五守亮代之文場累擢
驍騎大將軍以年老致仕卒

劉貞亮本俱氏名文珍目所養宦父故改厲性忠正議
義理不羣之盟在渾瑊軍中會瑊變被執俄而得歸出

監宜武軍自置親兵千人貞亮末官人頗兵附順者益
眾會順宗立風疾弗能親朝惟李忠言牛美人侍美人

以帝旨付忠言忠言授之王叔文叔文與朝上擢宗元
劉禹錫韓日華等裁定然後下中書施行故叔文權盡

天下遂欲奪神策兵以自強卽用范希朝爲京西北禁
軍都將收置者惟而忠言素情每與叔文論事無取異

同唯貞亮力與之爭因與中人劉光琦薛文珍尙衍解
玉呂卽全等同帝帝立廣陵王爲太子監國帝納其妻

貞亮召學士衛次公鄭絳李程王涯王金縷殷草定制
詔太子立已盡逐文文黨委政大臣識者莫其忠宗憂

右衛大將軍知內侍省事元和中八年卒贈開府儀同三

司
吐突承承字仁貞明人也以黃門直東宮察家有才慮
宗立累擢左監門將軍左神策護軍中尉左衛功德使

封勳國公王承宗叛詔承唯爲行發招討處置使以左
右神策及河中河南浙西宣歙兵從之內侍宋惟澄曹

進玉爲節驛使自河南陝河陽懷澄王之京師何中至
太原進玉主之又召內常侍劉國珍馬朝江曹宗分

領易定劉滄等州糧料使於是諫官李暉許孟咨李元
素李夷簡呂元膺賈孟簡衛孤孫段平仲白居易等

眾對廷英謂古無中人位大帥惡爲四方笑帝乃更爲
招討宣慰使曹善作招爲御通化門賊其行承唯無還

駁始年無功聞道入說承宗上將時罪乃詔誦師還爲
中尉平仲勅承唯輕謀擊賊損國威請斬之以謝天下

帝不幾已罷爲軍器莊宅使尋拜左衛上將軍知內侍
省會劉希光納刑林大將軍孫璋鑄二十萬鎔求方類

事殺賜死跡往承唯乃出監淮南軍時帝與承唯殊厚
以李絳在翰林苦論其過故遣之帝後欲殺承唯爲龍

絳宰相召爲內弓前車使復左神策中尉恩昭太子猶
承唯請立澄王不從穆宗卽位備其不佑已謀禁中

馬存亮字季明河中人和時累擢左神策軍副使左
監門衛將軍知內侍省事進左神策中尉尉察初染坊

僕人張碩與下書獻元明善元明日我費爲子卜子富
御食我今上晝夜出入無度可聞也詔信之詔每輪

藥材入官衛士不可也乃陰結樂工百餘人偕兵策草
車中載入右銀鑰門何夜爲變有計謀其重載者謂詔

覺殺其人卽擢兵大呼趨樂庭時帝擊鼓遣諸將問變
張恨卒左神策軍存亮出迎捧帝泣泣而入以五百

駒往迎二太后比至城已斷關人清恩殿升御坐盜乘輿餘賈賈元朝偶食且日如占悉以寶器賜其徒攻弓箭庫伏士拒之不勝存亮遣左神策大將軍康鳳全將軍何文晉宋叔夜孟文亮石神策大將軍康志陸將軍李泳向國忠車騎兵討賊日釋射部及元明皆死運明盡捕亂黨左右軍清宮軍圍遼擊臣帝延英門見天子然至者十不一賜存亮賞封二百其他論功賞有差時存亮功最高乃推委權務求監淮南軍代還為內飛龍使太和中以右領軍衛士將軍致仕村岐國公卒贈揚州大都督存亮述事德宗更六朝唐世中人以忠謹稱者唯存亮西門季玄嚴遵美三人而已遵美父季實為掖廷局博士大中時有宮人謀弑宣宗是夜季實直咸豐門下開變入射殺之明日帝勞曰非爾吾危不究推北院副使終內樞密使趙美齊為左軍容使獻曰北司供奉官以勝衫粉事今執勞過矣樞密使無屢事唯三機舍藏書而已今堂狀帖黃洪事此復復奉壽宰相權之失也蓋疾時中官肆橫公稜從昭宗還鳳翔求致仕隱青城山卒

仇士良字巨美蒲州興寧人順宗時得侍東宮憲宗嗣位再遷內給事出監平盧鳳翔等軍元和太和和開數任內外五坊使秋檢廳內職所至要吏供餽暴其寃盜文宗與李訓欲殺王守澄以士良素與守澄預擢為左神策軍中尉兼左衛功德使相繼肉已而訓謀悉逐中官士良悟其謀與右神策軍中尉魚宏志大盈庫使宋守義扶帝還宮縛王涯舒元奧令日承反示謀於朝於時莫能辨其情士良因縱兵捕之無輕重悉斃兩軍公卿半空事不加特進右驍衛大將軍宏志右衛上將軍

兼中尉守義右領軍衛上將軍李石輔政有風靡士良忌之使賊刺石於親仁里避過而免石懼辭位士良益無懼澤潞制從謀本與訓約誅詔注及訓死士良得志乃上書言王涯等八人皆宿儲大臣願保富貴何苦而反又言大臣即挾無將之謀自宜統付有司安有縱俘劫橫尸闕下哉且官人根蠶蠶死在內臣欲而恐恐橫遭戮害謹修封緘繕甲兵務以死清君側書聞八人傳觀士良沮恐即進從讓檢校司徒欲彈其言從讓知可動復言臣所陳賊國大體可惡則宜先有涯等罪不可惡則實不宜妄出安有死冤不申而生者苟祿累上書暴指士良等罪帝雖不能去然倚其言差自強嘗謂周鼎曰周報漢獻受制強臣今朕受制家奴不及遠矣因泣下始解密使劉宏逸薛季稜宰相李瑋嗣復謀奉太子監國士良與宏志議更立珏不從乃矯詔立穎王為皇太子士良以兵奉迎而太子盡為陳王初莊恪太子薨楊貴妃謀引安王不克武宗已立士良營其事勸帝除之以絕人言故王姬皆死士良遷驍騎大將軍封楚國公宏志韓國公實封戶三百俄而珏嗣服罷去遂季稜殊矣帝明斷雖士良有援立功內實讓之賜示尊寵李德裕得君士良愈憂廢老詔可尋卒士良之老中人舉送還第士良教之曰天子不可合開戰戰必觀書見儒臣則又納諫智深遠慮誠玩好游幸吾屬恩且薄而權輕矣為諸君計莫若植財貨盛馬日以甚聲色癡其心使悅不知息則必斥逐衡衡外事萬機在我恩澤權力欲焉在哉再拜士良殺二王一妃四宰相貪酷二十餘年死之明年有發其家藏兵數千物削削官簿籍其家始士良宏志墳文宗與李訓謀屢

志六四九一

欲廢帝懼慎由為翰林學士直夜未半有中使召至視殿見士良等坐堂上帷帳周密問慎由曰上不豫已久皇太后有制更立嗣君學士當作認慎由驚惶死不敢命士良等默然良久乃啟殺引至小殿帝在焉士良等歷階數帝過失帝俯首乃定慎由出戒毋泄慎由記其事將沒以授其子府故唐中官終討除之益顯原於士良宏志云

楊復光閩人本裔氏有武力少養於內常侍楊立价家頗以節誼自養有謀略監諸鎮軍乾符初佐平蘆節度使回元裕舉賊王仙芝敗之招討使宋威舉仙芝於江西復光為裨將使遣判官吳彥宏約賊降仙芝遣將尙君長自縛如約威疾其功密請誅仙芝之惡復引兵叛殺天子賜收皆罷之以此與復光乃進食賊將徐唐宮王彞代威為招討以復光監忠武軍屯鄧州邀賊右衛京師陷忠武節度周夔受僞命督夜宴召復光左右曰彼既附賊必不利公不如毋行復光固往酒所語時事復光泣曰丈夫所感當與義耳彼不顧恩義規利害何丈夫哉公誓臣日夫封侯乃捐十八葉天子北面臣賊何恩義利害味耶寤寤涕曰吾力不足陽合而陰離之故公計因持杯為盟復光即遣假子守亮斬賊使於傳舍秦宗權據蔡州叛復光以忠武兵三千人見之宗權即遷其將王淑以兵萬人從復光定刑襄陽次鄧淑追復光斬之并其軍為八以鹿宴弘晉驛張造李師韋王建輝建等為之將進攻南陽賊將朱溫何勳迎戰大敗之遂收鄧州追北藍橋會母夜叉師俄起為天下兵馬都監總諸軍與東面招討使王重榮并力定關中朱溫守同州復光遣使諭溫以所部

降方賊之強重榮不知所出謂復光曰臣賊邪且百國
拒戰邪則兵寡奈何復光曰李克用與我世共患難其
為人奮不顧身比數召未即至者出太原道不通耳若
諭上意彼宜必來重榮曰善白王鏐以詔使至太原克
用兵乃出京師平以功加開府儀同三司同華制置使
封宏農郡公賜號貞忠輝武匡國平難功臣卒河中贈
觀軍容使諡曰忠肅復光御下有恩軍中聞其死皆慟
哭其後平賊立功者多其麾下諸假子為將帥者數十
人

欽定續通志卷五百七十四

宦者傳

唐二

王守澄

楊復恭

張承美

劉克明

田合孜

劉季述

韓全誨

田合孜

韓全誨

王守澄者史仁所來元和中監徐州軍召還憲宗或方士說僞金丹多嚴整左右雖得罪禁中累息十五年正月庚子夜守澄與內侍陳宏志弒帝於中和殿後其再止而陳宏志弒帝而不及守澄帝本紀作帝嘗謂守澄曰宏志弒帝而不及守澄帝本紀作帝嘗謂守澄曰宏志弒帝而不及守澄帝本紀作帝嘗謂守澄曰宏志弒帝而不及守澄

宋申錫為宰相謀因事除之不克更因其黨鄭注李訓乘其弊於是誅楊承和於鹽州常元秦象州道中人劉忠諒追殺元素於武昌承和次公安賜死訓乃舊守澄以軍容使就第使內養齋賜死

劉克明亦亡所來得幸敬宗宗神擊越好手博得靈臺小遊戲無度四方爭以趨勇進嘗獨三殿殿角瓶有碎者歸得帝徵甚厚賜之夜分罷所親近既皆因不造又小過必責辱自是怨望帝積夜還與宦官克明出務檢詐文端及擊越將軍石定寶蘇佐明王嘉憲關惟直等二十八人羣飲既酣帝更衣獨忽滅克明與佐明定寬弒帝更衣矯詔召翰林學士路隋作詔書命絳王領軍國事明日下遺詔絳王即位克明等恃功將易置左右自引支黨領兵柄於時樞密使王守澄楊承和

中尉嚴守謙讒從簡與宰相裴度共迎江王發左右神

梁及六軍飛龍兵討之克明投井死出其尸戮之務澄等皆斬首以布籍入冢實又殺其黨數十人

田合孜字仲則蜀人也本陳氏咸通時應小馬坊使僞宗即位權左神策軍中尉始帝為王時與合孜同卧起至是以其知書能處事又帝資任得故故事一委之呼為阿父而荒酣無檢賞賜伎子歌兒動鉅萬計國帑耗竭合孜劾帝籍京師南市商販賣貨賈送內庫有來請者皆杖死合孜知帝下相掩帝不及知時家人無在者以同所盜起上不相掩帝不及知時家人無在者

惟依部書貪相索備員而已左拾遺侯昌黎進賢作長異不勝憤指言鑿尹用權亂天下碎入賜死黃巢附夜部合孜奉帝西幸步出金光門以羽林白馬載帝盡夜馳舍駱谷時腹破疽方節度西川合孜兒也合孜弟故請帝幸蜀有詔以合孜為十軍十一衛觀軍容制置左右神策護駕使至成都進左金吾衛上將軍兼判四衛事封官國公帝見海陔簡稍鬱鬱北望流涕合孜何開開釋因盛稱顯敗王壽程宗楚李錫敬道方并力賊不足虞帝曰善初成都募陳許兵三千服黃龍名黃頭軍以捍贛帝至大勢將土風從者已屬而不及黃頭軍皆竊忽合孜黃頭將郭珣因夜燒營制城邑散置討賊之奔衛都遂走高駟所帝聞變與合孜保東城自守驛臣不得見左拾遺孟昭圖上疏極諫合孜固不奏詔詔詔昭圖察州司戶參軍使人沈於墓顯津賦平合孜欲歸重北司以王鐸無功放罷歸都統又以楊復光召沙陀破賊功第一忌其過已故縛其質合復光死大再開龍其兒復恭報帝使人中曹知密富家子頗沈沈賦在長安知恐集壯士倚山為屯險教士卒變衣服言語與賊

類者夜入長安攻賊將賊大懼帝推內常侍聞帝將還因大言我且擁眾大散關下問驛臣可歸者驛之合孜惡之密令王行瑜以朔州兵度岷嶺山襲殺其眾由是益自肆禁制天子不得有所主斷帝以其專歸左右既流涕復光即將王連率義勇四軍迎帝西縣合孜以復光故縱授節將軍資為己子別募新軍以千人為都凡五十四都分左右為十軍統之又選親信成謂驛不附已者概以罪廢之養子匡廓宣慰河中王重榮驛為驛匡廓微其重榮因合孜召白以兩鹽池歸鹽池去匡廓詎詎合孜且勸圖之合孜白以兩鹽池歸鹽池使節自兼兩池權雖使重榮不奉詔表舉合孜十聖合孜自將討重榮率別軍先攻鳳翔李昌符合彰猛靈夏等兵凡三萬壁沙苑重榮親太原李克用連和克用上書請誅合孜攻帝不從大駭沙苑禁軍敗攻取昌符各還本鎮皆取為合孜用還與重榮合辦乘兵潰還略所過皆盡克用逼京師合孜計窮乃焚坊市劫帝夜散歸還門出奔王建以義勇四軍風帝夜亂平水遂次陳倉克用還河中政與重榮連章請誅合孜合孜請帝幸興元不從遂以兵入飛賊逼帝夜出舉臣無知者宰相蕭暹等皆不及從攻勳興元節度使石君瑋焚關道絕帝西意遂逃合孜劫質天子生方輿之難使攻進迎乘輿合孜奉帝發寶難繼人圍已蒙面以行使王建以長劍五百前擊寶傳國聖授之次大散關道險帝危及難數矣攻長驅驛帝問道張帝走他道至興元攻重榮復表降合孜安慰驛臣詔以合孜為節制監軍使留不去重榮請幸河中合孜退而止宰相連率驛臣在鳳翔者表合孜觀關備驛驛之帝不省且詔重榮輸糧十五

蕙解給行在重榮以令改未誅不奉命改乃奉嗣襄王
遣即傷位攻敗帝乃得還京師帝病中外屬詩王令改
齊成都表解官求醫藥詔可俄削官長流備州兼從
置州州然猶依微服不自稱王即位是為昭宗王建
為壁州刺史建取利州自署防禦使因略定閬中蜀黎
雅等州詔即置未半軍拜建節度使令改謀與建連衡
充朝廷以書召之建喜將至敬道以建難制復節之建
怒進闕成都敗瑄寶道令改登城書建曰老夫久相
厚何見困頓為父子如初建卒許令改夜負印節投建
明日入成都因令改殺瑄瑄為建所殺

楊復恭子恪本林氏宦官楊玄翼子復光從兄也
復恭略涉學術監諸緡兵屢助亂戰有功自河陽監軍
入拜宣徽使權極密使令改頗威福中外與改凡雅復
恭屢與爭得失令改恐之遷飛龍使乃臥疾藍田令改
失律停宗出再幸山兩復用復恭制置經略多更其手
車駕還遂代令改為左神策中尉六軍十二衛軍容
使封魏國公實戶八百賜號忠貞政聖定國功臣帝崩
定策立昭宗賜鐵券加金吾上將軍遂擅朝政於是宰
相韋昭度張濬杜讓能等為帝言大中故事請抑宦官
帝亦稍厭復恭恚王環者惡安太后弟求節度使帝
問復恭對曰產祿慎慎三思危唐后族不可拜拜陛下
誠愛責任以他職可也不宜假節外藩恐負勢難地不
可制帝乃止頃聞惡甚至禁中見復恭詬辱之遂居中
任事復恭不欲分已惟白為黔南節度使道與元而復
光養子守亮復恭後元再從元養子守亮為復恭兄
子正令方領節度除物利州刺史史履瑊用於江宗屬賢
客皆死以舟白敗聞帝知復恭謀深街之復恭以諸子

為州刺史號外宅耶君又養子六百八人監諸道軍天下
威勢畢歸其門守立為天威軍使本胡宏立也勇武冠
軍人畏之帝欲斥復恭懼為亂乃好謂曰卿子守立安
在善欲令宿殿內復恭以守立見帝賜姓李名順節使
掌六軍管鑰光寵既甚遂與復恭爭權相中傷毀發其
私大順二年罷復恭兵出為鳳翔監軍不肯行因致
仕詔可遷上將軍賜几杖使者還屢屢心殺使者於道
遣居商山俄人居昭化坊第附近玉山營而子守信為
軍使數省候出入或告父子且謀亂時順節遙領鎮海
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詔與神策軍使李守節
率騎兵攻復恭治殺使者守信率兵拒戰會日人復
恭與守信東族出奔遂走興元順節已斥復恭遂橫暴
出入以兵從南軍中尉劉景宣西門東遂察其意非常
以狀問有詔召順節坐殿無節將嗣光審出斬之從者大
蹙出延喜門刺承德里盡夕止於是鳳翔李茂貞州
王行瑜華州韓建同州王行約秦州李茂莊同州守亮
納叛兵請出兵討建官尹愔憤其類執不可茂貞遂擅
與行瑜出討自號興元節度使詔宰相書懷悞不臣帝
為下詔令茂貞自行瑜討之景福元年被其賊復恭守亮
守信等圍州茂貞以子繼密守興元詔史部尚書徐彥
若為鳳翔節度使而以茂貞帥興元不拜尚書徐彥
後帝不得已授以節度使自是茂貞始強復恭與守亮
等自閬州將北奔太原趨商山至乾元為韓建運士所
禽即斬復恭守信樞車送守亮京師尉長安市
劉季述者假昭聞樞密使李茂貞得興元僉跋扈
不軌宰相杜讓能與內樞密使李周運及右神策軍中

尉西門重遂謀誅之師興為茂貞所敗京師震恐帝為
斬重遂周諱以謝茂貞更以駱全曜劉景宣代為兩中
尉乾寧二年茂貞與王行瑜韓建以兵入朝殺宰相韋
昭度李勣李克用率師討茂貞大潰北同州節度使王
行實奔告景宣等曰沙陀十萬至矣請率天子出幸避
其鋒景宣方與茂貞晚故全理與鳳翔將周圭共何
帝待賊王行實及景宣子繼晟縱火刺東市帝登承天
門矢著樓閣帝懼移出沙城士民從者數十萬至谷口
賜死者十之三夜為盜掠哭聲震山谷徙駐石門茂貞
恐乃殺全曜景宣及非自解帝還京師內官景務修宋
道儒復專國政宰相推磨之徐彥若王搏俱不解
稍抑肩以和北軍將怒勳搏黨官醫罷去俄賜死流道
潯州務修愛州並死道儒遂彥若於南海乃以季述
王仲先為左右中尉疾崩尤甚時帝嗜酒惡貴左右季
述等愈自危乃外約朱全忠為援謀廢帝帝夜獵苑中
醉殺侍女三人明日午漏上門不敢季述見前日宮中
殆不測與仲先率王彥範許奇彥李師度徐彥回總衛
士三十人豎闕入是夜宮監竊取太子以入因驚皇后
令立太子黎明陳兵廷中百官皆奏稱畏死不敢違
季述衛太子至紫廷院入恩政敗連者斬殺帝方坐乞
巧獲見兵入驚懼於床將走季述迎先持帝首以所持
杖盡地責帝曰某日某事爾不從我罪一也數至十未
止皇后出欄拜請曰大家有事唯軍容季述出百
官奏願奉太子監國陛下自願東宮后越帝如軍容語
宮監掖帝出恩政殿后以傳國寶授季述就帝前從者
十餘人入因少陽院季述液金以完備師虞以兵守之
太子即位於武德殿帝號太上皇皇后為太上皇后大

不軌宰相杜讓能與內樞密使李周運及右神策軍中
尉西門重遂謀誅之師興為茂貞所敗京師震恐帝為
斬重遂周諱以謝茂貞更以駱全曜劉景宣代為兩中
尉乾寧二年茂貞與王行瑜韓建以兵入朝殺宰相韋
昭度李勣李克用率師討茂貞大潰北同州節度使王
行實奔告景宣等曰沙陀十萬至矣請率天子出幸避
其鋒景宣方與茂貞晚故全理與鳳翔將周圭共何
帝待賊王行實及景宣子繼晟縱火刺東市帝登承天
門矢著樓閣帝懼移出沙城士民從者數十萬至谷口
賜死者十之三夜為盜掠哭聲震山谷徙駐石門茂貞
恐乃殺全曜景宣及非自解帝還京師內官景務修宋
道儒復專國政宰相推磨之徐彥若王搏俱不解
稍抑肩以和北軍將怒勳搏黨官醫罷去俄賜死流道
潯州務修愛州並死道儒遂彥若於南海乃以季述
王仲先為左右中尉疾崩尤甚時帝嗜酒惡貴左右季
述等愈自危乃外約朱全忠為援謀廢帝帝夜獵苑中
醉殺侍女三人明日午漏上門不敢季述見前日宮中
殆不測與仲先率王彥範許奇彥李師度徐彥回總衛
士三十人豎闕入是夜宮監竊取太子以入因驚皇后
令立太子黎明陳兵廷中百官皆奏稱畏死不敢違
季述衛太子至紫廷院入恩政敗連者斬殺帝方坐乞
巧獲見兵入驚懼於床將走季述迎先持帝首以所持
杖盡地責帝曰某日某事爾不從我罪一也數至十未
止皇后出欄拜請曰大家有事唯軍容季述出百
官奏願奉太子監國陛下自願東宮后越帝如軍容語
宮監掖帝出恩政殿后以傳國寶授季述就帝前從者
十餘人入因少陽院季述液金以完備師虞以兵守之
太子即位於武德殿帝號太上皇皇后為太上皇后大

不軌宰相杜讓能與內樞密使李周運及右神策軍中
尉西門重遂謀誅之師興為茂貞所敗京師震恐帝為
斬重遂周諱以謝茂貞更以駱全曜劉景宣代為兩中
尉乾寧二年茂貞與王行瑜韓建以兵入朝殺宰相韋
昭度李勣李克用率師討茂貞大潰北同州節度使王
行實奔告景宣等曰沙陀十萬至矣請率天子出幸避
其鋒景宣方與茂貞晚故全理與鳳翔將周圭共何
帝待賊王行實及景宣子繼晟縱火刺東市帝登承天
門矢著樓閣帝懼移出沙城士民從者數十萬至谷口
賜死者十之三夜為盜掠哭聲震山谷徙駐石門茂貞
恐乃殺全曜景宣及非自解帝還京師內官景務修宋
道儒復專國政宰相推磨之徐彥若王搏俱不解
稍抑肩以和北軍將怒勳搏黨官醫罷去俄賜死流道
潯州務修愛州並死道儒遂彥若於南海乃以季述
王仲先為左右中尉疾崩尤甚時帝嗜酒惡貴左右季
述等愈自危乃外約朱全忠為援謀廢帝帝夜獵苑中
醉殺侍女三人明日午漏上門不敢季述見前日宮中
殆不測與仲先率王彥範許奇彥李師度徐彥回總衛
士三十人豎闕入是夜宮監竊取太子以入因驚皇后
令立太子黎明陳兵廷中百官皆奏稱畏死不敢違
季述衛太子至紫廷院入恩政敗連者斬殺帝方坐乞
巧獲見兵入驚懼於床將走季述迎先持帝首以所持
杖盡地責帝曰某日某事爾不從我罪一也數至十未
止皇后出欄拜請曰大家有事唯軍容季述出百
官奏願奉太子監國陛下自願東宮后越帝如軍容語
宮監掖帝出恩政殿后以傳國寶授季述就帝前從者
十餘人入因少陽院季述液金以完備師虞以兵守之
太子即位於武德殿帝號太上皇皇后為太上皇后大

救李進等皆以誅戮立威凡有寵於帝悉榜殺之殺母弟睦王師虔尤許察左右出入必搜索帝動靜輒白李述食自實進紙筆銅鐵皆不與方寒公主頤無金銀環衾聞外廷所告釋於朱全忠使以兵除君側全忠封府書與李述李述以黃膺膺曰竊人偽書從古有之李述易之乃與盟膺諫全忠曰左軍與膺盟不相害然僕歸心於公全忠得書恚曰李述使我為兩面人自是始離天平節度副使李振亦勸全忠討李述乃遣振至京師與膺謀時都將孫德昭重從實為膺仲先所辱常憤膺因密結德昭謀及正德昭遂引將周承壽期十二月晦伏兵安福門待日仲先乘肩輿與承壽朝詣德昭之叩少陽院呼曰逆賊斬矣以賊首獻宮人殿扉出帝御長樂門羣臣稱賀承壽馳入左軍執李述送虜至樓前膺挺槍進二人同死挺下遂尸之兩軍支黨死者數十人中官奉太子適入左軍收傳國璽全忠遣送賊黨程殿京師新於市李述等夷三族以德昭檢校太保靜海軍節度使從實檢校司徒容節度使並同中書門下平章李賜氏李曰繼昭曰彥雍承誨亦賜姓名曰李繼誨順檢校司徒督節度使視宰相秩皆號扶傾濟難忠烈功臣圖形燼燭閣宿衛十日乃休馮內庫珍寶賜之師慶與徐回野諫

韓全誨張彥安者皆不知所乘並監鳳翔軍全誨人為內樞密使劉季述既誅張澄陵上言自中人典兵王室內亂臣請主帥策左軍以展主右則四方藩臣不敢謀昭宗意不決李茂貞語人曰崔胤奪軍權未及手志滅藩鎮矣帝問召李繼昭等皆曰臣世世在軍不聞

韓通志 卷五百七十五 宦者傳 唐

書生主衛兵且罪人已得持軍還北司使帝乃以全誨為左神策中尉彭去為右皆拜驍騎大將軍袁易簡周取容為樞密使府恩約京兆鄭元規進人阻殺之不克全誨等因覬覦自留選士四千宿衛以李繼武繼德之府亦佩朱全忠內兵三千居南司按通鑑止載茂貞全忠內兵萬數昭宗本紀謂兵皆不載全忠不言遣兵宿衛事本傳所闕蓋從其補記之說以塞敬恩領之韓偓問新法成交成數止膺不聽議者知京師不復安矣全誨彥安及彥雍合勢逼羣中官倚以日騎帝不有斥逐者皆不肯行膺固請盡誅之全誨彥宏見帝新寶帝知左右漏言始詔封奏事官人更求麗姝知書者數十人侍帝為內誦由是膺計多齟齬張溶判度支楊復恭以軍費乏奏假鹽麩一歲之人以濟用遂不復還至膺乃白度支請如舊制全誨李繼筠訴軍中曠甚請削三司隸神策帝不能卻詔能府領鹽鐵府衙之全誨等懼帝誅已與韓誨彥雍謀筠交通謀亂合狐漢諸召膺及全誨等宴內殿和解之韓偓謂不如驅斥二柄臣許餘人自新長謀必息不然吾自疑禍且速難和解之凶熒益肆帝乃止膺時險結全忠與茂貞為敵茂貞欲帝幸鳳翔膺為急詔令全忠入朝又詔書曰帝反正公之力而鳳翔人朝引功自歸今若後至必見討全忠得詔悉討全誨帝以為忠又欲其與茂貞同功即詔并力令膺討一類書示帝意全忠取同州汴兵凡七萬威震關中全誨等泣奏曰全忠且至欲脅陛下幸關東將謀傳願至鳳翔合殺兵討之帝未許方在乙巧樓全誨縱火其下逼帝降棧乃決西幸帝出惟皇后諸王數百騎為衛天復元年十一月王子全誨等逐火宮城茂貞以帝居盤屋全忠取華州下合自

釋曰吾被認入朝而逆臣全誨震驚天子將乘輿出遷禁籙草莽吾當入對言狀膺使王溥見全忠請西迎天子全忠發赤水滑奉百官迎全忠滿橋入舍兵安一首而西茂貞聞全忠至以帝人鳳翔從臣韓三四人全忠遣楊達表歸入鳳翔奉表天子汴都將康懷英襲殺李繼昭於武功舍餓六千級全誨懼請救於李克用克用詔全忠書勸執節沈海內誘全忠忠不答遂屯鳳翔東備帝遣人詔全忠班師使者再往復使繼德守回鶻三原李繼勣嬰城三日乃降質其妻復使繼德守回鶻三原膺與劉元規至三原遣使全忠時李克用部將李嗣昭救鳳翔戰數不利遣還劉東府復說全忠乃定計迎天子以精甲五萬與茂貞決戰敗兵敗全忠軍進攻東城焚橋斷敵部將李繼龍出降茂貞懼密圖誅中官以紆難先詰書全忠請奉乘輿還宮全忠許之然軍稍薄城破軍皆無鬪意請願見崔胤皆狐疑不出師唯青州節度使王師範取兗州關華州李克用攻晉州以為援全忠懼益急帝乃定計歸全忠以紆近禍三年正月茂貞請誅全誨等與全忠連和奉車駕還京帝喜即遣內養四十八人收全誨彥安等斬之身聞散骨皆死詔第五可範為左軍都尉勳勳為總誨彥雍皆伏誅是夜並誅內諸司使韋處廷等二十一人悉養其首詔學士薛胎矩送全忠全忠大喜備告軍中以姚洎為岐州運和使全忠詰茂貞書曰官者乘降不已日棄王官信乎茂貞懼復誅小使李繼芬等十八人於是關門全忠猶攻北鳳帝遣宮人龍顏觀御中稍習器使罷兵又捕殺中官七十人全忠亦使京兆魏黨與百餘人合朱友倫以兵衛帝還京師膺全忠讓盡誅第五可範等八百餘

志六四九七

人於內侍省哀號之聲聞於路留軍數十人備宮中
運歸於是追諡道監軍所在賜死財產籍人認以中官
晉遷狀及全忠迎乘與本末告方編能監軍院視國初
故事以外八人為白衣黃衣不得養子內諸司皆歸省
寺兩軍內十八人兵悉屬六軍全忠還汴州初帝憐幽
辱能勵心庶政數召見華臣有志中興而尚以爭權外
召張承業初朝廷以相存留君側雖清而全忠勢遠張唐
室以亡投鼠敗器哀堪太息

張承業字顯元唐僖宗時宦者也本姓康功為內侍張
泰養子李克用兵擊王行瑜承業載往來兵間晉王喜
其為人及昭宗為李茂貞所迫將出奔太原乃先遣承
業使晉以道意因為河東監軍其後在唐謀官宦
官在外者悉認所在之克用僑承業之辭拜寺昭
宗崩乃出承業復為監軍晉王病革以存助屬承業存
助兄弟之存助在魏與梁戰河上十餘年軍國之事皆
委承業承業亦盡心不懈凡積金粟收市兵馬勸課
農桑而成存助之業晉承業之功為多貞觀太后神
德妃伊淑妃及諸公子在晉時皆承業一切以法繩之
權貴皆斂手存助歲時白鶴歸省親須鑄博博賞賜份
人而承業主藏錢不可得存助乃置酒庫中酒酣使子
繼茂為承業起舞舞罷承業出資幣幣馬為贈存助指
錢積呼繼茂小字以語承業曰和哥之錢可與錢一積
何用幣馬為承業謝曰國家錢非臣所得私存助以語
侵之惡對曰臣非為子孫計惜此庫錢佐上成福業爾
若欲用之何必問臣財盡豈獨臣受禍也存助顧
元行欽曰取劍來承業起持存助衣泣曰臣為王惜庫
物而死死不愧於先王矣聞資從旁解承業手去承

業舊寧院賈馬曰罷賣朱溫之賦業言厚恩不能有一
言之忠而反謂諛自容耶存助母曹氏聞之使召存助
存助性至孝聞召其懼兩厄以謝承業不肯伏存助
入內其母使人謝承業曰小兒忤公已誓之矣明日其
母與存助俱過承業第慰勞之盧與嗜酒戲慢存助深
嫉之承業來問請曰盧與嗜酒無能臣請為王殺之存
助曰吾方招納賢才以就功業公何言之過也承業起
實曰王能即此天下不足平也賈曰此幾免天祐十八
年存助已詔諸將即皇帝位承業戰戰以病聞之自太原
肩輿至魏諫曰大王父子與梁血戰三十年本欲復唐
社稷雪國家之讐今元凶未滅遽以尊名自居非王父
子初心且失天下望不可存助謝曰此諸將意也承業
曰梁唐晉之仇賊天下所共惡也王誠能為天下去大
惡復列聖之深讐然後求唐復而立之使唐之子孫在
孰敢當之使唐無子孫天下之士誰可與王爭者存助
不聽承業知不可諫乃仰天大哭曰吾王自取之誤老
奴矣肩輿歸太原不食而卒同光元年劉左武衛上將
軍諡曰正憲按子顯曰於承業之卒舊唐時述河東
於從德臣事後唐之心伏誦諸國承業不食而死
乃心唐至如送不論海馬歸靜侯收收收埋 命批承業
五代

張居翰 馬紹宏
孟漢璋
張居翰字德卿故唐僖宗時張從攻之養子昭宗時為
范陽軍監軍與節度使劉仁恭相善天復中大誅宦者
仁恭匿居翰大安山之北窟以免其後梁兵攻仁恭仁
恭遣居翰從晉王攻梁潞州以牽其兵晉遂取潞州以
居翰為昭義監軍莊宗即位與郭崇勳並為樞密使莊

宗滅梁而擊宦者因以用事郭崇勳又專任政居翰
歎苟免而已魏王破蜀王衍朝京師行至秦川而明宗
軍變於魏莊宗東征盧行有變遣人勸居翰王殺之詔
書言誅衍一行已印書居翰發願以為殺降不詳乃以
詔傳往措去行字改為一家時蜀降人與衍俱東者千
餘人皆獲免莊宗遇弒居翰見明宗於至德宮求歸田
里天成三年卒於長安年七十一居翰雖為樞密使而
不用事有宣徽使馬紹宏者書賜姓李顯見信用然誅
殺大臣賈賈賈專威福以取怨于天下者左右狎黃
門內養之疑也是時明宗自魏州入魏奉朝請於京師
莊宗頗疑其有異志陸道紹宏伺其動靜紹宏反以情
告明宗明宗自魏而反天下皆知禍起于魏孰知其啟
明宗之二心者自紹宏始也郭崇勳已破勳莊宗信宦
者言而疑之然崇勳之死莊宗不知皆宦者為之也當
此之時梁唐之情兵皆在勳使崇勳不死明宗入洛豈
無西顧之慮其能晏然取唐而代之耶及明宗入立又
詔天下悉捕宦者而殺之宦者亡窟山谷多削髮為浮
屠其亡至太原者七十餘人悉捕而殺之都亭驛流血
盈庭明宗晚而多病王淑妃專內以干政宦者孟漢璋
因以用事秦王入視明宗疾已革既出而聞哭聲以為
帝崩矣乃謀以兵入宮者懼不得立也大臣朱弘昭等
方圖其事議未決漢璋適入見明宗言秦王反即以兵
誅之昭秦王大惡而明宗以此飲恨而終後感帝奔於
衛州漢璋西迎廢帝於潞帝惡而殺之

官者傳

宋

賈神寶

王繼恩

李神祐

劉承規

閻承翰

秦翰

周懷政

張崇貴

張繼能

衛紹敏

寶神寶初為黃門太平興國中從軍太原擢甲晉城中
 流矢稍遷入內高品監并州皮兵屢出襲賊前後破砦
 三十六斬千餘級因築三砦討與之九年命與尹惠屯
 夏州時及御羅賦等十四厥久叛神寶率兵大破之焚
 其廬帳斬千餘級虜獲甚眾羅中遣使求和乃止俄轉
 邊部順攻契丹者神寶上言由此或生邊隙乃止俄轉
 殿頭高品道化中使河東閱視整橋兵騎募德豐自
 邢臺進廷州不至詔神寶乘傳權州事瑯州近邊入靈
 與陳德玄討之破牛家族二十八部且規度通遼入靈
 武路就命靈慶同駐泊牛家族復結軍叛又破之獲粟
 帥九人西戎寇鄴以兵援之用勞遷供奉官與田紹斌
 部送靈州劉權即命駐泊李繼遷入寇與慕容彥魯
 破其營砦焚帳幕獲人畜數萬計遷內殿崇班至道初
 繼遷再定靈武神寶遣人間道告急賊聞之謀餘城中
 糧竭潛遣人市糧河外背運以入間出兵擊賊賊引去
 以功拜西京作坊副使遷西京左藏庫副使出使靈武
 還授供備庫使咸平中出為高陽關鈐轄使具黃逾檢
 會原州野裡族三千餘眾從帳於順成谷與熟鐵族接
 戰詔神寶和治之至則定其疆界令悉遷舊地入為內
 侍右班副都知真宗到殿與劉承珪同掌大內事大中

續通志 卷五百七十六 官者傳

宋

祥符初累遷西京左藏庫使兼掌往來國信神寶在職
 樞密性高商高貨鉅萬大禧初以皇城使罷內職三年
 卒歸其善子守志為入內供奉官按宋史此下有王仁
 嗣其善孫內侍劉資子之宋制內侍都知押班不領
 他職道化至道後皆內殿崇班以上兼充多至諸司使
 有領觀察使者沒者贈官又內侍許養一子開寶四年
 以其爭財起訟詔自今滿三十無養父者始遷善子仍
 以其名上直徽院遷善準前詔抵死
 王繼恩陝州人初養於張氏名福鈞開寶中求復本
 宗太祖許之賜今名累為內侍行首會討江南與神
 興等部禁兵及戰破抵宋石雅羅中率師屯易州為天
 雄軍駐泊都監自岐溝關者子館敗後河朔諸路為契
 丹所擾城壘多圯與魏守素田仁朗郭廷滂分路按行
 增築之清化五年加昭宣使勾當皇城司李順亂成郡
 命為劍南兩川招安使率兵討之許以便宜馬步軍都
 軍頭王果崇儀使尹元分道討賊並受繼恩節度繼恩
 由小劍門路入研石砦破賊斬首五百級越北過青羅
 嶺平劍州連破賊五千於柳池擊斬千六百級賊眾
 風奔走殺戮將死者不可勝計又克臨邛二州至成都
 破賊十萬餘斬首三萬獲順朝議賞功中書除官徵
 使太宗不欲官預政事命學士張洎鑄若水諸別立
 宣政使序位昭宣使上以授之按古來臣官之稱忠良
 承業而外類不數見而洎事武國之從史漢呂蒙魯忠良
 人主門之止宜傳載是垂隆之役莫不職稱非其職矣
 宋初洎與郭使內侍吳兵使之官使通達蓋賊賊
 未必非太宗助謀之不與兵使之官使通達蓋賊賊
 謂太宗於國事無不與兵使之官使通達蓋賊賊
 之備兵已屬軍師誠千古定論蓋非尋常之進領州諸
 防禦使繼恩擢重兵入留成轉轉輒不給專以宴飲為
 務出入奏音樂分騎執棋局棋秤自威嚴郡縣使使

志橫所部剽掠子女金帛無算志欲賊退伏山谷聞郡
 縣有復陷者帝問命入內押班衛紹敏欲領其事又遷
 樞密直學士張鑑等乘傳督其捕賊議分減師徒出蜀
 境以備糧運麾下高品王文壽領卒二千分連州路追
 討御下殿急士卒皆怨一夕臥帳中指揮使張鑑遣卒
 殺之時嘉州賊帥張餘有忠萬餘峰以所部合之賊勢
 甚盛奏至帝命巡檢程道符諭旨招撫亡卒斬馘而首
 送繼恩皆自投來歸因使為鄉導擊賊繼恩平之太宗崩
 加領桂州觀察使繼恩初事太祖特承恩賜及嗣夕太
 宗在南府繼恩中夜馳詣府邸請太宗入太宗忠之自
 是寵遇莫比喜結黨名譽或乘間開外朝臣由是輕
 薄好進者從之每以多寶院僧舍為期異宗初繼恩
 益豪橫頗能機事與參知政事李昌齡無往來多
 請託素與胡旦善時將加恩密委其為養辭又士人詩
 頌盈門帝惡其朋黨黜為右監門衛將軍均州安置繼
 恩沒貨產多得蜀土僧羅勳為右監門衛將軍均州安置
 符三年特詔追復官爵按宋史此下有李神祐傳
 李神祐開封人初以養父繼恩任投殿頭高品開寶一
 年從軍太原時詔下緣邊和市車價已五日車駕在潞
 州慮擾民令神祐馳驛止之一夕而及攻晉陽甲士既
 陣敵潛斃火焚梯衝帝命神祐部酋兵為獲斬戮其眾
 餘悉潰去土寇周瑒等叛及副尹崇珂討平之六年隨
 曹彬南征克闕城擒僞將朱合贊馳入獻捷太宗即位
 遷南作坊副使歲取歸朝命往授府藏之積再賜太原
 領工徒千人備甲兵劉帶元納降款太宗深備衛城
 北臺以受之繼元移時未至神祐單騎入城引繼元至
 燕趙用師命與對廷韓絳精騎為大陣之援又令率兵

志六四九九

屯定州以備契丹太平興國六年滑州治河防材葺未
 其命馳往垣曲伐薪蒸四百萬以濟其用累遷洛苑使
 頂宗北巡為天雄軍都監于城內巡檢時北兵充斥道
 途周奉命神祐驛諭密旨於諸將敵驛數百忽至神
 祐周罵而呼若伏兵敵懼而逃遂逐其命景祐初帝
 幸滑州領護衛營三年遷入內都知從東封還遼南
 作坊使時守道遷秩命神祐第其勳狀帝稱願而欲
 遷之有使內侍召南文次崇賞張延訓等皆符遺而
 互陳勞效且言神祐等品第非當泣訴於帝帝怒悉停
 其官神祐坐削職尋掌御厨大中祥符七年卒
 劉承規字大方范州山陽人建隆中神高班太宗即位
 起拜北作坊副使時泉仲陳洪進歸朝造承規疾瘳封
 其府庫尚土民嗔聚為寇承規與知州喬維岳率兵討
 定之太平興國四年命率師屯定州以備契丹又滑滑
 州決河至道中與周榮同簽書提點樞密官徽諸房公
 事仍加六宅使承規懇辭帝難不許而嘉其退讓咸平
 三年遷北作坊使時境瑣末盜謀修天雄軍城命承
 規乘傳輕書還宮苑使帝尚承規西事請益棗州木波
 鎮戍兵以為諸路之援從之大中祥符初議封泰山以
 肇發運使遷昭宣使祀汾陰復命晉運議者以自京至
 河中由陸則山險其舟則漕悍承規決議水運凡百供
 應悉安流而達禮成進官改使應州觀察使五年以疾
 罷求致仕弗許詔特置樞密使名以寵之班在客省
 使上仍改州觀察使承規以廉使月恩歸于有司手
 詔褒美本名承珪以久疾羸瘠帝為取道家易名度厄
 之義改珪為規甚其移務遷私第尋卒贈左衛上將軍
 鎮江軍節度使忠肅後加贈侍中承規事三朝以精力

開室內藏三十年檢察精密制定權衡法性沈毅徇公
 帝深倚信尤好察人多異之遇事亦或寬恕鑄錢工
 常訴本監前後監鑄錢數千斤承規作爲不納因密
 道入發取還官不問其罪頗好儒學喜聚書聞接文士
 賈訪故實咸平中朱昂杜鎬編次館閣書籍若水修
 祖宗實錄其後修冊府元龜國史及編著藝文之事承
 規悉典領之自廢疾惟以公家之務爲念遺奏求免贈
 贈帝甚嗟惜之
 閻承翰真定人承祖以諱厥稱太宗時擢爲殿頭高
 品稍遷內侍供奉官內殿殿班先是八作司材木頗有
 隱弊承翰建議於都城西置場以紛之雍熙中知廣州
 徐休復奏轉運使王延範不軌狀遣承翰馳往鞠之持
 掠過苦延範竟坐誅李順亂蜀命爲川味招安都監賊
 平授西京作坊副使真宗即位改西京作坊使內侍左
 班副都知咸平三年河決鄆州王陵扁遣承翰議塞時
 議徙鄆州以避河患又詔承翰與工部郎中陳若拙乘
 傳規度徙於舊治之東南五年帝以承翰泣事勒格令
 代韓守英爲鎮定高陽關三遷排韓登祿時中山屯
 兵甚眾艱於飛輦承翰請乘輿引河水自嘉山至定
 州三十二里又至蒲陰東六十二里合沙河經過吳泊
 入界河以濟運亦可勞爲方田帝嘉而從之渠成人
 以爲便德詔褒之景德初契丹謀伐順安軍詔承翰發
 雄霸精兵與荆嗣張延同榮舉獵之儀又遣詣德清軍
 規度重修城壘二年加領廉州刺史勾當羣牧司條上
 馬政逐羣羈牧副使時契丹結好以承翰領國信司多
 所規置大中祥符四年遷內閣使左班都知領契州團
 練使坐擅用羣牧司錢贖金十斤六年帝親內侍德耶

之承翰表請刻石百中明年建應天府爲南京作鴻臚
 宮設太祖太宗像遣承翰自京奉往授南作坊使入內
 都知未幾卒
 秦翰字仲文真定獲鹿人十三爲黃門開寶中遷高品
 太平興國四年崔彥進領擊契丹翰爲都監以善職
 聞太宗賞異謂可屬任消化四年補入內押班趙保忠
 叛命李繼隆率師問罪翰監護其軍次延州翰慮保忠
 遁遂即乘驛先往橋詔安撫師至翰又厲保忠却還因
 旗驅而出保忠遂沒翰按未至黃門得報趙保忠已
 遁乃執保忠送下並非秦翰聞之則至開門迎趙保忠
 使郭迎以我郭也非秦翰也所以功加崇優制使咸平
 中河朔用兵爲鎮定高陽關排陣都監敗契丹於莫州
 追斬數萬盡奪所掠老幼徙定州行營幹轄王均之亂
 爲川味招安巡檢使時上官正與石普不協翰恐生事
 爲和解之親督眾擊賊中流矢不御五戰五捷遂克益
 州至廣都斬首千餘級還遼內閣使領恩州刺史出爲
 鎮定高陽關前陣幹轄從破契丹兵二萬俘其大
 將等十五人又爲郭晷涇原路幹轄兼安撫都監率所
 部按行山外召部帥諭以恩信凡三千餘帳率內附
 未幾康奴族拒命翰與陳興許均深入擊之斬級數千
 焚其廬帳獲牛馬甚眾復與陳興曹理破董理族於武
 延川詔書嘉獎景德初車駕北巡先遣翰兼往遺魏
 裁制兵要充邢密路幹轄與大軍會德清軍張榜角之
 勢又召爲獨前四面排陣幹轄營勾大陣翰即督環
 城浚溝以拒契丹功畢契丹兵騎至翰不脫甲胄七十
 餘日契丹遁好令率所部趨京師加宮苑使入內都知
 出爲涇原儀渭路幹轄先是西鄙無藩籬之敵翰規度要
 害壁巨甃計工三十萬數年而成役不煩民就遷皇城

使入內都知以寵異焉大中祥符初改昭宣使又為羣
牧副使使汾陰時夏州屬邊戶有揭境上者即遣往難上
按巡邊鄙輸至事復州屬邊戶行在諸司細務悉令
裁決不須中覆禮畢加額平州團練使八年營魯大內
詔輔參領其事羣卒願以州觀察使領備有武力以
方略自任前後戰關身破四十九敵李繼遷之未嘗也
翰因使常出入其帳中聞曰太宗言臣一內官不足惜
願手刺此賊死無所恨太宗嘉其忠輸性謙謹接人以
誠信和財貯施與將士同休戚故眾樂為用其發也崇
旅有泣下者

周懷政并州人父紹忠從太宗征河東得懷政於亂
間養為子給事禁中累至入內高品天禧二年累遷左
藏庫使仁宗為皇太子命為入內副都知管勾左右春
坊轉左驛驛使三年領英州團練使加昭宣使懷政日
侍內庭權任尤盛於是期會者頗眾往往言事獲從同
列位堂居右者必排抑之中外督庫皆得專取因多人
其家性誠凡近醜信欵妄有宋能者木單州團練使田
敏廣養軍軍家屬皆以此異 性凶狡略懷政親信得
見因與侍卒姚斌妄談神怪以誑之懷政大惑援能至
御藥使領階州刺史俄於終南山修道觀與劉益輩還
符命託神言國家休咎石藏大臣朝廷屢言其妄適帝
得疾自疑不起嘗枕懷政股與之謀欲命太子監國按

得疾自疑不起嘗枕懷政股與之謀欲命太子監國按
其家性誠凡近醜信欵妄有宋能者木單州團練使田
敏廣養軍軍家屬皆以此異 性凶狡略懷政親信得
見因與侍卒姚斌妄談神怪以誑之懷政大惑援能至
御藥使領階州刺史俄於終南山修道觀與劉益輩還
符命託神言國家休咎石藏大臣朝廷屢言其妄適帝
得疾自疑不起嘗枕懷政股與之謀欲命太子監國按
其家性誠凡近醜信欵妄有宋能者木單州團練使田
敏廣養軍軍家屬皆以此異 性凶狡略懷政親信得
見因與侍卒姚斌妄談神怪以誑之懷政大惑援能至
御藥使領階州刺史俄於終南山修道觀與劉益輩還
符命託神言國家休咎石藏大臣朝廷屢言其妄適帝
得疾自疑不起嘗枕懷政股與之謀欲命太子監國按

日竊發殺丁謂復相寇準奉帝為太上皇而傳太子
崇勳等密告丁謂謂即夜至曹利用第計謀翼日利用
入奏真宗怒令曹瑋與崇勳勸諫使政具貶命斬於城
西普安寺懷政既誅遂遣入內供奉官盧守明郭文慶
馳驛示典捕朱能能值使使者表甲出殺守明以報
詔遣內殿承制江德明入內供奉官于德潤候兵捕之
能取酒入桑林白殛死坐與懷政能交結相得者皆
罷罪降寇準太常卿再貶道州凡朝士官吏與準厚善
者悉降黜焉

張崇貴真定人太祖時為內中高品遷頭頭太平興國
中錢徽納土命馳往開城防儲符之數親征太原從崔
彥進李漢瓊先路視水草消化四年命乘傳之延州招
羌人之內附者轉內班右班押班執命管勾鄜延屯兵
李繼隆討李繼遷詔崇貴以延安兵角進討及擒趙
保忠留崇貴與石霸守絳州從平夏民以實之繼遷振
蕩驅路驅脅內屬羌人崇貴與田敏率熟倉族賊於幾
壘斬二千餘級連破囊論遷走漠中遺將趙光祚張
滿求納款會於石堡崇貴惟牛釀酒犒論之既而繼
遷負崇貴與石霸待罪遷崇貴往賜器幣某裝衣物至道
元年進崇儀副使內侍右班副都知時繼遷復叛開靈
州急廷議棄之宋決命崇貴與馮油乘傳往議其事乃

益兵固守就命為靈環慶州清遠軍路監軍又為排陣
都監真宗立邊落苑使右班都知管勾并州軍馬繼遷
非李漢瓊時各道皆吉備史及周鼎在消化二年
改崇貴為崇貴 復修貢詔以定難節度使之命崇貴
持節賜衣帶器幣遺加六宅使咸平元年命管勾鄜延
屯兵泊延安改駐泊都監又為管轄其後繼遷復與熟

戶李繼福為陷內擾崇貴與張守恩共擊之焚虜
舍獲貨畜歸甲生口甚眾四年詔歸領吳州刺史復洩
鄜延仍制置沿邊青白鹽事與衛超領軍入敵境焚虜
舍帳幕獲虜牛羊屢謝契丹事傳遞以聞願身當一
隊為前鋒詔不允景德元年繼遷死其子德明尚幼崇
貴移書諭以朝廷恩信德明請俟禪服稟命詔書慰撫
自是邊防事宜經制小大皆崇貴專主之二年春召赴
闕面授方略三年以德明誓表來上崇貴因請入朝許
之以功拜皇城使內侍左右班都知領博州團練使又

持節節命授德明四年使還會軍車上陵崇貴人對
瑄林苑節命為行宮使是秋復延安大中祥符元年
加昭宣使崇貴在邊久議羌人情偽西邊畏服二年上
言久去鄜州願得告歸葬父母許之錫與甚厚復命為
都鈐轄提舉權場四年卒贈豐州觀察使

張繼能字守拙并州太原人以黃門事太祖太平興國
初從軍河東命主城南洞屋以勞遷高品契丹入侵命
為高陽鎮定路先鋒都監從從彥進驅長城口多所俘
虜明年又與彥進敗契丹於唐廣口轉殿頭高品繼能
中監李繼隆討夏州俄從護定州屯兵領契丹至三
千屯五回嶺端拱初遷入內殿頭從進保忠討李繼遷
保忠薦其有材命與保忠同經略其事代還羣內弓箭
庫酒化三年與白承睿護駕入靈武會繼遷復寇邊
命繼能承旨與知靈州侯延廣領騎卒五千同主軍務
俄留為本州都監又與田紹斌同享積石砦就遷內供奉
官靈環慶清遠軍後陣都監與西人轉鬪敗走之累
遷涇原節度都巡檢使咸平三年王均之亂命為川陝
兩路招安巡檢使咸平三年王均之亂命為川陝

復為部監駐泊都監夏人寇濟遠軍營於積石河徽能與楊瓊獨守現在廣州迺迴不赴援致陷城堡又焚棄西岡岩特詔下御史府免死長流儋州景德二年會放

選為內侍省內常侍又為陝西捕賊巡檢獲千餘人或內殿崇道四年直州卒陳進為亂詔曹利用張照為廣南東西路安撫使張從古及繼能副之督制湖廣黃兵

致討賊潰乃斬進牙其黨利用分兵捕餘寇過于德潤馳奏授利用引進使照如京使從古莊宅副使繼能供備庫使餘俱遷秩右丞東封留繼能為京舊城內巡檢

鈐轄大中祥符二年擢入內內侍省副都知七年為涇原備涇州戎車南路鈐轄未幾延慶都鈐轄先是內屬戶殺漢口普止罰學否繼能則麗於常法縣是西人畏而不敢犯德明雖受朝命而羌部寇邊不絕繼能日課卒裁竹為符署字其上且言以備將士記殺獲功狀

賊聞之甚懼歸朝池羣牧九年坐前漢修莊穆皇后陵攝昭左授西院使掌往來國信天禧初為西京左藏庫使三年遷崇儀使以衰老求解職轉內園使掌瓊林苑五年卒特贈汀州團練使繼能性沈密知兵勇敢

喜讀書然好治生晚年急於聚蓄以此少之衛紹欽開封人以中黃門給事晉邸太宗即位補入內高品甚被親倚從征太原命督諸將攻城劉繼元降命領驍卒先入城燒其營柵遷殿頭高品奉熙二年擢入內西頭供奉官淳化五年加崇儀副使李順之亂與王繼恩同領招安捉賊事遇賊圍射山南又攻清水壩破雙流營招降數萬眾斬千餘級順死餘黨保險為寇又與楊瓊扼要路邊之擒獲萬餘人遣別將曹稠捕餘

賊於安國鎮斬三百餘賊尚擾嘉眉又遣內殿崇班

宿衛討之兩川平召遷溪被襄勞真宗嗣位拜宮苑使景德二年改皇城使從幸河朔命為車駕前後行宮四面都巡檢次濟湖命領驍兵守河橋歷掌三班院皇城儀衛給林司卒舊無事置可其今願

欽定續通志卷五百七十六

宦者傳

楊守珍 韓守英 藍繼宗
雷允恭 馮文應 任守忠
張惟吉 石全彰 甘昭吉
李憲 張茂則 李榮華
李繼和 張茂則 李榮華

楊守珍字仲寶祥符人爲入內黃門習青史善射通兵略選爲環駝路走馬承受公事契丹謀入塞爲鎮定高陽關行將回押文鋒事會計民周繼宗爲人證告與外高交通于證者六十人辭獲遣守珍覆問悉推理出之徒與定保趙等州駐泊都監恩耗等十州安撫都監從曹克明降撫水州積蔡一擢以扼其要天給初捕盜於青灰山累遷西京作坊使進右班都知領衛州刺史卒

韓守英字德華祥符人爲入內高品從駕河東奉詔至石嶺關督戰取味州遷殿頭再遷副都知隨王繼恩招安西州爲先鋒戰於劍門有功遷西京作坊使劍門都監還官當三班院歷定州鎮定高陽關并代路兵馬鈐轄契丹南攻嵐軍守英與鈐轄張志言知府州折惟昌帥所部渡河抵朔州以李敏勢遂破限水營俘數百人敵解去遷昭宣使復領三班出爲鄭延路都鈐轄徒并代路建言本路衛兵多百姓困於飛輓今幸邊鄙無事請留騎軍千人除悉徙內地眞宗嘉其能朝廷惟民之意請諸路視此行之歷宣政宣慶一使領慶州團練使難州防禦使入內都知張舉諸司庫務卒贈定國軍

節度觀察留後

藍繼宗字承祖廣州南海人初事劉鋹年十二嗣闕爲中黃門從闕太原傳聞閹陳開多稱旨彥熙中溫仲舒諭西羌獻大小洛門砦而徒充恩渭北官者以爲生事太宗遣繼宗按視邊寨一嘗募要害產良木不可業帝悅復使繼宗勞賜仲舒累遷西京作坊使眞宗謁諸陵近陵舊乏水繼宗諫泉陵下從官皆取以濟灌入內副都知爲趙德明加恩使權明與繼宗射繼宗每裏必中德明道以所乘名馬爲內侍省右班都知遷入內都知仁宗即位遷左驥驎使歷昭宣政宣慶使累上章求罷以具東殿使邕州觀察使家居養疾卒諡安穆軍節度使諡偉瑋

雷允恭開封人初爲黃門頗慧黠稍遷入內殿頭給事東宮周懷政僞爲天書允恭預發其事懷政死繼內殿崇班累遷入內侍省押班章獻初臨政丁謂謂給允恭凡機密事令傅達禁中由是勢極中外以爲山陵都監馳至陵下司天監邢中初爲允恭言今山陵上步法宜子孫類汝州秦王墳第恐下有石與水爾允恭曰上無他子若如秦王墳何不可中和曰山陵事重諸行覆按動輒月日恐不及七月之期耳允恭曰第移就上穴我走馬入見太后言之即改穿上穴入自其事章獻后曰此大事何輕易如此允恭曰使先帝宜子孫何惜不可章獻后意不然曰出與山陵使議可否時丁謂爲山陵使允恭具道所以謂唯唯而已允恭入奏曰山陵使亦無異議矣既而上穴果有石石盡水出允恭竟以是并坐盜金寶賜死籍其家按雷允恭開文應任守

張天文今依時事改列謹識

開文應開封人給事掖庭積遷至入內副都知仁宗初

親政與宰相呂夷簡謀以張者夏竦陳堯佐范雍趙鼎發殊錢惟演皆章獻后所任用悉罷之退歸郭后后曰夷簡獨不附太后郭后曰但多機巧善處雙耳由是并罷夷簡夷簡素與文應相結使謂之乃知事由郭后夷簡遂罷后及再相楊尙二美人方寵尙美人於仁宗前請後后后不勝忿批其頰仁宗自起救之張中帝頭仁宗大怒文應乘隙遂與夷簡力謀廢后竟廢后爲淨妃以所居宮名遙華郭后既廢楊尙二美人益專寵楊太后益以爲仁宗未能去文應早轉入侍言之不已仁宗厭其煩強遷曰諾文應即以禮車載二美人出二美人涕泣不肯行文應驅使登車翌日以尙氏爲女道士居清眞宮楊氏別宅安置既而仁宗有復郭后之意文應大懼會后有小疾抹太醫診視數日乃言后暴崩實文應爲之也累至昭宣使恩州團練使時諫官劾其罪請并改郭州士良民女以文應領郭州防禦使爲秦州鈐轄爲左右引陳氏入宮楊太后許以爲后宋綬不可王

曾臣夷簡蔡齊相繼論陳氏女將進御士良聞之遽見帝帝方披百葉擗日士良曰陛下下閱此豈非欲納陳氏女爲后郭帝曰然士良曰陳氏女文應者也陛下下納以爲后無乃不可乎帝遽命出之文應後徙相州鈐轄卒

任守忠字履臣爲入內黃門累轉西頭供奉官領御藥院坐事廢久之復故官相遷上御藥使奉初章獻后聽政守忠與都知江德明等交通請謁仁宗親政出爲黃州都監西鄜用兵爲秦鳳源原路駐泊都監以功再遷

東染院使歷為入內都知仁宗未有嗣屬意英宗守忠
府中建議欲立哲宗則以徽大和及英宗即位拜宣慶
使安靜軍留後守忠又謂言謀妄交亂兩宮於是知謙
院司馬光論守忠離間之罪乞斬於都市英宗猶未行
宰相韓琦少緩則中變出空頭較一道參政歐陽修
已簽題樂難之修曰第書之諒必自有說琦遂坐政
事堂立守忠庭下曰汝罪當死貶保信軍節度副使勸
州安置取空頭較與之即日押行守忠久被寵幸用
事于中人不改言其過及殿中外快之久之起為左武
衛將軍致仕卒

張惟吉字師之開封人初補入內黃門遷殿頭高陽關
路走馬承受外事譏塞滑州天家瑞役遷西頭供奉官
監在京權貨務為內殿崇班遷承制為趙元昊告使
還言元昊驕僞勢必叛請預飭邊備及元昊寇延州遣
按視延鄧環慶兩路辟甲井訪攻守利害敵既退夏殊
韓琦謀自鄆延深入乘虛擊之命惟吉募并汾驍勇副
以土兵輕騎赴河外惟吉以為當持重向緩不宜馳赴
不測以自困已而元昊果引去還秦稱行領星城引眾
遷入內都知河外湖海為澗州修河都幹韓琦運使施
曰言請激塞之澤嘩以為歲災民困役宜緩命惟吉按
視言河可塞而民誠困用不足宜少待之從其議遷
如京使果州團練使復領皇城司卒贈保順軍節度使
諡忠安

石全彬字長卿初補小黃門累遷西頭供奉官仁宗使
致香幣于南海宮詔客所過州縣吏治民俗還具以對
帝以為忠諫陳石全益殺賊州巡檢遣在擒滅之元昊
圍延州全彰監鄜州兵救之解圍去經略使明翰言其

勇略將得邊人情除并代州都監遣鈔韓遵為押班
備習高寇廣南以為湖南江西路安撫兩使出桂林請
于宣撫使狄青願獨當一隊以自效於是使將左方兵
力戰于邕州南方平領縣州防禦使韓琦領信武軍留
後提點率先院監宮中卒屠太尉定武軍節度使溫峯
德傳其事此下有節今刪

甘昭吉字祐之開封人以其侍殿頭為英州州巡檢捕
盜有功再遷內殿崇班京東路都巡檢齊州武衛小校
馮坦平營卒二百突入州屬事徵為監尉召馳往執首
寇十餘人立殺之餘悉縱去州以無事遷供備庫副使
帶御隊仁宗說前功特授內侍省押班遷入內都副
知英宗即位之夕昭吉奏禁中宿衛有勢起遷供備庫
使康州刺史昭吉奏曰臣本孤微無左右之舉先帝知
其忠特授永昭陵使加如京使還朝表辭職以左龍武
軍大將軍致仕卒按宋史此下有昭吉志守

李憲字子範祥符人皇祐中補入內黃門遷供奉官神
宗初歷承興太原府路走馬承受數論邊事合旨王詔
請復河湟命憲在視師與鄆進收河州復戰平靖谷拔
珂諸城為熙州經略安撫司幹公事按視鄆延軍制
行至蒲中會種嶺首領果莊攻破踏白城殺擄思立拔
史夏因傳及于並舉思立等擄藏思立之死于蒲
白城為種嶺別將果莊所殺思立始於及斬思立未
謀作舉合種嶺果莊之亂及踏白城今改
勢寇河州詔憲趨赴之憲至軍首諸將榜山焚旅帳仰
日通路至河州賊餘保歸白官軍與賊大破之進至
餘川又破賊堡十餘穆整率酋長八十餘人詣軍門降
捷聞以功加昭直使嘉州防禦使還為入內侍省押

莊幹富皇城司合奏驛計議秦鳳熙河邊事諸將皆聽
節度于是御史中丞鄧潤甫御史周尹恭承彰彭汝礪
皆極論中人不可用為將帥佛鼎磨木占巴誘山後生
羌擾邊穆整請自效眾以為不可憲曰羌人畏服貴種
聽之往穆整盛裝以出眾視皆無歸志師乘之殺獲
萬計斬喇木占巴極權遣使奉養效順加宣州觀察
使累遷宣慶使元豐四年五路出師討夏憲領國寨軍
至西市新城復蘭州城之請建為節府帝又詔憲領兵
直趨靈靈種散亦稱靈協力往掃巢穴憲乃總兵東上
進至屈吳山營建環城遷天都堦兩軍府庫次胡蘆河
而還憲既不能至靈州棟散亦失期師無功憲欲以開
蘭會功贖罪同知樞密院孫因曰兵法後期者斬況諸
語皆至而憲獨不行不可赦帝以憲有功但語擢還之
由憲以魏劄不接為辭釋勿誅五年憲復上再舉之策
兼陳進築五利會李舜舉入奏具陳師老民困狀乃罷
兵趨憲赴關改還原經略安撫制置使時承樂城告急
憲赴援至延州而城已陷合無復還河外仍兼秦鳳軍
夏人入蘭州破西關憲以蘭州乃西人必爭地彼數至
河外而相羊不進意必大舉乃增城守之備七年春
宋史神宗不祀戰夏人大舉富蘭州在元豐七年
正月本傳上稱五年此說即明年冬今改夏人果大
入蘭蘭州步騎數十萬十日不克糧盡引去又詔憲
遣明諭阿里古結等還騎渡河與賊遇破之坐奏奏功
狀罷內省職事哲宗立改承興軍路副都總管提舉崇
福宮御史中丞劉摯論憲貪功生事一出欺罔與憲之
役首違歸期領兵以城蘭州遺患至今承樂之副還留
不怠赴援降官州觀察使又貶右千牛衛將軍分司南
京居陳州卒紹聖元年贈武軍節度使初諡敏穆改

京居陳州卒紹聖元年贈武軍節度使初諡敏穆改

忠敏處為將羅某地辭敵而問上害民終貽康中國云

張茂則字平甫開封人初補小黃門五遷至西頭供奉

官幹當內東門盜入禁庭茂則首登屋以入獲之還領

御藥院仁宗不豫中夜茂則趨入扶衛或欲掩宮門茂

則曰事無可慮何至使中外生疑耶累遷內侍副都知

鄧衷初同司馬光相視鳳巖深源四州生隄及六塔二

脫河利害進人內都知上元夜宮中火符散撲滅累乞

退休詔褒之仍進其官哲宗即位遷富國軍留後加南

省都知卒茂則性儉素食不重味衣裘累十數年不易

船聖中以茂則嘗預元祐任使追貶左監門衛將軍入

黨籍按宋史此下有宋用臣王中

李舜舉字公輔開封人少補黃門仁宗使督工治金為

器既成有美數并上之帝嘉其不欺出為秦鳳路走馬

舉曰天子新即位使者從遠方來不得一見而去何以

慰遠人謂者以聞亟召對帝意良悅因言承受公事以

察守將不法為職而輒更論最乃使帥臣保任乞免之

遂制舊制照監中累進內侍押班制置運原軍馬五路

師出無功議再舉李憲督饋糧言受密詔自都轉運使

以下乏軍興者皆聽新民懲前日之敗皆俸行出錢百

摺不能雇一夫相聚立掃山澤不受調吏往通呼輒輒

擊解州至城縣令以督之不能集舜舉入奏其事乃罷

兵退高平書王珪迎勞之曰朝廷以邊事屬押班及李

樂被圍急斷衣襟作奏曰臣死無所恨願朝廷勿輕此

賊賊陷為亂兵所殺昭昭信軍節度使益忠敏按神宗

與本傳無異舉賢任安重與人言未嘗及宮省事頗覽

書能文辭在御藥院十四年神宗嘗書李舜舉公忠奉

上恭勤檢身始終惟一以安以榮十九字賜之按宋史

石得一傳無事

李繼和開封人為內侍黃門慶厓中為河北西路承愛

保州兵叛塞城門距守官軍圍之不得入繼和獨上南

關門雷呼所堵內應者諭以禍福改言俟李昭亮至即

新開自歸已而果然賊平遷兩秩王則反貝州為賊下

走馬承受沙苑騎馬詔秦州置場以券布之繼和領職

不數月得馬千數而人不提瓊州弓箭手歲時給酒州

將不與眾誼訴州將關門不敢出繼和步人眾中臂馳

之曰汝曹為一杯酒遂喪軀命乎眾悟散去事聞掘帶

御器械累遷入內副都知卒養子從善援例求贈官神

宗曰此實事也繼和無軍功何必贈自是為定制云按

繼和始事仁宗勳宋史數子神哲時官

官之使編載次次今依時事改列詳載

梁從吉字君祐開封人補入內高班王則反奉命宣慰

還言小寇無多諸將之兵足以翦除若得重臣統其事

不崇朝可平矣于是仁宗以文彥博為安撫招討使賊

平又奏請分河北為路每路以一帥府統之遂建魏鎮

欽定續通志卷五百七十七

欽定續通志卷五百七十七

欽定續通志卷五百七十七

欽定續通志卷五百七十七

欽定續通志卷五百七十七

欽定續通志卷五百七十七

欽定續通志卷五百七十七

欽定續通志卷五百七十七

欽定續通志卷五百七十七

欽定續通志卷五百七十七

欽定續通志卷五百七十七

欽定續通志卷五百七十七

欽定續通志卷五百七十七

欽定續通志卷五百七十七

欽定續通志卷五百七十七

欽定續通志卷五百七十七

欽定續通志卷五百七十七

欽定續通志卷五百七十七

欽定續通志卷五百七十七

欽定續通志卷五百七十七

欽定續通志卷五百七十七

欽定續通志卷五百七十七

宦者傳

宋三

陳衍

童貫

邵戎章

甘昇

關禮

董宋臣

高居簡

程昉

楊戩

馮益

董宋臣

陳衍開封人。以內侍給事殿廷累官供備庫使。梁惟簡薦諸宣仁皇后。主營高韓王宅。領御藥院。尋為拔行宣仁山陵。使進衣。蘇康使為真定。都監御史來之。邵方力。誠元祐政事。首言行在垂簾。日怙寵驕。肆交結。里迷。退大臣。力引所私。俾居耳目之地。張商英亦論行交。通宰相。結託詞臣。衍坐貶監州。酒稅務惟簡以援引。張士良。聚知新。以黨附。皆得罪。衍復從配。朱崖。章惇起獄。連元祐諸臣。云結行輩。以謀廢立。士良嘗與衍同在宣仁后。問白。邢州召之。使實其說。士良至。錄無所得。但言宣仁淵留之際。衍嘗可。否二府事。及用御寶。付外而已。安符蔡京。乃奏衍疏。陷兩宮斥。隨龍內侍十餘人。于外以扇除人主。腹心羽翼。意在動搖。大逆不道。遂得處死。按宋史。此下有馬性。高居簡字仲路。番禺人。為入內黃門。連作溫成原朝奉神物。以稱稱。越趨。頭領後。死。事坐奉使梓。夢路多占驛兵。論高品。應內東門司幹當。御藥院。節節。每聞外廷議。論必入告。帝中目為高直。容神宗。即位。即御史張唐英。言其貪性。檢巧。善迎合。取容中。丞司馬光。亦言其久處近。職罪惡。已多。項在先朝。依憑。城社。物尚切。而及陛下。望煥復。先自結。結。顯明。治其罪。以解天下之惑。

于。是。誰。為。供。備。庫。使。稍。遷。帶。御。器。械。進。內。侍。押。班。以。文。思。使。領。忠。州。刺。史。卒。

程昉開封人。以小黃門。積遷。西京左藏庫副使。熙寧初。為河北屯田都監。河決。張璠。二股。河。導之。使。東。為。鄆。牙。下。以。竹。落。塞。決。口。加。帶。御。器。械。河。決。商。湖。北。流。與。御。河。合。為。一。及。二。股。東。流。御。河。遂。淺。澗。防。以。開。浚。功。運。官。苑。副。使。塞。漳。河。浮。梁。于。洛。州。兼。外。都。水。丞。詔。相。度。興。修。水。利。河。決。大。名。第。五。福。助。議。塞。之。因。疏。堵。水。溉。深。州。田。又。道。胡。蘆。河。自。樂。壽。之。東。至。滄。州。二。百。里。塞。五。家。口。開。乾。寧。直。河。為。橋。于。真。定。之。中。渡。河。自。蠶。州。王。供。結。導。沙。河。入。御。河。以。廣。運。路。塞。遠。州。防。禦。使。制。置。河。北。河。防。水。利。御。史。盛。陶。言。防。救。第。五。埽。之。功。假。朝。廷。威。福。恐。動。州。縣。所。開。其。城。河。頗。廢。人。戶。水。盡。久。無。成。功。又。議。開。沁。河。因。察。訪。官。按。行。始。知。不。便。障。河。津。沱。之。役。水。占。邢。洛。趙。深。祁。五。州。之。田。王。廣。康。孔。嗣。宗。錢。錕。趙。子。幾。皆。論。奏。其。欺。欺。多。置。捷。口。指。決。河。所。浸。便。為。淤。田。舉。官。康。史。推。其。所。欲。又。梓。楊。豪。橫。違。聖。旨。者。三。提。刑。判。獄。司。牒。者。十二。願。遣。官。代。還。仍。行。究。治。神。宗。曰。王。安。石。以。昉。知。河。事。故。加。任。使。令。開。滄。州。用。工。七。百。萬。滹。沱。八。九。百。萬。已。謀。體。量。矣。始。安。石。欲。興。水。利。驟。用。昉。防。扶。安。石。勢。而。慢。韓。琦。後。安。石。覺。其。虛。說。亦。疎。之。以。憂。死。附。知。州。觀。察。使。遠。龍。都。大。制。置。河。防。水。利。司。按宋史。此下有蘇利。昉。傳。無。事。蹟。可。錄。今。刪。

王厚領兵十萬以貫監其軍至涇川。選禁中火帝下手。札。驛。止。貫。毋。西。貫。發。觀。禮。納。神。中。厚。問。故。貫。曰。上。趣。成。功。耳。師。竟。出。復。四。州。擢。景。福。殿。使。襄。州。親。察。使。內。侍。寄。資。稱。兩。使。自。茲。始。未。幾。為。熙。河。蘭。蕪。靈。夏。鳳。州。路。經。略。安。撫。制。置。使。累。遷。武。康。軍。節。度。使。計。齊。格。威。復。征。積。石。州。加。檢。校。司。空。願。特。功。論。忠。遷。置。將。使。皆。捷。取。中。旨。不。復。關。朝。廷。浸。嗾。京。帝。欲。除。貫。開。府。儀。同。三。司。京。曰。使。相。豈。應。授。臣。官。不。奉。詔。政。和。元。年。遷。檢。校。太。尉。副。加。允。中。使。契。丹。或。言。以。宣。官。為。上。介。國。無。人。乎。帝。曰。契。丹。聞。貫。敗。矣。故。欲。見。之。因。使。規。範。策。之。善。者。也。使。還。益。展。舊。廟。瀛。兵。柄。皆。屬。為。遂。滿。進。夏。國。橫。山。為。陝。西。河。東。河。北。宣。撫。使。俄。開。府。儀。同。三。司。資。善。觀。密。院。不。三。歲。領。院。事。更。武。信。武。靈。護。國。河。東。山。南。東。道。劍。南。東。川。等。九。鎮。進。大。傅。封。涇。國。公。時。人。稱。蔡。京。為。公。相。貫。為。蠹。相。將。奏。晉。銳。師。深。入。河。隴。謂。可。制。夏。人。死。命。道。大。將。劉。法。取。朔。方。法。不。可。貫。過。之。法。不。得。已。出。塞。遇。伏。而。死。諸。軍。恟。懼。貫。體。其。敗。以。捷。聞。百。官。入。賀。貫。切。齒。然。莫。敢。言。關。右。大。困。衛。制。將。羌。不。授。漢。官。貫。故。引。之。有。至。節。度。使。者。弓。箭。手。失。其。分。地。而。使。守。新。羅。業。卒。逃。亡。不。死。而。得。改。隸。他。籍。軍。政。盡。壞。初。貫。使。遠。得。燕。人。馬。植。歸。薦。諸。朝。遂。遣。平。善。之。謙。選。健。將。助。卒。刻。日。發。命。會。方。履。赴。睦。州。勞。甚。張。改。江。浙。淮。南。宣。撫。使。即。以。所。聚。兵。師。請。將。討。平。之。方。觀。者。睦。州。青。溪。人。世。居。縣。場。村。託。左。道。惑。眾。陰。聚。黨。之。游。手。之。徒。于。宣。和。二。年。十。月。作。亂。旬。日。聚。眾。數。萬。兩。浙。都。監。蔡。遵。顯。坦。擊。之。皆。敗。死。于。息。坑。十一月。陷。萬。壽。遂。陷。睦。歙。二。州。南。攻。衢。北。掠。新。城。桐。廬。富。陽。諸。縣。進。逼。杭州。郡。守。棄。城。走。州。陷。殺。制。置。使。陳。建。康。訪。使。趙。約。總。火。

六日死者不勝計警奏至京師王誦國不以聞于是因
 饋日熾東南大震發運使陳謙請調京誠兵及鼎禮怡
 牌手兼程以來使不至滋慶衛宗始大驚亟遣董貫諫
 積為宣撫制置使率禁旅及秦晉蕃漢兵十五萬以東
 且諭貫使作詔罷應奉局三年正月賜呂肅州郡守彭
 汝方死之宋史本傳或作二年十二月今二月
 將方七佛引眾六萬攻秀州統軍王子武乘城固守已
 而大軍至合擊之斬首九千蔡京親五賊還檣杭貫頓
 前鋒至青河堰水陸並進履復焚官舍府庫民居乃宵
 遁諸將到廷慶王與王瀾楊惟忠辛曉宗王瀾相繼至
 盡復所失城四月王瀾裨將韓世忠入賊巢擒賊以出
 并取臘妻子及偽相方肥等五十二人于梓桐石穴中
 殺賊七萬四年三月餘寇悉平進貫太師國楚臘既
 平而北伐之役遂起後以復燕山功詔解節試為真三
 公加封徐豫兩國越兩月命致仕而代以諱稱明年復
 起領樞密院賞撫河北燕山七年詔用神宗遺訓能復
 全燕之境者許以錫以王爵遂封廣陽郡王是年尼堪
 南侵貫在太原遣馬攜辛興宗往聘以資金人以納
 張覺為責且遣使告典兵貫厚禮之使者勸貫速刺兩
 河以謝貫氣概不能應遂歸太原守張孝純謂之曰
 金人渝盟王當合天下兵悉力枝梧今委之而去是棄
 河東與敵也河東入敵手李河河北何貫悉此之曰貫受
 命宜撫非守上也遂奔入都欽宗已受禪下詔親征以
 貫為東京留守貫不受命而奉上下皇南巡貫在西邊募
 長大少年號勝捷軍萬人以為親軍瑯列第舍至是
 擁之自隨上皇過浮橋衛士華筆號擣貫恐行不速使
 親軍射之中矢而暗者百餘人于是陳官御史議者議

起初彭左衛上將軍連謙昭化軍節度副使置之英州
 吉賜軍行未至詔數其十大罪命監察御史張徽迹其
 所至蒞斬之及于南雄既誅而首赴關梟于都市貫番
 兵二十年權傾一時嘗有論其過者詔方劾往察劾一
 勦一息貫悉偵得之先密以白且昭以他事劾反得罪
 遂死貫狀魁梧偉觀視顧下生須十數皮骨勁如鐵不
 類常人後宮白妃嬪以下皆獻餉結左右右端寺嘗言
 日間龍騎翁赫庭戶雄楚成市岳故稱勇多出其門斷
 養僕閉官諸使者至數百輩弱翁秘流毒四海雖豈
 醜不償責也
 梁師成懸懸習文法稍習書頌睿思殿文字外庫主出
 外傳旨政和間得君貴幸至賈名進士籍中積遷晉州
 觀察使與德軍留後應護國鎮東河東三節度至檢校
 太傅遂拜太尉開府儀同三司換節淮南時徽宗留意
 禮文符瑞之事師成善逢迎希恩寵命入處殿中凡御
 書號令皆出其手多擇書史習微帝書雜詔旨以出外
 廷莫能辨師成實不能文而高自標榜自蘇軾出子
 時天下禁誦軾文師成訴于帝曰先臣何罪自是軾之
 文稍出以翰墨為己任四方術士必招致門下多冀
 書畫卷軸于外舍邀賓客輒觀其題識合意者輒置
 加汲引王黼父事之蔡京父子亦詔附焉郡人目為隱
 相歸造伐燕漢帥成錢決又薦廉預為宣撫燕山平策
 勳進少保益通第路士人入錢數百萬以獻肅上書為
 名乞赴廷試唱第之日侍于帝前囁嚅升降其小吏儲
 宏亦豫科甲而執餼養之役如前李彥括民田于京東
 西所至偃坐堂上監司郡守不敢抗禮有言于帝師成
 適在旁抗聲曰王人雖微序于諸侯之上豈足為過言

者擇而止師成親若不能言營陰賊險營焉即發家
 居與黼鄰帝幸黼第見其交通狀朱勳因乘隙攻之帝
 罷黼相師成由是益橫黼王楷罷盛有勳搖東宮意師
 成力保護欽宗立變臣多從上皇東巡師成以梅恩留
 京師于是太學生陳東布衣張炳力疏其罪帝迫于公
 議詔擯其罪責為彰化軍節度副使開封東護至貶所
 行次入角鎮殺之以暴死聞諸其家
 楊叢少給事掖庭主掌後苑善伺人主意自崇徽後日
 有寵知入內侍省政和四年為彰化軍節度使首建
 期門行幸事以固其權恩鎮安海鎮東三鎮由檢校
 少保至太傅遂謀賊東宮有胥吏杜公才者獻策于叢
 立法索民田契自甲之乙乙之丙展轉究尋至無可證
 則度地所出增立賦租始于汝州浸淫于京東西淮西
 北括廢隄棄墮荒山退灘及大河淤流之處皆勸民主
 佃額一定後雖衝蕩回復不可減號為西城所又築山
 濠古鉅野澤區互數百里濟鄆數州賴其蒲魚之利立
 租算船納直一邑率于常賦外增租錢至十餘萬輟水
 旱獨稅此不得免權公才為觀察使宣和三年徵死贈
 太師吳國公李彥繼其職彥天資狠復密與王黼表裏
 置局汝州凡民間美田使他人投贖告陳指為大荒雜
 執印券皆不省閭閻無辜括為公田焚民成券使田
 主輸租佃本業訴者輒加刑致死者千萬公田既無
 二稅轉運使亦不為奏除悉均諸別州京西提舉官及
 京東州縣吏劉奇任羅彥李上漁王許毛孝立王隨江
 惇呂垓錢斌未憲皆助彥為虐如故事主民不勝忿痛
 發物供奉大抵類朱勳凡竹數竿用一大車牛輦數十
 頭輩致龍鱗薛薛一本費論巨萬皆賣辦于民經時聞

月農不得財難力竭或自縊帳開詔昌兵馬鈔轉
范寧不為取竹篋以刊裁試詩文于石爲十經竟令勒
停靖康初詔遣散所贈官銜度削官賜死籍其家對寄
以下十八皆停廢復范寧官

邵成章欽宗朝內侍也帝入青城命成章衛皇太子赴
宣德門制行事太子北去成章留汴康王將即位元
祐太后遣成章奉乘輿服御至南京從幸揚州金人掠
陝西京東諸郡章益起山東黃潘苦汪伯彥匿不以聞
及張遇真州去行在六十里帝亦不之知也成章疏
奏二人罪惡曰必誤國且申潛等使聞之帝怒除名

編管南雄州侍御史馬伸言成章豫上書得罪今是何
時以言爲諱久之帝思成章直召赴行在其廷忌之
謂于帝曰邵九伯來陛下無歡樂矣遂止之洪州金人
入洪聞其名訪求得之謂之曰知公忠正能事吾主可
坐享富貴成意不應荷之以威亦不從金人曰忠臣也
吾不忍殺遺之金帛而去

藍廷康顯初爲馬康王府都監入內東頭供奉官嘗從
康王使金營及開元帥府並主機宜文字既即位二
人俱侍恩用事屢妄作威福劉光世等多曲故事之
帝知之詔內侍不許與統兵官相見遂高停官編練局
終無所忌權與內侍阿膠凌忽諸將俄遷內侍省押班
金州觀察使帝在揚州金兵卒至帝馳馬出門百官不
戒備從行幸惟履等五六人自是履等益自衛愈有輕
外朝心及幸史江其黨欲以射鷹爲樂臨浙觀潮俱供
遞道統制苗傅等切齒曰此輩使天子至此猶敢爾耶

傅幕嘗于世修亦疾中官志橫以告武功大夫劉正彥
正彥曰會當共除之王淵讚楊完正彥以爲由宦者所

萬愈不平謀逐伏兵新調遣兵圍履家分捕中官皆
殺之履馳入白帝傅等至厲聲曰陛下信任中官凡中
官所主者皆得美官王淵退避不暇交康履得樞密中
官在外者已誅更之誅履履監住傅等以謝三軍帝
不忍除傅等官以安之傅等不退帝不得已遣人執履
付之傅即履斬履屍其首尋捕理等皆編置州州擇
行一程追逐斬之傅等誅贈履官諡榮節益等還中
書舍人季璽言中官復召其黨與相賀氣張中外
切膚不報廷至自武功大夫權內侍省押班等升內侍
省都知珪初與履同進而驕橫不及履故幸以壽終

馮益康王鄧鳳人王師位自人內東頭供奉官遷幹辦
御院兼臺城司侍舊恩驕恣帝幸浙東益與御前右
軍都統制張俊爭殿以語侵俊且訴于帝帝下御史劾
侍御史趙鼎言明受之變起于內侍覆轍不可不戒事
乃已紹興三年授武功大夫康州防禦使帶御器械時
帝用侍御史常同言詔皇城司並隸臺察益言非祖宗
舊制帝爲寇寇前詔特遣官政使益自言藩邸舊吏乞
加恩遂升明州觀察使內殿直有駭驥院官益請別置
御馬院自領其事又擅穿皇城便門侍御史沈與求以
爲言趙鼎等皆忠之會劉豫揚榜山東言益遣人收買
飛鴿因有不遜語張浚請斬益以釋誘帝不許鼎言事
關國體當解益加罰乃與同放歸益自是家居廬祠者
十四年先是僞柔福帝姬之來自稱爲王貴妃季女益
自言嘗在貴妃閣道之驗視遂以眞告及事覺益坐贖
視不實遂昭州編管尋以與皇太后連繫得免卒于家

二傳俱無事蹟可證今刪
甘昇內侍省押班澤之養子澤死昇累遷亦至押班乾

道中昇頗用事臨安尹胡與可爲小官時丐貨于臨安
富民馬氏不如欲街之至是馬以鬻官鹽飽格繫獄與
可諷有司以私鹽論御史陳升卿決獄平反之昇之子
婦與可女也乃陰爲與可地請升卿爲富民脫罪所得
至萬壽帝疑遂罷升卿馬無流廢州時昇之既而罷昇
曾親王抃相盤結士大夫無脫者爭附之既而罷昇有
逐與昇在來盤力言之帝曰昇乃德壽宮所薦謂有才
耳蘇曰益人無才何以動人主昇用事二十年招權市
貲黃由對策亦頗及之後帝察其姦遂抵之罪籍其貲
竟以廢死後史此下有王德壽

關禮高宗朝官清無末積官至保信軍承宣使孝宗
頗親信之從命提舉重華宮宰宗廟光宗疾不能執喪
輟密趙汝愚等請建儲以安人心光宗御批有念欲退
開諸丞相留正體納祿去人心愈搖汝愚再遣戚里驛
能因內侍張宗尹以禪位之議奏太后未獲命
而能因退與禮週知其意問之能因不以告禮相天
自稱不言能因自其事禮即入宮泣告太后且曰留丞
相已去所恃者趙知院耳今欲大計而無太皇太后
之命計無所出亦將去矣太后悟遂命禮得旨能因以
諭汝愚約明日太后垂簾上其事又明日嘉王入行禪
祭汝愚即簾前進呈御批太后遂命即皇帝位尋除禮
入內內侍省都知又差兼重華宮承受充提舉皇
城司遷中侍大夫禮不以功自居乞致仕不許乞免推
恩又不許南渡後內侍可稱者惟邵成章與禮云

廣宋臣理宗朝宦者范福中以善書墨戲候特轉橫行
官寶祐三年兼幹辦佑聖觀運上意慈凝堂芙蓉閣
香蘭亭強奪民田引倡優入宮招權納賄無所不至姦

情通志 卷五百七十八 宦者傳 宋

人丁大全因錄以進人以董閻羅目之白達即上意至宋史紀事侍御史洪天錫劾之不報天錫坐左遷大理少卿開慶初元兵駐江上京師大震宋臣贊帝遷幸寧海軍簽判文天祥上疏乞誅宋臣又不報景定四年自保康軍承宣使除入內侍省押班尋兼主管景獻太子府事會天祥以著作佐郎兼景獻府教授義不與宋臣聯事上書求去天祥出知瑞州言者論宋臣不置帝曲爲庇之秘書少監湯漢上封事言宋臣十餘年來聲猷薰灼其力能去臺諫排大臣至結凶孽以致大禍中外惶蹙切齒願收還押班等除命不勝宗社之幸疏入帝亦不之省命主管御前馬院及酒庫既卒猶命特轉節度使其見寵愛如此

宦者傳

王繼恩 趙安仁

王繼恩徐州人睿知皇后在征繼恩被俘初皇后以公私所獲十歲以下兒容貌可觀者近百人載赴涼陘並使關為營繼恩在焉繼恩通書及遺語繼恩內侍左廂押班宗規政親近尚衣庫使左承宣監門衛大將軍盛州觀察使內庫都提舉繼恩好清談不喜權利每得賜黃市書至萬卷發以自隨讀誦不倦每來使來聘繼恩多充宣賜使後不知所終

趙安仁字小嘉涿州樂鄉人自幼被俘統和中為黃門合蔡西國王府祇候王薨授內侍省押班御院通進開泰八年與李勝哥謀南奔為薛兵所擒初仁德皇后與欽哀有隙欽哀密合安仁何皇后動靜無不知者仁德皇后威權既重安仁懼禍復謀亡歸仁德欲誅之欽哀以言營救聖宗曰小嘉言父母兄弟俱在南朝今為思親冒死而亡亦孝子用心實可憐憫赦之重熙初欽哀攝政欽廢帝立少子重元帝與安仁謀遷太后慶州守陵授安仁左承宣監門衛大將軍充契丹漢人渤海內侍都知兼都提舉會帝思太后親馭奉迎太后責曰汝負萬死我嘗營救不望汝報何為離間我母子耶安仁無答後不知所終

梁球 宋注 漢守

梁球本大吳家奴隨元妃入宮以闈宦事海陵性便佞善迎合特見寵信舊制宦者惟掌掖庭宮闈事天德三

年始以王光道為內庫庫使同領者衛愈安仁海陵謂曰人言宦者不可用朕以為不然後唐莊宗委張承業以軍竟立大功此中豈無為人節義之事而珣委任尤甚累官近侍局使數使往觀營建南京宮室工役時一殿之費不可勝計珣或言未善即盡撤去雖丞相張浩亦曲意事之知海陵欲伐宋因極言宋劉貴妃絕色傾國海陵大喜然珣與宋通謀動海陵南伐徵天下兵以疲敵之禍至和州間交通有狀怒曰汝本奴隸朕披擲至此乃敢爾邪又謂校書郎田與信曰爾面目亦可疑必與同謀背命殺子軍中海陵遇弒並為亂軍所殺

宋注本名乞奴燕人為內侍殿頭宣宗嘗以元夕欲觀燈戲命乞奴監作微聞諱語云社稷之中都南京作戲戲有何看邪杖二十既而悔之有旨官論宣宗放節使范鵠逐去救近侍追訪一農民以此鵠自方索之不一與例以直僅乃得事聞宣宗欲送有司乞奴諫曰貴帝曠人豈可宣示四方又被杖亦悔賜物慰遣之及富察官勢之變袁宗悞為所制欲誅未能官勢往睦州去陰與奉御烏克通愛新等謀謀之官勢自毫通入見珣等即從旁殺之蔡城破袁宗自縊于蘭閣軒珣從死有潘守恆者亦內侍素稱知書南遷後規益甚多及袁宗走歸德道次民家守恆進稱曰願陛下還宮之日無忘此草廬中更加儉素以濟大業帝聞其言悽惋嗟墜久之

李邦宣 保布也

李邦宣字叔固鎮瘡人初名保宣在宋為小黃門從徽

國公入都世祖命給事內庭嘗稱上意令學陶書及諸書部即通解遂見親任授都帶庫提點升京殿少監累遷禮部尚書提點太醫院使成宗即位遷昭文館大學士帝嘗疾保宣不離左右者十餘月武宗立命為

江浙行省平章解曰臣以奄腐餘命無望更先生先朝幸赦而用之使得承乏中涓高爵厚祿榮寵過甚陛下欲備宰輔奈何辱以寺人陛下擬不臣惜如天下後世何帝大悅使大臣白其言于太后及皇太后以彰其善帝嘗奉皇太后世祖時表帶者臣聞有聖訓曰戒此以遺子孫使兒孫儉命發陵視之歎曰非卿言朕安知之時有宗王在側連曰世祖雖神聖然商于財邦宣曰不然世祖一言無不為後世法一子壽無不當功罪且天下所人雖富苟用不節必至匱乏自先朝以來歲賦已不足用又數會宗藩費費無算萬一不給必將橫斂拮据豈美事邪太后及帝深然其言俄加大司徒尚服既使遷授丞相大司徒領太醫院事初太廟時祀當遣官行禮至是復欲如故事非寧諫曰先朝非不欲現致齋祀誠以疾廢禮耳今陛下繼成之初正宜彰孝道躬祀太室以成一代鉅典爾習故軌非臣所知也帝善諫即曰備法駕宿衛官且命邦宣為大禮使禮成加恩三代各贈官賜諡仁宗嗣位以邦宣為舊臣國學將釋奠帝遣邦宣致祭于文宣王邸視舉就位殿戶方闢忽大風起殿上及兩廡燭盡燭臺底燬燭入地尺許者無不披邦宣及諸故事皆懷息伏地良久風定乃成禮邦宣榭梅累日初仁宗為皇太子丞相三寶努等用事畏帝英明邦宣獨知其意言于武宗曰陛下富于春秋皇子

漸長父作子述古之道也未聞有子而立弟者武宗不悅曰朕志已定汝自往東宮言之邦與懼而退及即位左右咸請誅之仁宗曰帝王屬數自有天命其言何足介懷加拜御開府儀同三司紫雲院大學士尋以疾卒保布哈高麗人其先本王氏順帝二皇后奇氏居興聖宮生太子阿裕爾實理達喇于是保布哈以聞入事二皇后甚愛幸之累官資政院使至正中京師大饑疫民死者相枕藉保布哈欲要譽請于帝市地收瘞之自南北兩城抵虞溝橋湖深及泉男女異壙人以屬至者隨給以鈔算員相踵既覆土就萬安壽慶寺建無遮大會前後瘞者不下二十萬又于大悲寺修水陸大會三晝夜凡居民病者予之藥死不能飲者給以棺翰林學士張鶴為文頌其事曰善惠禪時帝在位久太子春秋日盛軍國事皆聽其臨決皇后欲謀內禪使保布哈喻意于丞相太平太平不答及太平罷獨用肄斯戲為丞相帝益厭政府哈乘閒用事與紳斯魯相為表裏四方警報將臣功狀皆抑不上聞內外解體又與宣政院使託歡同惡相濟氣欲薰灼百官無不趨附者監察御史額森特穆爾孟額森布哈傅公讓等劾其姦邪當屏黜御史大夫魯達實以其疏聞太子執不下二皇后庇之尤固言者被左遷治書侍御史陳祖仁連上太子書切諫之臺臣大小皆解職太子不得已始為言于帝聽其暫退而祖仁猶上書言不已會侍御史李國鳳亦上書太子言保布哈驕恣無上招權納賂欺帝大怒國鳳祖

仁皆左遷時魯達實以其事頗力太子惡之皇后又潛之于內帝以魯達實母舅故封為瑤王遷就國已而保布哈復倚奇氏勢起為集賢大學士崇政院使魯達實

至大同留博囉特穆爾軍中時紳斯魯保布哈方倚庫庫特穆爾為外援怨博囉特穆爾匿魯達實不遣遂逐博囉特穆爾與魯達實謀不軌詔削其官爵使解兵柄歸四川博囉特穆爾知非出帝意抗不奉詔宗王巴延特穆爾等力表其誣枉朝廷亦畏其強不可制復下詔徵紳斯魯保布哈罪解紳斯魯于橫北寬保布哈于甘肅以快眾憤而復博囉特穆爾官爵然一人皆留京城實未嘗行未幾博囉特穆爾遣圖沁特穆爾稱兵向關聲言清君側之惡駐于清河帝不得已赦罪之遂為博囉特穆爾所殺按都德通志言魯達實次以奔快刺各博囉特穆爾所殺魯達實四門全錄選史源文廣以後皆關茲考唐末各史俱無此名目不復詳載

欽定續通志卷五百七十九

藝術傳

唐

臣等謹按藝術一門唐以後諸史多作方技傳今從鄭志改歸畫一開有擅長制器名者致工難執藝甚微而匠心獨運未容偏沒亦依史例置之至釋老之徒舊史或併歸方技或別立門目今亦並從制併以省支贅

李治風 甄權 許敬宗
袁天綱 李嗣真
薛稷 李嗣真
張果 羅思遠
桑道茂

李治風岐州雍人父播隋高唐尉棄官為道士號黃冠子以論撰自見清風功爽秀通翠書明步天曆算貞觀初與傅仁均爭曆法議者多附清風授將仕郎直太史局制渾天儀考前世得失著法象書七篇上之據承務郎遷太常博士改太史丞撰撰音書及五代史其天文律曆五行志皆清風作也又撰撰文思博要 孫君壽 大史令太宗得秘謠言唐中弱有文武代王以問治風對曰其兆既成已在宮中踰三十年當王夷唐子孫且盡帝曰求而殺之如何對曰天之所命不可去也王者不死多恐枉及無辜且自今以往三十年其人已老庶幾有慈心為禍或淺若殺之復生壯者多殺而逆則陛下子孫無遺種矣帝采其言而止治風占候吉凶若符契當世意有神相終不能測也以勞封昌樂縣男奉詔與算博士梁述助教王真儒等刊注五曹孫子等書立

於學官撰鑿德歷代戊寅曆術者推為最密自秘閣郎中復為太史令卒所撰典章文物志已亡 按舊唐書本傳載文志亦作乙巳亡 等書多傳於世子孫 孫君壽 孫仙宗並撰太史令

甄權許州扶溝人以母病與弟立言克習醫書得其旨趙仕南為祕書召正字稱疾免徵州刺史瘁疾風痺不得稅弓權使駭天翻樹立鍼其肩隔一進日可以射矣果如言貞觀中權已百餘歲太宗幸其舍訪問其術權散大夫賜几杖衣服尋卒所撰脈經鍼方明堂等圖傳于世立言仕為太常丞杜淹苦流離帝遣親還秦曰去此十日午時必死如之有進人患心腹脹悶二或診曰腹有蟲食髮而然令餌確黃少遲吐一蛇如小指無目睫之有髮氣乃愈後以醫顯者清漳宋依義興許州洛陽張文仲李虔經京兆章慈藏唐宗仕陳為新蔡王外兵參軍柳太后稱其傳作王太后萬壽王皇立尊為皇太后稱此稱太后高祖從前傳作柳為皇風病不能言脈沈而紫醫家告術崩崩宗以黃書防風煎湯敷十肘置膝下氣如霧薰之是夕語權義興太守武德初進擊騎侍郎關中多骨蒸疾轉相染得者皆死唐宗察視必愈或勸其著書曰醫特意耳思慮精則得之脈候幽而難明吾意所解口莫能宣也古之上醫要在觀脈病乃可識病與藥值直用一藥攻之故力純而愈速今人不善為脈以情度病多其物以幸有功術亦或矣一藥偶得而以它味相制弗能專力此難愈之驗也脈之妙處不可傳虛著方劑終無益於世此吾所以不著書也文仲仕武后時至尚藥奉御特進蘇良嗣方朝疾作小庭中文仲診曰憂憤而成若若痛者殆未

可致頃告稱痛又曰及心則殆始心痛而死文仲論風與氣尤精后集諸言方者與其著書詔王方慶監之文仲曰風狀百二十四氣狀八十治不以時則死及之惟頭風與上氣足氣藥可常抑痲風之人春秋末月可使洞利乃不困劇自餘須發則治乃著四時輕重諸方凡十八種上之

袁天綱益州成都人工相街仕隋為鹽官令 舊唐書傳大綱在洛陽與杜淹王理章遊天綱謂淹曰公蘭臺學堂全且博將以文章顯謂理法合成天地相臨不十年官五品謂淹面如虎當為武職然三君久皆得健吾且見之淹以侍御史入為天策府學士珪太子中允挺善隱太子薦為左衛率武德中俱以事遷揚州見天綱曰公等終且貴杜位三品難與言壽王草亦三品後於杜而壽過之但晚節皆因見寶軌曰君伏犀貫玉枕轉角完起十年且顯立功其在瑛益開軌後為益州行臺僕射復見天綱曰亦廉千驢方語而面浮赤如為將必多殺顯自戒果果坐事被殺天綱曰公毋憂石輔澤而動不久必還果果還為都督武后之幼天綱見其母曰夫人當生貴子乃見二元慶元末曰官三品保家主也見

韓國夫人曰此女貴而不利夫后最幼擲地以見給以男天綱視其步與日驚曰龍瞳鳳頭極貴驗也若為女當作天子貞觀八年太宗召見觀承法文本曰學堂瑛夷眉過目故文章煥天下首生骨未成法三品肉不稱骨非壽兆也張行成馬周見曰馬君伏犀貫臍背若有負貴驗也近古君臣相遇未有及公者然面赤而耳無根後骨不隆壽不長也張曉得官終位宰相其術精類如此高士康曰君終作何官謝曰僕及夏四月數盡矣

輸通志 卷五百八十 藝術傳 唐 志六五三

如期以火山令卒于客師傳其術為虛穢合常虛江叩舟而還左右誦故曰舟中人鼻下氣皆墨不可以濟俄有一男子跛而負直就舟客師曰貴人在吾可以濟江中風忽起幾覆而突跛男子乃崑師德也時有長社人張愷藏技與天綱埒太子少詹事蔣儼問諫命答曰公厄在三尺土下蓋六年而貴六十位蒲州刺史無有祿宦使高麗為莫離支所囚居土室六年還及為蒲州歲如期召採史妻于告當死俄詔罷致仕劉仁軌與鄉人蔣賢者伴請占愷愷答曰劉公當五品而誦終位冠人臣謂賢曰君法客死後仁軌為尚書僕射賢與三子盡置田宅寄死友家魏元忠尚少君見愷藏問之久而不答元忠怒拂衣去愷藏遂起曰相君怒時位必卿相姚崇李迥秀杜景佺從之游愷藏曰三人者皆宰相然最貴裴光廷當國愷藏以紙大署台字投之光廷曰吾既台司矣尚何事後三日貶台州刺史隋末又有高唐人乙弗宏禮當婦居蒲召兒宏禮曰大王為萬葉主所戒在得而已及即位悉召術家置坊處之使宏禮總攝海內亂亂帝曰而昔言朕既驗然當索何宏禮遂巡帝知之乃曰不言且死宏禮曰臣觀相書凡人臣相與陛下相者不長然聖人不相故臣不能知出是數有司監視母得與外語薛大鼎坐事沒為奴及貞觀時有請於宏禮答曰君奴也欲何事請解衣視之宏禮指腹而下曰位方岳玄宗時有金梁鳳者顏言人貴賤天壽裴為河西留後梁鳳言不半歲兵起君當以御史中丞除宰相又言一日向雉一日向射一日向朔方此時公當國疑其言絕之俄而崑山反疑以御史中丞召盧宗即位而疑遂相焉梁鳳於帝拜都水使

者梁鳳謂呂諲曰君且輔政須大怖乃得復擅責御史擄之史突入射選義中走而免明年知政事李揆廉允毀服給馮家鳳曰二公已至清室官矣乃語以情梁鳳使二人行乃曰李白命人閱歲而相虛不遜即官揆已相擢充吏部郎中王遠知揚州人父選選為陳揚州刺史遠知少警敏通書傳事隋引泉傳其術為道士又從臧熾游陳後主聞其名召入重賜殿甚見香把贈熾帝為晉王鎮揚州遠見少選白髮復復熾帝懼遠之後李涿郡詔遠知見陳昭宗帝執弟子禮書贊仙事作玉清玄壇處之及幸揚州遠知謂帝不宜遠京國不省高祖尚微遠知密語天命武德中平王世充秦王與房玄齡殺服遇之遠知未諱迎語曰中有聖人非王乎乃陰以實遠知曰方為太平天子願自愛太宗立欲官之苦辭貞觀九年詔涿州即茅山為觀律居之遠知多怪言謂其弟子潘師正曰吾今暑少室伯將行即沐浴加衣冠若瘦者速卒或言壽蓋百二十六歲云

薛顛涿州人隋大業時為道士解天文武德初進直秦王府密語曰德星舍素分王當帝天下王表為太史丞稍遷令貞觀時太宗將封泰山望星見願因言考之天象水可東封會大臣上議帝罷還問焉為道士帝為築觀九峯山號曰紫府拜觀太上大夫人住居之即初建清臺候辰災祥以聞所上與太史李淳風合數陰高宗時又有葉法善者括蒼人世為道士傳陰陽高姪符籙之術能厭劾怪鬼願慶中帝聞之召請京師欲寵以官不受留內齋場禮賜厚時帝悉召方士化黃金治丹法善上言丹不可速就徒費財與曰請戲真偽帝許之凡百餘人皆罷宮在東都受空觀為猶德晉都

人悉往觀有數十人自奔火中眾大驚救而無法善笑曰此為魅所惑吾以法攝之耳問而信病亦皆已歷高宗中二宗朝五十年往來山中數召入禁內雅不慕浮華法常力詆毀議者識其好憎然以術高卒莫之測睿宗立或言有異助力先中拜喚靈即封越國公景龍觀追贈其父叙州刺史寵賜當世開元八年卒顯越州都督

李嗣真 陝西李嗣真入列傳今改字承自越州柏鄉人多藝數舉明經中之累調許州司功參軍賈蘭敏之修讓東臺表嗣真直文館與學士劉獻臣徐略皆少有名號三少高宗東封還詔贈孔子太師命有司為祝文不稱旨更命嗣真帝覽稱善詔加兩階敏之倚恩驕溢嗣真憤其必敗乃求補養烏合敏之敗學士多連坐嗣真獨免調露中為始平令風化大行時章懷太子作寶慶曲關於太清觀嗣真謂道人劉縉輔曰宮商不和君臣乖也角徵失次父子疑也死聲多且哀若國家無事太子任其咎俄而太子廢縉等奏其言揮太常丞知五禮儀注封常山縣子嗣真嘗曰鳴樂府有室堂曲明堂再受命比日有側室宮堂室之孫聞不正也幾危也皇帝病日使事皆決中宮持權與人收之不易宗室雖寓居中制外勢且不敵許王殆為所謀隱憂見難作不久矣太常矯黃鐘不能成嗣真居崇業里疑土中有之弗得其所道逢一車有鐙聲甚厲嗣真曰宮聲也市以歸振於空地若有應者掘之得鐙象璽遂和承昌初以右御史中丞知大夫事來俊臣獄方熾嗣真上書諫以為首陣平事漢風諱諱楚君臣行反開項羽蓬亡今殆有如不善謀聞陛下君臣悉為社稷禍不納出

爲潯州刺史俊臣詎以反流潯州久得還自筮死日豫
具棺欲如卒桂陽有潯州縣吏遺鄉里贈潯州刺
史諡曰昭武后書問副員儲試事對曰程嬰杵臼存遺
氏孤古人之信仲中宗乃安神龍初贈御史大夫撰
明崇儼洛州偃師人少隨父格令安喜更有能召鬼神
者畫得其術乾封初應岳牧舉調黃安丞以奇技自名
高宗召見其悅擢冀王府文學盛夏帝思雲崇儼坐項
取以進自云往陰山取之四月帝憶瓜崇儼百錢須
一瓜失之土中得百袋銀運正諱大夫帝令人問故曰埋
每謁見陳時政多託鬼神爲言至爲武后作厭勝事又
言章懷太子不德儀原四年爲盜所刺好事者或言崇
儼役鬼勞苦爲鬼所殺按唐書止下有尙儼甫
嚴善思名諱同州朝邑人以字行文延與河東裴玄靈

隴西李眞敬靜皆通術術說陰陽善惡傳延業撰述
眞上官儀等奇其能高宗封泰山舉銷聲幽數科及第
調襄陽尉居親喪盧墓因隱居十年武后時擢監察御史
兼善拾遺內供奉數言天下事方曆史構大獄以善
思爲詳審使平八百人來俊臣等疾之詔善思以善作
刑寺罷疑不實善思入東俊臣問其詔善思以善作
佐郎兼太史令聖曆二年突厥入窺後問其占對曰
商姓大臣嘗之是年王及善善長安中突厥入月錦犯
天關善思曰法當亂臣伏罪且有下謀上之象歲餘張
東之等起兵誅二張后崩將合葬張善思進言尊者
先葬卑者不得人今欲黃陵是以卑勳尊術家所忌且

玄關石門冶金鋼鼎非攻擊不能開神道幽解多所驚
蹟若別攻隨以入其中卽住昔葬時神位前定今更改
作爲害益深業營乾陵國有大難易姓建國二十餘年
今又營之難且復生合葬非古也況事有不安置可復
循伏見漢世皇后起陵蓋魏晉始合葬漢祔祀四百
魏晉祔葬不長亦其驗也山川精氣上爲列星葬得其
所則神安而後嗣昌失其宜則神危而後嗣損更擇
吉地附近乾陵取從葬之義使社稷長久中宗不納景
龍中遷禮部侍郎求出爲汝州刺史嘗語姚崇曰草氏
爾且望地相王所居有華蓋紫氣位九玉公營護之
及睿宗立崇以語聞石拜右散騎常侍初爲汝州遭王
重福徙均州適汝及謀反僞除禮部尙書重福敗坐圖
逆論死給事中韓思復固請乃流靜州始善思爲御史
中書舍人劉允濟爲酷吏所陷善思力訟其冤得免死
戶部尙書王本立曰神美之救叔向厥公有之後見允
濟語未嘗及思復解善思亦不自德時稱長者之報後
遇赦還開元十六年卒按唐書此下有墓誌

張果海鄉里世系以自神善思氣能累日不食陸中條
山往來汾普間自云數百歲武后召之佯死不赴後人
復見居恒州山中開元二十一年刺史韋濟以聞玄宗
合通事舍人裴晤往迎果見略氣絕良久乃蘇晤不
敢逼還曰帝更遣中書舍人徐續齋齋書之乃至東
都帝親問治道神仙事語絕不傳時有邢和璞者知人
其壽師夜光者善視鬼帝令和璞推果生死隱然莫知
天壽帝召果密室使夜光視之不見果所在帝問高力
士曰吾聞欲坐無苦者奇士也時天寒因取以帶果三
進頰然曰非佳酒也乃殿頃之簡佳顧左右取鐵如意

擊樂之藏帶中更出藥傳其斷良久齒生帝益神之欲
以玉眞公主降果未言也果怒請解書少監王迥質太
常少卿蕭莘唐書作曰諺謂妾婦得公主可畏也二人
怪其不倫俄有使至傳曰玉眞公主欲降先生果
笑因不奉詔有詔賜彩裝寶院懇辭志山欲降銀青
光祿大夫號通玄先生帝學之不肯盡其術帝怒戮以饑
壓殺之數日有使自蜀還遺思遺蜀而西笑曰上爲
戲何處也按唐書此下有墓誌

桑道茂者樂人失其系善太一通甲術言無不中建中
初上言國家不出三月有厄奉天有王氣宜高垣堞爲
王者居使可容萬乘德宗素驗其數按唐書道茂與高
平奉天始思其言詔京兆尹嚴郢發取數千及神策兵
城之及朱泚反帝蒙難奉天賴以濟李晟爲右金吾大
將軍道茂肅一謙見晟再拜曰公貴盛無比我命在公
手求見救晟驚其言道茂出懷中一書自具姓名翼其
右曰爲朕過宮因請晟判曰第言準狀救之晟馳道
茂果汗朱泚爲官晟收長安與逆徒縛旗下將就刑出
展書以示晟爲奏原其死時藩鎮擅地無寧時道茂曰
年號元和寇盜漸滅矣主審宗乃輪杜佑與楊炎善盧
杞疾之佑懼以問道茂答曰君歲中補外則福壽巨匪
矣俄拜鎮州刺史後終司徒李勣爲感唐合道茂曰君
位止此而冢息位宰相次息亦大銅子孫百世驕卒後
石至宰相屬那七鎖孫通顯云

五代
等輩按五代史無藝術傳今取雜傳中馬重績
趙延義二人收入以符雜例

馬重積 趙延義

馬重積字詞微居太原少學數術明太乙五紀八象三統大曆唐莊宗鎮太原每用兵必以問言無不中拜大理司直明宗時廢不用晉高祖據太原廢帝遣兵圍之勢甚危急因命重積策之過同人曰乾健而離明健者君之德明者兩面而治之象也同人者人所同也必有同我者焉易傳曰戰乎乾乾西北也又曰相見乎離離南方也其同我者自北而南乎乾西北也戰而勝其九月十月之交乎是歲九月契丹助晉擊敗唐軍晉遂有天下拜重積太子右贊善大夫遷可天監明年從從實拒命重積策之遇隨曰南瞻析木木不自積虛而動之動隨其覆歲將秋矣無能為也七月而從實敗天福四年按傳文原作三年五代會要作四年考晉高祖天福四年元年係丙申歲據本傳下文言明年庚子推之當從是今改重積上言古今曆象考審多差宣明之氣朔雖正而星度不驗崇玄之五星雖得而歲差一日以宣明氣朔合崇玄五星二曆相參然後符合自前世諸曆皆起天正十一月為歲首用太古甲子為上元積歲愈多差闕愈甚臣輒合二曆創為新法以唐天寶十四載乙未為上元雨水正月中氣為氣首詔下司天監趙仁琦張文緯等以新曆與宣明崇玄考覆得失仁琦等言明年庚子正月朔用重積曆考之無舛詔班行之號調元曆行之數歲歲差遂不用重積又言編刻之法以中是考晝夜為一百刻八刻六十分刻之二十為一時時以四刻十分為正此自古所用也今失其傳以午正為時始下侵未四刻十分而為午由是晝夜昏昧皆失其正請依古改正從之尋卒

趙延義字子英秦州人曾祖自躬道數術遊亂于蜀父

溫珪事蜀王建為司天監每為違占吉凶不中輒加詰責歸卒戒其子孫勿為也然延義少亦以此仕蜀為司天監蜀亡仕唐為星官延義兼通三式頗善相人契丹滅晉延義隨至鎮州李筠白再榮謀逐麻答歸漢猶豫未決延義假說數術贊成之周太祖自魏以兵入京師召延義問漢祥短促者天數邪延義言王者撫天下當以仁恩德澤而漢法深酷刑法枉濫天下稱冤此其所以亡也時太祖方以兵圍蘇達吉劉錫第聞延義言遂命貸之按宋史王處訥傳俄周太祖舉兵入汴召處訥問劉氏祚短事對以漢祖報讎殺人結怨天下所以運祚不長時周顯方欲誅蘇達吉劉錫等遂向止之與此所載正相似而二史所係之人不同當屬傳聞二族獲全延義事周為太府卿判司天監以疾卒

欽定續通志卷五百八十

蘇衡傳

趙修己

馬祐

劉祐

蘇澄階

趙修己

韓顯符

王懷隱

趙自化

周克明

趙自化

周克明

趙自化

周克明

趙自化

周克明

趙自化

周克明

趙自化

周克明

趙自化

周克明

趙自化

周克明

趙自化

周克明

趙自化

周克明

趙自化

趙修己 王處滿 荏訓 守仁

韓顯符 周克明

王懷隱 趙自化

趙修己 王處滿 荏訓 守仁

韓顯符 周克明

王懷隱 趙自化

趙修己 王處滿 荏訓 守仁

韓顯符 周克明

王懷隱 趙自化

趙修己 王處滿 荏訓 守仁

吉已自殺止詣劉錄悉全活廣順中遷司天少監世宗以舊歷差死傳處請詳定歷成未上會王朴作欽天歷以獻頗為精密憲詢私謂朴曰此歷不久即差因指以示朴朴深然之宋建隆初以欽天歷憲誤請處請別造新歷經三年而成為六卷太祖自製序命為應天歷處納又以漏刻無準重定水稱及候中星分五鼓時刻併遷少府少監太平興國初改司農少卿並判司天事六年又上新歷二十卷拜司天監監餘卒按宋史有子事蹟可據今刪

苗訓河中人善天文占候之術仕周為殿前散拾掇使顯德末從宋太祖北征視日上復有一日久相摩滅指謂差略精曰此天命也既受禪推為翰林天文等加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工部尚書卒子守信少習父業補司天監算授司天臺主簿知算造太平興國中以應天歷小差詔與冬官正吳昭素主簿劉內真造新歷及成頗為精密賜號乾元歷端拱初判司天監至道二年帝憂梁襄宿兵彌歲因歎令宰相召守信問以天道咎置所在守信奏曰臣仰瞻玄象及推驗太一經歷宮分其判楚吳越交廣並皆安固自來五緯旋旋見及水神太一臨井鬼之屬屬秦雍分及梁益之地民罹其災水神太一異處入燕分歲在房心正當京都之地自茲朝野有慶詔付史館明年真授少監咸平三年卒

馬韶趙州平棘人習天文三式開寶中太宗以晉王尹京申嚴私習天文之禁詔素與太宗新史程德玄善德玄每戒韶不令及門九年冬十月十九日既夕韶忽造德玄曰明日乃晉王利見之辰故以相告德玄惶駭止韶一室遺人白太宗太宗命防守之將問于太祖及旦

入調果受遺踐昨詔以赦獲免旬月起家為司天監主簿歷判司天監事遷太常博士淳化五年坐事出為博興令移長山令秩滿歸鄉里卒於家按宋史此下有博興令移長山令秩滿歸鄉里卒於家

韓顯符不知何許人少習三式善察晷辰象補司天監生運靈臺郎累加司天冬官正清化初表請造銅渾儀候儀詔給用度俾顯符規度擇匠鑄之至道元年渾儀成於司天監樂臺置之顯符上其法要十卷其制有九事具天文志自是顯符專測驗渾儀累加春官正轉太事具天文中祥符三年詔擇監官或子孫可以授渾儀法者顯符言長子監生承坦善察晷度次子保童正承規見知算造又主簿杜貽範保童正楊惟德皆可傳其學詔顯符與貽範等參驗之顯符後改殿中丞兼翰林天文六年卒按宋史此下有史序

周克明字昭文台經德扶唐司農卿傑開成中進士歷弘文館校書郎中和中僖宗在蜀傑上書言治亂萬餘言擇水部員外郎三遷司農少卿精歷算嘗以大衍歷數有差因敷衍其法著極衍二十四篇以究天地之數時天下方亂蜀南可以避地乃道其弟鼎求為封州錄事參軍天復中傑亦棄官攜家適蜀表劉隱素聞其名每令占候傑取以星歷事問國符僞謝病不出數歲位擢起之令知司天監事問國符修短俾以周易筮之得比之復曰卦有二土土數生於五成於十二五相比以歲言之當五百五十歲大喜樂以梁貞明三年僖號至開寶四年國滅止五十五年蓋傑成數以避害耳卒

父茂元世傑之學事傑至司天少監歸宋授監丞而卒克明精於數術開寶中授司天六壬改臺主簿韓監丞

許建隆三年卒

王處滿河南洛陽人少聰悟留意星歷占候之學深究其旨習未遑地太原漢祖時領制辟置幕府即位擢為司天夏官正累官判司天監事周祖嘗與處滿同事漢祖雅相厚善及自鄆舉兵入汴遵命訪求得之甚喜因問以劉氏祚短事對曰漢氏據中土承正統以歷數推之其祀猶承高祖得位之後多經警殺及夷人之族結怨天下所以運祚不長周祖慨然太息適發兵開漢臣蘇遵吉劉錄等家待旦將行擊戮遵命止之遂

宋

宋

宋

宋

宋

宋

宋

宋

宋

宋

宋

五選春官正顏修詞藻高誠書景德初嘗獻所著文十
編召試中書賜同進士出身三年有大星出氏西京莫
能辨或言國妖星為兵凶之兆克明時使讀表還請
對言臣按天文錄刑占其星名曰周伯其色黃其光
煌煌然所見之國大昌是德星也願許文武稱慶以安
天下心帝嘉之即從其請拜太子洗馬殿中丞兼翰林
天文權判監事屬修兩朝國史命參天文律歷事大中
祥符九年坐本監擢日差互例降為洗馬天禧元年卒
克明久居司天之職頗勤慎奏對必據經盡言初諸儒
國皆有纂錄獨穎南周馥克明訪著舊采碑誌摹著
經數十數卷未成而卒

劉翰滄州臨津人世習醫業周顯德初詣闕獻經用方
書三十卷論候十卷今體治世集二十卷世宗嘉之命

為翰林醫官其書付史館加衛尉主簿宋建隆初加朝

散大夫鴻臚寺丞時太祖求治事皆嚴實故方技之士

必精練乾德初令太常寺考較翰林醫官藝術以翰為

優絕其業不精者二十六人問質五年太宗在藩邸有

疾命翰與道士馬志觀之及愈轉尚藥奉御舊唐書與

馬志雅陶張素吳復珪王光祐陳昭遇同詳定唐本草

凡神農本草三百六十種名醫錄一百八十二種唐本

先附一百一十四種有名無用一百九十四種輪等又

參定新附一百三十二種既成詔中書舍人李昉知制

誥王祐屬蒙許覆單上之定為印板以白字為胸膜所

說聖字為名醫所傳唐附今附各加顯注詳其詳釋審

其形性證謬而辨之者為今法考文意而述之者

又為今按新舊藥合九百八十三種并目錄二十一卷

廣領天下輸後加檢校戶部郎中坐事責降再為翰林

醫官使卒

王懷隱宋州睢陽人初為道士善醫太宗尹京懷隱以

湯劑祇事太平興國初詔給俗命為尚藥奉御三遷至

翰林醫官使初太宗在藩邸留意醫術歲名方千餘首

皆書有驗至是詔醫官各具家傳經驗方以獻又萬餘

首僧懷隱與副使王祐密奇醫官懷昭遇參對編類每

部以隋太醫令巢元方病源候論冠其首而方藥次之

成一百卷太宗御製序賜名曰太平聖惠方仍令鑲板

頒行天下諸州各置醫博士掌之懷隱後數年卒

趙自化本德州平原人高祖嘗為景州刺史後陷契丹

父知嘉脫身南歸寓洛陽習知方藥又以授二子自正

自化周顯德中偕宋京師悉以醫術稱知嘉卒自正試

方技補翰林醫學自化以診候秦國長公主病愈加尚

藥奉御酒化五年授醫官副使時召陳州隱士萬適至

館于自化家會以適補懷縣主簿適素強力無疾詔下

日自化怪其色變為切脈曰君將死矣數日果卒咸平

三年加正使景德初進王元份伯晉國長公主並上言

自化藥師有功請加使珠領進和帝不許雍王藥坐診

視無狀降為副使二年復獲官是冬卒遺表以所撰四

時養願錄為獻真宗改名調膳攝生圖仍為製序自化

頗善為餅什又嘗積自古以方技至貴仕者為名醫顯

秩傳三卷按宋史此下有遺文晉沙門

蘇隱隱字棲真定人為道士住龍興觀得養生之術

年八十餘不衰老後唐明宗嘗下詔召之又令宰相馮

道致書論官應晉清泰天福中繼有神命並兼疾不至

開運末契丹主加以恩命不受周廣順顯德中詔存問

之宋太祖征太原遣駐蹕顯賜召見行宮謂之曰京師

作建隆觀思得有道之士居之師縣縣召命堂懷士耶
對曰大梁帝老浩種繁會非林泉之士所可曾述也帝
亦不之彊因問其術對曰臣之養生不過精思鍊氣耳
帝王養生即異於是老子曰我無為而民自化我無欲
而民自正無為無欲駐神太和黃帝唐堯享國永年得
此道也帝大悅厚賜之年百歲卒按宋史此下有少
鄭榮趙抱一專服
皆無足稱今刪

欽定續通志卷五百八十一

欽定續通志卷五百八十二

藝術傳

宋二

柴通玄

甄棲真

僧志言

僧懷丙

許希

龐安時

僧乙

僧智錄

郭天信

韓漢津

王老志

王仔昔

林靈素

皇甫坦

王克明

孫守榮

孫守榮

孫守榮

孫守榮

孫守榮

孫守榮

孫守榮

孫守榮

孫守榮

孫守榮

孫守榮

孫守榮

自贊頌室成不食一月與所知敘別以十二月二日

衣紙衣臥磚榻年歲久形如生草醫徒以為尸解棲真

自號神光子與隱人海蟾子者以驚往還論養生秘術

目曰趨金輪凡兩卷宋史此下有卷

僧志言自許壽春人相貌奇古直視不瞬落髮東

京景德寺事清穆為弟子然動止軒昂語笑無度時從

層階遊飲唱無所擇舉以為狂誕黜曰此異人也人

欲為齋施輒先知王公士庶召趨赴然莫與人言者

或險卜休咎後多驗仁宗暮秋召高嗣未立默遣內侍

至志言書十三郎字以對莫測何謂後衣宗以灌王第

十三子入繼眾始悟大宗正守節請書志言書潤州字

未幾守節覺胎丹陽郡王見童童義儀無其背曰德山

臨濟懷既落髮住天衣說法大為學者所宗其知多

類此有具香薦輪者并食之臨流而吐化為小鮮翠泳

而去海客遇風且沒兒僧撲拯引船而濟客至都下遇

志言記其說即引舟者也與曹州士趙榮善後榮官

隱居番揭人傳業與志言數以偈頌相寄萬里間輒數

日而達志言死仁宗遣內侍以眞身塑像置寺中榜曰

顯化禪師後見其額上爇然有光就視之得舍利

僧懷丙真定人性多巧思真定構木為浮圖十三級久

而中級大柱壞欲西北傾他匠莫能為懷丙度短長別

作柱命眾工維而上已而卻眾工以一介自從閉戶瓦

久易柱下不聞斧聲趙州沒河鑿石為橋塔殿貫其

中自唐以來大水不能遠歲久鄉民多盜鑿鎚橋欲倒

懷丙不役眾工以術正之使復故河中府浮梁用鐵牛

八維之一牛數萬斤後水暴漲絕梁牽牛沒於河募能

出之者懷丙以二大舟實土牽牛維之用大木為樞衛

狀如牛徐去其土舟浮牛出轉運使張燾以聞燾衣

尋卒

許希開封人以醫為業補翰林醫學監祐元年仁宗不

豫希診曰鍼心下包絡之間可亟愈左石爭以為不可

請黃門祈以身試之無所害遂以鍼進而帝疾愈命

為翰林醫官希拜謝請建扁鵲廟帝為築廟於城西隅

因立太醫局於旁希至殿中省尚藥奉制宰著神應鍼

經要訣行於世

龐安時字安常新州新水人幼讀普題目賦記父世醫

也投以脈訣安時曰是不足為也獨取黃帝扁鵲脈書

治之未久能通其說時出新意辨詰不可屈已而病

乃益讀靈樞太素甲乙諸經書凡經傳百家之涉其道

者靡不通貫嘗曰世所謂醫書惟扁鵲之言精深其所

謂難經者子以之觀淺深決死生若合符節又欲以術

告後世著難經辨數萬言主對集一卷補仲景論及本

草補遺為人治病率十愈八九雖門求診者為辟邸舍

居之親視研粥藥物必愈而後遣其不可為者必實告

之不復為治活人無數病家謝以金帛不盡取也嘗謂

舒之桐城有民家婦將產七日而子不下安時往視之

令其家人以湯溫其腹腹白為上下拊摩孕者覺腸胃

微痛呻吟聞生一男子其家驚喜問故安時曰兒已出

胞一手誤教母腹不能脫故非符藥所能為吾隔腹捫

兒手所在鍼其虎口既痛即縮手所以速生無他術也

取兒視之右手虎口鍼痕存焉有問以華佗之事者曰

術若是非人所能為也其史之妄乎疾作門人請自視

脈笑曰吾察之審胃氣已絕死矣遂屏藥餌後數日與

客坐語而卒

甄棲真字道淵單州單文人博涉經傳長於詩賦舉進士不第遂棄其業誦道家書以自樂初訪道於平山華蓋先生久之遊京師入建隆觀為道士周歷四方以藥術濟人不取其報大中祥符中寓居晉州性印靜無所好惡晉人愛之以為紫極宮主年七十五過異人語之曰汝風神秀異有如李季雖老尚可仙也因授鍊形養元之訣行之三年漸返童顏華高攝危輕若飛舉乾興元年秋謂其徒曰此歲之暮吾當遁矣即宮西北隅

柴通玄字又玄沅州開鄉人為道士仕承天觀年百餘歲善辟殺長唯嗜飲酒言唐末李唐歷可經太宗召至闕求歸本觀真宗即位屢來京師召對語無文飾多以修身慎行為說祀汾陰召至行在命坐間以無為之要所居觀即唐軒遊宮有明皇詩及所書道德經二碑南作詩賜之詔為修道院講其田租度弟子二人明年春遷之作遺表自稱羅山太一洞主遺弟子張守元李守一詣闕以龜鶴為獻又召官僚士庶言生死之要夜分置灑然香庭中望闕而坐運明卒按宋史本傳之前有可錄

甄棲真字道淵單州單文人博涉經傳長於詩賦舉進士不第遂棄其業誦道家書以自樂初訪道於平山華蓋先生久之遊京師入建隆觀為道士周歷四方以藥術濟人不取其報大中祥符中寓居晉州性印靜無所好惡晉人愛之以為紫極宮主年七十五過異人語之曰汝風神秀異有如李季雖老尚可仙也因授鍊形養元之訣行之三年漸返童顏華高攝危輕若飛舉乾興元年秋謂其徒曰此歲之暮吾當遁矣即宮西北隅

錢乙字仲陽本吳越王椒支屬祖北遷爲郡州人父精善醫嗜酒喜運東之海上不返乙方三歲母前死姑嫁呂氏哀而收養之長誨之警告以家世仰造請往尋凡八九反積數歡迎父以歸時已三十年矣其事以如事父呂沒無祠爲收葬行服乙始以顯顯方著名至京師視長公主女疾授翰林醫學皇子病瘵乙進黃土湯而愈神宗召問黃土所以愈疾狀對曰以土勝水水得其平則風自止帝悅擢太醫丞由是公卿宗戚家廷致無虛日廣親宗子病診之曰此可毋藥而愈有功子在旁指之曰是且暴疾後三日過可無恙明日功果發癩甚急召乙治之三日愈問其故曰火色直視心與肝俱受邪過午者所用時常更也王子病嘔泄他醫與劑劑加糖馬乙曰是木中熱脾且傷復燥之將不復前後漢與之石膏湯王不信謝去信宿寢劇竟如言而效孕婦病醫言胎且墮乙曰娠者五藏傳養率六句乃更議能候其月倘補之何必墮已而母子皆全又乳婦四悸而病既瘳目張不得睨乙曰目係內連肝膽恐則氣結懸衝不下令熱郁李酒飲之郁李能去結隨酒入膈結去膽下則目能睨矣飲之果驗乙本有疾疾自以意治之益甚歎曰此所謂周痺入藏者死吾其已夫既而曰吾將移之使在末因自製藥日夜飲之左手足忽擊不能用喜曰可矣所親登東山得茯苓大踰斗以法嗽之盡由是雖偏廢而風骨悍堅如全人以病免歸不復出乙爲方不名一師於書無不聞不專守古法而卒與法會九遠本草諸書辨正開云

僧智殊隨州人善醫嘉祐末召至京師舍於相國寺每察脈知人貴賤禍福休咎診父之脈而能道其子吉凶

所言若神士大夫爭造之王珪疑古無此王安石曰昔韓和診晉侯而知其良臣將死夫良臣之命乃見於其君之脈則視父知子亦何足怪怪聖中王韶謀取唐唐上言蕃族重僧而僧結災此歸部帳甚眾謂智異俱至邊神宗召見遣乘傳而西遂稱經略大師智異有辯日經入蕃中說結災此歸歸化他族命龍河馬藏誦令支等皆因以輸款部頗忌之其其邊邊事習還以爲石街首卒卒

郭天信字佑之開封人以技擊太史局徽宗爲端王嘗退朝天信密遞白曰王宮有天下旣而即帝位因得親睡不數年至樞密都承旨節度觀察留後政和初拜定每託天文以撼之且云日中有黑子帝甚懼言之不已京由是聽張商英方有時望天信往往稱於內朝商英亦欲借左右遊說之助陰與相結商英勸帝節節裁抑僧寺帝始微畏之而近侍積不樂聞言投潤吞日袁京驚因是告商英與天信漏泄禁中語言商英遂罷御史中丞張克公復論之詔罷天信昭化軍節度副使單州安置再駝行軍司馬復新州數月死京已再相猶疑天信扶衛多能死未必實今宋康年過更變檢驗視郭魏漢津本蜀擊卒營從從鎮寶兒其制作而託言師事唐仙人李真授以鼎樂之法嘗過三山龍門聞水聲謂人曰其下有玉卮投水抱石而出果玉也皇祐中與房庶俱以善樂應時阮逸方定秦律不費用崇憲初猶在朝廷方協者鍾律得召見獻樂議言得黃帝夏禹聲爲律身爲度之說謂人主賦賦與象異請以帝指三節三寸爲度定黃鍾之律而中指之徑圍則度量權衡所自

出也按漢律本以度量衡小人故託秦宗室與論儀伏請通律律定後漢律之妄而九鼎大晟樂之荒矣今律定不辨而明當時以爲迂怪蔡京獨神之於是滿先鈞九鼎次鑄帝座大鐘及二十四氣鐘四年三月鼎成賜號沖顯處上八月大晟樂成徽宗御大慶殿受羣臣朝賀加漢律虛和神顯實應先生頌其樂書天下漢津曉陰附術數多奇中符詔所知日不三十年天下亂突木幾死復即歸鼎之所建寶成殿祀黃帝夏禹成王周召而具漢律俱配食益漢律爲嘉慶侯

王老志濮州臨泉人事親以孝聞爲轉運小吏不受賂遇異人於丐中自言鍾離先生子之丹服之而狂遂棄妻子結草廬田間時爲人言休咎政和三年太僕卿王宣以其名聞召至京師館於蔡京第晉緘書一封至帝所徽宗敕視乃晉茂中與喬劉二妃燕好之語也帝由是稍信之封爲洞微先生朝士多從求書初若不可解後卒應者十八九故其門如市嘗獻乾坤鑑法命婦之旣成謂帝與皇后他日皆有難請時坐靈下思所以做備消疑者明年見其師賈以補虛富貴乃丐歸至濮而死贈正議大夫

王仔首洪州人始學備言遇許遜得大洞隱書裕落七元之法出游崑山能道人未來事政和中徽宗召見賜號沖隱處上帝默視爲宮妃察赤日者造小黃門持紙來仔首象符其上雜書符澤沃而洗之一沃立愈進封通妙先生居上清寶箓宮仔首資傲傲又少驕帝常得以客禮遇臣聞聆若輩奴又欲禁道士皆宗已林叢素忌之與宦者胡浩陷以事下獄死未死時書示其徒曰上蔡過寬人其後汝南宜至上蔡被誅

王仔首洪州人始學備言遇許遜得大洞隱書裕落七元之法出游崑山能道人未來事政和中徽宗召見賜號沖隱處上帝默視爲宮妃察赤日者造小黃門持紙來仔首象符其上雜書符澤沃而洗之一沃立愈進封通妙先生居上清寶箓宮仔首資傲傲又少驕帝常得以客禮遇臣聞聆若輩奴又欲禁道士皆宗已林叢素忌之與宦者胡浩陷以事下獄死未死時書示其徒曰上蔡過寬人其後汝南宜至上蔡被誅

王仔首洪州人始學備言遇許遜得大洞隱書裕落七元之法出游崑山能道人未來事政和中徽宗召見賜號沖隱處上帝默視爲宮妃察赤日者造小黃門持紙來仔首象符其上雜書符澤沃而洗之一沃立愈進封通妙先生居上清寶箓宮仔首資傲傲又少驕帝常得以客禮遇臣聞聆若輩奴又欲禁道士皆宗已林叢素忌之與宦者胡浩陷以事下獄死未死時書示其徒曰上蔡過寬人其後汝南宜至上蔡被誅

林靈素温州人少從浮屠學苦其師告罷去爲道士善
妖幻往來淮泗間丐食僧寺政和末王仔首等竊寶徽
宗訪方士於左道錄徐知常以靈素對見大言曰天
有九霄而神霄爲最高其治曰府神霄玉清王者上帝
之長子主南方號長生大帝君陛下是也陛下降於世
其弟青華君主東方攝領之已乃府仙伯精誠下降
佐帝君之治又謂蔡京爲左仙伯王黼爲文華使盛
章王革爲圓苑寶華使鄭居中章京及諸巨闔皆爲之
名貴妃劉氏方有寵曰九華玉頂安妃帝心喜其事賜
號通真達靈先生建上清寶籙宮密遣禁書天下皆建
神霄萬壽宮又造爲青華正書臨壇及火龍神夜降
內宮之事假帝誥天書靈寶務以欺世惑眾其說安誕
不可究實是無所能開輪函有小驗而已每設大齋輒
費緡錢數萬緡之千道會帝設帳其側而靈素升高正
坐問者皆再拜以請所言無殊異時雖嘲詠以資嬉笑
無復君臣禮其徒美衣玉食錢一萬人遂用靈素言立
道學自元士至志士凡十二品歲大比許瀾樓就試樓
通殿及宋史紀事本末靈素以名師在四年於靈素
無涉至六年四月立道學自元士至志士十二品歲
大比許瀾樓就試乃靈素之言而爲之宋史本傳
以靈素爲得法於徐道學尋加靈素元妙先生張虛
白遵元妙先生並視中大夫靈素本史附錄出入
呵引至與諸王爭道都人稱曰道家兩府本典道士王
尤誠其爲怪神後尼其相執毒之死直印初都城暴水
遭靈素厭勝方率其徒步虛城上役夫爭舉炬將擊之
走而免帝知厭惡始不樂然靈素忿懣不悅道還皇太
子弗敏避太子入詭帝怒以爲太虛大夫斥還故里命
江端本通判温州觀察之端本廉得其居處過制罪詔

續通志 卷五百八十一 藝術傳 宋

徙置楚州而靈素已死還秦至猶以待從禮葬焉
皇甫坦蜀之夾江人善騎術顯仁太后苦目疾坦應募
召見高宗問何以治身坦曰心無爲則身安人主無爲
則天下治引至感泣殿治太后曰疾立愈帝喜厚賜之
無所受令持香燭青城山還復召問以長生久視之術
坦曰先禁諸欲勿令放逸丹經萬卷不如守一帝歡服
書清靜二字以名其菴且繪其像禁中坦又善相人嘗
相李道中女必爲天下母後果爲光宗后
王克明字彥昭樂平人徙爲縣紹興乾道間名醫也
生時母乏乳惟以清遂得脾胃疾長益其醫以爲不可
治克明自請雜經素問以求其法而自治之病遂愈因
以術行江淮蘇湖鍼灸尤精診脈有雜療者必沈思得
其要然後子藥亦有不予子藥者期以某日自安有以爲
非藥之過適在某事當隨其事治之言無不驗士大夫
皆屈與游廬州守王安道風禁不語克明令熾炭燒地
灑藥置安道於上須臾而蘇金使黑鹿谷過熾炭燒地
寒垂死克明治之明日愈及從徐度聘金黑鹿谷適爲
先排使待克明厚甚由是名聞北方後再從呂正己使
金全渡梓使忽被疽疾克明立起之卻其湯張子蓋表
海州戰士大疫克明時在軍中全活者幾萬人子蓋上
其功克明立辭之克明知書好俠尚義常數千里赴
人之急初試禮部中選累任醫官後遷至領內翰林醫
痊局紹熙五年卒按宋史本傳稱克明爲醫術通明以
紹熙五年卒安道有召張道問張道問又事張守節長海州
鎮宋史高宗本紀紹興三十二年事張守節長海州
其非字彥昭與五年可知
其字彥昭與五年可知
莎衣道人姓何氏淮陽軍府山人避亂渡江嘗東進士
不中紹興末來平江一日自外歸條若狂青衣白襪勾

宋

食於市夜止天慶觀久之衣益敝以紗縠之舊遊妙殿
寺臨池見影翫然大悟人無費曉問休休問不奇中會
有察者乞醫命持一草去旬日而愈由是遠近異之孝
宗時遣使召之不至帝嘗歎觀神道中官致書不言
所以道人俱對即旨賜觀通神先生爲築虛觀中賜衣
數襲皆不受光宗即位召之又不至慶元六年卒
孫守梁臨安富陽人生七歲病醫遇異人復以風角鳥
占之術守梁既悟異人授以鐵笛遂去不復見守梁因
窺富春子吹笛市中人初不識笛遂去不復見守梁因
樓鼓角聲驚曰旦夕且有變士人富有典部者見王元
春卽賀之曰必君也越兩月潘丙作亂元春以告變功
果典部自是淮南帥李曾伯薦諸朝既至謁丞相史嵩
之關者以遺疑辭守梁曰丞相方釣魚園池何得云爾
關者驚異入白一見頗喜之嵩之得李全權藏袖中詢
其事守梁曰此李全詐假布囊二十萬耳刺封果如其
說士大夫咸詢履歷守梁不盡各後爲嵩之所忌誣以
他罪既死遂郡

欽定續通志 卷五百八十二 志六五二

藝術傳

遺

球勒呼 王白 魏碑

耶律達魯 耶律伊伯格勒

球勒呼吐谷渾人初太祖破吐谷渾一騎士棄囊反射不中而去開囊視之得一嬰兒即球勒呼也問所存知射者乃嬰兒父也世善醫歷馬上視疾亦知標本意不欲子爲人所得欲殺之耳太祖收養之長亦能醫專事鍼灸太宗時以太醫侍醫振脈經活鍼鍼灸書行于世王白冀州人明天文善卜筮晉司天少監太宗入汴得之應歷十九年王子扎穩以事下獄其母求卜曰白此人當王未能殺也母過靈泉宗即位釋其罪封靈王竟如其言凡決禍福多此類保寧中歷彰武興國二軍節度使撰百中歌行於世

魏璘不知何部人以下名世太宗得於汴天祿元年帝命馳馬較逐疾以爲勝負問王白及璘孰勝白奏曰赤者勝璘曰臣所見馳馬當勝既馳竟如璘言帝異而問之白曰今日火火故知赤者勝璘曰不然火雖王而上有烟以烟察之青者必勝帝嘉之五年察克謀逆私卜于璘璘始卜謂曰大王之數得一日矣宜慎之及亂果敗應歷中周兵及燕帝以勝取問璘璘曰周姓柴也燕分火也柴入火必焚其言果驗璘嘗爲太平王推斯哈卜僧立事免死流烏爾古部一日節度使召璘適有獻雙鯉者獻曰君卜此魚何時得食璘良久答曰公與僕不出今日有不測禍奚暇食魚惡命寡之未及食寇至俱遇害

耶律達魯字繼布斡其先本五院之族始置宮分隸焉

達魯精于醫察形色即知病原雖不診候有十全功效

和初爲韓德讓所薦官至節度使初樞密使耶律色珍

妻有沉痾易數醫不能治達魯視之曰心有蓄熱非藥

石所及當以意療因其噴語之使狂用泄其毒則可於

是令大擊鉦鼓於前翌日果狂呼怒罵力極而止遂

愈治法多此類人莫能測後卒按遼史達魯呼都克梅藏

近疑是一人爲達魯耶律必有一誤

耶律伊伯格勒字錫納六院郎君尼古察之後幼好學

尤長於卜筮不樂仕進嘗爲人擇葬地曰後三日有牛

乘人過者即版土至期果一人負乳犢引犍牛而過其

人曰所謂牛乘人者此也遂版土版葬吉凶盡如其言

又爲失鷹者占曰鷹在汝家東北三十里濼西榆上往

求之果得當時占候無不驗

欽定續通志卷五百八十三

欽定續通志卷五百八十四

藝術傳

金

劉完素

張從正

李處廟

馬貴中

張元素

胡德新

武頌元

李愬

李愬

李愬

李愬

李愬

李愬

李愬

李愬

李愬

李愬

李愬

李愬

李愬

李愬

李愬

李愬

李愬

李愬

李愬

李愬

某味乎曰然元素曰子深矣某味性寒下降走太陰陽

亡汗不能出今當服某藥則效完素大服如其言遂愈

自此題名元素治病不用古方自為家法其說曰運氣

不齊古今異軌古方新病不相能也

馬貴中今德中為司天飛龍與枝青柳高守元奉天象

災異皆日被杖駟為大同府判官久之遷司天監正監

北海陵間欲自將伐宋天留退西出十一月太白晝見經

天占為兵災為不臣為更主又有兵兵罷無兵兵起

又問罷戎軍地震大風對曰伏陰過關所以震也又問

曰當震大風何也對曰土失其性則地震風為號令人

君命令嚴急則有烈風及物之災開六年二月甲辰朔

日有彗珥號何如對曰前年八月二十九日太白入

太微右掖門九月二日至端門九日至左掖門出並歷

左右執法太微為天子南宮太白兵將之象其占兵入

天子之廷海陵曰今將征伐而兵將出人太微正其事

也費中又曰當端門而出其占為受制應左右執法為

受事此當有出使或為兵或為賊海陵曰兵與之際

小盜固不能無也及被書揚州所言皆驗大定八年世

宗擊越於常武殿費中上疏諫曰陛下為天下主守宗

廟社稷之重固無擊越皆危事也前日皇太子驟馬可

以為戒帝曰祖宗以武定天下豈以承平違忘之耶皇

統行罷此事當時皆以為非朕所親見故示天下以書

武衛十年十一月皇太子生日宴百官于東宮帝休歡

甚費中被酒而罷欲言事錯亂失次第不之罪但令扶

出

武頌宿州人深數學貞祐開布薩安貞聞其名召至徐

州禮以上客每出師其占如響正大初徵至汴京其友

王鉉問曰朝廷若問國祥修短子何以對頌曰當以實

告但更言兩過其應泰不及期亦在修德爾時久旱祈

禱不應頌忽謂鉉曰足下今日早歸恐為面阻鉉曰萬

里無雲赤日如此安得有雨頌笑曰若是則天不誠也

天何嘗不誠既而東南有雲氣須臾映天平地雨注二

尺眾皆驚嘆尋降司天蒙書曰子寬言言笑不妄交嘗

與一學生終日相對擺弄書目炯炯若有所見嘗

莫測其宗至蔡州完顏仲德聽其術降司天長行上書

比者有星變於周楚之言耳星起于大角西掃軫之左

輻蓋除舊布新之象又言鄭楚周三分野常赤地千里

兵凶大起王者不可居又曰蔡城有兵喪之兆楚有亡

國之徵三軍苦戰于西垣前後有日矣城壁傾頽內無

見糧外無應兵君臣數盡之年也天興二年九月蔡州

被圍元泰十二月三日必攻城及期果然因問解圍當

在何日對曰明年正月十三日城下無一人一騎突帝

不知其由密喜聞解有日但計編草毋使闕乏至期十

日蔡州破十三日元兵退元赴水死

李愬有異術正大間游京兆行宮完顏哈達處於哀宗

遣近侍密問國運否泰言無忌避居之繁華寺朝士日

走聞之愬能道隱事及吉凶之變人以為神帝惡其言

太洩遣使役之使者持酒殺入寺憐出迎笑曰是矣使

者曰何謂也愬曰我數當虛今日遂索酒痛飲死

胡德新河北土族寓居南陽往來宛葉聞嗜酒落魄不

羈言禍福有奇驗正大七年夏與賊人王鈺遊近於葉

縣初不相識坐中謔以兵官對德新曰此公當登科甲

何以謂之兵官與鉉相得甚歡即命家人具酒酒釀

何以謂之兵官與鉉相得甚歡即命家人具酒酒釀

舉大白相屬曰君此去事業甚遠某有所見久不敢對
人言今欲告子遂邀至野田密謂曰某自去年來行宛
葉道中見往來者十八九有死氣今春至陳許間見其
人亦有大半當死者若吾目可用則時事可知矣彭驚
問應驗遲速曰不過歲月聞耳某亦不逃此厄請密誌
之明年元兵由金房入取崎石灘渡漢所過處舍蕭然
德新亦舉家及難

藝術傳

元

田忠貞

斯德達

張康

李泉

孫成世

阿喇卜丹

伊斯瑪音

阿爾尼格着元

帕克斯巴丹巴

必魯臣納實理 邱應機

張宗演

萬福道 李辰壽 顧希誠

田忠貞字正卿其先趙城人金亡徙中山好學通儒家雜家言嘗議太保劉秉忠於微時秉忠薦之世祖遣使召之帝視其狀貌頗謂侍臣曰是雖以陰險家進必將為國用俄指西序第二人謂忠貞曰彼手中握何物曰鷄卵視之果然帝喜又曰朕有事繫心汝試占之曰當是一名僧病耳帝曰然國師也遣奉御送至司天臺給筆札命秉忠試星歷通甲諸書司天諸生鮮有及者詔官之司天帝曰朕用兵興業累年不決奈何忠貞對曰在酉年矣至元十一年阿爾哈雅奏請益兵十萬漢江朝議難之帝密問曰汝試筮之濟否曰濟帝御殿殿侍臣甚眾艱忠貞曰今拜一大將取江南朕心已定果何人耶忠貞環視左右目一人曰是偉丈夫可屬大事帝笑曰此巴延也為西土錫里庫使朕以其才留用之汝識朕心七月十五夜白氣貫三台帝問何祥曰三公其亡乎未幾太保劉秉忠卒帝問忠貞南征將士能渡江否忠貞奏曰明年正月當奏捷矣至期果取鄂州車駕清暑上都遣使來召曰叛者寢入山陵久而不去汝與和爾果斯率眾往視之比至山陵如故俄俄兵大至圍之三市忠貞引眾夜歸敵殊不費海都犯邊遣皇子北

平王語摩歡丞相安圖征之忠貞奏曰不吉將有叛者帝不悅及諸王錫里濟幼皇子丞相以入梅都帝召忠貞曰誠如汝言汝可死耶致禍曰無事於神皇于末年當遣後果然車駕駐隆興北忠貞奏曰錫里濟之叛以安圖之貪不怒及也今宿衛日食一瓜豈能充饑痛

有怨言矣帝怒遣太子賤二人俾均其食命為太常丞少府為諸王昌通達宅於太廟南忠貞往住其佳土府丞

帝以問忠貞對曰太廟前豈得王建宅耶帝曰卿言是也又奏曰太廟前無地豈得也即敕中書問遣

有事於太廟或請牲不用牛忠貞奏曰梁武帝用麋為犧牲復如何耶從之遷太常少卿將征日本命擇日出

師忠貞奏曰僻陬海隅何足勞天戈不聽請建大社於

朝右建郊壇於國南遷太常卿大德元年升昭文館大

學士兼太常太卿成宗崩阿古台等懷異謀將奉皇后

教册成宗於廟忠貞爭曰廟皇帝前帝於廟禮也皇

后教非制也阿古台怒曰制自天降耶汝不畏死欺詛

大事忠貞竟不從既而仁宗以太弟奉皇太后至自懷

州潛與密謀謀阿古台等武宗即位遷大司徒延祐四

年卒追封趙國公諡忠獻

新德進其先澤州人後徙大名父祥師事陵州郝溫兼

善星歷金末兵亂與母相失母悲泣而自祥訪得之紙

其目百日後明人稱其孝初劉敏行自燕京祥寬釋

下時藩帥得擅生殺無辜者多賴祥以免卒諡安靖德

進材辨功讀書通大義文矧益自刻厲尤精星曆之學

世祖命太保劉秉忠遷太史官屬德進以選授天文星

歷卜董三科曾凡交他屬次六氣變診所言休咎輒

應時因天象進規陳多所裨益累遷秘書監掌司天事

從征叛王納顏揆日時率中機會請將欲剿絕其黨德

進獨陳天道好生請緩師以待其降又奏言叛者多惑

於妖言敢謀不軌宜括天下術士設陰陽教官使訓學

者仍歲貢一人帝從之善為下令孫瑛軍東北邊

遣德進從行凡攻戰取勝皆瑛慰期日無不驗者成宗

即位歷陳世祖遺賢納諫咨詢治亂之原帝嘉納之授

昭文館大學士知太史院領司天臺事都城以获苦屨

或請以瓦易之帝以問德進對曰若是役輿輿物必踴

貴民力幾何臣愚未見其可議遂寢中書自今凡集

議政事必使德進預焉尋以病丐閑仁宗時在東宮特

令中書加官以留之倉車當自上京還召見白海行宮

授中書右丞議通賈院事仁宗即位命領太史院事力

辭不允以疾卒追封魏國公諡文穆

張康字汝安號明遠澤州湘源人早孤力學旁通術數

宋亡隱衡山中至元十四年世祖遣崔或視南獄執訪

隱逸或兄湖南參政崔斌言康學通天文地理或還具

以聞遣使召康與斌偕詣上都見帝親試所學皆驗授

著作郎以內嬪松夫人妻之十八年康上奏歲壬午太

一理良官主大將客參將四直符治事正屬燕分來春

京城當有盜兵事千將相明年三月盜果起京師殺阿

哈瑪特等帝欲征日本命康推之奏曰南國甫定民力

未蘇且今年太一無算舉兵不利遂罷兵嘗賜太史院

錢分千貫以典康不受眾服其廉久之歸田里優詔

不許終喪書監丞

李泉字明之鎮人也世以貴雄鄉里幼成好醫易人張

元素以醫名燕趙間捐千金從之學不數年盡傳其業

其學於傷寒癰疽眼目病為尤長北京人王善甫為京

兆酒官病小便不利目睛凸出腹脹如鼓膝以上堅硬欲裂飲食不下甘淡滲泄之藥皆無效景昞之曰病深矣是氣不化也故父子云無陽者陰無以生無陰者陽無以化甘淡滲泄皆屬藥屬無驗其欲化得乎明日以翠陰之劑投之不再服而愈西華錄著瑞二月中病傷寒發熱醫以白虎湯投之面黑如墨本證不復見景昞之曰此立夏前試用白虎湯之過白虎湯大寒非行經之藥止能寒胸臆不善用之則傷寒病陷於經絡之間或更以大熱藥投之如苦陰邪則他證必起有溫藥之升陽行經者吾用之如其言而愈馮叔駉之姪

棟年十五歲病傷寒目赤而顛渴應七八至醫欲以承氣湯下之已憂藥而吳適從外來切脈大駭曰獲殺此兒脈八九至是熱極也脈之而從按之不鼓諸陽皆然此傳而為陰虛矣令持薑附來吾當以熱因寒用法處之藥未就而病者爪甲變頰服入兩汗暈出而愈陳師郭巨濟病偏枯二指著足底不能伸屈以長針刺刺內深至骨而不知痛出血一二升其色如墨且誤刺之如此者六七服藥三月病良已當時皆以神驗目之所著

書今多傳於世云按梁輔道志載孫威運軍人幼沈毅有巧思授雲中差軍千戶以號勇稱善為甲嘗以意製諸筋劍鐵鉞以獻太祖親射之不能徹大悅授順天諸路甲匠都總管從攻師乾等州突戰不避矢石帝勞之曰汝縱不自愛獨不為吾甲冑計乎威每從戰後恐民有橫被屠戮者輒以蒐簡工匠為名多所全活卒贈神川郡公諡忠惠子崇初為監察御史復襲父職巧思如其父嘗別製疊層其法蓋則為盾敏則合而易持世祖以為古所未有丞相巴延南征以

甲冑不足詔諸路某匠民分製其制大德九年累期畢工具象獅虎豹異獸之形各殊其制大德九年累官益都路總管卒贈神川郡公諡文莊

阿喇卜丹回回氏西域穆薩里人至元八年世祖徵賦

伊斯瑪音回回氏西域實陽人與阿喇卜丹同徵至京從攻襄陽未下伊斯瑪音相地勢險峻於城東南隅高二尺許宋安撫呂文煥懼以城降以功授回回駁手總管

未幾卒子布伯襲職或大學衍義補云此遠城之始也十餘人或曰石一石一石一石阿爾尼格尼博囉國人也其國人稱之曰巴勒布幼敏

諾尼博囉國逸匠百人在成之阿爾尼格年十七諸行帝師奇之命監其役明年塔成請歸帝師勉以入朝乃

彼士兵種民不堪命願陛下安輯之故不遠萬里為生靈末耳又問汝何所能曰臣以心為師順知畫聖鑄金之藝帝命取明室針灸銅像示之曰此安撫王徽使宋時所得成久闊壞汝能新之乎曰臣雖未習為此請試

之俾成關局脈絡皆備全工歎其天巧莫不愧服凡兩京寺觀之像多出其手為七寶鑲嵌法輪車駕行幸用以前導原廟列聖御容皆鑲錫為之圖畫弗及也授人

非一復從阿爾尼格學西天梵相亦稱絕技當世祖時凡兩都名利塑士觀金博換為佛像出元手者神思妙合天下稱之其上郡三皇古尤粹潔者謂其意愈得三

聖人之微仁宗兩賜宮女為妻命以官長其履行幸必從營數元非有旨不許為人述他神像後大都南城作東嶽廟元為造仁聖帝像雖然有帝王度其侍臣像乃

佛像多秘人罕得見者官至昭文館大學士博換者輒帛土偶上而髻之已而去其足髮肩儼然成像云

年帕克斯巴卒賜號皇天之下一人之上宣文輔治大聖至德普贊與佑固如意大寶法王西天佛子大元帝師命印造其新譯戒本五百部頒降諸僧人十九年造帕克斯巴舍利塔延祐五年更建殿於大興教寺給鈔萬錠自命印造至此詳至治初詔都察院通祀其制視文廟有加奉定元年頒給像於各行省爲之塑像琳沁廟爲帝師凡六歲至元十九年卒達爾瑪巴拉實哩沁二十三年卒伊特札實琳沁三十一年年卒喇實巴鄂爾嘉勒奧貞元年賜玉印文曰大元帝師統領諸國僧信大德七年卒明年以年扎克嘉勒薩爾又明年卒多爾濟巴勒喇嘛慶二年卒嘉勒蘇巴勒藏布嗣至治二年卒班珠爾藏布喇嘛定二年卒恭瑪伊實巴鍾喇實嘉勒蘇巴勒藏布喇嘛王印降聖書諭天下其年卒天曆二年以年扎克策喇喇嘛嗣帕克斯巴時又有國師丹巴者一名表扎克喇實西番托果斯塔瑪人幼在西天竺果達木實哩傳習梵梵得其法中統間帕克斯巴薦之時懷孟大早世祖命禱兩立下又嘗呪飯投龍飲印之奇花異果上尊湧出波面取以上進世祖大悅至元末以不容於時相價格力請西歸既復召還謫置湖州時樞密副使賈特密實與潮州其妻得奇疾丹巴以所持數珠加其身即愈又嘗爲賈特密實異夢及已還朝後皆驗成宗疾禱之遯愈詔分御前校尉十人爲之導從成宗北巡命丹巴以象輿前導過雲州諸諸弟子曰此地有靈怪恐驚衆輿當密持神呪以厭之未幾風雨大至衆咸震懼惟惟殿無虞大德七年卒

大誠崇信佛法以佛事致此有一子宦不能延其壽壽終曰佛法如母風雨而乃可成壞盡則無如之何矣皇慶間遣號大覺普惠廣照無上帝師其後又有必嚕匝納實哩者初名嘉勒蘇密迪理北庭嚕瑪拉國人自幼慕禪和爾及西天書長能貫通三藏暨諸國語大德六年奉旨從帝師受戒於廣慶殿代帝出家更賜今名皇慶中命編譯諸梵經典授光祿大夫是時諸番朝貢表牒文字無能識者皆令必嚕匝納實哩譯進嘗有以金刻字爲表者帝視之必嚕匝納實哩隨取案上墨汁塗金葉書其字命左右執筆口授表中語及使人名字與貢物數上之明日有司閱其物色與所實重譯書無少差者眾服其博識竟莫測其所從授問所備同三司仍賜三臺篆印兼領功德使司事厚其束帛俾得以養母焉至治三年特授沙津阿古齊且命爲諸國引進使至順二年加號普覺圓明廣照引辦三藏國師三年與安西王子伊嚕特穆爾等謀爲不軌坐誅其所譯經漢字則有楞嚴經西天字則有大乘莊嚴寶度經乾陀般若經大涅槃經稱讚大乘功德經西番字則有不想議羅經有可繕其家得人畜土田金銀貨貝錢幣邸舍寶器玩器以及婦人七寶裝具價值無算云元起朔方固已崇佛釋教及得西域世祖以其地險遠民獷悍難制思因其俗以柔服其人乃於郡縣土番地設官分職靈額之於帝師初立宣政院正使而下必以僧爲副使帝師所辟舉而總其政於內外師臣以下亦必循俗並用軍民皆屬統理於是帝師之命與詔敕並行於西土百年之閒朝廷所以敬禮而尊信之者無所不用其至正衝朝會百官班列而帝師亦或專席於坐隅每帝即位之始降詔答必載章佩臨臨珠寫字

西盟朝禮降必布告天下惟詔西番者以稱書其字於青氈而禮以白氈預以其珠其朝實財用珠瑠瑪使張於帝師所居其未至而迎之則中書大臣馳驛累百駟以往所過皆進送迎比至京師則數大府假法駕半杖以爲前導諸百臺官以及百司庶府直服銀鼠裘運用每歲二月八日迎佛威儀往遊且命禮部尙書郎中專督迎接及其卒而歸葬舍利又命百官出佛茶饌大德九年專遣平章政事特穆爾乘佛送賜金五百兩銀千兩幣帛萬疋鈔三千錠皇慶一年加至賜金五千兩銀一萬五兩兩錦綉絲共一萬七千匹其弟王子姓往來有司使德無勞而定開以帝師弟恭瑪伊實子姓往來中書持羊子清郊等而其兄素諾木藏布遂尙公主封白蘭王其弟之子之號司空司徒國公者前後相繼爲其徒者怙勢恣睢氣凌衆約延於四方爲害不可勝言有嘉木揭喇勒魯魯世祖用爲江南釋教總持攝攝擢故宋諸陵及其大臣塚墓凡一百一所戕殺平民受獻美女寶物無算且擄民田畝盜取金銀珠玉動以數萬計他所藏匿未露者弗論也又至大元年上都開元寺西僧強市民務民訴諸留守李璽璽方詢其由僧已率黨共白振突人公府隔架引勢髮拜請地押科文下搜閉閉諸空室久乃得脫奔訴于朝遂赦以免一年復有僧龔柯等十八人與諸王哈喇巴爾等爭道拉毀墮車殿之事聞詔釋不問而宣政院臣方取旨凡屬西僧者故其手管之者勸其舌賴仁宗居東宮委奏廢其合奏定一年西臺御史李昌言嘗經平涼府靜會定西等州見西番僧個金字圓符給經道途驗騎百馮舍至不能容則假館民舍迨送男子好汚婦女奉元一路自正月至七月往返百八十五次用馬至八百四十餘匹

較之諸王行省之使十多六七輩戶無所控訴哀哀莫得誰何且國家之製圖符本為邊防警報之虞何人何事而輒佩之乞更正個人給驛法且令臺憲得以糾察斤數者用楚四十三萬九千五百自至元三十年開禮一千八百七十竄二萬七千三百自至元三十年開禮廟佛事之目僅百有二大德七年再立功德司遂增至五百有餘又每歲必出好事奏禱輒重因徒以為福利雖大臣如阿里闡帥必心賈時勢莫不假是道以進其餘宣政院參議李頁強受賄鬻官直以帝師言縱之其餘殺人之盜作奸之徒奔奔幸免者多至或取空名宣敕以為布施而任其人可謂濫矣雖處舉好事亦舜舜於享國長久之道論者謂元之亡實亡於僧云若夫天下寺院之領於內外宣政院曰釋曰教曰律則固各守其業惟所謂白雲宗白蓮宗者亦或通好利焉

邱處機登州栖霞人自黃長春子按察林林云嘗通門元史本傳年十九為全真學於靈海之真嵩山與馬鈺誦處機到處玄王處一都大通孫不二同師車馬王真人重陽一見大器之金宋之季俱遣使來召不起歲己卯太祖自察命近臣徵伯爾劉仲孫持詔求之處機一日忽語其徒使裝曰天使來召我我當往翌日二人至處機乃與弟子十八人同往見焉明年留宿山北先馳表謝拳拳以止殺為勸又明年起使再至時方西征日事攻賊處機每言欲一天下者必不嗜殺人及問為治之方對以敬天愛民為本問長生久視之道告以清心寡欲為要太祖深契其言命左右書之以訓諸皇子於是錫之虎符副以厚書不斥其名惟曰神仙使

云前大德中嘗嘗天下一日雷震太祖以問處機對曰雷天威也人之罪莫大於不孝不孝則不順乎天故天威震動以警之陛下宜畏天威明孝道以規有眾太祖善之時經喪亂民罹俘繫無所避處機遠遊燕使其徒濱死而得史大河南北由是被掠為奴者得復為良與歲乙酉安惑犯尾其占在燕處機中果退舍丁亥又為皇禧期以三日雨當名瑞應已而亦驗有旨改賜所居名長春宮六月浴於東漢越二日天大雷雨大波池水入東湖聲聞數里魚龜盡去池遂涸而北口高岸亦崩處機嘆曰山其摧乎池其涸乎吾將與之俱乎遂卒其徒尹志平等奉璽書襲襲其款四傳至祈志誠馬雲州金閣山道舉其著丞相安國嘗過訪之志誠告以修身治世之要安國感其言故自入相一以清靜忠厚為主及罷還第退然若無與於世者後安國復被召再往決焉志誠曰昔與子同列者何人今同列者何人安國

潛入見世祖祖曰臣昔為宰相年向少幸不失陛下事者承在皆臣所師友今事臣者皆通與臣俱則臣之為政能有加於前乎世祖曰諱為卿言是對曰新異人世祖歎異之其徒苗道一嗣全真教其徒陳州正一天師者始自張道貽其後四代曰盛來居信州龍虎山傳至三十六代宗演當至元十三年世祖已平江南遣使召之至後世祖本紀至元十二年四月召前師又年三十三命廷臣郊勞待以客禮及見語之曰昔六代彼其五矣世祖廷臣郊勞待以客禮及見語之曰昔歲己未朕次鄂清會台王一清在訪卿父事父親朕曰後二十年天下當混一神仙之言驗於今矣因命坐賜宴時賜冠服命主領江南道教十八年二十五年再入

志六五三〇

觀世祖嘗命取其祖天師師傳主印寶觀之二十九年卒子與棟嗣三十一年入朝卒於京師元貞元年弟與材制時湖廣鹽官海鹽兩州為患特甚與材以術治一夕大雨雹電明日見有物頂首龜形者獲於水齋湖思遂息大德五年召見於上都輕服年授正一教主主領三山符箓武宗初年親設時金紫光祿大夫封留國公延祐三年卒四年子嗣成嗣時有張留孫者字師漢信州貴溪人少時入龍虎山為道士至元十三年從宗演入朝世祖與語稱旨遂留侍閣下世祖嘗親祠繼殿皇太子侍忽風雨暴至殿燬留孫禱之立止又嘗次日月山崩聖皇后得危疾亟召留孫請禱既而后夢有朱衣長髯從甲士導朱輩白獸行草間覺而異之以問留孫對曰甲士導輩散者臣所佩法錄中將吏也朱衣長髯者漢祖天師也行事草明者春時也中宮之疾其及春而瘳乎后命取所事書遺進觀之果如夢中所見帝大悅後為上卿命尚方鑄寶劍以賜建崇真宮于兩京俾居之專掌祠事十五年授玄教宗師特賞其父至江東道向知宜慰司事時天下大定世祖思與民休息留孫待詞尚方因論黃老治道貴清淨服人在行天下之旨深契帝意每歲此下至祭牛首於長春壽宮二宮命作禮事奏亦章於天或五七晝夜又嘗命祀星祭斗大德中加號玄教大宗師同知集賢院道教事武宗立升大真人知集賢院位大學士上尋加特進進謙老子推明謙讓之道及仁宗即位猶極誦其言且論近臣曰累朝舊德僅餘上稱兩開開府贊同三司加號輔成贊化保運玄教大宗師英宗初命修法事於崇真宮至治元年卒天德元年追贈道祖神應真君其徒吳全

師廟全節字成季唐史會要 魏州安仁人年十三學道龍虎山後從留孫至京師成宗每幸上都命給廬帳車馬衣服頗優待行獵大德十一年授玄教副師既嗣職制授特進上卿玄教大宗師學文道遠玄德真人總攝江淮荆襄等處道教知集賢院道教事玉印一銀印二并授之全節嘗代祀嶽瀆成宗問曰卿所過郡縣有善治民者乎對曰臣過洛陽太守盧摯平易無為民以安靖成宗曰吾德其人即日召拜集賢學士成宗崩仁宗季自懷孟有狂士以危言訐翰林學士問復者事臣測全節力為言於李孟孟以問仁宗意解復多仕去當時以為朝廷得敬大臣體而不以口語傷賢者全節蓋有力焉奉定三年此下至諸山會修醮事於龍虎三茅閣阜請山生平好與賢士大夫交其推轂薦類振窮周急頗有俠氣卒其後夏文深嗣元時與大道教者金季道士劉德仁所立也其教以苦節危行為要不安取於人不苟侈於己五傳至鄆希誠居燕京天寶宮見知憲宗始名其教曰與大道授希誠太玄真人價教事至元五年世祖命其徒孫德福統轄諸路真大道又三傳至張志清其教益盛授演教大宗師舜祥沖妙玄應與人志清事親孝尤剛辛苦制行堅峻東海珠牢山携多虎志清住結茅其上虎皆避徒然頗為人害志清曰是吾登其所也遂去之後居臨汾地大震城郭廬舍摧壓死者不可勝計獨志清所居裂為二無少損焉朝廷重其名給驛致之享故事志清舍傳從步至京師深居簡出時人罕識其面鏡畫為圖以相傳焉又有太一教者始金天春中道士蕭抱珍傳太一三元法錄之術因名其教曰太一四傳至蕭輔道世祖在潛邸聞其名

召至和琳賜對稱旨留居宮邸以老誦授弟子李居壽掌其教事至元十一年建太一宮於南京命居壽居之領祠事且禋祀六丁以嚴士保劉其忠之法十三年賜太一掌教宗師印十六年十月辛丑以月值元辰敕居壽作祠醮奏赤章於天凡五晝夜事畢教自明年正月朔建醮長春宮凡七晝夜歲加例以居壽為主焉

欽定續通志卷五百八十五

倭幸傳一

等謀倭使幸之徒便辟側媚巧竊事權陪厲召亂與女寵宦官同禍通志特立倭幸傳蓋沿史漢例為之考唐書無倭幸傳今取張易之呂崇二傳補八五代史遼史並有伶官而無倭幸今取敬新磨羅衣輕等改入以符鄭志之例宋金二史宋諸藉文元史則仍其闕焉

唐

張易之 呂崇

張易之尚書左僕射行成族子美姿容幼以門蔭仕累遷尚乘奉御既冠通音技武后時太平公主薦其弟呂崇得侍呂宗白進易之即召見悅之兄弟皆幸出入禁中傅粉衣執盛飾白宮即日拜呂宗雲麾將軍行左千牛中郎將易之司衛少卿賜甲第兩五百段給奴婢家駝馬牛充八之禮進拜呂宗銀青光祿大夫追贈父雍州司戶希範為襄州刺史母章母威並封太夫人不旬日貴震天下讀武兄弟及宗楚客等爭進門伺望顏色親執轡筆張易之為五品呂宗六郎又加呂宗右散騎常侍散騎常侍左后每燕集則二張諸武雜侍博爭道為笑樂或嘲詠公刑洋盛顯行無復差巽后思掩醜聲乃詔呂宗即禁中論者引李嶠張說宋之問富嘉謨徐彦伯等二十有六人誣三教珠英累加呂宗司僕卿易之麟臺監權勢震赫皇太子相王詩封呂宗為王后不聽遷春官侍郎封鄆國公易之恒國公實封各三百戶后既春秋高易之兄弟頡頏政事王承潤與承奉都主議皆得罪絕死相史大夫魏元忠劾奏一版卓反為所

擄誣元忠結太子為耐久朋引恩閣舍人張說為證翌日庭辯會不甞然元忠猶實嶺南說亦被逐其後易之等益自肆姦竊俱指御史臺劾之乃詔宗習劉李承嘉桓彥範袁恕己參劾彥範等奏呂宗兄弟賊四百萬法當解職呂宗大言曰臣有功於國不應免官后問宰相內史令楊再思曰呂宗主鍊丹劑陛下下傷之而驗功最大者也即詔釋之歸葬其兄昌儀同休皆貶官長安未后久疾居長生院呂宗恐后不諱嗣且及日夜引支黨謀為不軌道路皆知之至有榜其事於牆左者御史中丞宋璟亟請按治教司刑卿崔神慶問狀神慶奏呂宗應原罪執奏當斬后終不許神龍元年張柬之崔玄暉等率羽林兵迎皇太子入誅易之昌宗於迎仙院及其兄昌期同休從弟景雄皆梟首天津橋士庶歡踊嗣取之一夕盡坐流貶者數十人

五代

敬新磨 周市 景遷

史彥瓊 郭從謙

敬新磨者以善俳事唐莊宗莊宗既好俳優能度曲為優名自曰曰李天下伶人由此用事常獵于中牟踐民田縣令富馬切諫莊宗怒將殺之新磨率諸伶擒縣令至馬前責之曰汝為縣令獨不知吾天子好獵耶奈何縱民稼穡以供稅賦何不飢汝縣民空此地以備吾天子馳駒汝非當死因前請哀行刑諸伶共倡和之莊宗大笑縣令乃得免新磨常事殿中一大蓬之新磨倚柱而呼曰陛下毋縱兒女習人莊宗大怒射弓將射之新磨曰陛下無殺臣臣與陛下為一體殺之不祥莊宗問故對曰陛下開國改元回光天下皆謂陛下同光帝

且同朝也若殺敬新磨則同無光矣乃釋之時諸伶獨新磨尤善俳其語最著

周市莊宗廢伶也胡柳之儀為梁人所得其後滅梁入汴周市謂於馬前莊宗得之喜甚周市對曰身陷仇人而得不死者教坊使陳俊內國裁使使儲德源之力也願乞二州以報此兩人莊宗皆許以為刺史郭崇勳諫曰陛下所與共取天下者皆寒賤忠勇之士而封實未及今以伶人為刺史恐失天下心因格其命論年而伶人屢以為言莊宗謂崇勳曰吾已許周市矣使吾惡見此二人公言雖正然當為我屈意行之卒以俊為景州刺史德源為憲州刺史

景遷與史彥瓊郭從謙莊宗時並見親倖而遷尤居中用事常出入宮掖倚弄指揮軍機國政皆與參決羣臣續嫉莫敢言或反相附託四方藩鎮貨賂交行莊宗遣進等出訪民間事無大小皆以聞每進奏事殿中左右唐故宮室嬪御未備進等採弄美女千人以充後宮進等以爲益軍士妻女因而逃逸者數千人魏王繼岌已破蜀劉皇后聽宦者譚言遣繼岌賊殺郭崇勳崇勳素嫉伶人常執抑之伶人由此皆樂其死皇弟存又崇勳之甥也進瓊於莊宗曰存又且反為婦翁報仇乃因而殺之朱友諒先以梁河中降晉及莊宗入洛伶人皆求將友諒友諒不能給進乃讓友諒曰崇勳且謀友諒不自安必反宜并誅之於是及其將五六人皆族滅之天下不勝其免進官至鎮青光祿大夫檢校左散騎常侍兼御史大夫上柱國

自留守王正言而下俱僥倖承事之時郭崇韜以無罪見殺天下未知其死也見京師殺其諸子因相傳崇韜殺魏王繼岌而自王於蜀突以故族其家鄉人聞之方疑已而宋友謙又見殺友謙子建徽為瀘州刺史詔彥瓊殺之彥瓊夜半馳出城鄉人因驚傳曰劉皇后惡崇韜之被繼岌也己弑帝而自立急召彥瓊計事都都大恐貝州人有來鄂善傳此語以踏成卒皇甫暉聞之遂劫趙在禮作亂在禮至館陶都巡檢使孫輝見彥瓊求兵擊賊彥瓊不肯與賊至彥瓊北門開賊呼聲大恐棄兵遁歸京師在禮之得入於都以成其叛亂者由彥瓊啟而殺之也

郭從謙名門高以嘗有軍功為從馬直指揮使拜崇韜為叔父又為皇弟存又養子崇韜死存又見囚從謙置酒軍中憤然流涕稱一人寬時從馬直軍士王溫宿衛禁中夜謀亂事覺被誅莊宗嚴從謙曰汝黨存又崇韜負我又教王溫反復欲何為從謙恐退而激其軍士曰帝以王溫故侯破郭盡玩爾曹軍士信之皆欲為亂李嗣源兵反向京師莊宗幸汴州而嗣源突入莊宗至萬勝不得進軍士離散復東幸汴水謀扼關以拒四月丁亥從駕黃甲馬軍陣於宜仁門步軍陣於五鳳門以俟莊宗入食內殿從謙自營中懸刃注矢馳攻與教門與黃甲軍相射莊宗聞亂率諸王衛士擊之亂兵縱火焚門繹城而入莊宗擊殺數百人亂兵從樓上射帝帝傷車踏於絳霄殿廊下皇后諸王左右皆奔走至午時帝崩五坊人善友聚樂舉而焚之嗣源入洛得其符葬新安之雍陵以從謙為景州刺史已而殺之宗人洛兵力甚盛無詠一從謙乃反刺以刺史既久而後殺之蓋明宗乃幸從謙先為亂事是以加之變故及事

已定而見忌備議始雖習恩投里克之術以求解於京口非如胡亥畏其兵眾難圖之說也伏誦通鑑解覽為清議所不容姑藉此舉議誠為千古不易之論今獨

Table with multiple empty columns, likely a placeholder for a list or detailed notes.

Table with multiple empty columns, likely a placeholder for a list or detailed notes.

宋

侯莫陳利用 趙贊 鄭昌嗣

王繼先 王繼先

曾龍龍 張說 王并

姜特立 唐景崧

弘德進州清池人給事晉昭太宗即位備供奉官歷
 魏州駐泊都監初太宗全邊成勞苦月賜士卒銀謂之
 月頭銀德超乘開言曰樞密使曹彬秉政幾久得士心
 臣從塞上來聞士卒言月頭銀曹公所致徵賄公我輩
 殿死矣又巧詭形他帝帝頗疑之出彬為天平軍節度
 以德超為宣徽北院使與王顯並乘樞密副使德超謂
 曹彬事成期得樞密使乃為副使又乘高錫與德超官
 同先授班在其上居常怏怏一日詭服及虜錫曰我言
 國家大事有安社稷功止得機許大官汝等何人反在
 我上又曰帝無守執為汝輩所眩惑願告之太宗怒命
 樞密副使中藥中正就鞠具伏詔奪官職配瓊州死
 侯莫陳利用益州成都人幼得變幻之術太平興國中
 賣藥京師言黃白事以惑人樞密承旨陳從信白於太
 宗即日召見試其術頗驗授殿直遷崇儀副使雍熙中
 舉遷鄆州團練使前後賜與甚厚依附者頗獲進用遂
 橫恣無復畏懼其居處服玩皆備乘輿人畏之不敢言
 會趙普再入中書廉知殺人及誦不法盡奏之太宗遣
 近臣家得盜欲貸其死普固請曰陛下不誅是亂天下
 下法法可借此何可借遂下詔除名配商州普初籍
 其家俄詔還之趙普恐其復用因奏其不法事又語言

不遇指斥乘與太宗怒令中使殺之

趙贊并州人性險澁辯給好言利害初為軍小史與都

校不協因誣贊中謀殺劉繼元屠之無遺類稍著贊右

職太原平隸三司為走吏又許本司補殿直太宗頗任

之遷供奉官開門賦侯提舉京西陝西數州後角質擢

甚眾又自乞捕盜至永興得兵士盜錢二百欲磔諸市

初府張齊賢奪而釋之太宗命御史袁茂問奪賢官數

月復令專騎校三司事乘開白之太宗以為忠中外益

同中書樞密及三司事乘開白之太宗以為忠中外益

異其口時又有鄭昌嗣者宜州人亦起三司使吏稍遷

侍禁奉使四川回奏在官不治者數十人太宗嘉其直

台置雜買務使昌嗣監之昌嗣乞著籍便殿門許非時

入奏與贊相表裏橫恣不法太宗頗知之以問左右皆莫

敢言至道元年上元節京師張燈太宗以上清宮成席

幸贊與昌嗣遊其黨數人攜妓樂登宮中玉皇閣飲宴

至夜分宴舍寂不罷以其事問太宗大怒詔奪贊

官配隸房州即日遣之昌嗣黜唐州團練副使數日並

賜死於路

王贛字將明開封祥符人美風姿目晴如金章華術多

智善依中崇宏進士第調相州司理參軍編修九域圖

志何志同領局善其人言於父執中薦為校書郎遷左

司諫商英在相位浸失帝意遣使以玉環賜蔡京於

杭諷說知之數條奏京所行政事并奉商英京復相德

具助已不兩歲擢御史中丞輔國執中進道欲去執中

使京館因遂疏其二十罪不聽俄兼侍讀進翰林學士

京與鄭居中不合輔復內交居中京察從為戶部尚書

時大農方乏將以非用不給為之罪既而請班禁旅養

稿不如期詔左藏鼓譟輔聞之即請軍搗大榜期以某

月某日欺誦榜告散京計不行還為學士進承旨遺父

憂閏五月起復宣和殿學士賜第昭德坊故門下侍郎

許將宅在左輔父事乘師成稱為恩府先生倚其聲焰

進許氏奪之拜尚書左丞中書侍郎宣和元年拜特進

少幸由通議大夫起入陪奉朝命相未有前比也別賜

城西甲第徙居之日導以軟坊樂供張什器悉取於官

寵傾一時蔡京致仕輔隨順人心悉反其所為四方翕

然稱之既得位肆為邪侈僭禁者訪奪徽徽園符制

鄧之綱委反以罪竄之綱橫南加少保太宗諫應奉

局自兼提領中外名錢皆許擅用竭天下財力以供費

官吏承望風旨凡四方水土珍異之物悉許取於民進

帝所者不能什一餘皆入其家御史陳遵庭京西轉運

使張汝霖皆以論輔被逐都哇寇方熾起輔方又太平

不以告幾延朔月攻破六郡及賊平猶以功轉少傅進

少輔初帝遣童貫征臘全付以東南事謂之日如有急

即以御筆行之貫至吳兒民困花石之擾京言賊不亟

平坐此其貫即命其僚董耘作罪己詔且有罷應奉局

之令吳民大悅貫平賊歸輔言於帝曰曠之起由茶鹽

法而貫歸過陛下帝怒貫謀起蔡京以開輔輔懼時朝

廷已納道真嗣之計始女與其國燕大臣多不以為可

輔曰南北雖通好百年然自昭朝以來彼之慢我多矣

謙弱攻昧武之善經也今弗取女真必疆中原故地將

不復為我有帝以其言遂復治兵然以兵屬輔復折

簡通誠於貫曰太師若北行願盡死力輔於三省區經

撫房專治邊事不關之樞密括天下丁夫計口出算得

錢六十二百萬精銳竟空城五六歸而蔡詠率百僚稱賀優進太傅封楚國公許服紫袍騶從儀物樂與親王等始還使至幸廷其驛程蒸稿不示華侈及歸務於款連令女與使以七日自燕至都每張輿陳前方錦璣金玉瑰寶以誇富盛由是女貞益生心後王雖令珍富盛雖未為得之由是女貞益生心後王雖令珍富盛雖未為得之由是女貞益生心後王雖令珍富盛雖未為得之...

子姓名屬軍賈置軍籍中皆得官宗廟垂意花石京勳勳語其父奮取浙中珍異以進初致黃楊三木帝察之後歲歲皆加至致和中華極盛船楫相逐通淮汴號花石綱置應奉局於蘇州取內帑如囊中物每取以數十百萬計延福宮長嶽成奇弄異種充切其中勳勳至防禦使東南部刺史都守多出其門徐錫憲安適東安都事略作王仲閣等濟其壘家等於民士民家一石一木稍堪觀即領健卒直入其家用黃封表識未即取使護視之微不違即被以大不恭罪及發行必後屋抉腦以出民傾是役者中家產悉斫斷山置石程齊增塹雖在江湖不測之淵必百計取之嘗得太湖石高四丈...

進兒不遵宮嬪臨州觀察使慶運軍承宣使瑞山蔡功進拜靈遠軍節度使一門盡為顯官驕僕亦至金紫天下扼腕靖康之難欲為白全計倉卒擁上皇南還且欲邀至其第欲用御史言波歸田里凡由勳得官者皆罷婚其貨財田至三十萬畝言者不巳罷之衡州桂韶州循州遷使節所至斬之王繼先閉封人蠢黠善佞建炎初以賢得幸其後獲貴寵至開州團練使等以罪恩故授武功大夫給事中富直柔再駁命乃寢既而特授蔡州防禦使太后有疾繼先珍視有勞特補其子悅道為開門祇候尋命繼先主官翰林醫官局力辭時繼先用事中外切齒乃陽之致仕以避人言詔遷秩二等累遷奉宣軍承宣使封其妻郭氏為郡夫人繼先適遇冠絕人臣請大帥承順下風莫敢少忤蔡槍使其妻特謂之效拜兄弟表襲引授通昭慶軍承宣使富琦王子弟通朝稱稱戎寄緡賊繁與盤據要途數十言新進士兵官自作弗稱若斬一二人為職備繼先乃言新進士兵官自作弗稱若斬一二人為職備繼先不憚曰是欲我斬劉錡乎侍御史杜莘老劾其十罪大略謂繼先廣造第宅占民居數百家奪良家婦女為侍妾嬖江有娼妓於歌舞舞前紫雲之瀛聖成喪舉家燕飲合妓女舞而不歌謂之啞樂自金使來日輩重賞之吳興為進志計險養惡少私置兵甲受富民金鷹為開職州縣大獄以賂解免逐婢養淫加之擊隸又於諸處佛寺建立生祠此其大者其餘蠹髮未足數也蔡人認繼先福州居住其子及孫並勒停放還良家子為取婢者百餘人請其貨以千萬計繼先田園及金銀並讓前激置庫其海舟付李寶天下稱快滿

熙八年卒

曾觀字純甫其先汴人用文任補官紹興三十年以寄班候候與龍大洞同為建王府知客李宗受禪大洞自左武大夫除樞密副都承旨而觀自武翼副都帶御器械幹辦皇城司謀議大夫大洞度入對首言二人清即舊人待之不可無節因以京房石顯事為比而大洞除舊開門事親除權知開門事度言臣欲退之而陛下進之何面目為諫官之賜更觀中書舍人張震職其命至再出知紹興府殿中侍御史胡沂亦論二人市權既而給舍安節周必大再對還錄黃時張震拜參政亦欲以大洞解去去就力言之帝不納震辭去遂以內制兼侍讀到度等言職而二人仍知開門事必大格除目不下尋與二人除命亦廢未幾以大洞為宜州觀察使知開門事觀文州刺史權知開門皆兼皇城司察院既以言二人得罪去自是觀與大洞勢益張士大夫之寡恥者潛附麗之帝嘗令大洞撫慰兩淮將士得御史王十朋言大洞術術撫師有輕國體時又有內侍押班梁河者三人表裏用事及可以罪出右正言鄭茂良入對首論二人害政甚何百倍願特出威斷並行罷去先是江浙大水詔侍從臺諫陳闕政著作即劉夙上封事曰陛下與觀大洞輩勸詠唱和而不名講嚴法守歲使倖自官接近侍始茂良時為監察御史亦言水至陸其占為女寵為嬖佞為小人帝諭以二人皆酒耶舊人非近習且俱有文學敢諫評杜門不出不預外事茂良再上疏言其姦邪疏入不報茂良待罪出知建寧府一日石史漢過參政陳俊卿曰聞將降右史邁遜西掖信乎俊卿曰何自得之邁以二人告俊卿奏之且以

邁請質之帝前帝怒於是攝大洞為江東總督觀為淮西副總督中外快之尋改大洞浙東觀福建乾道四年大洞死觀尚在福建帝憐欲召之以樞密劉琪諫止命遂廢既而觀事滿俊卿恐其入預諫以浙東總督處之時觀已至近知會處充文使蜀還與俊卿同奏觀不可留帝然之未幾以墨詔遣觀一官為浙東觀察使中書舍人繼還會浙東之命且戒開門更趨朝辭觀由是快一秩而竟申浙東之命且戒開門更趨朝辭觀由是快快去六年俊卿罷政觀以京朝召復入除開門府僕同三司四年觀欲以文資官其子孫希遠中使至省中具使相奏補法茂良時以參政行丞相事遂以文武官各隨本色藝補法進觀大怒遂薦戶部員外郎譚鼎然為侍御史首論茂良貶之英州觀前雖預事未放肆至是責逐大臣士始側目重足六年加觀少保醴泉觀使時周必大草制有敬故在尊賢之上之語士論惜之觀用事二十年權傾中外始與龍大洞相朋大洞死與王抃甘昇相結結文武要職多出其門葉衡自小官十年至宰相徐本中由小使臣積官至集英殿修撰奉內帛招權納賂薦進人才皆以中批行之士大夫公然權附十已八九大非朝廷美事帝感憤遂將疏觀觀憂七年疽發背死於是凡前論觀得罪者皆錄錄之張說開封人父公裕為和州防禦使建炎初有軍功說以父任為右職娶壽聖皇后弟由是累遷知開門事乾道初為都承旨加明州觀察使七年除簽書樞密院事命下朝論不平時起復劉琪同知樞密院恥與說同命力辭不拜左司員外郎張斌在經筵力言之中書舍

人范成大不草詞尋除說安遠軍節度使奉祠歸第不數月出知袁州八年復提舉萬壽觀簽書樞密院事侍御史李衡石正言王希呂交章論之起居郎莫濟不書錄黃直院周必大不草答詔於是命權給事中姚燾嘗詔行下命翰林學士王暉章答詔未幾燾罷並進秩而濟必大等皆貶國子司業劉焯移書貫幸相言說不當用即為言者所論出為江西轉運判官於是說勢赫然無敢撓之者九年說露章薦濟必大命侍御史范仲莘不出范罷元帝帝廉舉說欺聞數事侍郎史范仲莘究之遂罷元帝帝廉舉說欺聞數事侍郎史范仲莘職乃降為明州觀察使黃居撫州七年卒於湖州帝猶念之詔復承直使給事中陳敏之乃止王抃初為國信所小吏金人求海酒唐鄧商察地議久不決金兵至遣抃往使許以地易歲貢而還乾道中積官至知開門事帝親信之金使至議國書禮不合抃以宰執虞允文命給其使日已既知對境翌日金使乃進書帝以為可任遣詔判臺觀軍馬酒餉中兼樞密都承旨建議以殿步二司軍多虛饋請各募三千人已而殿司輒捕市人充軍號呼滿道軍士乘隙掠取民財帝專以罪殿前指揮使王文直而命抃權殿前司事時抃與曾觀甘昇相結特恩專恣其門如市著作郎胡晉臣嘗論近習怙權帝命執趙鼎詰詢其人雄懼抃等乃命晉臣捨抃指其位卑者數人以對晉臣竟外補校書郎鄭鑑宗正丞袁樞因專對數為帝言帝猶未之覺也吏部侍郎趙汝愚亦力疏抃先是抃給金使取國書及使歸金主誅之嗣歲金使至帝以德壽宮之命為難席受國書尋悔之活熙八年金質正且使至復要帝起立

如舊儀帝遷入內并擅許金使用舊儀帝不釋汝愚因
亟攻并帝遂出并外祠不復召按汝愚係晉耳某云孝
必起海陸三步中貴取進主是實正使至去御座數十
步必欲帝親臨取移時不決王并怒赴殿圖書文駕與
北使失儀帝於是召并之體建所執與此互異據傳稱
趙汝愚固者不傳及并出外則并前討金使之說則爲
得十一年以福州觀察使卒

姜特立字邦傑麗水人以父被恩補丞信郎前累中累
遷福建路兵馬副都監海賊姜大獠寇泉州特立以一
舟先進擒之帥臣趙汝愚薦於朝召見除閩門舍人命
充太子宮左右春坊兼皇孫平陽王伴誥由是得幸於
太子光宗即位除知閩門事與馮熙載皆以稱人用事
特恩無忌彈留正爲右相論其招權納賄狀遂奪職與
外祠帝念之復除浙東馬步軍副總管詔賜錢二千緡
爲行裝正言臣與特立勢難兩立帝答曰成命已班朕
無反汗卿宜自處正待罪閩門外帝不復召而特立亦
不至宗宗受禪特立遷和州防禦使再奉祠俄拜慶遠
軍節度使卒熙載特立稍廉勸亦爲平陽邸伴讀累
官至忠州防禦使知閩門事紹熙中卒

倭幸傳三

避

罪衣經

罪衣經不知其鄉里潛通邊一時諸藩多所規誦與宗敗於李元昊也單騎突出幾不得脫先是元昊復遣人觀刺其鼻有奔北者惟恐追及故羅衣經止之日且眼鼻在否帝怒以魏紫繫喉後將殺之太子笑曰打諱底不是黃幡綽羅衣經應齊曰行兵底亦不是唐太宗帝問而釋之帝嘗與太弟重元押宴寤宣許以千秋萬歲後備位重元喜甚驕縱不法又因雙陸賭以居民城邑帝屢不諍前後已積數城重元既恃榮李王之寵又多鄙叔段之過朝臣無敢言者道路以目一日復博羅衣輕指其局曰雙陸休養和休都輸去也帝始悟不復戲清雲閣卒

金

蕭肄

高懷貞

胥持國

張仲軻

蕭裕

蕭玉

李迥

蕭玉

蕭肄本奚人有寵於熙宗復詔事悼后累官參知政事皇統九年四月壬申夜大風雨雷電震壞殿殿翅尾有火自外燒內殿帷帳帝徒避別殿命翰林學士張鈞草詔罪己有惟德弗類上天威顯茲莫昧小子則子等語肆譯奏曰弗類是大無道寡君之稱此漢人託文字事弗曉眇眇目無所見小子嬰孩之稱此漢人託文字以醫主上帝大怒命衛士榜鈞數百不死以手劓釐其口而醜之賜肆通天犀帶靈符恩俸與海陵有惡及篡

立召詰之曰學士張鈞何罪被誅爾何功受賞紳不能對海陵曰朕殺汝無難人或以我報私怨詔除名禁錮而死

張仲軻幼名牛兒市井無賴說傳奇小說俳優詠諧為業海陵引之左右以資戲笑即位為說書耶宋余唐壽按余唐壽宋史作唐壽全史作唐壽唐壽全書宗實名宗亮唐壽或因避諱而改唐壽宋史作唐壽今改登寶位且還海陵以玉帶賜唐壽宋帝曰此希聖父所帶服今以為賜使卿如見而父使退仲軻曰希聖父可恨海陵曰江南地富為我有此置之外府耳由是知海陵有南伐意每先遣之累遷左議大夫奉起居注海陵

一日召仲軻及福國馬欽校書耶田與信直長實實入便殿侍坐謂曰漢之封疆不過七八千里今吾國幅員萬里可謂大矣仲軻曰水朝疆土雖大然有四主南則宋東則高麗西則夏能一之乃為大耳海陵曰以何罪伐之仲軻曰臣聞宋人買馬修器械招納山東叛亡豈得為無罪海陵喜曰梁瓊書為朕言宋有劉貴妃者蜀之華業災之西施所不及今一舉而兩得之俗所謂四

行掉手也江南聞我舉兵必遠竄耳欽與信俱對曰海島巖巖臣等皆知道路彼將安往正隆四年仲軻死馬欽仕至國子司業從海陵南伐至和州富埒瑋言舟小不可濟江召問欽欽曰臣得橈亦可渡也大定二年

除名按馬欽事詳見本傳中此李通以便時制謂得幸海陵累官至參知政事諱賜賄賂輻輳其門海陵恃累世盛欲大肆征伐以通為諫主遣使請諸路明安部族及州縣渤海丁壯充軍凡年二十以上五十以下皆籍之雖親老子多不得一子留侍使益都尹京等三十一人押諸路軍器於軍行要會

處安置俟軍至分給之其分給之餘與燕完不及者皆聚而焚之一月過進拜石丞括天下官民麻馬在東者懼罪或自殺所過蹂踐民田調發夫役詔河南州縣貯糧以備大軍不得他用麻馬醫藥無可給即令就牧田中食未稼又徵發諸道工匠至京師疫死不可勝數海陵自至通州觀造戰船籍水手三萬餘人民不堪命盜賊竄起白晝公然所過州縣開劫府庫太監高彥福大理正即律道翰林特制大頭出使還朝皆言盜賊事海陵惡聞惡林之自見人不復敢言海陵自將分諸道

兵為三十二軍以太保瑣都為左領軍大都督瑣為副大都督實使專其事正隆六年九月甲午海陵戎服啟行十月丁亥大軍渡淮發多至和州命通督造戰船壞民居為村木煮死人膏為油築臺江上海陵破金甲登臺殺黑馬祭天以羊豕各一投江中明日遣總督兩林等率舟師先濟兩舟先過南岸水淺不得進與宋兵對射良久兩舟中矢盡遂為所獲亡一明安及軍士百餘人海陵遂還和州尚書奏報世宗即位東京改元大定海陵歎曰朕本欲平江南改元大定此豈非天乎乃

出素所書示羣臣召諸將帥謀北歸議定通復入奏曰陛下親師深入無功而還若欲散於前敵棄於後非萬全計若留兵渡江車駕北還諸將亦將解體今燕北諸軍近邊陽者恐有異志宜先發渡江敵舟焚之絕其歸望然後陛下北還南北皆指日而定矣海陵然之明日

遂趨揚州使符寶即律摩多護神果軍扼淮渡出內箭繫帛書其上使人乘舟射之南岸言與師問罪義在弔伐以招諭宋人宋將王樞亦縱所獲軍士齋數數海陵

處安置俟軍至分給之其分給之餘與燕完不及者皆聚而焚之一月過進拜石丞括天下官民麻馬在東者懼罪或自殺所過蹂踐民田調發夫役詔河南州縣貯糧以備大軍不得他用麻馬醫藥無可給即令就牧田中食未稼又徵發諸道工匠至京師疫死不可勝數海陵自至通州觀造戰船籍水手三萬餘人民不堪命盜賊竄起白晝公然所過州縣開劫府庫太監高彥福大理正即律道翰林特制大頭出使還朝皆言盜賊事海陵惡聞惡林之自見人不復敢言海陵自將分諸道

兵為三十二軍以太保瑣都為左領軍大都督瑣為副大都督實使專其事正隆六年九月甲午海陵戎服啟行十月丁亥大軍渡淮發多至和州命通督造戰船壞民居為村木煮死人膏為油築臺江上海陵破金甲登臺殺黑馬祭天以羊豕各一投江中明日遣總督兩林等率舟師先濟兩舟先過南岸水淺不得進與宋兵對射良久兩舟中矢盡遂為所獲亡一明安及軍士百餘人海陵遂還和州尚書奏報世宗即位東京改元大定海陵歎曰朕本欲平江南改元大定此豈非天乎乃

出素所書示羣臣召諸將帥謀北歸議定通復入奏曰陛下親師深入無功而還若欲散於前敵棄於後非萬全計若留兵渡江車駕北還諸將亦將解體今燕北諸軍近邊陽者恐有異志宜先發渡江敵舟焚之絕其歸望然後陛下北還南北皆指日而定矣海陵然之明日

遂趨揚州使符寶即律摩多護神果軍扼淮渡出內箭繫帛書其上使人乘舟射之南岸言與師問罪義在弔伐以招諭宋人宋將王樞亦縱所獲軍士齋數數海陵

罪通奏大怒命焚之遂欲渡江下令軍士亡者殺其富
 瑋瑋富瑋瑋亡者殺其穆昆穆昆亡者殺其明安明安
 亡者殺其德魯軍士益危懼復令運鴛鴦船及糧於瓜
 州渡期以明日渡江敢後者死完顏元宜等以兵犯御
 營海陵遇試都督府以南伐計皆通等贊成并其婚成
 圖克坦永年等皆殺之

高貞直為尚書省令史素與海陵狎昵海陵久蓄不臣
 之心嘗曰吾志有三國家大事皆自我出一也即師伐
 罔執其君長問罪二也得天下絕色而妻之三也由是
 小人皆知其志爭進諛說大定縣丞張忠誦言夢公與
 帝舉賊公乘馬衝過之帝歷馬下海陵大喜遂成逆謀
 竊立後懷貞累遷禮部侍郎大定二年放歸山里五年
 起復為定國軍節度使

蕭裕本名撈珠笑人初以明安居中京海陵為留守與
 相結裕搆海陵有覬覦心密言留守先太師太祖長子
 德望如此人心天意宜有所屬誠有誌書大事願竭力
 以從海陵喜遂與謀謀因竊立以為祿書監海陵心忌
 太宗諸子欲除之與裕密謀因積致太傅宗本秉德等
 反狀并殺太宗子孫七十餘人宗翰子孫三十餘人宗
 本已死裕乃求宗本門客蕭玉教以具款反狀令作主
 名上變海陵既詔天下天下驚之海陵實誅宗本功累
 拜裕至平章政事進右丞相威風由已勢傾朝廷海陵
 倚信之他相仰成而已裕與高彥昂善嘗告以海陵密
 語為所奏謂有怨望心召戒諭之不以為罪有言裕擅
 權者海陵不之信以為人見勢位生忌嫉乃出其弟
 左副點檢祚為益都尹妹夫左衛將軍耶律心勳理為
 寧昌軍節度使以絕眾疑裕不知以為疑已而海陵弟

克領三宵事以裕多自用頗防閑之裕疑使備已恐及
 禍遂與前既定尹蕭蕭嘉勞博州同知約索夫女和勒
 博謀立亡遣孫王延禧孫使親信蕭托諾往結西北路
 招討使蕭懷忠使忠謂托諾曰此大事汝當遣一重使
 來裕乃使其黨前中丞蕭展往懷忠問與謀復有何
 人答曰五院節度使耶律耶亦是懷忠者與期有隙又
 以珠展嘗上達蘭斃事疑其反覆因執珠展收明繫獄
 遣使上機會華視令史布達亦奏約索書使助裕取富
 貴海陵謂布達機謀命殺之執出官華門點檢圖克坦
 貞得蕭忠上變事入奏遇見阻止不殺使宰相問裕
 即欲伏海陵猶驚愕不信引見親問不復隱諱海陵因
 問汝何怨於朕而作此事裕曰陛下凡事皆與臣議及
 除詐等乃不令臣知領首國王每事頗防臣恐不得
 死謀此幸苟免耳太宗子孫無罪皆死臣手今臣死亦
 晚矣海陵復曰自來與汝相好雖有此罪貸汝性命終
 身守墳壙裕曰既犯如此罪逆何面目見天下人海陵
 哭送出門殺之并誅約索及焉嘉勞等

蕭玉笑人既從蕭裕誣宗本罪海陵喜甚自尚書省令
 史為禮部尚書加特選數月為參知政事丁母憂起復
 授明安子尙公主一賜第一區分賜宗本家賁頃之代張
 浩為尚書右丞拜平章政事進拜右丞相封陳國公夫
 隆三年拜司徒判大宗正事五年以司徒兼御史大夫
 繼以司徒判大興尹海陵至南京以為尙書左丞相繼
 天國公將伐宋賜擊臣實即召玉至內閣問曰朕今欲
 伐江南卿以為如何玉諫止海陵怒叱之使出及張浩
 因周福兒附奏海陵杖浩并杖玉既發南京玉與浩留
 治省事世宗即位降奉國上將軍放歸田里壽所賜家

處久之起為孟州防禦使世宗戒之曰朕思海陵肆虐
 先殺宗本諸人然後用汝汝實成其事豈得專罪汝等今
 復用汝當思或過轉定海軍節度使改太原尹與少尹
 烏庫哩泰赫互訟不公事各削一官解職尋卒子德用
 大定二十四年尚書省奏王子德用當升除帝曰海陵
 假口於玉以快其毒玉子豈可升除耶按蕭玉金史舊
 傳

胥持國字秉鈞代州繁峙人經童出身累調博野縣丞
 授太子司倉章宗即位除宮籍副監改同簽直徵院事
 工部侍郎遷尙書進尙書右丞為人柔佞有智術初李
 妃起微賤得幸於帝持國久在太子宮素知帝好色陰
 干以說術又多賂遺妃左右妃亦自嫌門第薄欲藉重
 外廷乃數稱譽持國能由是大為帝所信任與妃表裏
 箝制朝政諂媚王承蹈鎬王承中罷黜完顏守貞等事
 皆起於李妃持國士之好利難進者皆走其門時語曰
 經童作相監輝為妃承安三年御史董劾奏石司諫張
 復亨等十人趨走權門人謂胥門十哲俱宜罷罷奏可
 於是持國以通奉大夫致仕復起為樞密副使佐樞密
 使襄治軍於北京一日帝召翰林修撰路輝誦及蕭師
 中張萬公優劣錄曰師中附胥持國違持國袁郭小人
 不宜與軍馬若回日再相必亂天下帝曰朕豈以此人
 復為相耶第遣官使致仕耳尋卒諡通敏子照別有傳

列女傳

臣等謹按列女傳例凡孝女婦節婦及幽雅守死夫亡身殉者是宜彰顯幽然特得登記開有亂離之際能警眾登陴克全城邑或開關報警萬里負骨備惡艱苦以伸其志皆為巾幗士之所難能錄之足裨風化者也茲採自唐至元各史依郡志體例統為之傳焉

唐

李德武妻裴淑英 楊慶妻王氏
房立齡妻盧氏 獨孤師仁姆王蘭英
楊三安妻李氏 樊會仁母敬氏
衛孝女無忌 郭義宗妻盧氏
劉寂妻夏侯碎金 于敏直妻張氏
楚王靈姬妃上官氏 楊紹宗妻王氏
賈孝女 李氏妻王阿足
樊彥琛妻魏氏 李俞母
汴女李氏 崔給妻盧氏
堅貞節婦李氏 符鳳妻玉英
高歡妻秦氏 王琳妻韋氏
盧惟清妻徐氏 饒職
賈伯女仲女 盧甫妻李氏 王訖妻姜氏
金節婦
郭待微妻薄氏 金節婦
高敬女
楊烈婦郭段英妻姜氏 古立應妻高氏
賈直言妻董氏 蒲州唐氏 尚州王氏
李季女妙法
李游妻 董昌齡母楊氏

崔瑄祖母唐氏 王季女和子

段居貞妻謝氏 楊含妻蕭氏

華妻蕭氏 衛方厚妻程氏

郭孝女 李廷節妻崔氏

殷保鳴妻封氏 黃烈婦

李振妻盧氏 山陽女趙氏

閔道妻 朱延壽妻王氏

李德武妻裴氏字淑英安邑公矩之女以孝聞德武

踰城而德武在隋坐從父金才事徒嶺南杜妻離德武

武謂裴曰我遠投嶺南必無適理於此長欲笑答曰夫

天也可肯乎願死無它欲割耳自誓保姆持之乃止夫

姊妹在都者裴歲時致禮惟謙居不御薰澤請列女傳

見述不更欺者謂所期曰不踐二廷婦人之常何異而

執之書後十年德武未還矩決嫁之斷髮不食矩知不

能苟聽之德武更娶爾朱氏遇赦還至襄州聞其完節

乃遣後妻重與裴合生三男四女貞觀中德武終於鹿

城今裴後裔餘乃卒

楊慶妻王氏世充兄之女慶以河朔王子為甥王守蒙

嗚降於世充故世充妻之用為管州刺史太宗攻洛陽

慶謀歸唐王曰鄭以我奉箕帚者嚴公之心今百恩背

義可若何難送還東都慶不聽王謂左右曰唐勝則鄭

滅鄭安則吾夫死進退維谷何以生為乃飲藥死廢人

胡官宜州刺史

房立齡妻盧氏夫其世方給徵時病幾死讓曰吾南革

君年少不可寡居盧泣入帷中刺一目示立齡明無它

命立齡愈禮之終身

王蘭英者獨孤師仁之乳母師仁父武都謀歸唐王世

充殺之師仁始三歲免死禁錮英請脫錮得保養許

之時喪亂餓死者籍籍王游巧道露以食師仁自啜土

飲水後許為採薪養師仁師宗師高祖嘉其義封蘭

英承壽鄉君舊書作封永壽郡君

楊三安妻李氏京兆高陵人舊書作汾陽人舅始亡三安又死

家貧二子皆幼李晝田夜績數年開帟舅姑及夫兄弟

凡七喪遠近嗟歎太宗聞而異之賜帛三百段遣州縣

存問免其徭役

樊會仁母敬氏字儂子蒲州河東人始并適吳氏生會

仁而夫死事舅姑謹順母兄以其少誠令改嫁者數次

輒泣涕自誓母兄乃潛約婚於里人至期獨稱病母以

召之敬至知見給乃偽為不知者伺隙還歸其兄追及

半道敬誓以必死乃罷後會仁未冠卒時敬母又終既

葬謂所親曰吾誠虛不死者以母老子幼今母死子亡

何生為遂號慟不食數日而死

衛孝女絳州夏人字無忌父為鄉人衛長則所殺無忌

甫六歲無兄弟母改嫁遠長志報父仇會從父逐客長

則在坐無忌以臂擊殺之詣吏稱父冤已報請就刑還

察使褚達良以聞太宗免其罪給驛從雍州聯田宅令

州縣以禮葬之

鄭義宗妻盧氏范陽士族盧彥衡之女涉書史事舅姑

恭順夜有盜持兵劫其家人皆廢匿惟姑不能去慮

冒刃立姑側為賊梓捶幾死賊去人問何為不懼答曰

譚里急難尚相起況姑可委棄邪君若有一危我不得

獨生姑曰歲寒然後知松柏後凋吾乃今見爾之心貞

觀中卒

劉寂妻夏侯氏涪州非城人字碎金父長雲為鹽城丞

喪明時劉已生二女乃求離其夫歸侍父疾兼事後母以孝稱經五年書作父亡毀不勝喪身自土作墳廬其左寒不離日一食者三年詔賜粟帛表異門閭後其女居母喪亦如母行官又賜粟帛表其門

于敏直妻張氏岐城公檢之女生三歲每父母病晝夜省視如成人及長念慈順適于氏間檢病篤泣幾絕儉死一慟遂卒高宗其行賜物百段以狀屬史官

楚王靈姬妃上官氏下邳人舊作上官右金吾將軍懷仁之女靈姬出繼慈哀王後而本生舅姑具存妃朝夕侍奉謹甚凡珍美非輕輒不先嘗靈姬卒將葬其前史曰臣既無不踰年而卒又無近族諫者欲不舉妃曰逝者有知魂可無託乎乃備禮合葬聞者嘉歎哀除見婦其以妃少無子讓使改醮泣曰丈夫以義歸人以節我未能殉清室尚何御姓澤祭他罪乎將自刺則取遂不敢強

楊紹宗妻王氏華州華陰人二歲母亡鞠於繼母父征遠歿繼母尋卒年十五乃舉二母柩而立父塚招魂以葬廬於墓左承徵中詔楊氏隨在隋時父殺遠西能招魂克葬又葬祖父母親服板築哀感行路嘉尚良深

因賜粟帛表其門閭

賈孝女濮州鄆城人年十五父為族人立墓所殺其弟強仁向幼孝女不肯嫁躬撫育之強仁能言立教何立墓殺之取其心肝以告父華強仁詣墓言狀有司論死孝女詣闕請代弟死高宗問狀詔并免之內徒洛陽

李氏妻王阿足深州鹿城人幼孤無兄弟惟一姊早寡阿足歸李氏數歲夫死無子以姆高年無世養乃誓不嫁晝夜織能自生事餘二十年姊乃亡葬送如禮鄉人服其節行事遵女妻往師壽於家

人服其節行事遵女妻往師壽於家

吳彥琛妻韓氏揚州人舊作韓氏彥琛病體日公病且篤不忍公獨死彥琛曰死生常道也幸養諸孤使成立相從而死適足貽累非吾取也彥琛卒值徐敬業難為賊所獲聞其知首逼令鼓譟韓曰夫亡不死今見逼禍出手發引刀斬其指賊黨欲強妻之固拒不從賊以刀擬頸厲聲曰狗盜乃欲辱人速死吾志也乃見者聞者傷之

李奮母者失其氏有潤識命為監察御史得廉米鼠之三斛而歸問于史曰御史米不概也又問車庸有幾曰御史不假也母怒殺歸餘米償其庸因切責奮命有李行乃勸官自言狀諸御史問之有惡色

汴水李氏年八歲父亡殯於堂十年朝夕啼及笄母歿之斷髮丐終養居母喪哀號過人白布葬具廬於墓蓬頭跣足自貢土以完園塋時松數百武后時按察使薛季昶以聞詔附闕門閭

崔翰妻盧氏范陽人孀臺侍即獻之女獻有美名為來俊臣所陷左遷西鄉令而卒翰歲虛年少請見欲嫁之盧稱疾不許亡姊之夫工部侍郎李思沖方顯重表求繼室詔許之滿兄不敢拒將婚之夕方以告盧仍令人

防其門盧拒不可是夕出自賣簪鏡獻而還相舍斷疑自誓思沖以聞武后不奪也詔為浮屠尼以終老舊稱李思沖於神廟初為工部侍郎求補視則非武后朝事矣而新書作武后詔盧氏為尼所報互異

堅貞節婦李氏年十七嫁鄭康未踰年康死常布衣蔬食夜忽夢男求為妻初不許後數數夢之李自疑容貌未衰所召即截髮束面衣麻衣白是不復夢刺史白

大威歎其操號堅貞節婦表旌門閭名所居曰節婦里特風妻某氏字玉英有美姿感以罪徙儋州至南海為

療厥所殺賜玉英私之對曰一婦人不足事取男子請推一長者賦然之乃請更衣有頃盛服立於丹馬賊沈海而死

高敬妻秦氏徽為趙州刺史為數毀所攻州陷敬仰藥不死至歎嗟所語之降敵視秦秦曰君受天子恩當以死報賊官安足榮自是皆矧目不語歎嗟知不可屈乃殺之

王琳妻袁氏士族也琳為眉州司功參軍草不施贊珽訓二子有法後皆名聞琳卒時年二十五家欲強嫁之鞏固拒至不聽音樂處一室或終日不食卒著女訓行於世

盧惟清妻徐氏涪州人世客陳留惟清仕歷校書郎徐女兒之夫李宜得以罪斥惟清坐僚側貶播州尉徐適鄉里糶食斥銓膏采繡不御會大赦徐開闕迎惟清至

荆州聞惟清死一髻取將劫徐歸下江徐知之數其罪取不敢逼劫其費夫徐倍道行至播川足窮流血得惟清尸以還闕歲至洛陽既葬以無子終服還陳留汴州刺史齊粹高其節以詩紀之

饒娥字瓊瑛饒州樂平人勸業狂頗自修整父勸流於江遇風濟舟覆屍不出歲年十四哭水上不食三日死俄大震電水盡多死父屍浮出鄉人異之葬其父及娥

船水之際連中初黜使使鄭叔則表旌其門河東柳宗元為立碑云

寶伯女仲女谷兆奉天人承秦中草賊數千人劫其村二女逃匿山谷賊迹而得之曳之行歸大谷伯曰我豈受汙於賊乃自投下賊大駭仲亦躍而墜京兆尹第五瑋表其烈行詔旌門閭免其家徭役官為庇葬

順武縣尉盧甫妻李氏秦州成紀人父灑承泰初爲新
令梁宋兵興灑論降賊數千人刺史曹昇疑賊賊之
賊疑灑實已叛灑及其從弟弟兒弟爭求代死李見父
被執亦請代父遂皆遇害又有尉氏縣尉王泛妻裴氏
僕王傳巨卿之女亦伴賊中欲汙之罵曰吾衣冠子豈
愛生受汙和賊賊以兵罵不止乃支解焉官慰使李
卿並以狀聞詔贈李李昌碧君表河東縣君仍嫁入史
冊灑並贈官

郡待徵妻薄氏待徵尉江陰袁晃亂爲賊所掠將汙
之不從懷中待徵官書付家媼使報待後曰我義不
辱乃投江死賊去待徵得其尸於江岸葬歸動江南閩
人李華作哀節婦賦

金節歸者安南賊帥陶齊亮之母也常以忠義誨齊亮
頑不受遂絕之自田而食紡而衣州里若法焉大應初
詔賜兩丁侍養不道使四時存問

高怒女名妹妹父彥昭事李正己及納拒命買彥昭妻
子使守灑陽建中二年彥昭率城歸河南都統劉玄佐
納居其家時女七歲母李憐其幼請免死爲婢許之女
不肯曰母兄皆不免何賴而生因問父在所西鞠哭再
拜就死事聞德宗嘉歎詔太常賜諡曰愍請儒生爲之
誄彥昭從立佐救復復汴州累功授潁州刺史朝廷

錄其忠卒贈陳州都督
楊烈婦者李佩也建中末佩爲項城令李希烈陷汴
分兵略定諸縣佩以城小賊欲逃去婦曰寇至當守
力不足則死將焉逃請重賞募死士尚可濟佩乃召吏
民入廷中曰令滿城則去非如吏民生此土也墳墓存
焉宜相與死守忍失身奉賊乎眾泣許諾乃徇曰以瓦

石擊賊者賞千錢以刀矢殺賊者萬錢得數百人佩率
以乘城婦身自縊以享眾報賊曰項城女老義不下賊
得吾城不足爲威蓋夫徒失利無益也賊大笑佩中
流矢還家婦責曰君不在人誰肯守死於外猶愈於
狀也佩運登城會賊將中矢死遂引去縣卒完詔還佩
太平令先是萬成通天初契丹寇平州鄭保英爲刺史
城且陷妻奚氏率家僮及城中女丁相助固守賊還詔
封誡節夫人默啜攻飛狐縣令古玄應妻高氏亦能固
守城得不陷詔封節忠縣君史思明之叛衛州女子候
氏涇州女子唐氏青州女子王氏相與歃血赴行營討
賊潛渡節度使許叔冀表其忠皆補果毅

賈直言妻董氏直言坐事貶嶺南以妻少乃謀曰生死
不可期吾夫可取嫁董不答引繩束髮封以帛曰非君
手不解使直言器之直言貶二十年乃還署帛宛然及
湯沐髮隨無餘
李孝女者名妙法灤州博野人安祿山亂被劫徙它州
聞父亡欲開道奔喪其一子不忍捨竟刺一乳留以行
既至父已葬號踊請開父墓以視宗族不許復持刀刺
心乃爲開之結廬墓左手植松柏有異鳥至後其母病
或不飲食女亦不食及亡則血書於母臂而葬廬終
身
李潔妻某氏瀛州元和中自拔歸高重唐妻
爲賊縛而食之至死猶潔滿曰善事鳥僕射觀者歎
泣重唐前以其事屬史官詔可
董昌齡母楊氏世居蔡昌齡累事兵少減少陽至元濟
時爲吳房令母常密戒曰逆順成敗兒可圖之昌齡未
決從郡城楊復曰逆賊欺天神所不顧當速降無以我

累兒爲忠臣吾死不恨會朝廷討秦通郡城昌齡乃降
並說賊將歸飯金歸狀憲宗喜即拜郡城令兼監察御
史昌齡謝曰母之訓也帝嗟嘆元濟曰楊欲殺者屢矣
蔡平而母在陳許節度李通表之封北平郡太君
崔若祖母唐氏唐書有傳崔若祖母唐氏夫
博陵人唐氏生空孔若等今爲立傳編年於此諸婦
博陵人唐氏以孝聞唐若祖母長孫氏年高無齒唐母
巨槲縱奔拜階下升堂孔姑長孫不粒食而康唐者數
年一日姑病言無以報吾婦願子孫皆如婦孝其後瑛
爲山南西道節度使昆弟子孫之盛士族罕比讓者以
爲孝婦之報

王孝女徐州人字和子元和中外父兄皆爲防秋卒涇
州吐蕃寇邊並戰死和子年十七單身被髮徒跣縶我
抵涇屯丐護二喪歸葬植松柏鬚髮童容盧幕所節度
使王智興曰狀詔旌其門

段居貞妻謝氏字小娥涇州覆轅人居貞本慝陽侯少
年娶居貞與謝父同買江湖上並爲盜殺小娥赴江
流得救以兒轉側丐食至上元夢父及夫告所殺主名
斬析其文爲十二言持問內外翹莫能曉隨西李公佐
占得其意曰殺若父者必申蘭若夫必申春小娥乃麗
服爲男子與傭保雜物色歲餘得蘭於江州春於獨柳
浦蘭與春從兄弟乃名盜也小娥託傭家以誑信自
效蘭瘦倚之小娥見所盜段謝服用故在益知所夢不
疑出入二期以伺其便它日蘭盡集拳柳酒蘭與春
醉臥窟中小娥閉戶拔佩刀斬蘭首因大呼鄰里捕賊
鄰人共擒春得賊千萬其黨數十小娥悉疏其入上之
官皆抵死乃始自言狀刺史張錫察其烈白觀察使使
不爲請還覆章人爭聘之不許說髮爲尼垢衣糲飯終

志六五四三

身

楊含妻蕭氏父慆為嘉州長史以官卒母亦亡蕭年十六與婢皆毀軀載一吏還鄉里貧不能給舟庸次官州載烏山舟子妻委去蕭結縵水濱與婢穿牆納相成墳蔣松柏朝夕臨有馴鳥橋菟蘭芝之祥長老等為立舍歲時進粟糠以親未葬喪滿不釋婦人高其行或請昏女曰我弱不能北還君誠為我親一樞葬故里請事君子於是舍以高安對罷歸聘之既葬一親乃釋服而歸

奉雍妻蕭氏字和叔權進士第張引坊鎮州表授觀察判官宋克嚴亂寇劫蕭聞難棄疾與俱出左右格之不退雍臨刃蕭呼曰我義不苟生願今日死君前刑者斷其臂乃殺雍蕭詞氣不沮觀者哀救是夕死太和節度使楊志誠表其烈詔贈蘭陵縣君

董昌齡治無狀方厚和中方厚為邕州錄事參軍招討使董昌齡治無狀方厚和中方厚為邕州錄事參軍招討使久以絕程懼并死不取哭昌齡恬不疑罪道其喪程徒行詣闕叩石銀臺門自刎陳寃下御史鞠治得實昌齡乃得罪開成初詔封程武昌縣君賜一子九品正員官鄭孝女充州取耶人父神佐為戍卒戰死慶州時母已亡又無兄弟女時年二十四即翦髮破形自往慶州護喪還鄉里與母合葬墓下手樹松柏成林初許適牙兵李玄慶至是謝不嫁大中充州節度使蕭傲狀於

明昭旌其閭

李廷節妻崔氏乾符中廷節為郟城尉王仙芝攻汝州廷節被執賊見崔殊天將妻之說曰我士人妻死亡有

命豈受賊汗賊懲其心食之

殷保晦妻封氏封致孫也名瀚字景文能文章草隸保晦校書郎黃巢入長安保晦逃匿賊賊封色欲取之固拒不答賊怒賜以劍封罵曰我公卿子守正而死猶生也終不辱逆賊手遂遇害保晦歸見封死號慟而絕寶烈婦者河南人朝邑令舉某妻初同州軍亂令匪望仙里不知所舍乃仇家也夜半盜入捧令首欲殺之寶泣救誓苦持賊袂中刃幾死不解令得脫走賊亦去京兆麗之歸酒帛醫藥而愈

李孫妻盧氏美姿能屬文孫字昌時咸通末權進士累遷考功郎中黃巢亂避地平陽僖宗召為翰林學士帝出寶雜陷於胡蕤王准垣敗逃死盧伏尸哭王行踰兵逼之不從陷以刃斷一臂死

山陽女趙氏父盜鹽當論死女詣官訴曰追飢而盜殺死爾情有可原能原之邪否則請俱死有司義之許減父死女曰身今為官所賜願依浮屠法以執即毀服截耳侍父疾終身不嫁

周連妻某氏通善賈往來廣陵會舉師鐸亂人相掠賣以食進飢將絕妻曰不欲歸不兩全親在君不可并死願兒賣以濟君行連不忍妻固與詣肆得數千錢以奉迪迪至肆見妻已在柝矣迪妻徐體歸葬之

朱廷壽妻王氏廷壽事楊行密為壽州刺史惡行密不臣與宦園節度使田頌謀絕之以歸唐事泄行密以計召廷壽欲與揚州廷壽信之將行王曰若得揚州成宿志矣然願日一介為贖許之及為行密所殺介不至王曰事敗矣即都家僕授兵器方闔扉而捕騎至遂出私陷施民發百級羨牙居呼天曰我誓不為婦人辱赴火

死

五代 王凝妻李氏事補人以符鄭例

王凝妻李氏家青齊開素貧凝為壽州司戶參軍以疾卒於官一子尚幼李攜其子負其遺骸以歸東過關封止旅舍旅舍主人見其婦人獨攜一子疑之不許其宿李顯天已暮不肯去主人奉其臂出之李仰天長嘯曰我為婦人不能守節而此手為人執那不可以一手并汚吾身即引斧自斷其臂路人見者環聚而嗟之或為之彈指或為之泣下開封尹聞之白其事於朝官為賜藥封於厚卹李氏而答其主人

欽定續通志卷五百八十九

列女傳二

宋

朱媿

江真民婦張氏

彭列女

郝節娥

開封民婦朱氏

包繪妻崔氏

貝州趙氏女

張晉卿妻丁氏

孫氏婦項氏

王氏二婦

張弼妻徐氏

馬元穎妻樂氏

吳承年妻何氏

滕縣董氏女

王宜妻曹氏

丁國兵妻

南劍州民婦

吳琪妻譚氏

陳公緒妻劉氏

羅江張氏女

范孝純妻師氏

陳堂前王氏

歐陽希文妻廖氏

王表妻趙氏

涂端友妻陳氏

蕪湖詹氏女

劉生妻歐陽氏

劉當可母王氏

曾氏婦晏氏

謝泌妻侯氏

謝枋得妻李氏

王貞婦

趙淮妾

譚氏婦趙氏

吳中李妻

呂仲洙女貞子

禾春林老女

童八鄰

韓氏女希孟

王氏婦梁氏

劉全祖妻林氏

毛惜惜

朱媿者越州上虞朱回女也母早亡養於祖娘里中朱顏與媿親持刀欲殺媿一家驚潰賊時十歲獨號呼突前擗敵其姐手挽漸衣不釋曰害殺我母殺媿也連被

數十刀猶力挽顏衣媿得脫顏益憤斷其喉以死事聞賜其家粟帛其後會稽令董為媿立像於曹娥廟歲時祀焉

張氏鄂州江夏民婦里惡少謝師乞持刀至其家欲逼與亂張大罵不從至以刃斷其喉猶能走擁圍乞以告鄰人既死朝廷聞之詔封旌縣君表其墳曰列女墓賜酒帛令郡縣致奠

彭列女生洪州分宜農家從父奉入山伐薪父遇虎將不脫女拔刀斫虎奪其父而還事聞詔賜粟帛赦州縣歲時存問

郝節娥嘉州趙家女生五歲母娟苦貧賣於洪雅良家為養女始并母等歸欲令世其婿媿不樂母日逼之媿曰少育良家習織作組紉之事足以給母朝夕求終為良母益怒洪雅春時為蠶叢嗣母更邑少年期因蠶叢具酒邀媿母與媿往媿見少年倉皇驚走母撻掉不使去不得已留坐中願酒食輒呼強飲之則嘔噦滿地少年卒不得侵沒拜歸過難鳴媿度他日必不可脫陽渴求飲投江死鄉人謂之節娥云

朱氏開封民婦也家貧賣市屠醫母以給其夫夫日與俠少飲博不以家為事犯法徒武昌父母欲奪嫁之朱曰何迫我如是耶夫將行一夕自縊死且日及吾夫未去便知我不為不義屈也開封府判官某充作阿朱詩以道其事

崔氏合泥包結妻趙雅密副使孫之子早亡惟一雅兒孫夫婦意崔不能守也使左右嘗其心崔避坊涕泣出堂下見孫自矢無它後雅兒亦卒母呂自剄州來誘崔欲嫁其族人因謂曰喪夫守子死孰守崔曰昔之留

也非以子也舅姑故也今舅姑老矣將舍去乎呂怒詛罵曰我豈死此決不獨歸須爾同往也崔泣曰母適來義不當使母獨還然到荆州儻以不義見道必絕於尺組下願以屍還包氏遂偕去母見其誓必死卒還包氏

趙氏貝州人王則反聞趙氏有殊色使人劫致之欲納為妻趙曰誠畏懼焉死賊愛其色不幾多使人守之趙知不脫乃給曰必欲妻我宜擇日以禮聘賊信之使歸其家人權其自縊得歸於賊益使人守視賊其聘來迎趙與家人訣曰吾不復歸此矣家人曰汝忍不為家族計趙曰第亡志遂涕泣登輿去至州解縣廉服之

已自縊與中突向書屯田員外郎張寅有媿女詩張晉卿妻丁氏新鄭人參知政事度五世孫也靖康中與晉卿避金兵於大隗山為金兵所得挾之轂上丁自投於地大罵求死誓不受辱徂城上馬屬不已遂擊殺之

項氏吉州吉水人居永昌里適同里孫氏官和七年為里胥所逮至中途欲侵凌之項引刀自刺死都聞詔贈瑞人旌表其闕

王氏一婦汝州人建炎初金人至汝州一婦為所掠擄置舟中遂投漢江死屍皆浮出不壞人為收葬之城外江上為雙塚表之

徐氏和州人閩中女也適同郡張弼建炎三年金人攻維揚官軍至風奔潰多肆擄掠徐欲汗之徐曠目大罵曰朝廷蕃汝輩以備緩急既不能赴難又乘時為盜我恨一女子不能引劍斷汝頭以快眾憤肯為汝辱以苟活耶第速殺我賊賊志刺殺之投之江中

榮氏羅女弟也自幼成人讀論語孝能通大義事父母孝歸將作監主簿馬元穎建炎一年賊張遇寇儀翼與其姑及一女走避楊姑素蕙榮扶掖不忍舍俄賊至羅之不從賊殺其女羅之益忿榮厲聲詈罵遂遇害

何氏吳人吳承年之妻也建炎四年金兵道三吳官兵遺去城中人死者五十餘萬承年與其姑及妻奉母而逃母老待挾持而行卒為敵兵所得將斃其姑及何何始曰諸君何不武也婦人東西惟命爾金兵信之行次水濱謂其夫曰我不負君遂投於河其姑繼之

董氏沂州滕縣人許適劉氏子建炎元年盜李昱攻劉陳蹙悅其色欲亂之誘諭再三女終不屈遂斷其首劉氏子聞女死狀大慟曰別女也葬之為立廟曹氏故王首妻丁國兵妻南河州民婦曹氏與董氏女事不相屬不問何時宋史有三說附載董氏傳後於高所出另列傳蓋薛淮縣人王宣妻建炎四年盜馬進掠臨淮宜娶曹氏逆之首曰我聞婦人不不出閨房賊至宜走避曹氏臥不起賊劫之夫罵不屈為所害

丁國兵妻東安縣人建炎四年盜祝友聚眾於潯州義家城掠人為糧國兵及其妻為所掠妻泣曰丁氏族流亡已盡之存夫以瘠其祀賊遂釋夫而害之南劍州小常村民婦失其姓為賊辛楊就所掠欲與亂婦毅然誓死不受害遂遇害棄屍道旁賊追入為收瘞屍所枕藉處跡宛然不滅每雨則乾晴則濕或削去復見覆以他土其迹愈明

譚氏英州涇陽縣人曲江村士人吳琪妻也紹興五年英州饑觀音山盜起攻劫鄉落琪喪去譚不能俱與其女被執譚有姿色盜欲妻之譚怒罵曰爾輩賊也我良

家女豈若偶耶賊遂害之同時有南雄李科妻謝氏保昌故村人虔州盜囚之數日欲犯之謝唾其面目盜萬段我不汝徇也盜怒到之去劉氏海州朐山人適同里陳公緒紹興末金人下山東公緒南奔偶歸歸窺倉卒不得與偕惟挈其子庚以行宋授以八品官後累功至正使劉留北方音問不通或勸之改適劉守志益堅公緒亦不他娶子庚浸長傾家贖任樵奔走淮甸險阻備嘗者十餘年遂得迎母以歸到在北二十五年嘗繡簪以自給

張氏羅江士人女母楊氏寡居一日親黨有婚會母與女偕往其典庫庫乙者從行既就坐乙先歸會罷楊氏歸則乙死於庫莫知殺者主名成都提刑張文饒疑楊有私殺乙以滅口命石泉軍効治楊言與女同榻實無他遂逮其女考掠無實吏乃掘地為坑縛母於其內旁列燄火聞以水沃之絕而復蘇者屢辭終不服一日女謂獄吏曰我不勝苦毒將死矣願一見母吏憐而許之既見謂曰母以清潔聞奈何受此汗辱宜死筆楚不可自誣女今死將認冤於天言終而絕於是石泉連三日地大震有聲如雷天雨雪屋瓦皆落邦人震恐勸官李志固疑其獄夕具衣冠禱於天坐聽事假寐枕有痕墜前驚寤呼吏索之不見志固念夢兆非殺人者袁姓子有門卒忽言張氏饋食之人曰袁大明日袁至執而詰之袁色動遂曰願就死問之云適盜庫金會雍遂殺之楊乃得免時女死才數日也獄上郡榜所居曰孝感坊

師氏彭州永豐人父驥政和二年省試第一宣和中和為右正言十餘日凡七八疏論權倖及廉訪使者之虐而

去女適也羅子孝純建炎初遷蜀至唐州方城縣會賊朱顯於據方城率純先被害賊執師欲強之師罵曰我中朝言官女豈可受賊辱吾夫已死宜速殺我賊知不可屈遂害之陳堂前漢州雜縣土氏女師操行義為鄉人所敬呼曰堂前猶私家尊其母也堂前年十八歸同郡陳安節餘夫卒僅一子既葬其夫事歸姑如子在日治家有法舅姑安之子日新稍長延名儒講學既冠入太學二孫綱絃箏箏學有聞初堂前歸夫之妹竹幼堂前教育之及笄以厚禮嫁適舅姑亡妹求分財產堂前盡遺室中所有無新色不五年妹所得財為夫所罄堂前復為買田置屋撫育諸甥無異己子親屬有貧窶不能自存者救養婚嫁至三四十人里有故家甘氏貧而質其季女於酒家堂前出金贖之俾有所歸子孫遵其遺訓五世同居並以孝友儒業者聞乾道九年詔旌其門閭

廖氏臨江軍賈士歐陽希文妻也紹興三年盜起建昌號白蓮立過臨江希文與妻其挾其母傳走山中為賊所迫廖以身蔽姑使希文質之逃賊執廖氏廖正色叱之賊揮刃斷其耳與臂廖氏罵賊而死鄉人義而葬之是年盜彭友犯吉州龍泉李生妻梁氏義不受辱赴水死

王表妻趙氏饒州樂平人建炎中表益上高酒稅金兵攻筠表解官歸去趙從之行遇金人縛以去繫表夫婦於劉氏門而入惡息室中趙反轉解縛并解表謂曰君速去俄而金人出問表表往趙他指以誤之金人追之不得怒趙欺已殺之表方仗義薄開堂之悲痛歸則趙像以葬

王表妻趙氏饒州樂平人建炎中表益上高酒稅金兵攻筠表解官歸去趙從之行遇金人縛以去繫表夫婦於劉氏門而入惡息室中趙反轉解縛并解表謂曰君速去俄而金人出問表表往趙他指以誤之金人追之不得怒趙欺已殺之表方仗義薄開堂之悲痛歸則趙像以葬

王表妻趙氏饒州樂平人建炎中表益上高酒稅金兵攻筠表解官歸去趙從之行遇金人縛以去繫表夫婦於劉氏門而入惡息室中趙反轉解縛并解表謂曰君速去俄而金人出問表表往趙他指以誤之金人追之不得怒趙欺已殺之表方仗義薄開堂之悲痛歸則趙像以葬

徐端友妻陳氏撫州臨川人紹興九年盜起被驅入黃山寺賊逼之不從以刃加其頸叱曰我萬家子豈嘗爾辱殺我官兵卽至爾其免乎賊知不可屈乃幽之庫壁居數日族黨有得釋者齎金帛贖之賊曰陳氏合歸陳曰吾聞貞女不出閨閣今吾被驅至此何面目登塗氏室復罵賊不絕竟死之

種氏女蕪湖人紹興初淮寇竄一窠蜂破蕪湖女年十七歎曰父子無俱生理我計決矣頃之賊至欲殺其父兄女趨而前拜曰妾雖蕪湖而帶以贖父兄命賊釋其父兄縛女庵手使巫去無顧我我待將軍何所憾故送隨賊行過市東橋躍身入水死賊相顧歎去劉生妻歐陽氏吉州安福人居新樂鄉生以事出羣少來欲侵凌之歐陽不受辱死邑人劉實作詩以弔之時紹興十年也同縣有朱雲孫妻劉氏姑病雲孫到股肉作糜以進而愈姑復病劉亦剖股以進又愈尙書謝謬爲賦李婦詩

王氏利州路提舉常平司幹辦公事劉當可之母也紹定三年就養與元兵被蜀提刑羅授檄當可詣行司讓事當可揮撒曰母王殺然德之曰汝食君祿豈可辭難當可行元軍屠與元兵不辱大罵投江而死其婦杜氏及婢僕五人咸及於難當可聞變奔赴江得母喪以歸詔贈和義郡太夫人

曾氏婦晏氏汀州興化人夫死守幼子不嫁紹定間寇破興化令佐俱進將樂縣辛黃埕令土豪王萬全王倫結約諸砦以拒賊晏助兵糧多所殺獲賊忿其敗結集愈眾諸砦不能禦晏乃依黃牛山傍自爲一砦一日賊遣數十人來索婦女金帛晏召其田丁諭曰汝曹表

食我家賊求婦女意實在我汝金主母各當用命不勝卽殺我因解首飾悉與田丁丁丁感激悉奮自捷鼓使諸婦鳴金以作其勇賊復敗退鄉鄰知其可依挈家依黃牛山避難者甚眾有不能自給者晏悉以家糧助之於是聚眾日廣復與倫萬全共指置析黃牛山爲五砦選少壯爲義丁有惡則互相應援賊屢攻弗克所活老幼數萬人知南劍州陳輝遣人造以金帛晏悉散給其下又遺精幣以勞五砦之義丁名其砦曰萬安事聞詔封晏夫人補其子承信郎

謝泌妻侯氏南豐人家貧事姑孝謹盜起所在燒殺鄰里皆避盜姑疾篤不能去侯號泣姑側盜返之侯曰盜死不從盜刃之仆溝中賊退漸蘇見一賊在側發之特金珠族婦以爲己物侯悉歸之婦分其一以謝侯辭曰非我有不願也後姑與夫俱亡子幼父母欲更嫁之侯曰兒幸得歸隱居貧者之門忍使謝氏無後宜貧以養子雖殞死命也同縣有樂氏女父以糶果爲業紹定二年盜入境其父買舟舉家走建昌盜掠其舟將逼二女俱不從一赴水死一見殺

謝枋得妻李氏饒州安仁人美而慧通女訓誨書錄枋得事舅姑來祭待賓皆有禮枋得起兵守安仁兵敗逃入閩中元將購捕之根及其家人李氏攜二子匿貴溪山刺賊中採草木而食至元十四年元兵竄跡至山中令曰苟不獲李氏屠而捕李聞之曰豈可以我故累人吾出事棄矣遂就俘明年徙因連東或指李言曰明當沒入矣李聞之撫二子泣左右曰雖沒入將不失爲官人妻何泣也李願謂二子曰若幸生還善事吾姑吾不

得終養矣是夕解帶白經獄中枋得母桂氏尤賢達

白枋得番逃歸與孫蘭遠方慮之泰然無一怨語人問之曰義所當然也人稱爲賢母云

王貞婦大家臨海人德祐二年元兵入浙東東家被執其舅姑與夫皆死王將見歸美欲內之歸謝勸欲自殺爲奪挽不得死夜令俘因婦人難守之婦乃歸謂主將曰吾以吾爲妻妾者欲令終身善事主君也吾舅姑與夫死而不爲之哀是不天也不天之人將焉用之願請爲服期卽惟命苟不聽我終死耳主將恐其死許之然防守益嚴明年師還舉行至唾青楓嶺下臨絕壑歸待守者少懼懼指出血書字山石上南望痛哭自投崖下而死後其血皆漬入石間盡化爲石天陰雨卽墳起如始書時元至治中旌之曰貞節郡守立祠嶺上刻石易名曰清風嶺

趙淮妻長沙人逸其姓名德祐中從惟成銀樹壩淮兵敗俱賴至瓜洲淮見殺棄尸江濱妻存一軍校帳中解衣中金遺其左右且告之曰妾夙事趙運使今其尸未葬妾誠不能忘情願因公言使掩埋之當終身事相公無憾矣軍校憐其言使數兵與如江上妻聚薪焚淮骨置瓦缶中自抱持操小舟至露流仰天痛哭歸水死

譚氏婦道氏吉州永新人至元十四年元兵破永新趙氏抱嬰兒隨其舅姑同匿邑校中爲悍卒所獲殺其舅姑執趙欲汙之不可隨之以刀劫罵曰吾舅死於汝吾姑又死於汝吾寧從吾舅姑死耳遂與嬰兒同遇害血漬於腹股兩處之開入瓶爲婦人與嬰兒狀久而宛然如新或磨以沙石不滅又嘆以鐵炭其狀益顯

吳中李妻陸氏進賢人少寡景定元年兵亂擄孤女自沈於縣之染步曰義不辱吾夫

志六五四七

呂仲殊女名長子泉州晉江人父得疾擬殺女焚香祝天請以身代刲股為粥以進時夜中羣鴉遮屋飛喚仰視空中大星光如月者三越翼日父瘞女弟細良亦相從拜禱頁子柳之細良盡日豈姊能之我不能耶守真德秀嘉之表其居曰懿孝

林老女承春人及并未婚紹定三年寇犯其邑女墮入山猝遇寇欲汙之不從度不能脫給曰有金帛埋於家盡同取之甫入門大呼曰吾寧死於家決不辱吾身賊怒殺之越三日面如生

蕭八孀鄭之通遠鄉建興人虎衛其大母女手拽虎尾所以身代虎為釋其大母衛女以去始林栗侍親官其地嘗目睹之已而為守以聞于朝祠祀之

韓氏女字希孟巴國人或曰丞相琦之裔少明慧知讀書開慶元年元兵至岳陽女年十八為卒所掠將挾以獻其主將女知不免赴水死越三日得其尸於練裙帶

有詩曰我質本瑚璉宗廟俱蕪蕪一朝嬰禍難失身戎馬聞盡當血刀死不作誰席完漢上有王猛江南無謝安長號赴洪流激烈裡心肝

王氏婦梁氏臨川人歸夫家才數月會元兵至一夕與夫約曰吾遇兵必死義不受汙若復娶當告我頃之夫婦被掠有軍千戶強使從已婦給曰夫在仇讎之情有所不忍乞歸之而後可千戶以所得金帛與其夫歸之并與一矢以御後兵約行十餘里千戶即之婦拒且罵因奮搏之遂被殺有同掠脫歸者道其事越數年夫以無嗣謀更娶議輒不諧因告其故妻夜夢妻曰我死後生某氏家今十歲矣後七年當復為君婦明日遣人聘之一言而合詢其生與婦死年月同云

劉全祖妻林氏福州永福人父同按宋史本傳說全祖同為過今並詳官至監丞兄空齋與全祖共起義兵事林空齋傳改正祖亡命自經死元人執其妻具反狀林氏曰林劉二族世為宋臣欲以忠義報國事不成天也何為反乎汝知去處有以血書壁而死者乎是吾兄林空齋也吾與兄忠義之心一也死且求治汝於地下何用生為遂遇害

毛惜惜者高郵妓女也端平二年別將榮全據城許制置使遣人以武翼耶招之全偽降欲殺使者方與同黨王安等晏飲惜惜恥於供給安斥責之惜惜曰初謂太尉降為太尉更生質全閉門不納使者縱酒不法乃時逆耳妾雖賤妓不能事時臣全怒殺之越三日李虎破關斬全及其妻子并王安以下預畔者百有餘人悉傳於法

欽定續通志卷五百九十

列女傳二

選

那蘭妻陳氏

耶律常格

耶律常格妻蕭伊遜

耶律珠展妻蕭額勒木

耶律中妻蕭紱蘭

韓慶民妻

那蘭妻陳氏營州人父隆五代時累官司徒陳氏甫笄涉通釋義汎覽詩賦能誦尤好吟詠時以女秀才名

之年二十歸簡孝嗣姑聞門和時親黨推重有六子陳

氏親教以經史朴抱質皆以賢位宰相統和十二年卒

睿嘗皇后聞之嗟悼贈魯國夫人刻石以表其行及遷

附遺使以祭

耶律氏太師達魯之妹小字常格幼爽秀有成人風及

長操行修潔自誓不嫁能詩文不苟作見前人得失歷

能品讀咸確開作文以述時政其略曰君以民為體民

以君為心人主當任忠賢臣當去比則則政化平陰

陽順欲遠則崇恩尚德欲強國則輕盛薄賦四端五

典為治教之本六府三事實生民之命淫侈可以為戒

勸儉可以為師錯柱則人不敢詐顯忠則人不取欺勿

泥空門崇飾土木勿事邊鄙妄費金帛滿當思盜安必

慮危刑罰當罪則民動勸不實遠物則賢者至建萬世

磐石之業制諸部強橫之心欲率下則先正身欲治遠

則始朝廷帝稱善時樞密使耶律伊遜愛其才屢求詩

常格遺以回文伊遜知其誠已衍之大康三年皇太子

坐事伊遜誣以罪按無證獲免會兄廷魯謫鎮州常格

與俱常布衣蔬食人問曰何自苦如此對曰皇儲無罪

遭廢我輩豈可美衣食安及太子被害不勝哀痛後卒

於家

耶律努妻蕭氏小字伊遜國舅明都尉托斯和之女

母呼圖克公主按遠史有蕭托斯和傳不言其為朝馬

耶和謂同其本非伊遜妻妾容年二十始適努事

親時族以孝謹聞嘗與時朝會爭言厭厭以取夫寵伊

遜曰厭厭不若禮法軍問其故伊遜曰修己以潔奉長

以敬事夫以柔撫下以寬母使君子見其輕易此之謂

禮法自然取重於夫以厭厭獲寵獨不愧於心乎聞者

大惡劫努與樞密使伊遜有隙及皇太子廢被誣鞫

沒入興聖宮流烏爾古部帝以伊遜公主女欲使絕婚

伊遜辭曰陛下以妾蔑孝之親使免流竄實天地之恩

然夫婦之義生死以之妾自笄年從努一旦臨難頓爾

乖離背廟常之道於禽獸何異幸陛下哀憐與努俱行

妾即死無恨帝感其言從之伊遜久在貶所親執役事

雖勞無難色事夫禮敬有加於舊薛隆中上書乞子孫

為著喪即官帝嘉其節召舉家還子國隱乾統開始仕

保大中伊遜在貶漢爾諸子曰吾度虛彥倫必叛汝輩

速避我當死之賊至遇害

耶律珠展妻蕭氏小字額勒木國舅貝勒之女性端整

有容色自幼與他女異年十八歸珠展謹給貞婉謹順

推尊之及居珠展哀極哀毀既葬謂所親曰妾今不幸

夫所天生必有死理之自然天禍妾身罹此酷罰復何

依恃慮死者可見則從不可見則當俱侍婢慰慰竟

無回意白刃而卒

耶律中妻蕭氏小字絳蘭韓國王惠之四世孫聰慧謹

厚年二十歸中事夫敬順親戚咸譽其德多涉古今天

慶中為賊所執潛置刃於履誓曰人欲汙我者即死之

至夜賊遁而免久之帝召中為五院都監中謂妻曰吾

本無官情今不能免我當以死報國汝能從我乎絳蘭

對曰謹奉教及金兵徇地嶺西盡徒其民中守節死綏

蘭悲感不形於外人怪之俄露馬突出至中死所自殺

韓慶民妻不知其姓氏慶民事遠為宜州節度使金天

會中攻破宜州慶民不屈死以其妻配將士誓死不從

遂自殺按本傳原列金史考慶民夫婦均為遠死事

遂自盡死節自應列於遠代方為不忘其本今改正

列女傳

金

阿林妻薩勒扎 李寶信妻王氏

常婦師氏 康住住

李文妻史氏 李英妻張氏

柏琪妻樂氏 瓜爾佳華善妻額勒錦

薩哈達妻通吉氏 許古妻劉氏

張德妻馮妙真 完顏長樂妻富察明秀

圖們呼圖克們妻烏庫理氏

完顏蘇呼妻 完顏莽格妻溫特赫氏

完顏珠爾賽伊氏 蘇嗣之母白氏

蘇孝女梁英 完顏仲德妻

寶符李氏

阿林妻薩勒扎金源郡王尼楚赫赫天福六年黃龍府

板卒攻鈔考近部族時阿林從軍薩勒扎糾集附近居

民得男女五百人樹營柵為保守計賊千餘來攻薩勒

扎以種為甲以震為旗男夫授甲婦女鼓譟伏劍督戰

凡三日賊去皇統二年論功封金源郡夫人大定開以

其孫藥師為穆昆

李寶信妻王氏寶信為義豐縣令張費以平州叛王氏

陷賊賊欲逼室之王氏罵賊賊怒遂大定十二年贈貞烈縣君

雷婦師氏夫亡孝養舅姑甚病封肉餉之即愈舅姑

既沒兄師遠與夫庭規其財產為立椁證致之官欲必

嫁之縣官不能辨曲直師畏逼投縣署井中死詔有司

祭其墓賜諡曰節

康住住鄭州人夫早亡服闋父取之歸家許嚴沂為妻
善死弗聽欲逼夫家不可得乃投屋死詔有司致祭其
墓

李文妻史氏同州白水人夫亡服闋誓死弗嫁父強取
之歸許誠乙為妻史不聽之訴之官被逮遂自殺死詔
有司致祭其墓

李英妻張氏英初為監察御史在中都張居澤州貞祐
元年元兵取澤州入其家張盡以財物與之莫不辱已
既而逼令上馬張曰我死則為李氏鬼願坐不起遂見
殺追封麗西郡夫人諡莊潔

相琪妻樂氏琪為萊州掖縣司吏貞祐二年紅賊破陷
掖縣琪與樂氏及子俱為所得賊殺琪及其子而誘樂
樂奮起以頭觸賊而仆曰我豈為大盜所污者哉賊
怒殺之追封西河縣君諡莊潔

額勒錦宗室承充女明安瓜爾佳華善妻夫亡寡居有
取千餘與定元年承充為上京元帥行省太平承充
應布希勞額勒錦治磨磨器械積糧糧糧以自守萬
努使人招之不從乃射承充書入城額勒錦碎之曰此
詐也兵急攻額勒錦與子富德奮力戰殺數百人生
擒十餘人乃解去復遣將擊萬努兵獲其將十人詔封

郡公夫人富德親功遷賞承充已被執業開謂其二子
烏古博斯約曰吾起身宿衛致身一品死無恨若輩皆
通顯未嘗一日報國家當思自處以為後圖二子乃冒
隨自拔南走是年四月至南京

哈吉氏平章達嘉努女遼衛尼楚赫赫連內族陳哈連
聞門肅如薩哈連為中京留守兵圍之直發膏不能
軍通吉氏度城必破謂曰公木無功能為外路第一等

官受國家恩最厚不幸病不能戰設若城被當率精銳
盡死報國幸無以為為虛薩哈連出巡城通吉氏取賈
貨悉散家人鬻產盛服過於平日戒女使曰我死則扶
置榻上以衾覆而舉火焚之無使兵見告面言說自經
薩哈連從外至因命焚之城破薩哈連投壕水死

許古妻劉氏定海軍節度使仲謀女貞祐初古掌家橋
居蒲城後仕於朝劉氏母子留焉既而兵圍蒲劉謂二
女曰汝父在朝而兵勢如此若城破被驅一為所汙奈
何不若俱死以自全攻益急劉氏與一女相繼自盡事
聞追封劉氏為郡君諡貞潔其長女諡定姜次肅姜以
其事付史館

馮妙真刑部尚書廷登女適進士張德與定五年德為
洛川主簿元兵入郡廷守臣以西路輪轉粟不至德體
詣平涼督之時廷登為平涼行省員外郎德欲借妙真
往妙真辭曰舅姑老矣雖有叔姪妾能安乎子行妾留
奉養洛川破妙真從舅姑匿窟室兵索得之妙真泣與
舅姑訣曰婦生不辰不得終執箕帚義不辱即攜三子
赴井死縣人從死者數十人

完顏長樂妻富察氏字明秀真宗遣歸德以長樂為總
領將兵恩從將行富察氏曰君第致身事上無以妾為
念妾必不辱長樂一子向幼出妻柴氏生明秀撫育如
己出繼立之變富察以幼子付婢僕與家人訣曰繼立
不道強人妻女兵在城下吾何所逃惟一死不負吾夫
耳汝等惟善養幼子遂自縊死

烏庫理氏伯祥妹陳浣總督圖們呼圖克們妻伯祥朝
貴中警備繕繕呼圖克們死王事繼立之娶烏庫理氏
謂家人曰吾夫不辱朝廷我敢辱吾兄及吾夫乎即自

縉一婢從死

完顏蘇呼妻亡其姓氏當權立之變謂所親曰吾夫有天下重名吾豈肯隨眾陷身以辱吾夫今日一死固當但不可離吾家而死即自縊於室

完顏莽格妻溫特赫氏莽格五梁山宣差提控和勒博子系出蕭王叔父伊都節度泰州為元兵所攻適病不能軍莽格為提控獨當一面兵退而伊都死莽格以城守功世襲穆昆收充奉御及權立之變莽格義不受辱與其妻訣妻曰君能為國家死我不能為君死乎一婢曰主死婢將安歸夫婦以一絕同縉婢從之

尹氏完顏珠爾妻珠爾系出蕭王天興二年從哀宗為南面元帥戰死黃陵同妻金源郡夫人聞夫死聚家焚之遂自縊珠爾嗣官弟長住即詔補護衛

白氏蘇嗣之母許州人宋尚書石丞徹五世孫婦初賦轍過俱葬鄰城之小巖崩山故五世皆居許昌白氏年二十餘即寡居服除外家適歸兄嫂竊議改醮白氏率車徑歸曰我為蘇學士家婦乃欲使我失身乎自是外家非大故不往於宅東北為室盡兩先生燻香火嚴潔躬自灑掃士大夫往往過奠之天興元年許州被兵

廟之為汴丞廂官白拜辭兩先生前曰兒子往京師老婦死無恨敢以告即自縊室側家人并屋焚之嗣之本名宗之避諱改

顯孝女字舜英尚書左右司員外郎天驥長女適進士張伯豪伯豪卒歸父母家准立之變天驥被創甚舜英

謁醫殺療至剖股肉以進而天驥竟死時京城圍久食盡有嫁妻易一他者重以剽奪暴凌無復人理舜英弄

父之明日絕脛而死

完顏仲從妻不知其族氏權立之變自毀其容服捕妾及二子自汴走蔡蔡被圍丁男皆棄城拒守謂仲德曰事勢若此丈夫能為國出力婦人獨不能耶事諸命婦自作一軍親運矢石於城下城中婦女爭出織之城破自盡

哀宗寶符李氏國亡從后妃北遷至宣德州居摩訶院日夕發慮佛殿中作彌施會當赴龍庭將發即於佛前自縊死天興元年元兵攻城矢石之聲忽見一女子呼于城下曰我倡女張鳳奴也許州被破俘至此彼軍不日去矣諸君努力堅守無為所欺言竟投濠死朝廷遣使馳祭于西門

列女傳五

元

周珠赫妻崔氏 李伯通妻周氏
郭三妻楊氏 劉平妻胡氏 建德王

周文興妻王氏

朱進士妻鄧氏 東平鄧氏 太崖杜氏
秦氏二女 開州張氏女 安豐許氏女
袁天祐妻焦氏 張興道
霍氏二婦 尹氏 楊氏 田氏 三婦

王德政妻郭氏

呼圖克妻濟鳴克沁 采神榮妻梁氏 懷孟何氏
霍榮妻段氏 興和吳氏 謝思明妻趙氏
朱虎妻李氏 在濟川妻武氏 曹子英妻九氏
馬英道五兒 俞新之妻閔氏 李五妻
李如忠妻馮淑安

李君進妻王氏 呼圖克布哈妻伊喇氏
蕭氏妻趙哇兒 宋彩彬妻周氏 費贊妻王氏
陳某妻柳氏 劉聖妻趙氏 王恩忠妻張氏
劉相妻張氏 徐順妻彭氏 趙耀兒妻安氏
陳某妻張氏 武考妻劉氏 宋收先妻謝氏
陳某妻張氏 張保章妻郭氏 郭氏妻魏氏
宋某妻丁氏 張保章妻郭氏 高託下妻
白氏 楊某妻張氏 蒙古泰味 顧下濟桑
烏進妻 託克託兒 宋淑信

葛妙真 張邁勞妻王氏 王義妻
劉清妻孫氏 李伍妻張氏
楊三妻張氏 趙美妻王氏 丁從倫妻
鄭伯文妻丁氏 李安妻王氏 李冬兒
哈喇布哈妻多託哩昂吉爾氏 趙彬妻宋劉哥
王安哥

續通志 卷五百九十三 列女傳五

羅五十三妻費棉蒙古氏

秦叔齡妻劉氏 李智貞
陳靖才妻蔡三玉 武用妻蘇氏
任仲文妻林氏 江文錫妻范妙元 趙新
氏 姚氏 方室妻宮蘭 趙氏

孟志剛妻衣氏 曹德妻侯氏 周經妻吳氏
張項住妻杜氏 都二妻成氏 陳痛妻白氏
李貞妻武氏 馮都爾妻張氏
湯輝妻張氏 姊妹 愈士酒妻童氏
張氏女 高氏 惠士克妻王氏

李景文妻徐彩鸞 周氏婦毛氏
丁尙賢妻李氏 李讓女順兒
吳守正妻馮淑清 黃仲起妻朱氏 安錫氏 女歸安奴
焦士廉妻王氏 安錫氏 孔母潘氏
陳淑貞 李宗德妻 國說常妻
秦開夫妻張氏

特穆爾布哈妻額森呼圖克 袁玉蓮
呂彥能 志能妻劉氏 二女
劉公翼妻劉氏 袁氏孤女
徐允讓妻潘妙蘭 王瑛妻 趙泳妻許氏
張正妻裴氏 李說妻何氏 女回麗
劉氏二女 鄭叔 李同祖妻曹氏 妻李
李仲義妻劉翠哥 李安益妻申氏 安氏
鄭琪妻羅妙安 周如砥女
秋恆妻徐氏 柯節婦陳氏
李馬兒妻袁氏 王上明妻李賽兒
杜思綱妻陶宗娥 族宗 弟韓王淑

博穆特穆爾妻高麗氏

張訥妻劉氏 子歸劉氏
觀音努妻布廷德濟 積妻王氏
安志道妻劉氏

宋謙妻趙氏 孫溫氏 高氏
齊開妻劉氏 王宗仁妻宋氏
王履謙妻齊氏 子歸蕭氏 呂女
王時妻安正同 妻李氏 徐廷頭母王氏 妻伍氏
程徐妻金氏 一女

汪瑛妻潘氏 吳山妻李氏 惟密妻俞氏
崔氏周珠赫妻也從夫官平陽金將來攻城克之下令
官屬妻子敢匿者死時珠赫以使命在上驚懼急抱幼
子禱以詭計自言于將將信之使軍吏書其背以出崔
日婦人臂使人執而書非禮也以金路吏使書之紙吏
日吾知汝誠賢婦然今不敢違令崔自擅袖吏韋而
書書既出有言其詐者將怒命追之崔與賴伏土密三
日得免既與夫會未幾夫病亡崔大懼極前放散婢僕
躬自紡績悉以資產遺親舊有權貴使人謀求娶則自
貶毀其面四十年未嘗妄言笑與吉會人比古烈婦云
周氏滌平石城人年十六適李伯通生一子名易金未
伯通監鹽開縣城破不知所終周與易被俘謂僧行者
日人苟愛其生萬一受辱不如死也即自投於壘主者
怒三刃其體而去得不死遂播揚而逃聞闔于汴續紙
以自給教易有成

楊氏東平須城人夫郭三從軍襄陽死成所母欲奪嫁
之楊號痛自誓乃已久之夫骨還舅日新婦年少終必
他適可令吾子歸居地下耶將求里人亡女骨合瘞之

志六五三

楊聞之益悲不食五日自經死遂與其弄鳥
胡烈婦渤海劉平妻也至元七年平戍清陽擊家以行
夜宿沙河傍有虎至銜平去胡覺起追及之持虎足顛
呼車中兒取刀殺虎虎死扶平還至季陽城求醫以傷
卒縣官言狀命恤其母子仍旌異之至大開建德王
女父出紘舍旁過約為所啞曳之升山父大呼女識父
聲驚趨救以父所乘鎗擊約腦殺之乃得生

關文與妻王氏名醜醜建康人也文與從軍漳州為萬
戶府知事王俱行至元十七年陳弔眼作亂攻漳州文
與率兵與戰死之玉被掠乃給賊曰侯君莽夫即從汝
也賊許之遂脫服履屣遺積薪焚之即自投火中死至順
三年事聞贈文與侯府諡英烈王氏貞烈夫人有司立
廟祀之號雙節云

鄧氏湖州安吉人宋進士朱某妻也從夫仕浙東至元
間夫歿鄧護喪還至玉山里留居避盜勢家柳氏欲強
聘之鄧誓不從夜裝袈裟樞柩適之巾道力拒得免
家居妾姑甚誦姑當病鄧時于天封股肉進啖而愈大
德十一年旌美之又有東平鄭氏大高杜氏安西楊氏
趙少寬守志割體肉療姑病云

蔡氏二女河南宜陽人父有危疾姊閉口誓禱聖已藥
和藥進之而愈後父復病欲絕妹到股肉置粥中小啜
即愈又有河間孫氏父有病滿十年女禱于天求以身
代且吮其膿血旬月而愈許氏女安豐人父疾割股肉
啖之乃痊張氏女蘆州人孫為高屋妻母病日喪明張
歸音以舌舐之目忽能視州縣各以狀聞表之

焦氏涇陽黃天祐妻也至元二十三年天祐從軍死甘
州焦年少宗族欲改嫁之焦哭曰袁氏不幸三世早寡

自祖姑以來守節守節可至吾而遂廢乎吾生為袁氏
婦死則神袁氏上爾終不能改容事他人也眾不敢復
言周氏澤州人嫁為安西張祖妻年二十四與祖歿
舅姑欲使再適周弗從曰妾家祖父皆早世妾祖母也
母竝以貞撫周妾成中道易節是忘故夫而辱先母
忘故夫不義辱先人不孝不孝不義妾不為也居幾三
十年奉舅姑生事死葬無違禮有司以聞竝賜旌異

趙孝婦德安應城人早寡家貧備儲於人得美食必持
歸奉姑自啜麩糠不厭貧念姑老無棺乃以次子鬻富
家得錢買杉木治之棺成合南隣失火時南風烈甚勢
將及婦亟扶姑出避而棺重不可移乃推磨大哭曰吾
為姑貧兒得棺無能為我教之者言單風轉而北得不
焚人以孝感所致

霍氏二婦尹氏楊氏鄭州人至元間尹氏夫權卿歿姑
命其改嫁尹曰歸之行一節而已再嫁而失節妾不忍
為也姑曰世之婦皆然何取之有尹曰人之志不同妾
知守妾志爾姑不能強及楊氏夫強卿歿嫂姑欲其
嫁即先白姑曰妾聞婦猶親兄弟也似親似妾可獨去
乎願終事吾姑姑曰汝果能若是吾復何言同處二十
餘年以節孝聞又有邵州任氏乾州田氏皆一家三婦

少寡善不他適感力蠶桑以養舅姑事聞竝命優異
所獲通者載永海田大妻新氏田二妻新氏田三妻
氏兄弟俱歿於兵滿年二十皆守節不嫁考元史
此所云乾州田氏三婦也
王德政妻郭氏大名人士孤守節盡孝謹以女儀聞
於鄉及笄富貴家慕之爭求聘母不許時德政訓蒙里
中年四十餘貌甚醜母以貧不能教二子欲納德政為
婿使教之宗族皆不然而郭氏慨然願順母志既婚囑教

二弟有戚未歲嘗改許郭氏年方二十儉節自守大
德開表其家
濟陽克沁家古氏年二十六夫呼囉克病卒不再醮
孝翁舅姑適一十五年舅姑歿衣衣垢面盧其終身又
有襄城宋仲榮妻梁氏舅歿自土為墳慎孟何氏大
趙氏竝以夫歿守志養舅姑以禮終親貞士業其填高
三丈餘

段氏隆興霍崇妻也崇無子贊乞人為養子榮卒段氏
年二十六養舅姑以孝稱舅姑歿榮諸父仲汝貧其產
謂曰汝子假子也可令歸宗汝無子宜改適霍氏業汝
無與焉段曰家資可不許但再醮非義何容妾思之即
退入窻室引針對面環漬之誓死不貳又有興和吳氏
自刺其面成紀謝恩明妻趙氏自兒其髮襄漢田濟川
妻武氏深水曹子英妻尤氏噓指滴血竝誓不更嫁各
以有司為請旌之

宋虎妻茅氏崇明人大德間虎官都水監坐罪籍其家
吏送茅氏及二子赴京太尉提點師某乞歸家欲妻
之茅氏誓死不從母子三人以裙相結連晝夜倚抱號
哭形銷毀師知不可奪釋之托居承明尼寺憂憤不
食卒

閔氏紹興與新之妻也大德四年新之歿聞尙少父母
慮不能守欲改嫁之聞哭曰一身二夫烈婦所取妾可
無生可無恥乎即斷髮自誓父知其志篤乃不忍強姑
久尙風且失明聞手瀝淚時漱口上堂舐其兩目目
為復明及姑卒與子親負土治葬朝夕悲號鄉里為之
語曰欲學孝婦當問母母又有劉氏渤海季五妻也少
寡父母使再醮不從舅患疝疝于天數日潰吮其血

二弟有戚未歲嘗改許郭氏年方二十儉節自守大
德開表其家
濟陽克沁家古氏年二十六夫呼囉克病卒不再醮
孝翁舅姑適一十五年舅姑歿衣衣垢面盧其終身又
有襄城宋仲榮妻梁氏舅歿自土為墳慎孟何氏大
趙氏竝以夫歿守志養舅姑以禮終親貞士業其填高
三丈餘

乃愈既而親挽小車載舅岳嗣以答神脫
馬英河內人性孝友父喪哀毀二兄繼歿美獨事母甚
謹又奉二堂嫂與居使保得保全及喪節及喪母下地葬諸
喪親質上爲四墳手植松柏廬墓側終身趙氏女名玉
兒冠州人嘗許爲李氏婦未婚夫死遂誓不嫁以養父
母父母歿負土爲墳鄉里稱孝焉

馮氏名淑安字靜君大名宦家女山陰縣山東李如
忠繼室也如忠初娶蒙古氏生子任數歲而卒大德五
年如忠病篤謂馮曰吾已矣其奈汝何馮氏引刀斷髮
自誓不他適如忠歿兩月遺腹生一子名伏李氏及蒙
古氏之族在北聞如忠歿於官多遺財相率來山陰馮
氏方病乘間盡取其資及子任以去馮不與較一空蕭
然唯餘如忠及蒙古氏之柩而已朝夕哭泣隣里不忍
聞久之需衣權厝一椁載山下攜其子廬墓側時年二
十二廬形苦節爲女飾以自給父母來視之憐其孤苦
欲使更事人馮瓜面流血不肯從居二十年始獲歸葬
李君進妻王氏遼陽人大德八年君進病卒卜葬將發
引親戚隣里咸會謂取曰夫婦死同穴義也吾從夫逝
不亦可乎因掩棺大慟呼血升許即仆地死

伊喇氏同知湖州路事耶律呼圖克布哈妻也夫歿割
耳自誓既葬廬墓側悲誠不食死
趙氏名哇兒大寧人年二十夫蕭氏病劇謂哇兒曰我
死汝年少若之何哇兒曰君幸自寬服有不詳妾不獨
生送命匠制鉅棺夫歿即自經死家人同棺故葬焉按
此種通考作趙哇兒妻又有雷州朱克彬妻周氏大都
費巖妻王氏適格妻耶律氏曹州鄭職兒妻康氏陝州
陳某妻別號大回宋堅童妻班氏李安童妻胡氏晉

劉劉妻趙氏真寧王恩忠妻張氏儂州劉栢妻趙氏
東不徐順妻彭氏大寧趙雁兒妻安氏陳某妻張氏武
壽妻劉氏宋敬先妻謝氏薩里妻蕭氏古城魏妻張氏
氏任城郭氏兒妻趙氏魏氏樂州張某妻丁氏栗縣王保子
妻趙氏興州某氏妻趙氏陳州張某妻黃某成都張
保重妻郝氏利州高托卜嘉妻白氏河南楊某妻盧氏
蒙古秦珠妻額卜齊妻烏蓮妻托克托沁並以其早寡
忍獨生以死從夫者事聞悉命褒表或賜錢贖贖云
朱淑仙山陰人少寡誓不再嫁一女妙淨幼哭父雙目
失明及長擇偶者不至家貧歲因母子相依以苦節自
厲士人王士貴重其孝乃求娶焉
葛妙真宣城民家女九歲聞日者言母年五十當死妙
與悲憂祝天誓終身不嫁齋素以延母壽母後年八十
一乃卒輝和爾氏三女家貧弗請兄遠仕不歸母思之
成疾三女欲慰母意其斷髮誓不嫁以養母同力持護
四十餘年母以壽終事上並賜旌異

王氏燕人張遇妻也年十六遇官貧錢病歿殯葬城
西十里外王每日被髮步往奠伏墓絕久而致疾病
姑力止其行乃已服聞舅姑欲使他適王固不從爰居
三十年又有馮翊王義妻盧氏離陽劉澤妻解氏東平
楊三妻張氏並守志有節命旌其門
張義婦濟南鄒平人年十八歸里人李伍伍與從子零
成福室未幾死成所張家居養舅姑甚至父母舅姑病
凡四割股肉救不憚及死歿日妾夫死數千里外妾不
能歸骨以葬者以舅姑父母在無所仰故也今不爭俱
死而夫骨終於桑葉遠土妾敢歿死乎乃臥積水上誓曰
天若許妾取夫骨雖寒甚當不死踰月竟無恙鄉人異

之相率謂錢大書其事於衣以行至福建見零閩夫葬
地則棟葬四塞不可議張哀憐欲絕夫忽降於靈言動
無異生時告張死時事甚悉且指示骨所在處張如其
言發得之官養之上於大府使寄喪喪還給錢使葬仍
旌門復其役

丁氏新建鄭伯文妻也大德開伯文病將沒丁與映曰
君脫有不詳妾當從但君父母已老無他子願侍養妾
且忍死以奉其餘年必不改事他人也伯文卒丁年二
十七居喪哀毀服既除父母屢請奪嫁之丁每聞必慟
哭曰妾所以不死者將以事舅姑耳今舅姑在堂妾可
不信于良人乎遂止舅姑病丁夙夜護持衣不解帶及
死喪葬盡禮事上表其門白氏太原人夫葛釋氏教業
家爲僧白氏年二十服勤積莊以養姑夫偶遠追使他
適白斷髮誓不從夫不能壽乃去姑卒竭力營葬盡姑
像祀之終身

趙美妻王氏內黃人至治元年美病死王誓守志舅姑
欲使更適王曰歸養無再醮且舅姑在妾可棄去耶舅
姑欲以族姪與繼婚王拒不從追之力王知不免即引
繩自經死李冬兒甄城丁從信妻也年二十三從信歿
服闋父母呼號問之曰汝年少無子何以自立吾爲汝
再擇婿冬兒不從詎從信家欲繼樹上家人防之不果
遷家入室自經死李氏濱州惠高兒妻也年二十六高
兒歿父欲嫁之不從自經死

多托哩昂吉爾氏有色善女工年二十六夫哈喇布哈
卒前妻有二子皆壯無婦欲以本俗制收繼之多托哩
以死自誓乃析業而居三十年以貞操聞王氏成都李
世安妻也年十九世安卒弟世顯欲收繼之王不從引

刃斷髮復自割其耳創其醫藥百日乃愈狀上董旌之趙彬妻朱氏名錫哥洛陽人也天應初西兵掠河南朱被執逼與亂拒曰我良家婦豈從賊耶兵怒提曳垂楚之朱度不能脫即帥之乃汝幸釋我舍後井傍有堽金當糶以遺汝兵信之乃隨其行朱近井即抱三歲女踴身赴井中死是歲又有僱師王氏女名安哥從父避兵印山丁家洞兵入搜得之見其邑美驅使出欲污之不得投擲死有司言狀並表其詞

賈格蒙古氏同知宣政院事羅五十三妻也天應初夫以罪貶嶺南隸其家詔以賈格賜近侍度罕度罕親至其家迎之賈格度不能免以飲食延茂罕于廳事如廢自經死

廖叔齡妻劉氏順德人也地處屋壞廖叔齡不能起家復失火叔齡母前救不得欲就焚叔齡望見呼曰吾已不可得出當亟救吾母劉謂夫妹曰汝救汝母汝兄必死吾不用復生矣即自投火中死

李智貞避寇浦城人父子明無子智貞九歲母疾調護甚謹及卒哀慟欲絕不茹葷者三年治女工奉父甘旨無乏鄉里稱爲孝女父嘗許爲鄭全妻未嫁從父客邸武邵武乘陳良悅其惡強請來求聘智貞斷髮拒之且數自求死良不能奪卒歸全泰定間全病歿智貞悲泣不食數日死

蔡三玉龍溪陳端才妻也盜掠龍溪父廣瑞與端才各窟去三玉偕夫妹出避鄰祠中盜入斫夫妹見三玉美與里婦歐氏同舉納舟中迫妻之三玉伴許諾因起更衣投水死按端才歸時云後至元開元初陳漢里婦集衣冠視三玉有髮色被污之三玉結曰衣冠及三玉以水灑衣更衣冠取衣自投水死所載與此稍異越三日屍

流至廣瑞舟則廣瑞藏爲女救救之歐氏脫歸言狀有司高其操爲請表之乃命旌門復役

武用妻蘇氏隕定人從家京師用疾蘇氏到股爲病以進疾即愈生子德政四歲而寡夫兄利其資欲嫁之不聽夫兄死惟餘三弱孫蘇取育之德政長事蘇至孝蘇死時天大旱德政方掘地求水以供葬事忽二蛇躍出因數禮焉二蛇一東一北隨其地掘之果得泉有司上其事旌復其家

任仲文妻林氏宦海人家甚貧年二十八而寡姑患風疾不覓於行林扶持惟謹撫育三子皆有成年一百三歲卒

江文鑄妻范氏名妙元奉化人年二十一歸于江未合惡夫忽以癩疾幸范曰我既入江氏門即江氏婦也遂居其家撫諸姪如己子後卒有柳氏者蜀郡人爲戶部主事趙野妻未成婚而野卒其兄將奪其志柳曰紫羅趙氏夫歸之禮已成豈有他志哉後癩疾不肯服藥曰我年二十六而寡今已逾百得死此疾卒矣遂卒

陳氏餘杭人按續今疑作何居山谷開夫出劉夢姚居家執費母何氏往汲開水久不至俄聞覆水聲亟出視則虎銜其母以走其倉卒在蓬之以手賊其腸鄰人執械以從虎乃置之而去就舅母歸求藥救之奉養二十餘年而卒又方畫妻宮勝娘者建德人夫楊田勝

娘媿之見一虎方攫其死而勝即乘輿奮挺連擊之虎舍去勝媿負夫至中途夫死有司以爲旌復其家

衣氏汴梁儒士孟志剛妻食而無子夫死有司給以棺木衣給匠者曰可覓大其棺吾夫有遺衣服欲盡置其中匠者然之是夕衣具雜乘察其夫家之所有悉散之

鄰里及同居王魁遂自經有侯氏者鈞州曹德妻德病死侯氏語人曰年少夫亡婦人之不幸也欲守吾志而乳離如此其能免乎遂縊死於墓又周經妻吳氏郭惟辛妻郝氏陳輝妻白氏張頌任妻杜氏程一妻成氏李貞妻武氏溫都爾妻張氏並夫亡自縊死事聞咸旌異之

湯輝妻張氏處州龍泉人會兵亂其家財先已移入山碧夫與姑共守之勇以疾未行張歸任藥器具以與自隨既而賊至即命以輿載其勇而已過賊賊以刃脅之曰從我則生否則死張請受刃賊未忍殺強懼乃即奪其刃自刺死同邑有湯琦者美姿容賊殺其父母以刃府之詩以頭觸刃賊怒斷殺之其妹亦不受辱而死

愈士淵妻童氏嚴州人姑性嚴待之寡恩童柔順事之無少拂至正十三年賊陷威平縱兵剽掠至士淵家童以身蔽姑眾欲污之童大罵不屈一卒以刀擊其左臂愈不屈又一卒斷其右臂罵罵不絕取乃披其面而去尋死

張氏女高郵人至正中張士誠據高郵賊知張女有姿艷叩其家索之將害其父母女不得已乃出賊挾之行女欣然從之適橋投水死同郡有高氏婦者攜女從夫出避亂度不免入道旁空舍脫金纏臂與女且語夫令疾行夫挈女稍遠即自避夫抵橋黃夜夢婦來告曰我已縊死彼舍矣

惠士玄妻王氏大都人至正十四年士玄病革王曰吾聞病者莫苦則愈乃嘗其羹饋甘王色愈憂士玄囑曰我病必不起前妾所生子汝善保護之數日士玄卒比葬王居墓側遂首塋而哀毀逾禮常以妾子置左右藏

已縊死彼舍矣

餘妻子亦死乃泣曰無復望矣厲引刀自殺家人驚救得免至終喪親親酒酒祭祭舉欲行酒王已經死于樹矣又有王氏者長相費妻也禮有疾主數書其義及疾喘王善撫其妻子女遂沒王居長撫其子女既而子又死脫服謂親曰夫亡子死妾何生為乃執女子曰汝今已長稍知人事當鑄在此汝自可之遂相慟哭是夜縊死園中

李與文妻徐氏名彩鸞子淑和浦城徐嗣通之女略通經史每誦文天祥六歌必為之感泣至正十五年青田賊寇浦城徐從父逸步近山谷賊持刀欲害其父徐前曰此吾父也驚殺我賊舍父而止徐拘于桂林橋罵聲罵賊投于水賊救出之既而乘間復投水死

周歸毛氏松陽人至正十五年隨夫短亂麻鷲山中為賊所得脅之曰從我多與若金否則殺汝毛曰寧剖我心不願汝金賊以刀摩其身毛大言賊怒刺其腸而去丁尙賢妻李氏汴梁人至正十五年賊至欲虜之李怒曰我家六世義門豈能從賊以辱身乎闔門二百餘口俱被害

李順兒許州儒士李讀女性聰慧頗涉經傳年十八未嫁至正十五年賊陷鈞州密遣許昌父謂其母曰吾家以詩禮相傳此女必累我女聞之泣曰父母可自逃難勿以我為憂至後女自經死

吳守正妻馮氏名淑靖字素清紹興人至正十六年從家崇德之石門是年盜陷崇德淑靖會皇攜八歲女登舟以避有盜數輩奔入其舟將犯之抱幼女投水死黃仲起妻朱氏杭州人至正十六年張士誠寇杭州其女臨安奴倉皇言曰賊至矣我別母求一死也俄而賊

驅歸婦至其家且指朱母曰汝為我看守日暮我當至朱懼受辱遂與女俱縊死妾馮氏亦自縊仲起弟妻蔡氏抱幼子立童與乳母湯氏皆自縊及暮賊至見諸屍滿室執仲起將殺之哀求得脫遂盡掠其家財而去德士廉妻王氏博興人蕪姑出我至正十七年毛貴亂山東官軍魏出掠王被執始曰我家墓田有藏金可共取也信之隨王至墓所王哭曰我已得死所矣實無藏金汝可於此殺我乃與妾杜氏皆遇害又有趙氏女者平陽人年二十未嫁寇亂遭賊驅迫以行度不能免給賊曰吾取所藏金以過汝汝信之遂逼投池而死

陳淑真富州陳壁之女壁故儒者避亂移家龍興淑真七歲能誦詩鼓琴至正十八年陳友諒寇龍興淑真見鄰囑倉皇來告乃取琴坐隅下彈之曲終泣然流涕曰吾絕粒於斯乎父母怪問之曰城陷必遭辱不如早死明日賊至其居臨東湖遂溺焉水淺不死賊抽矢倚上岸不從射殺之時同郡李宗顯妻夏晚常亦備家女與女匿後園中賊至挾其女共投井死

秦閭夫妻葉氏晉寧人閭夫前妻遺一子尚幼葉鞠之如己出未幾葉有子閭夫病且死囑推二幼子閭夫死柴幸勤紡績遺二子就學至正十八年賊犯晉寧其長子為賊驅迫在園中既而得脫官軍至懲家訴其為賊法當誅葉引次子請官誣訴曰往從宦者吾次子非長子也次子曰我之罪可加於兄乎稍之至死不易其言決獄者反疑次子非葉所出訊之他因始得其情葉柴之行並釋之有司上其事旌其門而復其家

頤森呼國克蒙古欽察氏大家路達噶噶齊特穆爾布哈之妻以大貴封雲中郡君夫坐事免官居大監至正

十八年紅巾賊至頤森呼國克與妻玉蓮走尼寺中為賊所得令與賊婦縫衣拒不肯賊脅以刀罵曰我達噶噶齊妻也汝曹賊耳我不能為針工以從賊遂逼害玉蓮自縊者三賊俱殺之先是其子諤勤哲年十四與父出城見執於賊諤勤哲拜哭請以身代父死賊愛其姿秀遂舉以從久之脫歸訪母居并王蓮而葬焉

呂端婦陸州呂彥能婦也久居唐能家至正十八年賊犯陸州彥能與家人謀所往婦曰我喪夫二十年又無後不死何為苟辱身則辱吾弟矣赴井死彥能妻劉氏曰妾為君家婦二十八年茲不幸逢亂離必不負君君可自往妾入井矣與二女及子婦王氏二孫女皆溺一門死者七人

劉公製妻蕭氏濟南人通書史至正十八年毛貴兵將至與夫謀曰妾詩書家女誓以冰雪自將備城陷被執悔將何適妾以二子一女累君去作清白鬼耳夫曰事未至何急於此亡何城陷蕭自縊死

袁氏孤女建康路涑水州人年十五母陳氏歸居貧病癯瘦臥數年女事母至孝至正十二年兵火延其里鄰婦強女出避火女泣曰我何忍舍母去乎入抱母共焚死

徐允讓妻潘氏名妙圓山陰人至正十九年與夫從舅避兵山谷開別破賊夫泣救得免賊遂殺其夫欲強辱潘潘給之曰我夫既死汝必矣若能焚吾夫可無憾也兵信之聚薪以焚潘遂投火死又諸暨蔡氏者王琪妻也至正二十二年張士誠陷諸暨蔡氏避長寧鄉山中兵猝至有造飯獲方潘遂投其中而死

趙添妻許氏集賢大學士有王之姪女也至正十九年

紅巾賊陷陽涼時為儒生提舉夫歸其賸資善書法
以此賊見害許不知也賊甘言誘之令指示金銀處許
曰吾詩書冠冕故家不幸遇難但知其夫死他不知也
賊以刀脅之邑不變已而知其夫死因慟哭仆地罵賊
不絕曰吾母居武昌死於賊吾兄弟亦死賊今吾夫
又死為使我得報汝當歸汝矣遂遇害感寺僧與濟
合葬焉

張正蒙妻韓氏紹興人正蒙嘗為湖州德清稅務提領
至正十九年紹興兵變正蒙請韓氏曰吾為元朝臣子
義當死韓曰君果盡忠必死節遂俱絕其女池奴年
十七泣曰父母既亡吾何獨生亦投崖而死放浙江通
惠日道山中夜守尸無又何氏者龍泉李銳妻也避
兵於邑之禿門巖賊至被執欲污之與子榮兒女回娘
投崖而死

劉氏二女長曰貞年十九次曰孫年十七龍與人皆未
許嫁陳友諒寇龍興其母泣謂二女曰城且破置汝何
所二女曰寧死不辱父母也城陷二女登樓自縊婢鄭
奴亦自縊

子同祖妻曹氏茶陵人父德夫徵授湖湘開同祖有聲
諸生中因以女妻焉至正二十年茶陵陷聞婦女多被
驅迫謂其夫及子曰是尚可全生乎我義不辱身以累
汝遂自到死妻李氏抱持之不得亦引刀自刎絕而復
蘇曰得從小君地下足矣是夕死

李宏益妻申氏冀寧人至正二十年賊陷冀寧申語其
夫曰君當速去勿以我為累若賊至必以妾故害及君
矣言訖投井死宏益再娶安氏居一歲而宏益卒安時
年二十泣謂諸親曰女子一遭人終身不改不幸夫死
雖生何益乃自縊于樞側

李馬兒妻袁氏瑞州人至正二十二年馬兒沒袁年十
九誓不再嫁有王成者聞袁美挾勢欲妻之袁遂往夫
墓痛哭益死樹下

王士明妻李氏名賽兒房山人至正二十五年叛將孫
庭軍至縣李及其女皆被執士明隨至軍軍怒逐之李
謂女曰吾與汝必不得脫與其受辱不若死女曰母先
死

殺我李即以軍所遺短刀殺其女遂自投珠麗閣之窟
之莽祭仍書其門曰王士明妻李氏貞節之門有司上
其事為樹碑焉

陶宗媛台州人備士杜思綱妻也歸杜四載而夫亡矢
志守節台州被兵宗媛方居姑喪忽死遽輓為游軍所
執迫脅之宗媛曰我若畏死豈留此耶任汝殺我以從
姑於地下爾遂遇害其妹宗婉弟妻王淑亦皆赴水死
高麗氏宣慰使博囉特穆爾妻也至正二十七年夫
死於兵謂人曰夫既死矣吾安能復事人乎乃積薪塞
戶以火自焚死

袁劉妻劉氏藍田人詢為監察御史早卒劉守志家居
河東受兵劉二子衡衍俱以事外出度不能自脫遂與
二婦孫氏姚氏同縊焉有華氏者大同張思孝妻為守
將擊該兵所執以不受辱見殺其婦劉氏僵壓於屍大
罵不已兵併殺之後家人殮其屍歸姑手猶相持不捨
觀音發妻布廷德濟蒙古氏宗王赫魯之女大都被兵
謂其夫曰我乃國族且年少必不容於人豈惜一死以
辱家國乎遂自縊時張種妻王氏語家人曰吾為狀元
妻義不可辱赴井死其張哭之慟水赴井死

安志道妻劉氏霸州人志道及劉氏之弟明理並登進
士第劉避兵岩穴中軍至欲污之叱曰我弟與夫皆進
士也我豈受汝辱乎軍士以兵屠其體劉大罵不輟乃
鉤斷其舌而死

宋謙妻趙氏大都人子燾溫氏高氏孫輔高氏徐氏皆
有姿容明兵破大都合謀曰兵且至我等豈可苟全趙
即自經死諸婦四人諸孫男女六人原妻三人皆赴井

齊開妻劉氏河南彰德人。應募爲河南千夫長戰死。澤潞開劉贊無所依。守志不奪。有來強誘者。給之曰。吾三月三日有心願。當從汝。是日往天寧寺登浮圖絕頂。祝天曰。妾本名家女。適河南齊開。今夫已死。不敢失節。遂投地而死。

王宗仁妻宋氏。進士裴女也。宗仁家永平。遇兵亂。偕宋遷於鐔子山。爲軍所掠。行至玉田縣。有竄宋色美。欲害宗仁者。宋謂夫曰。我不幸至此。必不以身累君。遂攜一女投井死。

王履謙妻齊氏。太原人。治家嚴肅。克守婦道。至正十八年。賊陷太原。齊與二婦蕭氏呂氏及二女避難於趙莊石巖。賊且至。度不免。願謂一女曰。汝家五世同居。號爲清白。豈可虧節辱身。以苟生哉。長女曰。吾夫已死。今爲未亡人。得死爲幸。呂氏曰。吾爲中書左丞之孫。義不受辱。齊大哭。乃與一婦二女及二孫女同投崖死。

王時妻安氏。名正。同礪州人。平章政事祐孫女也。至正十九年。時以參知政事分省太原。安從之。踰年。賊陷太原。安與其妻李氏同赴井死。事聞。贈柔國夫人。諡莊潔。

徐猛頭妻悟氏。大都人。明兵入都城。岳告其夫曰。我等恐被驅逐。將奈何。夫曰。事急矣。惟有死耳。遂火其所居。夫婦赴火死。其母王氏二女一子皆抱持赴火死。

金氏。詳定使四明程徐良誠妾。籍隸。妻也。京城破。謂其女曰。汝父出捍城。我三昆命婦。汝衛家女。又進士妻。不可受辱。抱二歲子及女赴井死。

汪政妻潘氏。徽州婺源人。年二十八而夫卒。潘誓不他適。以其夫從兄之子元圭爲後。時始三歲。鞠之如己出。

後卒元圭之子良。屋有子燕山。燕山卒。時妻李氏年二十四。無子。乃守志。自誓。父母欲奪。味之不聽。燕山兄子惟德娶俞氏。惟德早死。二子甚幼。俞守節辛勤不厭。家人稱之曰三節。同郡欲縣吳子恭之妻。蔣氏年二十八而夫亡。儲居五十年。卒。至正十四年。旌表其閭。

欽定續通志卷五百九十三

載記一

臣等謹按五代之際天下瓜分弊興盜販之徒乘時而起各挾智力擅固封疆福泉之開爲闕江以下虜兵爲南唐餉以南及山南西道爲前後蜀湖南北爲楚浙東西爲吳越嶺南北爲南漢太原以北爲東漢而荆歸歙三州爲南平此十國者莫不自創位號爭相雄長其行事既不統於中朝故歐陽修五代史別爲十國世家然致世家之名史遂以紀侯國業既建國僭號帝制自爲固不得與諸侯王比昔嘗以張弼李樹錡於列傳鄭樵謂其目相序民因與劉石石勒慕容皝等並列入載記原體建矣五代如吳南唐前後蜀南漢東漢閩七國皆改元稱號楚及吳越南平雖受命中國陽奉正朔然割據偏方各君其王與僭偽相若不可不別其主名今悉改爲載記以符鄭例至夏國世有西土唐宋遼金之際雖服事朝廷而備類不常考德明於祥符間已追帝其父連元吳乃始顯稱祿後因之此當爲僭國而不得爲外臣也遠史列爲外紀宋金二史人之列傳今並改入載記附十國後庶於通史體例爲得云

吳

楊行密 溧 陸演 溇

府田頌 仁義 朱延壽

楊行密字化源廬州合淝人爲人長大有力能半舉百斤唐乾符中爲盱江淮開刺史鄭崇新書捕得奇其貌擬之後應募爲州兵成朔方遷陳長按新唐書作秦宗權

刺史弱敵敏行威滿代還而都將羣之使復出成將行逸都將舍都將勸爲好言問所欲行密奮然曰惟少公之頭耳郎斬之因起兵爲亂自號八營都知兵馬使刺史鄭幼復棄城走遂據廬州按通鑑作刺史鄭幼復不詳以自代遂以行密淮南節度使高勣因表爲廬州刺史乃以田頌爲八營都將陶雅爲左衛山將討定鄉盜

將呂用之密行密難制遂俞公楚以兵五千合賊

名討黃巢而陸闔之行密擊殺公楚時表張勳揚州許

勳據揚州與行密擊戰又有人陳備攻刺史高漢謨來

告難行密未能定賊吳道李本逐漢據其境行密虜之

取舒州尋爲勳所奪光啟二年張勳遣將魏虔攻廬州

李神福山頌破之擒城長行張勳自公楚及取舒州

行密傳誦爲學師鐔泰所攻用以駢命署行密行

軍司馬應其進擾客表襲說行密丞督兵往可得其地

行密乃率兵而東行至天長而駢已爲師鐔所囚揚州

陷行密不得入屯於蜀岡用之以兵屬之彥以奇兵出

擊破行密一屯行密益甲出戰初合陣行密陽收業營

走彥兵爭入營收軍實反擊之師鐔大敗騎走入

城遂殺駢行密綱軍向城突三日攻其西門彥及師鐔

奔東塘行密遂入揚州時城中食盡虛賊民相食行

密不能守欲走而蔡州秦宗權遣其弟宗衡掠地淮南

彥及師鐔與宗衡合行密閉城不敢出已而宗衡爲偏

將孫備所殺僞攻高郵破之行密益懼彥曰吾以新集

之軍守空城而淮南諸將多驍奮人未嘗結以信信今

備兵力盛所攻必克不若避之行密誘殺海陵鎮使高

勳得其兵數千已而孫備殺彥及師鐔并其眾以攻行

密行密欲走海陵彥曰海陵難守盧吾舊治也城庫完

實可爲後園乃走廬州既欲又趨洪州彥曰鍾傳新得江西勢未可圖鍾新得宜州其人非公敵此可取也行密乃引兵濟德潭與孫端趙璠等戰於采石敗之乘趨崑山堅壁以待鍾將蘇璠率兵二萬對屯行密分兵四出伐木開道璠北逐圍宜州鍾棄城走獲之斬首送汴唐昭宗拜行密宣舒觀察使時廬州守恭備以城降備備進攻行密於宜州行密復入揚州結時與梁太祖爲助而兵數敗乃退還宜州遣田頌等取壽甯泗州應以宜州爲宣州安景思取溧州李神福擊破之

得其一州按新唐書張勳傳行密取溧州李神福擊破之

得其二州昭宗本紀行高勳常勳亦在大順元年

取和州二州取和州二州考紀元年取和州

取和州二州取和州二州考紀元年取和州

取和州二州取和州二州考紀元年取和州

取和州二州取和州二州考紀元年取和州

取和州二州取和州二州考紀元年取和州

取和州二州取和州二州考紀元年取和州

取和州二州取和州二州考紀元年取和州

取和州二州取和州二州考紀元年取和州

取和州二州取和州二州考紀元年取和州

取和州二州取和州二州考紀元年取和州

取和州二州取和州二州考紀元年取和州

取和州二州取和州二州考紀元年取和州

取和州二州取和州二州考紀元年取和州

取和州二州取和州二州考紀元年取和州

取和州二州取和州二州考紀元年取和州

取和州二州取和州二州考紀元年取和州

取和州二州取和州二州考紀元年取和州

取和州二州取和州二州考紀元年取和州

取和州二州取和州二州考紀元年取和州

取和州二州取和州二州考紀元年取和州

取和州二州取和州二州考紀元年取和州

取和州二州取和州二州考紀元年取和州

取和州二州取和州二州考紀元年取和州

取和州二州取和州二州考紀元年取和州

取和州二州取和州二州考紀元年取和州

取和州二州取和州二州考紀元年取和州

取和州二州取和州二州考紀元年取和州

及周本載於日方湖本敗蘇州復入越天復元年遣李
 神福攻越太敗之於臨安擒其將顧全武以歸二年海
 弘輝叛歿宣州及田頔敗於易山弘輝敗將入海行密
 至東塘遣人慰留之弘輝感泣行密從十餘騎馳入其
 軍以弘輝歸為節度副使以李神福為昇州刺史時唐
 昭宗在岐拜行密東面諸道行營都統檢校太師中書
 令封吳王且來告雜詔與岐晉諸鎮大舉討梁乃以李
 神福為鄂岳招討使到存嗣之攻杜洪馬殷以分梁勢
 梁韓勣將兵萬人屯涸口而荆南成汭亦悉眾救洪神
 福逆戰敗之洩溺死劫走洪固甚會田頔安仁義俱叛
 行密召神福存遺洪復振天祐二年乃復遣神福劉存
 等攻鄂州焚其城執洪斬於廣陵初行密遣冷業攻馬
 殷業屯平江為三賊楚將許德勣等襲破之業被擒至
 是復使孫彥章等率舟師攻岳州彥章又被執軍士溺
 死者萬餘人按神福為鄂岳招討使鄂州屬杜洪岳州屬田頔
 補冬十一月行密卒諡武忠昭尊為太祖皇帝唐新唐書
 源字承天行密長子行密病出涕為宜州觀察使石衍
 指揮使徐溫私謂曰今王有疾而出猶解必有養臣之
 謀他日相召非溫使者演無應命泣泣謝而去行密病
 甚命判官周儼作符召溫願溫幼弱不任事薦大將
 劉成代主軍政行密未許會溫與嚴可求入問疾行密
 急取遺之溫見溫使者乃行及嗣立遣殺周儼以王茂
 章為宜州觀察使溫之入也命取宜州庫物以歸茂章
 不與源怒命李備以兵五千圍之茂章以宜歛二州叛
 附於越天祐三年劉存取岳州江西鍾傳卒子匡時代
 立傅養子延規以兵攻匡時溫遣裴奉率兵攻之克洪

州執匡時以歸赦之以裴奉為江西制置使梁太祖代
 唐改元開平溫仍稱天祐鄂州劉存岳州陳知新以舟
 師伐楚敗於瀏陽楚人執存及知新以歸不屈俱見殺
 岳州復入於楚初溫之入廣陵也留帳下兵三千於宜
 州以其腹心陳範范遇將之既入立亞孫溫典兵召
 溫等為東院馬軍以自衛而溫與左衛都指揮使張顥
 皆行密時舊將又以立溫功惡溫等侵其權及源視事
 瑋等恃制溫頗譁牙兵入瑋瑋等下斬之按源及溫
 瑋等皆溫舊將也
 瑋等謀逆將陳師瑋瑋等於洪州溫遣裴奉兵入朝
 以謀瑋瑋等乃死於洪州也與洪州兵源不能止由
 是失政而心憤甚溫等益不自安遂遣盜入寨中執源
 源見舉盜許以能反殺溫等者為刺史舉盜皆諾惟紀
 詳不從執源緝殺之諺曰景道尊為烈宗景皇帝
 隆演字鴻源行密次子初名濂又召溫溫源之祇源
 也約分其地以臣於梁及源死源欲背自立溫忠之
 問其客嚴可求可求曰源剛復而聞於成事此易為也
 明日源列朝於府中召諸將議事自大海來瑋而下皆
 去衛從然後入朝問諸將誰當立者諸將莫敢對類三
 問可求前密啟曰方今四境多虞非公主之不可然在
 今日如劉威陶雅李備輩未能降心事公不若立
 幼主輔之為便源不能對可求因趨出書一教內輔中
 率諸將入賀出教宣之乃暹母史氏教言嗣王不幸墜
 演以次當立告諸將無負楊氏而善事之辭旨激切源
 氣色皆沮源遂得立源由此與溫有隙源演演出溫
 潤州可求復以計留溫行軍副使李承嗣與源善覺可
 求有附溫意源頗使客夜刺殺之不能中可求遂詣溫
 謀殺段顯陰遣鍾章還壯士三千人執術堂斬顯因盡

殺紀詳等以弑溫之罪歸之溫由是專政時撫州危全
 諷袁州彭彥章吉州彭珙信州危存俱皆起兵叛可求
 薦周本使將兵七千敗之於象牙潭執全諷彥章而珙
 奔楚存俱奔鍾全諷至廣陵以攻宣州時曾有功釋
 之天祐八年徐溫領昇州刺史治舟師於金陵宜州李
 遇自行密時為大將情溫用事嘗曰徐溫何人而驟至
 此溫聞之怒遣裴奉再用以兵送王瓊代遇且召之遇不
 受命再用固之隆演使裴奉將何亮論遣使自歸遇本無
 反心乃隨裴出溫再用伺其出殺之族其家九年溫
 率將吏進隆演位太師中書令吳王溫為行軍司馬兼
 海軍節度使同平章事陳章攻楚取岳州執其刺史苑
 攻十年遣招討使李壽攻越神將曹筠并於越譚戰敗
 被執越人攻常州徐溫敗之於無錫梁道王茂章攻壽
 春溫敗之於霍邱十二年以昇潤宜常池黃六州為齊
 國封溫齊國公兩浙都招討使始鎮潤州留其子知訓
 為行軍副使乘政而大事遂決於溫十三年宿衛將李
 諸道副都統朱瑾自潤州至視其陳曰此不足為也返
 願一麾外兵爭進亂兵潰遂擒球謙斬之溫從治金陵
 十五年遣王祺會洪寅信三州兵攻虔久之不克職
 病以劉信代之克虔州執源全播以歸嗣都統朱瑾殺
 徐知訓理亦自殺潤州徐知諤聞亂率兵入殺唐宜諭
 使李儼以止亂遂乘政徐氏之事政也源演幼弱不能
 自持而知訓尤復侮之嘗飲酒樓上命優人高貴卿侍
 酒知訓為參軍隆演鴛衣最喜為若鶴知訓嘗使酒屬
 坐語棧隆演隆演懼而泣知訓愈辱之左右扶隆演起
 去知訓殺吏一人乃止吳人皆反自十六年春溫率將

吾以一卒從吳王任上將肖德而顧妻子邪立新車
以示顏將軍王瑄以舟師禱神福後欲掩襲之半濟神
福反兵順流逆擊大破之因縱火士多焚溺死明日復
敗之於晚口顏乃自將出戰神福漲水而屯堅壁不動
諸行衛以兵盡其走道仁義焚東塘戰艦夜攻常州不
克轉戰至夾岡糧二罄解甲而食追兵疑其有伏莫敢
追仁義遂入潤州行密遣王茂章圍之仁義素以善射
冠軍中又其治軍嚴而有恩善得士心以故茂章等不
敢與角行密遣使招諭使自歸仁義欲降其子固沮之
而止顏自為神福所困已遠無湖留精兵一萬以屬郭
行瑒至是行衛復遣臺濠擊之濠為營顏狹小視者以
為才容二千人顏輕之不復益兵與戰黃池濠陽敗走
顏兵爭逐之遇伏遂大敗召燕湖兵不得入乃卒敢死
士數百號爪牙都以薄濠濠殊死戰顏軍潰乃奔為亂
兵所殺傳首至淮南行密泣下葬以庶人禮而還元璣
於越時仁義欲降未決茂章乘其怠穴地道而入仁義
父子俱就縛斬於揚州市顏為人寬厚善遇士當時若
楊妻康駢夏侯淑展文圭王希羽等皆為上客文圭有
美名梁與吳越交辟不應顏置田宅迎其母事之甚恭
故文圭為盡力盡知顏不足以充行密者諷賦以規顏
不能用遂及禍澤字頂雲亦合濕人顏破行密表為檢
校太保宣州觀察使

朱廷壽廬州舒城人行密妻朱夫人弟也少事行密頗
立戰功行密欲以實厚結人心而廷壽敢殺嘗捕得盜
行密輒賜所盜物道之且戒曰勿使廷壽知而險許廷
壽誅之高彥溫以壽州入梁行密襲其城不克廷壽拔
之梁兵解去遂取黃陂光三州以功累遷壽州團練使

唐昭宗在鳳翔詔行密討梁拜廷壽奉國軍節度使以
圍梁梁兵每至廷壽開門不設備而不敢逼其用軍好
以寡圍眾敗遺者盡斬之田頌私結好於梁廷壽陰約
曰公有所為我願執鞭願喜二人謀紀行密行密憂甚
乃陽為目疾每接廷壽使者必錯亂其所見以示之嘗
行故觸柱而仆朱夫人快之良久乃蘇泣曰吾乘成而
喪明諸子幼不足以任大事為與代我無憂矣夫人喜
急召廷壽廷壽至行密迎之梁門刺殺之朱夫人亦破
出投田頌朱廷壽昔行密請將軍謀多繁
出投田頌朱廷壽昔行密請將軍謀多繁

欽定續通志卷五百九十四

載記二

南唐

李昇 景 煜

徐 煜 劉仁讓 韓熙載

李昇宋史 字正倫徐州人少孤流寓家泗開揚行密攻

濠州得之奇其稅養以為子而楊氏諸子不能行密

以乞徐溫乃自姓徐氏名知誥為吳越船軍使以舟兵

屯金陵梁再用攻宜州用其兵殺李通以功拜昇州刺

史徐溫以齊國公就鎮潤州昇池等六州皆其屬昇

有善政往視之見府庫充實城壁修整乃徒治之而遷

昇於潤昇初不欲往屢求宜州溫不與既而徐知誥為

朱瑾所殺昇居潤州近廣陵得先開即以州兵渡江

定亂遂得政昇事徐溫甚孝謹溫諸子皆忌之知誥尤

甚嘗欲伏劍士欲害之賴刁彥能護解以免後昇貴

以彥能為擢州節度使昇乘政後欲收人心乃寬刑法

推恩信延四方之士引宋齊邱駱知祥王令諫等為謀

客民有婚喪匱乏往往賜給之以故溫雖遙乘大政而

吳人頗已歸昇武義元年拜左僕射參知政事溫行軍

司馬徐玘數勸溫以己子玘昇溫遣子知詢入廣陵謀

代會溫疾卒知詢奔還金陵玘反為昇謀誣知詢以罪

斬其客將周廷望以知詢為左統軍楊溥僭拜昇太

尉中書令太和三年出鎮金陵如溫故事四年封東海

郡王昇照鑑見白蠟顧其史周宗歎曰功業已就而吾

老矣奈何宗知其意詭說廢見宋齊邱諫禱代齊邱

不可請新宗以謝吳人乃出宗為池州刺史吳臨江王

諱以次當立德徐氏捨已立溥心常不平及昇將謀篡

國先廢溥為應陽公使其親信王宏以兵守之深殺其

者奔廬州節度使周本吳將也聞溥至遂自出追其

子祥閉門違本不得出縹緲至金陵遂見殺五年昇封

齊王已而聞越諸國皆遣使至勸進昇謂人望已歸天

詐三年建齊國置宗廟社稷以宋齊邱徐玘為左右丞

相十月溥遣攝太尉楊瑋傳位於昇國號齊是年開立

唐國馬令驤與唐書回改元昇元冊尊溥為高宗皇帝

唐云先齊齊與唐書回改元昇元冊尊溥為高宗皇帝

弘古漢皇帝追尊徐溫為忠武皇帝封子景通為吳王

景通初名景通後改名景通及奉表稱臣於周始改名

景通以周太祖高祖立政理之必則景通未立時臣者

景通景通而各本現今諸補周本紀改正之後廢勳

為是封徐知誥江王知誥懷王周本與諸將至金陵勳

進歸而歎曰吾不能謀篡國者以報楊氏今老矣豈能

事二姓乎憤而死二年遷楊溥於潤州丹陽宮以王

與為浙西節度使馬思謙為丹陽宮使以嚴兵守之徐

氏諸子請昇復姓昇諫拘不敢忘徐氏恩下百官議百

官皆請乃復姓李氏改名昇自言唐憲宗子建王恪四

世孫改國號曰唐立唐高祖太宗廟追尊高祖格為孝

靜皇帝廟號定宗曾祖超為孝平皇帝廟號成宗祖志

孝安皇帝廟號憲宗考孝榮孝德皇帝廟號景宗徐溫

為義祖徐氏子孫皆封王公女封郡縣主以門下侍郎

張巨諷中書侍郎李建勳右僕射張延翰同平章事十

一月楊溥卒溥子璉為吳太子時昇以女妻之及墓園

封其女為承興公主女聞人呼公主必涕泣而辭宮中

皆稱之溥卒以璉為康化軍節度使未幾亦卒三年四

月昇即祀吳天上帝於團丘舉臣請上尊號不許四年

晉安州節度使李金全叛送款於昇昇遣鄂州屯營使

李承裕迎之承裕與齊將馬全簡安審暉戰安陸南三

戰皆敗及裨將段處恭死之都監社光郭及其兵五百

人被執六年吳越國火焚其宮室府庫甲兵殆盡軍臣

請棄其弊攻之昇不許遣使弔問厚賜其乏錢氏自矢

時素為敵國昇見天下久亂常厭用兵志在守吳善地

及將篡國先與錢氏約和歸所執將士錢氏亦歸吳敗

將遂通好不絕吳人亦賴以休息七年昇卒諡曰元文

肅武孝高皇帝廟號烈祖

景初名景通昇長子既立改名景通徐溫死昇乘政以為

兵部尚書參知政事明年昇鑄金匱置環衛政昇將篡

國召歸為中外諸軍副都統昇受嗣封齊王及嗣位改

元保大尊母朱氏為皇太后冊祀鍾氏為皇后封弟景

遂為燕王景達為鄂王景揚為保寧王秋收封景達齊

王諸道兵馬元帥太尉中書令景達為燕王副元帥盟

於昇樞前約兄弟世世繼立封其子翼南昌王江都尹

冬破虔州妖賊張遇賢遇賢自循州作亂自號中天真

國王過嶺取虔州遂襲南康節度使買活不能禦遇賢

據白雲洞造宮室有眾十餘萬連陷諸州縣命洪州

營屯虞候嚴思通事舍人邊錫平兵攻之擊盜賊遇賢

以降瑛以馮延巳常夢錫為翰林學士馮延魯為中書

舍人陳覺為樞密使魏齊章文徽為副使夢錫直宣政

殿專宰密命而延巳等皆以邪佞用事吳人謂之五鬼

夢錫屢言延巳等不可用瑛不納下令中外庶政委齊

王景遂涉決惟陳覺查文徽得奏事羣臣非召見不得

入給事中蕭儼上疏切諫不報特衛軍都虞候買崇入

諫辭意激切瑛為之動容遂廢所下令初昇葛楊氏宋

齊邱最有功及成事歸入九華山昇屢招之乃出尋以

病能相出為洪州節度使環立復召為相陳覺舉等皆齊邱所引用而卒與覺有隙譚嘗於環上還少府監齊邱亦罷相為浙西節度使齊邱不得志頗復歸九華山許之二年閩人連重遇朱文進執其王王延曦文進自立時延曦弟延政亦自立於建州國號殷連兵累年環因其亂遣查文徽等發兵攻建州延政聞唐兵且至遣人給福州曰唐兵助我討賊矣福人信之殺文進等以延政遣從子繼昌守福州文徽屯建陽福州將李仁達殺繼昌自稱留後泉州將留從效亦殺其刺史黃紹顏皆送款文徵文徵克建汀泉漳四州環分延平劍浦富沙三縣置劍州遷王延政之族於金陵以延政為德州節度使仁達為福州節度使從效為清源軍節度使遂讓罷兵而查文徵陳覺等皆言仁達等餘孽猶在不若乘勝盡取之覺又自言可不用尺兵致仁達等乃以為宜諭使召仁達朝金陵仁達不從覺還至建州矯命發汀建信撫州兵攻仁達時魏卒安撫漳泉間覺起兵亦預發兵會覺理大怒馮延巳等為言兵乘行不可止乃以王崇文為招討使王建封為副使益兵會之馮延魯魏卒覺皆為監軍仁達遂殺吳越兵越以兵三萬應之覺等爭功連退不相應遂與吳越兵戰先敗走諸軍皆潰歸環怒遣使者鎖得延魯至金陵而馮延巳方為宰相卒齊邱復自九華召為太傅為稍解之乃流覽新州延魯舒州韓熙載上書請誅覺等齊邱章之貶和州司馬御史中丞江文蔚亦劾馮延巳魏卒亂政與覺等同罪言甚切直環大怒貶江州司士參軍亦罷延巳為少傅卒為太子洗馬五年以景遠為太弟景遠為元帥封齊王南昌王實為副元帥封燕王契

丹旌遣使來聘以兵部尚書覃澤報聘按察使江命兵部侍郎賈武與南唐書六年漢李守貞反河東遣其客將朱元來求援以潤州節度使李全為北面行營招撫使兵至沐陽關守貞已敗乃還時漢隱帝少中國衰弱淮北黎盜多迭款於環環遣皇甫暉出海酒諸州招納之八年福州許寅起兵亂殺李仁達而還遣人請建州節度使查文徵文徵與建州刺史陳璋應德之福州以兵出迎文徵進至西門伏兵殺陳璋與他人戰大敗之獲其將馬希勳其主希廣自立楚人因希勳歸文徵是歲楚馬希勳其主希廣自立楚人因希勳立其弟希崇來附環遣信州刺史邊錡攻楚破之事且誌載記以錡為湖南節度使十年分洪州高安清江萬章事廣州劉晟乘楚亂取桂管遣將軍張繼出兵爭之不克楚地新定其府庫空虛馮延巳重徵其民以給軍楚人皆叛其將劉言攻邊錡錡不能守遷歸十三年周世宗南征拜李穀為行營都部署攻淮南自壽州始時齊邱為洪州節度使召還金陵以劉言為壽州統軍劉仁贍為清淮軍節度使命陸游南唐書及附錄貞元武成軍以神武統軍劉言為淮南行營都部署劉言南征以神武統軍劉言為淮南行營都部署劉言南征以神武統軍劉言為淮南行營都部署劉言南征以神武統軍劉言為淮南行營都部署

兵屯進已先至軍未及合而戰卒貞等遂敗世宗既而重遣李重進擊之劉彥貞等聞敗退追及營陽水之陽從浮橋於上蔡環遺林仁肇等爭之不得皇甫晔詭恩以兵十五萬守清流關師破之取滁州鳳凰被瑋環遣酒州牙將王知明至徐州稱唐皇帝事書願效質賦陳兄事之禮世宗不答東都副留守馮延魯光州刺史張紹舒州刺史周祥秦州刺史方訥皆棄城走延魯為周兵所獲斬州裨將李福殺刺史王承勳降周環益懼始改名景以避周廟諱遣翰林學士鍾文理院學士李德明奉表稱臣以牛酒金幣犒軍請到壽濠州趙光海六州以求罷兵世宗不報分兵襲下揚秦光州刺史張承翰降周十四年又遣司空孫晟等奉表辭益車服世宗猶不答前遣鍾諫及晟等皆留行在乃請歸取表盡獻江北地世宗許之賜書書仍存帝號德明等遍盛稱世宗英武景不悅宋齊邱等皆以刺地無益德明賣國圖利建新德明遣齊王景遠與陳覺邊鎮許文綱率兵趨壽春景遠將朱元等復得舒斬秦三州夏大雨周師在揚州和者皆卻請將請要舉宋齊邱日擊之怨深不如縱之諷閉壁勿出故周師皆集壽州世宗班師以李重進攻壽州周師請棄揚州併力攻壽春乃封府庫付主者城中秋毫無犯准人大悅皆負糗糧以送周師十五年景遠遣朱元等屯蕪金山梁首道餉壽州世宗復南征從上蔡浮橋於渦口為鎮淮軍築二城以夾淮運破蔡金諸寨景遠雖為元帥而兵事決於陳覺實與朱元有隙因表元反覆權信景以揚守忠代之且召元元憤怒無降周諸軍皆潰許文綱連錡皆被執景遠奔還金陵十月又親征遂圍涇州士等以壽州降周世宗班師至劉文耀水陸圍涇州刺史史邦廷謂降又取涇州周師步騎數萬屯涇州士等作權來之歡聲聞數十里也楚州北門次年正月改元中興大赦三月又改元交泰按陸游南唐書十四春秋

月改元交泰歷餘紀亦云改元交泰在三月惟馮望周

師攻楚州城破守將張彥卿鄧昭業戰死居其城海泰

揚三州復入於周世宗幸迎靈鍾瑒兵于日景權其南

渡乃遣陳覺奉表請傳國於世子以聽命馬合南唐書

請傳初周師南征無水戰其已而屢敗吳兵獲水戰卒

乃遣戰艦數百艘使降卒教之命王瑒將以下淮景水

軍多敗長淮之舟皆為周師所得又遣雲雲船數百艘

世宗至楚州北神堰大不能過乃開老鵝河以通之

遂至大江覺奉使見舟師甚盛以為自天而下乃請還

國取景表盡獻江北諸州世宗許之賜景表曰皇帝恭

問江南國主時揚泰和壽濠泗楚光海等州已為周

得景遂獻廣舒斬黃蓋江為界五月景下令去帝號稱

國王奉周正朔稱順德五年按唐紀云聘獻於周用

稱通鑑云奉其初孫晟使於周留不遣世宗問以江南

虛實不對殺之及周罷兵景乃贈劉仁贖太師封衛王

追封晟魯國公世宗遣鍾謨馮延壽歸國景復遣選等

朝京師手自書表稱天地父母之恩不可報又請降詔

書同藩鎮遺讓而陳順傳位世子世宗遣遺國復詔以

勞安之景以讓為鄧都尉耶延魯戶部侍郎讓素善李

德明既歸聞德明由宋齊邱等見殺欲報其冤未能發

陳覽齊邱黨也與嚴績素有隙覽嘗使周還言世宗以

江南不即聽命者嚴績之讓勸景誅賴以謝罪疑之

讓因請使於周贖其事入朝察其交還言贊詐詐景

怒流覽德州殺之宋齊邱坐覺黨放還青陽賜死以景

遂為洪州節度使燕王翼為太子顯德六年翼卒次子

從嘉封吳王旋立為太子未建隆元年太祖即位以書

諭景遣周顯德中江南降將周成等三十四人景亦

遣使賀登極自是貢獻不絕初景之襲父位也屬中原

多故跨據江淮三十餘州擅魚鹽之利即山鑄錢物力

富盛及順年用兵國空乃鑄用鐵錢未太祖既下揚

州日習馬防範於京城南池禁閑之懼其臣杜著薛

頁並歸朝獻平南策太祖命斬著而配長蘆州景終不

自安乃謀遷都於洪州至景皆不欲惟指使唐鎮賈

之遂升洪州為南昌建南都建隆二年留太子從嘉監

國景遷於南都而洪州迫隘宮府營廡皆不能容羣臣

日夕思歸景復怒不已六月卒從嘉嗣立以長歸金陵

遣使入朝報景帝宋太祖許之諡曰明道崇德文

宣孝皇帝廟號元宗

煇字重先初名從嘉景第六子性仁孝一目重瞳子自

太子冀已上五子皆早卒煇以次立為太子景卒嗣立

於金陵尊母鍾氏曰聖尊后煇以鍾氏父名季立妃周氏

為國后封弟從善韓王從益鄭王從讓宜春王從虔昭

平公從信文陽公大赦境內遣中書侍郎馮延巳

布衣修貢建隆三年泉州留從效遣其子紹基來通好

宋史留從效傳紹基末返而從效卒泉州人因并送其族

於金陵推立別使張漢思漢思老不任事州人陳洪進

逐之自稱留後後拜為節度使乾德二年始用鐵錢民

開多藏匿舊錢益少商賈多以十鐵錢易一銅錢出

境官不能禁煙因下令以一當十九月封長子仲遇請

源公次子仲儀宣城公拜韓熙載中書侍郎煇薨位之

初命諸司四品以下無執事者日二員待制於內殿五

年令兩省侍郎給事中中書舍人集賢殿直學士更

直光政殿讀論文學掌故之爭是歲熙載卒加贈平章

事開寶四年煇遺其弟韓王從善朝京師留不遣煇手

疏求從善還國宋太祖不許煇嘗快悅以憂病為憂會

續南平燬燬上表遂改稱江南國主詔罷詔書不名許

之國中貶損制度下書稱敕改中書門下省為左右內

史府尚書省為司會府御史臺為司憲府翰林為文館

樞密院為光政院諸王皆為國公以尊朝廷煇外史載

煇服守藩臣之禮而內實舉甲兵煇為職煇又云王

煇傳守藩臣之禮而內實舉甲兵煇為職煇又云王

煇傳守藩臣之禮而內實舉甲兵煇為職煇又云王

煇傳守藩臣之禮而內實舉甲兵煇為職煇又云王

煇傳守藩臣之禮而內實舉甲兵煇為職煇又云王

煇傳守藩臣之禮而內實舉甲兵煇為職煇又云王

煇傳守藩臣之禮而內實舉甲兵煇為職煇又云王

煇傳守藩臣之禮而內實舉甲兵煇為職煇又云王

煇傳守藩臣之禮而內實舉甲兵煇為職煇又云王

煇傳守藩臣之禮而內實舉甲兵煇為職煇又云王

煇傳守藩臣之禮而內實舉甲兵煇為職煇又云王

煇傳守藩臣之禮而內實舉甲兵煇為職煇又云王

煇傳守藩臣之禮而內實舉甲兵煇為職煇又云王

煇傳守藩臣之禮而內實舉甲兵煇為職煇又云王

煇傳守藩臣之禮而內實舉甲兵煇為職煇又云王

煇傳守藩臣之禮而內實舉甲兵煇為職煇又云王

煇傳守藩臣之禮而內實舉甲兵煇為職煇又云王

煇傳守藩臣之禮而內實舉甲兵煇為職煇又云王

煇傳守藩臣之禮而內實舉甲兵煇為職煇又云王

煇傳守藩臣之禮而內實舉甲兵煇為職煇又云王

煇傳守藩臣之禮而內實舉甲兵煇為職煇又云王

煇傳守藩臣之禮而內實舉甲兵煇為職煇又云王

煇傳守藩臣之禮而內實舉甲兵煇為職煇又云王

煇傳守藩臣之禮而內實舉甲兵煇為職煇又云王

煇傳守藩臣之禮而內實舉甲兵煇為職煇又云王

煇傳守藩臣之禮而內實舉甲兵煇為職煇又云王

煇傳守藩臣之禮而內實舉甲兵煇為職煇又云王

煇傳守藩臣之禮而內實舉甲兵煇為職煇又云王

煇傳守藩臣之禮而內實舉甲兵煇為職煇又云王

煇傳守藩臣之禮而內實舉甲兵煇為職煇又云王

煇傳守藩臣之禮而內實舉甲兵煇為職煇又云王

其過但歸之懸數識者題之消化一年以誣告奪私事
貶解縣行軍司馬至邠州卒弟錯字楚金四歲而孤母
方教鉉未暇及錯能自知書稍長文辭與鉉齊名授祿
書省正字累官內史舍人凡四知貢舉號得人以鉉奉
使入宋憂卒鉉精篆隸錯亦工小學兄弟著述甚富頗
傳於世又有周惟簡者曾以虞部郎中致仕張洎薦其
有遠略召為給事中副鉉而行至京師宋太祖召見詰
責之惟簡惶恐反言曰臣本居山野無仕進意李煜強
臣來耳事宦後願得賜終南山棲隱及江南平宋以為
國子周易博士判監事後上書遂前志求解官蓋非其
本心也太平興國中上表自求用乃除水部員外郎卒
按徐鉉宋史列人文苑傳鉉在南唐官至吏部
郎尚書事頗多疑南唐應列為附傳今補
潘佑散騎常侍處常子工文辭韓熙載徐鉉共薦於景
為祿書省正字遷內史舍人有李平者本嵩山道士楊
訥依河中帥李守貞反遣訥與朱元乞師江南守
貞敗遷易姓名留江南歷官戶部侍郎平好神仙修煉
之事動言妖妄潘佑與平相善嘗建議復井田及依周
禮置牛籍薦平判司農寺以替之事行百姓大擾未幾
罷佑又言國將亡非己為相不可致政事多在尚書省
因薦平知省事並請誅宰相湯悅等數十人懇手詔戒
之遂自殺

皇甫徽勸江州節度使譚之干幼以蔭補軍校累遷神
衛統軍都指揮使時諸老将相次皆死徽勸年雖少遂
為大將及宋師至諸軍多敗勸總勦欲登遂降每取中
流言頗道國中憂弱且密陳天變以為滅亡之兆偏裨
有欲募勇士以邀宋師者輒羅而拘之為故士莫能用
命會煜躬自巡城見宋師列柵城外知為左右所蔽乃

數其或眾棄命之罪收付大理軍士剗其肉頃刻而
盡

欽定續通志卷五百九十五

載記三

前蜀

王建

王宗衍 王宗勳

王建字光國許州舞陽人少無賴以屠牛盜驢販私鹽為事後為忠武軍卒稍遷隊將黃巢陷長安僖宗在蜀忠武軍將鹿晏弘以兵八千屬楊復光討賊巢敗走復光以其兵為八都建與晏弘皆為一都頭復光死晏弘率兵西入蜀行王興元建等領度州刺史已而晏弘擁即拜為節度使晏弘以建等為養子僖宗遣長安令致與河中王重榮爭鹽池重榮召督兵犯京師僖宗幸鳳翔移幸興元令致懼得罪因求為西州監軍楊復恭代為軍容使復恭斥令致黨出建為壁州刺史按通鑑作利州及利州刺史王重榮也今乃從陳史王建乃招集亡命及漢源部落有眾八千以及閬州制史楊行遠又攻利州制史王芝業城走西川節度使陳敬瑄又以間令致令致曰旺布吾兒也召之可置麾下乃使人招建建大喜遂稱兵二千馳之成都行至鹿頭關陳悔使人止之建大怒擊破鹿頭關取漢州東川顧存期與建有舊出兵助建軍於射射敬瑄遣將惟立逆建建擊敗之遂攻彭州敬瑄遣眉州刺史山行章將兵五萬屯新繁建又擊敗之俘無算敬瑄發兵七萬益行章與建相持漢陽新都百餘日昭宗遣左諫議大夫李蔚為兩川宣

續通志 卷五百九十六 載記三

諭和協使諶朗等罷兵彦朗請以大臣鎮蜀因為建求旌節文德元年以宰相舉昭度為西川節度使分瑯琊為永平軍拜建節度使敬瑄不受代昭宗即命昭度將彥朗兵討之以建為招討牙內都指揮使通鑑建先行營諸久之不克建謂昭度曰公以數萬取困兩川之人師久無功且唐室多故東方諸鎮兵接都畿公當歸天子靜中原以固根本此最爾之區不足以留昭度遲疑未決建遣軍士擄昭度親吏於軍門備而食之入曰軍士饑須此為食爾昭度大恐即留符節與建而東昭度去建即以兵扼劍門兩川出是阻絕又擊敗山行章於廣都行章以眉州降贊簡戎茂嘉印諸州皆歸制史降按新唐書昭宗不紀則州叛乃贊簡自有異州將制史茂嘉州州但於大順元年等建節制史行明同時被附建攻成都憲令致危窮甚乃夜入建軍以節度觀察牌印授建明日敬瑄開門迎建建以張勛為都度候戒軍士無剽掠建入城遷敬瑄於雅州使人殺之復以令致為監軍尋亦殺之大順二年十月唐以建為檢校司徒成都節尹餉南西川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管內觀察處置雲南八國招撫等使東川顧彥朗弟彥輝立唐遺宮宗道蜀賜彥輝東川旌節蘇州刺史常厚執道遠以攻梓州自彥輝死建欲圖并東川而未有以發乃遣李簡王宗濬等討成之曰兵破厚彥輝心出騎師既與俱來無道弼而後出之彥輝已於綿陽厚走還蘇州以唐旌節還道弼而後出之彥輝已得解解疾不出騎師既與俱來無道弼而後出之彥輝已敗彥輝於翰林斬其將羅璋遂圍梓州三年昭宗遣宦者袁易簡詔建罷兵乃還袁都黔南節度使王肇通建武建肇以其地降建四年宗濬復攻東川則道王宗

佩等取渝潼五月建自將攻東川昭宗遣諫議大夫李洵按前云昭宗遣左諫議大夫李蔚為兩川宣諭使但通鑑此處亦作李蔚判官韋莊宜渝兩川詔建罷兵建不奉詔乃責授建南州刺史以李茂貞代建茂貞拒命乃復建官爵十月建攻破梓州彥輝自殺建以王宗濬為東川留後唐即拜為節度使於是并有兩川地時鳳翔李茂貞兼據梁洋秦雍教授連天復元年宦者韓全誨等劫天子幸鳳翔梁兵圍之茂貞求與梁和建聞遣人聘岐許出兵為援動勿和令王宗濬將兵五萬聲言迎駕以攻興元興元節度使李繼業通鑑作武定節度使招拔思敬遂以其地降建於是并有山南西道荆南成汭死襄州趙匡凝遣其弟匡明襲據之建乘間攻下夔施忠萬四州三年八月唐封建蜀王四年唐還都洛陽改元天祐建與唐隔絕不通故仍稱天復天復六年建取歸州於是并有三峽七年梁滿唐遣使諭建不納因驪檢四方會兵討梁皆不應秋九月建削皇帝位以明年為武成元年國號蜀封其諸子為王以王宗佶為中書令韋莊為左散騎常侍判中書門下事唐襲為樞密使鄭憲為御史中丞張格王鐸為翰林學士周傳雅為成都尹武成元年正月祀天南郊大赦以王宗佶為太師罷政事宗佶建養子後建子元懿等稍長宗佶心不自安與鄭憲等謀作亂求為大司馬總六軍開元帥府凡事使宜行而後關請心疑之未許復為唐襲所讒建益疑其反宗佶入奏事請已遂叱衛士撲殺之并賜壽死六月以建王宗懿為皇太子武成二年頒承昌曆三年十二月大赦改明年為永平元年李茂貞自山南入於蜀地狹勢孤乃與建和以其子娶建女因

志六五七一

求山南故地建怒不與以王宗保為北路都統宗佑宗賀唐鑾為三面招討使以攻峨戰於青泥宗佩收績退保西縣為茂貞兵所圍建自將擊散之岐兵解去建至興元而還初田令孜之為監軍也盜屠國軍入蜀埋之二年府食使歐陽柔治令孜故第得之以獻柔遣光祿卿盧班來聘建為兄其印文曰大梁入蜀之印宰相張格曰唐故事奉使四夷其印文曰大唐入某國之印今柔以兄事陛下奈何奉使建怒欲殺使者格曰此柔有司之過爾不可以絕兩國歡已而梁太祖朝建遣將作監李絳弔之逢刺其印文曰大蜀人梁之印三年太子元膺字宗慈更名元膺殺太子少保唐襲元膺數年太子元膺字宗慈更名元膺殺太子少保唐襲元膺數年開承和府置官屬唐襲建之疑也元膺易之屢諫於朝廷其意建益不悅是月七月元膺召諸王大臣置酒而集王宗權樞密使潘峭翰林學士毛文錫不至元膺怒明日入白建言峭及文錫離間諸王建怒將奔峭等元膺出而襲入建問之襲曰太子將謀亂欲召諸王諸將以兵衛之然後舉事建疑之襲請召屯軍入衛元膺聞襲召兵以為誅已召大將徐瑤常謙率兵拒戰戰於神武門襲中流矢墜馬死通鑑載元膺率軍至常謙西斬之十餘人元膺遣武將唐瑊率兵拒戰元膺遣西縣志之九國志云元膺遣武將唐瑊率兵拒戰元膺遣之及自大支門擊唐人攻瑊等與宗保史互異建遣王宗實以兵討之元膺兵潰乃匿躍龍池繼中明日出時食蜀人識之以告建遣宗翰招諭之已為衛兵所殺建乃立鄭王宗衍為太子四年荆南高季昌侵蜀巫山遣嘉王宗壽敗之於重唐殺於南節度使王宗訓南續攻

控界上遣妻王宗範敗之於大渡河五年遣王宗榜等攻峨取秦鳳屠成四州至大散關梁斌將劉知俊在岐以其族來奔十一月改明年元曰通正元年遣王宗紹等率兵十二萬攻岐取隴州八月起文思殿購贖書賈之以內樞密使毛文錫為文思殿大學士十一月改明年元曰天漢國號漢天漢元年殺劉知俊十一月大赦改明年元曰光天國號蜀光天元年六月建辛建在詐妄好為譏諷詭怪之說自天復七年巨入見南城山鳳凰見萬歲縣黃龍見嘉陽江而諸州皆言甘露白鹿白雀聖龍之瑞於是遂僭號兩川希旨者乃爭言符瑞麟鳳鸞虛合德連理之屬史不絕書既多內寵賢妃徐氏與妹淑妃用事交結宦者唐文展等文展判六軍軍無大小皆取決及建疾以兵入宿衛謀盡去建故將大臣皆不得入見宗壽等排間入言文展欲為變乃殺之建因以老將大臣多許昌故人心不為太子用乃以宦者宋光嗣為樞密使判六軍建卒諡曰神武聖文孝德明惠皇帝廟號高祖

行字化源建第十一子舊名宗衍既立去宗名行初封鄭王其母徐賢妃也元膺死徐妃與宦者唐文展展相士言衍相最貴又諷宰相張格贊成之由是得立為太子及嗣立尊母氏妃為皇太后徐淑妃為皇太妃衍年少流淫委政於宦者宋光嗣光孫景澄澄王承休歐陽晃田魯備等而以韓昭諤在迎顯在理歐旭等為狎客思宜華苑嘉王宗壽以社稷為言發流涕韓昭等曰嘉王酒悲爾請狎客其以慢言諷囑之衍不能省也嘗與太后太妃游青城山宮人衣服皆畫雲霞翠之飄然若仙衍自作甘州曲述其狀上下山谷開當自歌而使宮人和之明年改元乾德乾德元年正月祀天雨郊大赦二年北巡至於西縣旌旗戈甲連亘百餘里不絕所在供億人不堪命三年正月遷成都六年以王承休為天雄軍節度使承休以宦者得幸妻嚴氏有絕色物通之以故得鎮時唐莊宗滅梁遣李嚴聘賜見其人物富盛而行驕淫歸乃獻策伐蜀明年唐魏王繼岌郭崇韜來伐是歲衍改元咸康衍遊幸無度十月魏王繼岌郭崇韜入魏谷而唐師入境衍懼遣遺留王宗弼守縣谷遣王宗勳宗範宗昱率兵以拒唐師宗勳等至三泉望風退走衍詔宗弼宗勳宗範宗昱與宗勳等合謀送款衍還至成都御文明殿與羣臣相對涕泣宗勳亦自縣谷馳歸登太立門殿兵自衛衍往勞之宗勳驕慢無禮已而劫運衍於天啟宮通亂作收鹽殺衍即上表乞降繼岌至成都衍君臣面縛與視出降於七里亭莊宗召衍入格賜詔許以封爵誓不背約衍奉詔忻然就道率其宗族及偽宰相王鐸張格庾傳素許京翰林學士李昊等及諸將在家屬數千人以東行至秦川驛莊宗用伶人景進計遣宦者向延嗣族之衍母徐氏臨呼曰吾兒以一國迎降反以為戮君義俱棄吾知其禍不旋踵矣衍妾劉氏有血色行刑者將免之劉氏曰國家喪亡義不受辱建就死當衍為亂嘉王宗壽常切諫之後為武信軍節度使唐師伐蜀所在迎降繼岌以書招之獨宗壽不從聞衍降大備從衍東至岐陽昭守者得人見衍泣曰早從王言豈有今日衍死宗壽亡入熊耳山天成二年出詣京師上書求收葬衍宗族明宗嘉之封衍順正公許以諸侯禮葬宗壽得王氏十八歲葬之長

安南三遊村徐無黨曰據前蜀書運歷國九國志皆云天復七年九月建國明年正月改元武成今以爲定姓焉五代史云紀元年年蜀則建武五年建武改元者自大順二年至同光三年月三十五年同

李簡等拒楊守厚於梓州功居多又攻楊晟於彭州楊守亮於閬州已又敗顧彥暉於板林還州刺史復將兵攻東川建嘉其功更姓名與諸子命爲東川留

從宗濬言東川封疆五千里文移往還動淹時日請分遂合瀘渝五州列爲一鎮建表其說於朝遣武信軍於遂州未幾唐授宗濬爲東川節度使久之加同平章

事破李繼業於興元唐即詔爲山南東道節度使宗濬有勇略得將士心建甚忌之會成都作府門諭以朱丹

國人謂之黃紅樓建以宗濬姓名應之而王宗信等疾其功復搆飛語建召宗濬詰責之宗濬曰三蜀略平大

王聽遣殺功臣可矣建令親隨指揮使唐襲欲以酒縋殺之成都爲之罷市建稱帝乃復其官爵

王宗弼本姓竊字弘夫建立爲假子更今姓名楊守厚攻梓州建遣華洪等救顧彥暉謀因情節執之宗弼乃

以密語泄之彥暉遂不爲意待之初已而從攻東川爲東川兵所擒彥暉念舊恩番爲子及彥暉敗復歸於

建累官兼中書令充北面行營招討使建病且劇以宗

弼沉靜多謀召爲馬步軍都指揮使同受遺詔行立命

宗弼守太師兼中書令判六軍輔政封鉅鹿王進封齊

王時後主不親政事內外遷除皆出自宗弼躬躬行私

上下皆怨唐兵入境會王宗勳等師至三泉李紹琛逆

破宗勳等敗走行遂令宗弼守利州且令誅宗勳等時

乘城引兵歸宗勳等追及於白方宗弼探懷中詔書示之曰宋光嗣令我殺爾曹因相持而立遂合謀送款於

唐宗弼歸至城都嚴兵自衛已而劫遷行於天啟宮又使親吏於義興門邀取內庫金帛收成都尹韓昭宦者

宋光嗣景潤澄歐陽晃等殺之面首送唐師自稱權西川兵馬留後使其子承班以衍後宮及珍玩賸繼及及

崇紹求西川節度使繼發曰此我家物也奚以獻爲居數日宋光葆自梓州來訴宗濬淫殺光嗣等又崇紹徵

犒軍錢數萬緡於宗弼斬不與士卒怨怒殺火頭喉崇紹欲殺宗弼以白明白繼及收宗弼及宗勳宗濬數

其不忠之罪族誅之國八爭食宗弼之肉頃刻而盡按代史前蜀世家諸臣俱無傳考王建開蜀王宗按功於最其亡也王宗實實爲兩首兩人事跡顯著應列爲附傳今世錄十四春秋增補

欽定續通志卷五百九十六

欽定續通志卷五百九十六

載記四

後蜀

孟知祥 視

高彥備 趙崇範 王昭遠 李昊

孟知祥字保胤邢州龍圖人其叔父遷當唐末據邢洛磁三州為晉所虜晉使守滹陽梁攻晉遂以澤潞歸梁知祥父道衡留事晉及知祥壯晉王以其弟克履女妻之以為左教練使莊宗為晉王以為中門使前此為中門使者多以罪誅知祥懼罪求職因薦郭崇範自代莊宗以為馬步軍都虞候同光元年以太原為北京授知祥太原尹北京留守魏王繼岌伐蜀郭崇範為招討使崇範歸諫曰莊宗曰即臣等平蜀陛下擇帥守西川無如孟知祥者及破蜀莊宗遂以為成都尹劍南西川節度副大使四年正月知祥至成都而崇範已死繼岌引軍東歸先鋒康延孝反知祥遣將會任關等兵擊破之得其將李舉侯弘翼及兵數千以歸會莊宗崩繼王繼岌死明宗入立知祥乃訓練兵甲陰有王蜀之志益置義勝定遠鎗義雲飛神等第七萬餘人命李仁罕趙延隱張業等分將之初魏王繼岌郭崇範令蜀富民輸餉軍錢六百萬糧其餘者猶二百萬任圖自蜀入相兼判三司未久知祥所餘錢冬明宗加知祥侍中張楨樞作檢校太傅李昊羊馬城記作加以太僕卿趙季良衛官告賜之因以為三川制置使督蜀軍餘錢送京師且制置兩川征賦知祥拒命然與李昊有舊因留之知祥初鎮蜀莊宗以官者焦彥賁為監軍明宗立蓋殊宦者能諸道監軍彥賁已罷樞密使安重誨復以客

續通志

卷五百九十七

載記四

省使李嚴為監軍以制知祥知祥怒曰諸道皆廢監軍獨吾軍置之是嚴欲以蜀再為功也天成二年嚴至成都知祥置酒召嚴時彥賁猶在蜀嚴于懷中出詔令知祥誅之知祥不聽因責嚴曰今諸方鎮已罷監軍公何得來此目客將王彥彥執斬之明宗不能詰知祥之入蜀也遣人迎家屬于太原行至鳳翔節度使李從曠聞嚴被殺以為知祥反矣遂留之明宗猶欲懷以恩信詔遣知祥家屬歸蜀復遣客者使李仁矩慰諭之知祥因請以趙季良為節度副使事無大小皆與參決三年唐莊宗李昊果州圍練使以何瑋為節度副使知祥遣其將雷廷善至京師請留季良而以瑋為行軍司馬明宗不得已從之是歲唐伐荆南詔知祥以兵下峽知祥遣毛重威率兵三千戍夔州已而高季興死其子從誨歸命知祥請罷戍兵不許乃調重威以兵潰歸唐以詔書罪重威知祥不奉詔初魏王繼岌東歸留精兵五千戍蜀董璋鎮東川與知祥未嘗通問自重誨疑二人有異志乃以親信分守兩川管內諸州而以精兵為其牙隊以夏魯奇鎮遂州李仁矩鎮閬州又以武成裕為縣州刺史仁矩與璋有隙而茂裕重誨外兄由是璋與知祥皆懼璋始遣人求婚于知祥以自結知祥許之于是合從以拒唐詔罷重唐所遣節度刺史等明宗優詔慰諭之長興元年明宗郊加拜知祥中書令九月董璋反攻破閬州擒李仁矩殺之知祥亦遣募兵反是秋明宗改封董華公主為福慶長公主遣祝書監劉岳為冊使行至鳳翔聞知祥反乃旋詔奪知祥官爵命天雄軍節度使石敬瑭為都招討使夏魯奇為副知祥遣李仁罕張業趙廷隱將兵三萬人會璋攻遂州別遣侯安實將四

千人助璋守東川又遣張武下峽取渝州按通鑑唐璋八月先反九月知祥約董璋阿東兵璋引兵擊蜀元年知祥遣李仁罕等將兵三萬攻遂州別遣侯安實行將璋攻遂州是月制董璋官爵以石敬瑭為孟州知祥遣使夏魯奇奇之則以知祥為西川節度使云知祥十一月唐師攻劍門克之乙亥蜀詔以明宗璋至十一月唐師攻劍門克之乙亥蜀詔以明宗璋之前知祥遣李仁罕等子命敬瑭討蜀之後明宗璋攻閬州亦守東川唐師攻劍門璋守兵三千人遂入與通鑑俱不合

劍門雖來告急知祥大駭遣廷隱分兵以東已而開唐軍止劍門不進詔曰使唐軍急趨東川則遂州圍解唐勢沮而兩川搖矣今其不進易與也十二月敬瑭及廷隱戰于劍門敗績時張武已取渝州病卒其副將袁彥超代將其兵取黔州二年李仁罕克遂州夏魯奇死之知祥以仁罕為武信軍留後遣人馳告奇首示敬瑭軍敬瑭乃班師利州李彥珣聞唐軍敗歸乃棄城走知祥以廷隱為昭武軍留後仁罕進攻夔州刺史安崇阮棄城走以趙季良為留後時唐軍涉險轉饋為艱敬瑭軍既旋所在守將皆棄城走明宗以為警由重誨及重誨誅死乃遣西川進奏官蘇恩通奉軍將杜紹本招諭知祥具言家屬在京師者皆無恙知祥聞重誨死而唐厚待其家乃遣重誨同謝罪璋不聽乃遣觀察判官李昊說璋璋益疑知祥實已誅殺昊昊乃勸知祥攻之而璋先襲破漢州知祥遣趙廷隱率兵三萬自將擊之陣難距橋金鵬橋通作知祥與廷隱等並殺璋知祥得璋降卒衣以錦袍使持書招璋璋曰事已及此不可悔也璋軍士欲戰乃麾軍前進鋒節交璋偏將張守進來降知祥乘之璋大敗過金鵬橋麾其子光嗣使降以保家族光嗣哭曰自古豈有殺父而求生者乎宣俱就死因與璋俱走至梓州璋見殺光嗣自縊死知祥遂并有東川然

志六五七五

自璋死知祥卒不遣使謝唐樞密使遣延光日知祥雖已破曉必借朝廷以爲兩川重非屈意招之亦不能自歸也明宗然之先是克宣妻孟氏知祥妹也莊宗殺克宣孟氏歸于知祥其子瑊留事唐爲供奉官明宗即遣瑊歸省其母因賜知祥詔書招慰之知祥兼據兩川以趙季良爲武泰軍留後季仁罕武信軍留後趙延隱保寧軍留後張業宣江軍留後季肇昭武軍留後季良等因請知祥稱王以體制行事議未決而瑊至蜀知祥見瑊僭稱王自蜀還得知祥表請除季良等爲五鎮節度其餘刺史以下得自除授請封蜀王且言福慶公主已卒明宗爲之發哀遣閭門使劉政思爲宣諭使政思復命知祥始遣其將宋況來朝四年二月以知祥檢校太尉兼中書令行成都尹劍南東西兩川節度使封蜀王季良等五人皆拜節度使十一月明宗崩明年閏正月知祥乃即皇帝位國號蜀以趙季良爲司空平章事王中門使王處回爲樞密使李昊爲翰林學士三月唐歸王舉兵反山南西道節度使張虔劍武定軍節度使孫漢道皆以其地來附四月改元曰明德六月知祥病知祥得風疾踰年至是遂刺以其子禔爲皇太子監國知祥卒諡曰文武聖德英烈明孝皇帝廟號高祖

禔字保元初名仁贊知祥第三子知祥爲兩川節度使視爲行軍司馬及僧號以禔爲東川節度使同平章事知祥卒禔不發喪王處回夜過趙季良相對涕泣季良正色曰今強侯播兵向變立嗣君以絕非望流無益也處回還與季良立禔而後發喪禔立不改元仍稱明德至五年始改元曰廣政按宋史作四年改元廣政至五年始改元曰廣政國春秋亦作四年十二月事明德二年尊母李氏爲太后禔好打毬走馬多採買家子

充後宮樞密副使韓保良切諫禔嘗即日出之有上書者言秦省當擇清流使嘆曰何不言擇人而任之左右請詰上書者視曰吾見唐太宗初即位獄吏孫伏伽上書言事皆見嘉納奈何勸我拒諫耶然禔年少不親政事將相大臣皆知祥故人驕蹇踰法多營田宅而季仁罕張業尤甚視即位數月孰仁罕殺之族其遺釋杖而自竊來朝杖而入見稱疾不拜及聞仁罕死遣釋杖而拜廣政九年趙季良卒張業益用事業仁罕甥也仁罕被誅時業方掌禁兵視懼其反仄乃用爲相業兼判度支置獄于家以依法厚敕蜀人大怨十一年禔與匡聖指揮使安思謙謀殺而殺之王處回趙廷隱皆致仕由是故將舊臣殆盡禔始親政事置斷以通下情時漢高祖起太原中國多故雄武軍節度使何建以秦成附三州來附禔因遣孫漢道攻下鳳州于是悉有王衍故地漢將趙思紹據永興王景崇據鳳翔反皆送款于禔乃遣張虔劍何建李廷珪分道出師應思紹以魏關中又遣安思謙益兵以東已而無功遂執思謙斬之十二年僮吏部三銓禮部貢舉十三年封子元詰秦王判六軍事次子元珪王弟仁毅薨王仁黃雅王仁裕嘉王十八年周世宗伐蜀攻自秦州遣高彥儔李廷珪出塞倉以拒周師彥儔大敗走青泥于是秦成階鳳復入子周保暉遂聚蜀粟于劍門募兵旣多國用不足因鑄鐵錢椎塊內鐵器以備其利在十四年蜀史云鑄錢錢平春秋亦云初周世宗下詔風多積粟加錢爲錢四部非二十五年始鑄也鑄錢資又分遣使者明南秦東事當在是時鑄錢平集改鑄錢資又分遣使者明南秦東漢以張形勢二十年世宗歸蜀俘禔亦歸所獲周將胡立等因寓書于世宗稱大蜀皇帝世宗怒其無禮不答

時周兵伐南唐取淮南十四州諸國皆懼荆南高保融以書招禔使歸周以前書致書世宗不答乃止二十五年立秦王元詰爲皇太子秦興已下荆潭魏益糧遣大程官孫邁及趙彥韜楊筠鈞東漢吳兵出以據中國遇爲邊吏所得彥韜潛取蝦丸帛書以告宋太祖遂討伐蜀遣王全斌崔彥進等出鳳州劉光乂曹彬等出歸州率兵五萬人分路進攻並命李遇等爲導兵至視遣王昭遠趙彥範等拒之禔母李氏謂曰吾見莊宗及汝父時非有功者不使主兵故人皆畏服樂爲之用昭遠輩素不知兵一旦邊警急何以禦敵惟高彥儔汝父舊人可委任之禔不聽又遣子元詰率精兵數萬守劍門全斌至三泉遇昭遠擊敗之昭遠焚吉柏江浮橋退守劍門全斌遣備將史延德分兵出來蘇小道北擊劍門而自由大路夾攻之昭遠彥範皆被擒元詰亦逃歸劉光乂攻夔州守將高彥儔戰敗開牙城拒守尋自焚死而蜀兵所在奔潰禔益窮蹙問計于左右老將石穎作賊以爲東兵進來勢不能久宜堅守以敵之禔歎曰吾父子以溫衣美食養士四十年一旦臨敵不能爲吾東向放一箭誰欲堅壁誰與爲吾守者耶乾德三年正月遣通奏使伊審微齎表詣全斌請降且乞保全家屬又遣其弟仁贊詣關上表詣昭慶之四月禔與母至京師素服待罪關下宋太祖御崇元殿修禮見之先是詔有司于石拔門外臨泔水起大第五百餘間以待禔供帳悉備至是賜之拜親檢校太師兼中書令封秦國公七日而卒追贈楚王諡恭李其母不哭以酒酌地曰汝不能死社稷苟生以取羞吾所以忍死者以汝在也今何用生爲因不食卒太祖聞而傷之令鴻臚卿追寬

俾護喪事與俱奔洛陽元詒歸朝與昶同日宣制拜
檢校太尉憲監軍節度使後移鎮貝定一州太平興國
中從平太原又從征幽州又破契丹于徐河以功封滕
國公滿化初卒徐無窮曰昶與滿年數甚明諸書皆
三年乙丑國祿凡四十年乙丑五代史云昶光
三年丙戌至乾德三年乙丑四十年者昶也

高彥儔并州太原人從知祥入蜀爲昭武軍監押昶
位遷卽州刺史改馬步軍使漢兵入大散關克安都若
彥儔以所部先進漢兵運去彥儔盡銳追之復其若而
遠未幾拜源州武定軍節度周顯德初向訓攻鳳州昶
令彥儔出兵圍周未至聞敗軍于唐倉潰歸判官趙琪
閉關不納乃遁還成都昶不之罪尋授秦州靈江軍都
巡檢制置招討使宋師至彥儔爲副使趙崇濟監軍武

守諫曰北軍涉道而來利速戰不如堅壁待之守諫不
從獨領麾下以出遂敗彥儔將以所部出戰宋師已乘
城入判官羅濟勸令單騎歸成都彥儔曰我昔已失秦
川今秦州復不能守縱不我殺亦何面目見蜀人乎濟

勸其降不可曰今日止有死耳遂望西北再拜登樓縱
火自焚死按九國志云宋師圍門入彥儔
初昶母語昶
惟彥儔可任及是果能死難

趙崇翰并州太原人父廷隱隨知祥入蜀董璋襲成都
廷隱大破之知祥遂有其地及僭號累遷至太師中書
令封宋王卒崇翰驍果有父風昶取將家及死事孤子
置殿直四番以崇翰爲都知領之周世宗克秦鳳將入
蜀境爲崇翰拒退洋州武定軍節度山南武定緣邊
諸峽都指揮副使漢源之戰獨策馬先登及軍敗擄手
孛殺十餘人爲宋臨所擒

王昭遠益州成都人幼孤貧年十三依東郭僧智諱爲

童子知祥嘗傲憎于府昭遠時巾屣從習諳入時昶方
就學知祥見昭遠慙慙留給事左右昶嗣位以爲擢兼
使樞密使王處回致仕知祥州出昶以樞密權重難制
乃以昭遠爲通奏使知樞密院事務一以委之府庫
財帛悉其取不問昭遠以方略自許宋師入境令與
趙崇翰率兵拒戰發成都遣李昊餘郊外昭遠酒酣擗
臂曰是行也非止克敵當領此二三萬離面惡少兒取
中原如反掌耳及行軍錄即意指麾軍事自方諸葛亮
將至漢源聞劍門已破惶恐失次崇翰布陣將戰昭遠
據胡床不能起儀崇翰敗乃免胄棄甲走投東川唐倉
倉下悲嗟流涕目盡厥爲追騎所執送闕下宋太祖釋
之授左領軍衛大將軍開寶八年卒

李昊字高佐自言唐相神之後昊生於關中唐末昊父
羔攜家避亂至奉天奉天爲岐軍所破父及弟妹皆被
殺獨昊與母得免乃流寓新平劉知俊領岐軍圍州城
昊踰城出爲候騎所得知俊與語甚器之妻以女遂隨
知俊歸蜀王衍襲位歷中書舍人翰林學士乃遣人聞
道迎其母蜀亡人洛明宗令昊入蜀詔孟知祥遣季良
屢授一職久之知祥辟爲掌書記及稱帝擢禮部侍郎
翰林學士視立累加尙書左丞拜門下侍郎同平章事
俄加左僕射自知祥時章奏書檄皆出昊手集爲百卷
曰經緯略又修前蜀書四十卷並上之封趙國公加司
空初宋之下荆湖也昊言子卷曰臣觀宋氏啟運不同
漢周一統其在此乎若修職通貢亦保安三蜀之良策
也爲王昭遠所沮而止蜀平隨昶入朝宋太祖優待之
拜工部尙書卒昊前後仕蜀五十年昶之世位兼將相
秉利權資貨歲入鉅萬奢侈尤甚初王衍降莊宗昊爲

草表昶之降也其表亦昊所爲蜀人謂其門曰世修
降表李家兒者晒之仁裕仁裕及伊審微皆微昭率實
稱傳俱無其事蹟足證今從類

欽定續通志卷五百九十七

志六五七七

續通志 卷五百九十七 載記四

載記五

南漢

劉隱 劉玘 劉晟 劉鋹

李托 潘崇徹

劉隱蔡州上蔡人祖安仁商賈南海因家焉仁安仕唐為廣州刺史文謙唐書作唐廣州牙將唐乾符五年黃巢破廣州時劉隱謀奔有封州詔即授為刺史賀正鎮邊使舉梧州以西殘餘有兵萬人戰艦百餘艘諫卒清海軍節度使劉崇瑋表隱為封州刺史乾寧中崇瑋死薛王知柔代為節帥至廣州將盧瑋單犯作亂知柔不敢進隱以兵攻殺單犯知柔知柔辟為行軍司馬其後徐彥若代知柔表隱節度副使委以軍政彥若卒軍中推隱為留後從史云彥若退去馬隱自代即宗進乃以隱時處州盧光稠據州自為留後兼取潮韶二州隱與之爭戰不利乃悉師攻虔州伏發擊大敗擊虜今據新唐書編年天祐二年拜隱為廣州節度使梁開平三年累加檢校太師兼中書令封南平王隱父子起封州數有功於嶺南遂有南海隱復好賢士時中朝人士往往辟亂嶺表名臣誦死南方者皆有子孫在焉仕宦遭亂不得遊者亦多流寓王定保促碑劉泚李衡周傑楊嗣潛趙光胤之徒辟置府待以賓客乾化元年封南海王云開平初封南海王無封南海王事史但代封南海王云開平四年四月卒追尊曰襄皇帝廟號烈宗

劉初名嚴又更名諱庶子也其母段氏生養於外舍謙妻韋氏素妬故創面出將殺之及見而異之曰此非

常兒也後三日卒殺其母自養為子襲長善射隱為

行軍司馬薛王府諸議參軍隱鎮南海變為副使隱

卒與代立乾化二年除清海軍節度使末帝即位歸封

南海王初隱攻韶州魏曰韶州所轄者光弼擊之虔人

必應隱首尾受敵此不宜直攻而可以計取隱不聽

果敗歸因盡以兵事付魏卒出兵攻敗虔氏取潮韶又

取容色二管自梁初隱受封母及麗立立皆稟正朔又

明三年魏乃即皇帝位魏號大越改元曰乾亨追尊父

仁諱隱皆為皇帝立三廟置百官以楊洵為兵部侍郎

李衡禮部侍郎倪曙工部侍郎趙光胤兵部尚書皆

平章事光胤自以唐甲族事偽國常快悞思歸乃

詐為光胤手書遣使開道至洛陽召其一子損益并其

家屬皆至光胤驚高為盡心焉藥性奇酷為刀錐支解

判別之刑每視殺人則榮隨垂涎不勝其喜又好奢侈

悉聚南海珍寶以為玉堂珠殿二年祀天南郊大赦改

國號漢三年冊越國夫人馬氏為皇后四年遣選部貢

舉放進士明經十餘人如唐故事歲以為常七年唐莊

宗人下魏懷遣宮苑使何詞入視中國虛實稱大漢國

主政書大唐皇帝河漢言唐必亂不足憂漢大喜嘗自

言家本成秦恥王叔方呼唐天子為洛州刺史九年白

龍見南宮三清殿改元白龍又更名魏以應龍見之祥

有言讖書滅劉氏者魏也魏乃採周易飛龍在天之義

為魏字以名為四年魏以舟師攻封州封州兵敗於賈

江德應以周易策之遇大有遂赦境內改元曰大有遣

將張章以神弩車三千往救章以兩鐵索沈賈江中為

巨輪於岸上築堤壘之因輕舟迎戰敗賊人運之章

舉巨輪挽索鎖船舟以獨弩夾江射之盡殺楚人三年

遣將李守節梁克貞攻交趾擒南承美發登樓羅樓受

浮救之按十四年秋云交趾梁末交州上蔡曲

遣文趾魏茂俊又考魏文趾也南李守節梁克貞又攻

古城掠其寶貨而歸四年交州楊廷藝叛攻交州刺史

李進運歸梁遣承旨程寶攻廷藝寶戰死五年封子耀

稱等十九人皆為王十年交州牙將咬可羨欲舉亂取

自以廷藝故將夾羅攻交州公羨來乞封羹欲舉亂取

之以子萬王洪謀為靜海軍節度使使交州王將兵攻

之而自以兵駐海門為援權已殺公羨逆殺海口將鐵

嶺海中權兵乘潮而進洪孫遂之潮起舟覆權者皆

覆洪孫戰死勇收餘眾而還十五年魏卒諡曰天皇大

帝廟號高祖

功勳子初名洪度封秦王魏子權權國皆早死功次

當立魏病意欲立洪昌召石使射王翻至寢中與語翻

為謀出洪度也州洪昭容州然後立洪昌為太子議已

定崇文使肅益人問疾魏以告之益諫曰少者得立長

者爭之禍始此矣由是卒立洪度更名功改元曰光天

尊母追昭儀為皇太妃以晉王洪熙輔政功立不能任

事魏在瑋石伶人作樂飲酒宮中裸男女以為樂或衣

墨縵與婦女夜行出入民家山海關盜賊起推妖人

張遇賢為帥陷循州功遣越王洪昌攝王洪泉攻之遇

賢圍洪昌等於錢帛俾將萬景折陳道序力戰拔二

王潰圍走功莫能省嶺東賊亂洪報日益進擊鼓誘誘

為荒恣功亦頗疑諸弟國已敕宦官守宮門入者皆露

赤洪熙洪泉洪昌陰遣陳道序養勇士劉思潮諷令禮

等皆為所無以獻功功置長春宮以閱之辭起道序與

思潮等隨至廈門拉殺之謚曰騷

履初名洪熙封首王既殺粉遂自立改元曰應乾以洪昌為兵馬元帥知政事洪某副元帥劉思淵等封功臣屢屢請討賊陰勒成謀思淵等以止外讎屢大怒復召洪某至殺之冬祀天南郊改元曰乾和二年遣洪昌嗣皇帝陵於海山至昌華宮使監則殺之履自投洪某由是與諸將有隙而洪昌最賢劉素所欲立者履尤忌之故先及書繼王洪濟居湖州有善政是歲鳳凰見兇州履怒使人散殺之諸將思淵等終履之世相次皆見殺三年殺劉思淵等五人思淵等死陳道序懼不自安其友鄧仲五願故事以荷悅漢紀禮之道序莫能曉仲屈曰愁鬱韓仇誅而彭越趙皆在此書矣道序憤益懷履間之大怒執道序皆斬於市夷其族以右僕射王翽魯謀立趙王洪昌出為英州刺史尋賜死於路六年遣工部郎中知制誥獮允章求婚於楚楚不許履怒曰馬公復能輕辱南土平時馬希廣斯立希壽起兵武陵湖南大亂允章具言楚可攻狀乃遣巨象指揮使吳珣內侍吳愷恩攻賀州克之楚人來救珣擊大勝於城下獲箭而傳以土下施機軸自擊中奪穴通奔中楚兵逼城遣人自穴中發機楚人悉陷死者數千人珣等遂乘勝攻桂州及連宜嚴福蒙五州皆克之掠全州而還按通鑑連宜嚴福蒙五州城下遂進陷韶州此云城也九年又遣內侍潘崇徽攻是州與李景長遇大敗之遂取郴州晟益得志故時到氏宮傳凡數百玉清太後諱名不可悉記晟復遣巨艦指揮使暨珍資以兵入海掠商人金帛作離宮日恣游獵宦者林延遇宮人盧瓊仙內外用事專為殺戮屢不復嘗嘗大醉以瓜瓠令人向玉

樓項試創因并斬其首明日復召玉樓侍飲左右白己殺之履歎息而已十年湖南王進遠以兵五萬半漢河繼攻郴州潘崇徽與戰於壕石大敗之十一年履病甚封其子繼興等五人皆為王十二年交州吳昌濬遣使稱臣求節鎮昌濬者權子也權自襲時據交州洪據戰死連乘不復攻至是始稱臣送給事中李璣以旌節招之璣至白州海賊為亂不果行十四年足為周顯德三年世宗平江北辰始惶恐遣使修貢為楚人所隔使皆不得行屢變形於色又嘗自言知犀十一月六月食牛女開出書占之款曰吾宮之矣因為長夜飲卜葬城於城北連擊為城號陳視之是秋卒諡曰文武光聖明孝皇帝廟號中宗

履初名繼興屢卒以長子立改元曰大寶屢性剛忌不能任臣下而獨任宦官宮婢等至鉅尤愚情以為羣臣皆自有家室顧子孫不能盡忠惟宦者親近可任遂委政於魏澄權陳延壽宋史作等澄極等既專政銀乃與宮婢波斯女等淫戲後宮不復出省事延壽又引女巫樊胡子宋史作自言玉皇令其降身命銀為太子皇帝鑒於內殿設儀帳陳珍玩由是國事皆決於胡子盧璣中宣稱福銀再拜聽命出是國事皆決於胡子盧璣仙釐澄極等平附之時宮中婦人皆具冠帶領外事內宮數至七十餘人有為三師三公者但於其上加用者別之女官亦有師傅令僕之號羣臣有才略可備用者皆下簪室令得出入宮闈又作燒香劍到刀山劍樹之刑或合罪人胸皮撲氣又賦頌頌重臣入城者入輪一錢瓊州米斗收四五錢置瓊州都定其謀令人海五百尺採珠所居宮殿以珠玕瑤飾之陳延壽作諸淫巧

日費數萬金賑濟幸離宮嘗至月餘或旬日以羣民為課戶供宴餼之費向背左丞孫允章參政事深嫉之數請誅宦官皆皆仄日二年詔祀天南郊初三日允章與禮官登壇四顧指麾宦者許彥真望見之曰此謀反耳乃拔劍升壇允章迎叱之彥真馳走告允章反璣下允章獄并捕繫其二子族誅之陳延壽請銀曰先帝所以得陛下者由是殺羣弟也勸銀稱誅諸王乃殺其弟桂王旻與是歲未建隆元年也銀將邵廷珩言真主已出其勢非一天下不能已請飭兵備不燃番珍寶奉中國遣使通好銀憤然莫以為慮認其言直深恨之五年以宦者李托養女為貴妃專寵托為內太師居中專政許彥真既殺許允章澄極等居已上謀殺之澄極使人告彥真反族誅之七年宋師克郴州成將許彥真制史陸光圖皆戰死餘眾退保韶州銀始思廷珩言遣廷珩帥舟兵出洗口以拒宋師退舍廷珩訓士卒修職備嶺人倚以為重有語者誣以反尋賜死士卒冤之八年交州吳昌文卒其下爭立交益大亂驪州丁述舉兵擊破之即授魏文州節度十三年是為宋開寶三年宋師來討初宋太祖克郴州獲策內侍余延業太祖問銀為治之途延業備言其善馳及銀兵攻道州刺史王繼勳討討之太祖難其事令李煜諭銀使其使者歸湖南地銀不從煜從三往言辭懇至銀怒曰使者歸慎慎驛書答煜言甚不遜煜上乃詔潭州防禦使潘美等出師時銀將多以為講誅死之詔潘州防禦使潘美者惟宦官數輩自屢以來城壁不修兵甲毀壞及聞宋師至內外震恐乃遣裴澄榘于賀州郭崇岳于桂州李托守韶州以備是歲秋潘美平賀州十月平韶州又平桂

十一月平連州按宋史潘美等於十月次昭州破關
通去城昭州刺史承進亦奔連州昭州刺史周至
手連州在十一月平昭州在十二月庚子春休並
歐史於十二月平昭州於十二月平昭州觀喜日
下重出昭州刺史潘美等於十月次昭州破關
昭桂連實木屬湖南今其師取之足矣其不復南也
二月平韶州明年平英雄二州宋師次瀘頭銀遣使請
和求緩師二月宋師度馬運鐵遣其石僕射蕭灌奉表
降灌既行張洎迫復令整兵拒命美等進師鎮遣其弟
群王保興率文武詣美軍降不納按宋史張洎遣石
道其弟保興率百官奉迎為郭崇岳所遏崇岳之降已
出降非美等不師傳城瀘頭權李托薛崇壽等謀盡焚
其府庫宮殿銀以海船十餘載珍寶雜物入海宦官
樂範竊其舟以逃師次白田銀素衣白馬以降乃并其
宗室文武部送閣下按宋史城瀘頭蓋使其府庫宗
室文武九十七人同樂於範德宮是斬斬閣工五百餘
人有司以帛繫銀獻廟社宋太祖御明德門宣詔責銀
銀委過於範澄權李托薛崇壽等伏地待罪釋銀封恩
款侯其弟保興及蕭灌等並授官有差銀有口辯性絕
巧嘗以珠結鞅勒為駝之狀以獻極其精妙太祖詔
示諸宮官皆駭伏因語左右曰銀儻能以習巧之勤移
於治國豈至滅亡哉太平興國五年辛卯封南越王徐
黨日唐與漢年世譜書皆同蓋自唐天祐二年唐為漢
州刺史至宋開禧四年周況凡六十七年唐為漢
高祖故曰五十五年漢

女巫吳胡子相倚為奸胡子乃為銀言澄權等乃上天
使來輔太子有罪不可問澄權因與李托薛崇壽置醮
法之具民甚苦之初嚴改名賜有術者言不利名與當
敗國事後復用澄權卒以其姓亡國澄權亦執送汴京
新於千秋門外
李托封州封川人少習騎射以謀恩事魏為內府局令
屢襲位遷內侍首內侍銀立以托進納二女政事皆訪
托而後行累加特進開府儀同三司兼六軍觀軍容使
行內中尉驍騎上將軍內太師宋師既克韶州統軍使
李承源獻死節度副使辛恁強開道遣人勸鎮降托堅
沮其議及就擒宋太祖遣使問托等昨已約降復率眾
來拒戰及軍敗又縱火焚府庫誰為之謀托便首不能
對諫議大夫王珪謂曰昔在廣州機務並爾輩所專火
又自內起今復欲推過何人遂唾而批其頰托引伏後
至京與薛崇壽同破敵按宋史此下有薛崇壽
潘崇徽廣州南海人事魏為內侍首局丞頗諳兵書立
戰功屢遷大將軍懷恩平桂州懷恩為部下所殺命崇
徽代之銀立加西北面都統歲餘銀頗疑崇徽遣薛崇
壽使其軍擊之崇壽還逐白崇徽日以伶人百餘衣錦
繡吹玉笛為長夜飲不恤軍政銀怒召歸奪其兵柄自
是居常快快宋師入境復命崇徽領兵五萬戍賈江崇
徽不為效命據城自保潘美克英雄二州崇徽遂降宋
太祖特赦之授汝州別駕卒

欽定續通志卷五百九十八

紀六

楚

馬殷

希聲

希範

希康

希夢

附劉言王逵

周行逢

馬殷字審圖許州郟陵人楚新軍作上蔡人唐中和三年...

通志 卷五百九十九 紀六

時攻下連鄂鄉衝道承六州擒將殷之進攻桂管執...

其留後劉士政盡取其屬州表讓馬殷官觀察使四年...

對曰車駕南巡糧樞使馬兩莊宗平蜀殷大懼表求致...

仕莊宗下聖哲恩勞之殷初兵力尙寡與楊行密成仇...

志六五八三

王 希範字贊現殿第四子殿子十餘人嫡子希振長而賢
 大希贊與希範同日生希贊母袁夫人有美色以母寵
 得立希振棄官爲道士故希贊卒而希範以次立襲殿
 官得封楚王晉天福四年加希範天策上將軍開封承
 制如故故事希範好學而性奢侈尤圖徐仲雅李景
 拓拔常等十八人皆故學士光潤等俱浮薄嘗與希範
 飲博譁呼獨許沈厚長者上書切諫光潤等惡之深州
 刺史彭士然率鄉勇討希範遣劉勳劉全明
 等擊敗之遂攻漢州士然走避其子師昌率諸將營
 於勃漢州西接祥何南林南通桂林象郡希範乃立銅
 柱爲表命學士李舉節之於是南寧州蠻莫彥殊都雲
 蠻尹懷昌祥何玳張萬潛皆率其部來附希範作會春
 園嘉宴堂其費鉅萬始加賦國中拓拔常切諫又作九
 龍殿以沈香爲八龍柱自言身一龍也時契丹方滅
 晉牙將丁思觀諫曰先王起辛位以攻戰而得此州倚
 朝廷以制隣敵傳國三世有地數千里養兵十萬今中
 國無主與爾者立功之時誠能悉師倡義桓文之業也
 奈何耗國用而窮土木爲兒女子之樂乎希範謝之思
 觀嘆曰視之曰孺子終不可教也乃扼喉而死開運四
 年希範卒諡曰文昭

廣江口吾兒也爲惡教之分國而治可也乃止之於碧
 湘宮厚賜遂歸希範憤去乃遣使請京師求封爵請置
 邸稱藩漢隱帝不許降聖書慰解之希範怒送款於李
 景舉兵攻長沙希範遣劉彥珣許可瓊等禦之彥珣敗
 希夢於使射州希夢去誘漢河諸蠻寇益陽希廣遣崔
 洪璣以步卒七千屯湘鄉王璋以退諸蠻劉彥珣以舟
 兵趣武陵攻希夢彥珣敗於湘州希廣大懼遣使請兵
 於京師不應希夢率舟兵沿江而上自號順天將軍
 王攻岳州刺史王質拒之五日不克希夢引兵去下
 湘鄉至長沙與彥珣可瓊等軍夾水而屯彭師爲登城
 望水西軍入白希廣請以步兵三千自巴溪渡江趨岳
 麓後與彥珣等腹背夾擊之希廣以爲可而可瓊已陰
 送款希夢遂沮其謀明日師質聞之急白希廣請殺可
 瓊不聽希夢攻長安門牙將吳宏楊赫戰于門中希夢
 少耻可瓊等按兵不戰已而舉全軍降於希夢宏潘等
 聞之皆潰希廣率妻子匿於慈寧明日被擒希夢欲活
 之其下不可遂殺之先是左司馬希崇嘗爲希夢請
 希廣許言勸作惡以告之約爲內應至是率將吏詣希
 夢勸進希夢怒問希崇時希崇與希廣約爲內應
 希崇欲之亡希崇與希崇約之也至是希崇與希廣
 希崇遂與希夢失歡今據通鑑紀事本末是也希崇自
 立明年漢隱帝崩京師大亂希夢遂臣於李景景封
 希夢楚王希夢悉以軍政委希崇希崇與楚舊將徐威
 陸孟俊楊紹等謀作亂希崇置酒瑞陽門希崇辭以疾
 咸等縱馬十餘匹以壯士執植隨之突入其府劫庫
 兵擄希夢遂迎希崇立之希崇遣彭師質歸假囚希夢
 於衡山師質即奉馬而山上臣於李景希崇懼小請命
 於景景遣邊歸人楚蓋遷馬氏之族於金陵時周廣順

元年也景復希崇楚王居洪州希崇領舒州隨地使居
 揚州周世宗征淮下揚州詔蓋馬氏子孫已而揚州復
 入於景希崇率其弟希能等十七人歸京師皆拜官有
 若律律曰自唐武宗二年入湖南至周顯德元年
 於金陵五十七年希崇元年也而通鑑解云
 於金陵五十七年希崇元年也而通鑑解云
 起於唐武宗元年希崇元年也而通鑑解云
 不與周元年希崇元年也而通鑑解云
 相攻事以熙寧元年馬氏去者
 劉言吉州盧陵人王進達通鑑作 武陵人言朝事刺史
 彭玕從玕奔楚事希範爲辰州刺史進達少爲靜江軍
 卒事希範爲指揮使希範攻希廣以進達爲先鋒靜江
 沙長沙道亂殺希範使進達以靜江兵營鎮之兵皆
 怨進達遂逐擒兵斬開奔歸武陵希範方解不能言明
 且遣將唐嘉追及之與戰大敗而進達乃遂留後馬
 光惠迎言於辰州以爲帥而自爲副已而希範被囚希
 崇立李景遂馬氏族并召言言不從進達遂行軍司
 馬何景真等 通鑑及十國 攻進達於長沙鎗敗走廣
 順三年言率表京師以避封爵又言長沙鎗敗走廣
 請移治武陵明太祖從之乃升州州爲武平軍在武安
 軍上以言爲節度使而以武安投進達進達以言已所
 迎立不爲之下二人始有隙進達謀曰言將可用者不
 遇何景真朱全瓚兩召殺之言可取也時劉晟取楚
 桂宜家等州進達因自言令景真等會兵攻晟言信之
 遣二人往至皆見殺乃舉兵襲武陵殺言殺之奉表京
 師周太祖即以爲武平軍節度使世宗征淮南授爲兩
 面行營都統攻鄂州過岳州刺史潘叔嗣進達舊同列
 也進達左右求歸於叔嗣不得乃共譏其短進達面罵
 之叔嗣恨進達入鄂州方攻下山叔嗣以兵襲武



載記七

吳越

錢鏐

元瑾

佐

倣

孫承祐

沈承勳

惟治

惟溶

惟洽

孫承祐

沈承勳

惟治

惟溶

惟洽

孫承祐

沈承勳

惟治

惟溶

惟洽

孫承祐

沈承勳

惟治

惟溶

惟洽

孫承祐

沈承勳

惟治

惟溶

則非昌始開國諸將兵入都中和二年越州觀察使劉

漢宏與昌有隙遣其弟漢有都虞候守約屯西陵以

請登蕭山穆攻破之與漢宏遇戰又大敗之殺何肅辛

約漢宏進四年倣宗遣中使傅居瑞為杭越通和使詔

罷兵皆不奉詔漢宏遣其將朱褒韓公攻施蓋賢等以

舟兵屯望海鑄出平水成及夜率奇兵襲漢宏於曹娥

球進屯豐山堅賢等降進拔越州漢宏走台州刺史杜

確執送於鏐新於會稽族其家鏐乃奏昌代漢宏而自

居杭州光啟三年拜左衛大將軍杭州刺史時淮南

大胤六台鎮海徐約攻取蘇州潤州牙將劉浩等逐其

帥周寶實奔常州浩推度支催勸官時問為帥鏐遣都

將成及杜稜等攻常州取周寶以歸鏐具車禮郊迎館

於樟亭寶病卒按新唐書宗本紀光啟三年十月丁

亥於樟亭未幾以杜稜守常州進及潤州遂劉浩執朝

割心以祭寶以阮結守潤州又遣其弟鉢攻徐約走

入海追殺之昭宗拜鏐杭州防禦使時楊行密孫儒爭

淮南與鏐蘇常間後儒為行密所殺行密孫儒南取

潤州而鏐亦取蘇常按本紀鏐居常州在先啟三年

紀元年鏐遷居常州人於潤州刺史孫儒之未幾并潤州

為元年鏐入蘇州復置行密三年行密又奪之先

化元年鏐入蘇州復置行密三年行密又奪之先

州事而常州於何時復入是則史亦未詳明唐升越州

威勝軍以董昌為節度使杭州武威軍拜鏐都團練使

以成及為副使景福二年拜鏐領海軍節度使潤州則

史乾寧元年加同平章事二年董昌反鏐以反狀聞昭

宗詔削昌官爵討鏐彭城郡王浙江東道招討使鏐於

董氏有舊恩乃以兵三萬屯迎恩門遣其客沈滂浼使

改過昌以錢二萬萬騎軍執妖人應智等送軍中自請

待罪鏐乃還兵按通鑑載鏐二年二月鏐討曹貴

思門昌備兵者數千及至則數人遂於城下迎鏐

前昌官者及以昌部討使在昌復命遣使其將陳郁權

志六五八七

加守太保楊滿將周本陳章固蘇州鑿道其弟銀鏢攻之淮兵爲水柵堰城以銅鈴繫網流水中漸潛行香水軍卒司馬福多智而善水行先以巨竹編網准人聞鈴聲舉網福乃過入城中其出也亦然遂取其軍械內外夾攻詭合相應大敗淮軍本等走擒其將閻邱道何明等乾化元年加守尚書令兼淮南宣潤等道四面行營都統鏢弟鏢居湖州擒殺戎將潘長懼吳奔淮南梁友珪竊立冊爲楚帝未幾自明三年加鑿天下兵馬都元帥開府置官屬四年楊隆演取虔州鏢始由海路入

貢京師能德元年賜鏢詔書不名唐莊宗入鑿鑿遣使貢獻求玉冊莊宗下有司議羣臣皆謂非天子不得用玉冊郭崇勳尤爲不可既而許之乃賜以玉冊金印鏢因以鑿海等軍節度授其子元璿自稱吳越國王更名所居曰宮殿府曰朝官屬皆稱臣起玉冊金券詔書三樓於衣錦軍道使冊新羅渤海王海中諸國皆封拜其

君長明宗初即位安重誨用事鏢致書辭歸重誨怒會供奉官烏昭遇韓致使吳越還致詔昭遇斬臣舞詣重誨乃奏削鏢王爵以太師致仕元璿等遣人以絹表開道自陳重誨死乃復鑿官爵長興三年卒諡武肅元璿字明實鏢第七子初名傳璿既立更名元璿少貧於田種粟獲災楊行密會越兵攻之額每戰敗歸即欲殺元璿額母常藏璿之及額戰死元璿乃得歸隱臥病召諸將告之曰吾子皆愚懦不足任後事諸公等自擇之諸將泣下皆曰元璿在王征伐最有功諸子莫及請

立之鏢乃出筮數筮從之鏢卒元璿立璿封吳越國王璿封史清泰初封吳王二年封吳王天福三年封吳王復封天福二年玉冊金印皆如鏢故事王廷政自立封爲吳越國王

於建州國中大亂元璿遣其將仰詮薛萬忠等攻之逾年大敗而歸元璿善撫將士好儒學使其國相沈綬擇能院選吳中文士錄用之然性奢侈好治宮室天福六年加天下兵馬都元帥故元璿加天下兵馬都元帥州大燒宮室殆盡元璿避之火輒趨醫因大懼病狂而卒諡文穆

佐忠仁位稱字活立元璿第六子時年十三通鑑作時請將皆少佐佐初優容之諸將稍不法佐乃戮其大將意安於明州李文慶於睦州殺內都監杜昭遠統軍使閻璠由是國中皆畏恐王廷義延政兄弟相攻其將李仁達等自相殺殺連兵數年仁達附於李景已而又叛景兵攻之仁達求救於佐佐召諸將討事皆不欲行佐遣其統軍使張筠趙承奉等率兵三萬水陸赴之大敗景兵獲其將楊業蔡遇等遂取福州而還佐立七年

鏢封吳越國王閻運四年卒諡忠獻作忠獻鏢字隆道元璿第七子初元璿質於宣州以胡進思歸等自隨後用進思等爲大將佐年少以進思舊將甚見尊禮及際立頗卑侮之進思不能平偉大閱兵於碧波亭方第賞進思諫以須賞太厚怒怒擲筆水中曰以物異軍士吾豈私之何見督也進思大懼遂廢盡工獻進思擊鬼國餘以詩題園上進思見之悟鏢將殺已足夕廢衛兵廢餘因於義和突理其弟立之遷葬於東府居越州二十餘年卒諡忠懷按諡史不載今據吳越通史及十國春秋

做字文德元璿第九子應漢周嬰封吳越國王顯德元年授天下兵馬都元帥世宗征淮南詔做常宣二州以李景景治兵以特景閻周帥將大舉乃遣使交撫

境上皆戒嚴蘇州使使陳滿不知景使謂朝廷已克諸州遣使安撫盡言於做請舉兵以應做相國吳程運調兵出程等攻常州果爲景將索克宏所敗程將卻可遷力戰程等僅以身免按宋史顯德三年世宗征淮南將兵程運戰於顯德縣吳程史記云程運於顯德三年三月程等先克常州至州十餘里吳程史記云吳程運於顯德三年三月乙卯吳程運攻常州不克吳程運乃引還周師渡淮做乃盡括國中丁民益兵使卻可運等以戰船四百艘水軍萬七千人至邳州會期世宗已平淮南遣使賜做兵

甲旗纛兼駝羊馬宋太祖即位仍授爲天下兵馬大元帥錢氏兼有兩浙幾百年其人比諸國怯弱而俗喜淫巧自鏢世常重飲其民以事奢僭人不堪其苦又多掠得嶺南商賈貨富五代時常貢奉中國不絕及宋興做益傾國以事貢獻乾德元年遣子惟潯入朝尋又遣幕吏黃夷簡入貢太祖諭之曰歸語而主常訓練兵甲江南偏強不朝我將發師討之元帥當助我又有司

造大第於薰風門外賜名禮賢宅供帳悉具召進奉使錢文贊示之曰以待李煜及而主先來朝者賜之令諭旨於便開費七年冬討江南以做爲昇州東面招撫制置使吳越使作東面時李煜貽書讓做丞相沈虎子亦勸做再攻江南皆不聽以摺書上聞即親率師拔常州加守太師詔歸國乃遣大將沈承禮等隨宋師平金陵九年二月做與妻孫氏子惟潯入朝太祖先臨臨賈宅按視及至邸假居之太祖屢幸其第特賜劍履上殿書詔不名封其妻孫氏爲吳越國王妃先後賜子數十

萬以四月歸國陸無日賜一黃祿封議一甚固戒以塗中審視及啟之則皆率臣乞留做章疏也做甚感懼既歸當視事功臣堂一日命坐於東偏講左右曰西北者神

京在馬天威不遠而尺恨豈敢寓居乎太平興國三年復來朝賀假長春殿命劉瓛李煜坐會陳洪進納土儀上表乞罷所封吳越國王及元帥號并請詔命呼名不許假又表懇獻所管十三州於闕下詔可乃封為淮海國王以禮賢宅賜之子姪將校授官有差其後劉瓛元隆帝御連城空廟謂假曰能保全一方以歸於我兵不血刃深可嘉也假頓首謝八年冬果章之解元帥號允之雍熙元年改封漢南國王四年出為武勝軍節度使改封南陽假四上表讓國王乃改封許王端拱元年從封郡王卒追封泰國王諡忠懿命使護其喪歸葬洛陽年為鎮海鎮東軍節度使兼有兩浙鎮凡八十四年

惟濬字萬川椒子表授鎮海鎮東兩軍節度副大使檢校太保建隆初領建武軍節度使自乾德元年來朝後數歲率一赴闕開寶二年授鎮東等軍節度使太祖嘗召寔范中令與諸王同席坐從征金陵攻下毗陵以功加平章事太宗即位加兼侍中比假盡獻浙右地徙鎮淮南加檢校太師後平太原征幽朔皆在兵間又徙鎮安州封蕭回公加兼中書令治化初杭州以錢氏家蘇唐梁以來所賜玉冊竹冊各三副銀券一束上帝悉以賜惟濬明年春卒追封郡王年為鎮海鎮東軍節度使兼有兩浙鎮凡八十四年

惟治字和世慶王際長子肇初遷於越而惟治生復善為己子授兩浙牙內諸軍指揮使遷檢校太保台州團練使乾德四年制授安遠軍節度檢校太傅與惟濬節旄同日至從征江南攻下常州以功改奉國軍節度使太宗即位遷檢校太尉保兩入京師皆命惟治權國事一夕廢中火惟治率兵降高下觀合親信十數輩伏

劍申命救後顧者新頌之火息妻族有隸帳下者恃親犯法惟治命挾背於府門假既納土朝廷命功郎中范吳知杭州惟治來兵民開藉得屠屠皆論授受與其弟惟濬惟濬歸朝改鎮國軍節度使雍熙三年征幽州命知真定軍府兼兵馬都部署訓兵享土設對備於戚門以待使傳初惟濬雖假稱嗣然假以其放蕩無檢改器惟治俾再權國務假書暴疾孫起悉欲符編付之惟濬知之甚悲恨泊入朝惟濬止奉朝請而委惟治蔭任到咸平初濬以私私殺人責授右監門衛上將軍晚年

孫承祐杭州錢華人假病其婢為妃因瘞處要職累遷鎮海鎮東兩軍節度副使知靜海軍節度事開寶初隨假子惟濬入貢詔授檢校太保鎮海鎮東等軍行營司馬假又私署中吳軍節度使後從假克毗陵功居多詔改中吳軍為平江軍真授承祐節度使假歿後從泰寧軍從幸大名留知府事雍熙二年改知滑州卒承祐在浙右日恣為奢侈每一欲宴凡殺物事千數雞常膳必數十品所居室中懸龍鳳日不下數兩屣從北征以囊駝負大斛貯水養魚自隨其侈多類此沈承禮湖州烏程人經置幕府署處州刺史繆子元瑛以女妻之出守台州佐嗣立掌親兵假襲位命知威武軍節度使充兩浙都督駐使從征江南假遣承禮率水陸數萬人助平毗陵因攻潤州城中兵夜出焚外柵諸將皆欲馳救承禮曰古人有言擊東南而備西北者此之謂也命士皆擐甲磨食堅壁不動他愚不設備者

悉驚擾得承禮所部敵人不敵宛丹陽平遂率兵掘金陵按承禮助攻金陵事詳前時冬至軍中皆欲飲承禮謂將士曰城中以我節序宴享必不備我宜出不意圖之乃召敢死士千人薪火滿城下陷其東門士多攀壘而登江南遂降其功真授揚州節制假既歿地徙鎮密州卒

項實景德中月給奉錢十萬大中祥符七年卒按宋世世此下有惟濬景德二年兩傳考惟濬在國時已讓承節事歸顯者仍州人驚兒曾濬等集事實元詳

孫承祐杭州錢華人假病其婢為妃因瘞處要職累遷鎮海鎮東兩軍節度副使知靜海軍節度事開寶初隨假子惟濬入貢詔授檢校太保鎮海鎮東等軍行營司馬假又私署中吳軍節度使後從假克毗陵功居多詔改中吳軍為平江軍真授承祐節度使假歿後從泰寧軍從幸大名留知府事雍熙二年改知滑州卒承祐在浙右日恣為奢侈每一欲宴凡殺物事千數雞常膳必數十品所居室中懸龍鳳日不下數兩屣從北征以囊駝負大斛貯水養魚自隨其侈多類此沈承禮湖州烏程人經置幕府署處州刺史繆子元瑛以女妻之出守台州佐嗣立掌親兵假襲位命知威武軍節度使充兩浙都督駐使從征江南假遣承禮率水陸數萬人助平毗陵因攻潤州城中兵夜出焚外柵諸將皆欲馳救承禮曰古人有言擊東南而備西北者此之謂也命士皆擐甲磨食堅壁不動他愚不設備者

沈承禮湖州烏程人經置幕府署處州刺史繆子元瑛以女妻之出守台州佐嗣立掌親兵假襲位命知威武軍節度使充兩浙都督駐使從征江南假遣承禮率水陸數萬人助平毗陵因攻潤州城中兵夜出焚外柵諸將皆欲馳救承禮曰古人有言擊東南而備西北者此之謂也命士皆擐甲磨食堅壁不動他愚不設備者

沈承禮湖州烏程人經置幕府署處州刺史繆子元瑛以女妻之出守台州佐嗣立掌親兵假襲位命知威武軍節度使充兩浙都督駐使從征江南假遣承禮率水陸數萬人助平毗陵因攻潤州城中兵夜出焚外柵諸將皆欲馳救承禮曰古人有言擊東南而備西北者此之謂也命士皆擐甲磨食堅壁不動他愚不設備者

欽定續通志卷六百

志六五八九

載記八

王審知 延翰 鑄 昶 曠

延政

留從效 陳洪進

王審知字信通光州固始人父世倭爲農兄潮爲縣史唐末竄盜起壽州人王緒攻固始開潮與弟審知審知俱村勇召置軍中以潮爲軍校時蔡州秦宗權以精爲光州刺史合會擊黃巢結連留不行宗權攻緒緒率眾南奔自南康入汀汀陷漳浦有眾數萬緒軍法母得攜老弱而潮與二弟奉母以行緒怒欲斬其母三子辭曰事母猶事將軍也殺其母焉用子爲緒赦之會母死不敵哭夜噴道左時室氣者言軍中富有暴異者緒軍法母與老弱以下屬史不緒性猜忌視部將有才能者多因事誅之眾懼軍次南安潮說其前鋒將劉行全曰今將吏有不能者必死吾屬不自保朝夕況欲圖成事或行全大悟乃選壯士數十人伏篋竹間伺緒至躍出衝之因之軍中緒後自殺行全曰生我者潮也推潮爲主潮固辭不得乃除地植劍說曰拜而劍三動者立之吾誓知劍深於地軍以爲神者拜之審知渡湖而白鳥副潮合於軍曰今天下蒙塵當出交廣入巴蜀以幹王至於此是惡師將行我潮固辭不用以會泉州刺史廖彥若爲政自舉舉人苦之開潮治軍有法者老粗率遮留潮即引兵開潮彥若逾年卒之尤歎二年福建觀察使陳巖表潮泉州刺史原福元年巖卒其婿范晔自稱留後巖舊將多歸潮言曠可取狀潮遣審知攻晔入不

克審知請班師潮不許又請潮自臨軍且益兵潮報曰兵與將俱盡當自往審知懼乃視督士卒攻城之唾見殺是歲唐以潮爲福建觀察使潮以審知爲副使審知狀貌雄偉常乘白馬軍中號白馬三耶乾盧四年潮卒審知代立唐以福州爲威武軍拜審知節度使易遷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封琅琊王王按王潮傳載中書門下平章事制朝制向以審知爲威武軍節度使不許審知自封琅琊王潮傳載中書門下平章事制朝制向以審知爲威武軍節度使不許審知自封琅琊王潮傳載中書門下平章事制朝制向以審知爲威武軍節度使不許

楊行密據有江淮審知歲遣使汎海自登萊入貢審知性儉約好聽下士中朝人士多依之又建學四門以教閩士之秀者招來海中蠻夷商賈海上有黃崎波濤爲阻一夕雷電震擊閩爲港閩人以爲審知德政所致號爲甘棠港同光三年卒諡忠懿追諡曰昭武孝皇帝廟號太祖

延翰字子逸審知長子唐同光四年拜延翰節度使是歲莊宗遇弒中國多故延翰乃取司馬遷史記問越王無諸傳示將吏曰閩自古王國也不王何待於是軍府將吏上書勸進十月建國稱王而猶唐唐正朔延翰爲人長大美首如玉其妻崔氏隨而淫審知幾未弄延翰多遣良家子爲妾崔氏輒圖之別室繫以大械刻木爲人手以擊其頰又以鐵椎刺之一歲中死者八十四人

審知養子建州刺史延東本姓周氏自審知時與延翰不協延翰立以其弟延鈞爲泉州刺史延鈞怒二人因謀作亂十二月延東延鈞皆以兵入執延翰弑之而延鈞立

鑄通鑑審知次子初名延鈞既立更名鑄拜爲節度使吳加檢校太師中書令封閩王初延東與鑄之謀亂也延東兵先至已殺延翰而鑄兵始至延東自以養子讓鑄鑄既立延東還建州鑄鑄於郊郊諫謂鑄曰善繼先志母煩老兄復來鑄銜之長與二年延東率兵擊鑄攻西門使其子繼輝轉海攻其南門鑄遣王仁達拒之仁達伏甲舟中雋立白幟請降繼輝信之登舟伏發刺殺之鼻首西門兵憤執延東殺之延東子繼昇守建州聞敗奔錢唐長興三年鑄上書言楚王馬殷失越王錢

鑄皆爲尚書令今皆已薨請授臣尚書令唐不報鑄遂絕朝貢鑄好鬼神道家之說道士陳守元以左道見信建寶皇宮以居之謂鑄曰寶皇命王少避位後當爲六十年天子鑄欣然遜位命其子繼鵬權主府事既而復位還守元問寶皇六十年後將安歸守元傳寶皇語曰六十年後當爲大羅仙人鑄乃即皇帝位受昇於寶皇以黃龍見真封宅改元曰龍啟國號閩追尊審知爲皇帝立五廟置百官以福州爲長樂府閩地狹國用不足以中軍使薛文傑爲國計使文傑多察民間陰事致當人罪籍其貲以佐用閩人皆怒又馮欽巫徐彦曰陛下左右多姦臣不質請鬼神將爲亂鑄使彥觀視於宮中文傑與內樞密使吳英有隙英病在告文傑使彥誣以謀反收英下獄殺之英嘗主兵得軍士心軍士聞英死皆怒是歲吳人攻建州鑄遣其將王延宗救之兵士不肯進曰得文傑乃進鑄惜不與其子繼鵬請與之以奸

難乃以檣車送軍中軍士燔文傑於市明日鑄赦至已不及龍啟三年改元永和和王仁達以殺延東功典親兵鑄忌之昏閩仁達曰趙高指鹿爲馬以愚二世果有之

鑄忌之昏閩仁達曰趙高指鹿爲馬以愚二世果有之

郭仁達曰秦二世愚故高指鹿為馬非高能愚二世也
今陛下聰明朝廷官不滿百動靜皆知之敢有作威福
者族之而已鑄勳賜金帛慰安之退謂人曰仁達智勇
在吾世猶可用不可造後世思辛卒以罪殺之韓妻早
卒緞室金氏賢而不見答審知韓金鳳姓陳氏嬖貴之
立為后陳氏與吳楚歸守明百工院使李可脫私通韓
婢春燕有邑其子繼繼燕之韓病風疾繼繼因陳氏求
春燕鑿快伐與之太子繼繼怒謀殺繼繼繼繼繼與皇
城使李徵固之是歲十月賀軍於大帥殿鑄言見廷稟
宋徵以為韓基合壯士先殺李可放於家明日具朝
鑄無恙詔可殺死狀懼懼而出繼繼韓率皇城衛士入
衛士刺鑄不死宮人不忍其苦為絕之陳氏及繼繼歸
守明皆為徵所殺遂曰惠皇帝廟號太宗按通鑑作惠
皇帝廟號惠

則並作三年事屬宮中虹見林興傳神言此宗室將為
亂誠今改正
祖之兆也乃命興率壯士殺審知子廷武廷室及其子
五人後興事敗亦被殺而祀愈或亂立文牌春燕為皇
后又遣人陳寃以空名堂牒實官弟繼繼判六軍
諸衛事起而罷之代以李弟繼繼繼繼繼繼繼繼繼
寃都將朱文進皆以此激怒其重是歲夏復者言宮
中富有災祀從南宮追吳南宮中火祀延重遇車士
火內學士陳郡以候侯為經所規信於詔之卯反以告
重遇重遇懼夜率衛士縱火焚南宮祀受節子弟黃
門衛士新闢出宿於野文重遇延黃立之廷義令其
子繼繼率兵襲繼繼業賦之及其妻子皆死無遺類
曰聖神英睿文明廣武應道大宏孝皇帝按歐史不載
祀漢靈今據

通鑑
通鑑

元承隆鑄大鐵錢以一當十泉州刺史余廷英督鑄
命擄取其家子羅怒召下御史劾之廷英買錢錢十
萬又獻皇后錢十萬乃得不劾羅怒召下御史不賀
者皆之御史中丞劉贊坐不糾舉羅怒召下御史不賀
元初切諫曠日御何如魏公乃敢強議元獨曰陛下
切唐太宗臣為魏公可矣曠喜乃釋之曠弟延政為
建州節度使封富沙王與曠有隙曠舉兵相攻曠由此
盡戮宗室諫議大夫黃峻極諫貶漳州司戶參軍校書
郎陳光遠上書疏曠過惡五十餘事曠命衛士鞭數百
不死懸頭於木久乃絕國計使陳匡範算商之法以
獻曠曰匡範人中賈也已而歲入不登其數倍於民以
足之匡範以髮死曠獲知之劍削屠戶棄水中曠性既

淫虐妻李氏悍而醉酒賢妃尚氏有色而寵李仁遇曠
賜也以色變之用以為相曠嘗為牛飲擊臣醉不勝有
私棄酒者曠殺之連重遇弒祀懼為國人所討與朱文
進連類以自固心疑之常請重遇等李氏如尚妃之
寵欲回曠而立其子亞澄乃使人謂重遇等曰上心不
平於二公奈何重遇等懼六月三月曠出遊歸歸社
士拉於馬上而試之寫曰睿文廣武武聖元德廟道大
孝皇帝按通鑑不載不顯德宗
延政冊傳正宗審知子曠立肆為淫虐延政貽書諫
為延政所敗延政乃以建州建國稱服改元天德明年
朱文進連重遇已弒曠文進自立為閩王以重遇判六
軍諸衛事王氏子弟在福州者無少長皆殺之以黃紹
顏守泉州程貫守漳州許文嶺守汀州稱晉年號時閩
運元年也泉州軍將留從效倡率州人共殺昭順於是
漳州間之亦殺贊而文嶺懼以汀州降延政延政已得
三州重遇亦殺文進傳旨建州以自歸福州裨將林仁
翰又殺重遇諫延政福州時南唐李景閔亂發
兵攻之延政遣其從子繼繼守福州而南唐兵方急攻
延政福州將李仁達謂其徒曰唐兵攻建州富沙王不
能自保其能有此土邪乃殺繼繼欲自立懼眾不附以
僧卓靈明示眾曰此非常人也欲以靈冕至請將吏北
面事之已而殺靈明自立遣款於李景景以仁達為武
威軍節度使更其姓名曰公美而景兵攻建州延政出
降遷其族於金塘封都賜王睦封光山王是歲景保大
四年也徐無言曰晉開運三年丙午南唐保大四年也
四年也是歲李景兵攻建州王氏陳漢南陽王保大三
年李景王保大也通鑑此事亦在七月考建州通鑑四年
是歲武三年夏復又云是歲夏復又云是歲夏復又云是歲夏復又云

祖鑄長子初名繼繼既立更名視或元通文以李徵判
六軍諸衛事徵既狀鑄心疑懼不自安多養死士為備
視思之因大享軍伐甲兵斬之鼻首於市徵部兵千人
叛燒徵門奪徵首奔錢唐唐天福二年視遣使朝貢
京師晉高祖遣徵騎常侍盧損冊封視閩王拜其子繼
恭節海郡王損至閩視稱疾不見令繼恭主之損遣死
無所各繼恭遣其佐鄭元飛隨損至京師貢方物致書
晉大臣視意求以赦國禮往來高祖怒下詔暴其罪
歸其貢物不納以元飛下獄釋之遣歸視亦好巫弄
道士誦索符為正一先生下拜陳守元為天師而妖人
林興以巫見事無大小興輒以寶皇語命之而後行
四年夏五月春秋宮中虹見以下若供通文四年三
年乃夏天福四年也通鑑此事亦在七月考建州通鑑四年
是歲武三年夏復又云是歲夏復又云是歲夏復又云

足之匡範以髮死曠獲知之劍削屠戶棄水中曠性既
淫虐妻李氏悍而醉酒賢妃尚氏有色而寵李仁遇曠
賜也以色變之用以為相曠嘗為牛飲擊臣醉不勝有
私棄酒者曠殺之連重遇弒祀懼為國人所討與朱文
進連類以自固心疑之常請重遇等李氏如尚妃之
寵欲回曠而立其子亞澄乃使人謂重遇等曰上心不
平於二公奈何重遇等懼六月三月曠出遊歸歸社
士拉於馬上而試之寫曰睿文廣武武聖元德廟道大
孝皇帝按通鑑不載不顯德宗
延政冊傳正宗審知子曠立肆為淫虐延政貽書諫
為延政所敗延政乃以建州建國稱服改元天德明年
朱文進連重遇已弒曠文進自立為閩王以重遇判六
軍諸衛事王氏子弟在福州者無少長皆殺之以黃紹
顏守泉州程貫守漳州許文嶺守汀州稱晉年號時閩
運元年也泉州軍將留從效倡率州人共殺昭順於是
漳州間之亦殺贊而文嶺懼以汀州降延政延政已得
三州重遇亦殺文進傳旨建州以自歸福州裨將林仁
翰又殺重遇諫延政福州時南唐李景閔亂發
兵攻之延政遣其從子繼繼守福州而南唐兵方急攻
延政福州將李仁達謂其徒曰唐兵攻建州富沙王不
能自保其能有此土邪乃殺繼繼欲自立懼眾不附以
僧卓靈明示眾曰此非常人也欲以靈冕至請將吏北
面事之已而殺靈明自立遣款於李景景以仁達為武
威軍節度使更其姓名曰公美而景兵攻建州延政出
降遷其族於金塘封都賜王睦封光山王是歲景保大
四年也徐無言曰晉開運三年丙午南唐保大四年也
四年也是歲李景兵攻建州王氏陳漢南陽王保大三
年李景王保大也通鑑此事亦在七月考建州通鑑四年
是歲武三年夏復又云是歲夏復又云是歲夏復又云

足之匡範以髮死曠獲知之劍削屠戶棄水中曠性既
淫虐妻李氏悍而醉酒賢妃尚氏有色而寵李仁遇曠
賜也以色變之用以為相曠嘗為牛飲擊臣醉不勝有
私棄酒者曠殺之連重遇弒祀懼為國人所討與朱文
進連類以自固心疑之常請重遇等李氏如尚妃之
寵欲回曠而立其子亞澄乃使人謂重遇等曰上心不
平於二公奈何重遇等懼六月三月曠出遊歸歸社
士拉於馬上而試之寫曰睿文廣武武聖元德廟道大
孝皇帝按通鑑不載不顯德宗
延政冊傳正宗審知子曠立肆為淫虐延政貽書諫
為延政所敗延政乃以建州建國稱服改元天德明年
朱文進連重遇已弒曠文進自立為閩王以重遇判六
軍諸衛事王氏子弟在福州者無少長皆殺之以黃紹
顏守泉州程貫守漳州許文嶺守汀州稱晉年號時閩
運元年也泉州軍將留從效倡率州人共殺昭順於是
漳州間之亦殺贊而文嶺懼以汀州降延政延政已得
三州重遇亦殺文進傳旨建州以自歸福州裨將林仁
翰又殺重遇諫延政福州時南唐李景閔亂發
兵攻之延政遣其從子繼繼守福州而南唐兵方急攻
延政福州將李仁達謂其徒曰唐兵攻建州富沙王不
能自保其能有此土邪乃殺繼繼欲自立懼眾不附以
僧卓靈明示眾曰此非常人也欲以靈冕至請將吏北
面事之已而殺靈明自立遣款於李景景以仁達為武
威軍節度使更其姓名曰公美而景兵攻建州延政出
降遷其族於金塘封都賜王睦封光山王是歲景保大
四年也徐無言曰晉開運三年丙午南唐保大四年也
四年也是歲李景兵攻建州王氏陳漢南陽王保大三
年李景王保大也通鑑此事亦在七月考建州通鑑四年
是歲武三年夏復又云是歲夏復又云是歲夏復又云

去之歲以爲珠連以王商光武二年辰丑年并泉州
刺史爲節年深保大四年復復在丙午年而改爲六十五
年也今其家之其國寓西干是也其始年則李於讀書
也其姓江東也
又蓋其末年也
留從功末年也

泉州承春人幼孤事母兄以孝悌
聞宋文進弒延義據其位以黃紹順守泉州時從功方
爲泉州散指揮使與其黨王忠順等謀與復王氏從功
倡言吾等皆受王氏恩遇今聞建州士卒謀盡力擊福
州以復王氏苟一旦功先成我輩何面目見之邪於是
募敢死士得陳洪進等五十二人夜持白旌踰城而入

劫庫兵擒紹順斬之立延政從子繼勳爲刺史從功等
自署爲統帥洪進等皆爲指揮使繼勳令送紹順首於
建州奉延政爲主延政遣遠致款於李景會於遣將圍福
州兩浙錢氏發兵來援福州人於錢氏從功以兵劫擊
勳送江南景即以泉州爲清源軍授從功節度泉漳等

州觀察使閩中五州自此分矣後累封至晉江王從功
知人疾苦在郡專以勤儉養民爲務民甚愛之王氏有
二女嫁爲郡人妻從功奉之甚謹資給豐厚歲取進士
明經謂之秋室周世宗征淮南江北地盡入中朝從功
遣使問道奉表修貢世宗嘉納之又乞置郡京師世宗

以其素附江南不許末初上表稱藩貢奉不絕太祖命
使厚撫之使未至從功疽發背卒從功無嗣以兄從顯
子紹鏐繼爲子從功寤疾時從顯守漳州紹鏐在金
陵紹鏐尚幼銜張漢思陳洪進等率兵功從功遺東
亭漢思自解留復洪進爲副使時建隆三年也明年洪

進廢漢思自立
陳洪進泉州仙遊人幼習兵法及長以材勇聞肆兵屠
從攻汀州以功補副兵馬使從留從功殺黃紹順將送

首建州羣下以道阻賊盛皆懷行洪進獨清往不尤
賊數千人逃道不得前洪進給賊曰福泉二州已爲
師所襲爾輩復爲何人戍守即持紹鏐首示之曰送此
於建州迎嗣君以歸國爾賊遂潰眾帥數人聽命至建
州延政大悅以爲本州馬步行軍都校時晉開運元年

也宋幾進歸泉州從功劫王繼勳降江南景以從功爲
清源軍節度洪進爲統軍使與副使張漢思同領兵柄
從功卒洪進推漢思爲留後自爲副使漢思年老軍務
皆決於洪進漢思諸子並爲衙將頗不平漢思亦思其
專因大率將吏伏甲將害洪進酒數行地忽大震同謀
者以告洪進亟去眾驚散自是更相爲備一日洪進袖
大釵安步入府中漢思方處內齋洪進鑄其門使人叩
門謂漢思曰郡中軍吏請洪進知留務眾情不可違當
以印見授漢思惶懼不知所爲即自門開出印與之洪
進即日以兵逼漢思別墅遣使請命於李煜煜即以爲
清源軍節度泉南等州觀察使時宋太祖平澤潯下揚
州取荆湖洪進大懼遣使將魏仁濟開道奉表聽朝旨
太祖賜詔安撫又以其素附江南再諭李煜不必以彼
此爲意煜亦聽命自後屢遣使朝貢乾德二年制改清
源軍爲平海軍仍授洪進節度使加檢校太傅以其子
文顯爲節度副使文顯爲漳州刺史洪進每歲以修貢
朝廷多厚斂於民第民貨百萬以上者令入錢以爲
試簡律奉禮即請其丁役及江南平吳越王來朝洪進
不自安遣其子文顯入貢太祖因下詔召之進入觀至
南鄧州問太祖崩歸鑄發哀太宗即位加檢校太師明
年來朝表款所管漳泉兩郡優詔嘉納之遂以爲武寧
軍節度使同平章事留京師奉朝請諸子皆接近郡太

平興國四年從平太原六年封祀國公雍熙元年進封
岐國公二年卒贈中書令諡忠順有文顯文顯文顯三
子傳且無事
是錄今受制

欽定續通志卷六百一

志六五九三

載記八

卷六十一

載記八

載記八

載記八

其內附李景綱臣世宗得保融所與賸大嵩賜相百匹
荆南自後唐以來數獻一貢京師及世宗時無歲不貢
保融以器械金帛皆土地常產不足以効誠節乃遣其
弟保知來朝世宗益嘉之初季與之饋有牙兵五千衣
食皆仰給於梁至明宗時歲給鹽萬三千石後不復給
及是命秦州復給之保融性迂緩無材能事無大小皆
委其弟保融其從叔從義謀為亂為其徒高知訓所告
徒松滋殺之宋與保融懼一歲三人貢建隆元年卒諡
曰貞懿

保融字省躬從海第十子晉大福初領漢州刺史保融
立令判內外諸軍事周顯德初從保融請累加檢校太
尉充行軍司馬領漢江軍節度保融卒即拜荆南節度
使建隆二年遣其弟保寅入貢歸勸保融奉土歸朝不
聽保融淫泆無度又奸營造臺榭窮極工巧軍民咸怨
政事不治及寢疾謂其將梁延嗣曰我疾誓不起兄弟
孰可付後事者延嗣曰公不念貞懿王乎先王寢疾以
軍府付公先王子繼沖長矣保融即以繼沖判內外
兵馬十一月保融卒

繼沖字成和宋史及東都事保融長子保融卒拜節度
使時湖南張文表作亂府保融求救於朝廷建隆四年
宋太祖命慕容延鈞等討之假道荆南約以兵過城外
繼沖大將李景威請張兵待之判官孫光憲叱之曰汝
峽江一民爾交誠成敗且中國自周世宗時已有混一
天下之志今真主受命王師豈易當也因勸繼沖去斥
壘封府庫以待景威出而款曰吾言不用大事去矣何
用生為因扼吭而死延鈞軍至繼沖出迎于郊而前鋒
遙入城繼沖牽歸見旌旗甲馬布列箭巷人壘即詣延

鈞納牌印太祖優詔仍命繼沖為節度使使宋史繼沖
武安軍節度使當奉表時太祖下詔安撫止云授
繼沖馬步都指揮使而不言身為節度使繼沖三
鈞拜又云繼沖出使王師且亡人朝人地遺使就
繼沖拜使使道七人朝人地遺使就繼沖拜使使
繼沖拜使使道七人朝人地遺使就繼沖拜使使
繼沖拜使使道七人朝人地遺使就繼沖拜使使
繼沖拜使使道七人朝人地遺使就繼沖拜使使

繼沖字成和宋史及東都事保融長子保融卒拜節度
使時湖南張文表作亂府保融求救於朝廷建隆四年
宋太祖命慕容延鈞等討之假道荆南約以兵過城外
繼沖大將李景威請張兵待之判官孫光憲叱之曰汝
峽江一民爾交誠成敗且中國自周世宗時已有混一
天下之志今真主受命王師豈易當也因勸繼沖去斥
壘封府庫以待景威出而款曰吾言不用大事去矣何
用生為因扼吭而死延鈞軍至繼沖出迎于郊而前鋒
遙入城繼沖牽歸見旌旗甲馬布列箭巷人壘即詣延

鈞納牌印太祖優詔仍命繼沖為節度使使宋史繼沖
武安軍節度使當奉表時太祖下詔安撫止云授
繼沖馬步都指揮使而不言身為節度使繼沖三
鈞拜又云繼沖出使王師且亡人朝人地遺使就
繼沖拜使使道七人朝人地遺使就繼沖拜使使
繼沖拜使使道七人朝人地遺使就繼沖拜使使
繼沖拜使使道七人朝人地遺使就繼沖拜使使

鈞納牌印太祖優詔仍命繼沖為節度使使宋史繼沖
武安軍節度使當奉表時太祖下詔安撫止云授
繼沖馬步都指揮使而不言身為節度使繼沖三
鈞拜又云繼沖出使王師且亡人朝人地遺使就
繼沖拜使使道七人朝人地遺使就繼沖拜使使
繼沖拜使使道七人朝人地遺使就繼沖拜使使
繼沖拜使使道七人朝人地遺使就繼沖拜使使

鈞納牌印太祖優詔仍命繼沖為節度使使宋史繼沖
武安軍節度使當奉表時太祖下詔安撫止云授
繼沖馬步都指揮使而不言身為節度使繼沖三
鈞拜又云繼沖出使王師且亡人朝人地遺使就
繼沖拜使使道七人朝人地遺使就繼沖拜使使
繼沖拜使使道七人朝人地遺使就繼沖拜使使
繼沖拜使使道七人朝人地遺使就繼沖拜使使

鈞納牌印太祖優詔仍命繼沖為節度使使宋史繼沖
武安軍節度使當奉表時太祖下詔安撫止云授
繼沖馬步都指揮使而不言身為節度使繼沖三
鈞拜又云繼沖出使王師且亡人朝人地遺使就
繼沖拜使使道七人朝人地遺使就繼沖拜使使
繼沖拜使使道七人朝人地遺使就繼沖拜使使
繼沖拜使使道七人朝人地遺使就繼沖拜使使

鈞納牌印太祖優詔仍命繼沖為節度使使宋史繼沖
武安軍節度使當奉表時太祖下詔安撫止云授
繼沖馬步都指揮使而不言身為節度使繼沖三
鈞拜又云繼沖出使王師且亡人朝人地遺使就
繼沖拜使使道七人朝人地遺使就繼沖拜使使
繼沖拜使使道七人朝人地遺使就繼沖拜使使
繼沖拜使使道七人朝人地遺使就繼沖拜使使

鈞納牌印太祖優詔仍命繼沖為節度使使宋史繼沖
武安軍節度使當奉表時太祖下詔安撫止云授
繼沖馬步都指揮使而不言身為節度使繼沖三
鈞拜又云繼沖出使王師且亡人朝人地遺使就
繼沖拜使使道七人朝人地遺使就繼沖拜使使
繼沖拜使使道七人朝人地遺使就繼沖拜使使
繼沖拜使使道七人朝人地遺使就繼沖拜使使

鈞納牌印太祖優詔仍命繼沖為節度使使宋史繼沖
武安軍節度使當奉表時太祖下詔安撫止云授
繼沖馬步都指揮使而不言身為節度使繼沖三
鈞拜又云繼沖出使王師且亡人朝人地遺使就
繼沖拜使使道七人朝人地遺使就繼沖拜使使
繼沖拜使使道七人朝人地遺使就繼沖拜使使
繼沖拜使使道七人朝人地遺使就繼沖拜使使

鈞納牌印太祖優詔仍命繼沖為節度使使宋史繼沖
武安軍節度使當奉表時太祖下詔安撫止云授
繼沖馬步都指揮使而不言身為節度使繼沖三
鈞拜又云繼沖出使王師且亡人朝人地遺使就
繼沖拜使使道七人朝人地遺使就繼沖拜使使
繼沖拜使使道七人朝人地遺使就繼沖拜使使
繼沖拜使使道七人朝人地遺使就繼沖拜使使

鈞納牌印太祖優詔仍命繼沖為節度使使宋史繼沖
武安軍節度使當奉表時太祖下詔安撫止云授
繼沖馬步都指揮使而不言身為節度使繼沖三
鈞拜又云繼沖出使王師且亡人朝人地遺使就
繼沖拜使使道七人朝人地遺使就繼沖拜使使
繼沖拜使使道七人朝人地遺使就繼沖拜使使
繼沖拜使使道七人朝人地遺使就繼沖拜使使

鈞納牌印太祖優詔仍命繼沖為節度使使宋史繼沖
武安軍節度使當奉表時太祖下詔安撫止云授
繼沖馬步都指揮使而不言身為節度使繼沖三
鈞拜又云繼沖出使王師且亡人朝人地遺使就
繼沖拜使使道七人朝人地遺使就繼沖拜使使
繼沖拜使使道七人朝人地遺使就繼沖拜使使
繼沖拜使使道七人朝人地遺使就繼沖拜使使

鈞納牌印太祖優詔仍命繼沖為節度使使宋史繼沖
武安軍節度使當奉表時太祖下詔安撫止云授
繼沖馬步都指揮使而不言身為節度使繼沖三
鈞拜又云繼沖出使王師且亡人朝人地遺使就
繼沖拜使使道七人朝人地遺使就繼沖拜使使
繼沖拜使使道七人朝人地遺使就繼沖拜使使
繼沖拜使使道七人朝人地遺使就繼沖拜使使

鈞納牌印太祖優詔仍命繼沖為節度使使宋史繼沖
武安軍節度使當奉表時太祖下詔安撫止云授
繼沖馬步都指揮使而不言身為節度使繼沖三
鈞拜又云繼沖出使王師且亡人朝人地遺使就
繼沖拜使使道七人朝人地遺使就繼沖拜使使
繼沖拜使使道七人朝人地遺使就繼沖拜使使
繼沖拜使使道七人朝人地遺使就繼沖拜使使

鈞納牌印太祖優詔仍命繼沖為節度使使宋史繼沖
武安軍節度使當奉表時太祖下詔安撫止云授
繼沖馬步都指揮使而不言身為節度使繼沖三
鈞拜又云繼沖出使王師且亡人朝人地遺使就
繼沖拜使使道七人朝人地遺使就繼沖拜使使
繼沖拜使使道七人朝人地遺使就繼沖拜使使
繼沖拜使使道七人朝人地遺使就繼沖拜使使

鈞納牌印太祖優詔仍命繼沖為節度使使宋史繼沖
武安軍節度使當奉表時太祖下詔安撫止云授
繼沖馬步都指揮使而不言身為節度使繼沖三
鈞拜又云繼沖出使王師且亡人朝人地遺使就
繼沖拜使使道七人朝人地遺使就繼沖拜使使
繼沖拜使使道七人朝人地遺使就繼沖拜使使
繼沖拜使使道七人朝人地遺使就繼沖拜使使

鈞納牌印太祖優詔仍命繼沖為節度使使宋史繼沖
武安軍節度使當奉表時太祖下詔安撫止云授
繼沖馬步都指揮使而不言身為節度使繼沖三
鈞拜又云繼沖出使王師且亡人朝人地遺使就
繼沖拜使使道七人朝人地遺使就繼沖拜使使
繼沖拜使使道七人朝人地遺使就繼沖拜使使
繼沖拜使使道七人朝人地遺使就繼沖拜使使

載記十

東漢

劉曼 鈞 繼元

劉曼漢高祖弟初名崇美歸髡少無賴嗜酒好博嘗

顯為卒高祖事晉為河東節度使以曼為都指揮使及

即位以為太原尹北京留守同平章事隱帝時累加中

書令周太祖為樞密使討三叛立大功而與曼素有隙

曼不自安與判官鄒瑛謀罷上使征賦收家傑籍丁民

益兵以自固三年帝嘗過曼乃謀舉兵已而周太祖

遣宰相馮道迎子授於徐州人皆知太祖之非實意

曼獨曰吾兒為帝矣何患乃罷兵遣人至京師太祖

少踐曼其頭上為飛雀世謂之郭雀兒太祖見曼使者

具道所以立誓之意因自指其額示之曰自古豈有難

青天子幸公無以我為疑曼益信之太原少尹李驥度

太祖必不為劉氏立後勸曼以兵下太行控孟津以俟

曼曼怒曰驥欲離間我父子乎命牽出斬之并殺其妻

以其事白漢以明無地已而周太祖果代漢降封賈湘

陰公曼遣牙將李贊書求質歸太原而贊已死曼慟

哭為孺立祠歲時祠之乃以周廣順元年正月即皇帝

位於太原仍用乾祐年號以子承鈞為太原尹判官鄒

瑛趙華為宰相都押衙陳光裕為宣徽使遣通事舍人

李國乃行使於契丹契丹承匡李郭約與曼以叔父子

之圖曼乃遣宰相郭筠封樞密使高勳丹主選使郭

之郭約遣軍事令儀王好翰密使高勳丹主選使郭

合選王郭律師上儀王好翰密使高勳丹主選使郭

傳勳未嘗為軍事合冊尊曼為大漢神武皇帝曼妻為

皇后且以自愛黃鸞九龍十二榴玉帶報聘未幾郭約

亦為舒幹所弒舒幹自立為通樞密直學士王得中聘

於舒幹求兵以攻周舒幹遣潘裕鉅率兵五萬助曼出

陝地攻晉州為王峻所敗明年又攻府州為折德展所

敗德展因取府州軍周太祖助曼遣使乞兵於契丹契

丹遣楊崇勳遣使作故事命即律儀契丹將萬騎及奚

諸部兵五六萬人號稱十萬以助曼曼以張元徽為先

鋒自將騎兵三萬攻潞州潞州李筠遣糧合約以步騎

三千拒元徽於太平驛元徽擊之遂圍潞州顯德元

年世宗親征與曼戰於高平列為三陣曼命張元徽軍

東偏楊雲西偏自居其中雲望周師謂曼曰勦敵也

未可輕動曼奮臂曰時不可失無妄言雲怒而去曼令

東偏先進王得中叩馬諫曰南風甚急非北軍利也宜

少待之曼怒即麾元徽軍擊周右軍兵始交周將契

雲能何微退走其勢軍亂步卒數千叛降元徽世宗大

駭躬督戰士士皆奮命爭先而風勢愈盛曼自麾赤旗

收軍軍不可遏曼遂敗日暮曼收餘兵萬人阻澗而止

周後軍劉繼之乘勝追擊曼又大敗斬重盡喪曼獨

乘契丹黃驃自雁塞嶺間道馳去夜失道誤趨平陽得

佗道以歸張元徽賊屍楊雲怒曼按兵西偏不戰疾狗

全軍而返世宗進攻太原遣符彥卿史彥超北控忻口

以斷契丹援路太原城方四十里周師去城三百步圍

之匝自四月至六月攻之不克而彥卿等為契丹所敗

彥超敗歿世宗遣班師初周師之圍城也曼遣王得中

送楊雲歸國乞援於契丹契丹發數萬騎助曼曼得中

先遣至代州代州將桑維柱防禦使顧處謙以城降周

并送得中於周世宗召問得中契丹助兵多少得中言

送資歸無所求也世宗信之已而契丹則以憂得疾明

口得中遂見殺曼自敗於高平已而被圍以憂得疾明

年卒廟號世祖帝於文德山北上廟號曰世祖今稱補

約曼次子初名承均既立改名約曼承均遣人奉表與

丹自稱男舒幹答詔呼為兒許其兩位初曼嘗謂張元

徽等曰吾以高祖之業授之之業不為郭公屈期與公

等勉力以復家國歸至於稱帝一方豈獲已也顧其是

何天人禮亦是何節度故不收元不立宗廟四時之祭

用人家禮約既立始救境內改乾祐十年曰天會元年

立七廟於顯聖宮以衛融為相殺常為樞密使府進寧

親軍子繼恩為太原尹晉約江南西川為外援結契丹

侵上黨無所得而還宋太祖即位留義節度使李筠拒

命遣其將劉繼沖判官孫宇奉表稱臣執監軍周光遜

李廷玉送於太原乞兵為援約即率兵自將出圍柏谷

僕射趙華曰李筠舉事輕易陛下不圖成敗空國興師

臣實憂之約至太平驛封約西鄉王筠見約兵衛軍

弱悔臣之因自陳受周氏恩不忍背德約與周世仇也

聞筠言亦不悅道宣徽使盧質監其軍約心益不平

質多不協乃遣宰相衛融為和解又遣河陽節度使范

守陶按之被劫史約至太平驛與筠會質使使遣質

謂質之責不言衛融和解之半欲使宋史李筠已而

傳所載略同而世宗詳略互異今據南史宋史筠已而

遜等約亦歸融太原約不報約謂趙華曰不聽公言幾

至於敗然失衛融盧質吾以為恨由此益重備者約自

筠敗後狼狽而歸而宋帥亦無幾不至約敗趙華建隆

四年邢州王全斌攻下樂平詔建隆不晉軍統德二年

昭義李繼勳等攻下魏州其降兵率以效順懷恩為名賜以錢帛由是降附者益眾約懼以趙文度為相招抱腹山人郭無為參繼勳國政按宋史是繼勳元年太祖親討魏州郭無為請其子云故不加兵而賊宋史則謂郭無為為內樞密使段常所薦其材遂以為相五年宿衛殿直行首王隱劉超趙鸞等謀作亂事覺被誅連段常乃罷常樞密為汾州刺史繼勳之自夏世凡舉事必請命契丹而約多詭略契丹遣使實約改元接李筠殺段常不以告約益譎弄使者至契丹親見留約奉之愈謹而契丹約得盈薄約自是無復南侵地地產薄以歲輸契丹國用日削乃拜五台山僧繼勳為鴻臚卿繼勳改燕王劉守光孽子為人多智善謀則利五臺當契丹界上常得其馬以獻被添都馬戩車數百匹又於柏谷置銀冶募民鑿山取礦烹銀以輸劉氏仰以足用即其治建寶軍繼勳馬官太師中書令太祖嘗問界上謀者謂約曰君與周為世誼宜其不屬今我與爾無所間何為因此一方也若有志中國宜下太行以決勝負約道謀者復命曰河東土地兵甲不足當中國之十一然約末世非叛者區區守此蓋懼漢氏之不血食也太祖哀其言笑謂謀者曰為我語約開爾一生路故終其世不加兵約立十三年病卒諡曰孝和皇帝廟號睿宗按約卒後十周春秋續編

繼恩本姓薛氏父劍娶父劍初為軍卒漢高祖典禁兵以吳降降置門下約無材能高祖不見用其妻常居中劍卒得見因快乘醉拔佩刀刺之不死劍即自裁繼恩時尚幼爰後適何氏生子繼元未幾何死爰女亦卒爰乃合約俱養為子遂曰姓劉約立以繼恩為

太原尹鈞嘗謂郭無為曰繼恩純孝然非濟世才恐不能了我家事無為不釣病革召無為執手以復事付之鈞卒繼恩告哀於契丹而後立服繼恩親事未太祖詔李繼勳等率師至壽州敗繼恩軍於洞湖河繼恩自行喪屢處獨居政約聞收時親信無得從者繼恩置酒會諸大臣宗子飲罷臥閣中供事官侯崇業思得繼恩首獻來以邀寵遂率十餘人挺刃入閣閉戶弑之郭無為遣人梯屋入被窮索并其黨無為乃迎繼元立之繼元為人殘忍矧子十餘人皆無可稱者當繼元時有鎗鎗錫錫於繼元為諸父皆殺之獨統以祥德獲免約妻郭氏繼元兄弟自少母之繼元妻段氏嘗以小過為郭氏所責既而以宅疾卒繼元疑為郭氏所殺及立遣嬖者范超圍弑郭氏郭氏方繼服哭約極前超執而殺之劉氏子孫遂無遺類繼元立改元曰廣運按十四年十二月將改元使使命契丹明年改元廣運宋太祖親征太原係開寶二年事即東漢稱天會三年也續史及宋史乃云繼元立開改元廣運今仍原文而誤

宋太祖親征太原繼元閉城拒守太祖命張洎水以灌城城中有積粟醜出塞之得無害太祖以詔書招繼元出降郭無為拜昭色動而井人及繼元左右皆欲堅守時繼元恃契丹為援守陣者揚言契丹兵且夕且至會何繼勳欲契丹於陽曲北太祖命以所獲首級繼甲示之城中由是喪氣如窟州趙文度遂出降南城為汾水陷水法城中宦者衛德貴言郭無為有獻地之謀繼跡屢露繼元遂裝無為俄而城兵自西長連城出將焚其攻具反為宋師所服是夜壁外忽傳呼繼元降太祖令衛士振甲將開壁門八作使遊壁曰受降如受敵詎可中夜輒出太祖使向之果謀者也時宋師頓兵甘草

地會暑雨軍士多疾太常博士李光贊上言請班師太祖覽奏甚喜命宰相趙普撫諭諸將而禁軍校趙翰等願乘城急擊以盡死力太祖不許遂引兵還開寶九年太祖又遣黨進潘美等分路進師繼元屢戰不利會太祖崩太宗即位召諸將還至太平興國四年太宗親征先遣潘美等率諸將分兵圍汾沁風州以驍將郭進扼石橫關契丹援路契丹果至進擊敗之繼元遠健步閉窟窟丸帛書求救於契丹進又得之伺於城下繼元外援不至饑道又絕潘美等兵數十萬圍四合自春徂夏矢石如雨晝夜不息城中大懼太宗遣親督衛士急攻城無完堞乃下詔繼元降詔至城下守陣者不納太宗夜至長連城親督諸將攻之矢集城上如蜩毛繼元帳下親信相次出降城中危念太宗又自草認諭之井人猶欲堅守其樞密副使馬峰老疾居於家昇人見繼元流涕以興亡論之乃遣其客省使李勣平表請降明日繼元率官屬騎衣紗帽待罪詔釋之授特進檢校太師右衛上將軍封彭城郡公相李輝等授官有差命使康仁寶護其親屬赴京賜甲第一區雍熙三年建虜州為保寧軍以繼元為節度昭化二年辛追封彭城郡王徐無黨曰繼元世與潘美同自年國降九

衛融字明遠青州博興人晉天福初舉進士辟忠武軍掌書記漢初為太原觀察使劉昫稱帝授中書侍郎平章事宋太祖即位李筠以上黨降劉鈞繼又與監軍盧贊不協鈞道融和解之會鈞敗賊擒太祖責之曰汝何故勸劉鈞助李筠反耶被曰犬吠非其主臣四十口受劉氏豐衣美食不忍負之陛下縱不殺臣臣亦不

爲陛下用終當開道走河東爾太祖怒合左右以鐵搨擊其首流血數面曳出將斬之繼大呼曰大丈夫死或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今之死正得其所爾太祖聞之曰此忠臣也釋之命以良藥傳其創既而欲放融歸令融先爲書諭釣釣久無報乃授融太府卿乾德初改司農卿出知陳許黃三州開寶六年卒授宋史東漢世家載融諱凝字正思景今俱見

郭無爲青州千乘人十四春少博學有辭辯爲道士隱武當山漢乾祐中周太祖征河中無爲謁於軍門太祖詢以當世之務大奇之將留館門下左右曰無爲輩橫家流今公攝重兵不宜親之無爲遂拂衣去隱太原抱腹山劉鈞既敗於澤州日夕懼宋師至平有智謀者與計事段常薦之鈞召與語大悅與趙文度同東政意不協鈞出文度知汾州遂以無爲爲左僕射平章事兼樞密使機務一以委之鈞嘗與無爲語及後事謂繼思不才無爲亦以爲然後繼思知其事欲誅之而未有以發月餘侯霸榮欲繼思無爲使人殺霸榮人疑無爲初授意於霸榮後殺之以滅口也繼元立宋太祖討之仍以詔書招降許繼元以青州節度無爲邢州節度無爲得詔色動一日繼元宴羣臣契丹使亦在無爲慟哭於庭曰今日以空城抗大軍計將安出引佩刀欲自刺繼元遽降階持其手引之升坐蓋無爲欲以動眾心也及太祖親征長圍既合無爲請將兵出擊欲自披以降值天陰晦而止聞人衛德貴告其事繼元乃殺之以徇

欽定續通志卷六百三

續通志

卷六百三

載記十

載記十一

西夏上

李彝興 克睿 繼筠 繼棟
德明 元昊 諱詐

李彝興夏州人本魏拓跋氏俊唐貞觀初有拓跋赤辭者歸唐太宗賜姓李置靜邊等州以處之其後析居夏州者號平夏部唐末拓跋思敬與弟思恭思忠思賢思賢今改正諱夏州統銀夏有勝五州地計黃巢有功復賜姓李思敬弟思讓代為定難軍節度使思讓卒思敬孫彝昌嗣梁開平三年彝昌為其將高宗益所殺將士立其族子蕃部指揮仁福梁太祖即拜仁福檢校司空定難軍節度使終梁之世奉正朔而已累兼中書令封朔方王卒子彝超自立為留後自仁福時邊將多言其北通契丹恐為遼患唐明宗乃以彝超為延州刺史彰武軍節度使而徙彰武安從進代之恐彝超不受代遣鄆州藥彥稠以兵五萬送從進之鎮彝超果不受代從進與彥稠以兵圍之不克彝超外招黨項掠從進等糧道自陝以西連鞏梁人不堪命明宗遂釋不攻以彝超為定難軍節度使從梁太祖拜仁福檢校司空子彝超承襲別名其彝興彝超弟也初為行軍司馬清泰二年彝超卒遂以為節度使周顯德初累封西平王宋初加大尉北漢劉鈞結代北諸部寇麟州彝興遣部將李彝玉會諸鎮兵禦之鈞引去建隆初獻馬三百匹太祖大喜遣使以玉幣賜之乾德五年卒贈太師追封夏王

節度使開寶九年率兵破北漢吳堡營俘皆主侯遇以獻累加檢校太尉太平興國三年卒贈侍中
繼筠克睿子初為衙內都指揮使檢校工部尚書克睿卒自權知州事授檢校司徒定難軍節度觀察留後太宗征北漢繼筠遣銀州刺史李光遠檢州刺史李光憲率番漢兵渡河略太原境以張平勢太平興國五年卒繼筠繼筠弟太平興國七年率族入朝自其先世未嘗親視繼筠至太宗嘉之賜資甚厚繼筠陳其諸父昆弟多相怨願宿京師乃遣使夏州護繼筠地麻以上親赴關授繼筠彰德軍節度使并官其昆弟夏州蕃落指揮使克信等十二人有差初繼筠之子也其弟繼遷出奔及是數為邊患有言繼遷悉知朝廷事蓋繼筠之子也出為崇信軍節度使端拱初改鎮威德軍屢發兵計繼遷不克用宰相進計欲委繼筠邊事合國之因召赴闕賜姓趙氏更名保忠授夏州刺史充定難軍節度使至顯教月上言繼遷侮過歸款乃授繼遷官然實無降心也尋加保忠同平章事酒化初與繼遷戰於安慶澤繼遷中流矢遁去保忠乞師繼遷朝廷遣商州團練使翟守素率兵援之五年繼遷改益州詔遣侍衛馬軍都指揮使李繼隆來討保忠先擊其母與妻子避野外乃上言與繼遷解怨獻馬五百匹乞罷兵太宗立遣中使督繼隆進軍及兵壓境保忠反為繼遷所圍欲併其眾縛牙校趙光祚虜其營帳保忠方寢聞難作單騎走遺城為大校趙光嗣閉別室且開門迎繼隆乃執保忠送闕下太宗詰責數四釋之責授右千牛衛上將軍封宥罪賜賜第京師咸平中遷金吾衛上將軍判岳州尋移復州景德元年卒贈威塞軍節度使

繼遷繼擧族第開寶七年授定難軍管內都知蕃落使繼擧歸宋繼遷時年二十留居銀州及使至召樞密親赴闕乃詐言乳母死出葬遂與其黨數十人奔入地斤澤太平興國八年宋知夏州尹應與都巡檢曹光實偵知夜襲破之繼遷與其弟尹應復其母思德多歸之繼娶秦族漸以疆大而西人以李氏世世思德多歸之繼遷因語其家右曰李氏世有西土今一旦絕之爾等不志李氏能從我興復乎眾曰諾雍熙二年遂與弟繼冲等起夏州誘殺曹光實於葭蘆川遂襲銀州據之復破會州板附於遼三年遂以繼遷為定難軍節度使都督夏州諸軍事復姓李以義成公主嫁之尋册為夏國王按道聖宗本紀於咸平四年十二月春以王子繼冲繼文封義成王主繼冲繼文定統和四年乃宋興耶律主下據繼遷或係前朝在四年三月又書以義成公知夏州安守中以三萬眾與繼遷戰於王亭鎮敗績繼遷元年繼擧節制夏臺言繼遷侮過歸款即授洛苑使銀州刺史酒化初復與繼擧戰於安慶澤不利轉攻夏州繼擧乞師及翟守素援兵至繼遷乃歸款授銀州觀察使賜名保吉子德明授管內蕃落使行軍司馬酒化四年轉運副使鄭文寶議築鹽池用繼遷數月遷入四十二族萬餘時免鄂州屠小康妻太宗乃弛其禁因繼之五年繼遷徙檢州民於平夏即將高文旺等因累不樂反攻取之繼遷復圍堡若羌屠居民遂攻靈州詔遣李繼隆等進討繼遷乃獻馬以謝至道初又遣左都押衙張浦獻裝駝及貢馬太宗遣開門尉使馮訥等拜繼遷鄆州節度使使不受繼遷以千騎攻清遠軍守臣張廷擊退之二年命洛苑使白守榮等護送糶粟四十萬於靈州繼遷遣擊於蒲洛河雲德之太宗命李繼隆為

瓊崖等州都部署官四館使齊自河西至言繼遷
 眾萬餘圍靈武城中上表告急繼遷所得連領兵不
 去太宗命繼遷丁罕范廷召王超張守恩等五路進討
 直抵平夏繼遷以環州路迂乃自青岡峽進靈武徑趨
 平夏與丁罕合行十餘日無所見引還張守恩遇之不
 敵而遁王超范廷召我戰於高白池不利繼遷復合軍
 主史不叱駐屯囊橐口以阻來人歸路按太宗本紀
 七年李繼遷於高白池獲未草軍主元備相繼遷等二十
 七人繼遷與本所數與又太宗命繼遷等五路進
 本傳作三年亦誤三年遂討繼遷為西平王咸平初繼
 遷復表歸順真宗乃授夏州刺史定難軍節度使繼遷
 遣弟繼瑛來游授繼瑛夏州防禦使繼遷子德明定難
 軍節度行軍司馬未幾復鈔邊宋廢府副都署曹瑛率
 兵還繼遷輜重於柳羅川殺獲甚眾繼遷攻破定州廣
 遠縣及堡靜永州清遠軍監軍段義救城遂陷五年繼
 遷大集諸攻陷靈州以西為西平府遂都燕州朝廷詔
 遣張崇貴王涉讓和劉河西銀夏等五州與之繼遷復
 州二萬騎圍麟州詔全明巡檢李繼周擊之圍未解麟
 州部署請濟師真宗問地圖曰麟州依險三面孤絕難
 力可守但城中乏水可憂耳乃遣兵走接繼遷果集水
 荷糈城已五日知州衛居實出奇兵突戰繼遷乃引去
 遂攻西蕃取西涼府都督領巴喇濟僞降繼遷受之不
 疑巴喇濟連集六合蕃部及哲伯族合擊之繼遷大敗
 中流矢景德元年卒德明立追至尊號曰應運法天神
 智仁聖至道廣德光孝皇帝廟號武宗元吳追諡曰神
 武廟號太祖

哲表詩盛盟府真宗投為定難軍節度使封西平王給
 奉如內地因責子弟入質德明謂非先世故事不遵乃
 獻馬及驢騾以謝嗣是屢遣使貢獻大中祥符初境內
 早詔極場勿禁西人市糧以振其乏及東封又遣使入
 貢加兼中書令遂亦遣使册為大夏國王三年境內饑
 上表求粟百萬宰相王旦請救有司具粟百萬於京師
 詔其來取德明得詔曰朝廷有人遂止九年因表邊臣
 違約招納逃亡朝廷詔罷逐原環慶麟府等路約束
 邊部毋相攻劫五年德明追尊繼遷為皇帝天禧四年
 遼聖宗親將兵五十萬以狩為言來攻涼州德明逆戰
 敗之五年遼復遣使册為尙書令大夏國王德明攻麟
 州柔遠營宋巡檢楊承吉與戰不利命曹瑛為環慶秦
 州緣邊巡檢安撫使禦備之德明城懷遠鎮為興州以
 居仁宗即位加尙書令天聖六年德明遺子元吳攻甘
 州拔之八年瓜州王以千騎降於夏九年十月德明卒
 追諡曰光聖皇帝廟號太宗

繼瑛本名元吳德明子小字烏哩克母曰惠慈敬愛皇
 后衛蘇氏性雄毅多大略通蕃漢文字選以興平公主
 嫁之以為駙馬都尉弱冠獨引兵襲城回鶻伊塔格可
 汗王奪甘州遂立為皇太子數諫其父母臣未父厭戒
 之曰吾久用兵疲矣吾族三十年衣錦絳此未恩也不
 可負元吳曰英雄之生當王霸耳何錦絳為德明卒宋
 授為定難軍節度使封西平王遂亦遣使册為夏國王
 既襲封明號合以兵法勒諸部始衣白窄衫既紅裏
 冠頂後垂紅結衣白裝威明烏珠丸六月九日則見官
 屬做中國置文武班立番漢學自中書令宰相樞密使
 以下皆分命番漢人為之以衣冠朱色別士庶貴賤每

舉兵必率部長與獵有獲則下馬環坐飲割鮮而食各
 問所見擇取其長初宋改元明道元吳避父諱稱明道
 於國中景祐元年攻環慶路殺掠居人是歲元吳改元
 開運或言石晉敗亡之號乃改元廣運故舊史附為諸
 六書某年改元宋史更國傳自元吳稱帝而後於每傳年
 併書改某年十年傳中則改元或不稱帝與史未得未
 今據諸書考元吳之宋道合之宋道合三史起於此母衛
 月事實依其年次悉為補正而論其詳起於此母衛
 氏族人善善謀殺元吳事實元吳散其母殺之沈善善
 之族於河後元吳使母事和道二史州柔遠營都
 巡檢威通及後後橋諸元吳稱兵報仇緣遠都巡檢
 楊遵柔提營監押盧訓具戰敗積環慶路都監齊宗矩
 等援之次節義祥伏發執宗矩既而放還元吳尋遣令
 公蘇木諾爾將兵攻宜勒斯賈取死略盡蘇木諾爾被
 執元吳自率眾攻猶牛城大縱殺戮又攻青唐安二宗
 既還欲南侵恐宜勒斯賈制其後復舉兵攻蘭州諸羌
 侵至馬銜山築城凡川元吳既悉有夏銀綬有靜靈
 會勝甘涼瓜沙肅而洪定威能皆即堡鎮號州仍居興
 州阻河依實蘭山為固始大建官以威明守全張勝張
 絳梅勝徐敏宗張文顯舉主謀謀以進肅臣典文書以
 青布克青桑圖鄂特放儒克丹多丹馬多木達瑪勒實
 惟吉上兵馬惟聖克仁榮主善學置十二監軍司委妻
 右分統其眾以備邊及鎮守總五十餘萬又遷家族善
 弓馬五千人造直號六班直職額三千分十部發兵以
 銀牌召部部長而受約束十六司於興州以總庶務元
 吳白制蕃善命雅理克仁榮演澤之教國人紀事用蕃
 書而譯字絕爾雅四言雜字為蕃語復改元大慶宋寶

德明遺子繼遷子小字額頁母曰順成號孝皇后雅
 哩克氏既繼位朝廷因降詔撫之德明屢表歸順復奉

元元年 世宗末本傳作寶元五年考寶元乃理宗年號
二月書此相合則寶元實屬理宗元改元改正表遺使
附五臺山供奉以嶺河東道路與諸家獻血約先攻耶
廷欲自備德塞門養赤城路三道並入迷象嶺受册即
皇帝位改元天授禮法廷許國號大夏明年遣使表聞
朝廷詔謂元吳官胥熙互市元吳又遣賀承年齎禮書
納旌節及所投校告置碑囑留古納克族而去宋環
慶路鈔鈔高繼隆知慶州張崇俊攻後榜而柔遠營主
武英入自北門拔之未幾元吳攻全明鈔執都監李士
彬父子被安遠塞門承平諸將聞廷州設伏三川口執
劉平石元孫傅佩劉發石進等又攻鎮戎軍賊劉繼宗
李維兵五千宋環慶都署任福入白豹城破四十一族
奕積聚而還元吳等攻渭州逼懷遠城韓琦行邊至高
平盡營鎮戎兵及募勇士得萬人命行營總管任福等
併擊之宋史謂得元吳寇謀或謂此是元吳與日
也考名臣碑傳集亦云均欲殺韓琦是時元吳與日
延禧特之事述中亦可謂得傅佩同日出討之說元吳自
將精兵十萬戰於好水川宋師大敗將校士卒死者萬
三百人元吳轉攻河東及麟府不能下乃引兵攻豐州
城孤無援遂據之又被安遠營屯要絕麟府道遂為
宋管勾麟府軍馬事張亢破于柏子又被于兔毛川元
吳雖敵怒然死之創痍者相半人困於貼集財力不給
國中多怨乃引兵歸時宋慶應元年也塞門岩主高
延德因乞和宋知延州范仲淹為青陳福諭之元吳
使其親信雅理克旺來復許德為二年復大舉攻定
州宋師大敗馬懷敏死之據宋本紀懷敏之先攻定
州宋師大敗馬懷敏死之二年九月
月宋本傳改正 三葉路直抵渭州大焚掠而去朝廷
詔知延州罷招納元吳遣使以其臣張旺其弟旺安

威明國鄂特裕正三人書讀和然猶不肯削情說籍以
其言未服令白請朝廷詔籍復書許之明年遣六使往
伊州刺史實從昂等至延州上書更名號鄂稱拜那尼
鼎國烏珠上書父大宋皇帝而不稱臣烏珠之稱如日
汗號朝議以為侮玩朝廷不許元吳乃上誓表言前日
所掠將校民戶各不復還自有幾人逃亡亦毋得襲
逐臣近以本國或苦進納朝廷其柁鐵刀南安承平
故地及他邊境漢蕃所居乞遠中為界於內聽築城堡
凡歲賜銀絹茶二十五萬五千乞如常數朝廷皆如
約賜元吳及國主印約稱臣奉正朔改所賜數書為詔
而不名許白置官屬置樞幕於保安軍及高平營勞不
通青德然宋每遣使往館於宥州終不復至與黨而元
吳帝其國中白若也是歲攻項等部及夾山部落岱爾
族八百戶皆叛還歸元吳與宗實還元吳不遣送親將
騎兵十萬來伐分三路濟河長驅元吳與選將蕭惠戰
於賀蘭山北敗之見遼兵日益至乃請和退師十里元
吳親率叛黨以待罪惡不從師凡三退將百餘里每退
必藉其地還馬無所食因許和元吳乃遂延以老其師
度其土饑馬病因急攻之興宗大敗從數騎走元吳
入樞密使蕭孝友皆擄船馬蕭呼都克以歸已而遣使
歸其先所俘獲還亦道所留夏使還之按遼史西夏外
止云蕭等部攻入西夏殺蕭通遠兵二千元吳復中
蕭項三部來降而興宗未親用云十二年興宗親征
敵將高麗來降興宗遣使以大臣親其加賜同伐乃得
不言降宗之也元吳五月五日生國人以其日相慶賀
又以四孟斯為節元吳以慶應八年正月卒諡曰武烈
皇帝廟號景宗

諱祚元吳長子小字宣合格母曰宣穆惠文皇后密藏
氏襲位時方歲朝廷遣使冊為夏國王改元延嗣靈
國王蕭惠率師向進諱祚襲敵之未幾復來伐獲諱祚
母於賀蘭以歸時宋皇祐元年也明年諱祚改元天祐
垂聖乃遣使上表於遼乞依舊稱臣又乞代黨民稱進
馬驢牛羊等物又求唐隆銀鈔乞罷所建城邑不許復
改元稱聖承道諱祚幼養於母族鄂特彭都特彭因專
國政初麟州西城枕碣晚日紅樓下瞰楚夏河其外距
夏境尚七十里而阻曠利厚多入鄂特彭歲使不已
至祥獲時輒屯兵河西宋總督司遣使合邊所侵田鄂
特彭無路意嘉祐二年諱祚改元輝都鄂特彭遂圖兵
宿境上至數萬人宋守將敵兵弗敵知鄆州武毅築堡
於河西以為保障役興戰率將吏來按視與境上兵遇
於沙爾碩克朗戰等進至呼喇堆兩軍相去數十步遂
分兵四面合擊宋師大潰宋安撫司遣李思道等來議
疆事鄂特彭不聽久之太原府代州兵馬鈔轄蘇安靜
與惠伊即羅摩等合議乃築墩九更新邊寨要以違
約則罷和市疆事自此始定諱祚忌鄂特彭專或告其
將叛乃殺鄂特彭其族已而請去蕃禮從漢儀嘉祐
六年上書自言中國衣冠願以此進使者朝廷許之
明年改西壽監軍司為保秦軍石州監軍司為靜塞軍
章州監軍司為祥祐軍左州監軍司為神勇軍遣使獻
方物稱宜徵南院使朝廷詔諭非階臣所宜稱約道等
詔諱祚復改元拱化治平初求復榷場不許時出兵秦
鳳源原抄然口壘邊寨殺掠人畜以萬計復大舉攻大
順城分兵圍柔遠營為環處經略使葉挺及蕃官道明
等所敗特鄂取賊州因隄兵夜掩威明山帳斬之諱

詐乃詐爲會義誘知保安軍楊定都巡檢侍其孫等殺
之朝廷命韓琦知承興軍經略西方諒詐乃銅送殺定
者六宅使李崇貴右侍崇幹道善及定子仲通以獻諱
詐以治平四年十二月卒諡曰昭英皇帝廟號毅宗

西夏下

乘常 乾順 仁孝 純佑 安全 暹項

德旺 呢

乘常諱祚長子母曰恭肅章惠皇后梁氏襲位時年七歲梁氏攝政改元乾道遣冊為夏國王熙寧二年朝廷遣使冊為夏國主乘常人攻秦州路陷滿堂殺守將范愿既而進督夜衣班習習及請以安遠塞門二岩易鞏州朝廷賜誓約鞏州待得二岩乃還乘常受冊而二岩不歸朝廷遂城鞏州乘常尋表請去漢儀復用蕃禮從之明年改元天賜賜盛國節詔號十萬築謀果堡宋知慶州李復圭合蕃漢兵獲三千偏遣偏將李信劉甫神詠等出戰宋帥大敗郭貴復出兵邛州堡夜入欄浪市掠老幼數百又張金湯無所得惟殺老幼一二百人以功告捷乘常遂大舉入環慶攻大順城乘遠皆薦願堡淮安鎮東谷西谷二岩業樂鎮兵多者號二十萬少者不一二萬屯榆林距慶州四十里游騎至城下九日乃退宋鈴轄郭慶高敏建慶宗劾等俱戰死神諤謀取橫山領兵先城羅古進築永樂川桑布嶺二岩分遣都監趙瑛達業無盜賊及分荒堆三泉吐渾川開光嶺葭蘆川四岩與河東路修築各相去四十餘里乘常遂遣將攻順靈夜圍無靈悉陷新築諸堡將士沒者千餘人朝廷遂棄靈州城乘常尋遣使入貢且以二岩易鞏州之如舊約不許復改元大夏有李清者本秦人說乘常以河南地歸宋乘常母梁氏知之遂誅清而乘常政末都延德神諤乃疏乘常遇弒國內

亂宜興師問罪朝廷詔熙河經制李憲與神諤王中正

高遵裕劉昌祚五路進師又詔吐蕃首領董敦義兵會

伐德絕七軍及董敦義兵三萬至新市城吐蕃與戰

為患所敗又為昌祚敗於磨積隘又為諤敗于無定川

三萬人按宋史法括傳神諤次五原軍大患積不

董中正至有州奈王并權靈亦引還還裕至清遠軍攻

靈州決黃河灌邊裕焚復抄絕道運裕兵潰追敗之

憲營于天都山下焚南李內殿并館庫毀賊統軍實都

喇卜丹擒伯人未至靈州而還初乘常聞宋大軍母家

氏問策于廷諸將少者盡請戰一老將獨曰不須拒之

但堅壁清野縱其深入聚勁兵於靈夏而遣輕騎抄絕

饋運兵無食可不戰困也梁氏從之宋師卒無功時宋

元豐四年也明年沈括又請城古烏延城以包橫山朝

廷遣侍中徐禧內侍押班李舜舉來議禧遂於銀夏西

之界築永樂城乘常帥師號三十萬與禧戰大敗之遂

圍永樂城中乏水擊井不得泉渴死者大半括等獲兵

及隨運皆絕城遂陷將校死者數百人士卒役夫二十

餘萬乃斃兵米脂城下而還宋自靈州乘之役官軍

熟羌義保死者六十萬人錢粟銀絹以萬數者不可勝

計而乘常國中亦困弊矣未幾復大舉圍蘭州為宋鈴

轄王文部所敗又攻德順軍定西城靜邊清遠葭蘆等

城皆亦多為宋諸路守將所敗乘常復改元天安禮定

時昔宗初即位又遣阿爾班求所侵蘭州米脂等五砦

朝廷許之乘常以元祐元年七月卒諡曰康靖皇帝廟

號惠宗

乾順乘常長子母曰昭簡文穆皇后梁氏襲位時年三

歲以父喪遣使告哀於宋詔自元豐四年用兵所得城

砦待歸乘常執民常請以給還元祐二年乾順改元

天儀治平朝廷遣使冊為夏國主仍仍德西平王暹亦

遣使冊為夏國王尋攻鎮戎軍諸堡及德靖靈谷等砦

四年始稍歸乘常所獲人朝廷遂以葭蘆米脂浮圖安

彌四砦與之復改元天祐民安未幾圍歸府三日大縱

殺掠又屢攻鞏德城以重兵壓涇原地留五旬大掠葭

蘆沒烟峽口以自固復遣使請以蘭州一境易塞門二

砦不許遂大舉入鄯延西自順靈招安砦東自黑水安

定中自塞門龍安安全明以南二百里間相繼不絕至延

州北五里忽自長城一日馳至金明列營環城順母

子親督梓杖縱騎四掠知歸州有備復益金明而後騎

之精銳者留鎮安宋邊將悉兵掩擊不還遂破金明守

兵二千八百人惟五人得脫城中糧五萬石草千萬束

皆盡將官皇城使張俞戰沒時宋紹聖三年也宋涇原

都鈐轄王文振率諸將被沒烟峽新砦乾順復以七萬

眾攻鞏德為鄯延守將所卻又為涇原折可適襲獲西

壽統軍威明阿密監軍穆爾圖下按宋史章傳威明

萬對平夏疾攻十餘日不克一夕遁去其統軍威明阿

密監軍威明阿密監軍穆爾圖下按宋史章傳威明

不復能軍遂請命之和宋史宋傳於元祐之載

從略茲乾順復改元永安時蘭會正鈐轄烏瑪爾以

部降降於宋環州種朴又徵赤羊川獲桑多鄂特家屬

百五十餘口擒監軍鄂特巴拉及首領喇卜丹鄂特裕

勒乾順固上表謝過已而復以二千騎出浮圖來攻

時宋熙河將王瓘率兵掩擊古遷川部族乾順率兵數

萬圍之為恐等所敗論於威明惟奇又與統制苗履

戰於青唐晚復大敗遂遣成囊威明帥等進侍表朝廷

詔答之歲賜仍舊乾順建國學設弟子員三百立養賢務以廩食之復改元貞觀崇崇二年蔡京使熙河王厚招卓魯克石和監軍日本多保忠乾順乃點兵延清慶三路各數千騎出沒聲言假兵於遼亦以成安公主嫁乾順而朝廷用京計令陶節夫在延州大加招誘乾順遣使與請皆不納又多殺放首乾順遂攻鎮戎略數萬口執知鄜州高永年以歸又攻鞏州自是兵連者三年大觀初始遣使入貢瓊州定遠大首領李頤貢以書遺蔡京多凌曰我居漢二十一年每見春廡既虛秋成未積土有饑色若得持定遠唾手可取定遠既得則旁十餘城不攻而下矣我諸殺累歲地而蔽之兵來可坐飽也多凌遂以萬人迎之宋轉運使任諒先知其謀募民盡發窖穀多凌圖定遠失所藏多阿克遂以其部萬餘眾來歸乾順築城底河城復改元雍應朝廷詔河東節度使重價為陝西經略來討熙河經略劉法將步騎十五萬出鞏州秦鳳經略劉仲武將兵五萬出會州貫以中軍駐蘭州為兩路聲援仲武至清水河築城屯守而還右廂軍與法戰於古骨龍兵敗仲武厚復合涇原節度廷環慶秦鳳之師攻底河城與戰仲武復大敗乾順以數萬騎趨蕭關而還法等復率師十萬襲仁多泉城神師道亦以十萬眾克城底河城乾順遂大舉攻涇原靖夏城時久無雪先使數萬騎繞城墜塵漲天乃潛穿壕為地道入城中城陷遂屠之重價復逼還劉法取朔方至統安城乾順弟察克率步騎為三陣以當法前軍別遣精騎登山出其後大戰宋師敗績法乘夜逼追斬其首察克見法首惘然語其下曰劉將軍失在恃勝輕出不可不戒遂乘勝圍慶武慶武在山城中

熙寧兩路不能消請將欲放之察克曰勿彼此留作南朝病塊乃引還宋諸路所築城皆不毛人所不爭之地而關福為之灌條果如察克言乾順復改元元德金太祖破遼兵還天祥帝走陰山遼史作夾山乾順使李良輔將兵三萬救之為金將殺等敗於宜水還時乾順為夏國皇帝金特遣使讓和乾順遂遣巴勒恭凌奉誓表以事還之禮稱藩於金請受賜地宗承制劃下塞以北陰山以南伊錫伊喇兩國得樂西之地與之時宋宣和六年也明年金既還尼堪遣使許劃天德雲內金肅河清四軍及武州等八節地約攻麟州以牽河東之勢乾順遂由金肅河清漢河取天德雲內武州河東八節地陷威威城繼而金將固新以數萬騎膠為出盤掩至天德悉奪其地乾順乃請和於金建炎元年乾順改元正德金帥烏珠回雲中遣使約使宋乾順許之宋通問使傅秀兒金左監軍希尹於雲中希尹以國書授秀為乾順請熙寧以來侵地蓋金既奪其地乃責償於宋以報之宋以王宮員外郎謝亮為陝西撫諭使兼宣諭使從事耶何洋為太學博士持詔書賜乾順留居幾月始與約和罷兵亮歸而乾順兵已曠其後襲取定邊軍金帥洛速連附長安鳳翔隴右大震乾順謀知關陝無備遂檄延安府言大帥劉延以隸本國謂當理索放還拒者發兵誅討之宋帥臣王庶因遣謀問其用事臣李邁乃止宋聞封尹宗澤及知樞密院事張浚謀北伐請通書乾順為援詔從之紹興初川陝宜撫使吳玠始遣通書乾順亦屢遣使至宋復改元大德僞齊知同州李世輔謀執金帥薩里干歸宋不克遂奔夏世輔父母親族在延安者金殺之無遺額乾順以

世輔為難難承宣使耶延威達等路略略安撫使世輔請兵將報延安之役乾順俾先討別補首豪號青面夜叉者世輔擒之以報乾順乃為出兵遣文臣王樞武臣伊特恭等隨之世輔軍至延安薩里干走羅州世輔購得害其父母者殺之東城聞金歸宋河南地乃說樞等降宋伊特恭不從世輔抽刀斫之不中遂命王樞斃送樞還宋以樞朝野雜記以其取三千人歸宋乾順以紹興九年六月卒諡曰聖文皇帝廟號崇宗仁孝乾順長子襲位時年十六母其母曹氏為國母改元大慶樞密使韓消弟慈濟謀反伏誅宋紹興十三年仁孝改元八歲始建學校於國中立小學於禁中韓孔子為文宣帝復改元天盛策舉人立唱名法又建內學立通濟監鑄錢封其相任得敬為樞王立翰林學士院以樞景顏王命等為學士移置中書樞密於內門外大禁奢侈封制藩守師雅理克仁榮為廣惠王俄聞金南侵以騎兵二千至蔡園川及馬家嶺禿頭嶺將分道入攻宋宣撫使吳玠命魏玠軍守將秦淵說論及金兵敗乃還仁孝復改元乾祐任得敬以謀篡伏誅初仁孝之襲位也國中多亂得敬抗禦有功遂為相專政二十餘年陰蓄異志誅殺親大臣其勢漸逼仁孝不能制分西南路及靈州權龐規地與得敬自為國乃上表於金為得敬求封不許得敬始有懼心至是誅之仁孝以紹熙四年九月卒諡曰聖德皇帝廟號仁宗純佑仁孝長子母曰章獻欽慈皇后羅氏襲位時年十七改元天慶以開禧二年正月廢廷章諡曰昭簡皇帝廟號桓宗安全乾順孫越王仁友子初封鎮東郡王廢其主統佑

自立使統佑母羅氏奉表於金金遣使冊為夏國王改元應天復改元皇建為元兵所攻求我於金不許遂侵金茂州為金將慶善勞所城按金史太傅發成州作樂紀及補道慶善全以金大安三年八月卒明年乃改元崇慶茂州在大安二年八月安全未卒之先金大安二年也今補載於此安全以嘉定四年八月卒諡曰敬穆皇帝廟號襄宗

遼項濟國宗武王彥宗子始以宗室策試進士及第為大都府府主既薨位改元光定金遣使冊為夏國王遷項取金涇州未幾又攻環慶河蘭麟石等州既而深入臨洮金轉營圍們和搏不能禦陝西官軍副使完顏呼達來援大敗之於渭源堡遂陷洮後復屢為金兵所

敗先是左樞密使萬慶儀勇遣二僧齎書至來欲其圖金復侵地宋四川制置使黃誼不報黃誼字世傑及金宣宗南遷讓徙都長安遣元帥選嘉以重兵宿鞏州選項畏其侵迫乃遣樞密使都招討甯子甯鍾音赴監國議夾攻秦鞏制置使孫子進俾利西安撫丁燭書劾

將吏獻兵以待時宋嘉定十二年三月也及子述罷煇持議不可輕動時安丙再開言閩許之尋甯子甯率眾二十萬圍鞏州丙命諸將分道進兵利州副都統制程信引兵會攻金元帥選嘉等逆戰一日十餘戰城不能下子述威明公輔等乃率眾引歸未幾取金來羌大遁等城復屢為金兵所敗十六年選項傳位於其子德旺自號上皇以寶慶二年三月卒諡曰英文皇帝廟號神宗

德旺選項子襲位改元乾定自乾順與金議和不交兵者八十餘年至金貞祐初小有侵掠遂至搆難十年不解一勝一負精銳俱盡至是遣使帥尚書李仲諤修好

於金稱弟而不稱臣各用本國年號金亦遣禮部尚書鄂博良弼報之按金史太傅載德旺與金議和德旺以寶慶二年七月卒廟號獻宗

興清平郡王子初封南平王既薨位號色俱為元兵所破其民穿鑿土石以避鋒鏑免者百無一二白骨藏野

眼力屈出降時宋寶慶三年也國遂亡按西夏自拓跋闕五代迄宋歲有西土歷年久遠宋史載其歷世二百五十八年止自彝興入宋以後宋史載其歷世二百自元吳嗣帝為始自元吳以後宋史載其歷世二百成寅嗣帝至寶慶三年丁亥國滅凡一百九十四年

欽定續通志卷六百五

貳臣傳

臣等謹按春秋以正名分而其功在於備亂賊史之為義所以植綱常示懲勸蓋甚重也我皇上標人倫之規矩嚴大義之防維特命館臣於

國史朔立貳臣傳開列代草昧之初恢天綱肇

勳以安反側而備舉使自不得不借才前代於是諸史迭述列傳之首人半前官事多隱國未有能

備前而彰缺者信于萬世一時致人紀樹臣

鵝必俟夫

聖人而為

天子也臣等奉

教續通志謹循仿義何稽庶事實進退于尊上稟

容哉台七史為貳臣傳自唐迄明之初身都兩府而

不能扶危定傾廟鼎已移台鉉再辱則有若李琪

鄭珣劉陶盧文紀魏顛和凝范質王溥德仁潘李

詩吳延珩奔龜寶朝攀附國賊手持璽綬賣國子

人則有若張文蔚楊涉張策趙光逢許昭矩蘇循

君亡則立國破不知城下係累卒自貽禍則有若

左企弓虞仲文賈勇義康公需宗室帝甥后弟主

培誼連肺膺兼親即醫則有若楊琴仁師道李鏞

卞律懷義袁象先蕭仲恭仲宣張永德蕭瑀李洪

信洪義趙廷壽手握重兵軍降國滅且效奇計盡

死力以傾覆故朝至以不親反噬憤腕身殉則有

若段延康延孝張弼劉整佞侍害政亂賊同產痛

網新朝反階佐命則有若封倫宇文士及往來兩

朝再三委贊國同傳舍君如奕基則有若趙贊張

中孚中彥始亦奮激敵猶備卒不能固一失莫

贖則有若周突通汪世顯文自命素諫忠孝廉

聖朝制作為萬世立人極匪特班范以來所未有即鄭

氏斷斷難勝前史其義例亦無能窺見萬一云

唐

殊等小善亦錄大闕已踰量為三卷以明

朝宰執八姓奴僕因情大倫且不知廉恥是人開

朝宰執八姓奴僕因情大倫且不知廉恥是人開

朝宰執八姓奴僕因情大倫且不知廉恥是人開

朝宰執八姓奴僕因情大倫且不知廉恥是人開

朝宰執八姓奴僕因情大倫且不知廉恥是人開

朝宰執八姓奴僕因情大倫且不知廉恥是人開

朝宰執八姓奴僕因情大倫且不知廉恥是人開

朝宰執八姓奴僕因情大倫且不知廉恥是人開

朝宰執八姓奴僕因情大倫且不知廉恥是人開

朝宰執八姓奴僕因情大倫且不知廉恥是人開

朝宰執八姓奴僕因情大倫且不知廉恥是人開

朝宰執八姓奴僕因情大倫且不知廉恥是人開

朝宰執八姓奴僕因情大倫且不知廉恥是人開

朝宰執八姓奴僕因情大倫且不知廉恥是人開

朝宰執八姓奴僕因情大倫且不知廉恥是人開

朝宰執八姓奴僕因情大倫且不知廉恥是人開

朝宰執八姓奴僕因情大倫且不知廉恥是人開

朝宰執八姓奴僕因情大倫且不知廉恥是人開

朝宰執八姓奴僕因情大倫且不知廉恥是人開

朝宰執八姓奴僕因情大倫且不知廉恥是人開

朝宰執八姓奴僕因情大倫且不知廉恥是人開

朝宰執八姓奴僕因情大倫且不知廉恥是人開

朝宰執八姓奴僕因情大倫且不知廉恥是人開

朝宰執八姓奴僕因情大倫且不知廉恥是人開

士及素結託高祖其妹又為昭儀在黎陽時對李倫

召之則來時自高祖有遣使迎李倫其為帝也

以魏策于帝帝悅更拜內史人遷侍郎三年改官名

為中書令內史令為中書令中書令為中書令

以中書令內史令為中書令中書令為中書令

以中書令內史令為中書令中書令為中書令

以中書令內史令為中書令中書令為中書令

以中書令內史令為中書令中書令為中書令

以中書令內史令為中書令中書令為中書令

以中書令內史令為中書令中書令為中書令

以中書令內史令為中書令中書令為中書令

以中書令內史令為中書令中書令為中書令

以中書令內史令為中書令中書令為中書令

以中書令內史令為中書令中書令為中書令

以中書令內史令為中書令中書令為中書令

以中書令內史令為中書令中書令為中書令

以中書令內史令為中書令中書令為中書令

以中書令內史令為中書令中書令為中書令

以中書令內史令為中書令中書令為中書令

以中書令內史令為中書令中書令為中書令

以中書令內史令為中書令中書令為中書令

以中書令內史令為中書令中書令為中書令

以中書令內史令為中書令中書令為中書令

以中書令內史令為中書令中書令為中書令

以中書令內史令為中書令中書令為中書令

以中書令內史令為中書令中書令為中書令

以中書令內史令為中書令中書令為中書令

以中書令內史令為中書令中書令為中書令

官吏千五百人將悉誅死過日陛下以至仁育四海豈容以畜產一日而數千五百士帝叱之通謂曰臣願身歿戮以延死帝密免悉逐左武衛將軍有犯法者雖親無所回縱弟蓋為長安令亦以方嚴顯時為語曰食食三斗艾不見屈突蓋食食三斗不違屈突通場帝即位通持詔召漢王諒先是文帝與諒約若履書召諒視敵字加點又與玉麟符合則就道及是書無驗諒覺疑詰通通占對無屈突得歸長安大業中與宇文述共破楊元感以功遷左監衛大將軍秦隆監起投關內討捕大使安定人劉迦論反眾千餘萬陳陰通而潛入上郡賊未之覺引而南去通七十里舍分兵徇地通候其無備夜簡精甲襲破之斬迦論帝南幸使鎮長安高祖起代王遣通守河東職久不下高祖留兵關之逢濟河破其將桑維和於飲馬泉通大懼乃留驛揚耶將裴君素守蒲將自武關趨藍田以援長安至潼關關到文靜兵不得進相持月餘通令顯和夜襲文靜詔朝大戰顯和總兵破二壁唯文靜一壁獨完然數入壁短兵接文靜中流矢軍垂敗顯和以上還傳贊文靜因得分兵實二壁會許軍數百騎自南山還擊其背三壁兵大呼而出顯和遂潰盡得其眾通勢廢或說之降曰吾家國厚恩安可必離每自摩其頸曰要當為國家受人一命調馳士卒必難滿高祖遣其家僮往召通通斬之俄聞京師不守乃留顯和保潼關率兵往洛陽既行而顯和來降文靜遣寶琮及志精騎追及於稠桑通結陣拒之琮縱其士壽往論使通大呼曰昔與汝父子今則離也命左右射之顯和呼其眾曰京師陷諸

君皆家關西何為復東軍皆捨兵通知不免下馬東南向再拜號哭曰臣力屈兵敗不負陛下遂被擒送長安帝勞曰何相見晚邪泣曰通不能盡臣節故至此為本朝羞帝曰忠臣也釋之授兵部尚書蔣國公為秦王行軍元帥長史從平薛仁果時賊賊用山積請將爭得之通獨無所取帝聞特費金銀六百兩緡千段判賊東道行臺左僕射從討王世充時通二子在洛帝曰今以東略屬公如二子何通曰臣家陛下更生誓以死許國今得備先驅一見何足顧乎帝太息曰烈士宿節吾今見之及實建德東投秦王分麾下半以屬通俾與齊王閔洛世充平論功第一拜陝東道大行臺右僕射鎮東都數歲召為刑部尚書自以不習文固辭改工部建成之變復檢校行臺僕射馳鎮洛貞觀初行臺廢為洛州都督進左光祿大夫卒贈尚書左僕射諡曰忠後詔配饗思通忠節故諡以少子拜果殺都尉賜粟帛其家終瀛州刺史許子仲翔神龍中復守瀛州初桂州都督李弘節亦以清慎顯既及其家寶珠太宗疑弘節實欲欲進坐舉者觀獲曰今號清白死不變者屈突通張道源通二子來謂其一馬道源子不能自存將其清者不加疑疑其濁者罪所舉亦不善不篤矣帝曰朕末之思置不問

肅稱字時文後梁明帝子封新安王國除以女兄婿稱晉王妃乃長安好學善屬文晉王為太子授右千牛及即位妃為后瑛愛親寵逾尚文奉御檢校左衛衛鷹揚即將政未疾不呼醫曰是可為過階矣后賈之曰爾亡國後不安小官而高為怪詭罪不測乃復治疾良已拜內史侍邱爽風聞帝屢門珥進謀曰蕃俗可賀致下知兵事宜遣使諭黃成公主可不戰而解又眾恐陛下平突厥復事還東故意不肯戰願下詔赦高麗專討突厥則人自奮矣帝從之果聞解帝素意倭高麗街博懾其機謂羣臣曰突厥何能為薛瑒乃給恐我遂出為河池郡守部有彭城萬人募勇敢士擊降之又擊走薛舉眾數萬高祖入京師召之舉都自歸拜民部尚書封末國公太宗以石元帥攻洛陽瑒瑒府司馬武德元年遷內史令帝委以樞管內外百務悉關決或引升御榻呼曰蕭瑒瑒亦夜夜無所解上便宜數十事每見稱用手詔賜黃金一鉅秦主為雍州牧以瑒為州都督嘗有敕下中書未即行帝責其稽瑒曰隋季內史詔教多違舛百司不知所承今朝廷初基安危繫合比承一教必覆審使前後不謬始得下是以稍留帝曰若爾朕河臺乎初瑒關內田宅悉屬勳家至是給還之瑒盡分宗族左僕射時封德彝為右僕射與瑒有隙而房玄齡杜如晦新用事又疏瑒親德彝瑒心不平遂上封事論之辭旨峻驟帝怒因與陳叔達忿帝前坐不敬免僕拜特進太子少師復為左僕射數日又免按唐太宗本紀及瑒與陳叔達忿爭不致得罷在武德九年十月至貞觀元年六月始以太子少師復為左僕射新出舊本貞觀元年平在長安立保誠館起為營州都督入拜太常卿後前後對置今館改誠館起為營州都督入拜太常卿連御史大夫參預朝政論議明辯然不能容人短意或屬駁不通房玄齡雖微溫彥博頗處正之其言多黷瑒益不平會玄齡等小過瑒即痛劾不報出是百失罷為太子少傅不復與政六年授特進行太常卿出為河南道巡按大使九年復參預政事帝嘗曰武德之季

太上皇有廢立讓厥朕不賞之功弗容於昆弟瑪於爾時不可以利休死願真此禮臣也又謂瑪曰公守道耿介古無以過焉善惡大明或有時而失瑪頓首謝禮徵進曰臣有逆罪持法主愆之以公孤特守節主愆之以介使或不遇陛下能自保邪晉王爲皇太子拜太子太保同中書門下三品因定太子見三師備瑪素疾中與同僚多不合嘗言玄齡輩朋黨益權若勝固然特未反耳帝曰知臣莫若君朕雖不明而頓情誠否因爲瑪陳辭以帝有偏信帝積久亦不平瑪好浮屠法嘗請捨家爲桑門帝許之復來自度不能爲又足疾不入謂帝曰瑪豈不得其所邪乃詔奪爵貶商州刺史未幾復其封加特進卒贈司空荆州都督陪葬昭陵太常諡曰肅帝以其性忌改諡貞福子銀尚義城公主爲太常少卿

楊恭仁本名輪隋驪王雉子仁壽中爲甘州刺史大業初轉吏部侍郎楊元感叛詔率兵經略敗之破陵遠與屈突通追獲賊楊帝召見嘉其勇決時蘇威宇文述裴蘊裴矩參掌選事皆受錄不法惡恭仁廉正出爲河南道大使捕賊至誰郡爲朱紫所敗奔江都宇文化及弑逆舊吏部尚書爲化及守魏縣元寶藏執送京師高祖素知之授黃門侍郎封觀國公尋爲涿州總督恭仁素習邊事盡心經綏願以東晉奉貢職就加納言笑厥頤和可汗率眾數萬奄至州境恭仁隨方備禦以疑兵懼之頗利遂走瓜州刺史賀拔行威叛首賊威延末即討恭仁驍勇倍道出其不意克二城悉獲其俘眾威悅遂相與釋行威辟武德六年召拜吏部尚書兼中書令遷左衛大將軍太宗即位拜雍州牧揚州大都督

府長史遷洛州都督恭仁性淳厚以禮自閉備未嘗與物忤時人方漢石廢後以老病乞骸骨詔以特進歸第卒贈涿州都督陪葬昭陵諡曰孝子思訓襲爵顯慶中歷石屯衛將軍從高宗幸并州石衛大將軍蘇恭寶節夜邀思訓與謀亂思訓不敢對寶節懼寶節以進思訓死妻詠之乃誅寶節詔以寶節人皆重其法思訓孫睿交尙長盧公主誅誅張易之神龍中爲祕書監監絳州別駕

師道字景敬恭仁弟隋末自洛陽歸高祖投上儀同尙桂陽公主除吏部侍郎改太常卿封安德郡公貞觀十年拜侍中參預朝政性周謹未嘗諍言自事嘗曰吾讀孔光傳想其餘風成庶幾廢十三年竇中書令太子承乾得罪詔與長孫無忌等治其獄師道因妻前夫子趙師與謀乃徵風帝欲活之帝怒罷爲吏部尙書師道起費胥探抑勢貴親黨以遠讓而四海人物非所權悉蜀用多非其才時論譏之從征高麗師中書令頗不稱職改工部尙書復爲大常卿卒贈吏部尙書并州都督陪葬昭陵諡曰懿子燁之尙果刺王女壽春縣主居母喪與承嘉公主亂爲主婿齊泰師所殺

宇文化及字仁人京兆長安人進子化及弟也開皇末以建勳封新城縣公文帝奇之詔尙賜帝女南陽公主大業中爲尙書奉御從幸江都又以文及免起爲鴻臚少卿化及謀弑逆以主塔忌之弗告被通議考異引蒲山楊帝之謀出於化及及引帝命記言帝將誅化及及化及及其屬也然兩書帝紀及諸人傳中並言謀化及及化及又載化及進謀化及及化及之事而化及可蓋帝定本傳前二書所不知化及之謀則化及之謀也

祖任殿中少監雖自款結及從化及至黎陽帝手書召之士及亦道家值間道走長安通殷勤且獻金銀帝悅曰是將來矣化及及兵日蹙土及動歸命不從乃與封倫詭求督饒漢往款時土及及弟爲昭儀有寵乃赦之日兄親禮授上儀同從秦王平宋金剛鋒功復贈舊封妻以壽光縣主遷秦王府驍騎將軍封王世充等進鄂國公遷中書侍郎太宗即位拜中書令尋以不官檢校涼州都督時突厥入寇土及欲立威以鎮邊每出入盛陳兵衛又喜折節下士或告其反訊無狀召爲殿中監以疾改蒲州刺史政尙寬簡人皆宜之入爲右衛大將軍帝與語或至夜分遇休沐輒馳召然土及益自謙帝嘗玩琴中橫曰此嘉木也土及及從旁美歎帝正色曰魏徵當勸我遠佞人不識佞人爲誰乃今信然謝曰南衙羣臣面折廷爭陛下不得舉手今臣幸在左右不少將順雖貴爲天子亦何聊帝意解又嘗割肉以饒拭手帝屢目賜若不省徐略之其機極率類此別封一子

新縣縣公久之復爲殿中監卒贈左衛大將軍涿州都督陪葬昭陵上及推幼弟孤兄子以友睦彌好周郎親故然適自奉養服食必極豐侈有司諫曰恭黃門侍郎劉洎曰士及居家侈肆不可謂恭乃改曰縱

欽定續通志卷六百六

欽定續通志卷六百七

貳臣傳二

五代

張文蔚

趙光遠

段凝

李琪

劉昫

李鏐

和凝

楊涉

薛昭矩

康延孝

鄭珣

龐文紀

袁象先

魏謩

張策

蘇頌杜曉

馮道

馬道

袁象先

魏謩

張策

蘇頌杜曉

馮道

馬道

袁象先

魏謩

張策

張文蔚字石華河關人唐乾符中舉進士及第昭宗時

為翰林學士承旨時天子親親制度已廢文蔚制詔四

方獨守大體昭宗遷洛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

事柳璨裴莊等羸引朝士輒加誅殺紳士皆不自保

文蔚力講解之多賴以全活太祖受禪文蔚為冊禮使

及即位仍以舊相梁初制度皆文蔚所裁定文蔚居家

亦拳節開平二年卒贈石僕射

楊涉祖收唐懿宗時宰相父殿官至兵部侍郎涉舉進

上昭宗時為吏部尚書哀帝即位拜中書侍郎同中書

門下平章事涉唐名家世守禮法而性特謹厚不幸遭

末世拜相日與家人相對泣下謂其子凝式曰吾不能

脫此網羅禍將至矣必累爾等太祖受禪為押傳圖寶

使拜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在位三年無所施

為龍為左僕射卒子凝式有文詞善筆札歷事梁唐晉

漢周當以心疾致仕按通鑑此不可謂無過也其子

凝式亦為宰相富貴余亦何能保其子凝式亦為宰相

五代史周世宗時凝式事梁唐晉漢周當以心疾致

仕梁唐晉漢周當以心疾致仕按通鑑此不可謂無過

也其子凝式亦為宰相富貴余亦何能保其子凝式亦

為宰相富貴余亦何能保其子凝式亦為宰相富貴余

亦何能保其子凝式亦為宰相富貴余亦何能保其子

凝式亦為宰相富貴余亦何能保其子凝式亦為宰相

富貴余亦何能保其子凝式亦為宰相富貴余亦何能

保其子凝式亦為宰相富貴余亦何能保其子凝式亦

為宰相富貴余亦何能保其子凝式亦為宰相富貴余

亦何能保其子凝式亦為宰相富貴余亦何能保其子

凝式亦為宰相富貴余亦何能保其子凝式亦為宰相

富貴余亦何能保其子凝式亦為宰相富貴余亦何能

保其子凝式亦為宰相富貴余亦何能保其子凝式亦

為宰相富貴余亦何能保其子凝式亦為宰相富貴余

張策字少選河西掖煌人父向為唐管管經略使策少

聰敏好學居洛陽教化里沒井得古鼎銘曰魏黃初元

年春二月匡吉同以為奇策時年十三敗曰漢建安

二十五年曹公樂改元延康是歲十月文帝受禪又改

黃初是黃初元年無二月也銘何謬邪同大驚異之策

少好浮屠之說落髮為僧居長安慈恩寺黃巢犯關乃

返初服奉父母避亂召拜廣文館博士邵州王行瑜詳

觀察使策太祖妻四鎮詳鄭滑皆使以母喪解職服

除人唐為縣尉外郎天復中為韓建華州判官許州

宰書記建道備聘於太祖太祖喜曰張夫子至矣遂留

以為宰書記鸞於朝累拜中書舍人翰林學士太祖受

禪為押傳圖寶副使拜刑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遷中書侍郎以風恙罷為刑部尚書致仕卒

趙光遠字延吉文隱唐左僕射光遠以文行知名時人

稱其方直溫潤謂之玉界尺昭宗時為翰林學士承旨

御史中丞以世亂棄官居洛陽柳璨為相與光遠有舊

恩起為吏部侍郎太常卿太祖受禪為押金寶副使拜

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遷左僕射以太子太保

致仕末帝即位起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以司徒致

仕唐天成中即其家拜太保封齊國公卒贈太保

薛貽矩字熙用河東聞喜人唐乾符中舉進士第歷兵

部侍郎翰林學士承旨昭宗自岐還長安大誅宦者貽

矩坐為中尉韓全海等作亂僕質上遷乃自結於乘太

祖太祖言於朝拜吏部尚書遷御史大夫天祐三年太

祖自長蘆還軍哀帝遣貽矩來勢貽矩以臣禮見太祖

揖之升階貽矩曰陛下功德及人三靈改卜皇帝方行

舜禹之事臣安敢違乃稱臣拜舞還趨哀帝遜位為

押金寶使太祖即位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累拜司空為相五年卒贈侍中

蘇循不知何許人為人巧佞阿諛廉耻事唐為禮部

尚書時梁太祖已弒昭宗哀帝唐唐臣多憤惋切齒

循特傳會梁以希進用梁太祖急於離代欲邀九錫

臣莫敢當其議循獨倡言梁上功德天命所歸宜即受

禪明年太祖即位循為冊禮副使循有子精乾梁中舉

進士及第昭宗遺學士陸扆履落之惜常忿恨及昭宗

遇弒唐政出於梁樞為起居即與柳璨裴莊等相結

因曰夫謀者所以易名而貴也前如有司證先帝曰昭

名實不稱乃上疏駁議改昭宗皇帝曰恭憲莊閔皇

帝廟諱襄宗梁太祖已即位置酒玄德殿願羣臣自陳

德薄不足當天命皆請公推戴之力唐舊臣楊涉張文

蔚等皆悲懼俯伏不能對獨循與張禕薛貽矩盛稱梁

王功德所以順天應人者循父子自以附會梁得所託

旦夕引首進用敬翔光懿之謂太祖曰梁室新造宜得

讓士以厚風俗循父子皆無行不可立於新朝於是父

子皆勒歸田里依朱友謙於河中友謙叛梁降晉晉王

將即位求唐故臣以備百官友謙遣循至魏州時梁未

滅晉諸將相多不欲晉王即位位晉王意雖說大臣未

有贊成其議者循始至望聽事即拜謂之拜殿入謁舞

蹈呼萬歲稱臣晉王大悅因以循為節度副使已而病

卒即位贈左僕射權同光中為尚書員外郎明宗即位

大臣欲理其駁證之罪以憂死當唐之亡也又有杜曉

首字明遠祖籍權文談能告唐相王行瑜李茂貞犯

宗師昭宗殺讓能以自解曉以父死無罪自廢十餘年

宗師昭宗殺讓能以自解曉以父死無罪自廢十餘年

宗師昭宗殺讓能以自解曉以父死無罪自廢十餘年

宗師昭宗殺讓能以自解曉以父死無罪自廢十餘年

宗師昭宗殺讓能以自解曉以父死無罪自廢十餘年

宗師昭宗殺讓能以自解曉以父死無罪自廢十餘年

宗師昭宗殺讓能以自解曉以父死無罪自廢十餘年

宗師昭宗殺讓能以自解曉以父死無罪自廢十餘年

屢辟不起或謂之日吾子忍令社杜氏歲時鋪席祭其先
人同匹庶乎晚乃為之起履膳部郎中翰林學士太祖
即位累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友珪立選禮
部尚書兼醫監大學士袁孝先等討賊曉為亂兵所殺
贈右僕射張文蔚孫張光遠先世張氏五代張氏五代
無唐也亦史家筆也

段凝開封人初名明遠後更名唐末為瀋池主簿棄官
事梁太祖為軍巡使性檢巧善窺迎人意又以其妹內
太祖故親信之常使監諸軍為懷州刺史太祖北征還
懷州疑敵饋甚憂太祖大悅遷鄭州刺史使監兵河上
李振蓋諷罷之太祖日凝未有罪振曰待其有罪則社
稷亡矣終不罷按通鑑考異皆人取讀博然後與梁以
祖時事非也就使當時留屯軍河上亦未解社稷之安
危也太祖時張光遠守王時時亦未解社稷之安
事云云但史無年月確據之今仍從史原文莊宗已
下魏博與梁相拒時用梁以今仍從史原文莊宗已
時趙嚴張漢傑等用事疑依附為彥彥章用奇計破唐

德勝南城巖等匪彥彥章招討使軍于王村是時
彥章末帝或巖等言遂以疑為功討使軍于王村是時
唐已下鄭州凝乃自酸澗決河東注鄭以隔絕唐軍號
漢倫馳召凝于河上漢倫歷馬不能進已而棄亡凝率
人趙嚴張漢傑等十餘人侮弄權柄殘害生靈謂皆族
之凝出入唐朝無色見唐將相若侶優因伶人景進
納賂到皇后以求恩寵莊宗甚親愛之賜姓名曰李紹
欽以為奉宣軍師度使居月餘用庫錢數十萬有司請
責其償莊宗釋之郭崇勳固請莊宗終擢之莊宗遣李

昭安監諸將備契丹凝軍瓦橋關詔事昭安數罵凝可
大用遷武勝軍師度使趙在禮反昭安諷以疑招討莊
宗使條奏方略疑所請備神皆其故黨莊宗疑之乃止
明宗即位勒歸田里明年流還州賜死

凝軍河上以延孝為左右先鋒指揮使延孝兄末帝任
用罕小知其必亡乃以百騎奔唐拜博州刺史南面招
討指揮使莊宗問延孝樂事延孝具言末帝備弱難
張漢傑用事段凝蓋邪以入金多為大將王彥章號將
也遷漢傑監其軍而制之小人進任而忠臣勇士皆見
疏斥此必亡之勢也莊宗又問梁計如何日臣在梁時
竊聞議以仲冬大舉遣董瑋以陝漢澤潞之眾出石會
以攻太原崔彥威以關西汝洛之兵掠邢洛以趨鎮定
王彥章以京師衛衛擊鄭州段凝以河上之軍當陛下
莊宗初聞延孝言梁必亡亡喜及聞其大舉也懼日其將
何以禦之延孝曰梁兵雖眾分則無餘臣請待其既分
以破擊五千自郛鄆許出不意誘其空虛不旬日天下
定矣莊宗甚壯其言遂用延孝策自郛入汴凡八日而
滅梁以功拜鄭州防禦使賜姓名曰李紹琛二年遷保
義軍師度使三年征蜀以延孝為先鋒排陣斬所使破
鳳州取固鎮降興州與王衍戰三泉街敗走斷吉柏棧
浮橋造舟以渡遣取綿州衍斬綿江浮橋延孝與紹
撫使李嚴乘馬浮江軍士隨之濟者千餘人遂入鹿頭
關下漢州居三日復軍始至行弟宗弼以蜀降延孝屯
漢州以侯魏王繼茂蜀平延孝功為多左廂馬步軍都
指揮使董璋位在延孝下然特兒重於郭崇勳崇勳有
罪事獨召璋與計議而不問延孝延孝大怒責璋日吾

有平蜀之功公等懷德相從反使郭公之門吾為都
將獨不能以軍法斬公郭誼諒於崇勳崇勳解璋軍職
表為東川節度使延孝愈怒見崇勳言其不可崇勳日
紹琛反邪敢違吾節度延孝懼而退明年崇勳死繼茂
班師命延孝以萬二千人殿至武連聞宋友諒無罪見
殺友諒有子令德在遂州莊宗詔繼茂即謀之繼茂不
遣延孝而遣董璋延孝日白疑及卑過延孝軍又不滿
延孝大怒謂其下日南平梁西取蜀其謀書出郭公而
汗馬之勞攻城破敵者我也今郭公已死我豈得存友
諒與我俱背梁以歸唐者禍次及我矣延孝部下皆友
諒將知友諒被族皆泣訴於軍門延孝遂擁其眾
自劍州反入蜀自稱西川節度三州制置等使馳檄眾
人數日開眾至五萬繼茂遣任闢以七千騎追之及于
漢州會孟知祥夾攻之延孝戰敗被擒檻至鳳翔莊宗
遣宦者殺之

馮道字可道瀛州景城人事劉守光為參軍守光敗去
事宦者張承業承業監河東軍以為巡官以文學薦之
晉王為河東節度掌書記莊宗即位拜戶部侍郎充輸
林學士為人能刻苦檢約居軍中為一茅庵不設牀席
與僕厮同器飲食諸將有掠得美女以遠進者道責之
別室訪其主還之禮養解學士服除復召為翰林學士
行至汴州遇趙匡胤在父衣朝服自備刀兵還川循道
少留待道日吾奉詔赴關豈可自留乃疾趨京師莊宗
遇試明宗即位問安重海日先帝時宰相也拜端明殿學
士遷兵部侍郎尋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天
成長興開成屢遷熟中國無事道嘗戒明宗日臣為河

昭安監諸將備契丹凝軍瓦橋關詔事昭安數罵凝可
大用遷武勝軍師度使趙在禮反昭安諷以疑招討莊
宗使條奏方略疑所請備神皆其故黨莊宗疑之乃止
明宗即位勒歸田里明年流還州賜死

昭安監諸將備契丹凝軍瓦橋關詔事昭安數罵凝可
大用遷武勝軍師度使趙在禮反昭安諷以疑招討莊
宗使條奏方略疑所請備神皆其故黨莊宗疑之乃止
明宗即位勒歸田里明年流還州賜死

昭安監諸將備契丹凝軍瓦橋關詔事昭安數罵凝可
大用遷武勝軍師度使趙在禮反昭安諷以疑招討莊
宗使條奏方略疑所請備神皆其故黨莊宗疑之乃止
明宗即位勒歸田里明年流還州賜死

昭安監諸將備契丹凝軍瓦橋關詔事昭安數罵凝可
大用遷武勝軍師度使趙在禮反昭安諷以疑招討莊
宗使條奏方略疑所請備神皆其故黨莊宗疑之乃止
明宗即位勒歸田里明年流還州賜死

東掌書記時奉使中山過并陘之險懼馬蹶失不敢意於街橋及至不地謂無尾慮遠跌而傷几陷危者慮深而獲全居安者慮生於所忽此人情之常也明宗問曰天下雖豐百姓濟否道曰穀貴饑饉夜幾傷農因誦文士語夷中田家詩明宗顧左右錄之常以自誦時水運軍將於鄆河縣得一玉杯有文曰傳國寶萬歲林明宗受之以示道道曰此前世有形之寶爾王者固有無形之寶也明宗問之道曰仁義者帝王之寶也故曰大寶曰仕何以守位曰仁明宗不曉其言道已去召侍臣議其義嘉納之明宗崩相慈帝器王反於鳳翔慈帝出奔衛州道率百官迎遷王以入是為廢帝道相之後三日慈帝始遇弒已而廢帝出道為同州節度使逾年拜司空晉漢唐道又事晉拜守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加司徒兼侍中封魯國公高祖崩相出帝加太尉封燕國公罷為匡國軍節度使徒鎮威勝契丹漢晉道又事契丹朝耶律德光於京師德光責道事言無狀道不能對又問曰何以來朝對曰無城無兵安敢不來德光語之曰爾是何等老子對曰無才無德癡頑老子德光喜以道為太傅德光北歸從至常山漢高祖立乃歸漢以太師奉朝請周顯漢道又事周拜太師兼中書令道少始行取名及為大臣務持重物事四姓十君益以舊德自處當世之士無賢愚皆仰道為元老而喜為之稱與德光嘗問道曰天下百姓如何救得道為佛語以對曰此時佛出救不得惟皇帝救得人皆以為契丹不廢滅中國之人者賴道一言也周太祖入京師謂漢大臣必行推戴及見道道殊無意受太祖拜如平時遂陽立相徐公議者謂道能沮太祖之謀而緩之終不以晉漢

之亡責道也然道親喪君亡國未嘗府慮方自號長樂老若書數百言陳已更事四姓及契丹所得階勳官爵以為榮自謂孝於家忠於國為子為弟為人臣為司長為夫為父有子有孫時開一餐時飲一杯食味別馨被色老安於當代老而自樂何樂如之蓋其自述如此道前事九君未嘗諫諍世宗初即位劉晏攻上黨世宗欲自將擊之道切諫以為不可世宗曰吾見唐太宗平定天下敵無大小皆親征道曰陛下未可比唐太宗世宗曰劉晏烏合之眾若遇我師如山壓卵道曰陛下作得山定否世宗怒起去卒自將擊賊于高平其後攻淮南定三關威武之振自高平始其擊受也郢道不以從行以為太祖山陵使葬畢而道卒年七十二諡曰文懿五代通鑑道退封諡王道既卒時人皆其稱歎以為與孔子同壽其喜為之稱譽蓋如此子吉字惟一晉天福初以父任祿書省校書郎遷膳部金部職方員外郎屯田戶部司勳郎中累陞金紫周顯德中遷太常少卿宋初受詔謀建明憲皇太后諡議見稱於時建隆四年卒新道中書通判益高尤甚道通判晉漢周顯德中更中入顯而心亦疑於孔子不謂道諫益且以見當時者為可哀也顯德中道管子四條之議以道之無恥而人主任道之深未有如道者諫其斯道之定論乎李琪字台秀河東燉煌人兄延唐末舉進士及第為監察御史丁內艱貧無以葬乞食而後葬服除還拜御史荆南成濟許學書記吳兵圍杜洪梁太祖遣濟與馬殷等救洪濟以舟載兵數萬梁為濟謀曰今一舟容甲士千人襍糧械之緩急不可動若敵人廢之則武陵武安必為後慮不若以勁兵屯巴陵不與吳兵糧盡則

圍解矣尚不聽果收朝死趙匡胤疑許學書記太祖破匡礙得之即位以為考功員外郎知制誥孫延度太祖不欲先用故吏固辭不拜出知曹州以治閩運兵部郎中崇政院直學士許州馮行義病有牙兵二千皆故秦卒太祖懼為變遣使代受詔延曰東首加朝服禮也乃即臥內見行義道太祖語行義咸立解印授服延為乃厭厭其從事魏曉嘗切諫行義怒誣以賊下獄受事乃理曉寃立出之還報太祖太祖喜曰延果辦吾事會歲饑盜劫汴宋開曹州尤甚太祖復遣延治之延至張賊得大校張彥珂瑛明李郊等及牙兵百餘人悉誅之百拜左諫議大夫友立陸石散騎常侍侍講袁象先討賊延為亂兵所殺琪少舉進士博學宏辭累遷殿中侍御史與延皆以文章名唐亡事梁太祖為翰林學士梁兵征伐四方書詔皆琪所為輒得太祖意末帝時為御史中丞尚書左丞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與蕭瑄同為宰相瑄性畏慎周密瑄偶備氣不拘小節二人多所異同而瑄內結趙巖張漢傑等為助以故瑄言多沮頓書皆掩其過瑄所私吏嘗得試官琪改試為守為瑄所發末帝大怒欲誅之賴巖等救解罷為太子少保唐莊宗滅梁欲以為相梁舊臣多嫉之乃以為太常卿遷吏部尚書同光三年秋天下大水京師饑莊宗詔百寮上封事琪上書數千言其說無足取莊宗崩明宗入洛羣臣勸進有司具儀用柩前即位故事羣臣皆伏不洪琪讓曰就絕士德明宗疑之下其事羣臣皆依違不洪琪讓曰殿下宗室之賢立功三世今與兵向闕以避難為名而

欲更易疑使先帝便為路人則然祥何所依往明宗以為然乃發喪成服而後即位以其為御史中丞請罷五日起居而復朝望入閣然不能復舊儀也安重海擢殺賊道馬延琪不敢彈糾又懼諫官論乃託宰相任闢先自重海而後糾猶依違不敢正言其事立盧革等罷相任圖諫欲以琪為相孔循郭莊沮之乃止遷尚書右僕射琪為人少持重不知進退故數為當時所沮以太子少傅致仕卒

鄭珏唐宰相之諸孫文徽為河南尹張全義判官珏少依全義舉進士數不全義以為屬有司乃及第昭宗時為監察御史梁太祖即位拜左補闕梁諸大臣以全義故數薦之累拜中書舍人翰林學士奉旨末帝時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唐莊宗白鄆州入汴末帝聞唐兵且至惶惑不知所為召珏問計安出珏曰願帝曰事急矣實固不足措鼎顛之行能了事否珏俯首徐思曰但恐不易於是左右皆大笑莊宗命珏珏率百官迎道左貶萊州司戶參軍張全義言於郭崇勳復召為太子賓客明宗即位欲用任圖為相而安重海不欲以問樞密使孔循循言事梁與珏善因言珏故梁相性謹慎長舌者乃珏珏平章事明宗幸汴州六軍家屬自洛遷汴又欲幸鄆郭都軍士怒怨大臣願以為言獨珏贊以為當行趙鳳儀言於安重海重海驚懼入切諫乃詔罷其行而珏又贊以為宜罷珏在相位碌碌無所為又病罷孔循罷樞密使珏不自安亟以疾求去明宗數留之章四上乃拜左僕射致仕卒贈司空

袁象先宋州下邑人唐南陽王恕已之後父敬初尚梁

太祖妹是為萬安大長公主象先以為武宣武軍內外馬步軍都指揮使歷宿洛陳三州刺史太祖即位累遷左龍武統軍在京馬步軍都指揮使及珪立末帝留守東都以大事謀於趙巖巖曰但得招討楊合公一言論禁軍則事可成末帝即遣人以謀告楊師厚師厚遣裨將王舜賢至洛陽與象先謀象先許諾末帝既激變龍驤軍在東都者象先聞之即引禁軍千人入宮攻友珪友珪死末帝即位珪象先親鎮南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開封尹判在京馬步軍諸軍事貞明四年為平盧軍節度使使鎮宣武象先為梁將末帝嘗有職功徒以朔故掌親軍及珪友珪有功於末帝在宋州十餘年誅敵其民積貲十萬莊宗滅梁象先來朝洛陽置資數十萬賂唐將相份官宦者及劉皇后等由是內外翕然稱之莊宗待之甚厚賜姓名李紹安改宣武軍為歸德

曰此名為卿設也道遠鎮是歲卒贈太師象先二子正辭官至刺史魏周世宗時為橫海軍節度使象先平生所積財產數十萬邸舍四千間不以分諸子而悉與正辭正辭積錢盈室室中嘗有聲如牛人以妖勸其散積以禳之正辭曰吾聞物之有聲求其同類爾宜益以錢聲必止聞者傳以為笑

劉昫字耀遠涿州歸義人與兄暉弟暉皆以好學知名後為定州王處直觀察推官處直為其子都所囚昫兄暉亦為怨家所殺昫乃避之滄州唐莊宗即位拜太常博士以為翰林學士明宗時累遷兵部侍郎鄭端明厚學十長與三年拜中書侍郎兼判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廢帝人立遷吏部尚書門下侍郎監修國史兼判三司昫性察而嫉三司獄獄尤甚乃句計文簿獻

其虛實獲租積負悉蠲除之在時吏幸積年之負蓋而不發因以把持州縣求賄賂及昫一切蠲除民德之而三司吏皆沮怨馬道與昫姻家同為相道罷李愚代之愚素惡道凡事有稍失者必以謂昫曰此公親家象先所為昫性少容恕而愚特剛公遂相詎詎相府吏更惡此二人剛直因其揚言事聞廢帝並罷之昫為右僕射昫在相位不習典故明宗崩太常卿崔居儉當為禮儀使以其祖諱靈辭馬道改居儉書監中書舍人李詳為諱詞有聞名心懼之語昫輒易曰有耻且格居儉訴曰名諱有合式子何罪也聞者皆傳以為笑高祖時張從賓反殺皇子重又於洛陽乃以昫為東都留守判鹽鐵開運中拜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復判三司契丹人京師昫以目疾罷為太保卒

按道通及魏史載晉左僕射劉昫為相禮使又昫明皇唐三百餘年國史凡九百卷皆其平生大事厥史俱失載紀盧文紀字子持祖簡求唐太原節度使父嗣業石補闕文紀舉進士事梁為刑部侍郎集賢殿學士唐明宗時為御史中丞請悉復中外官校考法宰相天子自書之詔雖施行而官卒不考歲餘遷工部尚書文紀素與宰相崔協有隙協除工部郎中于都文紀以都與其父名同音大怒都赴省參上文紀不見因請連假已而都奉使未行文紀即出視事都因醉忿自經死文紀坐貶石州司馬久之為祿書監太常卿奉使于蜀過鳳翔時廢帝鎮鳳翔見文紀奇之及入立欲擇宰相左右皆言文紀及姚顛有人望因悉書清望官名姓內琉璃瓶中夜焚香祝天以簡挾之首得文紀欣然相之拜中書侍郎

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晉高祖起太原廢帝北征拜廢帝陵休仗舍顧文紀曰吾自鳳翔識卿不以常人待自竊

爲相論子與諸君云可致太平今日使吾至此聊宜如何文紀惶恐謝罪廢帝至河陽文紀勅帝扼橋自守不聽晉高祖入立罷爲吏部尚書累遷太子少保致仕周太祖入立卽家拜司空卒贈司徒

魏顯字百頃京兆長安人按薛史作字伯宣京兆長安人進士事梁爲翰林學士中書舍人唐莊宗滅梁貶復州司馬已而以爲左散騎常侍兼吏部侍郎尚書左丞廢帝立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頭在相位獻職無所爲唐制吏部分爲三銓天威中馮道爲相始奏請三銓合爲一至顯與盧文紀爲相復奏分爲三選人多不便之往往遷避宰相喧訴不遷顯等無如之何廢帝爲下詔禁止晉高祖立罷爲戶部尚書卒家無餘貲官爲顯贈乃能飯聞者哀之

李結唐宗室子少舉進士累不中客河朔關白稱清海軍掌書記調定州王處直處直不爲禮乃易其綠衣爲緋衣尚常山李弘規弘規進之趙王王鎔鎔留爲從事張文禮斌鎔自立遣鎔聘唐莊宗於太原陰爲莊宗畫文禮可破之策文禮敗莊宗以爲支使及卽位拜鎔宗正卿以李瓊爲少卿獻祖鎔祖墓在趙州昭慶縣唐國初建鎔塋上言二祖陵請置臺令縣中無賴子自稱宗子者百餘人宗正無請牒莫能考按有民請寺自言世爲丹陽竟陵宗厚昭宗正史鎔瓊不復詳考遂稱爲令民卽持鋒鎗置部曲侵奪民田百餘頃以爲陵園墟地民訴于官不能決以聞莊宗下公卿博士問故唐諸帝陵寢所在具言丹陽在今潤州而竟陵非唐事鎔不學無知不足備九卿坐貶司農少卿出爲河中節度副使明宗卽位以鎔故人召返累遷戶部尚書鎔意頗

希大用嘗謂馮道趙鳳曰唐故事宗室皆爲宰相今天祥中興宜按舊典鑄選不才嘗事莊宗新所議今天子於蕃邸論才較棄何後舉人而久置班行於諸君安乎道等惡其言後楊溥譯者見鎔言事鎔謂安重海曰楊溥欲歸國久矣可遣使招論重海乃以玉帶與譯者使爲信久而無效由是貶鎔兗州行軍司馬愍帝時爲兵部尚書奉使湖南鎔與馮王有舊聞人立高以爲必用已爲相還過荆南謂高從誨曰士固有不吾不爲時用久矣今新天子卽位我將用矣從誨爲鎔置酒問其副使馬承翰今朝廷孰有公輔之望承翰曰尚書崔居儉左丞魏瓘其次太常盧文紀從誨笑顧左右取進奏官程狀示鎔頭文紀皆拜平章事矣鎔慙失色還廢帝終不用初李愚自太常卿作相而盧文紀代之文紀作相諱乃求爲太常卿及拜命中謝曰臣叨入相之責朝士傳以爲笑後事晉累遷太子太保漢高祖卽位拜司徒卒贈太傅

和凝字成積郢州須昌人舉進士爲梁義成軍節度使買琰從事胡柳之戰琰敗走獨凝隨之不去琰麾之疑曰大丈夫當爲知己死吾恨未得死所爾豈可去也已而一騎追及凝引弓射殺之環由此得免歸戒其諸子曰和生志義之士也後必富貴爾其謹事之因妻以女天成中拜殿中侍御史累遷主客員外郎知制誥翰林學士知貢舉時進士多浮薄喜爲譁譁以動主司每放榜則圍之以棘閉省門絕人出入以爲常凝撤棘開門而士皆肅然所取稱爲得人晉初拜端明殿學士兼判度支爲翰林學士承旨晉高祖數召問時事奏對皆稱旨天福五年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高祖將

幸鄴郡王留守東京而襄州安從進反迹已見凝請爲宣敕十餘通授鄴王有急則命將擊之高祖至鄴從進果反鄴王卽以宣敕命騎將李建崇往勸等討之從進遂敗出帝卽位加右僕射餘罷平章事遷左僕射漢高祖時拜太子太傅封魯國公顯德二年卒贈侍中

欽定續通志卷六百七

欽定續通志卷六十八

武臣傳三

宋	范質	王溥	魏仁浦
	吳延祉	李洪信	李崇義
	李濤	張承德	侯益
	陶穀		

范質字文素大名宗城人後唐長興中舉進士為忠武軍節度推官遷封邱令晉天福中以文章十宰相桑維翰深器之奏為監察御史遷主客員外郎直史館除召入為翰林學士加比部郎中制誥契丹侵邊少帝命漢祖等十五將出征是夜質入直少帝召諸學士分草制質曰宮城已閉恐世機事獨具草以進辭理優辭漢初加中書舍人戶部侍郎周祖征叛每朝廷詔處分軍事皆合機宜問誰為此辭使者以質對數日宰相驛也周祖自鄴起兵向關京城擾亂質匿民間物色得之喜甚合草太后諱及讓迎湘陰公儀注稱旨以為兵部侍郎能密副使廣順初拜中書侍郎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兼參知樞密院事進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平章事質建議以律條繁冗輕重無辨吏得因緣為奸特命詳定是為刑統世宗不豫受顧命恭帝嗣位封蕭國公大湖北征為六師推戴自陳樞還府等質方就食閣中奉王溥總仁甫疏周見太祖對之流涕具言溥逆狀質等未及對軍校羅彥威舉刀擬質曰我輩無主今日須得天子太祖叱彥威不逞質曰我所措乃與溥等降附受命加兼侍中罷參知樞密奏封皇帝奉書軍節度使光義嘉州防禦使光美又言端明殿學士呂餘慶樞

續通志 卷六十八 武臣傳三

副使趙普當台司帝嘉納之先是宰相見天子議大政事必命坐面議之從容賜茗而退唐及五代猶遺此制及質等擢帝每事輒具劄子進呈由是始廢坐論之禮乾祐初帝將有事關岳以質為大禮使質與盧鴻使張昭儀仗使劉溫叟討論舊典定南郊行禮禮上之進封魯國公二年罷為太子太傅宰相中書令質每下制敕未嘗減律制命史職令必以戶口版籍為急朝廷遣使視民田按獄訟皆延見為通天子憂勤意然後道之世家初在淮南駐蹕遂欲意攻取且讓行幸揚州質以師老與王溥泣諫乃止及再駕揚州因事怒質儀罪不測質入謁免冠叩頭泣下願寬儀罪世宗即赦儀質性下急好面折人以廉介自持身沒家無餘貲太祖因論輔相謂侍臣曰朕聞范質止有居第不事生產質宰相也太宗亦嘗稱之曰宰相中能循規矩慎名器持廉節無出質右者但欠世宗一死為可惜爾于旻字貴參以父任累遷著作佐郎末初為度支員外郎知開封縣太宗時領京尹數召與語器之遙知徐州兼水陸轉運使俗輕醫藥重鬼神旻下令禁淫祀刻率市藥給病者以方書刻石置廳壁民感化之會南漢知廣州官鄧存忠劫土人二萬攻廣州城七十餘日旻屢出親戰矢集林胸猶激斷將卒殊死職及圖解劍甚有司以騎輿被歸閣下開寶九年知淮南轉運事歲進米百餘萬石給京師錢穀獻地以受為考功郎中權知兩浙諸州軍事旻上言假在國日徭賦繁苛凡薪粒蔬菓箕帚之屬悉收算欲盡蠲其弊從之重駕征晉陽上書求從召石諫議大夫三司副使判行在三司坐受人請求贖市竹木入官貶房州司戶卒

王溥字齊物并州祁人父祚為郡小吏從晉祖入洛掌鹽鐵案以母老解職歸漢祖即位擢為三司副使歷周為隨州刺史漢法諸州送牛半京京師遇暑多屬賑祚請莊殿甲式合裁以輸民甚便之移尚書領三州皆有萬政應州圖隸使宋初為宿州防禦使拜左領軍衛上將軍致仕溥漢乾祐中舉進士甲科為秘書郎周祖將兵討三叛辟溥為從事河中平得賊中文書多朝貢及善鑠相交結語周祖籍其名將披之溥請一切焚之以安反側從之師還遷太常丞從周祖鎮鄭廣順初累遷翰林學士三年加戶部侍郎改端明殿學士周祖疾革以溥為中書侍郎平章事宣制畢曰吾無憂矣世宗將親征澤潞溥贊成之凱還加兼禮部尚書世宗嘗從容問溥曰漢相李蔡以蠟書與契丹猶有記其詞者信有之耶溥曰蔡為大臣設有此謀當輕示外人蓋蘇達吉誦之耳世宗始悟詔贈其官世宗嘗對秦鳳溥歸向拱為帥事不世宗因宴酌酒賜溥曰為吾擇帥成邊功者卿也顯德六年參知樞密院事恭帝兩即位加右僕射宋初進位司空罷參知樞密乾德二年罷為太子太保太平興國初封祁國公七年卒贈侍中謚文獻溥在相位居家每公卿至必首謁辭置酒上壽薄朝服趨侍左右坐客不安席輒引避拜曰此豚大爾勿煩諸君起子貽孫貽正貽慶貽正子克明尙太宗女鄭國長公主改名貽承令與其父同行兒外戚傳貽孫字象賢官右司郎中溥好聚書至萬餘卷貽孫編覽之太祖嘗問趙普拜禮何以男子跪而婦人否普問禮官不能對貽孫曰古詩云長籟問故夫是婦人亦跪也唐太后朝婦人始拜而不跪普問所出對云太和中有兩州從事

志六六一九

張建章善游海國記備言其事曾大稱賞之

魏仁浦字道濟衛州汲人幼孤貧母為假製藥膏服

仁浦年十三載曰為人子不克供養乃使慈母求貸以

衣我我能安乎因慷慨泣下辭母請洛陽河沈衣中

流誓曰不貴不復渡晉未隸臨密院為小史隨契丹

北遷得脫歸杜重威欲留補牙職仁浦以重威時將不

順事之遂遁去漢祖起太原次華縣仁浦理馮道左即

補舊職時周祖嘗密遣兵房主事從鎮鄆密帝嘗詔

郭崇雲周祖李洪義以告周祖懼召仁浦入計仁浦曰

今始知下外無知者莫若易詔以盡誅將士為名激其

怒心兵連車進周太祖召仁浦問計仁浦謂非籍重

之兵不能制云云不數日易詔出仁浦將等語胡三省

注謂道濟所志未足為將也其言非徒自免亦可為

楊史雪冤周祖納其言倒用留守印易詔書以示諸將

眾懼且懸遠長驅漢河及即位以仁浦為樞密承旨周

祖嘗問仁浦請州屯兵之數及將校名氏令檢簿視之

仁浦曰臣能記之遂手疏於紙紙簿無差廣順末劉崇

寇晉州仁浦居母喪宅適宮城周祖步登竟仁門密遣

小黃門召仁浦計事明日起復舊職周祖大漸謂世宗

曰魏仁浦無違違禁密世宗即位授樞密副使從征高

平周師不利東偏已潰仁浦勸世宗出陣西殊死戰遂

克之師還拜樞密使遣中書侍郎平章事集賢殿大學

士兼樞密使世宗欲命仁浦為相議者以其不由科第

世宗決意用之恭帝即位加刑部尚書末初進右僕射

以疾再上表乞骸骨不許乾德初罷守本官開寶二年

春宴太祖笑謂仁浦曰何不勸我一杯酒仁浦奉醵上

壽帝密謂之曰朕欲親征太原如何仁浦曰欲速不達

惟陛下慎之從征太原遇疾道卒贈侍中諡宣懿仁浦

性寬厚接士大夫有禮務以德報怨漢乾祐中開封人

鄭元昭通元昭為安邑解縣兩池榷鹽使遷解州刺史

仁浦歸鄭李溫玉代之元昭不得專兩池利會李守貞

以河中叛溫玉子在城中元昭即擊溫玉以變聞事連

仁浦仁浦方為樞密院主事周祖總樞務置不問德

中仁浦為樞密使元昭不自交代師至京師仁浦曾不

介意白周祖授元昭廣州刺史漢陰帝寵作坊使買延

德與仁浦並居役併其弟屢譴仁浦幾不測及周祖入

汴有擒延德授仁浦者仁浦曰因兵戈以報怨不忍為

也力保全之淮南之後獲賊兵數千人仁浦從容上言

俾隸諸軍軍中無蓋殺者子咸威感咸信成信尙承

信公主授右衛將軍累遷忠武軍節度使加同平章事

贈中書令

吳廷祚字慶之并州太原人少頗讀書事周祖為親校

廣順初授莊宅副使知懷州入為皇城使又權知鄆州

即位遷內客省使尋拜宣徽北院使征劉崇為北面都

巡檢使師還權判瀆州歸闕遷官徽南院使判河南府

知西京留守事汴河決命廷祚塞之因增築隄防自京

城至臨淮數句詎工世宗北征權東京留守塞鄭州原

武職決河師還拜樞密使授周世宗本紀廷祚權

是月即拜樞密使世宗三月北征至襄邑五月加檢

校太尉末初加同中書門下三品以其父名璋故避之

李筠之變廷祚白太祖曰嵩城險且阻太行未易破也

筠素勇而輕若連擊之必離上黨未遊賊酒魚脫於淵

因可擒矣太祖遂親征以延祚留守東京兼判開封府

筠果領兵來戰澤州南大敗之討李承進又為東京留

守建隆二年以為雄武軍節度改鎮京兆開寶四年長

春節來朝俄遇疾車駕臨問命燕艾灸其腹遣中使王

徽恩監觀之卒贈侍中子元輔元載元純元晟元吉元

慶元晟自有傳

李洪信并州晉陽人漢昭聖太后弟少善騎射後唐

明宗帳下後為捧聖軍小校潞王舉兵少帝奔奔捧聖

軍從行洪信預焉大衛州少帝與晉高祖因疑武謀

害晉時漢祖方遣晉祖洪信以兵應之獲免晉初為

興順左廂都指揮使漢祖鎮太原崇德麾下從漢祖降

鄭授侍衛馬軍都指揮使領武信軍節度乾祐中以羣

小用心事心懷易懼白太后求解軍職出為節度使

使尋徙保義初楊邠以元從功臣為方鎮者不諳政務

合三司擇軍將分補諸鎮都押牙孔目官或持為朝遊

藩帥難制洪信聞內難即召馬步軍都校孫召等十餘

人誣以謀逆悉殺之周廣順初加同平章事洪信嘗以

妄殺內不自安周祖猶以漢水后故移鎮京兆北城兵

不滿千王峻西征至陝州以援晉州為計取數百人去

及劉崇北遁遣禁兵千餘屯京兆洪信益懼即請入朝

懇辭藩鎮拜左武衛上將軍宋乾德五年改左衛衛上

將軍開寶五年以本官致仕八年卒弟洪義

洪義本名洪威避周祖名改焉漢祖鎮太原補親校開

國授漢聖左廂都校遷侍衛馬軍都指揮使隱帝誅楊

郭史安等時侍衛步軍都指揮使王殷屯瀘州遣使

奉旨孟業齋密詔令洪義殺之又命護聖都指揮使郭

崇等害周祖於和洪義素怯懦慮殷覺遁不敢發遣

引業兄殷殷乃劍業送密詔於周祖周祖起兵少帝又

詔洪義扼河橋兵至洪義就降漢至之亡由洪義也廣

志六六一〇

並居初未德高陽有書生郵居臥疾未嘗聲之獲愈一日告德淮上語示德曰後當相遇于彼及示德屯下蔡方射淮民環觀有一僧睨視德召之乃唯陽書生也夜宿帳中曰始語君貴今不謬矣終能誦師當保五十年唯陽書生常言太祖受命之兆以故示德潛意德懼太祖將聘孝明皇后示德出緡錢金帛數千助之故盡太祖朝恩渥不替

侯益汾州平遙人以拳勇為太原卒從莊宗攻大名先登擢馬前直副兵馬使以功累遷馬前直指揮使莊宗入汴為本直副都校從明宗討趙在禮于鄭諸軍推戴明宗益服身歸洛莊宗撫其背出湯明宗立而縛請罪明宗曰爾盡忠節有何罪改本直左衛都校梁丹來援王都益擊破之唐河北授幽州刺史入駕羽林軍五十指揮都校侍復帥李仁福卒子彝超繼命自立命益帥師討之明宗不豫遽追還應順初郡王舉兵鳳翔以益為西面行營都虞候益知軍情必變稱疾不奉詔執政怒出為商州刺史賜軍威金州益率練兵擊破之晉初以為奉國都校范廷光反大名張從賓據河陽為聲援以益為西面行營副都帥率禁兵數千入代虎平從賓軍萬餘人乘汜水而陣益大敗其眾從賓棄馬陷水死拜河陽三城節度使充都都行營都虞候益延光以城降彖銀潯州天福四年晉祖遣金虎平功運武靈軍節度使同平章事仍賜田畝改鄉里為特利勳勳實明年從鎮秦州充西面都都帥晉祖王君慎里投蜀請為先鋒下秦成諸州益懼請援于朝又遣遺書副將以達誠意少帝聞而疑之從為河中尹護國軍節度契丹入汴益率僚屬歸家師自陳不預北伐之謀契

丹授以鳳翔節度使漢祖即位加兼侍中益自以常受契丹命閩漢兵入洛葛之淺城置為備孟昶遣益所親宰相密王回齋書招益復遣益故吏福州刺史吳崇權厚遺之益遂與其子歸昶以川兵數萬出大散關應之漢祖知其事遣客省使王學舉率禁軍數千倍道趨岐下召益入朝并授旨以便宣從事崇舉至京兆合岐雍師迎師敵軍益懼即謀入朝會閩漢祖崩崇舉誅益德應帝不知先朝密旨未決益即率數十騎奔入朝德帝遣侍臣問益結連蜀軍之由益對曰臣欲誘之出關掩殺之耳德帝笑之益厚賂史宏肇言崇舉橫恣諸權費深庇護之乃授開封尹兼中書令封魯國公

崇舉聞之遂據城叛益親屬七十口在城中悉為崇舉所害周祖起兵隨帝遣益與慕容彥超及張彥超開進鄴兵度祿守澶州至亦圖周師奄至職留于岐五代史作周軍不利益見士卒無志又古候不詳乃與熊繼勳等夜調周祖祖慰勞遣還廣順初封楚國公改太子太師顯德元年以本官致仕歸洛太祖即位遣賜器幣歲一來朝以舊舊厚待之乾德初郊祀認繼中書門下正三年卒贈中書令子仁鳳仁矩仁寶仁遇仁興陶穀子秀賢鄂州新平人本姓唐避晉祖諱改為父漢夷州刺史為鄂師楊崇本所害殺劓贈母柳氏育崇本家十餘歲能屬文起家校書郎單州軍事判官官以書千宰相李崧甚重其文時和凝亦為相同奏為著作佐郎兼管校理改監察御史分司西京通虞部員外郎知制誥晉祖崩翰林學士殺兼宰內外制詞日對委言多委惟天福九年加合節部中殺性急率與充帥安審信杯酒相失為晉信所劾首授太常少卿尋上言西塞

斷獄淹滯因緣為發獄中條約以革其弊從之拜中書舍人契丹主北師歸令從行裝衣稱為行營僧舍中以免歸漢為給事中乾祐中秦罷常察官轉對李崧為蘇達吉所惡懼移病不乾數每于稱人中語之崧聞數曰吾何負于陶氏子哉及崧遇禍族子昉詣崧殺阿昉議李侍中昉曰遠從叔耳殺曰李氏之禍殺出方焉昉聞之汗出按李崧為蘇達吉所事在從漢前安審相失向上人周為石散騎常侍世宗即位遷戶部侍郎從在太原時魚崇諒迎母後至殺乘間言曰崇諒宿留不來有願望世宗頗疑之崇諒又表陳母病詔歸陳州就養以教為翰林學士遷兵部侍郎加承旨進吏部侍郎宋初轉禮部尚書後前翰林承旨殺在翰林與竇儀不協儀有公望慮其軋已嘗附宰相趙普與趙達高錫輩共排儀儀不至相位殺再為南郊禮儀使法物制度多所定嘗賜其子部于豹官突嶼部書不通以合格問事發奪奉兩月後累加刑部戶部尚書開寶三年卒贈石儀射初太祖將受禪未有禪文殺在旁出讀儀中而進之曰已成矣太祖甚薄之嘗自言頭骨當戴貂裘有意大用也人多笑之殺陶致仕其子求東歸傳求東之法蓋無可問云云

欽定續通志卷六十八

貳臣傳四

趙延壽子贊

趙延壽本姓劉假山人父節令樛梁開平初渝州節度使劉守文降唐其將韓德鈞諱延壽為子德鈞為唐盧龍節度使封北平王明宗以女妻延壽及即位封女為興平公主拜延壽駙馬都尉密使出為宣武軍節度使清泰初加魯國公復為樞密使鎮許州石敬瑭發兵太原唐遣張敬達討敗保晉安塞延壽從德鈞往救屯兩谷口按兵不戰德鈞表為延壽求救成德軍節度使不從延壽乃詐云德鈞遣使致書北國為唐結好說令引兵歸國實別為密書厚以金帛賂太宗云若立已為帝請約為兄弟之國仰以兵南不洛陽時太宗以已許晉柳之及晉安已被兵至唐柏谷德鈞父子先遁太宗追及延壽與其父俱降按趙延壽實國自立及契丹國志載甚詳明平德鈞卒以延壽為幽州節度使封燕王及改幽州為南京遷留守總山南事天順末以延壽妻在晉認取之以歸由是益竭力圖報會同初加政事合晉人之門盟也延壽親代晉屢說太宗擊之太宗曰得之當立汝為帝太宗親征延壽為先鋒下貝州授魏博等州節度使封魏王按魏太宗本在晉同上年延壽為幽州節度使亦在是敗晉軍於南樂次元城晉將李守貞行周半兵逆戰又破之至順耶會大霖雨帝欲班師延壽諫曰晉軍屯河濱不敢出戰若徑入濱州奪其橋則晉不足平帝然之適晉軍先歸濱州高行周至折城延壽將輕兵逆戰帝親騎士突

其陣敵遂潰師還留延壽徇貝冀深三州八年再伐晉晉主遣延壽族人趙行實以書來招時晉人堅壁不出延壽始曰我將庸久高志父母之邦若以軍違我即歸晉人以為然趙杜重威率兵逆之延壽至萍花河據中渡橋與晉軍力戰兩軍相拒太宗潛由他渡清留延壽與耶律雙覽據橋敵不能善戰敵之杜重威遂以厭降帝喜曰漢兵皆爾所有爾宜親往撫慰太宗克汴殊無意立延壽延壽快悅因李崧求為皇太子上帝曰吾於魏王雖創肌肉亦不惜但皇太子須天子子魏王豈得為也詔遷延壽秩翰林學士承旨張凝進擬中京留守大丞相錄尚書事都督中外諸軍事帝幸錄尚書事都督中外諸軍事太宗道崩延壽欲弒帝約謂人曰我不復入龍沙矣僞稱受太宗遺詔權知南朝軍國事世宗繼

之後二年卒按世宗親延壽事本傳亦載子贊字元輔幼聰慧應神童舉明宗特賜童子及第延壽出鎮宣武軍奏署牙內都校及延壽降契丹贊獨與

母公主留洛契丹來取晉祖命贊奉母歸歸門契丹既滅晉以贊為河中節度使延壽從契丹北歸贊得留鎮漢祖起晉賜贊奉表勸進加檢校太尉仍鎮河中改

京兆尹從鎮晉昌贊懼疑已潛遣親吏趙仙奉表歸蜀判官李恣者本延壽舊佐深所委頗贊出鎮從為上介至是語贊曰漢方建國必務懷柔公若泥首歸朝必保富貴損損入蜀理難萬全僕復不容後悔無及公能

應納請人朝為公申理贊即遣怒語問漢祖見怒問贊何以附蜀怒曰贊家在燕爾身受契丹之命自懷憂恐謂陛下終不能容招引西軍蓋爾苟免臣意國家甫定務安臣民所以令臣乞哀求親漢祖曰贊之父子亦吾

人也事契丹出於不幸今聞延壽落於陷拜吾恐不容費耶恕未還贊已離錄入朝廷左驍衛上將軍周太祖即位為左右羽林左龍武三將軍世宗南在初造贊率師巡警壽州城外俄命為淮南道行營左副排陣使世宗歸京師留贊與諸將分兵圍壽春贊獨當東面諸將

戰多不利贊獨持重未嘗挫輒又獨以所部數破吳驍將韓公紹軍世宗再征壽春命逸橋溝口以通濠泗濠人謀焚其橋贊視知設伏橋下強弩亂發殺獲甚眾世宗移兵濠濠贊親攻城矢集於背猶力戰遂拔其軍馬

城又以所部兵巡撫濠州開破吳人於石潭橋淮南平以功授保信軍節度使基帝即位加開府階末初加檢校太師累鎮忠正軍建雄軍為鄆州路節度者開寶二年太祖將討晉陽又以為河東道行營前軍馬步軍都虞候軍蜀薄城下贊扼其西偏并人乘晦日突門潛犯贊

四年收鎮鄆州太宗即位封衛國公太平興國二年辛卯侍中按趙贊為延壽子延壽終於邊贊歲末宋史密身事二廟贊惡事五姓父既包藏禍心子實不能幹也今依史例附人延壽傳後蓋差謬異而真偽貳則一也

貳臣傳五

金

左企弓

康公弼

蕭仲宣

張中孚

張中彥

張仲文

曹勇義

耶律懷義

蕭仲恭

張中彥

張中彥

張中彥

張中彥

張中彥

張中彥

張中彥

張中彥

張中彥

張中彥

張中彥

張中彥

張中彥

張中彥

張中彥

張中彥

張中彥

張中彥

子弟來上降表 其詞甚老 臣等表不可以已乎是

為得 太祖既定燕從初約以與宋人企弓獻詩略曰君

王莫聽指燕謀一寸山河一寸金太祖不聽是時匿樞

密院於廣密府企弓等將赴廣密張覺在平州有異志

太祖欲以兵送之企弓等辭曰如此是從之亂也及過

平州舍於葉林下張覺使人俱殺之企弓謀亦及

七年贈太師濟國公 子泌 泌密從企弓歸朝既而東遷至平州金

州刺史太祖平燕泌從企弓歸朝既而東遷至平州金

弓為張覺所害泌復還燕時以燕與宋宣撫司還至汴

泌以仇人在平州乃開道奔還朝廷嘉之擢西上門

使從宋王宗望南伐破真定有功知邢州歷刺得隲等

州貞元初累遷陝西路轉運使封戴國公卒

屢仲文字質夫 武州德遠人第進士累仕州縣以廉能

稱舉賢良方正對策優等擢起居郎史館修撰累遷太

常少卿宰相有左降者仲文獨出護之或指以為黨乃

求資親久之召復前職除中書舍人計平白晷拜樞密

直學士權翰林學士為翰林侍講學士卒諡文正文會

七年贈兼中書令

曹勇義 廣寧人第進士除長春令樞府降令史上書陳

時政累遷樞密副都承旨權燕京三司使加給事中召

為樞密副使加太子少保復出為三司使加宜政殿大

學士卒諡文莊天會七年贈太保

康公弼 字伯迪其先應州人家於燕之宛平第進士除

著作郎武州軍事判官辟樞府舍史出為宣遠令燕中

隕霜殺禾稼漕司督賦急繫之獄公弼上書朝廷釋之

因免縣中相賦強人為立生祠監平州錢帛庫調役糧

於川州大盜侯概陷川州使護送公弼出境曰良吏也

權乾州節度使卒諡忠肅天會七年贈侍中

耶律懷義 遼宗室子以戰功累遷同知點檢司事宗翰

已取西京遼主謀奔夏懷義不聽乃竊取遼主版圖

來降太祖自燕還師留宗翰降魯經略西方懷義領糧

昆從軍天會初為西南路招討使易置新降諸部乃擇

衝要之地建城市通商賈諸部兵革之餘人多屢乏自

衛食歲歲畜牧蕃息從宗翰伐宋進及太原河東陝

西路兵來救劉光世折可求補於文水西山懷義分兵

襲敗之明年再伐宋從洛索取汾州及其屬邑奔至晉

降及大軍圍汴懷義東京西城既下宋兵之出奔者還

擊盡之從攻鄭都護大名東平西北路招討使懷義在

年還鎮十年加尚書左僕射封西北路招討使懷義在

西陲幾十年撫御有恩及去老幼運道舉難數日不得

發天眷初為太原尹改中京留守從宗翰過烏納水還

中京以老乞致仕不許改大名尹命不赴治所以俸

儉給之明年再請老得賜給俸儻之半海陵即位封諱

水郡王進封華王又進蕭王正隆初封景國公卒

蕭仲恭 祖托卜嘉仕遼為樞密使封衛陵郡王父特默

為中書令向主仲恭能披甲起靈龍遼故事宗成子弟

別為一班號孩兒班仲恭嘗為班使遼帝西奔仲恭為

護衛太保兼領軍事至和洛達巴大軍奄至倉卒走仲

恭母馬之不能進謂仲恭兄弟曰汝等盡勸國家無以

我為也仲恭母遂道宗季女也遼主傷之命弟仲宣留

侍其母仲恭從而西時大雪寒甚遼主乏食仲恭進衣

并乾糲遼主困仲恭伏冰雪中遼主藉以稍慰凡六日

乃至天德後與遼主俱獲太宗以仲恭忠於其主特加

禮待天會四年仲恭使宋且還宋人意仲恭耶律伊都

禮待天會四年仲恭使宋且還宋人意仲恭耶律伊都

皆有亡國之惑而伊都為監軍有兵權可誘而用之乃以蠟丸書合仲恭致伊都使為內應伊都素無反覆志但恐宋人留不遣遂賜許還見宗室即以蠟丸書獻之於是再舉伐宋執二帝以歸崇遠右宣徽使改都點檢宗葬以反罪誅仲恭衛蘇有備以功加銀青光祿大夫

還尚書右丞皇統初封蘭陵郡王拜平章政事封齊王詔葬遠揮王於廣寧仲恭請往會葬熙宗樂而許之改行臺左丞相入為尚書右丞相拜太傅領三省事封曹王天德二年封越國王除燕京留守襄毅員簡正隆例降王爵改都國公

仲宣仲恭第五歲遙授都刺史累加太子少師遼主西奔為護衛太保遼主命留侍其母遂與其母皆見獲太宗嘉之且謂仲宣能知遼國故事命權宜徵使從睿宗南伐皇統二年授鎮國上將軍歷順義承定昭義武靈四鎮節度使為政平易更不敢為姦助耶禁絕奴婢入郡人莫識其面民皆德之正隆二年卒

張中孚字信甫其先自安定徙居張義堡父遺仕宋至太師封廣國公中孚以父任補承節郎宗翰圍太原遂戰歿中孚獨率步卒十餘人入大軍中得其屍還果官知鎮戎軍兼安撫使累從吳玠張浚以兵拒大軍虜走巴蜀中孚權帥事天會九年睿宗以左副元帥大軍涇州中孚降睿宗以為鎮統軍節度使知渭州兼涇原路經略安撫使齊國建以什一法括民田籍丁壯為鄉軍中孚以為涇原地瘠無良田且保甲之法行之已習若連

紛更人必逃徒竟頓不行天眷初為陝西諸路節制使知京兆府朝廷賜地江南中孚遂入宋宗弼再定河南詔尚書省移文宋人使歸中孚至汴就除行臺兵部尚

書遷參知行臺尚書省明年拜參知政事貞元元年遷尚書左丞封南陽郡王三年以疾告老為淮南尹封宿王移南京留守又進封崇王卒加贈鄧王正隆例降封崇公進原國公

中彥字才甫中孚弟以父任仕宋為涇原副將知順德軍事睿宗經略陝西中彥降累除彰武軍承宣使本路兵馬都總管秦鳳平鎮興元尹撫輯新附為總略使改涇原路總略使知平涼府朝廷以河南陝西地屬宋與兄中孚俱至臨安被留以為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清遠軍承宣使提舉佑神觀靖海軍節度使皇統初復復河南詔徵中彥兄弟北歸為靜難軍節度使累改彰德軍節度使正隆營汴京新宮中彥探運關中材木青峰山巨木最多而阻絕不能致中彥使構崖梯壑起長橋十數里以車運木若行平地開六盤山水洛之路遂通汴梁明年作河上浮梁復領其役海陵將伐宋召赴闕

投西蜀道行營副都統制使先取散關俟後命世宗即位赦書至風翔諸將惶惑不能決去就中彥曉譬之諸將咸悟受詔尋召入朝封宗國公進吏部尚書上疏曰古者關市譏而不征今使掌關市者征而不讓苛留行旅至被剽奪甚於剽掠有傷國體乞之禁止從之除年

除南京留守時淮楚用兵土民與戍兵雜居訟謀糾紛所司皆依違不決中彥得戍兵為監者悉論如法帥府怒其專決劾奏之朝廷置不問秩滿請真定尹兼河北西路兵馬都總管未幾致仕西歸起為臨洮尹兼熙秦

西路兵馬都總管華州劉海構亂既敗籍民之從亂者數千人中彥惟論為首者戮之西羌吹雅密威降普滂巴四族恃險不服詔中彥方略中彥曰此羌服叛不常

非中彥自行不可即至積石違南寺首長四人來與之約降事定賞面遣之後加儼同三司卒

欽定續通志卷六百十

元 武臣傳六

任世顯

張柔

劉整

任世顯字仲明常呂鹽州人系出翁觀族仕金履立職
 功官至鎮遠軍節度使蒙昌便宜總帥云陽呂氏致
 萬民便宜總帥城金亡郡縣望風款附世顯獨城守及
 皇子庫騰駐兵城下始率眾降皇子曰吾征四方所至
 皆下汝獨固守何也對曰臣不敢背王失節耳又限金
 亡已久汝不降果誰為耶對曰大軍迭至莫知適從惟
 殿下仁武不殺竊意必能保全國城軍民是以降奉制
 仍舊官即從南征斷嘉陵橋大安田楊諸蠻結陣迎敵
 宋將亦潛兵相為犄角世顯單騎突入殺敵十人黎明
 大軍四合殺其主將克武信進逼資州略嘉定峨眉
 山為楊世顯以敵騎往奪之乘勝定資州略嘉定峨眉
 進次開州時方泥濘由開道尋緣以還宋軍屯萬州南
 岸世顯即水北造船為疑兵夜從上游鼓革舟徑渡夔
 破之宋師大擾追奔至夔城過巫山與宋援軍遇斬獲
 無算師還攻重慶會大曷乃引歸魏太宗易其名曰中
 山且懲數其功世顯謝曰此皆聖明福德所致臣何預
 焉辛丑蜀帥陳隆之貽書請職聲言有眾百萬兒子集
 諸將議之咸謂隆之可生擒也世顯曰願臨敵何如無
 庸誇辭為軍薄成都降之戰屢御堅壁不出其部曲田
 顯約夜降宋史隆之降之覺之世顯曰事急矣亟梯
 城入救顯與從者七十餘人俱出遂斬隆之世顯復備
 稱銳五百人拔漢州我宋史隆之傳世顯擊送隆之
 臣母降乃見漢州宋史隆之命降守臣隆之門守
 隆之復於魏州與宋史隆之累功拜便宜都總帥秦鞏

等二十餘州事皆聽裁快未幾卒中統三年追封贈西
 公諡義武昭祐七年加封贈石王于七人忠臣德臣直
 臣良臣翰臣佐臣情臣佐臣毅於王事德臣良臣自有
 傳

張柔字德剛易州定興人少尚氣節善騎射以豪傑稱
 金貞祐聞河北盜起柔舉族保西山東流峽以自衛
 盜不敢犯中都經略使苗道勳奉制授柔定興合累遷
 青州防禦使加昭毅大將軍兼雄州營內觀察使權元
 帥左都監行元帥府事舉而道勳為其副買所殺瑛
 遣使修好柔拒之卒為復讎道勳度下何治詳得道
 勳所佩金虎符以獻因推柔行理略使事聞詔為中
 都留守兼大興府尹本路經略使行元帥事

安民張柔傳前道勳行百本制以李奇等中
 路經略使使苗道勳為副未幾道勳部下請以安民代
 領其眾乃以雄州以東付奇增州以西付安民治之
 乃定四年安民方為其下所殺柔止則道勳死後其家
 二年安民妻在四年亦非中道勳也與傳不合
 祖出兵紫荆口柔率所部逆戰於狼牙嶺馬賊執送
 降太祖命為河北都元帥柔招集部曲出雄馬安保諸
 州次滿城金質定帥武仙會兵數萬來攻柔出奇兵中
 破之乘勝下完州於是新陽陽關諸城皆降既而兵
 山坂柔引兵圍之賊於新樂流矢中領折二酋柔拔矢
 以獻遂拔中山仙復會兵攻滿城柔登城拒戰復為流
 矢所中不為動開門突擊仙敗走略地至鼓城單騎入
 城諭以禍福遂降之連克深澤晉安平手穰蕩城無
 極樂城諸縣開地千里由是深黃以北鎮定以東諸
 城寨相繼降附一月間凡與仙戰捷十有七以功授河
 北東西等路都元帥號曰國副蓋帥鳳齊台數掠柔柔
 不為下乃降於中都行臺言柔握兵柄威震河朔後必

難制行臺遂圖柔土室展齊台施廢其上環以甲騎
 明日將殺之展齊台一夕暴死柔乃得免金經略使因
 安王子昌善戰柔出其不意生擒之遣將分略都邑暨
 書授柔行軍于戶保州等處都元帥丙戌遣將降李全
 於益都丁亥移鎮保州保數被兵火柔為經畫盡善民
 賴以安王辰徙眷宗茂金語其眾曰吾用兵殺人多矣
 庶無冤者自今以往非與敵戰誓不殺也聞汴軍軍於
 城西北金兵屢出拒戰柔單騎陷陣金人莫能支金主
 自黃陵岡渡河欲取衛州柔以兵合擊金主敗走離陽
 汴京下柔獨入史館取金寶錄并祿府圖書訪求耆舊
 及燕趙故族十餘家衛送北歸遂圖離陽金主走汝南
 故南特崇源為阻會宋孟瑛以兵糧來會瑛決其南澤
 水潤抵其外郭金人懼敗南門死戰柔以步卒二千餘
 突其陣遣張信據其內陞諸軍齊進金主自投入朝太
 宗悉數其功班師帥上賜金虎符升軍民萬戶乙未從
 皇子克楚伐宋詔屯兵曹武進出九里關柔欲率所部
 徑往或言關甚險宋必設伏若不與大軍俱進不聽與
 二十騎直前據關方解甲食米兵出兩山開關車戰騎
 皆失色柔單騎馳取潰圍大軍繼至遂達曹武悉下緣
 山諸堡已會諸軍取光州連趨黃州破三山寨攻其東
 門矢石雨注軍少卻柔率死士千餘奮戈大呼所向仆
 路執俘而還宋師懼憚乃還大帥察罕攻潯州柔以
 二百騎往時盧酒貽安豐開宋屯成相望柔且戰且
 前至澗察罕以城久不拔欲解去柔請決戰既陣宋驍
 將出挑戰柔佯卻宋驍馳及之槓擊地宋將執
 柔縛曳入其陣飛石中柔竄南軍圍柔得還裏宿復戰
 夜茂城東南圍柔先登拔之詔以本官節制河南諸翼

兵馬征行事庚子詔來會八萬戶兵伐柔柔率師自五河口濟濱略和州諸城師還分遣部將千人屯田襄城察罕柔柔總諸軍額托初河決於汴西南入陳留分而為三柵其中源柔兵舟楫之利駐毫泗犯汴洛以擾河南柔即祀之東西中山山夾河順殺水勢築連城結浮梁為進敵退耕計敵不敢至會諸軍攻破壽州又敗宋師於泗州帝帳下更瓜爾佳顯祖得非走上登謙柔執柔以北大臣多以關門保柔卒辨其証得釋復建孔子廟許從世祖攻鄂州世祖出大勝關柔由虎頭關會兵攻其城連旬不下柔令何伯祥作長軍調攝其城別遣勇士先登攻其西南隅屢破之會憲宗內問至世祖北還命柔統領蒙古漢軍以俟後命城白鹿磯為久駐計世祖即位詔班師阿里克布克反世祖北征認分其兵三千五百衛京師以子弘慶入質柔獻金寶鏤於朝且請改仕封安肅公命第八子弘略襲職至元三年復命判行工部事城大都進封蔡國公卒贈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諡武康延祐五年加封汝南王

諡忠武子十一人弘範白有傳

劉整字武仲鄆州穰城人沈毅有智略金亂入宋謀荆湖制置使孟珙下環攻金信陽整為前鋒夜縱驍勇十二人渡聖登城獲其守累遷瀘州十五軍州安撫使知瀘州軍州事整以北方人开西邊有功南方諸將皆出其下呂文德忌之以命與整有隙使制置四川以興整典以軍事召整不行遂誣請之整遣使誘臨安不得遂乃謀殺附中統二年整薨瀘州十五郡戶三十萬入附世祖嘉其來投授府行省兼安撫使命與攻瀘

州整出器分士卒激使戰敗之復遣使請益屯兵厚儲積為圖宋計二年入朝授行中書省於成都瀘川兩路仍兼都元帥同列兼整功高謀陷之整禮請分帥童

川乃改瀘川都元帥宣課茶鹽以餉軍至元三年遷昭武大將軍南京路宣撫使四年入朝建言宋主弱臣倖立國一隅今天欲置之機臣願效犬馬勇先攻襄陽撤其屏蔽謹沮之整又曰自古帝王非四海一家不為正統聖朝有天下十七八何置一隅不問而自棄正統神祖曰朕意決矣遷鎮國上將軍都元帥偕都元帥阿珠督諸軍圍襄陽城鹿門堡及白河口為攻取計率兵五萬鈔略沿河諸郡築實心慕於漢水中流上置弩隊下為石固五以扼敵船且與阿珠計曰我精兵突騎所當者城惟水戰不如宋耳乃造船五千艘日陳水軍雖雨不能出亦畫地為船而習之得練卒七萬復築外圍以退敵援宋都統張順張貴駕輪船饋襄陽衣甲邀擊斬順進參知河南行中書省事加諸翼漢軍都元帥襄陽帥呂文煥登城觀敵聲馬前曰君朕所期以天命汝勝負文煥不答伏乃中整九年破樊城外郭謀知文煥將進張貴出城投刃分卸戰艦縛草如牛成傍漢水綿亘參錯莫測所用九月貴果出乘輪船順流下走規知之傍岸糗草牛如畫擊與阿珠麾戰艦戰五十里擒貴於橋門關盡殲其軍宋投整為虛龍軍節度使封燕王使承靈恒持告身金印牙符送整所期以聞整承靈令得之聞於朝勸張易姚樞雜問整至自軍言宋恐臣畫策攻襄陽故設此以殺臣臣實不知詔令整復書謂宋若果以生靈為念當重遣使請命朝廷

類為此小數何益時聞襄陽已五年整計樊襄皆宜先攻樊城宋以柵蔽城斬木列置江中貫以鐵索整命善水者斷木沈索皆廢艦趨城下以同鶴鳴擊之焚其柵遂攻樊城屠之遣人入襄陽諭文煥乃以城降整入朝奏曰襄陽破則臨安搖矣若將所練水軍乘勝長驅長江必非未有遂改行淮西樞密院事駐正陽夾淮而城南逼江斷其東西衝進驍騎衛上將軍行中書左丞宋夏貴悉水軍來攻破之於大人洲詔整別將兵出淮南整銳欲渡江丞相巴延止之及聞巴延入鄂提至整失聲曰首帥止我願使我成功後人善作者不必善成果然一夕擒死龍虎衛上將軍中書右丞武敏子垣境均瑛瑛官至都元帥按按按元以金部帥降元佐元垣立戰功至以不與誠宋誠猶乳委身二朝甘心反屬心欲覆其國以為快是何心哉失臣節節節節節節節乃尤甚者也

危素

危素字本樸金谿人少遇五經遊吳澄花村門至正元年用大臣薦授經筵檢討修宋遼金三史遷翰林編修累官工部侍郎轉中書右丞相承旨尚書時亂將至素每抗論得失十八年參中書省事請專任平章鼎珠總西方兵母迎帝師候軍事用布延布哈為參政經略江南立司農宜撫使以安畿內任賢守令以撫流寓之民且曰今日之事宜階薪嘗膽力圖中興尋得御史臺治書侍御史二十年拜參知政事俄除翰林學士承旨出為嶺北行省左丞言事不報兼官居房山素為人所重敬有建白上都宮殿火被重建大安睿思二閣素諫止之請視祀南郊築北郊以斥合祭之失因進講陳民間

疾苦詔爲發錢粟振河南永平民淮南兵亂素任廉問
假便宜發楮幣振揚京口饑明師將抵燕王特穆
爾布哈監國復起爲承旨素甫至明師入乃趨所居報
恩寺入井寺僧挽起之曰國史非公莫知公死是死國
史也素遂止崇武二年授翰林侍講學士數訪以元興
亡之故且詔讀皇陵碑文皆稱旨頌之坐失朝被劾罷
歲除復故官兼弘文館學士素居弘文館一日帝御東
閣聞履聲帝問爲誰對曰老臣危素帝曰是爾耶朕將
謂文天祥耳素惶懼頓首按明太祖云素在是時太
此部今舊明會御史王善等論素亡國之臣不宜列侍
從詔滿居和州守余闕嗣歲餘卒

廢臣傳

等諸案唐以前各史子權

志因之自新唐書始分許敬宗諸人別為廢臣傳

凡茲國權傾覆賊亂之蹟並以次驅敘厥後宋

遼元史各有廢臣傳使人曉然於廢臣之徒不獨

身罹禍論敢不旋踵即千秋萬世不免斧鉞之誅

元足以儆官邪而垂炯戒探諸史載雖然有當今

並仍各史與逆臣叛臣各為類傳至五代史史

無廢臣傳其二大慙已列入叛逆此從其開焉

唐

許敬宗 李義府 傅游藝

李林甫 陳希烈

許敬宗字延族杭州新城人父善心仕隋為給事中書

作禮部敬宗幼善屬文大業中舉秀才調淮陽書佐俄

直謁者臺奏通事舍人善心為字文化及所殺敬宗

哀痛得不死去依李密為記室武德初補遼州別駕太

宗聞其名召署文學館學士貞觀中除著作郎兼修國

史善謂所親曰仕官不為著作無以成門戶俄故中書

舍人文德皇后喪羣臣衰服率更令歐陽詢親醜敬宗

見而大笑彼幼壯世州司馬畢轉給事中復修國史以

洗宥有所未至帝悟多所甄復高宗即位遷禮部尚書

敬宗嘗晉以女嫁蠻酋馬益之子多納金寶俄後卜除

鄭州刺史俄復官為弘文館學士帝將立武昭儀大臣

切諫敬宗與李義府陰搆帝旨贊成之王后廢敬宗皆

削后家官爵廢太子忠而立代王遂兼太子賓客頃拜

侍中監修國史爵郡公進中書令敬宗以立后有功

欲荷后以固寵乃陰連后謀逐韓瑗來濟褚遂良殺梁

王長孫無忌上官威威熾灼當時莫與亢改右相辭

疾拜太子少師同東西臺三品年老不任邁步特詔與

司空李朝朝朝日聽乘小馬至內省初高祖太宗寶錄

敬播所撰信而詳及敬宗掌國史竄改不平專出已私

始虞世基與善心同遭賊害封得彝常曰吾見世基

死世南旬旬請代善心死敬宗蹈舞求生世為口實敬

宗街偵至立德彝傳盛譏以惡敬宗子娶尉遲敬德女

孫善書大德新語並作 而女嫁錢九隴子九隴本高祖

隸奴也為虛立門閥功狀至與劉文靜等同傳太宗賜

長孫無忌威風嚴敬宗稱賜敬德爵齊麗李泰從討

高麗賊破破之敬宗受其金乃稱慶破賊其虛美隱惡

類如此敬宗貪淫僭侈至造運糧置諸棧走馬其上縱

酒樂奏自娛疑其婢以為繼室假姓虞子昂蒸之敬宗

之及納婢諸奏流輒表遇故還累官太子舍人

李義府瀘州饒陽人其祖為尉洪丞因家示泰貞觀中

李大亮巡察劍南表義府才對策中第補門下省典儀

劉洎馬周更薦之太宗召見轉監御史諫侍督王

為太子除舍人崇賢館直學士與司議郎來濟俱以文

顯晉獻承華歲末云依諫有類邪巧多方其萌不絕其

害必彰義府力薦書太子而文者讓直學士太子之優

高賜昂高宗立遷中書舍人兼修國史進弘文館學士

為長孫無忌所惡奏斥聖州司馬詔未下義府用許敬

宗甥舍人王德儉計夜印閉上表誘廢后立武昭儀帝

悅召見與語賜珠一斗停司馬詔書武后已立義府與

敬宗德儉及御史大夫崔義元中丞袁公瑜大理正侯

善業相推轂濟其姦誅兼骨體大臣故后得肆志擷取

威柄天子欲推矣義府貌柔恭而陰賊福忌忤意者皆

中傷之時號笑中刃又以柔而善物號曰李猫承復六

年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三品 按新書紀表並作參

封廣平縣男又兼太子右庶子爵為侯洛州女子過于

氏以姦繫大理義府聞其美屬寺丞舉正義出之納以

為妾大理釋段實元以狀聞詔給事中劉仁軌等勸治

義府且窮逼正義縊獄中以絕始謀侍御史王義方極

陳其惡帝陰德義府貸不問賊義方某州司戶未幾進

義府中書令檢校御史大夫加太子賓客更封河間郡

公詔造私第諸子雖積貴皆補清官初杜正倫為黃門

侍郎義府提典儀及是同輔政正倫恃先進不相下密

與中書侍郎李友益圖去義府反為所誣帝兩聽之正

倫為橫州刺史義府普州刺史友益峰州明年召為

吏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母喪免奪喪為司列太常

禮部尚書

禮部尚書

禮部尚書

禮部尚書

禮部尚書

禮部尚書

禮部尚書

禮部尚書

禮部尚書

禮部尚書

禮部尚書

禮部尚書

禮部尚書

伯同東西臺三品更葬其先承康陵側設三原牛車輪土築墳助役者凡七縣高陵令不勝勞而死公卿爭相遺其羽儀導從轎轎器服並飾極僭侈而會韓車騎祖奠俱帳白蒲橋屬三原七十里不絕殿王出關又兼府長史稍遷右相義府已費乃言系出趙郡與諸李敦昭穆嗜進者往往尊為父兄行給事中李崇德引與同請既誦普州亟削去義府銜之及復當國傳致其罪使自殺于獄初貞觀中高士廉等修氏族志天下允其議於是州藏副本以為長式時許敬宗以不載武后本望義府亦恥先世不見敘更奏刪正委孔志約等定其書以仕唐官至五品皆昇士流於是兵卒以軍功進者悉入書限更號姓氏錄奏悉取前志燒絕之既主選無品望才惟賄是利人多怨誦又母妻請子賈官市獄門如涕馮帝頗知其罪嘗從容戒義府曰聞卿兒子女婿捷法多過失可少助之義府勃然變色徐曰誰為陛下道此帝曰何用問我所從得邪義府驚然不謝徐去帝由是不悅會術者杜元紀為義府望氣云所居第有獄氣發積錢二千萬可以厭勝義府信之真索殊急居母喪朔望給告輒微服與元紀出野憑高窺吳畏青紫疑其有異謀又遣子津召長孫延宗錢七十萬為授司津監右金吾曹參軍楊行穎白其賊詔司刑太常伯劉祥道與三司雜訊李勣監按有狀詔除名流楊州子津流振州沿海及婿楊元良並流延州朝野相賀乾封元年大赦獨流人不許遷義府憤恚死自其斥天下憂且復用比死內外乃安

傅游藝衛州汲人載初初由合宮主簿再遷左補閣帥關中百姓九百餘人詣闕上表請后改國號曰周賜皇

帝姓武氏補通鑑后復裡給事中於是百官深害百姓

合釋道六萬餘人俱上表如游藝所請后乃黜唐稱周廢唐宗廟自稱皇帝賜游藝姓武氏閏三月進同鳳閣鸞臺平章事即拜鸞臺侍郎期年中歷女青綠朱紫人號四時仕宦游藝營夢野湛露殿既帝以詔所經為其所告下獄自殺初游藝探后自誣殺宗室復請發六道使後卒用其言而萬國侯等出天下誠其酷矣

李林甫小子哥奴長平肅王奴良曾孫初為牛牛直長舅妾咬愛之開元初遷太子中允進乾曜執政與駁為姻家而乾曜子黎為林甫求司門郎中乾曜素薄之曰郎官應得才望奴豈郎中材耶奴以誦德累擢國子司業宇文融為御史中丞引與同列稍惡刑吏二部侍郎時武惠妃寵傾後宮子壽王盛王尤愛林甫因中人白妃頗護壽王為萬歲計妃德之侍中裴光廷卒林甫親代為相而帝因蕭嵩言自用韓休休林甫固便為休請

按舊書作方卓諱時方上滿言于裴光廷裴武氏武氏與林甫私乃令林甫自休休休相甚德林甫云云所載與此休既相重德林甫而與嵩有隙乃薦林甫有宰相才妃陰助之即拜黃門侍郎尋為禮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再進兵部尚書初帝之在藩也趙麗妃生太子瑛皇甫德儀生鄂王瑤劉才人生光王瑒及即位幸武惠妃麗妃等愛皆地太子與瑒瑒各以母失職有怨望語詰馬都尉楊洵向惠妃女成宜主常伺三子過失

以告惠妃惠妃泣訴於帝曰太子陰結黨與將害妾母子亦指斥至尊帝大怒欲廢之張九齡曰陛下享國長久子孫蕃昌天下方為慶幸今三子不聞大過奈何一旦以無根之語盡廢之乎且太子天下本不可輕搖陛下必欲為此臣不敢奉詔帝不悅林甫初無所言退

而私謂宦官之貴幸者曰此主上家事何必問外人帝猶豫未決惠妃密使宦官奴牛貴兒謂九齡曰有廢必有興公為之援宰相可長慮九齡叱之以其語入奏帝為之動容故此九齡罷相太子得無動而林甫阿附惠妃日夜短九齡於帝帝浸疎之增補通鑑始九齡蘇文學造守正持重而林甫特以佞倖得大任帝欲進朔方節度使牛仙客實封九齡要林甫固爭林甫然許及進見九齡極論而林甫抑嘿退又滿其言仙客明日仙客見帝泣且辭帝欲賞之九齡持不可林甫為人言天子用人何不可者帝聞善林甫不專也由是益疏薄九齡俄與裴耀卿俱罷政事專任林甫相仙客矣于是林甫進兼中書令帝幸用其言殺三子天下冤之大理卿徐贍安言刑部斷死歲纒五十八烏鵲巢獄戶幾至刑措羣臣買帝推功大臣封林甫晉國公仙客國公及帝將立太子林甫探帝意數稱道壽王壽王不傳而帝意自屬忠王壽王不得立太子既定林甫恨謀不行且畏禍乃陽善韋堅堅太子妃兒也使任要職將奪其家以搖東宮及構堅獄而太子絕妃自明林甫計黜杜良紳之父有鄰與齊卿勳不協勳浮險欲助林甫乃上有鄰變事捕送部獄賜死速引裴復復李崑等皆林甫素惡者殊連殺之太子亦出良嫻為庶人未幾廢齊陽別駕魏林使逐河西節度使王忠嗣欲據兵佐太子帝不信

然忠嗣猶去林甫數百太子宜知謀帝曰吾兒在內安得與外人通此妄耳林甫數危太子未得志一日從容曰古者立儲君必先賢德非有大勳力於宗社則莫若元子帝久之曰慶王往年獵為豹傷面甚容曰破面不愈於破國乎帝頗惡之然太子自以謹孝聞內外無

不愈於破國乎帝頗惡之然太子自以謹孝聞內外無

甚言故飛語不得入時帝春秋高聽斷稍怠朕權檢重
接對大臣及得林甫任之不疑林甫善養君欲自削退
深居無適沈鬱惟席主德衰矣林甫每奏請必先俯道
左右審伺微旨故天子動靜必得性陰密忍諫而柔
若可親而足察深阻卒不可得也公卿不由其門必被
罪附離者雖踣投且為引重同時相若九齡李適之皆
遭逐至楊慎於張道虛幼腳脚升等祿坐數百人並相
繼逐以王錡吉溫羅希夷為爪牙數興大獄衣冠累息
適之子雲督召賓客皆畏林甫無一人往者林甫有堂
如候月窟月堂每欲排擄大臣即居之思所以中傷者
寓而出即其家碎矣時帝詔天下士有一藝者得兩副
就選林甫恐士對部或斥已即連言士首草茅未知禁
忌徒以狂言亂聖聽請悉委尚書省長官試問使御史
中丞監總而無一中程者林甫因賀以為野無留才俄
兼罷右河西節度使改右相罷節度累加開府儀同三
司實封戶三百成德太守趙奉璋得林甫隱惡二十餘
將言之林甫輒御史捕繫奉璋劾言抵死於時有以
材樞聞者林甫皆能得於天子抑道之故獨專恩寵凡
御府所貢遠方珍鮮使者傳馬相望嘗謂百僚問歲貢
於尚書省既而舉貢物悉賜林甫蓋致其家從幸華清
宮給御馬武士百人女樂二部薛王別墅勝麗甲京師
以賜林甫他邸第田園水磴皆便好上服車馬衣服侈
靡尤好聲伎侍姬盈房自以結惡者取愛刻容獨發其
出入廣賜騎金吾為清道公卿驛易所居重閣複壁一
夕再徙家人亦莫知也或帝不朝擊司要官悉走其門
臺省為空久之又兼安西大都護朔方節度使俄兼單
于副大都護以朔方副使王獻忠反讓還節度舉安思

順以自代初楊國忠登朝林甫薄其材不之忌又以貴
妃故善之及是權益盛貴震天下始交惡若仇敵然國
忠方兼劍南節度使而南蠻入寇林甫因建言遣之鎮
欲離之國忠入辭帝曰處置且託還還指日待卿林
甫聞之憂恐是時已屬疾會帝幸溫湯詔以馬巖從病
益劇俄而國忠至自蜀調林甫林下垂涕託後事因不
食卒諸子護柩還京贈天尉揚州大都督林甫居相位
十九年固寵市權敗欺天子諫官皆持諫養實無敢正
言者補闕杜暹再上書言政事亦為下邦合以語動
其餘曰明主在上尊臣將順不暇亦何所論君等獨不
見立仗馬乎終日無聲而臥三品芻豆一鳴則黷之矣
後雖欲不鳴得乎由是諫爭路絕貞觀以來任蕃將者
如阿史那杜爾契苾何力皆以忠力奮然猶不為上將
首大臣總制之故上有餘權以制於下先天開元中大
臣若許濟郭元振張嘉貞王峻張說蕭嵩杜暹李適之
等皆自節度使入相林甫疾備臣以方略遠邊勞且大
任欲杜其本以久已懼即說帝曰文吏為將怯當矢石
不如用蕃將彼生長行陣天性然也帝然之因以安思
順代林甫領節度而權安祿山高仙芝哥舒翰等專為
大將林甫利其不識文字無入相之資故辟山得專三
道勳兵處十四年不進卒稱兵瀋覆天下唐室遂微國
忠素銜林甫及未葬陰諷祿山使阿布思降將告林甫
與阿布思約為父子同構逆謀事下有司其情楊濟直
懼妄言林甫厭呪上國忠勸其發帝怒詔悉奪官爵斷
棺別取合球金紫更以小樽用庶人禮葬之諸子尋噴
咄等悉徙嶺南黔中語其家至德中兩京平大赦唯陳
山支黨及林甫楊國忠王錡子孫不原

陳希烈者宋州人博學尤孫黃老工文章開元中帝留
思經義自褚无量元行沖卒而希烈與康子元馮朝隱
常進講禁中累遷中書舍人十九年為集賢院學士進
工部侍郎知院事帝有所誤遂希烈必助成之選門下
侍郎俄兼崇玄館大學士封歸德侯李林甫親朝以希
烈柔易且帝尊之厚乃引與共政遣中書門下平章
事遷左丞相兼兵部尚書許國公又兼祕書省圖書使
龍興林甫俸林甫居位久其陰謀雖足自固亦希烈左
右焉楊國忠執政素忌之即薦韋見素代自罷希烈為
太子太師希烈失職頗快快及祿山盜京師遂與達奚
珣等皆相賊後論罪當斬肅宗以上皇素遇賜死于家

欽定續通志卷六百十二

姦臣傳

唐二

盧杞

崔昭緯

崔庸

柳璨

朱友恭

張延範

朱友恭

張延範

朱友恭

張延範

朱友恭

張延範

朱友恭

張延範

朱友恭

張延範

朱友恭

張延範

朱友恭

張延範

朱友恭

張延範

朱友恭

張延範

朱友恭

張延範

朱友恭

張延範

盧杞字子夏宰相憤憤之孫父奕見忠義傳杞有口才面藍色陋甚不脫惡衣非食人未識其心謂有祖風以蔭為請道率府兵曹參軍僕固懷恩許期方掌書書記病免補鴻臚丞出為忠州刺史謁荆南節度使衛伯玉伯玉不悅移病歸京師稍遷吏部郎中為隴州刺史奏言

魏有官家三千為民忠德宗曰從之沙苑祀曰同州亦陛下百姓臣謂食之使帝曰守號而憂宅州宰相材也詔以家賜貧民達有意柄任矣俄召為御史中丞論奏無不合論年遷大夫不閱旬擢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既得志隙賊寇妬賢嫉能小忤即輒傳死地楊炎與杞俱輔政炎部杞才下不悅未半歲杞潛罷炎大理卿嚴郢與炎有隙即擢郢御史大夫以自助炎卒

逐死心又惡郢宰相張繼忠正有才帝所倚信杞忌之會曠石用兵杞為請行帝不可仰薦繼守鳳翔時幽州朱滔與泚有違言誣其軍司馬蔡廷玉離間請殺之俄滔反帝欲斥之以稅滔下御史鄭絳按貶杞柳州司戶參軍收吏獲送廷玉疑滔所囚自沈於河杞奏恐此疑為詔所反顧下屬三司雜治并劾大夫鄭有詔層杖死流部貴州部置州杜佑判度支帝尤寵禮杞短毀百緒貶蘇州刺史貶州李希烈反杞素惡顏真卿疑正敢言即令官慰其軍卒為賊害故相李揆有推望長復用適為吐蕃會盟使卒于行其險險賊害如此時兵

屯河南北財用日急度支條軍所仰給月費數百餘萬而藏錢機支三月杞乃以戶部侍郎趙贊判度支其黨華都寶等建言滿買儲錢千萬聽自業過千萬者貸其贏以濟軍軍罷約取債于官帝許之京兆督責頗峻大搜慶里疑其不實則答京之人不勝驚自檢死者相室京師器器如被盜賊賊悉富戶田宅奴婢之直漸止八

十萬又畿園置舍屏買者四貨其一僅至二百萬而長安為之罷肆民皆還宰相所祈祀無以踰聚而去帝知民愁忿而所得不足給師罷之贊窮窮於是開架陳陌之暴能突其法屋二架為開差報之上者二千中下五百吏執籌入第舍計之隱者抵罪者以錢五萬界之凡公私買賣舊法率千錢算二十請加五十主僧注所傳人其算有司其私相市者驗其私籍其有隱率千錢沒二萬者以萬錢界之由是主僧得探其私以

為姦公上所入常不得半而怨聲滿天下及涇師亂呼於市曰不奪而商人做買矣不稅而開架除陌矣其倡和造作以召怨擾亂皆杞為之帝出奉天杞與關播從後數日崔寧自賊中來以播運事指杞杞即誣寧反帝殺之鹽武杜希全率鹽夏二州土東赴帝議所從道杞請道漢谷渾城曰彼多險且為賊棄不如道乾陵北踰雞子堆而屯與為犄角賊可破矣帝從杞議賊果拒兵不得入奔還邠州李懷光自河北還數賊賊泚解去或謂王胡趙發曰則懷光普斥宰相謀議非方度支賦

勢不可失也帝然之詔懷光無朝懷光自以千里勦難有大功為姦臣沮閣不一見天子內快快遂謀反因尋言杞等罪惡士議譁佛皆指目杞帝始欲貶為新州司馬始帝即位以崔祐甫為相專以道德導主意欲建中初政赫然有貞觀風及杞相乃罷帝以刑名耀天下亂政連及國屯主尋猶警然肆為之後雖斥然帝念之不

復請宋全忠薦己又厚賂諸王為所奏貶梧州司馬下詔條其五罪賜死行次江陵使者至斬之疑亦誅崔庸字昌起原作字重休被通鑑及舊宰相慎由子也擢進士第累遷中書舍人御史中丞嘉陰計附權權彊外若簡重而中險誦可畏崔昭緯薦薦之由戶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及昭緯以罪誅罷為武安節度使

笑使後得權吾族無類矣崔昭緯字道暉清和人及進士第昭宗時以戶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居位八年累進尚書右僕射性疎刻密結中外外連繼諸侯內制天子以因其權合族人誣事王行瑜鄭畋薛平每朝廷建議有不便於己必使

陸辰富國時唐室不競南北司各樹黨結藩鎮內相陵
 會府者厚宋全忠委心結之全忠為言府有功臣不宜處
 外故還相而廷辰光化初昭宗至自華務安反側而府
 除為全忠地俾擅兵四討帝醜其行罷為吏部尚書復
 倚辰以相會請誅無帥因拜府清海節度使初王博等
 發昭歸罪府坐觀內街之既與博同相府議悉去中官
 博不為助及是不欲外除即請其語於全忠令勸勃搏
 交教使其危國罪當謀府次湖南召還守司空門下侍
 郎平章事兼領度支鹽鐵戶部使而賜死并誅中尉
 宋道源梁務修是權震天下劉季述兩帝東內率德
 千監國畏全忠強難深怨府不敢殺府趣全忠以師西
 門季述罪全忠乃使張存敬攻河中據晉絳神策軍大
 將孫德昭常念周尹廢廢天子府令判官石徹與黃乘
 開河察德昭飲離必泣府揣得其情乃使說曰自季
 述仲先廢天子武夫義臣莫不憤惋君乘此誅二豎復
 天子以立功名今其時也即不早計將有先之者德昭
 感悟乃告以府謀德昭許諾府帶馬督及季述仲先
 誅以功進司徒德昭不復復輔政并選使領節德之
 延見或以字呼之禮遇無比時中尉韓全海等願橫府
 請盡誅之不得乃詔書全忠趣令入朝天復元年全忠
 悉師而西進逼同華全海以府交結全忠白罷政事因
 挾帝幸鳳翔府恐帝見廢不肯從自全忠以兵迎天子
 令太子師盧渾處加款率羣臣迎全忠始全忠至華
 遣幕府裴諒奉帝帝不得已聽來朝至是府為之策乃
 以兵迫行帝下詔趣還鎮因詔還渾等俱西全忠上
 表具言向書詔出宰相乃今知非陛下意為所誅誅
 師業入關將得與李茂貞貞約釋輒以迎來與帝見全忠

表亦大恚因下詔顯賁之以工部尚書罷知政事府出
 房華州為全忠數畫醜計二年全忠引兵還河中府
 迎馮渭橋奉驪為全忠壽自歐以釀酒三年茂貞殺
 誨等與全忠約和帝急召之墨詔者四未札三皆辭疾
 及帝出鳳翔幸全忠軍乃迎馮於道復拜平章事進位
 司徒兼判六軍諸衛事府遂奏高祖太宗無內待典軍
 天寶後宮人寢盛德宗分羽林衛為左右神策軍令宦
 者主之以二千人為軍其後參掌機密至內務司司悉
 歸中人其相爾穉為不法朝廷徵賜賜始於此諸罷左
 右神策內請司使諸道監軍於是中外宦官悉誅帝在
 鳳翔以盧光啟蘇檢為相府皆送殺之分斥從幸近臣
 陸辰等三十餘人惟裴贊孤立可制留與秉政帝動靜
 一決於府無敢言者府議以皇子為元帥全忠副之示
 褒崇其功全忠內利輝王沖幼故府藉以請帝曰漢王
 長若何還禁中召翰林學士韓偓以謀僞險佐府卒不
 能卻全忠東還至長樂羣臣班辭府獨至新橋置酒乙
 夜乃還進侍中魏國公自鳳翔還備全忠將篡等恐禍
 及已欲募兵自固諶謂全忠曰京師迫茂貞不可無備
 須募兵以守今左右龍武羽林神策播遷之餘無見兵
 請軍置四部將將二百五十人一騎將將百人使番休
 選侍以京兆尹鄭元規為六軍諸衛副使陳玘為威遠
 軍使募卒於市全忠知其意陽相然許府乃毀浮圖取
 銅鐵為兵仗全忠陰令汴人數百應募以其子友倫入
 宿衛會為廷戲聖馬死全忠疑府陰計大怒時府將將
 挾帝幸利襄而全忠方議府乘輿都洛權其異謀密表
 府專權亂國請誅之即罷為太子少傅全忠令其子友
 諒以兵圍開化坊第殺府元規玘等皆死天復四年

正月也府罷凡三日死死十日全忠奔帝還洛潁長安
 居人悉東徹屋木自渭循河下老幼係路啼號不絕皆
 大罵曰聞賊首府辱全忠實社稷使我及此先是全忠
 雖據河南顧強諸侯相持未敢移國及府開內隙與相
 結得極其禍取明權以成強大與盜合從覆亡宗社身
 屠族滅國其宜也

大諫官官一謂言其然資性二人心中則亦不可同
 思以其力而後論之望其容勝為其百卓也未有其
 女相止快觀之忠而不知他日之患誠所慮也非其
 而為之勢昌昌者未遲也然久之若得之使來且有
 顧所不問年報或為其變裝以為寺僧遺書明其賊
 妻德必失算相與本論矣

柳璨字超之公神族孫為人鄙野其家不以諸宗齒少
 孤貧好學晝夜積薪給役然業照書撰記多所通涉識
 詞劉子玄史通善析微時或稱之尤化中登進士頗美
 判史館引為直學士由是益知名遷左拾遺昭宗好文
 或薦璨才召見試以詩帝稱善擢翰林學士崔胤死之
 夕昭宗密許璨宰相外無知者明日遂以議大夫同
 中書門下平章事任用之遷古所未有罷駭獨慎謹
 選皆宿望舊臣與同位頗輕之璨內以為怨朱全忠圖
 篡宿衛士皆汴人璨厚相結又與蔣玄暉張廷範相得
 故朝權皆歸之進中書侍郎即戶部封河東縣男天祐
 二年長星出大微文昌閣占者曰君臣皆不利宜刑殺
 以應天變玄暉廷範乃與璨謀殺大臣有宿望者璨手
 疏所仇朝若獨孤損等二十餘人皆誅死天下冤案全
 忠亦惡之其後議加全忠九銀宜徵北院使王振拂璨
 玄暉等欲赴唐帝故道其事全忠大怒璨獨得寬帝
 曰人望歸元帥矣陛下宜揖讓以授長遂拜璨司空為

冊禮使即日進道及玄暉死而全忠悲殫青已既登州
刺史俄除名流崖州尋斬之臨刑悔吐曰負國賊柳璨
死宜矣弟璠璣皆榜死玄暉者少賤不得其系事未全
忠爲腹心全忠嘗帝東遷玄暉爲樞密使帝度全忠必
寡命衛官高瓌持府詔告王建立與茂貞克用行密同
盟傳檄襄陽幽鎮以圖匡復又詔全忠后方瓌須十月
乃東全忠知帝有謀遣宦者齎趣迫帝不得已遂行抵
穀水全忠盡銳左右黃門內閣小兒五百人悉以泔玩
爲衛帝自出關畏不測常臥坐流涕玄暉與張延範內
詞必以告全忠全忠恨帝無傳璠璣乃謀狀之以絕人
望因令其屬李振諭玄暉玄暉與龍武統軍朱友恭氏
叔琮夜逸勇士百人叩行在言有急奏請見帝宮門開
門留十士以守至掖蘭院中夫人裴貞一放闕殺之玄
暉問上安在昭儀李漸榮曰院使母傷宅家殺我士
持劍入帝間遽起單衣環柱走避執之漸榮以身蔽帝
亦死復執后后求哀玄暉以全忠所欲殺者帝也乃釋
后明日玄暉矯遺詔言帝爲貞一漸榮所弑出二人首
全忠自河中來朝報曰晉文帝弑高貴鄉公歸罪成濟
今宜誅友恭等解天下謗全忠趨西內臨對嗣天子自
言弑逆非本謀情友恭等罪因泣下請討罪人執友恭
叔琮斬之全忠遷九錫怒玄暉沮其事矯詔收付有司
斬之貶爲逆百姓焚戶都門外廷絕者以僂人爲全
忠所愛回東遷爲御營使進金吾衛將軍河南尹全忠
欲以爲太常卿宰相裴瓌持不可駭是極罷去柳璨希
旨下詔貞中外不得妄言流品清濁卒用廷範太常卿
會天子將都以爲修樂監使又與裴瓌等駁昭宗諱全
忠怒九錫緝緝王服請其與瓌等祀天所延唐祚及玄

暉死瓌誅即貶廷範萊州司戶參軍輟于河南市叔琮
亦汴州人中和未諫威化軍以騎士舊性壯壯有膂力
從全忠擊黃巢陳許開名右諸將以功累去檢校尚書
右僕射爲宿州刺史天復初授澤潞太原授晉慈
用俄洹水遷曹州刺史天復初授澤潞太原授晉慈
觀察使全忠屯鳳翔克用勳絳州攻臨汾叔琮遷二壯
士賴沙院者牧馬于原與克用軍借行何隙各禽一人
還克用大驚疑有伏遂退屯蒲會朱友盧以兵三萬代
叔琮傳作友來援友盧欲休兵叔琮曰敵聞救至必走
何以立功乃潛師夜擊進破其壘俘斬萬級收馬三千
遂長驅取汾州轉戰薄太原而還遷檢校司空再進爲
保大軍節度使全忠欲遷帝於洛表爲右龍武統軍與
朱友恭等弑帝全忠歸罪叔琮等以自解貶爲白州司
戶參軍尋賜死友恭者本李彥威也壽州人家汴州殖
財任俠全忠愛之畜爲子積功表爲檢校尚書左僕射
乾寧中授汝州刺史檢校司空揚行密侵鄂州友恭將
兵萬餘拔杜悰至江州還攻黃州入之獲行密將符斬
萬計又襲安州殺守將遷穎州刺史威化軍節度留後
帝東遷爲左龍武統軍與弑帝貶崖州司戶參軍臨刑
大呼曰朱溫賣我以塞謗朱溫賣我者李彥威也本備
謀爲兵叔琮當亦滅族又語張廷範曰公行及此云
事今善改

欽定續通志卷六百十三

裁臣傳

宋

蔡確吳處厚

章惇

呂惠卿

邢恕

曾布

安倅

蔡確字持正泉州晉江人有智敏尚氣不謹無行第遊
士湖州司理參軍以斷園轉運使辭向行部欲按治
見其儀服秀偉與詩奇之更加延譽贊祥宜撫陝西見
所製樂語以為材薦於弟開封尹維祥管幹石廂公事
擢去而確至後尹到尹責令庭參確曰唐書錄自置捧
屬故有是禮今驗駁下比肩事王雖故事不可用遂乞
解職王安石悅其強薦為三班主簿瀋陽監祭御史裏行
王韶開熙河多貸公錢秦師郭達劫其罪詔使杜純鞫
治得實安石卻其贖更遣確確希意直詔達純獲確確
善觀人意真時上下知神宗已厭安石即論安石乘
馬入宣德門與衛士競以質直加直集賢院遷御史知
雜事范子淵浚河之役知制誥熊本按行以為非是為
子淵所訟確勸本黜之代為知制誥開封府相州民訟
事連判官陳安民安民令其甥文及甫求援于吳克之
子安持及甫充端也確言事關大臣非開封可了遂移
御史臺時皇城司奏獄事以中丞鄧潤甫御史上官均
按之王珪奏遣確詣參治確雖為獄潤甫均不能
制密奏確慘掠諸囚確何知之即劾二人庇有罪潤甫
均皆罷而確得中丞太學生虞蕃訟學官確深察其獄
連引朝士自翰林學士許將以下皆逮捕械繫合獄卒
與同處處食旋測共其一室設大盤于前凡羹飯餅
飯單投其中以約泯援分飯之如大家久繫不問幸而

得間無一字不承遂劾參知政事元稹出知澤州確代
其位確自矜制誥為御史中丞參知政事皆以起獄奪
人位而居之士大夫交口唾罵而確白為得許也吳克
數為帝言新法不便欲稍去其甚者確曰誰何與曹參
有應至代為相運何約末今陛下所自建立豈容一人
拔然而壞之法遵不變元豐五年拜尚書右僕射兼中
書侍郎確既相屢興羅織之獄韓絳大夫夫重足而立
矣當耶確在西京上言確小人不宜大用帝不聽初謹官
制蓋徵唐六典事無大小中書取旨門下書覆尚書
受而行之三省分班奏事柄歸中書樞密王珪曰公久
在相位必得中書令珪信之確乃言于帝曰三省長官
位高不須置令世合左右僕射分兼兩省侍郎足矣帝
以為然故確名為次相實顧大政珪以左僕射兼門下
棋手而已哲宗立聽左僕射韓琦入相中書用其兩延
為別卿確風御史中丞黃履劾續始詔三省凡取旨事
及臺諫官章誼並執政同進擬不專屬中書蓋確畏失
權又復改制也為永裕山陵使羈繫發引之夕不宿于
次在道不覺返還又不旬去御史劉摯王巖夷連擊之

議論且論其用那處彼上元謂諫高宗故傳位天后事
以斥東朝語尤切書是築燕我宋史本傳作張表而
宋史有二張表一為張季子終心昭昭昭昭昭昭昭昭
見子宣和投晉與蔡確住不同時陳委身傳教蔡與劉
安世交交交交交交交交交交交交交交交交交交交交
是梁燕之說今據改正 范祖禹吳安詩王巖夷劉安
世連上章乞正確罪遂貶光祿卿分司南京再貴興州
別駕新州安置後卒于貶所紹聖元年詔復正議大夫
二年贈太師諡忠懷崇宣初配享哲宗廟廷蔡京追禮
宗書元豐受選定策殊勳宰相蔡確之墓願其家追封
確清源郡王御製文石之墓前權確子懋問知樞密院
事高宗即位下詔暴羣義之罪降確確子懋問知樞密院
竄逃英州凡所與監獄一切削奪天下快之吳處厚者
邵武人登進士弟仁宗慶皇舅處厚上言臣嘗讀史
記考趙氏廢與本末當屠岸賈之程程嬰公孫村曰盡
死以全趙孤宋有天下二人忠義未見褒美宜訪其墓
城建為其祠帝覽其疏變然即以處厚為將作丞訪得
兩墓域於緜封侯立廟始蔡確嘗從處厚學賦及作相
處厚通牒乞憐確無汲引意王珪用為大理丞王安禮
好直相攻事下大理處厚知安禮與珪善論置用官編
為自盜確衝違遠意救直處厚不從確怒欲逐之未果
珪請除處厚職確又沮之珪為永裕山陵使歸葬處
奏確代使出知通利軍又使知漢陽元祐中確知安州
郡有靜江卒當伐漢陽確不造處厚怒曰爾在廟堂時
數陷我今比郡作守猶爾耶會得確車蓋亨時乃箋釋
上之確遂南竄羅處厚知衛州蔡士大夫由此畏惡之
未幾卒紹聖間貶處州別駕

言確在熙寧元豐時氣欲苛政首尾預其間及至今日
稍語于人曰當時確嘗取言此其意欲圖編名位反歸
曲于先帝也司馬光呂公著進用鑄除煩苛確言皆已
所建白公論益不容元祐元年罷為觀文殿學士知陳
州明年弟頌坐財賦抵罪確坐故縱奪職徙安州又徙鄧
州神宗疾革王珪議立晏安及太子既立確反謂珪實
懷異志頌已據護政不得逞確率使陵下碑頌白發其
端事寔藉確確既失勢金恩望在安州嘗書墓蓋亭賦
詩十章知漢陽軍吳處厚與確有隙遂上之以為皆涉

那恕字和叔郴州原武人按宋史本傳動作醜武博賈
總籍能文章喜功名論古今成敗事有戰國縱橫氣習

從程顯學因出入司馬光呂公著門登進士第補承安
主簿公著薦于朝得崇文院校書王安石亦愛之因言
新法不便安石怒出知延陵縣如崇德縣與此異縣廢
不復調許沈既洛開者七年復為校書史充用為館閣
校勘歷史館檢討著作佐郎蔡確代充相盡虛充所用
人恕深居懼及神宗見其送文彥博詩稱于確乃進職
方員外郎帝有復用光公著意確以恕出兩人門聚結
納之恕亦深自附託乃為確書收召召士自是如素
交帝不豫恕與確成謀密選宮仁后之姪公瑜公紀之
家執其手曰蔡丞相命布腹心疾不可違延安冲幼
而兼王顯曹王顯皆賢宜早定議公瑜驚曰此何言君
欲禍吾家邪意趨出恕計不行則反宣言太后屬意確
王與王佳表更專確約往入門疾鳴鉤致廷諸使問其
府蔡京伏劾于外須珪小持異則執而誅之既而珪
言帝自有子定議立延安恕無所施前自謂有定策功
傳播其語皆宗立進右司員外郎起居舍人又為公瑜
具奏乞尊崇宋太妃為高氏異日計后詰之曰汝素不
識字誰為之者公瑜不得隱以恕對且上其書遂黜恕
知隨州紹聖初權實文閣待制知青州章惇奪下得政
將甘心元祐諸人引恕自劾召為刑部侍郎再遷吏部
尚書兼侍讀改御史中丞恕既處風憲遂誣宜仁后有
廢立謀屢譴柔熈劉學文陰阻不軌且加公著以凶悍
名惇使蔡京遣獄于同文館組織織萬惡昭諸人于
族罪既而無所得乃已恕內儀猶獨而外持正論駁登
對帝嘉納之惇思其大用恕亦揣帝稍薄惇履白其短
竟為惇所陷出知汝州未幾徙應天府惇復掩其短過
移知南安軍徽宗初言者論其矯誣責為少府少監分

司內京局均州蔡京懇留即欲使恕立邊功起為郎
延經略安撫使旋即部原擢至能圖開學士恕乞築籬
闕采其里人許彥李車職法又欲使黑河造船直抵興
軍其謀皆迂誕轉運使李復言恕所為頗見戲不可用
帝亦獨其安京力主之已而夏人寇饋戎奏至京師京
懼始徒恕太原連從承穎昌員定尋奪職久之復願
謨閣待制卒恕天資反覆行險目進為司馬光客即陷
光附章惇復背惇惟與三蔡為腹心之死弗替建炎元
年追貶將德軍節度副使子居賢僚居賢少有異材黃
庭堅蘇軾見補之張耒秦觀陳師道皆稱之早卒位及
恕在時為司農丞請康初至少卿奉詔館金國使時肅
王使金軍為所質朝廷亦留其使以相當驗月不遣金
副使趙倫燕人也懼不得歸乃捨倭曰金國有耶律伊
都者領契丹精銳甚眾載于金人願歸結之以圖二帥
倭以四大臣信之為陽伊都懼書納倫衣願中厚與倫
金帛倫歸獻其書金主怒令分道入攻遂致汴京失守
倭時出知岳州詔責其始禍削籍停官
呂惠卿字吉甫泉州晉江人父瑋習吏事為漳浦令縣
多山林民病瘴霧蛇虎之害瑋教民焚瘴而耕害為衰
止通判宜州僉智高入寇瑋以兵二千人驍敵破得首
虜多遷開封司錄勳中人史志聰夜衛卒志聰以誦
去瑋終光祿卿惠卿進十為廣州推官秩滿入都見
王安石論經義多合遂定交熙初安石設制置三
司條例司以手擬文字允崇政殿說書葉舉校理判
司農寺司馬光讓帝曰惠卿檢巧非佳士使安石負謗
于中外者皆其所為近者進擢不次大不厭眾心帝曰

惠卿進對明秀亦似美才光曰惠卿誠文學辯慧然用
心不正願陛下徐察之江充李訓若無才何以能動人
上帝默然光又貽書安石曰詔諫之上子公今日誠有
順違之快一旦失勢將必賣公自侍矣安石不悅惠卿
以父喪去服除召為天章閣待讀進知制誥與王秀同
修三經新義又知諫院為翰林學士安石求去惠卿使
其黨變姓名日投匭上書留之安石力薦惠卿為參知
政事惠卿罷安石去新法必罷作書獨遺監司郡守使
陳利害又從容白帝下詔終不以吏違法之故為之廢
法故安石之政守之益堅議罷制科馬京爭之不得又
用弟和卿計制五等丁產簿使民自供百實尺寸土
檢括無遺隱匿者許告而以貲三之一充實民不勝困
又因保甲正長給散苗苗使結甲赴官不遺一人上下
騷動鄭俠疏惠卿朋黨誣害被惠卿怒又擊京異已而安
石弟安國惡惠卿奏誣雷學之子是棄勢并陷三人皆
獲罪惠卿既叛安石凡可以害王氏者無不為及安石
復用猶與其事御史蔡承禧論其惡習緒又言其兄弟
強借秀州富民錢買田出知陳州久之以資政殿學士
知延州始陝西緣邊漢蕃兵各自為軍每戰則以蕃部
為先鋒而漢兵城守伺便乃出惠卿始合之為一先蒐
補守兵而出其選以職隨屯置將具條約上之邊人死
業者多言不可都監高永亨亦將也爭之力奏斥之元
豐六年知太原府晉宗即位輟罷更乞養後外界惠卿
進步騎一萬襲夏人于聚星伯新首六百殺夏人寇寇
即延惠卿見正人輒進知不容于時懇求散地于是石
司諫蘇轍條奏其僭請投四裔以禦魘魅中丞劉摯數
其五大惡乃貶為光祿卿分司南京再責建軍節度

副使建州安世中書舍人蘇軾當制備載其罪于詞
天下傳誦稱快馮紹聖中復資政殿學士知大名府加
御史殿學士知延州以築戎威茂羌城加銀青光祿大
夫拜保武勝兩軍節度使徵宗立徙杭州范純幹帥
延治其上功固事奪節度尋復武昌節度使知大名
又以上表引喻大當令致仕崇寧五年起為觀文殿學
士知杭州坐其子淵瓘妖人張愷言不告淵瓘沙門
烏惠卿責祁州團練副使安置宣州復觀文殿學士為
禮泉觀使致仕卒始惠卿遂合安石驪起執政安石去
位遂極力排之至發其私書于帝安石退處金陵往往
寫福建子三字蓋深悔為惠卿所誤也雖惠卿曾布察
京當國咸畏避其人不敢引入朝以是轉徙外服遂于
死云

章惇字子厚建州浦城人父侁徙蘇州官至驛方郎中
惇宗傳博學善文進士登名脫出姪衝下委救出再舉
甲科調商洛令與蘇軾游南山抵仙游潭潭下臨壁
萬仞橫木其上惇不步過之垂索挽樹攝衣而下濡筆
大書石壁曰蘇軾章惇來既還神彩不動軾稱其背曰
能自判命者他日必能殺我惇大笑試館職王罔劾
罷之熙寧初王安石乘取悅其才用為編修三司條例
官時提舉刑獄趙鼎言峽州羣蠻苦其酋剽劫謀內附
遂以惇為湖南北察訪使經制羣蠻惇募流人李資義
茲等往招之資義淫于夷婦為酋所殺遂致攻討由是
兩江扇動時方據梅山夷勢而南惇運副使蔡熹言
是役不可承成帝以委之安石主惇運進兵爭之不已
既而惇得蠻地安石恨惇沮惇乃薄其資運修起居
注以是兵久不決召惇還異擢三司使呂惠卿去位

紹興初同遷出知湖南徙杭州人為翰林學士元豐三
年拜參知政事朱服為御史惇密使容筮意于服為服
所白惇又曰占民就立田立進訴停惇之開封坐二
罪罷知蔡州歷陳定二州五年召拜門下侍郎兼樞密
曰官府鑿新而惇首用非積古建宮意觀坐左遷諫官
越彥若疏惇無行不報哲宗即位知樞密院事宣仁后
聽政惇與蘇軾唱唱定策功確惇不自安乃擊司馬
光所更役法累數千言光譴既行惇忿爭釐前其辭甚
辱宣仁后怒對華蘇軾王爾光庭王巖叟孫升文章
擊之出知汝州七八年間數為言者彈治哲宗親政有
復熙寧元豐之意首起惇為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
于是專主紹述凡元祐所革一切復之引蔡卞林希黃
履來之邵張商英周秩程思上言均居要地任言責論
謀朋黨報復仇怨小大之臣無一得免甚至誅宣仁后
謂元祐之初老衰擅國又請發司馬光呂公著家斷其
棺哲宗不聽惇意不懷請獨類元祐諸臣章疏遂治劉
安世范祖禹陳善中備亂事又誅劉摯象夔有逆謀
起同文館欽命蔡京安惇率序辰宸治欲覆諸人家又
議遣呂升卿董必察訪嶺南將盡殺流人哲宗曰朕遵
祖宗遺制未嘗殺戮大臣其釋勿治然重得罪者千餘
人或至三四請徙天下冤之惇用刑忽為御史中丞
孫宣仁后有廢立意惇遂進貶司馬光王珪至欲廢
仁后自皇太后太妃皆力爭哲宗咸悟焚其奏惇與蔡
下再言哲宗怒曰卿等不欲朕入英宗廟乎惇下乃已
惇又以皇后孟氏宣仁后所立勸哲宗起被廢廢獄既
以左道廢居瑤華宮初神宗以柔業之敗當于惇哭
致不豫故元祐宰相輔本其意專務懷柔外固西夏請

故地以非要害城皆還之惇以為憂國棄地罪其帥臣
遂用漢攻捷耕之說肆開邊隙夏人歲賜進奉馬首
等城陝西諸道與五十餘所取軍糧復棄舊唐死
傷不可計知天下怨已欲塞其議請詔中外察民安謐
者論如律優立賞格告許之風浸盛哲宗崩皇太后
所立惇厲聲曰以禮律言之母弟簡王當立皇太后曰
老身無子諸王皆是神宗庶子惇復曰以長則申王當
立皇太后曰申王病不可立惇尚欲言知樞密院事
布叱之曰章惇太后處分皇太后決策立端王是為
徽宗惇特連封申國公為山陵使盡舉陪葬中諭宿
而行之者劾其不恭罷知越州尋貶武昌軍節度副使
潭州安復右正言任伯雨論其欲追廢宣仁后又貶雷
州司戶參軍徙睦州卒紹興五年高宗問任伯雨章疏
詔貶惇昭化軍節度副使子孫不得仕于朝詔下海內
稱快獨其家猶為誦誦論見者憫之

曾布字子宜南豐人年十三而孤學于兄鞏同登第調
宣州司戶參軍懷仁合熙寧二年徙開封以韓維王安
石薦上書言為政之本有二曰厲風俗擇人才其要有
八曰勸農桑理財賦興學校審選舉吏謀故宗室修
武備制遠人大事皆安石指也召對合意授太子中允
崇政殿說書加集賢校理判司農寺檢正中書五房凡
三日五受敕讀與呂惠卿其創青苗助役保甲農田法
一時朝臣多爭之布遂上疏其大旨欲堅神宗意專任
安石以成魯使使毋敢言于是驟見拔用遂修起居注
知制誥為翰林學士兼三司使韓琦上疏極論新法之
害神宗頗信布條析而駁之持之愈固七年大旱詔求
直言布論判官呂嘉問市易括克之虛謂市易之誤以

禁兼并今嘉問差官四方買物貨禁禁族無得先交易以息多寡為誅賞殿最敢官吏更望惟恐哀之不盡而息之不夥則是官自為兼并非市易本意事下兩制議惠卿以為祖新法安石懇難布知饒州再徙廣州元豐初進龍圖閣待制歷知桂秦陳蔡慶州元豐末復翰林學士遷戶部尚書司馬光為政論令增損後法布帛曰復役一事法令縱遷特出已手若令違自改易義不可為元祐初以龍圖閣學士知太原府歷真定河陽及青瀛二州紹聖初知樞密院使初章惇為相布草制極其誦美冀惇引同黨政惇忌之正薦居樞府故惇不相能布費惇紹述其力請甄賞元祐臣庶論更役法不便者以勸敢言助惇與大獄悉陷正人又贊成掖庭詔狀論死者三人惇以士心不附罷情倫過萬引名士彭汝礪陳瑾張庭堅等按東都事略作是事章惇為相斥逐元豐張庭堅等上惇罪乞止所奪司馬光呂公著朋黨勿毀墓作碑布以為無益之事又義人主操柄不可倒持今自丞弼以至言官知畏宰相不知畏陛下臣如不言孰敢言者其意蓋欲傾惇也會哲宗崩皇太后召宰執問誰可立惇有異議布叱惇使從太后命徽宗立惇得罪罷拜韓從彥左僕射布右僕射忠彥避居上然柔懦事多決于布布猶不能容明年忠彥罷布獨當國漸進紹述之說崇寧元年本紀崇寧元年五月罷韓忠彥免相同二年事幸召蔡京為左承京與布異會布疑其培之父陳侂甫為戶部侍郎京奏布私其親布忿然爭辨聲色稍厲溫益叱布曰臣布上前安得失禮徽宗不悅御史遂攻之罷為觀文殿大學士知潤州京積憾未已加布以賄賂合間封呂嘉問逮捕其諸子誘左証

使白誣而實其罪布落職提舉太清宮太平居住又降司農卿分司南京又以嘗薦學官趙彥而訟叛責散官衡州安置又以棄濮州責賈州別駕又責廉州司戶凡四年乃徙舒州復大中大夫提舉崇福宮大觀元年卒于潤州

交惇字處厚廣安軍人上舍及第調成都府教授上書論學制召對權監察御史哲宗初罷為利州路轉運判官恩慶州湖孔江東三路紹聖初召為國子司業三遷諫議大夫章惇蔡卞造同文誘獄使蔡京與惇締治二人肆其技心上言司馬光劉摯梁燾呂大防等交通陳衍變先帝成法疎隔兩官斥隨龍內侍以去陛下之腹心廢顧命大臣以窮陛下之羽翼大違不道死有餘辜帝為誅衍劉摯燾子孫逸御史中丞鞠鄒浩事樞廣東使者鑰正甫攝治之于新州士大夫或千里會赴踵蹙序反初議聞詎理書讀被禍者七八百人天下怨疾為二蔡二惇之黨徽宗雅惡之乃以寶文閣待制知潤州東都事除尋放歸田里蔡京為相復拜工部侍郎遷兵部尚書崇寧初同知樞密院卒長子郊後坐指斥誅流其次子邦于浚而追貶寧州團練副使其配逐絕

欽定續通志卷六百十四

欽定續通志卷六百十五

彙臣傳

宋二

蔡京字元長興化軍仙遊人登熙寧三年進士第調錢

謝尉舒州推官累遷起居郎使還拜中書舍人改罷

閣閣待制知開封府元豐末大臣議所立京附蔡確將

寄王珪以貪定策之功不克司馬光秉政復差役法為

期五日同列病太迫京獨如約光喜曰使人人人奉法如

君何不可行之有已而蔡諫言京其壞法出知成德

軍改瀛州徙成德諫官范祖禹論京不可用乃改江淮

荆浙發運使又改知揚州歷都承典軍運使復設法置

士復知成都紹聖初入樞戶部尚書章惇復變役法置

司講議久不決京謂惇曰取熙寧成法施行之耳何以

講為惇然之履役遂定差雇兩法光粹不同十年開京

再莅其事成于反掌兩人相倚以濟議者有以見其姦

文及甫貶起命京窮治京捕內侍張士良令違陳行事

狀尙以大逆不道論誅并劾劉摯梁燾二人亦貶死當

錮其子孫王巖叟范祖禹對安世復遠竄時京弟十為

右丞京為翰林學士兼修國史京觀執政曾布知樞密

院忌之密言下備位丞轄京不可以同升但進承旨欲

宗即位罷為端明龍圖兩學士知太皇太后后命帝留

京舉史事數月諫官陳璘論其交通近侍權坐斥京亦

出知江甯頓快快遷逐之官御史陳文升裴炎陳師

錫文論其惡奪職提舉洞霄宮居杭州京賈以供奉宮

詣三吳京與海客異凡所畫屏障扇帶之屬賈日以遠

禁中且附語言論累至帝所由是帝厲意京左街道錄

徐知常以符水出入元符后殿屢言非相京不足以有

為已而宮妾宦官合詞稱舉遂起京知定州崇寧元年

從大名府韓忠彥與布交惡謀引京自助復用為學

士承旨徽宗有意修熙豐政事起居舍人鄧洵武黨京

撰發莫助之圖以獻徽宗遂決意用京忠彥罷拜尚書

左丞俄代曾布為右僕射制下之日賜坐延和殿命之
曰朕欲上述父兄之志卿何以教之京頓首謝願盡死
二年正月進左僕射京起逐臣一旦得志陰託紹述之
柄辨制天下用條別改事即都督置講議司自為提舉
以其黨吳居厚王漢之十餘人為僕屬政事之大者
如宗室冗官國用商旅墮課調尹牧每一事以三人
主之凡所設施皆由是出用焉解錢通之議復廢元祐
學于城南以待四方之士推方用于天下惟江淮七路
茶官自為市盡更鹽鈔法凡舊鈔皆用富商巨賈嘗
齎持數十萬緡一旦化為流旬甚者至赴水及斃死提
點推東利獄章緯奏京收法誤民京怒奪其官因歸黨
十大錢鑿陷諸弟御史沈疇等用治獄失意踞前者
六人陳璘子璣以上書毀歷海島南開黔中築靖州辰
溪縣殺救汝浦令京東為賞格殺一節領者賜絹三百
刺南守馬城言有生姦有省地猶今未知叛者為何種
族若計級行賞權不能無濫京罷命舒贊代之以勸
絕羣黨為期西收遼川鄧綽取祥何夜即地揮置員領
節度使其被揚徽監從監譚穎英師成誦之凡寄資一
切賜行祖宗之法蕩然無餘矣又欲兵柄士心皆歸已
建鄴鄆曹拱州為四輔各屯兵二萬而用其強呢宋齊
年胡師文為鄆守禁卒行取月給錢五百聚增十倍以

固結之威福在手中外莫敢譏議轉司空封嘉國公京
既貴而貪益甚已受僕射奉復制司空奇味錢帝不
却也時元祐羣臣既竄死徒略盡京猶未愜意命等其
罪狀首以司馬光目曰竊黨刻石文德殿門又自書為
大牌徧班郡國又籍元符上書人范柔中以下為邪等
凡名在籍者三百九人皆錮其子孫不得官京師及
近甸改封魏國時承平既久帑庫盈溢京倡為豐亨豫
大之說視官府財物如糞土累朝所儲掃地矣帝嘗大
宴出玉璫玉卮示輔臣曰欲用此恐人以為太華京曰
用之上壽于禮無嫌事苟當于理多言不足異也五年
正月夢出西方其長竟天帝以言者毀黨碑凡京建置
宮使其黨陰城于上大觀元年復拜左僕射以南丹納
土羅拜太尉受八寶拜太師三年蔡諫交論其惡遂殺
任猶提舉修哲宗實錄改封楚國朝望太學生陳朝
老迫疏京惡十四事曰瀆上帝罔君父結輿按輿商祿
廣費用變法度妄制作真導說詭譎熾熾熾熾長奔說
崇禪老磨土木矜遠略乞投異域方以禦魍魎四年五
月慧復出奎婁開御史張克公論京輔政八年權震海
內輕錫子以蠶園用託爵祿以市私恩復將作以羸居
第用舊船以運化石名為祝聖而修塔以壯臨平之山
託言灌田而決水以符典化之議方田撥安業之民園
土聚徙郡之惡不軌不忠凡數十事貶太子少保居杭
州政和二年召還輔政政封魯國三日一至都堂治事
國制凡詔令皆中書門下其議而後命學士為之至熙
寧開有內降手詔不由中書門下其議蓋大臣從中為
之者至京又忠言者謀已故作御筆遮避而句微宗視

韓通志 卷六百十五 彙臣傳 宋

書以降謂之御筆手詔違者以違制坐之事無巨細皆
 此而行至有不類帝札者皆莫敢言由是貴戚近臣爭
 相請求京復病之而亦不能止矣厚又更定官名以僕
 射為太少宰自相公相總治三省追封王安石蔡確皆
 為王省吏不復立額至五品階以百數有身兼十餘奉
 者侍御史王葆光論之立宣州州牧放史魏伯舒權維
 貨造料次錢券百萬緡以進徽宗大喜持以示左右曰
 此太師與我本料也誰謂勢至徽宗開制京每為帝
 言今泉幣所積歲五千兩和足以廣樂富足以備禮于
 是鑄九鼎建明堂修方澤立道觀作大成樂製定命寶
 任孟昌齡為都水使者彞大匠三山創天成聖功二橋
 大興工役無慮四十萬兩河之民愁困不聊而京側然
 自以為復契周召也又欲廣宮室以求媚召童貫輩五
 八風以禁中偏側之狀俱聽命而延福宮景龍江之
 役起浸淫及于良畝矣子攸愴愴牧子行皆至大學士
 條尚茂德帝姬布七幸其第資子無算命坐傳賜略用
 家人禮節養居大官服妾封夫人然公論不與帝亦厭
 薄之宣和二年合致仕六年再起領三省京至是四當
 國日昏既不能視事悉決于季子儋凡京所判皆條為
 之且代京人每造朝侍從以下皆迎揖由是恣為姦
 利竊弄威柄擊引其婦兄轉轄為戶部侍郎謀賊密謀
 斥逐朝士倒置和車貳貳司四方金帛與府藏所儲盡
 拘括以實之為天子私府宰臣白時中李邦彥皆不能
 堪白罷條兄攸亦致其事乃安置韓絳黃州而條僅侍
 前殿賜出身收京時條無去意帝使童貫詣京令上章
 謝事京不得已以章長質皇帝命詞臣代為作三表請去
 乃降制從之欽宗即位邊邊日急京盡室南下為自全

計天下罪京為六賊之首侍御史孫觀等始極疏其姦
 惡乃以祕書監分司西京連貶崇信復還軍節度副使
 衛州安置又徙部留二川行至潭州死京天資內訥無
 智御人在人主前頗阻何為固位計帝亦抑其姦惡屢
 屢起京每聞退免輒入見祈哀請代叩頭無復廉恥燕
 山之役京送攸以詩賜寓不可之意萬事不成得以自
 解見利忘義至兄弟為參商父子如秦越患失之心無
 所不至卒致宗社之禍蓋死道路天下猶以不正典
 刑為恨子八人儋先死攸惴伏誅條流白州死條以尙
 帝儋免儋餘子及諸孫皆分徙遠惡郡
 十字元慶與京同年登科調江陰主簿王安石妻以女
 因從之學元豐中張璠薦為國子直講累拜中書舍人
 進給事中哲宗立遷禮部侍郎使遠還以龍圖閣待制
 知宣州徙江甯府歷揚廣越泗陳五州廣州寶貝叢泰
 一無所取夷人以為廉紹聖元年復為中書舍人上疏
 請重訂先帝實錄詔從之以下兼國史修撰初安石且
 死悔其所作日錄命從子防焚之防詭以他書代至是
 卞即防家取以上因艾務事實文飾姦偽盡大所修實
 錄正史于是呂大防范祖禹趙彥若黃庭堅皆獲深譴
 遷翰林學士四年拜尙書左丞專託紹述之說上欺天
 子下脅同列凡中傷薄類皆密疏建白然後請帝親札
 付外行之章惇雖姦猶在其術中徽宗即位諫官陳
 瑾任伯雨御史龔夬疏其兄弟姦惡伯雨又言其大罪
 有六曰誣國宣仁聖烈保佑之功欲行追廢一也凡紹
 聖以來竄逐臣僚皆卞啟而後行二也宮中脈脈事作
 哲宗方疑惇欲召禮法官通謀下云既犯法矣何用讓
 皇后以是得罪三也綱排元祐章熿被罪者數千八四

也如浩以言忤旨卞激怒哲宗致之遠謫又請治其親
 故送削之罪五也蹇序辰建書詳詎理之議章惇惇疑
 未應卞迫之即日遣局士大夫得罪者八百二十家六
 也願亟正典刑以謝天下詔以資政殿學士知江南府
 連貶少府少監分司池州編論處起知大名府徙揚州
 召為中太乙宮使權知樞密院帝謀復遼都問于卞卞
 以王厚高承年對與京合謀謀府藏以事邊募商人運
 糧不復問其重費賤秦中鹽因及取二州進金紫光祿
 大夫追替任伯雨所言曲自辨理諸人坐貶卞居心頗
 邪意以安石所行為至當見輿論而在上致已不得
 相故二府政事時有不合京以中旨用童貫為陝西制
 置使卞言不宜用宦者右丞張康國引李憲故事以對
 卞曰用憲已非美事憲猶稍習兵買略無所長異時必
 誤邊計帝令中書行之京于帝前誦卞求去以天章
 閣學士知河南妖人張懷素取卞素與之壽坐降職旋
 加觀文殿學士拜昭慶軍節度使人為侍讀遷檢校少
 保開府儀同三司易節鎮東和未滿歸道死高宗卽
 位追責為虛國軍節度副使紹興五年又貶單州團練
 副使
 攸字居安京長子元符中監在京職造院徽宗時為端
 王每退朝攸遇請驗必下馬拱立王問左右知為蔡承
 旨子心善之及卞位遂有寵崇寧三年自鴻臚丞賜進
 士出身除祕書郎二年開至樞密直學士京再入相為
 宣和殿大學士改淮康軍節度使帝將去京攸通籍禁
 庭聞其事亟請開百拜以懇帝意遂解其後與京權勢
 日相軋浮薄者復聞之父子各立門戶遂為雙敵攸別
 居賜第嘗詣京京正與客語使避之攸甫入遽起握父

手爲朕視狀曰穴人脈勢舒緩體中得無有不適乎京
曰無之故曰禁中方有公事卽辭去客竊適見以問京
京曰此兒欲以爲吾疾而罷我也聞數日京果致仕以
季弟修鍾愛于京數請殺之帝不許故歷開府儀同三
司進少保益用事進見無時與王福得預宮中祕戲或
侍曲宴則短衫窄袴塗抹青紅雜倡優保僑多道市井
淫媿謔浪語以盡帝心妻宋氏出入禁掖子行履殿中
監寵信傾其父帝留意道家者說故因倡爲異聞謂有
珠星壁月跨鳳乘龍天章雲篆之符與方士林靈素之
徒爭證神變事于是神霄玉清之祠徧天下矣童貫巡
邊以攸剛宣撫攸驍不習事謂功業可唾手致入辭
之日指二侍姬曰臣成功歸乞以是賞帝笑而弗責遼
郭藥師軍派易二州降進攸少傅師入燕進少師封英
國公還領樞密院進太保征封燕帝欲內禪親書傳位
東宮字授李邦彥邦彥卻不敢奉遂以付攸攸退屬其
客給事中吳敏議定靖康元年從上皇南下及還都
始責爲太中大夫繼而安置永州進徒潯雷京死御史
言攸罪不減乃父燕山之役禍及宗社驕奢淫泆載籍
所無當竄諸海島置萬安軍尋遣使者隨所至誅之
備初以恩澤爲親衛那祿書丞至保和殿學士宣和中
拜禮部尚書兼侍講時條弟兄亦知事勢日異密與攸
議稍持正論故與京異遂引吳敏李綱李光楊時等用
之以挽物情尋加大學士提舉禮泉觀欽宗立竊上幕
兵陝西兼自請行又勸西幸帝頗采納俾知京兆府計
垂就攸忌其功成會金破滑州權宗南幸飲假徵宗旨
請衛守鎮江改資政殿大學士備幸得去不復辭流言
至京師謂將復辟于鎮江帝趣迎上皇還而責衛昭信

軍節度副使攸之謀也御史陳述且行帝取詔批其尾
曰備亦然于是併誅

趙其諱不燕人馬植世爲遼國大族仕至光祿卿行汚

而內亂不韙于人政和初童貫出使道盧溝植夜見自

言有滅燕之策貫大喜之載與歸易姓名曰李良嗣遽

請朝卽獻策曰女眞恨遼人切骨而天祚荒淫失道本

朝若遣使自登萊涉海結好女眞與之相約攻遼其國

可圖也召對帝嘉納之賜姓趙氏以爲說書丞圖燕之

議自此始遼直龍圖閣提點萬壽觀加右文殿修撰宣

和二年二月使于金國見金太祖議取燕雲使還進徽

猷閣待制自是將命至六七頗與金爭議進龍圖閣直

學士既得燕山又加廷康殿學士提舉上清宮官至光

祿大夫良嗣言頃在北國與燕中豪士謀結義歸朝源

酒于北極祠下新天爲約俟他日功成卽挂冠謝事以

表本心今賴陛下威靈幸而集事願許臣致仕以踐前

約凡三上章不許既而朝廷納張覺良嗣爭之云國家

新與金國盟如此必失其歡後不可悔不聽坐奪職削

五階靖康元年四月御史胡舜陟論其結成邊患敗契

丹百年之好使金兵侵陵禍及中國乞戮之于市時已

竄柳州謫廣西轉運副使李昇之卽所至梟其首徙妻

子於萬安軍師宋史此下有張覺語義

欽定續通志卷六百十五

姦臣傳
宋三

黃潛善

汪伯彥

秦檜

黃潛善字茂和邵武人擢進士第宣和初為左司郎陝西河東地大監陵谷易處徵宗命潛善在視臨不以實聞擢戶部侍郎坐事謫亳州以徽猷閣待制知開府請康初金人入攻康王聞大元帥府檄潛善將兵入援張邦昌位爵潛善趨白于帥府王承制拜潛善為副元帥高宗即位拜中書侍郎時帝從人望擢李綱為右相潛善及汪伯彥自謂有扳附之勞疑必為相及召李綱于外二人不悅因與綱忤未幾潛善拜右僕射兼中書侍郎綱遂罷御史張所言潛善奸邪恐害新政貶所江州太學生陳東論李綱不可去潛善伯彥不可任潛善志會歐陽澈上書貶時事潛善激怒帝言若不誅誅將復政眾乃殺澈及東明年金人攻陝西京東山東益起潛善伯彥匿不以聞張遇焚真州距行在六十里內侍邵成章疏二人誤國生除名御史馬伸亦以劾二人謫死潛善進左僕射兼門下侍郎鄞濮相繼陷沒宿泗屢擊石不許景衡以恩舉單請帝遣其鋒潛善以為不足慮俄泗州奏金人且至帝大驚即被甲乘騎馳至瓜洲步得小舟渡江潛善伯彥率同列驛浮屠設法方罷會食室更大呼曰罵行矣乃相視皆黃轅馬南馳都人爭門而出死者相枕藉無不怨憤會司農卿黃鈞至江上軍士聞其姓以為潛善也爭數其罪揮刃而前鈞方辨其非是而首已斷矣中丞張浚劾其罪乃罷潛善為觀文殿大學士知江寧府落職居衡州鄭慈王廷秀相

繼以為言責置英州尋卒于梅州潛善猥持國柄嫉書忠良李綱既逐張浚宗澤許景衡輩相繼貶死秦檜一言隨陷其禍中外為之切齒高宗末年詔以潛善營任副元帥特復元官錄一子讓官凌哲爭之不聽汪伯彥廷俊祁門人登進士第積官虞部郎中靖康元年召見獻河北邊防十策進直龍圖閣知相州金人陷真定詔徙真定帥司于相俾伯彥領之高宗以康王使金至磁時金騎充斥常有甲馬數百自城下踰跡王所在伯彥亟以帛書請王還相躬服繫縛部兵逆王于河上王勞之曰他日見上當首以京兆薦公其受知白此始矣康王開帥府以伯彥為副元帥金兵薄京城欽宗詔金人見議通和康王將兵母得輕動伯彥以為然宗澤曰此女真欲款我師爾宜速進兵伯彥等難之勸王遣澤先行澤自是不得預帥府事明年王承制除伯彥顯謨閣待制升元帥進直學士高宗即位擢知樞密院事未幾拜右僕射方高宗初政天下望治伯彥潛善在相位專權自恣不能有所經畫都史諫官下至草布內侍皆劾奏之罷伯彥為觀文殿大學士知洪州改提舉崇福宮尋落職居永州紹興初復職知池州言者弗置乃詔以舊職奉祠尋知廣州四年帝遣贈陳東歐陽澈舍人王居正論伯彥潛善不已復罷前職七年帝以伯彥元帥舊僚欲與宰復始伯彥未第館于王氏秦檜嘗從之學而張浚亦伯彥所引因其贊焉九年知宣州過湖上所著中興日歷五季拜檢校少傅保信軍節度使十年請祠從之明年卒贈少師諡忠定初伯彥既去相州其子軍器監承似為金人拘之而北久之乃還或云似之得歸伯彥實使人贖之

秦檜字會之江寧人政和五年登第補密州教授繼中詞學兼茂科歷太學學正靖康元年為兵部侍郎議三鎮以弭兵命檜禮部侍郎即與程瑤為契地使奉蒲王以往金師退檜瑤至燕而還御史中丞李回翰林承旨失守二帝幸金營明年金帥史遷左司議御史中丞汧京姓留守王時雍等召百官議立張邦昌皆不敢答監察御史馬伸言于眾曰吾曹職為爭臣豈容坐視當共入議狀乞存趙氏檜聞伸言以為然即進狀願復嗣君以安四方金人怒執檜去與孫傳張叔夜何栗司馬朴從二帝至燕山又徙薊州上皇聞康王即位作書貽尼壘與約和議俾檜潤色之檜以厚賂達尼壘會金太宗以檜賜其弟達蘭達蘭信任之及南侵以檜為參謀軍事又為隨軍轉運使謀未通及宋史建炎四年薊州攻楚州縱檜南歸檜與妻王氏及婢僕自軍中趨遼水航海歸行在自言殺金人監已者毒舟而來朝士多謂檜與東傅朴同拘而檜獨歸又自燕至楚二千八百里踰河越海豈無譏詞之者安得殺盡而南就令從軍達蘭金人縱之必質妻屬安得與王氏偕惟宰相范宗尹同宰執檜言欲天下無事須南自南北自北及入對首案所草與達蘭求和書帝曰檜樸忠過人朕得之喜而不寐蓋聞二帝母后消息又得一佳士也拜禮部尚書從行王安道馮由義水峇丁頤及參議官並改京秩舟人孫靖亦補承信即始朝廷雖數遣使但且守且和而專與金人解仇議和實自檜始紹興元年除參知政事首

濟范宗尹宗尹既去相位久虛檜揚言曰我有一策可

聳動天下或問何以不言楮曰今無相不可行也非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知樞密院事呂頤浩再相楮同秉政謀奪其柄風其黨遂言周宜王內修外攘故能中興今二相宜分任內外頤浩遂建都督府于鎮江帝曰頤浩專治軍旅楮專理庶務如樞密分職可也二年楮奏置修政局自為提舉參知政事程文同頤浩未幾楮面劾文遭治室文又求去諫官方孟卿再論之文竟罷頤浩自江上還謀遂楮有教以引朱勝非為助者謂以勝非同都督給事中胡安國言勝非不可用勝非遂以體泉觀使兼侍讀頤浩尋以黃地年為殿中侍御史劉裴為右司諫將遂楮于是江濟表臣程瑀張燾胡世將劉一止林待聘樓炳並落職子祠壘省一空皆楮募也楮初欲傾頤浩引一時名賢如安國費瑀輩布列清要頤浩問去楮之術于席益益曰目為黨可也今黨魁胡安國在東園宜先去之蓋安國常問人材於游酢酢比楮于苟文若故安國力言楮賢楮亦力引安國至是安國等罷楮亦求去及楮再相頤浩而安國已死矣黃龜年劾楮專主和議沮止恢復乃罷楮為觀文殿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觀初楮陳二策欲以河北人還金中原人還劉豫帝曰楮言南人歸南北人歸北朕北人將安歸楮語乃塞楮又言為相數月可變動天下及相而設施無聞至是帝召直學士院蔡希禮語以是事希禮即以帝意載訓辭播告中外人始知楮之奸過年等論楮不已詔落職榜朝堂示不復用三年韓肖胄使還借金使來求盡還北俘與楮前議那合議者益知楮與金人謀矣五年與金議和復楮觀文殿學士知溫州六年用張俊薦陸象觀使兼侍讀充行宮

留守參決尚書樞密院事召赴行在七年何薜使金遣得徽宗及高德后許帝發喪即日授楮樞密使恩數視宰臣命王倫使全國迎奉梓宮浚求去趙鼎復相奏議交章論浚安置願表鼎約同列解救及面奏楮無一語浚遂請永州始浚鼎相得浚先力引鼎常共論人才浚刺諫楮善鼎曰此人得志吾輩無所措足浚浚不以焉然及引楮其政方知其闇不復薦楮因宿浚反謂鼎曰上欲召公而張相速留蓋惡鼎與浚也楮在樞府惟願鼎鼎素惡楮由是反深信之卒為所傾鼎與浚晚遇于闔言及此始知皆為楮所賣也八年拜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吏部侍郎晏復有髮色曰奸人相矣王倫借金使烏凌阿思謀等來議和議以吏部侍郎魏正館伴正辭曰頃任御史嘗言和議之非今不可專對楮問故正館言敵情不可信楮曰公以智料敵楮以誠待敵正曰第恐敵不以誠待相公爾楮乃改命史表臣宰執人見楮獨留身言臣僚多持兩端不足與斷大事若陛下決欲講和乞願與臣議勿許羣臣預帝曰朕獨委卿楮曰臣亦恐未便望陛下更思三日容臣別奏又三日楮復留身奏事帝意欲和甚堅楮猶以為未也復請更思又三日楮復留身奏事如初知帝意確不移乃出文字乞決和議會趙鼎罷楮獨專國決意議和于是中朝賢士以議論不合相繼而去中書舍人呂本中禮部侍郎張九成皆不附和議殿中侍御史張戒上疏乞留趙鼎又陳十三事論和議之非楮並職之王庶自淮西入樞庭始贊言和議非是庶凡七上且謂楮曰而忘東都欲在趙氏時耶楮方決金人自重尤恨庶言樞密院編修官胡銓上疏願斬楮與王倫以謝

天下械鉉昭州陳剛中以啟資鉉楮怒剛中以議死既而校書郎許忻樞密院編修官趙雍同日上疏請祖銓意力排和議司動員外郎朱松齡職胡程張廣漢景夏常明范如圭同上疏言金人以認論江南為名要陛下以稽首之禮百官軍民莫不扼腕曰直學士院會義問好楮未史原作相公之罪首後晚日直學士院會開權吏部尚書張燾吏部侍郎晏復魏正戶部侍郎李彌遜梁汝嘉給事中樓炳中書舍人蘇符工部侍郎蕭振起居舍人薛徽言同班人奏楮言屈己之禮非是斯除禮部侍郎尹焞獨上一疏且移書切言楮始大怒焞于是固辭新命不拜奉禮部馬時行召對言和議不可信論知萬州尋亦抵罪楮驚句龍如攔抗言于楮曰邪說橫起胡不擇臺官擊去之楮大喜遂奏如謂為御史中丞劾異議者卒成楮志金使張通古蒲魯以詔諭江南為名至泗州要所過州縣迎以臣禮韓世忠累疏力諫願效死決戰若其不克委曲從之未晚皆不許哲等既入境接待使范同再拜問金主起居軍民見者往往流涕過平江守臣向子諶不拜乞致仕哲等至淮安言先歸河南地且冊為帝徐議餘事楮至是欲帝行屈己禮帝曰朕願守太祖太宗基業豈可受人封冊會三衙帥楊沂中解潛釋世真相率見楮曰軍民洶洶若之何退又白之臺諫于是句龍如謂李誦謂楮曰但取金書納禁中則禮不行而事定給事中樓炳亦舉諫陰三年不言事以告楮于是定議以楮罷宰即館受書金使欲百官儀禮楮使省吏朝服導從以書納禁中九年金人歸河南陝西改地以王倫簽書樞密院事充迎奉梓宮春還兩宮交割地界使藍公佐副之判大宗

正事士獲兵部侍郎張震入陵時張復在承州馳奏
力言以石晉劉豫爲戒他如祝書省正字注應長吳光
遠澤州推官韓綱臨安府司戶參軍毛叔寶皆言金人
巨測迪功即張行成獻論詩書二十篇條具陳備之策
槍悉加黜資金烏珠果有他謀拘王倫于中山府僧密
奏于朝朝不之備韓也志有乘懈掩擊之請槍言春秋
不伐喪與帝意合遂已十年金人敗盟分四道入侵河
南諸郡相繼陷沒帝始大怪下詔罪狀烏珠御史中丞
王次翁懼槍得罪奏曰前日國是初無主議事有小變
則更用他相復來者未必賢而排黜異黨紛紛累月不
能定願陛下以爲至戒帝深然之于是槍位復安公論
不能誠播矣時張俊克亳州岳飛克郾城獲烏珠韓
世忠勝于加口鎮諸將所向皆捷而槍力主班師詔飛
還行在沂中還鎮江劉光世還池州劉錡還太平于是
淮區蔡即復爲金人有十一年烏珠再舉取壽春入廬
州郡隆王德嗣師古等連戰皆捷楊沂中戰柘皋又破
之槍忍諫沂中及張俊遣班帥韓世忠聞之止濠州不
進劉錡聞之棄壽春而歸自是不復出兵槍欲盡收諸
將兵權給事中范同獻策槍納之密奏召三大將論功
賞世忠俊並爲樞密使飛爲副使以宣撫司軍兼樞
密院樞密使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並樞密使歷封
莘慶異國公先是莫將韓恕使金拘于涿州至是烏珠
有求和意槍之歸槍復奏遣劉光遠曹師使金又以魏
良臣爲通問使未幾良臣借金使來議以淮水爲界求
割唐都二州等道何鑄韓聘之槍以岳飛租和議方
謀殺之使諫官乃侯高論其罪張俊又誣飛將張憲
謀反于是飛及子雲俱送大理寺命御史中丞何鑄大

理周鼎三畏鞠之久不伏尚入獄遂誣飛指斥乘輿
受詔不救遂西賜死獄中子雲及憲殺于都市天下冤
之十二年徽宗及顧富麟節二梓官至行在太后還慈
寧宮加槍太師進封秦越兩國公槍以封兩國與蔡京
同辭不拜幸和議成益營前日之異已著先是趙鼎貶
潮州王庶貶道州胡銓再貶新州至是皆遇赦未不檢
舉自開李綱還並落職張俊本助和議居位讓餘無去
意槍說江選論罷之十三年賀萬壽賀日食不見是後
日食多書不見彗星常見遠人康偉上書言彗星不足
畏槍大喜特改京秩知皮州辟富言木內有文曰天下
太平年詔付史館于是爲苟安餘杭之計自此不復還
幸江上而祥瑞之奏日間矣時歸自金名節獨善以
致金賈論語不一月逐去賈誦者尼堪左右也初尼堪
行軍至淮上槍帶爲之草檄爲賈誦所見故因略歸寄
言槍意士大夫莫有知者聞語語深以爲憾遂令李文
會論之胡舜陟以非笑朝政下獄死張九成以鼓唱悖
言貶張亦坐與槍言金人有歸欽宗及諸王后如意
斥爲外祠十四年貶黃龜年以前常論槍也閩浙大水
石武大夫白鏐有變理詭謬詔配萬安軍太學生張
伯麟嘗題壁曰大差爾志越王殺而父子杖吾刺配吉
陽軍改將解潛罷官開居辛永宗繼戎外郎亦坐不附
和議謫竄南安死永宗繼慶死李光前貶藤州以
唱和有刺槍者爲守臣所告槍又言趙鼎欲立皇太子
是時陛下無子也宜俟親子乃立遂讓御史中丞蔡
大方言鼎罪謀密計深不可測子是光及鼎曹再擅台
州曹煥獻槍詩稱聖相凡投獻者必曰元聖槍乞禁野
史又命子煥以秘書少監領國史進建炎元年至紹興

十二年日歷五百九十卷槍因太后北還自領槍功德
凡二千餘言自槍再相凡前罷相以來詔書草疏劄及
槍書率更易焚棄日歷時政失已多是後記錄皆槍
筆無復有公是非矣十五年槍除翰林學士兼侍讀賜
槍甲第槍妻婦子孫皆加恩帝親書一德格天扇其關
十六年槍立家廟賜祭器將相賜祭器自槍始以詩
見求言張浚疏言今事勢如黃犬疽于頭目心腹之間
不決不止願謀爲豫備槍久憾浚至是大怒即落浚爵
賊貶連州尋移永州十七年改封槍益國公趙鼎在吉
陽軍槍令月中存亡鼎遂不食卒又竄呂頤浩子憲于
藤州進士鏐上中興行都賦及紹興雅十篇自此
專談愈多十八年槍除知樞密院事李綱忠上板復策
胡銓又以作頌汕謗自新州移貶吉陽二十年槍一日
趨朝殿司小校施全刺槍不中藥于市謹按通鑑
有可殺之罪施全非常當槍之人其事固不必深論槍
是槍所即某國內切齒所欲割世心者非止一全
而高宗始於信之不忍去之且自是每出列五十
兵持長杖自衛曹泳告李光于孟堅私作國史成孟
堅編涇州朝士連坐者八人胡寅復新州涿由是驟
用秘書少監湯思退奏以槍存趙氏本末付史館進槍
少保鄭璋告其鄉人福建安撫司機宜或元美家有潛
光亭商隱室以亭號潛光有心于黨字室名商隱無意
于事秦槍尤惡之又編管右迪功郎安誠布衣汪大圭
斬有陰人專使進義副尉劍允中感望山僧詩皆以
汕謗也時槍疾愈朝參許肩輿一孫扶掖仍免拜二十
一年朝故耶王揚英上書罵槍爲相槍奏揚英知秦州
二十二年又與王庶一子之奇之荷葉三槍煥索敏

求四大獄皆坐誘汕婦又以常登李光蕭振之門言時
事于是光永不檢舉振貶池州二十三年會請下台州
于謝後家取林希禮所受御筆撤進是歲進士黃友龍
坐誘諭配嶺南內侍裴永坐指斥編管瓊州二十四
年何兌訟其師馬伸發端上金人書乞存趙氏以爲分
柙功編管英州伯孫數文閣待制項武進士舉有敢試
皆第一檢從子煒始創黨周黃沈與傑皆登上第士論
不平帝問項策皆指煒語于是摧張孝祚爲第一降項
第三末幾項修撰實錄院宰相子孫同領史職前所無
也王循友以前知建康背罪檜族竊安置蘇州王遵爲
李光求內徙編管辰州郡鄧弼賈子展以會中有嘲諷請
和語貶京州子展京德慶府方時以與胡銓通書編
置永州魏安行其典祖以廣傳程瑀論語解編置安行
欽州與祖昭州帝嘗諭檜曰近輪對者多謫告邊免百
官輪對止欲聞所未聞可令檢舉約束檜擅政以來屏
塞人言蔽帝耳目凡一時獻言者非誦檜功德則必中
傷其欲有言者恐觸忌違傳論銷金鋪翠之類以塞責
而已故帝及之蓋亦防檜之壘蔽也

而己故帝及之蓋亦防檜之壘蔽也
聞所未聞然則之而不行雖聞何益史謂高宗君若
禁爲防檜之壘蔽不知檜亦在焉宗若君若君若君
之畏自知之則去檜亦在高宗若其不能去則見大
何則按綱鑑歷代不能除巨惡以清政紀而後爲是
合正所謂何益于檜州有盜起檜遣殿前司將官辛立
而濟未嘗何益于檜州有盜起檜遣殿前司將官辛立
將千人捕之不以聞言安郡王因入侍言之帝大驚君
問檜檜曰不足上煩聖慮故不敢聞盜平即奏矣退而
知言由言安遂奏晉安居秀王喪不當祔祔月損二百
緡帝爲出內帑給之二十五日以沈長卿與李光戚
讓和議又與芮煜共賦牡丹詩有詔令漢社稷聲作莽
乾坤之句爲隣人所告長卿編置化州煜武岡軍聲江

有聲名秦城知府呂鳳中率官僚其賦秦城王氣詩以
媚極極中由此得召又張扶請檜乘金根車又有乞置
益園宮屬及議九錫者檜聞之安然道令給觀檜家廟
記曰誦君子之澤五世而斬爲汪召錫所告徐史徐鄆
又論趙鼎子汾與令給欲別厚祿必有好謀詔送大理
均令給南外宗正司檜書趙鼎非李光胡銓姓名必欲殺
之鼎已死欲擊數粉尸冠張凌令給之獄張宗元之罷
皆波及之凌在永州檜又使其黨張炳知潭州與郡丞
汪召錫共同察之至是使份自諱與凌及李光胡寅謀
大逆凡一時賢士五十三人皆與爲獄成而檜病不能
書帝幸檜第問疾檜無一語惟流涕而已變奏請代居
相位善帝曰此事卿不當與帝遂命直學士院沈虛中
草檜父子叔仕制婚猶遣其子項等夜見家諫徐嘉振
扶謀奏請已爲相詔加封檜建康郡王煇少師皆致仕
項堪並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是夜檜卒後贈甲王諡
忠獻檜兩據相位凡十九年劫制君父包藏禍心倡和
誤國忘讐數倫一時忠臣良將誅鑄略盡其頑鈍無耻
者率爲檜用爭以諂陷善類爲功其矯誣也無非可狀
不過曰誘諭曰指斥曰惡望曰立憲活名其則曰有無
君心凡論人章敢首自操以授言者識之者曰此老
秦筆也察事之卒布滿京城小涉謗議即捕治中以深
文又廣結內侍及器師王繼先何帝勳辦國事惟申
首無一至帝前者檜立久任之說士淹滯失職有十年
不解者附己者立與權用自其獨相至死易執政三十
八年皆無時譽柔佞易制者如孫近韓肖胄樓昉王次
翁范同方侯萬程克俊李文會楊暉李若谷何若段拂
汪勃羅大方余堯弼巫級章夏宋樸史才魏師選施鉅

欽定續通志卷六百十六

鄭仲熊之徒率拔之去散還歸取地其自言官標檜彈
擊祖陞政府者凡十有一人開門受路高敵于國外國
珍寶死猶及門險如崖非深阻巨澗同列論事帝前
未常力辨但以一二語傾搖之李光嘗與檜爭論頗侵
檜檜不答及光言畢檜徐曰李光無人臣禮帝始怒之
凡陷忠良率用此術晚年殘忍尤甚數與大獄檜死燔
廢其黨祖述餘說力持和議以竊據相位者尙數人至
孝宗始蕩滌無餘開禧二年追奪王爵改謚穆獻

欽定續通志卷六百十六

姦臣傳

宋四

萬俟卨

韓侂胄

丁大全

賈似道

萬俟卨字元忠開封陽武縣人登政和二年上舍第調
 穎昌府教授應尚書比部員外郎紹興初盜曹成掠荆
 湖開兩時避亂沅州帥臣程昌寓以便宜撤萬權沅州
 事成奄至城下萬召士豪集丁壯以守成食盡乃退除
 湖北轉運判官改提點刑獄岳飛言推荆湖過萬不以
 禮萬憾之兩人觀希秦檜意請飛于朝留為監察御史
 權右正言時檜謀收諸將兵權萬力助之張俊歸自楚
 州與檜合謀擠飛命中丞何錡治飛獄請明其無辜檜
 怒以萬代治遂誣飛與其子雲致書張憲合虛申警報
 以動朝廷及令憲指覆使還飛軍獄不成又誣以淮西
 逗遛事飛父子與憲俱死大理卿許仁輔寺丞李若樸
 何彥猷言飛無罪萬劾之知宗正寺士德請以百口保
 飛萬又劾之士德寬死建州劉洪道與飛有舊萬劾其
 類飛聞飛罷宣撫挾挈涕涕于是洪道抵罪終身不復
 參政范同為檜所引或自奏事檜忌之萬劾罷再論同
 罪論居筠州又為檜劾李光鼓倡孫近明比二人入皆被
 竄請和議成萬請諸戶部會計用兵之時與通和之後
 所費各幾何若減于前日之羨財別貯御前激寶庫
 不許他用梓宮還以萬為撥官按行使內侍皆副都知
 宋唐副都之請與唐鄰同班上殿奏事其無恥如此
 張汝居長沙萬妾劾汝下宅論制吳秉信自長沙還
 為汝辨汝乃得免除參知政事充金國報謝使還檜

假全人譽已數千言囑萬以聞萬難之他日奏事退檜
 坐殿中批旨除所厚者官吏鈔紙尾進萬曰不聞聖
 語卻不視檜大怒自是不交一語李文會詹大方交章
 劾萬遂求去帝命與鄧椿愈遂罷萬尋請居歸州

右提舉彭沅州二十五年召還除參知政事尋拜尚書
 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次太后回鑾事實上之
 張汝以萬與沈該居相位不厭天下望上書言其專欲
 受命于金萬與沈書大怒以為全人未有費而沒所奏乃

若翰在年歲間汝竄謫萬後致仕卒諡忠靖萬始附
 檜為言官所言多出檜意及登政府不能受錯制遂忤
 檜去檜死帝親政將反檜所為首召萬還萬主和固位

無異于檜士論益薄之

韓侂胄字師夫琦曾孫父誠娶憲聖皇后女弟仕至寶
 衛軍承宣使侂胄以父任應闢門祇候官贊舍人帶御
 器械酒殿末以汝州防禦使知開門事孝宗崩光宗以

疾不能執喪趙汝愚議定策立皇子嘉王侂胄有德勞
 虛宗既立侂胄欲推定策恩汝愚曰吾宗臣也汝外戚

也何可以言功但遂臣侂胄宜州觀察使兼樞密都承旨
 始大狀望然以傳道詔旨浸見親幸時時乘輜轔弄威

福朱熹曰汝愚當用厚賞酬其勞而疏遠之汝愚不聽
 右正言黃度欲劾侂胄謂汝愚斥去朱熹奏其彘侂胄怒

使優人裴冠鬧袖象大儒戲于帝前熹遂去彭龜年請
 留熹而逐侂胄未幾鍾離與都侂胄進保軍軍承宣使

提舉佑神觀自是益用事而以拘賞故汝愚日深劉
 汝者疑與侂胄同知開門事方汝愚議內禪時汝愚與

間內懷不平至是謂侂胄曰趙相欲專大功君豈惟不
 得節度將恐不免嶺海之行矣侂胄愕然問計汝愚

之以御筆用象筆斥逐正人侂胄悟即以內批除所知

劉德秀為監察御史楊大法為殿中侍御史罷失德監

察御史而用劉三傑代之于是言路皆侂胄之黨汝愚

始危侂胄欲逐汝愚而難其名謀于京鎰鎰曰彼宗姓

誣以謀危社稷可也慶元元年侂胄引李沐為右正言

沐嘗有求于汝愚不獲即奏汝愚以同姓居相位將不

利于社稷汝愚罷相始侂胄見汝愚欲誣實德之汝愚

既斥併逐誣朱熹彭龜年黃度李祥韓禧呂祖謙等以

攻侂胄得罪太學生楊宏中張徹徐鉉韓林仲麟周

端朝等又以上書論侂胄編置已而侂胄拜保軍軍節

度使又設偽學之目以網括汝愚朱熹門下知名之士

用何澧胡紱為言官澧言偽學宜加風厲紱條奏汝愚

有十不遜且及徐誼汝愚請永州誼謫南安軍庫使日

汝愚復用密諭衛守錢鞏圖之汝愚抵衛鞏卒留正舊

在都堂眾辱侂胄至是劉德秀論正引用偽黨坐罷斥

時臺諫迎合侂胄意以攻偽學然憚清議不欲顯斥黨

侂胄意未快以陳貫管政黨召除兵部侍郎未至蘇隊

沈繼祖臺察總劾孫十罪落職罷祠三年劉三傑入

對言前日偽黨今變為逆黨侂胄大喜即除為右正言

而坐偽學逆黨得罪者五十有九人王抗獻言令省部

案不知兵前此鄂州之役掩取焉功尤顯人所共見及
 鄂破而元帥棄鄂東下席捲之勢已成雖名將尚恐不足
 足抵禦傾危即出登能躬賊患而安則心廷臣請開
 道視出蓋其種族深固藉以觀其敗敗耳非果望其
 有侯于事然輕固計而快私憤廷臣似道不得已始開
 之心亦不可開此未之所以也
 都督府臨安然權劉整不行明年整死乃上表出師抽
 諸路精兵以行全帛輜重之舟船糧相銜百餘里至蕪
 湖遣選軍中所俘曾安撫以荔子黃柑遺元相巴延傳
 宋京即軍中請輪旋幣稱臣如開慶約元人不從時一
 軍七萬餘人盡屬孫虎臣軍丁家洲似道與夏貴以少
 軍軍魯港虎臣失利似道倉皇召貴計事貴曰諸軍膽
 落吾何以繼公惟入揚州招潰兵迎駕海上吾以死守
 淮西爾遂解舟去似道與虎臣以單騎奔揚州明日敗
 兵蔽江而下似道使人登岸揚旗招之皆不至乃撒列
 郵如海上迎駕上書請還都列郡守皆遵廉宜中請諫
 似道乃罷平章都督子湖官除諸不恤民之政放還諸
 窟滿人復吳帶向士璧等官諫其幕官翁應龍廖堂中
 王庭皆自殺高斯得乞誅似道不從止削三官然尚居
 揚不歸王煥入見太后曰本朝權臣稔禍未有如似道
 之烈者籍紳草茅不知幾疎陛下皆抑而不行非惟付
 人言於不恤何以壽天下始徒似道委州妾人聞似道
 將至率眾為露布逐之監察御史孫曉曳等皆以為勸
 諍言之不已誦高州團練使循州安置籍其家福王與
 芮素恨似道募有能殺似道者使送之貶所有縣尉鄭
 虎臣欣然請行曉曳應麟奏似道家畜乘輿服御物有
 反狀乞斬之詔遣鞫問未至八月似道至漳州木綿庵
 虎臣屢諷之自殺不聽虎臣曰吾為天下殺似道雖死
 何憾拉殺之

袁臣傳

耶律伊遜 張孝傑 耶律雅克

蕭質沙 蕭額哩頁 耶律孫鳴

蕭德勒岱 蕭額圖環 蕭達鳴鳴

耶律托卜嘉 蕭特古斯

耶律伊遜字呼都克琨五院部人父達喇家貧服用不給部人號窮達則伊遜美風儀外和內較重熙中爲文班吏掌太保印陪從入宮皇后見伊遜詳雅如素宦命補筆視吏帝亦愛之累遷護衛太保道宗即位以伊遜先朝任使賜漢人戶四十同知點檢司事常召決疑議升北院同知恩樞密副使清寧五年爲南院樞密使改知北院封趙王九年耶律仁先爲南院樞密使時顯馬都尉蕭呼都克與重元黨惡仁先在朝奏曰仁先可任西北路招討使帝將從之伊遜奏曰臣新參國政未知治體仁先先帝舊臣不可遽離朝廷帝然之重元亂平加太子太傅按原傳作拜此疑應密使而不雍五年加守太師詔四方有軍加許以便宣從事帝數幸其第表增勢震中外門下饋賂不絕凡阿順者蒙薦擢忠直者被斥竄太康元年皇太子始預朝政法度修明伊遜不得逞謀以事誣皇后既死又欲害太子乘閒入奏曰帝與后如天地並位中宮豈可曠盛稱其黨驕馬都尉蕭錫默之妹美而賢帝信之納于宮弄冊爲皇后護衛蕭和克謀殺伊遜不遂林牙蕭巖壽密奏伊遜有異圖諱詳巖壽傳出爲中京留守伊遜泣謂人曰伊遜無過因議見出蕭錫默輩以其言聞于帝帝悔

續通志 卷六百十八 袁臣傳 遊

之無何出蕭巖壽爲順義軍節度使詔近臣議召伊遜事北面官屬無敢言者耶律薩喇曰初以蕭巖壽奏出伊遜若所言不當宜坐以罪若當則不可復召累諫不從乃復召爲北院樞密使伊遜因與蕭質沙蕭德勒岱等謀擢耶律薩喇等同謀立皇太子迫令具伏帝怒誅薩喇及蘇色等伊遜恐帝疑引數人庭詰各令荷重校繩繫其頸不能出氣人人不堪其酷惟求速死奏曰別無異辭乃囚皇太子於上京鳴嗚巴害之五年帝將出獄伊遜奏留皇孫帝欲從之同知點檢蕭烏納諫乃止語詳烏納傳是帝始疑伊遜頗知其姦會北幸將次黑山之平定帝適見危從官屬多隨伊遜復惡之出知南院大王事及劾削一字王雷改王混同意稍日安及赴闕入謝帝即日遣還改知中府事七年坐以禁物謫入外國下有司議法當死其黨耶律雅克奏當入八議得減死論擊以鐵骨朵幽于來州後謀奔宋及私藏兵甲事覺殺之乾統二年發塚戮其屍

張孝傑建州永霸縣人家貧好學重熙二十四年擢進士第一清寧間累遷樞密直學士咸雍初坐誤奏事出爲惠州刺史俄召復舊職兼知戶部司事三年參知政事同知樞密院事加工部侍郎八年封陳國公帝以孝傑勤幹數問以事爲北府宰相漢人貴幸無比太康元年賜國姓明年秋獵帝一日射鹿三十燕從官酒酣詔孝傑坐御榻旁帝詢奏雜詩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孝傑奏曰今天下太平陛下何憂富有四海陛下何求帝大悅三年皇臣侍燕帝曰先帝用仁先華格以賢智也朕有孝傑伊遜不在仁先華格下誠爲得人歡飲至夜乃罷是年伊遜詣皇太子孝傑同力相

濟及伊遜受詔披皇太子黨人誣害忠良孝傑之謀居多伊遜薦孝傑忠於社稷帝謂孝傑可比狄仁傑賜名仁傑乃許放海東青鶴以獲頭黨加侍中道宗六年既出伊遜帝亦悟孝傑佞佞出爲武定軍節度使坐私販廣濟湖鹽及擅改詔旨削爵貶安肅州數年乃歸大安中死於鄉乾統初削棺戮屍以族產分賜臣下孝傑久在相位資貨無厭時與親戚會飲嘗曰無百萬兩黃金不足爲宰相家初孝傑及弟詣佛寺忽迅風吹孝傑破頭與浮圖齊墜地而碎有老僧曰此人必孽貴然亦不得其死竟如其言

耶律雅克字善蓋季父房之後四世祖托音太祖異母弟父曰呼鳴蘇官至太師雅克狡佞而敏清寧間爲左護衛太保太康初轉北面林牙耶律伊遜爲樞密使以雅克爲耳目凡聞見必以告伊遜愛而薦之帝亦以爲賢拜左伊勒魯巴及皇太子被誣帝遣雅克往訊之太子謂雅克曰公與我爲昆弟行當念無辜達意於帝禮之甚懇雅克卒易太子言爲伏狀以奏及太子被逐伊遜殺害忠良多雅克之謀爲契丹行官都部署五年拜南府宰相特理強大安三年爲西京留守致仕壽隆初以疾卒

蕭質沙摩和納部人父都勒薛歷官節度使質沙辭歸善播摩人意清寧間以年勞遷護衛太保太康初耶律伊遜復入樞府益橫恣時質沙出入伊遜家以朝臣不附者輒使出之由宿衛遷殿前副點檢三年護衛蕭和克等謀殺伊遜事覺下獄質沙與伊遜謀召蕭德勒岱商所以搆太子事計既行遜殿前都點檢蕭和克知樞密院事及耶律雅克奉詔訊太子太子具陳其誣質沙聞

之謂雅克曰如此奏則大事去矣官易其辭爲伏款雅克從之帝大怒遂太子質沙叱合登車遣衛平國車門是年遷北院樞密副使復險隘宮太子計伊遜從之及伊遜出知南院大王事亦出質沙爲保州統軍使卒乾統間削棺戮屍二子達勒達年結皆伏誅

蕭額哩字額圖國舅阿拉次子便佞滑稽善女工重熙間以外戚進清寧初補祿侯耶君尙鄰國公主拜駙馬都尉累遷南面林牙以父爲蕭格所潛出爲奉先軍節度使十年召爲北面林牙威雍中會有告額哩與族人珠辰謀害耶律伊遜接無狀出爲靈遠軍節度使自後揣伊遜意傾心事之馮爲國舅詳袁太子初封遷西郡王時伊遜擅恣凡不附己者出之乃引額哩爲北府宰相兼知契丹行宮都部署事及伊遜謀構皇太子額哩與多助成之遂知北院樞密事以女姪妻伊遜子蘇頁特勞楓恣至有無君之語朝野側目帝出伊遜額哩皆坐與伊遜黨以天平軍節度使歸尋拜西北路招討使以母憂去官卒

耶律赫鳴字和爾沁六院鴉哩尼古察之後柔佞喜苟合清寧初伊遜引用羣小赫鳴附之遂見委任權南面林牙伊遜請皇太子殺忠直赫鳴多預其謀弟烏頁亦爲伊遜時號二賊伊遜薦爲北院大王卒烏頁亦至南院大王

蕭德劬岱約尼温汗宮分人善阿意順色清寧初伊遜用事甚見引用累遷北面林牙同知北院宣徽使事及皇太子廢還德劬岱監送上京德劬岱促其行不合下車起居飲食數加陵侮至則築園堦囚之太康中遷西南招討使歷順義軍節度使轉國舅詳袁壽隆五年坐

怨望以老免死關門籍隸聖宮駐西北統軍司卒二子特勤額訶乾統開以父與伊遜謀伏誅

蕭額圖國舅少父房之後威雍中補裨印郎君太康三年伊遜合護衛太保耶律扎拉誣告耶律陸南等廢立事業無狀額圖理希伊遜意欲實其事與耶律托卜嘉等入闕詆奏陸南等謀害伊遜欲立皇太子事臣亦預謀今不自言恐事泄連坐帝果怒從皇太子于上京額圖理尙皇女遼國公主爲駙馬都尉後公主表遺宗

額圖理尙皇女遼國公主爲駙馬都尉後公主表遺宗額圖理尙皇女遼國公主爲駙馬都尉後公主表遺宗額圖理尙皇女遼國公主爲駙馬都尉後公主表遺宗

蕭達嚕鳴約尼纏古汗宮分人性褻險清寧間伊遜竊權用事險悽逆謀達嚕鳴比附之遂見獎拔稍遷至旗鼓伊喇詳袁伊遜欲害太子以達嚕鳴果可使遺與近侍直長羅巴語上京同留守蕭塔坦夜引力士至四室給以有敕召太子出殺之蓋其首以歸詳云疾瘳以達嚕鳴爲國舅詳袁達嚕鳴恐殺太子事白出入常佩刀有急召即欲自殺乾統聞詔樞密使耶律阿蘇大索伊遜黨人達嚕鳴以駭獲免後以疾卒

耶律托卜嘉仲父房之後以善學詞幸於帝凡馳騁不離杖威雍初補祿侯耶君與耶律伊遜善故內外畏之及太子被誣按無從托卜嘉附伊遜與額圖理等實其誣帝信之廢托卜嘉延慶宮副使壽隆元年爲行宮都部署天祥嗣位出爲特門節度使及樞密使耶律阿蘇大索伊遜黨以賂獲免從德嚕阿勒節度使復爲敬睦宮使天慶元年出爲西北路招討使以疾卒

蕭特古斯字和靈卓特部人仕重熙中以能稱累遷左中丞清寧初歷北面林牙改北院樞密副使辨教善何顏色應對合帝意皇太后嘗曰有大事非耶律華格蕭特古斯不能決嘗遇日陸知北院樞密使事六年出知

黃龍府八年拜南府宰相頃之爲北院樞密使按道宗八年特古斯自卸樞密使事爲樞密使咸雍三年詔許乃自知黃龍府事往質宋主即位與此紀年互異詔許便宜從事爲人姦佞有餘好聚斂專懷變法廢爲樞密數月所薦引多爲重元黨與由是免爲庶人後沒入興

聖宮卒

欽定續通志卷六百十八

奏臣傳

元

阿哈瑪特 盧世榮 僧格
特們德爾 哈瑪爾 吹斯散

阿哈瑪特回紇人不知其所由避世祖中統三年命領中書左右部兼諸路都轉運使專以財賦之任受之阿哈瑪特奏降僑費宜諭各路運司明年以河南鈞徐等州俱有鐵冶請給授官牌以興鼓鑄之利更括戶三千與編織治歲輸鐵一百三十萬斤就鑄農器二十萬半合易粟輸官得四萬石至元元年正月阿哈瑪特言太原民貧小墾越境私販民貧其價廉賤相賈食以故解鹽不售歲入課銀止七千五百兩請自今歲增五年兩無論僧道軍匠計戶均輸自是鹽鐵之利始起是年秋八月罷領中書左右部併入中書省起拜阿哈瑪特為中書平章政事三年立制國用使司命兼領使職因奏真定順天金銀不中程者宜改鑄布格齊山出石絨織為布火不能然應遣官採取又言國家費用浩繁今歲自車駕至都已支鈔四十餘萬來歲度支不足宜量節經用桓州峪所得銀鑄已十六萬斤每百斤可淘銀三兩錫二十五斤開採所需器錫以給悉從其請七年正月立尙書省罷制國用使司仍命平章尙書省事阿哈瑪特多智巧言以功利成效自負眾稱其能世祖銳意富國試以事頗有成績又見其與丞相趙津史天澤等爭排屢有以謂之由是奇其才授以政柄言無不從初尙書省之立也詔凡錢選各官吏部按官品尙書省由尙書咨中書省聞奏至是阿哈瑪特權用私人不

由部擬不關白中書丞相安國以為言帝問之對曰事

無大小既委之臣所用之人須臣自擇雖嫌不敬避

之九年併尙書省入中書按世祖紀至元八年十二月

正月併尙書省入中書省蓋事起于八年冬至九年始

定其制也宰相表及百官志並作八年所載有互異

復命為中書平章政事明年又以其子呼遜為大都路

總管兼大興府尹安國見其專恣曰甚乃奏大都路總

管以下多不稱職乞遣人早代尋又奏阿哈瑪特復

執宰相權為高買以網羅天下大利民困無所訴阿哈

瑪特曰誰為此言臣等當與廷辯安國進曰左司都事

周祥中木取利罪狀明著帝曰俟徵畢當顯戮之既而

樞密院請以呼遜同僉院事帝不允曰彼買胡事猶不

知況可責以機務乎十二年丞相巴延伐朱既還江捷

報日至帝命阿哈瑪特與姚樞國克坦公履張文謙陳

漢歸楊謙等議行鑿鈔法于江南及貿易藥材事阿哈

瑪特係上眾議曰樞云江南不換今行之恐失信于民

公履云巴延已嘗榜諭交會不換今行之恐失信于民

文謙謂可否當詢巴延漢歸及誠皆言以中統鈔易交

會何難之有帝曰樞與公履不議事機察問左丞陳

厥亦言宋交會速宜更換今當依汝謙又奏北鹽藥材

樞與公履皆言可使百姓從便販賣臣謂若聽民自售

勢必紊亂不一擬於南京織博等路括括藥材蔡州發

鹽十二萬斤官自貿易帝從之十二年阿哈瑪特又言

比因軍興之後既免編民征稅又罷轉運司官令各路

總管府兼領課程以故困用不足莫若驗戶數多寡酌

遠就近立都轉運司選廉幹官分理其事廣行鼓誘官

為賈實禁民間私造銅器則民力不屈而國用充矣

乃復立諸路轉運司悉以其私人為使十五年正月阿

哈瑪特奏自今御史臺非白省毋掛召倉庫吏亦毋鈞

索錢穀數及集議中書不至若罪之並報可四月湖南

左丞本中書左丞崔樞入觀奏曰先以江南官充委

任非人命阿里等沒汰之令礙不以為是問上也杭州

地大委寄非輕阿哈瑪特以不肖子瑪輝廉充達喇嗎

齊登量才授任之道且阿哈瑪特先自陳乞免任其子

弟今身為平章而子若姪或為行省參政或為禮部尙

書將作院達喇嗎齊領會同館一門悉處要津無以示

天下公有旨並賜罷黜不以為是為阿哈瑪特非帝嘗

謂淮西宣慰使昂吉爾曰夫宰相者明天道察地理盡

人事兼此三者乃為稱職阿爾哈雅敏珠爾丹等亦未

可為相回人中阿哈瑪特真宰相才也其為帝所稱

道如此十六年四月奏立江西樞密選司以盧世榮為

使又以都轉運司官多俸重改諸路宜課提舉司都省

行省各委一人監理明年中書奏行省安塔阿哈里等

言自立宜課提舉司官吏至五百餘員左丞陳履范文

虎等謂其擾民且侵盜官錢罷之便阿哈瑪特言立提

舉司未及三月而請罷此其具以實聞未幾樞密選

乃詔御史臺選能臣往按其事具以實聞未幾樞密選

江淮左丞阿哈瑪特慮其害已乃奏理算江淮錢穀盈

滿貳與平章阿黑布石丞雅克特穆爾監官糧四萬

糧易命官八百員及鑄造銅印等事三人竟坐誅時阿

哈瑪特在位久益肆貪橫搜括盡部額取仁仁驟升同

列河上判下單庶流移民有美田輒取為己有內通貨

賄外示威刑按元典意云阿哈瑪特專用酷吏以王儀

庚辛相承至元十九年阿帝幸上都太子珍悅從有盜
 都千戶王著素疾惡因人心憤密鑄大銅錠自背擊
 阿哈瑪特者與妖僧高和尚合謀以戊寅日詐稱皇太
 子遣都作佛事糾黨八十餘人夜入京城且遣二僧詣
 中書省令市贖物省中疑而訊之不及及午又矯令旨
 俾樞密副使張易發兵夜會東宮前易不察遽以兵往
 著自馳見阿哈瑪特諛言太子將至合省官悉候于宮
 前阿哈瑪特素懼太子先遣使出關北迎悉為偽太子
 所殺奪其馬南入健德門至東宮而其徒皆下馬偽太
 子立馬呼首官至前責阿哈瑪特數語著即牽去以所
 袖銅錠碎其腦立斃繼呼左丞相隨至殺之囚右丞張
 惠時妻起倉猝且昏夜眾驚莫知其故尚書張九思
 自宮中大呼以為詐留守司達嚕噶齊布敦廷持棍擊
 立馬者墜地弓矢亂發單奔潰多就擒高和尚等逃去
 著挺身詣囚帝聞之震怒即命樞密副使博囉司徒和
 爾果斯參政阿里等馳詣大都討亂者獲高和尚于高
 梁河與王著並離于市并殺張易著臨刑大呼曰王著
 為天下除害今死矣異日必有為我書其事者初阿哈
 瑪特死帝猶未察其姦徐詢博囉始盡得其罪狀怒曰
 王著殺之誠是也命發墓剝棺戮尸於通玄門外縱犬
 啗其肉子姪皆伏誅藉其家得檀藏二人皮兩耳俱存
 問之其妻引住云每詛咒時置神座於其上應甚速又
 以帛一幅畫甲騎圍守帷殿兵皆批刀內向如擊刺狀
 畫者陳姓又有西處主者為推算其年命王著判者妄
 引圖證皆言涉不親事聞敕判囚人皮以徇

意有憎格者焉世榮能殺鈔法增課額上可裕閣下不
 損民世祖召見奏對稱旨至元二十一年召中書省官
 與世榮議所當行石丞相和爾果斯與右丞敏珠爾丹
 參政張雄飛溫德罕皆以議不同同日罷去復起安圖
 右丞相以世榮為右丞而左丞史樞參政博囉歡色哈
 雅薩趙密實參議員皆世榮所薦也世榮既驟被
 顯用即日坐中書專理鈔法通行中外官更奉法不度
 者加以罪因奏言竊見老幼疾病之民衣食不給行乞
 於市非盛世所宜有宜委各路正官給衣糧又請弛民
 閒買金銀江湖魚利藥籠價盡諸路竹監鹽郵驛戶
 困之大率先反阿哈瑪特所為巧於沽名既而言南北
 食鹽每引十五兩國家未嘗多取今官家擁貨射利每
 引價至八十貫負者多不得宜宜以二百萬引給商一
 百萬引散諸路立常平鹽局或販者增價官平其直售
 之及京師富戶釀酒價高味薄課不以時輸宜一切禁
 罷官自酤賣庶民用給而國計亦得帝並從之世榮居
 中書未十日御史中丞崔或言其不可為相大臣旨下
 或吏按問罷職明年正月世榮奏言天下歲課鈔止九
 十餘萬錠以臣經畫不取於民裁抑權勢所侵可增三
 百萬錠事未行中外已非議臣請與臺院面議上前
 帝曰卿但言之世榮言自王統統錄後鈔法虛弊今莫
 若依漢唐故事括銅錢錢并製錢券與鈔參行更立市
 船都轉運司於京杭二州官自具船給本募人入番官
 取其利七商有其三禁私販航海者拘其先貯貨物納
 諸官匣者許告沒其財半給告者各路建常平倉實
 無所蓄宜盡禁權勢所積產鐵之所官立鑪鼓鑄為器
 鑄之以所得利合常平鹽課儲於倉待貴時出糶必

能均物價而獲厚利國家雖立平準庫然無曉現運者
 以致鈔法虛弊請物滿貴宜於各路立平準用急庫輕
 其月息以貨貧民則貨者眾而本且不失今隨朝官吏
 增俸獨州郡未增可於各都立市場可領諸牙倫計商
 人物貨四十分取一以十為率四給牙倫六為官吏俸
 國家以兵得天下不藉權側惟資羊馬宜於上都嚴興
 等路以官錢置幣帛易羊馬於北方遠蒙古人牧之收
 其皮毛筋角酥以十之二與牧者而馬以備軍興羊
 以充賜子帝每事稱善世榮因奏曰臣所行惡之府也
 後必有陰中臣者臣實懼焉帝曰疾足之犬狐不愛焉
 主人豈不愛之汝之所行朕自愛焉未幾奏罷行御史
 臺其所據按察司隸內臺又請隨行省所在立行樞密
 院帝曰行院之事前日已議由阿哈瑪特任督自私欲
 其子呼遜行省兼兵柄而止汝今行之於事為宜明日
 奏升六部為二品又奏令按察司總各鎮設擇幹濟者
 用之其刑名事上御史臺發錢由部申省帝曰汝與老
 臣共議然後行之可也二月御史臺奏初置行臺時朝
 廷老臣集議以為有益今無所損不可輒罷且按察司
 兼轉運則糾彈之職廢帝曰其依世榮言又奏立檢校
 所所司官更以善賈者為之且曰天下能規運錢穀者
 向皆在阿哈瑪特之門今籍錄以為汙濫此豈可盡廢
 臣欲擇其遇才可用者然懼有言臣用罪人帝曰可用
 則用之何懼為遂以前河間轉運使張弘綱斯多卜丹
 博囉哈孫相並為河間山東等路都轉運使其他
 擢用者甚眾世榮既以利自任知斂怨日甚乃以九事
 說世祖謂天下一免民間包銀三年二官吏俸毋合民
 戶帶納三綱大都地稅四江淮民失業驚妻子官為

收贖五逃移復業者免其差稅六鄉民逃隨者免收課
七江兩佃戶租課減免一分八添支內外官吏俸五分
九定百官考課升擢法意在釋怨要譽世祖悉從之已
又奏立真定濟南江淮等處宣慰司兼都轉運使專治
課程仍立條例禁諸司不得進讞管課官吏及遣人輒
至辦課處沮擾按察司不得檢察文卷三月世宗奏以
宣德王好禮並為湖西道宣慰使帝曰宣德人多指其
姦世宗嘗被自陳能處辦鈔鈔七十五萬錠是以令往世
榮居中書兩數月侍委任之專視丞相猶虛位左司郎
中周敏議事稍不合坐以沮格詔旨奏而殺之朝中震
懾無敢言者監察御史陳天祥獨上章論其姦邪不法
狀時帝在上都御史大夫伊蘇特穆爾以聞帝悟即遣
索等多還大都命丞相安圖集諸司官吏老成儒士及
知民情者同世宗聽讀天祥彈文仍令世榮天祥同赴
上都廷辨安圖言世宗昔言能不取於民歲辦鈔三百
萬錠令鈔復實諸物悉賤民得休息數月即有成效今
已四閱月所行不符所言所出多於所入引用儉人兼
亂選法翰林院學士趙孟傳等亦言世榮初以財賦自
任當時人情不敢預料將謂別有奇術可以增益國用
及今觀之不過如御史所言若復志其所行為害非細
天祥與世榮面質帝前皆款伏傳旨命安圖與諸老臣
議世榮所行當罷若罷之更若更之所用非人立皆奏
斥遂下世榮於獄十一月帝問近侍呼喇珠曰汝與盧
世榮有何言對曰近聞人言世榮獄已竟猶日發之徒
費慶食詔詠之封其肉以食貧嫗
僧格西域人丹巴國師弟子也能通諸國語言為西番
譯史性狡黠好言財利事世祖深喜之及後貴幸乃諱

言師事丹巴背之至元中擢為總制院使掌譯圖氏教
兼治吐蕃事御史臺嘗欲以章律為按察使世祖曰此
人僧格嘗言之及盧世榮見用亦由僧格之薦中書省
嘗令李留判市油僧格請以官錢往市司徒和爾果斯
謂非汝所宜為僧格不服至相殿且謂曰與其使漢人
侵盜易若與僧寺及官府營利乎乃出油萬斤與之復
以所營息錢進和爾果斯曰我初不悟此也一日僧格
在帝前論和爾果斯因語及帝益喜始有大任意嘗
令僧格具省臣姓名以進內廷有所建置人才進退咸
得與聞二十四年二月復置尚書省以僧格與特穆爾
為平章政事會更定鈔法頒行至元寶鈔於天下中統
鈔通行如故僧格嘗奉旨檢覈中書省校出虧欠鈔四
千七百七十錠昏鈔一千三百四十五錠平章取珠爾
丹即自伏參政楊居寬謂職掌銓選錢穀非所專僧格
合左右率其面問曰既與選事果無對眇失當者乎尋
亦引服奏聞帝命與丞相安圖共訊且曰此曹校撥毋
使彼日得以脅問誣伏為辭數日僧格又奏中書參政
郭佑多所進貨戶位不言每以疾為託臣見中書庶務
驟增如此故殿身之今已款服奉命審察之佑與居寬
皆棄市人咸冤焉臺吏王良弼及江寧縣達嚕噶齊吳
德嘗與人非議時政僧格聞之曰若輩跡毀不誅無以
懲後並殺之僧格嘗奏以沙布鼎遷投江推行省左丞
烏瑪喇為參政領泉府市舶兩司又以貝降為福建行
省平章既得旨乃言於世祖曰臣前嘗凡投省臣及行
省官並與丞相安圖議過丞相選大都不及適議臣恐
有以前奏為言者帝曰朕若主也朕已允行有言者其
合朕前言之十月乙酉帝問翰林集賢諸臣曰以丞相

傾尚書省漢唐有此制否咸對曰有之翊日左丞葉李
言前省官不能行者平章僧格能之宜為右丞相制曰
可遂以為尚書右丞相兼統制院使領功德使司事於
是僧格奏以平章特穆爾代其位明年正月以甘肅參
政特穆爾不任事奏濟濟岱代又以江西平章呼圖
克特穆爾不職奏罷之兵部尚書呼圖克岱爾不勒於
政殿罷之而後奏帝曰若輩不罷故事何由得行也
則探威華李彭壽云僧格與江南釋教總持法苑木瑪喇
喇智相表裏請宋諸帝降僧格強制可其奏使未
兩歲自立尚書省簡委六部鈞考百司尚以為不專更
置徵理司以治財穀之富迫者僧格以理算為事毫分
縷析入倉庫者無不被產及富吏代宮棄家而避十月
僧格奏湖廣行省鑲發已責平章鈔約蘇穆爾自首償矣
他省欺盜必多乞以參政實都戶部尚書王巨濟等十
二人理算江淮江西福建四川甘肅安西十六省耗失之
數每省各二人特給印草與之併給兵馬為衛帝皆從之
當是時天下騷然江淮尤甚而諫者方且讓都民為之
立石頌德帝聞之曰民願立者聽於是翰林撰文題曰
王公輔政碑既成樹於省前樓覆其上而丹朧之又以
總制院所統西蕃諸宣慰司軍民財穀事體甚重宜有
以崇異之奏改為宣政院秩從一品用三臺銀印帝問
宜用何人對曰臣與托音於是命僧格以開府儀同三
司尚書右丞相兼宣政院使領功德使司事托音同為
使二十六年帝將幸上都僧格言去歲陛下北幸臣日
視內帑諸庫無虛日今欲欲乘小輿以行人必竊議帝
曰汝但乘之母畏人言又奏近委省臣檢責左右司文
簿凡經監察御史稽核者遺逸尚多自今當合御史就
省部稽照書姓名於卷末苟有遺逸易於歸罪仍命侍

御史整通監視失則連坐世祖從之乃皆監察御史四人自後御史赴省部者擇合史與之抗禮但遺小吏持文簿置案而去聽御史自行檢閱而臺綱廢矣

國家經費既廣歲入不償所出今鹽課每引直中統鈔三十貫宜增為一錠茶稅每引直五貫宜增為十貫酒關稅課江浙宜增額十萬錠內地五萬錠協濟戶十萬萬自入籍至今止輸半賦聞其力已完宜增為全賦如此則國用可支節皆從之

官皆任已出而宣教向由中書乃請今後宣教並付尚書由是以官為市貨賂珍寶日夜兼輸其門網紀大壞人心懸愕二十八年帝欲於湖北伊博薩巴及額森特穆爾徹爾等効奏簡格專權驕貨時博果密出使遣人趣召之至親於行殿帝問之對曰簡格專權聖聰素亂朝政有言者即誣以他罪今百姓失業盜賊遽起召

亂在旦夕非亟誅之恐為陛下憂留守賈巴延亦陳其姦欺久而言者益眾始決意誅之三月論大夫阿爾妻曰屢聞簡格沮抑臺綱社言者之口又嘗誣誣御史其所罪者何事當與辨之簡格持御史李渠等已刷文卷至合御史杜思敬等勸驗論復數四簡格辭辯論曰

帝駐驛土口復召御史臺臺中書尚書兩省官監諭尚書書裂卷為兩疑奏曰前浙西按察使濟濟官監燒鈔受贓至于鉅嘗權臺微之三年不報思敬曰文之次第盡在卷中今尚書書拆卷持對其弊可見舒庫爾齊舍哩抱卷至前來日用朱印以對紙繙者防欺也若輩為宰相乃拆卷欺印與人辨是敬是為姦帝怒下簡格獄

仆補政碑至七月伏誅平章約蘇穆爾者簡格妻黨也在湖廣時正月朔日百官行省朝服以俟約蘇穆爾

召至其家受質畢方詣省宰問質如常儀又險召卜者有不軌言至是中書列其罪以聞世祖命械湖廣即其省戮之

特們德爾者穆爾齊之子也嘗違事世祖大德間同知宣徽院事兼通政院使至大元年拜雲南行省左丞相居二載以報難職赴闕為尚書省所劾詔問尋以太

后旨得貸罪還職仁宗將即位以丞相三寶勢等變亂舊章誅之用功勤哲李孟為平章政事銳欲更張庶務而太后在與聖宮已有旨召特們德爾為右丞相帝不得已相之及幸上都命留守大都未幾以病去延祐改元丞相哈克藏自言非世勳族姓不可居右石因舉特們德爾自代帝合白太后與之印大事必使預聞遂拜開府僕同三司監修國史錄軍國重事居數月復拜中書右丞相哈克藏為左丞相奏言內侍隔越奏旨者取

書石丞相哈克藏為左丞相奏言內侍隔越奏旨者取白今中書政務毋預干預以富民往諸蕃商販車獲厚利尚者益眾中國物輕蕃貨反重請以江浙右丞曹立頌其事發舟十綱給廉以往歸則稅免如制私往者沒其貨又以經用不給預買山東河間運使來歲鹽引及各治鐵貨并募江南田糧令田主手實填款狀入官請

王駙馬學校寺觀亦如之禁實成勢家毋得私匿尋遣使者分行各省括田增稅苛急煩擾江石為甚致贖民蔡五九作亂南方騷動事乃罷明年又奏天下庶務難統於中書而舊制省臣亦分領之請以錢鈔沙法刑名

造平章李孟左丞郭博哈雅參政趙世延其權儲選法

治帝從之七月命總宣政院事等進位太師凡議重刑必聽裁決特們德爾既再入中書居首相怙勢貪虐兇

嚴滋甚惟蕭拜珠奉制之而涉多爾濟既拜中丞慨然以糾正其罪為己任有上都富人張殺殺人繫獄特們德爾受其路使家奴看守賈巴延出之巴延持不可多爾濟廉得其狀乃與拜珠及巴延入奏內外監察御史凡四十餘人共劾特們德爾榮勳貪食險賊險復

蒙上問下蠹政害民布置爪牙威聲朝野凡可以誣人要功利己者靡所不至取晉王田千餘畝與教寺後瑞園地三十畝衛兵地二十餘畝竊食郊廟供祀馬受諸

王哈喇班第餽鈔十四萬貫賈珠玉帶璽壺帶帟又計鈔十萬貫受杭州永興寺僧章白福賂金一百五十兩取殺人因張鈔五萬貫且既已位極人臣又領宣政院事以其子巴爾濟蘇為之使諸子無功盡居貴顯縱家奴凌虐官府為害百端以致陰陽不和山移地震災異數見百姓流亡已乃恬然略無省悔私家之富又在阿哈瑪特僧格之上四海疾惡已久乞早加顯戮以示天下奏上帝震怒有詔逮問特們德爾置典聖近侍家

有司不得捕帝恐重傷太后意僅罷其相位家居未逾年復起為太子太師中外駭愕時趙世延為御史中丞論其不法數十事及內外章論其不可輔導東宮者又四十餘人帝終以太后故弗問明年正月仁宗崩趙世

日即傳皇太后旨仍為右丞相又逾月特們德爾宣太后旨召蕭拜珠楊多爾濟至領政院其院使實勤們御史大夫圖爾哈爾哈難問責以前違太后旨合伏罪即起

入奏違旨執二人殺之英宗將即位特們德爾方病足中書省設祖制皇帝登極中書率百官稱賀班首惟

帝所命仍命特們德爾居首既即位奏委平章王毅右丞高昉等徵理在京倉庫所虧糧耗七十八萬石及

志六六〇

諸路所貢幣帛相紙糧者俱責償所可程督嚴急違者杖之帝幸上都特們德爾福欲守賈巴延素不附已奏其便服迎認馬不敵下五府雜治竟殺之趙世廷時爲四川不章特們德爾福怒其苦營論己方入相印密啟遣人進至坐以違認不敵合法司窮治請實推判帝以事在赦前釋之特們德爾福又奏世廷言與省臺諸人謀書老臣請究其姓名帝不問久之帝覺其所請設首皆先朝舊人遂不悅其所爲乃在拜珠爲左丞相委以心腹特們德爾福漸見疎外稱疾不出他快死御史蓋繼元宋翼言其上員國恩下失民望生造顯戮死有餘辜命遣奪官籍將其家子巴勒丹知樞密院事尋以賊敗索諾木嘗爲治書侍御史其後特克實斌英宗索諾木以逆黨伏法

哈瑪爾字上廉喀喇人母爲寧宗乳母哈瑪爾與其弟舒蘇早備宿衛順帝深眷寵之哈瑪爾有口才尤見親信累遷殿中侍御史舒蘇累官集賢學士哈瑪爾聲勢日盛自蕭王戚里皆賂遺之後以謀害托克托出貶南安俄召入爲禮部尚書遷同知樞密院事至正初托克托爲丞相其弟額森特穆爾爲御史大夫哈瑪爾日趨其門會托克托去位而伯勒齊爾布哈爲相與托克托有舊怨欲中傷之哈瑪爾每於帝前力加調護以故得免未幾伯勒齊爾布哈罷特命太平爲左丞相齊壽請爲御史大夫哈瑪爾請及中書右丞國們伯爾與伯勒齊爾布哈等十人結爲兄弟情好甚密至是其謀顯哈瑪爾監察御史沃特時壽轉監察御史其謀顯時壽等字允帝命河南人從家山擊殺齊壽命下沃特等皆死其謀顯時壽等字允帝命河南人從家山擊殺齊壽命下沃特等皆死其謀顯時壽等字允帝命河南人從家山擊殺齊壽命下沃特等皆死其謀顯時壽等字允帝命河南人從家山擊殺齊壽命下沃特等皆死其謀顯

讓王等馳馬諸物其大者則設帳御帳後無君臣禮又時以提調監獄寺爲名出入托果斯皇后宮聞犯分之罪尤大托果斯皇后帝庶母也哈瑪爾知御史有言請已於帝前析其非罪事皆太平贊奏請所提拾及嘉請以御史所言奏帝大怒斥弗納明日草再上帝不得已僅奪哈瑪爾好蘇官居之草地而吐沃特壽請爲陝西廉訪副使於是太平罷爲翰林學士承旨嘉請出爲江浙平章有頃托果斯皇后位許帝以御史所劾哈瑪爾事爲僞已帝益怒詔奪海壽官歸田里已而托克托復入相額森特穆爾復爲御史大夫遂請太平居陝西淫僧嘉請以賊罪杖流尼嚕罕以死伯勒齊爾布哈既罷猶請居殿賜出國門岱爾瑪爲四川右丞亦誣以罪追至中道殺之已而哈瑪爾復見召用托克托兄弟九德之十二年哈瑪爾拜中書添設右丞明年正除右丞時托克托方信任汝中柏由郎中升參議中書省事自平章以下見其議事皆唯唯獨哈瑪爾性剛決與之論數不合汝中拍力謂之乃改爲宣政院使哈瑪爾由是深銜托克托初哈瑪爾嘗陰遣西天僧以蓮金術衛帝帝習爲之說遣俄爾法哈瑪爾之妹贊集賢學士國璣特穆爾故有寵與嚕達寶巴朗等十人俱號伊納克圖嚕特穆爾性姦殺帝尤愛之亦薦西蕃僧且琳沁於帝其僧善祕密法亦名雙修法曰延俄爾法曰祕密皆房中術也帝乃詔以西天僧爲司徒西蕃僧爲大元國師其徒皆取良家女三四人奉之謂之供養於是帝日從事於其法廣取女婦淫淫戲是樂又選宋女爲十六天魔舞技少室山房舞天龍舞天龍舞時樂王是宮巴朗者帝河云十六天魔舞極其不節元時也蓮金術巴朗者帝諸弟也與其所謂伊納克者每在帝前相與狎弄甚至

男女裸處所處室曰色齊克烏希依君臣宜淫而羣僧出入禁中無所禁止醜聲橫行著聞于外雖市井亦惡聞之皇太子年日長尤深疾國嚕特穆爾等所爲欲去之未能也十四年秋托克托出師高郵哈瑪爾乘間復入中書平章政事方托克托之相果言哈瑪爾必爲治書御史俾輔額森特穆爾汝中柏果言哈瑪爾必當屏斥不然爲後患頭奏特穆爾不從哈瑪爾知郊不保因請於皇太后乞氏之意也皇太后頗信之哈瑪爾之禮不行者托克托兄弟之意也皇太后頗信之哈瑪爾復與旺嘉努之子僧格實哩額森特穆爾之客明喀明古語謂皇太子會額森特穆爾移疾家居於是監察御史袁寶音布哈等即帝旨奏劾額森特穆爾兄弟罪惡章凡三上帝始允詔收御史臺印令額森特穆爾出都門聽旨遂以旺嘉努爲御史大夫尋降詔數托克托老師費財之罪即軍中奪其兵柄安置准安院而托克托額森特穆爾皆就貶逐以死十五年四月以舒蘇爲御史大夫五月哈瑪爾拜左丞相明年二月哈瑪爾以前所進番僧爲駭告其父國嚕曰我兒弟位居宰輔宜導人主以正今國嚕特穆爾專上以淫殺天下士大夫必譏笑將何面目見人我將除之且帝日趨於昏暗何以治天下今皇太子年長聰明過人不若立以爲帝而奉上爲太上皇其妹聞之歸告其夫國嚕特穆爾度將不利於己即以告帝帝大驚銳意謀去之明日傳旨令母入朝御史大夫吹斯截因惡數其罪狀帝曰彼兄弟雖有罪然侍朕久與朕弟同乳可姑緩其罪令出征自效已而右丞相鼎珠平章僧格實哩復執奏不已遂詔安置哈瑪爾於惠州舒蘇於肇州比行俱杖死初額

森特穆爾就貶其家以賜哈瑪爾及是籍哈瑪爾家而所得庫藏封識尙未嘗啟見者快之

吹斯噶奇味氏賴森布哈之孫琳沁之子也奉定初襲

長宿衛早有才望文宗時除內八府宰相順帝元統初

出爲福建宣慰使重紀至元三年拜江浙行省參政時

國用所倚海運爲重是歲吹斯噶被命督其役所漕米

三百餘萬石悉達京師無耗折者至正四年拜中書右

丞十二年以中書平章從丞相托克托平徐州有功十

四年奉命率師討賊淮南身先士卒面中流矢不爲動

十六年四月遂拜中書左丞相明年三月宰相表作五月進右

丞相十八年加太保是時天下多故而帝方溺於娛樂

不恤政務吹斯噶居相位久無所匡救且公受賄賂貪

聲著聞監察御史揭珠布哈劾其任用私人部嗜及妾

弟崔譔勒哲特穆爾印造偽鈔事將敗令部等自殺以

誠口吹斯噶懼自請解機務詔止收其印綬既而御史

達爾瑪實哩王孫復劾其姦貪謀國帝終不問會遼陽

賊勢張甚起爲遼陽行省左丞相未行復拜中書右丞

相時帝益厭政官者保布哈乘間用事爲姦利吹斯噶

因與結搆相表裏四方警報及將臣功狀皆壅不上聞

博囉特穆爾庫庫特穆爾各據強兵以權勢相亂僉厥

遂成吹斯噶與保布哈黨庫庫而誣博囉以罪詔削博

囉官爵且命庫庫以兵討之宗王布延特穆爾知院圖

沁特穆爾等皆稱兵與博囉合表言其無罪於是帝始

降詔屏吹斯噶於嶺北保布哈于甘州詔書雖下二人

潛留京師及博囉舉兵犯關以必得吹斯噶保布哈爲

辭帝不得已釋二人畀之遂皆爲博囉所殺已而監察

御史復劾吹斯噶搆殺丞相太平盜用鈔版私家草詔

竊以賣官費耗庫藏居廟堂前後十數年使天下八省之地悉致淪陷乃謀國之姦臣詔削棺戮尸竄其子宜撤使觀音努於遠方

欽定續通志卷六百十九

懷恩與回紇疑其召戎且懼可汗見其閉關不敢動
 軍懷恩既父子新立功而為雲京所拒大怒表上其狀
 嗾軍汾州會監軍驍卒先使於雲京雲京厚結其歡因
 言懷恩與可汗約反狀甚明奉先遣過懷恩懷恩以次
 日備午飲留之奉先回辭懷恩即遣左右匡其馬奉先
 疑圖已乘夜遁歸懷恩驚追與其馬奉先還具奏懷恩
 反狀懷恩亦請誅雲京奉先詔兩解之廣德初進拜太
 保與一子三品一子四品官增封戶五百賜與一子五
 品官封戶仍仍賜鐵券以名藏太廟畫像凌煙閣又以
 瑒檢校兵部尚書朔方行營節度使然懷恩快快又性
 強戾遺讓無以自解乃上書自陳其功伐詞甚慢假帝
 一不為懷且欲其悔過故推心待之詔宰相裴遵慶使
 汾州諭旨因察其去就遵慶至懷恩抱其足泣且訴遵
 慶因道帝意不疑勸令入朝懷恩許諾副將范志誠諫
 以為嫌隙成矣奈何入不測之朝獨不見來瑒李光弼
 手二臣功高不賞瑒已及諫懷恩乃止欲使一子入宿
 衛志誠固止御史大夫王翊使回乾還懷恩慮愧其交
 通狀因留不遣即使場攻雲京雲京敗進攻榆次尚書
 右丞顏真卿言於帝曰懷恩將士皆郭子儀舊部曲陛
 下若以子儀代之喻以逆順必相率而歸從之子儀至
 河中場攻榆次未拔其偏將焦暉曰玉等斬其首獻闕
 下懷恩聞之以告母曰我苦汝勿反今眾變曷且及
 我奈何懷恩再拜出母握刀逐之曰吾為國殺此賊取
 其心以謝軍中懷恩走乃與部曲三百北渡河走靈武
 稍稍引亡命餘眾聞之僊至東甲來歸者數萬帝命懷
 恩舊勳不加罪詔輩其母歸京師厚卹之以誘其眾
 懷恩聞之復歸京師厚卹之以誘其眾
 然皆由代宗不從顏真卿李抱真之言用郭子儀為代

遂以或按密告此及子懷恩始命進子儀又下詔拜
 懷恩太保兼中書令太監攝王罷餘官懷恩怙惡不能
 改遂誘吐蕃十萬人來豐州守將駱延祥掠還邈邪祭
 壇曠設涇水郭寧節度使白孝德禦之覆其陣懷恩入
 侵奉天子儀拒退之永泰元年帝集天下兵防秋懷恩
 誘合諸蕃數十萬人寇吐蕃自北道逼靈泉以搆奉
 天任駱延祥都自東道寇奉先以窺河州羌犀奴刺
 進白元光屯奉天李光進屯雲陽馬瑒都廷玉屯便橋
 董奉屯東渭橋驍卒先李日越屯盤屋李抱玉屯鳳翔
 周智光屯同州杜寬屯坊州帝御六軍屯苑中下詔親
 征懷恩至鳴沙縣病甚遣死靈武部曲焚其尸以葬都
 將張部徐瑒王不能定其軍皆前死范志誠統眾寇涇
 陽時諸屯堅壁賊不得進吐蕃既持久又與回紇爭長
 更相疑莫敢先進因焚盧舍驍男女數萬去周智光遠
 戰盡城破之收馬牛軍資萬計回紇乃詣子儀降請擊
 吐蕃自效子儀分兵隨之破吐蕃於涇州任數敗走光
 誼誼李抱玉降始懷恩立功門內死王事者四十六人
 及拒命士不斃甲乙三年帝聽忍數下詔未嘗察其反
 及死為之惻然曰懷恩不反為左右所誤耳俄而從子
 名臣以子騎駝大惡四年冊懷恩女為崇徽公主嫁
 回紇云遂按通鑑補傳 懷恩忠女為崇徽公主嫁
 回紇云人遣高勳回紇其功乃遣女為公主伊蘇回
 紇代宗之惡如此安知其後復還女為公主伊蘇回
 而唐室不日以發勇擊至於亡哉

坑屍家屬八十八人火民舍三千而去朝廷召權不赴更
 詔使使梁州避難冀其來假然不能命聚不逞數萬恣
 剽掠殺陝州監軍張志斌及前被州刺史龐允初志斌
 自陝入秦智光慢不為禮志斌責之怒曰僕固懷恩豈
 反者邪皆鼠輩弄威福越之禍也兵本不反今為汝反
 遂叱斬志斌時崔圓自淮南納方物百萬智光強留其
 半又劫諸節鎮寶奉物及轉運米二萬士沿調當四者
 懼劫詰問道走同州智光遣部將遂捕斬之代宗未暴
 其罪命中使余元仙持詔拜尚書左僕射智光志曰吾
 有大功上不與平章事因言語子皆萬人敵挾天子令
 請侯非智光誰可即詔陝大臣元仙復汗徐道百權造
 之大應二年詔郭子儀密圖之子儀得詔聲言討之未
 行其眾大擁部將李漢惠自同州降子儀乃彰智光愆
 州刺史貨將吏不問尋為帳下斬首并斬子元耀元幹
 來獻詔身首皇城南街判官郭貞別將蔣羅漢並伏誅
 梁崇義京兆長安人以蔡景業於市有膂力後為羽林
 射生事李璣沈欽算言景業為偏裨瑒自壽陽朝京師
 分請將成福昌南陽瑒誅戎者潰崇義自南陽勸眾還
 襄州與李昭晔南陽相讓為長軍推崇義遂建其軍殺
 昭及南陽以韓眾心代宗即拜師度使奄有襄漢七州
 地帶甲二萬與田承嗣李正己薛季寶臣相輔車
 牙架結獨以地福兵少於是明法令節節遇士以自振
 所獲數萬入朝答曰來公有大功道遠見旌吾儂盈矣
 若何見上建中年李希烈請討之崇義懼恐防軍旅
 男子郭晉上變德宗欲示以信流音遠方部金部員外
 郎李舟諭旨初劉文喜之難舟奉詔入涇州俄帳下斬
 文喜四方傳舟能覆軍殺將反側皆皆惡之舟至勸崇

義入朝崇義不悅明年遣使慰撫諸道復却崇義所
遂不內請易宅使由是益不安朝廷欲示以不疑乃加
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妻及子悉封賞賜撫崇義使其將
果為鄆州刺史遣御史張善以手詔召崇義崇義使卒
持滿以待不受命帝命李希烈率兵進討崇義先攻江
陵破通許賊敗於四望而還屬臨漢屯兵下條希烈怒
引兵循漢而上發其將翟崇義翟崇義 杜少誠於蠻水
至漢口又大敗之一將降希烈使部兵術襄陽安撫
百姓崇義閉守者斬關出不可止乃與妻赴井死傳
首京師希烈誅其親族及軍從臨漢役者二千人悉斬
之

李懷光渤海人本姓茹父常徙幽州為朔方郡將
以戰多賜姓李更名李懷光在軍積勞至開府儀同
三司為都虞候勇篤敢誅殺親屬無所貸節度使郭
子儀委任之母喪起郭憲慶都將范宗立罰子儀副元
帥以所部兵分請將政懷光檢校刑部尚書為朔方
晉歸慈陽等州節度使引軍城長武據原首臨涇水以
扼吐蕃自是不敢南侵建中初楊炎欲城原州使懷光
兼帥涇原原州節度使抗溫備雅等故子儀麾下置在
懷光石及處其下意惡懷光因罪誅之涇軍棟異對
文齊者因眾懼逐叛詔與朱泚討平之加檢校太子少
師明年從嗣方節度使封戶四百仍領鄆當歸馬
李抱真討方悅未克而朱滔王武俊皆反連兵救悅詔
懷光以朔方兵萬五千并力懷光至魏未陣與朱滔等
戰連橫山舊書作為賊所敗悅因決水灌軍魏等退屯
魏縣尋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益戶二百與滔等相持
不戰帝待奉天懷光率所部奔命方兩津衛軍士倍

道進自蒲津經河散軍於醴泉將抵奉天先遣張韶
以驢駝表曉賊攻城進擊呼城上人曰我朔方使也絕
而止此身被數十矢時帝夜聞急問之喜即持詔大
號城上人心乃安入劫賊於善店此解圍去進加副元
帥中書令懷光為人疏而復慎言欲見帝請誅宰相盧
杞權即說帝令懷光席幕滅賊帝不得其情因救懷光
無朝督將進討懷光自以裡千里赴難為竊臣固隔
不得朝頌志恨也咸陽數舉杞等罪帝為杞杞與趙贊
白志貞又劾奏中人翟文秀亦殺之以慰懷光然益自
疑堅壁八旬不出屢詔使進軍以何嘗為解脫進未就
初崔蕩使吐蕃求助兵蕃相向結贊曰吾法進軍以
本兵大臣為信今制書不署懷光未敢前帝乃命翰林
學士陸贄詣懷光諫事懷光執言不可者三卒不肯署
又嬖男贊曰爾何能與元年詔加太尉賜鐵券懷光
赫然怒曰凡疑人臣反則賜券今授懷光是使反也既
於地時部將韓游瓌將兵衛奉天懷光約合為變游瓌
以聞數日又書書進之門者捕送又遣府丞升營謀於
奉天升營告游瓌曰懷光遣送承使火乾脫使戎為
內應以脅乘與懷光發其密請帝決幸梁州帝自西門
出詔戴林顏守奉天時李晟已移軍渭橋懷光乃奪李
建徽楊惠元等軍屯好時然其下稍稍攜貳貳初懼之
至是欲逐臣懷光怒告經益不自安乃引兵掠涇
陽三原富平遂如河中留張昕守咸陽而孟涉段威勇
擁兵降李晟游瓌發所以仰州歸詔以懷光為太子
太保許其麾下擇功高者一人統其兵不奉詔懷光至
河中取同降二州拔兵觀望李晟收京師遣給事中孔
巢父中人啖守盈召之皆為懷光帳下所害於是繕兵

嚴守帝乃遣軍討之賊破同州屯軍不得進數為懼
光所鯁帝以河東節度使馬遂成名素著乃拜副元帥
與城及鎮國驛元光郭崇勳游瓌坊唐昭臣會兵進
討遂拔韓州諸軍遂圍河中貞元元年朔方部將牛名
俊斬懷光首以獻帝念其功詔許一子嗣賜莊第各
一區聽以禮葬妻王從遣州初懷光死其子璵盡殺其
弟乃死故懷光無後五年詔以外孫燕為後賜姓李名
曰承緒

陳少游博州博平人幼習老子莊周書為竺玄館學生
諸儒推引講程授祿說詞窮而對有餘大學士陳希
烈賞之擢第補南平令治有聲異遷侍御史回紇糧料
使加檢校職方員外郎懷固懷恩表署河北副元帥判
官遷晉鄭二州刺史少游長權變以幹濟稱而貽謝權
幸以是數遷李抱玉表澤潞副使為陳鄭留後示奉中
復奏為隴右行軍司馬擢桂管觀察使少游現徒近鎮
時宦官董秀室極密用事少游乃宿其里候帥沐入謁
厚賄之秀大喜時少游已納賂元載子仲武於是內外
交薦故宜欲池觀察使大歷五年徙浙東封穎川縣子
遷淮南節度使喜論政行小惠舉吏任職三總大憲皆
天下富饒處以是徵求貿易無虛日積財寶巨萬初賜
元載虛無慮十萬指又事宦官駱奉先劉清潭吳承倩
及秀故能久其任後載以過見疑少游即誅之載子伯
和誦揚州少游陽與善而陰奉其罪代宗以為忠李納
拒命少游出師收徐壽等州俄棄之退屯盱眙賈進檢
校尚書左僕射賜封戶三百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時
宰相關播盧杞與少游有雅故放驟兼台司德宗幸奉
天度支汴東兩稅使包佶為揚州所儲財賦八百萬籍

將輸京師少游意朱泚勢盛不遂平欲取取其財使判官崔頰就信索文籍貨二百萬幣信以非致命拒之頰大怒去信謂少游欲諫止不得於是財用悉為少游所掠信奔白少游又進判官房孺復召之信驚走漢江伏妻子案牘中以免信有梁選兵三千合高越元甫將焉少游奪之能隨信者至上元復為韓湜所留信但頰請史如江鄂等州以表內蠟丸以聞會少游使至帝詰其事辭以不知時兩難煽結帝未能制乃曰少游固之守臣取信財以防它盜庸何傷少游聞之果自安不疑李希烈陷汴聲言襲江淮少游懼遣參謀溫述送款又使巡官趙誠如和州厚結李納希烈借溫述將楊豐齎偽敕令述少游齊州刺史張建封逼得之新豐以偽敕送行在會信入朝具言少游背財賦狀少游懼上表言所取以贖軍興請償之而州府破殘不能償乃與腹心更設法重稅民皆苦之劉洽取汴州得希烈偽起居注書某月日陳少游上去歸順少游問蓋發病死

李鈞淄川王孝同五世孫以父國貞諫調鳳翔府參軍貞元中累遷宗正少卿歷杭州二州刺史李齊運用事鈞以臨結其歡居三歲遷潤州刺史浙西觀察諸道鹽鐵轉運使多稱奇寶歲時奉獻宗室之鈞恃恩嘗微得專權酒漕運多乾沒國計日耗浙西布衣崔海貞上書闕下暴其罪帝極以賜鈞鈞抗殺之乃益尋兵選善射首為一屯號挽硬隨身以胡索雜類虬須者為一將號蕃落健兒皆銷腹心變為假子粟給十倍故染為用帝於是復鎮海軍以鈞為節度使罷領鹽鐵轉運鈞喜得節舉偃日甚屬吏多以罪死又逼汚良家察佐力諫不能得寤過去掩宗即位方鎮稍入朝鈞不自矣

亦請嚴有詔拜尚書左僕射以御史大夫李元素代之中使馳驛勞問兼推慰其軍鈞鑒判官王濤為留後鈞無入朝意稱疾遷延不行濤及中使數遣之鈞不悅乘轡視事有所變更者輒親兵圍濤以給冬服日濤與中使入謁軍持刃殺濤食之監軍使遣牙將趙琦慰諭又饗食之以兵注中使頭鈞屬驚解救囚之副館蕃落兵辭頭王之授硬兵李鈞主之又以公孫玢疏運分總餘軍室五創投首內領將令殺五州刺史屬別將庾伯夏兵三千築石頭城謀據江左常州刺史顏防用其客李雲謀諂解招討副使殺鎮將李深傳檄蘇湖杭暨四州同討鈞湖州李昶亦殺鎮將趙惟忠而蘇州李恂為鎮將姚志安所執獻於鈞鈞敗而免憲宗以淮南節度使王錡為請道行營兵馬招討處置使中官薛尚衍為都監招討宣慰使發宣武宣武武昌淮南宣歙江西浙東兵自宣杭信三州進討時鈞以宣州富饒遣兵馬使張子良李奉仙田少卿領兵三千分下宣歙池鈞到裴行立雖預謀而欲效順改相約遣兵執鈞子良等論軍中曰僕射反矣精兵四面皆至勢蹙且敗吾輩當轉禍希福部眾大悅遂逼戈懸城行立舉火內外合謀行立攻牙門李鈞引兵出圍行立兵貫出其中斬鈞傳首城下鈞聞之舉族衝突子良以監軍命喚諭城中且呼鈞東身還朝左右以幕縋鈞而出之送至京師與子師回並展於城西南擢子良檢校工部尚書左金吾將軍封南陽郡王賜名奉國田少卿檢校左散騎常侍左羽林將軍代國公李奉仙檢校右常侍右羽林將軍郭國公裴行立兖州刺史贈王濤給事中趙琦和州刺史崔善貞睦州司馬削鈞屬籍從弟宋州刺史鈞通事舍人

鈞從子師偃流嶺南

欽定續通志卷六百二十

版臣傳

唐二

李忠臣 喬琳 潘鳳 劉剛 高驥 呂用之
畢師輝 朱攸 王行瑜 陳敬瑄

度使王仲昇為賊賊以忠臣為汝蔡十六州節度使
德衣德整六州節度使其年進十一州節度使按方
州節度使西十六州節度使使所請六州與十一州節
度也勳者六字上當與十字而得者六州與十一州節
六字之或又加州於大元元年始開入進而至五年
省此等進不應有州州之地名今應改而正之焉
兼安州台諸軍平東都進軍大夫周紀可汗既歸
其下安格石帝廷居河陽守貞因是招亡命為盜
路良謨詔忠臣討定之僕因懷惡引吐蕃犯京師天子
徵兵使者至淮西忠臣即日進發請將白須眉日忠臣
怒曰君父在難何暇擇日時召兵無先忠臣至者代宗
嘉之加本道觀察使賈與倍等周智光反忠臣討之會
智光敗忠臣以收華州為名所逼大掠自赤水距潼關
二百里無居人大曆五年加秦州刺史陝虢李國清為
下所逐掠府庫國清編拜請將乃免會忠臣入朝次陝
詔訊軍軍懼忠臣不敢搖即斷結約士投所掠物國中
一日晝獲討李靈耀也職西梁國敗之復與馬燧軍合
敗賊於汴州田悅以援兵三萬屯汴郭忠臣遣將襲敗
之脫軍遁去以忠臣為汴州刺史加檢校司空中書
門下平章事封西平郡王忠臣妻香噴色逼將士婦女
與亂所至人苦之又以妹婿張惠光為牙將恃勢殘刻
惠光子居牙下亦橫肆十四年大將李希烈因眾怒與
少將丁結賈子華等共斬惠光父子以兵符送忠臣軍
騎奔京師帝棄寵之不責也復授檢校司空中書門
下平章事奉朝請忠臣既失兵常佛德未試反偽署司
空兼侍中訛攻奉天以忠臣居守及敗忠臣走樊川
李晟將士擄之繫有司與其子俱誅

舉朝相諍許肥巴州司戶參軍舉果補遂發四州刺史
治實簡不賴事琳妻善潘人張涉涉以侍讀德宗東宮
及即位召訪政事蕭琳堪大用乃拜御史大夫同中書
門下平章事琳年高且曠每進對失夫所言不厭帝旨
在位閱八旬以工部尚書罷帝由是亦疏涉琳從幸奉
天再遷太子少師再幸梁州次藍屋謫言馬殆不進帝
素以舊老禮之給乘輿與馬辭帝帝愜然賜所執策曰勉
為良圖與卿別矣不數日祝融含仙游寺朱泚聞遣數
十騎取之署吏部尚書及收京師李晟憫其老表賈死
帝曰琳故宰相失節背義不可殺命斬之又有蘇繡者
湖之子與兄俱佩以文辭頗擢賢良方正科累轉諫議
大夫進工部侍郎妹婿源博者休弟也故繡與休交此
叛竄於郭傷足不能進泚先得練而鎮左右逃歸繡所
在源休聞白泚以二百騎求得之署僞宰相復謀出奔
情不能決中朝臣遁伏者休多所謀殺繡救厚十之
五及收京師與兄錄並斬於東市西北街初與弟漢
在安史時皆偽官錄兄弟屢屈於賊云

李忠臣本董秦也幽州薊人少籍軍以材力奮事節度
使辟楚玉張守珪安祿山等亂至折衝節度平盧軍
先鋒使隸山及副正臣投偽節度呂知晦按時守其
子賈榮先欽執周劍定京師又從正臣敗李歸仁李成
白秀芝等潼關失守秦整軍北窺秦王阿萬孤初引眾
與正臣合詐約俱攻范陽至后城乘夜襲秦秦接戰敗
之追至溫泉山禽首領阿布確斬以獻正臣卒眾推
王玄志為節度使志使秦辛兵三千白雅奴梓草絕海
擊賊將石帝廷焉承治轉戰累日拔舊城河間景城敗
賊賈以實軍又與田神功下平原樂安禽偽刺史以獻
於是防河招討使李錡奉制假秦德州刺史史思明自
歸河南節度使張鎰督秦軍平河南州縣又與柳存陽
惠元破安慶緒將王福德於舒舍肅宗下詔褒論合屯
濮州又徙肅州從郭子儀相州軍潰秦至榮陽破賊
將張釘獲糧二萬艘以餉汴軍未幾授滑州刺史屯杏
園渡許叔冀以汴下史思明奉牙屈亦降與俱寇河陽
秦夜擊五百人官劉歸李光弼詔加殿中監封戶二百
召至京師賜令氏名給良馬甲第時陝西神策兩節度
使郭英又勳伯玉屯陝以忠臣為兩軍兵馬使張承宣
莎柁與賊將李廣漢等賊數十週竹破之淮西節

檢郭子儀表為朔方府軍書記尋拜監察御史與同舍
喬琳并州太原人少孤負志學推進士第性疏蕩無禮
李晟將士擄之繫有司與其子俱誅

劉闢字太初擢進士宏詞科佐奉州府累遷御史中丞
度支副使舉卒闢自為留後詔請將上表請旌節憲宗
不許以給事中召之不奉詔時帝新即位欲靜鎮四方
即拜檢校工部尚書勅西南西川節度使闢意帝可動益
驚驚吐不臣語求統三川欲以所善盧文若節度東川
即以兵取梓州宰相杜黃裳言闢安書生可一鼓而俘
也薦高崇文李元奕等將神策行發兵皆西使嚴勳李
康倚角之詔許自新闢不聽崇文取東川帝乃下詔奪
其官進破鹿頭關遂下成都闢從數騎走至羊灌田
自投水不能死騎將鄭定進高之文若先殺其族乃自

沈於江樓車送陶京師尚莫不死食飲自若將至都諱策以兵迎之係其首而向帝御與安機受俘獻南社拘於市斬於城西西南獨柳下子超耶等九人與部將裴綱皆伏誅按綱傳今改入叛臣

高駢字千里南平郡王善文孫也家世禁衛功頗修仍折節為文學諸儒交喜言治道兩軍中人更稱其諳歷石神策軍都虞候兗項叛率禁兵萬人成長武時諱將無功唯駢數用奇殺獲甚多懿宗嘉之徙屯秦州即拜刺史兼防禦使取河渭二州略定鳳林閣降敵萬餘人咸通中察人叛拜安南都護於是管經略使張君不討賊更以舊兵授駢駢過江約監軍李維周繼進維周據單壁海門駢次峯州大破南詔蠻收所獲驍軍維周忌之匿捷書不奏劫駢玩敵不進更命右武衛將軍王晏權往代俄而駢拔安南斬蠻帥段酉遷降附諸洞二萬計晏權方挾維周據駢北歸而駢遣王惠贊傳首還首京師帝覽書即宣改駢臣皆賀大赦天下進駢檢校利部尚書仍鎮安南以都護府為靜海軍長駢節度兼諸道行營招討使始築安南城由安南至廣州江漕梗險多巨石駢募工勸治由是舟濟安行儲餉畢給加檢校工部尚書右僕射從節天平其從孫孫從戰常先登焉自代詔拜交州節度使信宗立即其軍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詔寇揚州掠成都徙駢劍南西川節度兼傳詣軍及劍門下令開城縱兵出入時蠻攻雅州壁廬山間聞駢至亟解去駢即移檄信勸兵從之驛信大懼送質子入朝約不敢寇蜀之士悉成都城賊驛易以博覽陳完新負城即陵悉舉平之以便農桑進檢校司徒封燕國公徙荆南節度王仙芝敗殘黨還

江帝以駢治郾威化大行且仙芝黨皆郾人故授駢鎮

海節度使駢遣將張濬梁繼分兵討降其驍帥畢師鐸數十人賊走瀛表帝美其功加諸道行營都統鹽鐵轉運等使賊更推黃巢南陷廣州徙駢淮南節度剛大使駢繕完城學驍軍及土客得說士七萬駢歎天下召兵討賊威震一時天子倚以為重廣明初巢黨自嶺表北趨江淮濬破賊大雲倉賊保上饒軍亡幾多死賊逃還擊之巢大懼以金幣濬書於駢歸命駢信之許為求節度當此時昭義武宣義武兵數萬赴淮南駢欲專己功即奏賊已破不須大兵有詔班師巢知兵罷即絕驢高戰擊殺濬乘勝渡江攻天長始巢在廣州求節度宰相盧攜善駢以有討賊功不肯放棄與駢爭於朝故巢怨不得節度而駢聞讓不一亦不平至是欲縱賊以鋒朝廷然後立功學師鐸諫曰朝廷所恃唯公今不據淮南扼賊要害使得北渡必亂中原駢矍然下令將出師變將呂用之畏師鐸有功諫曰公勳業極矣賊未殄朝廷且有口語悅賊平挾實主之威安所稅駕不如觀釁求驛駢入其計託疾不出職兵保境巢據豫和去廣陵幾數百里乃求援陳許巢退揚州軍十五萬駢將曹全晟以兵五千戰不利壁泗州以待賊賊北趨河洛使者促駢討賊寇益相率駢終無行意俄而兩京陷天子猶冀駢立功奇券未發進檢校太尉東西都統京西京北神策軍諸道兵馬等使駢悉兵營東塘日簡閱如將赴難仍託故還廣陵帝知駢無出兵意天下益殆乃以王鐸代為都統以崔安潛副之詔章昭度領諸道驛軍都運使加駢侍中增實戶一百封渤海郡王駢失兵柄利權擴袂大節即上書責言不恭帝怒下詔切

責駢都統三年無尺寸功幸國頗沛陰圖割據一旦失勢故肆為醜悖脅遠天子莫復收權會諸道平賊駢聞翰氣部下多叛去鬱鬱無聊乃篤意求神仙以軍事屬用之用之者都陽人世為高僧既孤依舅家盜私其室亡命九華山事方士牛弘徵得役鬼術買藥廣陵市因駢親將俞公楚得見駢署幕府稍補右職用之既少賊具知閭里利病吏得失頗言政事駢愈器之乃日為寢妄以動駢又薦狂人諸葛殷張守一為長年方並置牙將駢造迎仙等樓皆高八尺飾以珠玉侍女羽衣新聲度曲以儷詞大驚齋其上祈與仙接用之自謂與仙相通而語言亶近懼有獲其資者乃曰仙人當下但患學者真氣虧沮耳駢始棄人同事絕妄廢離將吏不見客至先遺蒸灌語方士祓除謂之解驛少選即引去自是內外無敢言者惟梁繼屢為駢言駢不聽繼權解所領兵用之既自兵淫利重賦人思亂乃擢廣吏百餘號察子伺察民間道路籍口誅所惡者數百族又募卒二萬為左右鎮邪軍典守一分總置官屬如驛府用之每出入騶衛至千人建百尺樓託云占星實窺伺城中之有變者姬侍百餘月二十稟費不足至詩留度支運物誘人上變許入資產贖罪命公楚數規戒其失不聽賊歸禮謀殺之弗克二人皆以護死駢從子漢密疏用之罪請駢除之駢怒殺漢嗣襄王壇之亂駢上書勸進偽假駢中書令請道兵馬都統江淮鹽鐵轉運使以用之為嶺南節度使駢久缺望至是大喜百賦不絕用之始開府置官屬禮與駢均矣以祀祀董僕吳通為腹心駢之親信皆通使附已政事未嘗聞決駢始悔收其權不能也光啟三年蔡賊孫儒兵略定遠聲言涉淮

壽州刺史張翽奔告駱命畢師鐸率騎三百戍高郵師鐸者曹州冤句人故仙芝黨以善騎射稱驍果集於浙西用其力故寵待絕等用之厚味以利不肯附師鐸有美妾用之請見不可阻其出觀焉怒而棄之內忿懼爲子結婚於高郵將張神劍陰以爲援左全忠方攻秦宗權驍慮其奔突使師鐸率兵踰都梁山不見賊師鐸見驍府宿將多以讓死憂甚用之益加禮師鐸愈謀於神劍神劍不然其言用之亦慮其變欲除之亟請罷屯而驍子怒用之專恣罷師鐸與諸將發其盜遣使謂師鐸曰用之欲因此行圍君既投奔神劍夫君其備之漢璋大喜帥兵及亡命數千至高郵見神劍誥其變神劍取酒割臂血而盟推師鐸爲大丞相作誓告神乃移徽州縣以誅呂用之張守一諸葛殷爲名得勝兵三千將發神劍中悔遂曰公兵雖精然城堅旬日不下則糧乏眾心搖矣神劍請技軍高郵爲公聲援而督糧道漢璋內忌神劍勸師鐸許其計其四月兵傳城城中騷亂用之分兵守且自督戰驍聞大驚召責用之之屢出戰師鐸見城未下求救於巨州秦彥約事平用之以駱彥遣秦稠率兵與師鐸合攻益急守陴者夜焚南柵以應於外師鐸入守將張全週戰死用之距三橋發備相富驍從子傑率牙兵將攻用之以界師鐸左銀甲復斷其後用之懼乃出奔驍召梁瓌曰初不用子計以及此庸何追投以兵使保子城遂明防鐸縱火大掠驍乃命撤備改服須其人師鐸見廷和問驍待之如賓即署師鐸節度副使漢璋神劍以次授署秦稠封府庫以待師鐸去丞相賊請用之支黨數十使孫約迎秦彥彥者

徐州人木名立號伍伍結乾符中以盜聚賊且死被械亡去改名彥梁徒百人殺下邳令取其資入黃巢黨中既敗與許勣降梁表和州刺史中和初巨款觀察使賈澹病彥襲而代之師鐸之召彥也或謂曰足下誅妖人擊下樂從今軍府已安宜還政高公足下身典兵權在掌提若令彥爲帥兵非足下有也足下如厚德彥宜以金玉女報之勿聽漢璋師鐸以告漢璋漢璋曰善師鐸出驍因南第秦稠度下求無厭燒資奉饋數十楮取珍寶始驍自乾符以來貢獻不入天子資貨山積至是爲亂兵所略略盡師鐸從驍東第諸葛殷殺之驍出金遵守者師鐸知之加兵督復入囚署中子弟十餘人同幽之用之既出以兵攻淮口未下鄭漢璋擊之遂奔天長初用之詐爲驍書召兵於蘆壽城陷而揚行密兵萬人次天長用之師之張神劍求賂於師鐸辭以彥未至神劍怒與別將高霸將攻師鐸彥自將入揚州將隨度使以師鐸爲行軍司馬時揚行密與神劍等連和自江北至埭家橋柵壘相聯登城望之色沮乃投鄭漢璋唐宏等兵屯門隅及師鐸以勁卒八千出戰大敗獨死之彥出金求救於蘇州刺史張雄雄引兵至東塘得金不戰去彥使師鐸率兵三萬陣城下漢璋爲前鋒宏次之駱元真梁約又次之師鐸王朗以騎爲左右翼縱成列行密先犯元真輻重於壁以贏兵守之伏精兵數千其旁行密乃出委輻重於壁以贏兵守之伏精兵數千其旁行密先犯元真短兵接傷北師鐸率軍奔其壘爭取金玉資糧伏誅而出行密引輕兵踵其尾師鐸等奔還元真戰死師鐸稱帝元真襲敗能拒敵既死扼沮彌日不復議出戰矣驍久囚拘俟德嘗挾羣奴撤延和閣開節節薪費革帶以食師鐸既敗唐驍內應令陳

實等往殺之左右取客遺歸行密行密舉軍燒蕪大踰獨用之服厥庚三日彥敗軍氣摧喪與師鐸抱膝相視無它略遂漢璋擊神劍破之神劍奔高郵漢璋欲窮追會大雨還行密以城尙堅師且老議解去用之神將農伏兵西濠伺守者休代引而登殺數十人於門以招外兵守軍亦厭苦皆委兵演師鐸與其家及彥奔東塘人爭出相騰藉死王朗踣而殞行密既入殺梁瓌於牙門以不死高氏難韓聞之赴并死彥師鐸與唐宏倪詳焚白砂將渡江會秦宗權使孫備引兵三萬襲揚州次天長彥等與之合還攻行密取行密輜重牛半數千計備以食之乃屠高郵據之張神劍奔還而高郵成兵七百潰而來行密疑有謀悉擊殺之因殺神劍用之始詐行密曰廡下有瘞金五千斤事平願備一日之行密掘地無埋金但得銅人三尺身柱棹釘刺其口刻驍名於背蓋用蠱服驍也行密責其罪與張守一並斬於三橋妻子皆死備攻城未得志慮彥師鐸有異謀稍并其兵唐宏度不免告備曰師鐸遣人至汴備恐明日召彥師鐸漢璋會軍中彥師鐸先至壯士卒之至備所備質以反驍首斬之漢璋至奮臂擊殺數人乃死身首度散備使宏主騎兵厚賜之支德元年備遽知行密之自高郵襲之行密拔其軍還蘆州備遂據揚州驍之死亡裏以故遷與子弟七人一坎而遷行密權驍孫愈爲副使令主喪事未克葬愈暴死至是故史鄭師虔收葬之揚州雄富冠天下自師鐸行密備迭攻迭守裝市落州民人兵械材仍其地遂空

宋致郭州人少以材武爲州成將黃巢盜長安僞節度使王玫方調兵攻贛事之乘間斬王玫以留後讓李重

古約合兵討巢廣明年攻襲賊賊開遠門槍洞咽不
死以功擢晉州刺史進帥節度使賊平授同中書門
下平章事封大興侯田令孜謀誅王重榮以兵屬攻攻
取為令孜用賊亂北固賊軍還掠誅宗黃黃鳳翔避
其鋒攻反與重榮李克用連和誅誅令孜宰相蕭遘密
召攻迎帝攻鳳翔令孜劫乘輿走陳倉遂至興元攻
迫不及劫嗣襄王煇奉為帝攻興元丞相專伏萬幾
始與李昌符共謀焚煇至是為警目符乃自歸天子
人心震離及王行瑜敗於大原峯懼歸兗殺又聞購得
攻者即罪以罪誣節度使行瑜即勅兵倍道趨長安攻居
孔緯第方據几署事行瑜遂入斬之殺其徒數百諸軍
遂大亂燒京師時盛寒吏民被剝數僵尸相藉即傳首
興元宦者僞樞密使王能著等皆坐誅

王行瑜邠州人少隸軍從朱致為列校討黃巢數有功
熈即僞位授行瑜天平節度使令率兵守大散關為李
從所破即奉款行在還取致首以獻權節度使景
福元年與李茂貞韓建及弟同州節度使行實請殺茂
貞招討使楊守亮於山南宦官韓之昭宗亦懼茂貞
難制不許行瑜等因擅興軍擊取之後茂貞拒羣王殺
宰相行瑜與有力得賜鐵券遂致懇求為尚書令宰相
章昭度執不可但加號尚父行瑜望甚會河中王重榮
死其子珂李克用增也故克用請以珂節度度而行瑜
及建茂貞請授王拱因以兵陳閣下欲廢帝立古王不
克即殺昭度李裕留弟行約宿衛克用委兵實河間行
瑜等罪行實東同州趙長安與行約謀劫乘輿又不克
皆奔邠州行瑜築梁園崇克用與賊被行實等軍俘其
母及行瑜子詔削行瑜官爵行瑜以銳卒五千營龍泉

鎮茂貞壁其西克用夜發精騎繞道賊軍走行陷歸
邠州嬰城守厚路克用求自歸克用軍環其城行瑜窮
悉族奔處州為麾下斬於路傳首京師克用並俘其屬
二百人獻於朝

陳敬瑄田令孜兒也少賤隸左神策軍令孜為護軍中
尉敬瑄謀藉權左全吾衛將軍檢校尚書右僕射西川
節度使性畏強善撫士黃巢亂唐宗幸奉天敬瑄夜召
監軍梁處厚號御奉表迎帝避諸治行宮令孜亦偕西幸
敬瑄以兵三千護乘輿從內苑先遣路不諱遣檢
校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奉行在百官請奏無敢
乏帝欲命判度支固讓再加檢校司徒兼侍中封梁國
公以弟敬珣為同州刺史討定邛州首望旣能涪州叛
校韓秀昇再進兼中書令封涪州郡王實封四百戶賜
鐵券恕十死果平進頴川王瑒實戶二百車駕東敬瑄
供億甚豐又進檢校太師俄令孜得驛敬瑄流瀘州昭
宗立召為左龍武統軍以宰相章昭度代領節度使者
至敬瑄拒詔令孜攻敬瑄募黃頭軍為自守計時王建
盜據閬州令孜攻王建建至綿州敬瑄復以其難制疑
兵拒之激建攻諸州以限朝廷建入漢州成都嚴守建
走城下遷潛令孜父曰父我及門而拒我尚誰各今作
賊矣因請兵於顧彥朗攻成都殘掠州縣彥朗與建表
請大臣代敬瑄建亦自請討敬瑄譴罪詔立承平軍授
建節度使以昭度為行營都討使山南西道節度使楊
守亮副之查朗為行軍司馬有詔募敬瑄殺孟昭圖罪

別官節昭度使建屯學射山敬瑄迎戰不克又戰置崖
大敗建昭度傳城而嚴簡州刺史張造攻笄橋大敗死

之大順元年建稍擊降諸州敬瑄戰浣花不勝明日復
戰將士皆為建俘明年三月詔還敬瑄官爵昭度還
論建罷兵建不奉詔帝更以建為西川行營都督制置
使建知敬瑄可禽欲遂有蜀地即督昭度還京師而燒
絕樓梯東道不通因急擊敬瑄分規蜀為十圍所當輒
被腳烽望相望縱讓入城以搖眾心圍凡三歲城中糧
盡敬瑄出家資給民募士出剽麥收其半民亦夜至建
壘市鹽不可禁敬瑄自將出迎蒲列二營還建建軍偽
通遇伏敬瑄敗建破琉璃街廿一屯明日戰又破一壁
降其將敬瑄請將或死或降且盡凡五十職敬瑄皆北
乃上表以病乞還京師令孜素服至建軍約和建入自
西門因敬瑄令孜而自稱留使表於朝詔以建為西川
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累表請誅敬瑄不報景福二年
陰令左右告敬瑄令孜殺死士約楊展等反於是斬敬
瑄於家同日縊殺令孜自是建盡有兩川黔中地

李巨川字下已達吉從曾孫乾符中舉進士河中王重
榮辟為掌書記重榮討黃巢書檄奏請日粉香黃屬巨
川文思敏速言輒中理會賊走重榮收京師巨川有助
力重榮死於亂亂為興元參軍節度使楊守亮喜其至
復營記室守亮為韓建所擒巨川械以從邇木葉遣建
斬哀建勸容因釋縛置幕府昭宗幸華建患一州供億
不能濟使巨川傳檄天下請助韓簡初建惡諸王與兵
不利已與巨川謀即上變告入王欲帝幸河中因請
令歸十六宅選殿師備督教盡散麾下兵權帝不從以
兵圍行宮表請再上帝不得已詔可又忌行營將李筠
慮從有功奏誅之通志又召諸王將命四方者悉
赴行在巨川日夜導建不臣既幽諸王別第帝不悅

增補通鑑乃請立德王爲皇太子文掩其惡帝還京拜陳
讓大夫光化初朱全忠陷河中將攻潼關建懼使巨川
納款至河中因言當世利害全忠屬官敬翔以文翰見
知疑巨川用則全忠待已或衰乃說家曰巨川誠奇才
顧不利主人若何是日全忠殺之

欽定續通志卷六百二十一

叛臣傳

五代

趙在禮

范廷光

楊光遠

趙思紹

趙在禮

其子守文

使將魏兵

禮反在禮

宗代行欽

之皇南等

橫海懸鐘

店羅列積

軍都康候

之已而罷

而復受詔

亡延熙在

宋聖至洛

厚之誅責

為契丹所

立贈中書

宋守殷少

朱守殷 盧瑋

安重榮 安從進

李守貞 王崇崇

皇甫暉 杜重威

杜重威 杜重威

其子守文 守文

使將魏兵 魏兵

禮反在禮 禮反

宗代行欽 欽明

之皇南等 皇南

橫海懸鐘 懸鐘

店羅列積 羅積

軍都康候 康候

之已而罷 罷去

而復受詔 詔居

亡延熙在 延熙

宋聖至洛 聖至

厚之誅責 誅責

為契丹所 契丹

立贈中書 中書

宋守殷少 守殷

為長直軍以守殷為軍校好言人陰私長短以自結莊宗以為忠遷善漢馬步軍都虞候同光二年領振武軍節度使是時莊宗初入洛守殷巡檢京師特恩寵恣凌侮動輒與伶人異進相表裏魏王綱炭已殺郭崇勳進誣宋友諒與崇勳謀反莊宗遣守殷以兵圍其第而殺之是時明宗自鎮州來朝居於私第莊宗方威擊小疑忌大臣遣守殷伺察明宗動靜守殷陰使人奏明宗歸藩無與禍會明宗曰吾洛陽一匹夫爾何能為也慨而明宗卒反於魏莊宗東討守殷將騎軍陣宣仁門外以候郭郭從諱作亂犯魏郭門以入莊宗急召守殷不至劫掠還人應明宗入洛明宗即位拜守殷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河南尹判六軍諸衛事明年遷宣武軍節度使明宗詔幸汴州或以為東諸侯有強強者將置制之守殷不自安乃殺都指揮使馬彥超問賊反明宗行至京水聞守殷反遣范廷光馳兵傳其城汴人開門納廷光守殷自殺其族乃引頭命左右斬之明宗至汴州命鞭其尸梟首於市七日傳柩洛陽守殷之府反也召都指揮使馬彥超與計事彥超不從守殷殺之明宗憐彥超之死以其子承祚為洛州長史

董璋不知其家世少與高季興孔洵俱為汴州富人李讓家僮吳太祖鎮宣武讓讓為子是為宋友諒其僮奴以友諒故皆得事太祖璋以軍功為指揮使末帝遣璋攻下澤州即以為副史梁仁事唐為鄆寧節度使與鄆崇相相善崇稍伐璋以璋為行營右廂馬步軍都虞候軍事大小皆與參決蜀平以為鄆南東川節度使孟知祥鎮西川其後二人有異志大成四年明宗祀天南郊

使李仁矩齋師論兩川賈助南郭物五十萬安重海亦馳書于璋原使仁矩齋安重海前赴洛璋等皆疑是重海請書附認璋詭不肯出紙出十萬而已又因事欲殺仁矩仁矩泣涕而免歸言璋心反其後使者至東川璋益倨慢使者多言璋欲反狀重海患之乃將擇將吏為兩川刺史以精兵為其牙衛分佈諸州又分關州置保軍軍以仁矩為節度使遣姚洪將兵千人從仁矩成關州璋及知詳覺唐疑已且削其地遂連謀以反璋因為其子發知詳女以相結又遣其將李彥討扼劍門關為七岩於關北增置關城永定凡唐兵東歸者皆遮留之獲其進者覆以鐵籠火炙之或封肉釘面刺心而喚長興元年九月知詳攻陷遂州璋攻陷開州執仁矩洪皆殺之初璋等反唐獨誅璋家屬知詳妻子皆在成都其疏屬留京師者皆不誅石敬瑭討璋等兵久無功而自關以西饋運不絕敬瑭亦還明宗乃遣西川進奏官蘇愿東川將軍劉澄西歸論璋等使改道知詳遣人告璋欲與俱謝過自歸璋曰唐不殺孟公家族於西川思厚矣我子孫何在何謝之有璋由此疑知詳賣己三年四月以兵萬人攻知詳驍于彌平璋大敗還走梓州初唐陵州刺史王暉代還過璋邀留之至是暉執璋殺之傳其首於知祥

范廷光字子璇相州臨滏人唐明宗破鄆州梁兵方扼揚劉其先鋒將康延孝陰送款於明宗明宗求可以通延孝款於莊宗者延光輒自請行乃假延孝蠟丸書西見莊宗致之且曰今延孝雖有降意而梁兵扼揚劉者甚盛未可圖也不如築壘馬家口以通汝陽莊宗以為然壘成築道王彥章急攻新羅明宗使延光間行求兵

夜至河上為梁兵所得送京師下延光獄拷掠數百脅以白刃延光終不肯言習事繫之數月稍為獄吏所獲莊宗入汴見延光喜拜檢校工部尚書明宗時為宣徽南院使明宗行幸汴州至梁陽宋守殿反延光日守殿反延光始見若緩之使得為計則城堅而難近臣請騎兵五百馳至城下以神速擊之乃以騎兵五百自釋疾馳至半夜行二百里戰于城下運明宗亦馳至汴兵望見天子乘輿乃開門而延光先入猶巷戰殺傷甚眾守殿死汴州平明年遷樞密使出為成德軍節度使安重海死復召延光與趙延壽並為樞密使明宗有疾不能視朝京師之人洶洶異議盧山谷或寄匿於軍營有司不能禁或勸延光以嚴法制之延光曰制勸當以靜宜少待之已而明宗疾少間京師乃定是時秦士握兵驕甚宋王弱而且在外議者多屬意於歸王延光懼禍之及也乃求罷去延壽亦遠求罷延光復鎮成德而用朱宏昭馮質為樞密使已而秦王舉兵見誅明宗崩歸王反弒愍帝唐至大亂宏昭質皆及禍以死末帝復召延光為樞密使拜宣武軍節度使大雄軍亂逐節度使劉延皓遣延光討平之即以天雄軍節度使當營高祖起太原末帝遣延光以兵一萬屯遼州與趙延壽角旣而延壽先降延光獨不降高祖即位延光賀表最後至及其女為末帝子重美妃以此遂懷反側高祖封延光臨濟王以慰其心成德軍節度使董溫其為契丹所虜其衙內指揮使祝瓊悉殺溫其家族而取其家資鉅萬計高祖以瓊為齊州防禦使囊其資裝道出于魏延光陰遣精兵伏境上伺瓊過殺之夏魯悉取其資以成運者懷殺間由是高祖疑其必為亂乃幸汴州天福

二年六月延光遂反遣其牙將孫斌涇州刺史馮暉以兵二萬距黎陽攻滑衛高祖以楊光遠為招討使引兵自滑州渡胡梁攻之銳艦既無謀兵行以婦女十餘自隨張蓋操扇單上苦熱皆不為用光遠諷知誘說等渡河半濟擊之兵多溺死銳艦退走入魏堅壁不復出延光遣牙將王知新齎表詣降不報延光見以知新屬武德司延光又附楊光遠表請降不報延光遂堅守攻之逾年不克師老糧匱高祖亦憐三年九月使高祖遣使魏殺延光光乃降冊封東平郡王天平軍節度使賜鐵券居數月來朝因慚請老以太子太師致仕居京師歲時宴見高祖侍之與羣臣無間歲餘使宣徽使劉處讓載酒夜過延光謂曰上遠處讓來時適有契丹使至北朝皇帝問晉魏博叛臣何在恐晉不能制當鎮以來免為吾有田宅在河陽可以往乎處讓曰可也乃挈其孥歸河陽其行輜重盈路光遠利其資因奏延光反覆請圖之光遠兼鎮河陽其子承勳知州事乃遣承勳以兵脅延光擊至浮橋推墮水死以延光自投水死聞因盡取其資高祖不問水運軍使曹千獲其流尸于德安灘詔許歸葬相州已葬羣輒崩破其柩頭顱皆碎初說瓊殺董溫其取其資延光又殺瓊而取之而終以資為光遠所殺而光遠亦不能免也

安重榮小字鐵胡朔州人祖從義利州刺史父全勝州刺史振武馬步軍都指揮使重榮有方善騎射為唐振武武邊指揮使晉高祖起太原使張賴陰招重榮重榮以巡邊千騎叛入太原高祖即位拜成德軍節度使重榮雖武夫而晚更事其下不能欺起於軍卒暴至富貴而見唐廢帝晉高祖皆自藩侯得國晉謂人曰天子盧有種邪兵強馬壯者為之爾時高祖與契丹約為父子契丹驕甚高祖奉之愈謹重榮憤然以謂困已過之民而充無厭之欲欲以此非請高祖契丹使者往來過鎮州重榮箕踞慢罵不為禮或執之契丹使者曰汝殺高祖契丹苦其暴虐重榮誘之入塞契丹數遣使責高祖并求使者高祖對使者鞠躬俯首奉貢愈速為好辭以自解而始重榮不能詰乃遣使召官張澄以兵二千搜索并擄什代山谷中吐澤悉舉出塞吐澤去而復來重榮卒納之因招集亡命譚民種食馬萬匹所為益驕因怒殺指揮使章誣之以反章女尙幼欲捨之女曰吾家三十口皆死於兵存者特吾與父爾今父死吾何忍獨生願就死遂殺之鎮人於是高買女之烈而知重榮之必敗也重榮既僭作以為金魚袋不足貴刻玉為魚佩之契二妻高祖因之並加封爵天福六年夏契丹使者搜刺過鎮重榮侵辱之搜刺言不遵重榮怒執搜刺以擊騎掠幽州南境民處之博野乃上表曰臣昨據熱吐澤白承福赫連功德等領本族三萬餘帳自應州來奔又據生吐澤渾瑊志勇突厥三部南北將沙陀安慶九府等各領其族牛羊車帳甲馬七八路來奔具言契丹殘虐掠取生口牛馬自今年二月已後號令諸蕃點閱強壯壯具軍裝期以上秋南向諸蕃部議恐上天不佑取誠家族願先自歸其諸部勝兵罕可十萬又據沿河黨項山前後逸越利諸族百餘道人送契丹所授身身職職旗幟來歸皆欲歸告勞願治兵甲以報怨又據朔州節度副使趙崇綬節度使劉山以城

來降竊以請誓不招呼而自至朔州不攻伐而自歸雖
擊人情盡由天意又念愬諸將等本自勤勞久居富
貴喪身邊奉陪庶不勝企足朝廷恩賜可諒苟聞傳
必盡倒戈其表數千言又為書以遺朝廷大臣四方藩
鎮皆以契丹可取為言高祖患之為之幸都報重榮曰
前世和親皆所以為天下計今吾以天下臣之爾以一
頓抗之大小不等無自辱焉重榮謂吾無加我何反意
乃決重榮雖以契丹為言反逆遣人與幽州節度使劉
暉相結契丹亦利吾多事幸重榮亂期兩敵之欲因以
窺中國故不加怒於重榮其冬安從進反襄陽重榮聞
之乃亦舉兵是歲鎮州大旱蝗重榮聚棧民數萬驛以
閻鄆發言入覲行至宗城破家隄高祖遣杜重威遣之
兵已交其將趙彥之與重榮有隙降陣卷旗以奔晉軍
重榮聞彥之降言大懼退入于輪軍中其兵二萬皆潰
去是冬大寒潰兵餓凍及見殺無子遺重榮獨與十餘
騎奔還以牛馬革為甲驅州人守城以待重威兵至城
下重榮將自城東水碾門引官軍以入殺守城二萬
餘人重榮以吐唾數百騎守牙城重威使人擒之斬首
以獻高祖御樓受賊命漆其首送于契丹改成德軍為
順德鎮州曰恒州常山曰恒山云

安從進振武索葛部人也祖父昔事唐為騎將從進初
從莊宗於兵間為護駕馬軍都指揮使領貴州刺史明
宗時為保義彰武軍節度使未嘗將兵征伐嘗一征夏
州李彝超卒亦無功愆帝即位從領順化為侍衛馬軍
都指揮使歸王反鳳翔從進巡檢京城設樞密使馮茂
送款于路王愆帝出奔歸王將至京師從進率百官班
迎于郊清泰中從鎮山南東道晉高祖即位加同中書
門下平章事高祖取天下不順常以此憾藩鎮多務過
為姑息而藩鎮之臣或不自安或起兵高祖所為謂舉
可成事故在位七年而反者六起從進最後反然首不
免也自范延光反都從進奮異志恃王為險招樂亡命
益置軍兵南方貢輸多措留之邀遊商賈皆歸以充軍
與安重榮陰相結託期為表裏高祖患之謀徒從進使
人謂曰東平王建立入朝願還鄉里已徙上黨張虛青
州以待卿卿誠樂行朕即降制從進報曰移青州在漢
江南臣即赴任高祖亦優容之其子弘超為官院副使
居京師從進時時告歸遂不達王令諸藩知驕者皆從
進牙將也常從從進最久知其必敗切諫之從進遣子
弘超與令謙遊南山酒酣推墮墜死天福六年安重榮
執殺契丹使者反述見高祖為之幸鄴鄭王重貴留守
京師宰相和凝曰陛下且北從進心反何以制之高祖
曰卿意奈何凝曰臣聞兵法先人者奪人願為空名宜
數十數通投鄭王有急則命將以往從進聞高祖北遂
殺知驕以反鄭王以空名被授李建崇郭金海等計之
從進引兵攻鄆州不克進至胡陽遇建崇等大駭以為
神速復為野火所燒遂大敗以數十騎奔還襄陽高祖
遣高行周圍之諭年糧盡從進自焚死其子弘受及
其將佐四十三人送京師高祖御樓受俘問于市斬之
降襄陽為防禦副令謙忠州刺史知麟順州刺史
楊光遠字德明其父曰阿啞啞沙陀部人光遠初名阿
相為唐莊宗騎將從明德威戰契丹於新州折其一臂
遂廢不用久之以為幽州馬步軍都指揮使成瓦橋關
光遠為人病秀折臂不通文字然有辯智長於吏事明
宗時為馮道黃易四州刺史以治稱初唐兵破王都於

中山得契丹大將耶律等十餘人已而契丹與中國通
和遣使者求之明宗與大臣議皆欲歸之獨光遠不可
以為後悔不及明宗嘉其說宗不遣光遠自易州刺史
拜振武軍節度使清泰二年從鎮中山兼北面行營都
虞候契丹於兵應之聞晉高祖起太原未帝以光遠
佐張敬達為太原四面都招討副使為契丹所敗退守晉
安寨契丹圍之數月人馬食盡殺馬而食馬盡乃殺敬
達出降契丹主見之新曰爾輩大是惡漢兒光遠與諸
將初不知其計已契丹主曰不用鹽酪食一萬匹戰馬
豈非惡漢兒邪光遠等大慚伏契丹主問曰懼否皆曰
甚懼曰何懼曰懼皇帝將入蕃契丹主曰吾國無土地
官爵以居汝汝等勉事晉晉將入蕃契丹主曰吾國無土地
度使侍衛馬步軍都指揮使初進見伴為他色之臣常
如有所恨者高祖疑其有所不足使人問之對曰臣於
富貴無不足也惟不及張生鐵死得其所此常為愧爾
高祖以為忠頗親信之范延光反以為魏府都招討使
久之不能下高祖卒用他計降延光而光遠自以握重
兵在外謂高祖畏己始為念橫高祖每優容之為選其
子承祜向長安公主其次子承偁皆皆拜官爵世襲
無比樞密使桑維翰惡之數以為言光遠自魏來朝屢
指樞翰推權難制高祖不得已罷出樞翰於相州亦能
光遠西京留守兼魏河陽光遠始大怨桑陰以實奉
契丹許已為晉庫兵所養部曲千人撓法犯禁洛之
間甚於寇盜天福五年從鎮平盧封東平王光遠請其
子以行乃拜承祜州刺史承勳萊州防禦使父子還
東車馳連馬數十里出帝即位拜太師封壽王時馬少
括天下馬以佐軍賦延廣請取光遠前所借官馬三百

匹光遠怒曰此馬先帝賜我安得復取是疑我反也遂謀為亂而承祚自單州進歸出帝即以承祚為涇州刺史遣使召賜以玉帶御馬以慰安之光遠益驕乃反召契丹入侵陷貝州博州刺史周儒亦叛降契丹是時出帝與契丹相距澶魏間用賈愷言遣李守貞皇甫遇以兵萬人沿河而下備引契丹自馬家渡濟河方築壘守貞等急擊之契丹大敗遂與光遠絕絕帝復遣守貞符彥鄭東討光遠要城固守自夏至冬城中人相食幾盡其子承勳等勸光遠出降光遠曰我在代北時嘗以紙鏡祭天地投之輒沒人言我當作天子宜且待時母輕讓也承勳知不可乃殺節度判官邱清親將杜延壽楊勝白延祚等劫光遠幽之遣人奉表待罪承信承祚皆請開自歸而光遠亦上章請死出帝赦李守貞便宜處置守貞遣客省副使何延祚往延祚至其第光遠方問馬于殿延祚使一都將入謂之曰天使在門欲歸報天子未有以請手光遠曰何謂也曰須得大王頭爾延兄殺以病卒聞承勳事晉為鄭州防禦使契丹誠晉使人召承勳至京師賈其劫父讎而食之以承信為平盧節度使漢高祖贈光遠尚書令封齊王命中書舍人張正撰光遠碑銘文既立石天大雷電擊折之阿履履初非姓氏其後改名城而姓楊氏光遠初名權清泰二年有司言明宗廟違犯備傍者皆易之乃賜名光遠云

李守貞河陽人晉高祖鎮河陽以為客將其後嘗從高祖高祖即位拜客省使監馬全節軍破李金全於安州以功拜宣徽使出帝即位楊光遠反召契丹入侵守貞領義成軍節度使為侍衛親軍都虞候從出帝幸涇州麻答以奇兵入鄆州渡馬家口柵于河東守貞馳往破之契丹兵多溺死獲馬數百匹裨將七十餘人徒領秦靈軍節度使以兵一萬討楊光遠光遠降守貞以功拜同平章事賜以光遠晉守貞取勇官民舍大治之為京師之甲出帝臨幸慈恩殿出於諸將契丹入侵出帝再幸涇州杜重威為北面招討使守貞為都監督兵一空至于草木皆盡其始發軍也有賜費日掛甲錢及班師又加賞賚日卸甲錢出入之費常不下三十萬由此公私重困守貞與重威等攻下秦州破滿城殺二千餘人還為侍衛親軍都指揮使領天平軍節度使又領歸德是時出帝遣人以書招起延壽使歸國延壽許言思歸願得晉兵為應而契丹高牟輪亦詐以權州降出帝以為然命杜重威為招討使守貞為都監屯於武強契丹侵鎮定守貞等軍于中渡遂與重威降于契丹契丹以守貞為司徒契丹人京師拜守貞天平軍節度使漢高祖立守貞來朝拜太保河中節度使高祖崩杜重威死守貞懼不自安以譚漢至新造隱帝初立天下易以圖而門下僧總倫言守貞有非常之相守貞乃決計反先是趙思躬以京兆反王景崇又以鳳翔反並遣人推守貞為秦王守貞拜景崇等官晉又遣人問以蠟丸書遺契丹契丹出兵以秦漢漢道白文河等攻景崇思躬久無功乃遣樞密使郭威率兵攻之諸將皆請先擊思躬景崇計未知所向行至華州節度使扈彥珂謂威曰三叛連衡以守貞為主守貞先敗則思躬景崇可傳聲而破矣威以為然遂先擊守貞與諸將分為三欄據其城三面而圍其南發五縣丁夫築長城以連三欄守貞出兵城長城威補其所壞如此逾年守

貞兵少食盡威督兵攻破之守貞與妻孥自焚漢軍入城於烟燼中斬其首傳送京師樂於南市餘黨皆磔之王景崇邢州人也為人明敏巧辯善事人唐明宗驛州以為牙將及即位拜通事舍人感引進開門使驍軍方鎮監軍征伐必用景崇後事晉拜左金吾衛大將軍晉亡蕭翰據京師景崇厚賂其將高牟輪以用已而翰北歸許王從益居京師用景崇為宣徽使監左藏庫漢高祖起太原景崇取車金奔迎高祖拜右衛大將軍高祖攻都景崇留守起居表詣見高祖願留軍中效用為畫攻戰之策甚有辯高祖乃奇其材是時漢方新造鳳翔侯益承勳趙贊皆嘗受命契丹高祖立益等內顧自疑乃陰召蜀人為助高祖患之及已被蜀益等懼皆請入朝會同勸入貢言為需項所隔不得通願得漢兵為棧高祖遣景崇以兵迎回備景崇將行高祖已疾召入卧内戒之曰益等已來善矣若猶遲疑則以便宜圖之景崇行至陝道費已車入朝而蜀兵方寇南山景崇擊破蜀兵追至大散關而還高祖乃詔景崇兼鳳翔巡檢使景崇至鳳翔侯益未有行意而高祖崩或勸景崇可速誅益景崇念獨受命先帝而少主莫知猶豫未決益乃亡去景崇大悔失不殺之益至京師隱帝新立史宏肇楊柳等用事益乃厚賂郭等陰以事中景崇已而益拜開封尹景崇心不自安鳳翔將吏求已領府事朝廷患之拜景崇鄆州留後以趙匡胤為鳳翔節度使景崇乃叛盡殺侯益家屬與趙思躬兵推李守貞為秦王隱帝即以趙匡胤之景崇西招蜀人為助蜀兵至寶雞為噓將藥元福李彥從所敗唯攻鳳翔而圍之數以精兵挑戰景崇不出唯乃令千人潛之城南一舍偽

爲蜀兵旗幟循南山而下聲言蜀政兵至矣須臾塵起
景崇以爲然乃令數千人圍圍而出以爲應讎設伏待
之景崇兵大敗由是不敢復出明年守貞思相相次皆
敗景崇使公孫榮等燒城東門僞降欲以牙兵擊城北
兵出走避明燒城東門將降而府中火起景崇自焚死
諡乃降

趙思紹魏州人爲河中節度使趙贊牙將漢高祖即位
從贊鎮永興贊入朝家節留思紹兵數百人於永興高
祖遣王景崇至永興與齊藏珍以兵迎回爲陰以西事
屬之景崇至永興贊雖入朝而其所召蜀兵已據子午
谷景崇用思紹兵擊走之遂與思紹俱西高祖遣使者
召思紹等是時候益來朝思紹以兵從益東歸謂其下
常彥斯曰趙公已入人吾屬至并死矣奈何彥斯曰
事至而變勿預言也益行至永興永興副使安友規出
迎益飲于郊亭思紹前曰兵館城東然將士家屬皆居
城中願縱兵入城挈其家屬益信之以爲然思紹與部
下入城斬州校於破門并門者十餘人遂閉門劫庫兵
以叛高祖遣郭從義王峻討之經年莫能下而王景崇
亦叛與思紹俱送款於李守貞守貞以思紹爲首昌軍
節度使歸帝遣郭威西督諸將兵先圍守貞於河中居
數月思紹城中食盡殺人而食計窮募人爲地道將走
蜀其判官程讓能曰公比誠能翻然效順率先自歸以
國家用兵三方勞弊不已誠能翻然效順率先自歸以
功補過庶幾有生若生守窮城待死將以思紹然之乃
遣教使劉珪詣從義乞降而遣其將劉筠奉表朝廷
拜思紹鎮國軍留後理使義鎮思紹留不行蜀陰遣人
招思紹思紹將奔蜀而從義亦疑之乃遣人白郭威威

命從義圍之從義因入城召思紹趨之上道至則擒之
父子俱斬於市

皇甫暉魏州人爲魏軍卒戊戌補開成滿當代歸命留
屯貝州是時唐莊宗已失敗天下離心暉爲人驍勇無
賴戎陣中不勝乃與其徒謀爲亂劫其部將楊仁晟
曰唐能破梁而得天下者以先得魏而盡有河北之兵
也魏軍甲不去魏馬不解鞍者十餘年今天下已定而
天子不念魏軍久戍之勞去家咫尺不得相見今將士
思歸不可過公當與我俱行不幸天子怒吾軍則坐擢
一州足以起事仁晟不從遂斬之推一小校爲主不從
又斬之乃攜二首以詣神將趙在禮在禮從之夜拔貝
州以入於魏在禮以暉爲馬步軍都指揮使暉甲士
數百騎大掠城中及明宗入魏遂與在禮合謀莊宗之
勳自暉始明宗即位暉自軍卒擢拜陳州刺史賡唐世
常爲刺史晉天福中以衛將軍居京師久之爲密州刺
史契丹入侵暉率其州人奔於江南李景以爲獻州新
史奉化軍節度使鎮江州周師征淮景以暉爲北面行
德應援使屯清流關爲周師所敗并其都監姚鳳皆被
擒世宗召見暉命劍被褫裳之賜以金帶鞍馬後數日
卒

杜重威朔州人妻石氏晉高祖之女弟高祖即位封公
主拜重威舒州刺史典禁兵從後益攻被重威從擒於汜
水拜瀛州節度使范延光反於鄆重威從高祖攻降延
光從繼忠武加同平章事又從天平遷侍衛衛軍都指
揮使安重榮反重威逆戰于宗城重榮爲僞月兩重威
擊之不勦乃分兵爲三重威先以左右隊擊其兩翼戰
酣遂以精兵擊其中軍重榮將趙彥之來奔重榮遂大

敗走邈州閉壁不敢出重威攻破之有功拜成德軍
節度使重威出於武卒無行而不知將略破魏州悉取
府庫之積及重榮之資皆沒之家高祖知而不問及出
帝與契丹絕好契丹連歲入侵重威閉城自守屬州城
邑多陷契丹舉人民十萬過城下重威登城望之未嘗
出救開運元年加重威北面行營招討使明年引兵攻
秦州破滿城遂城契丹已去至古北還兵擊之重威等
南走至開城爲所圍困樵薪乏盡張彥澤等因大風奮
擊契丹大潰諸將欲追之重威爲詭語曰逢賊得命更
望復子乎乃收兵歸歸軍城居瀛州重威其民戶口彫
弊又權契丹之至乃連表乞還京師未報至道初廷
莫能止即拜重威鄆都留守三年秋契丹高牟翰詐以
瀛州降復以重威爲北面行營招討使重威至瀛州牟
翰已棄城去重威恐屯武強契丹侵邊定重威西趨中
渡橋與敵夾泚沱河而軍備將宋彥筠王清諷水力戰
而重威按軍不動彥筠遂敗清戰死轉運使李穀教重
威以三腳木爲橋募敢死士過河擊賊諸將皆以爲然
獨重威不許契丹遣騎兵夜並西山擊樂城斷重威軍
後是時重威已有異志而糧道隔絕乃陰遣人詣契丹
請降契丹大悅許以中國與重威爲帝重威信以爲然
乃伏甲士召諸將告以降諸將愕然聽命重威出降表
使諸將書名乃令甲士陣於橋外軍士猶高譟以爲決
戰重威告以棉盡出降軍士解甲大哭聲震原野契丹
賜重威補袍使衣以示請軍拜重威太傅契丹入京師
重威以晉兵屯陳橋士卒饑凍不勝其苦重威出入道
中市中人隨而詬之重威使首不敢仰顧契丹尋遣重威
還鄆都明年契丹北歸重威與其妻石氏請別漢高祖

定京師拜重威太尉歸德軍節度使重威權不受命遣高行周攻之不克高祖乃自將攻之漢兵數敗圍之百餘日初契丹留燕兵千五百人在京師高祖自太原入悉誅之於繁臺其亡者奔鄴燕將張瑾先以兵二千在鄴聞燕兵見殺乃勸重威固守高祖已殺燕兵悔之數遣人招瑾等瑾登城呼曰繁臺之誅燕兵何罪既無生理請以死守重威食盡屑麩而食氏多逾城出降皆無人色重威乃遣列官王敏及其妻子相次請降高祖許之重威素服出見高祖赦重威拜檢校太師守太傅兼中書令悉誅瑾及重威將吏而錄其私帑以重威歸京師高祖病甚顧大臣曰善防重威高祖崩既不發喪大臣乃共誅之及其三子尸於市市人踴而誦之吏不能禁支裂蹈踐斯須而盡

叛臣傳

郭業師 杜充

吳曦

郭業師游海州人遊之將亡燕王滔募兵遼東使報
 器女頂目曰怨軍業師為之渠首滔建就於燕改忠軍
 焉常勝軍權業師至諸衛上將軍涿州留守滔死其妻
 蕭后稱制宣和四年業師據所部八千人奉詔易二州
 來歸詔為恩州觀察使從劉延慶度燕與蕭幹軍遇於
 盧溝業師曰幹以全誦抗我燕城必處運動騎襲之可
 得也延慶遣業師與諸將率兵六千夜渡河信道而進
 質明幹五臣前五千騎奮迎春門以入大軍繼至業師
 遣人諭蕭后使降后合閉城門密召蕭幹還戰於三市
 業師大敗去馬步走踰城以免還蕭厚賈之累拜武奉
 軍節度使五年加檢校少保同知燕山府府人朝徵宗
 禮遇甚厚賜以甲第兼委張水榭於金明池使觀之命
 貴戚大臣更互設宴又召對於後苑延春殿身以守燕
 對曰願效死又令取天祥以絕燕人之望髮色而言曰
 天祥臣故主也國破出走臣是以際陛下使臣舉命他
 所不敢辭若使反故主非所以事陛下願以付他人因
 涕泣如雨帝以為忠加檢校少傅歸鎮蕭幹入燕業師
 破其寨山主擒阿魯伯業師同知業師自以節欲就居
 安中知燕山府度與業師同知業師自以節欲就居
 度上度稱節節書有字業師不從加以常勝軍計橫
 業師右之度不能制朝廷慮其交惡以常勝軍計橫
 業師右之度不能制朝廷慮其交惡以常勝軍計橫
 業師右之度不能制朝廷慮其交惡以常勝軍計橫

名遣部曲持長楸精甲貿易他道為奇巧之物以奉權
 貴帝特致書言日問專制一路增募兵號三十萬朝論
 頗以為慮帝升太尉召人朝辭不至帝令華員行邊除
 察其去就員至燕業師迎於易州再拜下馬當買前掉旗
 遣員視師至於野野略無人迹業師下馬當買前掉旗
 一揮俄頃四山鐵騎耀日莫測其數貫貫皆失色歸為
 帝言業師心能抗敵擊亦從中力主之金使質天
 節歸送件使見業師兵過之於道令使為之設馬引還
 奏言業師威聲遠振收益謂其可倚故內地不復防制
 果有告變及得其通全國書稱不省七年十二月德度
 言業師嗜視不常蜂日烏喙怙寵恃功逆節已萌今聞
 與金人交結背負朝廷與不遠願早為之慮始詔遣
 官究實而金兵已南下破獲蕭至王田蔡靖遺業師張
 令徹到薛仁帥師出擊其夕令徹通請與部使者言
 業師計事業師欲降靖日請誓死報國此何言郭引佩
 刀將自到業師抱持之并請使者悉鎖於家金帥宗望
 及郊業師率官軍迎降金太宗以業師為燕京留守賜
 姓完顏遂從宗望伐宋至慶源間徵宗內禪欲回軍藥
 師盡知宋虛實謂宗望曰南朝未有備不如姑行宗望
 遂擊軍深入駐兵汴城時密宮省與選取寶器服玩皆
 藥師導之也其後復為金破宋順安軍殺三千餘人子
 安國仕金為刑部尚書德海廣南伐領武捷軍都總管
 為眾所惡金世宗殺之按金史業師傳載業師
 宜入宋城金全史
 列傳實稱請還

皆燕人來師者充慮其為敵內應悉殺之建炎二年宗
 澤卒以充代為留守兼開封尹佈制京東西路等知宣
 武軍節度使召拜尚書右僕射同平章事都督使初宗
 澤妻結家懷國迎二帝澤卒充短於撫御人心疑阻兩
 河忠義之士往往引去留守判官宗穎督班其失朝廷
 謂充有望望可屬大事呂頤浩張浚亦為之時諸路各
 擁重兵率驍蹇不用命張浚方白事未入浚遽前充
 怒數其使諸將稍稍備高宗將幸浙會韓世忠屯
 太平王理屯常州以充為江准宣撫使留建康使盡護
 諸將先世世忠備充嚴急不樂充充語移光世江州世
 忠常州時江浙倚充為重而充日事謀殺無制敵之方
 議者寒心金人窺江充遣神將王民張超分兵守護乘
 高據岸以神臂弓射卻之金人復逼稍時以輕舟薄
 南岸官軍奮擊或沈其舟一日富貴金人對江列陣而
 伴退眾信之敵謀知無備乃夜乘數十舟橫江直濟眾
 不能禦敵遂登岸充率命統制官陳淬盡領岳飛諸將
 校合二萬人邀擊於馬家渡約王護俱進獲引兵先遁
 淬獨與戰死之充軍潰金人陷建康充渡江保真州諸
 將衛恐充嚴到何其敗將者之夫不敢歸乃北約泗州
 劉位徐州趙立欲合兵選敵歸路詔遣內侍任源賜親
 札激厲俾為後圖源至常州道阻未得進蘇健士先達
 帝意充謂詞報源充居真州長蘆寺守臣向子恣勸充
 由通泰入浙充奮異志不聽所善凌厲唐佐先降金以書
 召充完顏宗弼復遣人說充曰若降當封以中原如張
 邦昌故事充遂叛降金事聞下制削去爵徒其中原
 崑崙故權於廣州是冬充主雲中尼堪請之久之命
 知相州充猜狙肆威同列多不協紹興二年其孫白從

所開走歸充其副胡景山誅充險與宋遵尼退下充吏
抱掠備至不服釋之尋命充爲燕京三司使遷行臺右
丞相而死

吳曠信王璠之孫節度使之子以祖任補右承奉郎

滿熙五年換武德郎累遷高州刺史紹熙四年挺卒

成以勞遷武寧軍承宣使六年光宗擢慶成遷太尉嘉

泰元年原傳載吳曠爲都統制於改韓侂胄謀開邊曠

蓄異志因附侂胄求遠歸權密何澹力沮之陳自強納

曠厚賂陰贊侂胄逆命曠與州軍將帥諸軍都統制

兼知興州利州西路安撫使從政郎朱不棄上侂胄書

謂曠不可主西師侂胄不聽曠至鎮謂副都統制王大

簡罷之更不除副帥而兵權悉歸於曠開禧二年朝廷

議出帥詔曠爲四川宣撫副使以兵六萬屬之曠使宜

行事復得符制財賦投効計司而利權又歸於曠未幾

兼陝西河東招撫使曠與從弟峴及徐景望趙富米修

之董鎮共爲反謀陰遣客姚淮源金史完顏綱傳作姚獻關外

階成和鳳四州於金求封蜀王侂胄日夜望曠進兵曠

陽爲持重按兵河池不進潛爲金人地以因官軍侂胄

不之覺會正使程松至曠不庭夢松不敢詰曠復多矯

取松衛兵松亦不信金人侵西和王喜魯輒拒之曠方

急曠傳令退保黑谷軍遂潰乃笑河池退壁青野原曠

時已布腹心於金將士猶力戰敵人竊笑之曠退壁魚

關招崇忠義厚賜以收眾心興元都統制母恩以重兵

守大散關曠因撤蜀國之戍敵由散關谷遠出思後思

不能支金遂陷大散關曠退屯宜口舉人陳國術投風

上書言曠心叛侂胄不省金得曠族人端遣持詔幣金

即開行至宜口封曠蜀王曠密受之李好義取金人於

七方開曠不上其捷還與州是夜天赤如血光燭地如

晝翌日曠召幕屬論意謂東南失守車駕幸四明今宜

從權濟事王翼楊駿之抗言曰如此則相公八十年忠

李門戶一朝掃地矣曠曰吾意已決即遣任辛獻蜀地

圖及吳氏諸傑於金遣徐景望爲四川轉運使積青爲

左右軍統制趙益昌致總領所倉庫程松開變棄興元

去三年曠遣將利吉引金兵入鳳州以四郡付之表繼

山爲界曠棄黃屋左纓儀王位於興州即治所爲行宮

稱正月爲元年使人告其伯母趙氏趙怒絕之叔母劉

日夜號泣罵不絕口曠狀出之曠既僭位遣董鎮至成

都治宮殿將徙居之曠所統軍七萬併程松軍三萬分

隸十統帥遣陳那房大勳成萬州泛舟下嘉陵江聲言

約金人夾攻襄陽那尋至變遣兵扼巫山得勝羅護等

若以過官詔侂胄聞曠反不知所爲或勸不如因而封

之侂胄納其說吳峴爲曠謀宜收用蜀名士以係民心

於是陳成自斃其屍史才奏自替其日楊震仲欒葉卒

王翊家拱辰皆不受僞命楊修年廢久中家大西李道

傳邵性善楊泰之悉棄官去群九齡謀舉義兵與州合

江京官楊巨源倡義討逆未有以發遂與隨軍轉運安

丙共謀誅曠又與李好義及兄好古李貴善交相結納

二月甲戌夜謀盡巨源好義首李勇取七十八斧門以

入李貴叩曠室斬其首製其尸丙分遣將士收其二子

及叔父稱弟卓從弟峴與翁兼淮源李珪郭仲林之

郭登等皆誅之曠首獻於朝詔曠妻子處死屍昆弟

除名勒停吳瑄子孫並徙出蜀瑒子孫免連生通主瑒

記